而木不待黃而落矣，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旦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修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己，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歆羨，而亟求其說，噫，求之愚耳。然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貲，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稟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真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鈞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安摩通精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吳氏曰：韓詩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思**叶于誑反。**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思**叶甫妄反。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漢廣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玁狁可畏。　輔廣童子問：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蓋當時詩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閫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　胡一桂附錄纂疏：朱子語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玁狁。葉賀孫錄。　孔氏曰：見正義。鄭氏曰：周詩纘緒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　劉瑾通釋：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愚按：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修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大意亦皆倣此章云。　孔氏曰：並見正義。吉[illegible]云見毛傳。釋文曰：見後。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輔氏曰：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　梁益旁通：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所，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文州文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音云，鄉縣南

又至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消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漳縣荊山而爲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鄀水入焉鄀音鄢又音偃又東過於鄀音若敖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涓水入焉涓音云雲杠萬屬江夏復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爲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汎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間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咸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爲縣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僰蒲墨切音蔔字本作僰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嶢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州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運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爲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爲大江東過潯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豫章南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靜音婧汪音赳澧音裡鄱音婆邗音寒　大堤之曲夫豫鄭氏樵通志略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郎歌謠因爲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

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夫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傳思辭至思者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輙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耳　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末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　傳潛行至方泭　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木枝上竦也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上竦粟勇反漢水本或作漢水泳音詠潛行爲泳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𥴦𥴦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曰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栰

後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楙。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

遊女消庶人女執筐行饁者並見正義蘇頴濵集傳潛行曰泳方桴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畋倚南方有上竦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餘同嚴氏詩緝也曰見正傳華谷嚴粲詩緝南解見楙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今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竦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閤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

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作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此詩以為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嚴氏曰道脩身齊家之道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 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傳曰喬上竦也漢有游女朱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不可求思思語辭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捧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不可方思方泭也泭桴同孫炎注爾雅曰方木置水為桴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朱氏曰興而比也南方木美故以南言木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而不可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潛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桴於

此見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 李恕音訓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桴筏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文同詩經詩傳纂註賈曰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録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又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氏通志略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云云見當通又張東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朱善詩經解頤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醲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李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倚蔭南方有木喬高得不可休息不可藉以為休息之地漢有游女比喻漢水之旁有化行之女貞固自守有高潔之行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漢之廣矣人

知其不可褻人深明之者漢水之廣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渡江之永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筏而渡禮之所在安可越哉皆由於感文王之化而變其淫亂之俗也

翹翹祈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輔廣童子問首章既言高風雅致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遊將歸則願為之飼秣其馬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而不敢則使放決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夫詩意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云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孔穎達正義翹翹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傳翹翹薪貌　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揺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　箋楚雜至潔者　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　箋之子至意焉　正義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

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祁遥反沈其堯反薪貌　尤高潔者　本無絜字　言秣　莫葛反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　以上時事反下文同　禮餼　許氣反牲腥曰餼　重言　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三鵲巢三燕燕三東山二　要義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見毛傳鄭箋并正義　蘇穎濱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東萊呂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　嚴氏詩緝翹翹然而高者雜錯之薪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興衆女高潔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養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　毛曰見毛傳張氏曰見讀詩記歐陽氏曰見本義　朱氏曰見上正義并集傳　華國嚴粲詩緝翹翹錯薪音喬　錢氏曰翹翹高竦貌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　或謂秣馬如所謂雖爲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乎珮已有眼之想矣項氏家說泳思方思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踰江水深闊必方舟而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黃氏日抄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嚴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翹翹音喬錯薪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言刈其楚　疏曰楚木名學記注以楚爲荊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雜薪中有荊楚尤翹翹然出者人所先刈喻衆女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之子指游女歐陽氏曰之子遊而歸則我秣其馬悅慕之辭也鄭箋曰謙不敢斥其適己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興而比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音閭郭璞曰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羮魚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駒馬之小者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

曰馬二歲曰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李[illegible]學詩備忘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之子指遊女也秣飼也　鄭氏曰見鄭箋并正義　宋妄得毛詩遺意漢廣此篇詩辭辭者已無遺說但召南有召公詩而周南無周公詩卻稱文王若以周召分陝言之二南之國同爲文王之化特繫之二公今周南詩稱后妃召南詩稱夫人固已不同而周南漢廣又稱文王是豈無說乎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何爲而有王與侯之異乎嘗以地理考之召南地在岐西周南地在岐東自太王居豳爲狄所侵於是踰梁而邑于岐文王克崇之後始遷于豐其後又遷于鎬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鎬在長安西南岐在豳東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周南之地實居岐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南岐西之地在豳岐之間太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專掌其國政而爲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棠行露之詩其地所以爲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王事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得不稱文王乎李恕音訓翹翹然高者錯雜之薪其中楚木尤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我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曰云云李公凱曰解翹翹錯薪於翹翹然錯雜秀起之薪中言刈其楚擇其楚而刈之之子于歸其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明以禮而秣其馬漢之廣矣然自顧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泳詠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解同上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輔廣童子問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欲慕有不自已之意也　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賀孫　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蔞草中之翹翹然　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傳五尺以上曰駒　正義曰度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輔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文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要義　刈蔞謂蔞蒿江東用羹魚見正義　蘇穎濱集傳蔞草之尤翹翹者也華谷嚴粲詩緝釋草曰崔蔏蔞崔音完蔏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機曰舍人曰並見正義傳曰見毛傳　呂氏家說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說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邪於繹思數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總論　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犯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設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水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毛萇傳鄭玄箋並見首　程子經說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擇枝跂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李迂仲黄實夫集解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今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焉。今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永而不可方，又以況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薪，薪之錯雜者，宜菜務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以況女子游者，宜若放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立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薪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者，若之子肯歸于我，則將秣吾馬而親迎之，接以婚禮之正也。蔞，草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後。案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溺矣。況游女愈進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宋王漢濱先生集李白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為泳，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八

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閽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匏有苦葉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貌錯也。楚在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薪也。蔞，爾雅云購蔏蔞，郭璞云蔏蔞，蔞蒿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眾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退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慕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治蜀，李強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請，是二人者，睹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可得而髣髴也。　黃氏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爲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泭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後喻之曰：眾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繼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欣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其所懼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故美化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九

行乎江漢之域。慝，政令不足以厭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彥方知也。故節義清脩之士，且足以為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主其廬，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宜哉。秋齋曾幹中詩說，爾雅木上句曰喬，言其枝上竦也。木喬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媒通。泳，游也，謂潛行水底也。方，泭也，謂水中辟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處則不可泳矣。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永處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薪，楚則其尤翹翹者；以草為薪，蔞則其尤翹翹者。此皆吾之所欲刈也。眾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美化，革商紂之淫風，皆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卑情而忘禮，則踰墻而摟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閉門而學柳下，亦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求之之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能息其願求之意。此廉恥之所以興，而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族，深居於重闈之中者

也。然猶不可犯。而況其處女者乎。若夫衛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族。固當深居於壸閫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況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於美擧其所輕。於刺擧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汜濤之毋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榦而不可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使人望而謂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碧澤論說漢廣。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驟遏而急絶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志。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者

嗚呼。漢廣之詩。其窒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爲祖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或乎爲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爲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爲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爲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也。泭音孚。通作桴。爾雅釋言云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簰筏。孫炎云。水中爲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漲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

貞潔。不可遠。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以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𣎴。補音云。泳。于誑切。郭璞江賦。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帆蒙龍以蓋輿。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爲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性。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此必易馬爲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又童謡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縶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力俱切。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預曰。川深難遊。水爲我憂。多虛少

實。命鹿爲駒。林艾軒經筵講義。漢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先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都酆。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漢之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爲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即屈原宋玉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言喬木之爲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永。非方舟可濟。以意逆志。乃見而不得之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翹翹然者。刈薪者當取夫翹翹之楚。之子。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薪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謂求而不可得也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蔞即楚駒有馬也今楚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岊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爲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爲秣馬乎之子于歸我其爲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 許謙名物鈔 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

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爲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永而絕無來楫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圖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咏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 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泝也 傳一章嘆息扶反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水酈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爲漢西源出隴西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及水經所言者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氐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爲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今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爲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爲興元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爲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致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綿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瀕于千[illegible]郫音疲虒音斯 湔編崏山數百峰大面山爲最大雪山三峰關其後冬夏如

巘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閟丑蔭反膊方于反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蔞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爲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緝見前疏見正義 劉玉汝詩纘緒曰興而比鵲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無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無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頍弁賦無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頍弁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頍弁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興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咏之則有歎之之意矣歎而悅之悅生於歎故兩言秣馬爲悅之至悅而歎之歎生於悅故三致歎咏爲歎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反復褒見歎咏非工於咏歌者其然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 漢廣

三章章八句。劉瑾通釋。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蓋非欲防微之道，皆以性成，感以成俗，其能然乎。詩傳纂疏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國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暱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蔞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爲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于其身，克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手易簀之心，終必侯於斆禮焉，可謂閑邪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證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閒，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爲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袁絜齋集燮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閒，所以超然獨貴於庶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而存，雖至微之人，是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榦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猶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桴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桴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於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靡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

自出歟。

河廣。詩衛國風篇名。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户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跂反予望叶武方反之。朱子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桂附錄纂疏。嚴氏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或以河廣爲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辯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毋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身，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宋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王武子言：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爲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鶴鳴子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慮者耶？於此益可以觀天矣。許謙名物鈔：傳：一葦，與祖爲體，以昭穆言也。按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若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牴牾，若據經一葦杭之爲實，則爲衛在河北，而襄公爲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爲假設之辭，則可爲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逆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爲誤，而此詩作襄公爲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云：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遠也。令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箋一葦至喻狹　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箋誰謂至亦喻近　正義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户郎反，渡也。廣與，音餘，下遠與同。喻狹，音洽。非為，于偽反。跂予，丘豉反。要義：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為辭，詳見鄭箋正義。蘇穎濱集傳：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緝：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七月。跂音棄，讀亦作企，音起。跂，舉踵也，腳跟不著地。跟音根。　夫人意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己，己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毛傳。　彭止堂先生集：杭，渡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加一葦則可以

渡矣。誰謂宋遠？我跂之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待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載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知此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非

言河水廣闊難渡乎？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蓋甚狹也，特我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國遼遠難至乎？跂予望之，但一跂足而望見之矣，蓋甚近也，特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輔廣童子問：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　鄭玄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跂音棄，讀作企，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跂，舉踵望也，謂足根不著地。朱氏曰：賦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嚴氏曰：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

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詩誤矣。　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刀。舠，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彭止堂先生集：刀，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遊國，不忍忘其母也。欲見母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解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蓋甚狹也，特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解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蓋甚近也，特於義不可往耳。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渡。誰謂宋之遠歟？跂足是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

謂宋之遠歟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
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
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
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
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
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
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
也覩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黃
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
於宋可以東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
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放齋曹粹中詩說自
閔二年文公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襄公之立已十
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耳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
東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跂予之足而望
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

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遂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
宋也刀小船也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
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
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殊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
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呂喬年麗澤論說河廣 河廣一
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
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
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臣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
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
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
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慈湖楊簡詩傳毛詩序曰宋
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
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
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
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
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

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
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朝
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
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
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子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
可以往味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
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舠林岊
講義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跂
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
其不可往也朱善詩經解顧母出因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繼道也
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思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
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
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送國乎曰母
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
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纘緒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
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
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
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
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衆水竹竿之衛女愚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河廣二章章四句

朱子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
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
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
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
猶有存焉故也 補廣童子問 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
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
許謙名物鈔 衛有婦人之詩六人所止於禮義謂共姜
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衆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廣

百丈廣錄

古尊宿語錄大語須辯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穢法邊垢穢凡說淨法邊垢穢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說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剃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在無貪將為是是無色界是鄣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修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貪嗔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

將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鄣地障行鄣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堦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度菩薩等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竪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病樣箇箇有則俠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

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秖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陀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秖喚作須陀洹人秖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壞生指前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繫縛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

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証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就翫故至上涅槃高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于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秖如今麁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

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
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
是弟子者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
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箇語繫縛人未
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
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爲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
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
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
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
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
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
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
揔別語說道脩行得佛有脩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
語是不遮語是揔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
前語不許脩行得佛無脩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
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

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
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
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辯地從濁辯清秖如今鑑覺
若從清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
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
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爲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
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辯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
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
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
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舜照不自玄肯
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爲導師衆生性識
他爲未曾踏佛堦梯是纏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
聞格外語它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
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
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
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

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
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反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
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
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
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
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
酧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
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
免善惡相形免明暗相酧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
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
木水火土管亦如纏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
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
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揔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
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
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
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爲佛聖者言佛

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
古百劫時事莫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
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它且不是佛教
語節級看綫陞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嗔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
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
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
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
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
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
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亦云禪道
不用脩但莫汚染亦云但融治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秖如今照
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衣衣是本
有垢是外來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秖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
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徹到
與麼時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

愛。秖如今不作惡事。當此之際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終之時。愽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秖如今於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秖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秖是人。人秖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瑩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細中之麤。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剎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閡。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剎上。此是細中之麤。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無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淺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卧。若能如是。我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剎聲。一佛剎香。一佛剎味。一佛剎觸。一佛剎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總皆如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爾焰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為四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脚作轉輪王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鑑覺名王。緣念著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秖如今於藏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藥。為與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秖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秖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衆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

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秖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入。若不守此為解。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人。卻來纏內與麼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卻來向者岸與麼作佛。人及獼猴。俱不能行。人喻十地菩薩。獼猴喻凡人。讀經看教。求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善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虛宅覓佛即不得。教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涅槃經中。被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畋獵漁捕為利養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定透它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亦須參善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它生死語始得。若辯白不得。決定透不過。秖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遣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相。說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若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衆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違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秖如今鑒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問代林莫代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說林。故生怖。故云代林莫代樹。　問語也埰生招箭言跡埰生。不得無患患累。既同纏素。何辯。師云但卻發箭。途中相柱。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卻問所歸。還被於箭。亦如知幻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凡碟。用將何為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秖如今凡情是聞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

來頂相。秖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回六趣中。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諸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袪得盡。但是一塵一色。揔是一佛。但起一念。揔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閙塞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現。是以常歎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餉[illegible]。

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大寒。死。火一日不生。火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己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得。秖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羅網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邪顧。況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閒。秖是自誑。秖如今能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至自己弟子被人歐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勸衆。今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脚踏蓮華分身百億。秖如今於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脚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

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呪。無菩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呪。一變衆生諂曲修羅。二變二乘諂曲修羅。三變菩薩諂曲修羅。是三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等法。喻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鎚鍱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餽。變麫為餱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馬。食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鹽。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隱微不失。亦云六絕師子。誌公云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淨穢諂曲心盡。遠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不拘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

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
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與藥藥變成
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四衆圍
遶二欲得一切人爲我門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
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刹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
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秖如今但有取捨違念盡
名惡欲盡屬六天摠被波旬管聞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息一
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除糞秖如今求佛求
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秖如今作佛見作佛解
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麤言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
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文都摠有二十一般空
淘擇衆生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尋常是僧家法則會
與麼會究然依佛教秖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
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已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擬持
刀於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直道無間不同衆
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況

于諍論覔勝負說我能我解秖名諍論僧不名無爲僧秖如今但不貪染
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
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薦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絶人
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者是信法者是戒施聞慧等菩薩忍
不成佛忍不作衆生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照清慧清
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
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衆生名法輪轉在菩
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
無明爲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
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
生揔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衆生是死語偏不偏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
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亦云摩訶衍摩訶是大義衍是乘義若守住自
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
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
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
是無爲雖不是無爲又不是實實猶如虛空佛是大心衆生鑑覺多鑑覺

雖多它鑑覺清淨貪瞋邪見提他不着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
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
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負重嗔作脩行却不與麼三
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
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成佛獻蓋等是升
合禮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
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
佛居不淨不穢上亦名在窟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種亦名第一
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
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
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酧因荅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
一切善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衆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秖如今於
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辯才名化身佛
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
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
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種空云何比丘給侍於

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
空無佛眼約修行人法眼辯清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是名乃至無眼實
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
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
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
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
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地七地七地菩薩
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大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
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淫但
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
破戒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
解是名偏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
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無善纓無惡纓無佛纓無衆生纓量數亦然
乃至都無量數纓故云佛是出纓過量人貪愛知解義見如母愛子唯多
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揔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
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

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問見否荅曰見問見後如何荅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雖曰見說不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衣故云離相名佛盡不存中句獨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契其階故云授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截破一切法喫非時食者亦從如是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喫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器是破戒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授手秖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大是境手指是不惜軀命是節節支解是出世間是事世界於他方秖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

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留是不出網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野干秖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主是師子吼亦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悲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中秖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刷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眾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度眾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為有佛度眾生但是一切言教秖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眾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眾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善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眾生可度如經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

者不得一向教中所辯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勅瞋如石頭愛如河水秖如今但無瞋無愛是透山河石壁直為治聾俗病多聞辯說治眼病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見執自己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証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不閡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薩足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喜喜者屬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名躰結秖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躰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眾求一切有無諸法是眾生眾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眾數秖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

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身却是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愛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於頭目髓腦聞佛入說佛入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秖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嗔作比量智秖如今貪佛知解亦是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撓著名手都未照前境時名髓腦聖地習凡因佛入眾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詸類與眾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眾生受苦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覓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妄佛菩提置有所是過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眾生如云來實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閡昇騰自

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瘠瘠是時與菌蔘惠痢疾而終是時爲
藏明頭迷明精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精王宮生納耶輸陀羅
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離食身純陀云我如如來決定不
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依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郡
簡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秖如今心如虛空相似
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
云凡爾忌緣曹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辯方所肇公云閉智
塞聰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
不受持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
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主第二第三生
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爲善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
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攞
金成土攞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
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
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
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鍾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

有無傍報生天衆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
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
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從一天界
至一天界從一佛刹至一佛刹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
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道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言如火見
大但莫手觸大不燒人秖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
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外但是一
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實語縣迷
廣華嚴歸戀卷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
臣野宵征若相討岳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落分譯叢誰云百城況古月
自笑八面生清風儼然別我還歸去悳理之徒
望回驟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時暑輕據

湖廣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荊州之域星分翼軫次爲鶉尾楚分周自夷王時入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鄂名昉此今武昌縣是也春秋時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高帝置江夏郡有鄂縣沙羨二縣獻帝時黃祖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三國吳孫權

置江夏郡於此後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故立武昌郡而沙羨武昌二縣屬焉武昌之名始此晉置鄂縣武昌如故元康元年以武昌改屬江夏江夏仍屬荊州宋江夏郡治夏口武帝置郢州治江夏梁陸法和以郢州歸齊齊不能守復還梁隋開皇九年改曰鄂州帝置鄂州爲江夏郡唐武德四年復爲鄂州貞觀元年屬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屬江南西道天寶元年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爲鄂州永泰後置岳鄂觀察使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年罷之寶曆元年陞爲武昌軍五代南唐仍爲武昌軍宋開寶八年屬江南道至道三年改屬荊湖北路建炎四年置安撫使紹興六年爲湖東安撫使治所尋復爲荊湖北路嘉定十三年兼沿江制置景定元年爲荊湖制使治所咸淳七年罷之元至元十一年立本道安撫司焉行中書省至四年更治鄂州路又立湖北道宣慰司併鄂州省入潭州行省十八年復遷行省於此移宣慰司於漢陽府大德五年改曰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洪武三年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洪武九年立布政司

國朝諸司職掌

衙門

湖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各一員　左右叅政各一員
左右叅議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理問所正理問一員
副理問一員　提控按牘一員　司獄一員
湖廣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　副使各一員
僉事員數不等　經歷司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湖廣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二員　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斷事司正斷事一員　副斷事一員

郡邑

武昌府　江夏縣　武昌縣　蒲圻縣　嘉魚縣
咸寧縣　崇陽縣　通城縣　興國州　通山縣
大冶縣　黃州府　黃岡縣　黃陂縣　麻城縣
羅田縣　蘄水縣　蘄州　廣濟縣　黃梅縣
荊州府　江陵縣　松滋縣　石首縣　公安縣

潛江縣 監利縣 枝江縣 歸州 興山縣
巴東縣 夷陵州 宜都縣 長陽縣 遠安縣
荊門州 當陽縣 常德府 武陵縣 沅江縣
桃源縣 龍陽縣 澧州 石門縣 安鄉縣
慈利縣 永州府 零陵縣 東安縣 祁陽縣
道州 永明縣 江華縣 寧遠縣 寶慶府
邵陽縣 新化縣 武岡州 新寧縣 辰州府
沅陵縣 盧溪縣 辰溪縣 漵浦縣 沅州
黔陽縣 麻陽縣 長沙府 長沙縣 善化縣
安化縣 寧鄉縣 湘陰縣 湘潭縣 湘鄉縣
益陽縣 醴陵縣 攸縣 茶陵縣 瀏陽縣
衡州府 衡陽縣 衡山縣 安仁縣 酃縣
常寧縣 耒陽縣 新城縣 桂陽州 藍山縣
臨武縣 襄陽府 襄陽縣 宜城縣 房縣
棗陽縣 穀城縣 南漳縣 上津縣 光化縣
竹山縣 均州 鄖縣 漢陽府 漢陽縣

漢川縣 德安府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應城縣 隨州 應山縣 岳州府 巴陵縣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安陸州 京山縣
沔陽州 景陵縣 郴州 宜章縣 桂東縣
永興縣 桂陽縣 興寧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寧縣

田土

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

戶口

人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戶 人口四百七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口

稅粮

夏稅 米麥壹拾叁萬八千柒伯陸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肆伯柒十八匹

秋粮 米二伯三十二萬三千六伯七十石

軍衛

茶陵衛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岳州衛 蘄州衛 施州衛 長沙護衛 辰州衛
安陸衛 襄陽衛 常德衛 寶慶衛 沔陽衛
長沙衛 衡州衛 瞿塘衛 鎮遠衛 平溪衛
清浪衛 偏橋衛 五開衛 九溪衛 荊州左護衛
荊州中護衛 靖州衛 永定衛 柳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桂陽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中州千戶所 安福千戶所 道州千戶所
大庸千戶所 天平千戶所 麻寮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武岡千戶所
崇山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武昌左右中三護衛

王沂伊濱集送武秀才還湖廣。衡岳之峯七十二。祝融特起摩青冥。連巒疊嶂妬奇秀。盤屈怒作蛟蛇形。噓雲吐霧埋不得。空翠飛飛落洞庭。武生家居洞庭上。湖水為沼山為屏。橘州種樹萬千戶。石鼓讀書窮六經。焚香白晝鸞鶴下。鼓瑟清夜魚龍聽。一朝結束催客丁。思與衆人朝滄溟。含毫擬獻上林賦。置體亦厭侯門鯖。東華塵土紅撲幘。夢蘇汀洲蘭芷馨。腐儒老眼千年青。邂逅看南極老人星。安得酒舫載酒行。長興酒徒同醉醒。

國朝何蠖菴集送謝子厚侍親移戍湖廣。四月江豚吹浪花。裹粮又泛上天槎。渾戎事異心猶壯。竊未才高思更賒。谷裏光陰違養志。天涯風俗屢移家。將軍此日清遊處。黃鶴樓前倚釣沙。

元張翥蛻菴集送曹鑑克明自浙省員外遷湖廣。上流形勢控荊楊。纛鼓飛帆入武昌。華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際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旗下鳳凰。好折楚芳遺寄與。美人秋水遠相望。江湖後集自廣詩。今古紛紛孰控摶。太平方寸豁憂端。後千年去人何似。外九州來天更寬。風雨南山飛霹靂。江湖北斗掛欄干。要知元命真消息。滄海龍神自屈蟠。元王沂詩。辰興閶闔賜妃入廣次心吾。遠傳天上降宮花。重拜丹墀踏御沙。彈看飛鴻思故國。嬌羞馬上問誰家。珊瑚作枕分龍席。錦繡堆床壓象牙。適意相知南北異。帛書休寄鴈行斜。

廣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三一府屬斗牛分十一府屬翼軫分州四十二屬翼軫分縣五十四四縣屬斗牛分五十縣屬翼軫分。

所屬

桂林府 南寧府 潯州府 柳州府 慶遠府
平樂府 思明府 太平府 田州府 來安府

鎮安府
梧州府詳西字

廣東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二府屬翼軫分八府屬斗牛分州七二州屬翼軫分五州屬斗牛分縣六十十一縣屬翼軫分四十九縣屬斗牛分

所屬

廣州府　惠州府　肇慶府　南雄府　潮州府
雷州府　瓊州府　高慶府　廉州府　韶州府詳東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徐閣參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十九梗

○頂 洪武正韻都領切。顛頂。許慎說文。顚也。从頁丁聲。都挺切。𩒗或从𩑋作。𩠐籒文从鼎。揚雄方言。頂上也。顧野王玉篇。頂丁領切。增韻都泠切。今作頂。陸法言廣韻。頂額頭上。增上同。徐鍇通釋。顛若反。丁度集韻。亦从定作頞。司馬光類篇。頂頊顛頗入丁定切。頂題也。戴侗六書故。顛頂聲義相通。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過。過涉滅頂。此是。釋行均龍龕手鑑。顛顚擂大音頂。韓道昭五音類聚。廣雅云。上也。俗作頂也。揚桓六書統。瑞母頂見屠頂切。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會也。字滲博異頂。通作𩠐。山巔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頂為景切。山巔亦曰頂。作頂非。方音見泥音叶音見去聲。韻會定正。端景切。頂頁也。或作頞。古作𩠐。顛作顛。見十七景韻。字切端景。端丁顛頂。

篆[頂]　宋[頂]存義見楊鉤[頂]　王存乂[頂]　宋育[頂][頂]　[頂]并書[頂]　[頂]鐘鼎集韻　[頂]切韻　[頂]集字　[頂]　[頂]集韻。見杜从古集[頂]　[頂]並徐鉉[頂]　高勉齋學[頂]六書篆古文韻海[頂]　篆韻　書韻總[頂]統

隸頂六書統　真書頂顏真卿　草書[頂]　[頂]並張錦溪　[頂]鮮于樞註草書集韻。

頭頂 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皇生而靈異。頂垂譽。有聖德。常有紫門拜借釋不知何從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道名諸上見而驚曰。擅翹頂上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覓。上笑而不答。此後莫知所之。許柏忠列女傳。齊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為人極醜無雙。凹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胸。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太平廣記。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遂見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庶子。年至九十。韋腓毛詩問曰。早晚服在頂上。應殘新詩醉酒中憤落。頂禿赤如猢。

蓬萊頂 瑞州府志。在松垣之巔。通判王元沖建。棲而以名下曰祥鳳堂。輿地紀勝。華蓋山蓬萊頂在崇仁縣。形如華蓋。又號江南絕頂。

甘露頂 新唐書裴敦彝傳。裴敦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

太白頂 登州府志。即崑崙山之上。在州東南六十里。其峯高大。故名。

紫頂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紫頂。

蠼頂 酉陽雜俎。金中蠼頂最上六兩為一錄。盱蠼姑穴及水泉形當中陷處名趾。腹鋭上四處紫色名紫膛。

九天頂 淮南鴻烈解修務訓。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鐵獅頂 建安志。在城南三里。即今府治對山也。山之巔有庵。庵有鐵鑄文殊獅子像。因山名之。先是陰陽家謂府治未山若猛虎出林。谿西諸山若群羊然。欲其不為傷也。乃於對山置鐵獅以鎮之。宣和間移置開元寺。未幾蔡范二寇繼作。且有虎渡河之異。紹興改元。太守劉公子翼以耆老楊觀等有請。遂復其故。武云恐鐵獅下視城中。仍於府治廳事及虎安堂柱下埋小獅二十四於地中。以明子母相應之意。又郡庠面對此山。曰文筆峯。紹興初。有僧卓庵其上。欲共署鑄鐵塔於山巔。殷役郡人以其不利於科舉。移置光孝寺。次年城中遂有虛覺者登第。諺云。城外打鐵塔。城裏得虛覺。試者以為笑。自是登科者無虛榜。亦足為驗云。

火爐頂 吳興志舊編云。在東林山上。回僊錄云。葛洪嘗鍊丹于此。昔人曾開巖頂。得芋炭數斛。內有雙陶合。牢不可啟。擊破視之無物。山下有鍊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溪曰仙溪。溪口有龜潭風澤。

巫咸頂 平陽志。在縣南五里。高一里。盤踞五里。即中條山麓。勢如卓錐。商巫咸隱於是。因名。又名瑤臺頂。

仙人頂 吳興志舊編云。在縣西二十里棲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仙人頂。或傳齊田常之亂。賞仲之後。兆縣入吳。楚有居此者。今山多菅氏。然不見書傳也。

菩薩頂 一統志。在敘州府宣化縣西山叢秀中。一峯突出。父老相傳。聖燈數現。

登華山頂 類說。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反。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

生而[illegible]頂 羅泌路史高辛後紀。叔梁紇封郰。生皮及尼。孟皮襲郰為郰氏。尼母顏野合。生而[illegible]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夷字。[illegible]蓋圩字。[illegible]貌。故世本史記家譜皆作圩頂。緯書言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句言頂上窳也。准人謂堰水平淺為圩。然字書集韻舉音為篇。說云頭妍從劘。誣矣。世言顏氏禱尼丘山而為名字。更著之於魯國。豈不以山川之義哉。孔子世家。禱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注音烏。頂之上窳而下。故云孔子頂如反宇。凡屋屋。四垂而為宇。中高而四傍低。若屋宇之反。則中低而四傍高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參膺

圩頂詳見東家雜記叔梁大夫與顏氏禱於尼丘山而先聖生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頂之圩

五柱入頂 北史隋本紀高祖龍頷顙上有五柱入頂

肉峯生頂 吳中舊事廉師呂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為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於相法當有肉峯生頂上愈壯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為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廉嘗歷御史主藩秘書郎

耳長出頂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若令吾服有方體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詳旨

脫帽露頂 事類家求脫帽露頂王公前枕

三日一開頂 酉陽雜錄長沙槃著作三日一開頂詳初

哱其頂 元程鉅夫撰忠獻王神道碑上都新涼亭成大宴諸王百官行酒公進曰此可飲手上播抱公膝上哱其頂顧謂皇太子曰有臣如此臣何憂焉

煉頂 類說宣宗詔迎佛骨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號呼道上見者嗚咽

禁然頂 宋史本紀大觀四年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

髡頂 范成大攬轡錄東京虜改為南京民亦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男子髡頂月輒三四髡不然亦悶痒餘髮作椎髻於頂上包以羅巾號曰蹋鴟可支數月或數年村落間多不復巾蓬辮如鬼反以為便

剪髮留頂 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其先出遼東塞外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數寸則截短之

辮髮髡頂 宋史何充傳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為備禦計城陷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祿為趙氏死不憾帥壓首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髡之日入呼之欲辮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

過涉滅頂 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程傳曰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詳大過卦

鐵錐貫頂 太平廣記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七寶帽頂 元史仁宗皇帝紀淮東宣慰使獻七寶帽頂帝却之

樓子佛頂 百菊集譜云樓子佛頂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

末山不露頂 宗門統要筠州末山尼了然嗣大愚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鬼變箇甚麼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千山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通簡而嘗松合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頌古聯珠集真淨文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嵬嵬在目前入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自行腳　非男女相獨閑閑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淨月彎彎月林觀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獨露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籟籍籍插寒宇

妙高峯頂 宗門統要長慶稜禪師因游山次保福以手指云秖這裏便是妙高峯頂佛云是即是可惜許　鏡清怤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簡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秖是少　鼓山要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遍野白骨連山頌古聯珠集汾陽昭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啟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書別處游　草堂清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淪漪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佛心才　努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觀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　般若柔　蜚鐵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達此此知時及節因行事可惜當人透喉嗟默堂定　是即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遼廣杖頭挑集復寶業源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白浪深除卻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諸佛智頂 禪林僧寶傳圓通居訥禪師曰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

金手摩頂 天台別傳天台大師年十五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為己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窗隙入三遍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

按善財頂 華嚴入法界品文殊師利遙申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疏曰由旬明超數量按頂表於攝受亦以普法置心頂故

甘露灌頂 佛祖統紀祖韶法師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曰吾為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休正背如雲影

甘露入頂 廣弘明集謝大集經講疏啟云甘露入頂慈水灌心似瞎遇明如飢獲飽

金缾灌頂 華嚴經云佛子如轉

輪聖王生太子母是正后身相具足其轉輪王今此太子生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網幔建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缾內王執此缾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位墮在灌頂剎利王數

放光摩頂

佛祖統紀程子吾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彌陀佛放光摩頂

紫雲覆頂

佛祖統紀法華尊者智威禪師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

佛聲至有頂

涅槃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大音聲其聲徧滿乃至有頂

灌頂尊者

佛祖統紀灌頂尊者字法雲姓吳氏臨海章安人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二十受具戒謁智者於修禪寺受觀法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及圓頓止觀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所著觀心論等

東山雲頂禪師

五燈會元泉州人以舟下舂閩往雲臺大叺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數詳傳

三花聚頂

悟真篇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曰三花聚頂

乘雲山頂

仙傳王遠真得道鬼谷山東古椒臺常有白雲於臺中遠望如樓道真常乘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而隨之

詩

宋謝靈運詩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嵓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唐詩拾遺馬輔先登山頂 由徑尋山路登臨步步疑縱高終帶險任遠亦須危況是多防地那堪獨力時制捧方擬比直道擬異為方玄英詩題龍泉寺絕頂 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古樹含風長帶雨寒巖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下界時聞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去來人宋馮時行詩留題雲頂并序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緒雲湯靈可登此山主事惠公持木板乞詩題從其請為題拙惡男相傳行山如虬龍來渴飲金淵水水竭欲飛去驟首振鱗尾壯哉老頭陀奮迅出使止左手攬其角右手持其耳壓以大蘭若宛轉不得起跏趺盤石上順首伏萬鬼至今五百載金碧车天倚擅施走兩川沈鉢日萬指我來過其下槃車為一挹周覽三嘆息仰止百拜跪憑高撫情蕩霜天淨無津幽懷散百慮老眼養千里因知大力量建立乃如此德大無小試器薄成速使不聞力扛鼎但見振臧煙感彼上人者不覺淚盈睫李處濟高吳癸芝山絕頂 新雨路少人公子有佳招下馬語未竟西戎超速駛初云眺江閩忽欲登山椒陟獻攸睨瑚舍鞍升岩嶤瀲瀲雲覆濕翩翩風扶飄廣隰綠文縟萬城遠無囂帶樣江路水濂光溪影搖他山若聚米亂壠疑翻潮岸巾歎奚槁撫卿謂肉消砍遙錚鬱懷自恨痾僕腰心知中峯近意性老步遙班荊坐危磴植杖臨高苗注日送三士綠雜麥九霄風流變雲散莫踞遲獨謠仰吞順風呼俯聽深澗山靈或賛璵谷友如遠為雖同仙九陽亦覺神爽超毋比抱勝愿已異枝巢鶴夕賺下歸徑乎林有鳴咽回踏已陳迹青霧埋寥寂 呂居仁詩登太室絕頂 生平仰嵩丘今日上絕頂蒼天不能高星斗闊光景風雲乍起伏雷雨半蘇醒下看飛鳥背錯亂松柏影神龍不深遁偃蹇卧牛嶺舊聞飛石關不受懸瀑梗大河東北流渺渺貫數頃五更看日出千地湧金餅誰能覈其華夜氣初未泠諸峯環而立一一皆秀整中居北丈夫眾象不得騁巍然萬物表獨閱百代永同未有奇士可得一笑領不用附徽言區區吊莫穎宣撫郡謝酬倡狂元輔伺遊五祖以隔縣為言後一日獨登峯頂戲作十六韻附郵筒寄之 我昔游西南行盡山水窟歸來見山水依舊受入胥書生有習氣欲去不可卒浮石君相糾使我竟忽忽一春九客程半是廬土汩心期猶清勝得得為洗拂名山古道場盡出諸祖佛清泉洛嵓實應護有神物白蓮峙其上峯頂愈崗岸煙雲半吞吐日月互出沒舉手摘星辰俯高見栖鶻寺招玉老峯相對兩突兀欄干偏徙倚使我謝簪紱萬事可頓忘妄念不須咄張先騏驥姿乃為藉耕厩何妨寄詩簡為我寫幽鬱蘇過斜川集登嵩極頂 言登萬高峯結束兩芒屩攜衣上天梯欲聚戰華魄不知數泒泞蹋出萬仞埶剛風被天庭塵世俯下澗依稀雨仙童遺我一九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寥廓小知為磅礴得窮跃識眼頼有騰趠脚東觀扶桑升北瞰天河落不須誅雄尊塔壤吵虛霄 淚泉噏出諸山之頂 本奎叙日月左右信聚哉萬壑共歇驚百谷爭往來鷹隼既厲翼蛟龍亦縣腮崩壁迸抗卧嶄石屢盤廻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泒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詎辛苦余為以長懷南方天炎火魂兮可歸來郭功父詩峯頂 登山不辭險躡景須窮幽行徹五千仞回首視九州八荒爭何處大野蒼烟浮更酌天地永古意空悠悠朱晦菴詩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峯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邊臺酒罷生高談次第聞前賢渺安在清嘯寄餘哀 絕頂 當年耕犢壟移治在茲嶺容郎無四隣三九疑倒影僧文珦詩登太白絕頂龍池望遠 蒼莽勢連空騎擎徑絕巘亂峯排似戟片石響於鍾鳥語春雲密龍歸晚雨重下觀群岫小始覺此為宗 湖寺上方遇玄峯頂 峯頂非人世青山滿目多塔層侵樹影鐘響度湖波心外元無境詩成亦是魔禪翁清淨耳渾不聽笙歌

江湖後集蕩頂　高平餘十里湖澍落中間此地何耕鑿長年迷草萱一菴猶
有路四望或無山道者了經業慰余登陟間李昭玘樂靜集中頂　萊尺牢雲表
都無數尺天人寰都何在萬里一荒煙黃庶伐檀集登大雲頂　區區窮走欲知
小試絕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鏡面瀉出黃金盤青州去海尚踰二百里
寺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孔武仲集峯頂　苦霧悲風作斧斤千秋松竹摸
精神似聞大吹白雲外猶有秦時避世人范石湖集山頂　翠屏無路強攀緣我與枯藤
各半仙不敢高聲天闕近人間漢漢但寒烟　凌雲九頂即大石佛處初登山時巖
壁上悉劃為小佛不知其數山前佛頭灘受雅江之衝最為艱險聊為東坡載酒遊
萬龕迎我到峯頭江挾九頂風雷過雲抹三峨日夜浮古佛臨流都坐斷行人識
路亦歸休酣酣午枕眠方丈一笑閑身始自由呂元鈞集和行全堂峽思雲頂
山腰路轉多臨水峽口天閑又見山既是慶雲曾結蓋故留仙境在人間廣益集
聚寶論峙頂　峙魚元本出深淵紅得濃而最直錢連抗水贅龜簡朴鶴頂朱抹
是妄傳峙魚頂揀與繁腰條璪事件之屬俱係龜筒作底甘朴子韋琥珀色欲
辨丁紅黑兒花者是也人多言朱頂鶴之頂剉去紅皮而見肉此言非矣宜當
知之鶴林文集上峯頂　一峯駱駝嶺突兀萬級胡孫梯屈盤佛法豈無平易
處怕人只作等閑嵩喻良能詩登奇後峯絕頂　杳杳扶筇上翠岑松風蕭颯五

雲深不知直自登臨處下至平川幾百尋劉龍洲詩登白雲絕頂　西風新晴怯
宿寒一簾秋色滿闌干欲窮大地三千界須上高峯八百盤累世匙人奉父母一
時驚客漢衣冠塵寰元有清冷處便作三山蓬島看邵堯夫詩登嵩頂　九州
環遠若蒸杯萬歲嵩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長憂眼見
姦雄輩且願身為堯舜民五十三年無逸事如今方喜看春耕太師馮山集和
李獻甫雲頂　舉首看山不到山每來留恨舉徽閒禪關但有經年約使傳欽
無一日閑春到柏林香渺渺雨餘嵐滿瀉潺潺虎溪莫過廬遮客猿鶴鐘峯悵
未還劉祁太山雜詠望絕頂　長想東封在杳冥此來何幸一同登欲窮四海
無邊景須到三峯最上層川谿只疑秦塞近雲開却見楚江澄天門受盡清涼
供回首人間正鬱蒸太平頂　嘆君絕頂柱青天遐想前朝一慨然須德泰碑空落日紀
功唐刻已秋烟百年名利抛身外萬里山川羣眼前便擬誅茅成小隱臂長瀟白雲邊杜
仁傑太平頂　祭望山川嶽側東因加一瞥最高峯前王不作頌民事李世空留刻石工援援
世人私自矜雍雍大禮議誰從泰皇漢武何為者也在魚龍曼衍中高翶太平頂　元氣胚
胎結老陰摩天高頂五雲深幾經封禪窮奢侈坐見興亡閱古今援援狼於非止季巍巍曾謂不
如林登臨落日荒壇上萬里乾坤入獨吟杜頂試明具人登泰山嶽頂　驅馳長路久徘徊乍入山行興快
哉暑雨不禁奉法酷好風敗是故人來茫茫入世紅塵隔望望天門翠壁開直欲登臨窮絕頂視君重

來萬年杯元薩天錫詩宿南臺寺絕頂　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抄一燈明雲房人
獨宿近水星動搖河漢下乘屋四月夜寒深繁露在脩竹程禮部詩五頂秋霞　墻頭
見螺髻歷歷數五頂秋霞攔其顛倒照碧天影數華朝可食濯秀夕已領短髮勿
渠驚烏巾聊一整王秋澗大集庚寅春三月與張恭政獻子李司鄉輔之會飲九
仙絕頂其道宮榜曰滿月雲山　四千里外同羈旅三十年來老弟兄樽俎喜陪今日
宴江山難得晚來晴巖花帶露春容濕醉袖翻香笑語清莫對雲霞說軒冕蒼
生料理正煩卿昔張參政
奉旨料八州民數

灌頂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天龍八
部悉來在會威然一心叉手聽法於是異道有麻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
胡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
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功無量不可稱
訖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念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
佛言是為如來至真等正覺三世諸佛說是戒法佛言梵志諦聽諦受心持念之又
言梵志盡形壽歸命諸佛無上尊盡形壽歸命法離欲尊盡形壽歸命僧衆
中尊佛言梵志以三自歸竟是為真正弟子不為邪惡所干嬈也佛告梵志
汝能一心受三自歸已我當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

女人等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也願欲聞之開化十方諸受歸者
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為汝略說三十六神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
婆漢言善光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呵娑漢言善明主頭痛　四天上
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漢言善力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抗陀羅漢言善
月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陀利奢漢言善見主癰腫　四天上遣神名彌
栗頭阿婁呵漢言善供主癲狂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漢言善捨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悉坻哆漢言善寂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
頭菩提薩漢言善覺主婬慾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漢言善天主
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娑帝漢言善住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
名彌栗頭不若羅漢言善福主塚墓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漢言善
術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隸婆漢言善帝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
彌栗頭羅闍遮漢言善主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修乾陀漢言善香主債
主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漢言善施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
多那漢言善意主疾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漢言善吉主五溫　四天上
遣神名彌栗頭鉢婆馱漢言善山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
陀漢言善調主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禘馱漢言善備主注復　四天

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陀漢言善救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
利那漢言善淨主惡黨。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虔伽地漢言善品主蠱
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黎䭾漢言善結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
彌栗頭支陀那漢言善壽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漢言
善逝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漢言善願主縣官。　四天
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䭾漢言善因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
伽䭾。漢言善照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訶婆。漢言善土主不
安。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漢言善至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
彌栗頭波利那。漢言善藏主嫉妬。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圖陀那。漢言
善音主呪咀。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陀羅。漢言善妙主厭禱。　佛語
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為眷屬。陰相
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出入
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唯唯天中天。梵志又白佛言世
尊。以賜三自歸法。天帝遣善神三十六大王護助我身。已蒙世尊哀愍教
度。今更頂禮請受法戒。佛言善哉梵志。汝當淨身口意。慇懃至心敬受法
戒。　佛言十方三世如來至真等正覺。皆由三歸五戒得之。　佛言梵志。

盡形壽不殺生。不教他殺。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
不令邪神惡鬼之所得便。梵志盡形壽不盜他人財寶。不教他行盜。是戒
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邪婬。是戒能
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衆魔皆不得便。梵志盡形壽不妄
言綺語兩舌鬬亂。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
形壽不飲穀酒甘蔗酒蒲萄酒。能放逸酒。如是酒皆不得飲。是戒能持不。
若能持者。有五善神隨逐護汝身。　佛語梵志。是為三歸五戒法也。汝善
持之。勿有毀犯。說已。梵志因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言。若持五戒者。有二十
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
尊為我說之。　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
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號如是。　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
護某身辟除邪惡。　神名輸多利輸陀尼。主護某身六情悉令完具。　神
名毗婁遮那波。主護某腹內五藏平調。　神名阿陀龍摩坻。主護某血脈
悉令通暢。　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某指無所毀傷。　神名坻摩阿毗
婆䭾。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　神名阿修輸婆羅陀。主護某所噉飲食香
甘。　神名婆羅摩亶雄雌。主護某夢安覺歡悅。　神名波羅門地鞞哆。主

護某不為蠱毒所中。　神名那摩呵多耶舍。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所害。
神名佛䭾仙陀婁哆。主護某鬬諍口舌不行。　神名鞞闍耶數多婆。主護
某不為溫瘧惡鬼所持。　神名涅坻醯䭾哆耶。主護某不為縣官所得。
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某舍宅四方逆凶殃。　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
某平定舍宅八神。　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某不為冢墓鬼所嬈。　神
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　神名阿伽嵐施婆多。主護某
不為外鬼神所害。　神名佛曇彌摩多哆。主護某不為水火所延。　神名
多賴叉三密陀。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　神名阿摩羅斯兜嗜。主護某若
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　神名耶羅門闍兜帝。主護某不為傷亡所嬈。
神名薩鞞尼乾那波。主護某除諸鳥鳴狐鳴。　神名荼鞞闍毗舍羅。主護
某除大鼠變怪。　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某不為凶注所牽。　佛告
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鬬諍
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剎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
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　帶佩此神王名者。晝夜無惡夢。縣官盜
賊水火災怪怨家陰謀口舌鬬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
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

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中鬼。一切鬼
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若
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獅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藏不害人
也。　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
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善長者。盡奉佛
法聖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
世不入三惡道中。　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
詣佛。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長跪白佛言世尊。我本愚癡無所識知。久聞
三寶不能奉事。我於今日始得信解。佛法大慈普濟天下。我今欲捨置餘
道。歸命於佛。惟願天尊哀愍我愚。得受法戒。為清信士。　佛言汝善思量
之也。然人能止惡為善者。何憂不得安隱富貴壽命延長。解脫衆難者乎。
執持白佛言。今我以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
受佛清淨決言。佛語執持。汝審能爾者。可禮敬三寶。執持長者即便胡跪
合掌。佛於是與受三歸。已歸三寶竟。當有三十六善神王隨逐護汝身。
佛告執持言。善男子。汝能遠惡求善知識。世之希有。我當更授汝五戒之
法。　佛言第一不殺。第二不盜。第三不邪婬。第四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第五不飲酒。長者執持已受三歸及五戒竟。佛語長者汝能持是歸戒遊行之處可無所畏。戒神二十五。歸神有三十六。常隨護汝。外諸惡魔無敢當者。長者從受歸佛戒竟。佛為說法。歡喜信解禮佛而去。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還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法。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今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以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業。當可還法戒不乎。佛默然不應。言猶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者。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者。復有鬼神以鐵鉤鉤其口中。曳取其舌者。有婬女鬼。以刀探剝其陰者。又有鬼神烊銅沃其口中者。前後左右有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肉而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戰掉。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入有自然之大火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小得穌息。便起叩頭前

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咎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雜旛蓋。供事三寶。從今以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汝今所言者。是為大善。汝今眼所見身所更。自作自得。非天授與。佛語長者。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歸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輒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官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令清信士女勸受歸戒。歸有三十六鬼神之王。隨逐護助。戒有二十五神營護左右門戶之上。辟除凶惡。六天之上天帝所遣歸戒之神。凡有億億恒沙之數諸鬼神王番代擁護。不令衰耗。諸天歡喜。皆言善哉。當共護之。如是持戒若完具者。十方現在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臨命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子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作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然燈燒香。散雜色華。懸繒旛蓋。歌詠讚歎。恭敬禮拜。益持齋戒。亦得過度。若不能如上修行。如是功德。復持戒不完。向諸邪道求覓福祐。三歸五戒億億恒沙諸鬼神王各去離之。惡鬼數來娩近之也。因衰致病。耗亂其家。起諸病痛。遂致衰亡。財物不聚。所向不偶。死復還墮地獄之中。雖戒具足。不持六齋。猶華樹無果。婦人不產。種穀不溉。治生無利。折耗失本。更無衣幘。不持齋戒。無利如是。佛言。長者。人犯所受破是歸戒。凡為天上二百七十神王之所得便。更非外魔所得便也。此諸鬼神視人善惡。若持禁戒不毀犯者。聞人心意。示人善惡。人若不善。便為作害。疏記善惡。奏上天王。大王執持隨罪輕重。盡其壽命。如法苦治。不令有怨。使破戒者甘心受之。佛告梵志長者。執持捨彼異道。於我法中受持歸戒。心不安定。而復破犯。遂為鬼神之所得便。受諸苦痛。今自悔責。求哀懺謝。改更修善。作諸福德。滅諸惡海。今皆得道。合家大小宗族之中見長者執持罪福報應。悉從我受三歸五戒。堅持不犯。皆得法眼。我今於此會中廣說長者宿命因緣。明驗罪福。亦於後世廣宣流布。使得聞知。佛語梵志。若有清信士清信女。若為邪神惡鬼所得便者。若橫為縣官所羅。盜賊剝奪。遇大疾病厄難之日。當洗浴身體。男子著單衣白袷。女當素衣。澡漱口齒。七日七夜長齋菜食。敷好高座。懸繒旛蓋。香汁灑地。燒栴檀香。一日七轉讚詠此灌頂大章句經。如是妙典。至真祕藏。消滅一切無量災變。梵志白佛言。天中天。已為我故及十方眾生說三歸五戒鬼神名竟。若男子女人欲受歸戒者。當云何授與。佛言。若人欲受先

禮十方佛。長跪叉手。作如是言。我弟子某甲盡形壽受三歸五戒。諸佛菩薩真人聖眾哀念我等。梵志又問受歸戒法有差別不。佛言。無差別也。若人受者先當列三歸五戒之法。然後以神王名字著歸戒下。以好素帛書持此神王名字。帶持而行。行當燒香禮敬十方佛。當取月八日七日持齋。若欲行來常著身上。若著頂上。若著胷前。若惡魔相逢。無不除卻。若男子女人著此三歸五戒善鬼神王名字之時。若入神祠。是諸邪神悉皆驚起。為其人作禮。何以故。此人帶持諸佛所說三歸五戒神名字故。佛語梵志。此歸戒鬼神名字至尊至重。諸佛護念。汝好宣行之。佛說如是。阿難從座而起。前白佛言。演說此法。當何名之。佛告阿難。是經名為灌頂章句歸戒帶佩。佛說是經竟。四眾人民天龍八部一切鬼神皆大歡喜。作禮奉行。坻音池。褫音地。亶多罕切。噤渠飲切。袷胡甲切。腫知勇切。

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羅閱祇梵志丘聚。從是北上。鉀從山中天帝石室。爾時無數比丘各各馳走。怱怱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世尊遙見無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知而故問諸比丘言。何故繞轉如是不樂。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

爲魔所嬈在所不安晝則遇諸賊盜毒蛇虺蝮及諸龍象熊羆所嬈不得定意求四道果見惱如是當柰之何佛告諸比丘勿生憂惱當爲汝說灌頂章句百二十神王擁從前後爲汝作護辟除邪惡諸嬈害者不令得便在所至到營衛佐人獲善吉利萬邪皆伏諸比丘善聞佛所說心開意解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灌頂章句擁護我等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令得安隱使入定行　佛告諸比丘我今爲汝一一分明說灌頂章句百七十二大鬼神王名字如是諦聽憶念慎莫忘之也諸比丘言諾受教叉手靜聽佛言　神名道軻擲迦羅移諳隸　神名嗜隸殺鉀阿羅鉀　神名摩丘拔賴兜呵頭沙　神名翅拘梨因提隸比丘拔　神名𣶏羅須彌者羅阿羅因　神名阿羅耶阿者破者　神名耶勿遮坻鉀移阿鉀　神名𣶏耶是陀𣶏彌提屠　佛告諸比丘此十八神王護諸比丘及未來世諸比丘衆及護僧伽藍佛見鉀提山中諸比丘輩怱怱不安晝則爲盜賊惡人所惱夜則爲鬼神所困及諸龍象熊羆虎狼之所驚怖人爲蠱毒所中佛於是廣爲諸比　丘輩是無上灌頂章句諸大鬼神名号令諸比丘常獲安隱吉利之福無諸禍害　神名闍梨摩訶闍梨　神名闍羅尼優佉目佉　神名沙波提阿知和知　神名耶知鳩耶知波耶

提　神名提我沙羅波提　神名阿耶波提波耶提佛告比丘此十二神王護諸比丘輩說鬼神若人非人不敢嬈近毒藥不中不爲水大焚漂縣官盜賊不令得便怨家債主不能剥奪神王眷屬七百徒黨常爲作護辟除凶惡萬事吉祥　神名迦和尼摩訶迦和尼　神名阿佉尼佉尼阿佉耶　神名阿佉尼阿比羅旻多羅　神名波陀尼波提梨伽　佛告比丘此十神王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不令五瘟疫毒之所侵害若爲癰鬼所持呼十神王名号之時癰鬼退散自護汝身亦當爲他說使獲吉祥之福　神名摩呵留邏迦梨𣶏恕　神名金洹陀越阿耨三菩　神名迦利三耶摩訶呵輸　神名敗陀沙羅旻陀羅阿　神名迦未國含呵呵羅羅　神名沙陀沙陀摩迦摩迦　神名跋陀沙羅旻陀羅羅　神名伊恕伊恕耶阿耶阿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萬五千鬼神擁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等昔伊洹比丘爲八十一億魔所嬈誦此十六神王名字諸魔眷屬顛倒墮落關閣離散形體變化莫知藏匿告諸比丘若有危厄恐怖之日呼此神名即獲吉祥諸神祐助辟除凶惡　神名阿波竭證證竭無多薩　神名嗜遲比遲沾波沾　神名波迦羅喉拔無因輪無　神名脂輪無因臺羅宋和羅　神名𥧌林羅波耶越羅羅　神名

撿持羅沙羅佉千獸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五千之衆各以己之威神爲諸比丘辟除鬼神凶惡之變昔我子羅云樹下禪思爲鬼神所嬈驚起明日來到我所我即語言當爲汝說辟鬼神呪即爲說此十六神王佛語羅云若四輩弟子爲鬼神所嬈者當爲說此十六神王灌頂章句令離諸橫獲吉祥之福　神名阿羅域金昧羅羅　神名般耆遮和耆羅洹　神名摩尼鉢羅沙呵阿波　神名雲無和羅乾陀尸呼　神名拘摩和羅修摩乾陀　神名取拔鞬陀叱闍叱者　佛告比丘此十二大神諸鬼中雄與其眷屬三萬五千俱諸天闘時獨伏羅刹昔不知法以血肉爲食常噉人民小兒之屬我爲說法爾皆得道作大誓願若佛滅後五濁亂時護諸弟子比丘僧衆令獲吉祥之福德也　神名闍離摩呵闍離　神名闍羅尼郁企日企　神名三波提摩呵三波提　神名類提駮提鳩坻鐵離　神名莎羅波提安耶波提　神名半耶波提闍耶波提　神名迦偷尼摩呵迦偷尼　神名波沙檀尼耶醯迦彌　佛告比丘此十九神神王他方國王世界号華積佛号最上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遣二菩薩一号無量光明二曰大光明遣二菩薩獻此十九神王神呪作是言娑婆世界一切人民行善者少爲惡者多是故獻此十九神王以佐世尊令諸

衆生調伏信解今我爲汝等輩說彼佛所獻神呪十九王此諸鬼神三萬六千以爲眷屬當爲汝等設諸擁護度厄難苦令獲吉祥普入法門　神名多迦梨離摩蘭泥　神名迦梨羅牟提紫利　神名敵梨枝貴抄梨移　神名摩梨枝阿迦絺移　神名犀提移阿耶耨羅企　神名犀提移阿耶耨羅企　神名富吒羅芀鳩芀羅羅　神名耶迦離芀不吒羅芀　神名鳩蘭鞞陀羅芀　神名不吒吒羅芀鳩羅芀　神名多迦利離摩摩蘭泥　神名鳩蘭蘭吒羅鳩梨提　神名迦私羅牟提緊柰　神名迦蘭圖梨提遮披移　佛告比丘此二十七神王昔化提比丘治護屋室壁間有黑蛇來嚙化提化提即問爲蛇地阿難即往至佛所格問此事佛即答阿難言汝語化提我當爲其說辟蛇毒二十七神王護化提身語化提言汝當慈心哀天下萬蟲誦我此言汝毒當歇阿難即以神水噴灑化提化提醒寤阿難即語化提言佛已爲汝說二十七神王辟蛇毒法汝但慈心於天下人非人毒自當滅阿難即爲化提說佛所說二十七王神呪法呪化提即愈阿難語諸比丘若有安居住止之處應說此言蛇毒七歲不復嚙人三七遍誦此神名即獲吉祥　神名安陀尼抄多摩尼　神名闍摩尼摩訶尼濯　神名模呵尼烏羅利　神名模羅陀提遮波頭摩迦　佛告比丘此

十二神王佛昔為迦奈比丘說此神名有凶惡人常剝奪比丘衣裳比丘
往到佛所啓白是事佛謂諸比丘汝若在山間樹下塚墓之間行十二頭
陀時有諸凶人來嬈汝者汝當說此十二神王名号凶惡之人自然退散
復道而去不能為害可得修禪求四道果獲吉祥福無衆患難　神名頻
吱數頻吒般吱數　神名般吱數眗鄰數波羅那　神名拘離比數眗羅
比數　神名沙騰波提數波羅那　神名檀陀醯羅波羅那　神名須摩
提陀薩提那陀　佛告諸比丘此十二神王昔有比丘名曰般若提婆誦
習經法中諸寒冷逆為蟲所嚙齧我為是比丘及未來世諸弟子等說是
章句若有比丘及諸四輩為蟲所嚙齧者以淨水一器含水一口牙臨其
上七遍誦此十二神王使吐口中所含水如是法用四十九遍蟲便破散
隨水流逝無不除愈得吉祥之福　神名尹離數伊騰毗數　神名烏呵
歎濕歎濕　神名道迦舍黎耶耶　神名冀黎陀僧披牟阿那　佛告比
丘昔有求那陀比丘患眼風痛又患濕蟲痒痛難忍往到我所具以啓問
我即為其說此神呪六王為護若後末世諸比丘輩及清信士女為蟲所
咬眼者汝當為說此六神章句無不得愈吉祥之福　佛告四衆諸比丘
等昔有比丘名曰善可住在山間樹下禪思日時欲至便著衣持鉢入城

聚落分衛乞食時有惡魔與八萬四千小鬼神等以為眷屬與善可相逢
魔作是念此善可沙門以得羅漢既能自度當復教導一切餘人使入應
真生嫉妬心作是念已便勅諸小魔輩使來從善可口中直入腹者嬈亂
善可使意顛倒不得正念然善可已得羅漢心中自然豁爾開解即得憶
念時佛昔為諸比丘輩說百七十二神王灌頂章句憶念此已即便彈指
一心而誦舉聲唱詠惡魔眷屬退散馳走部伍營從莫知藏處　佛語比
丘我今為汝及未來世諸比丘等廣演灌頂百七十二神王名字此諸神
王將從七萬二千鬼神以為眷屬各以己之威力共護汝等使諸小魔不
得汝便在所至到無所罣礙辟除惡毒蛇虺蝮等諸獸象龍熊羆之屬自
然消滅無敢當者若有鬼神往來不去者四天諸王當遣使者持金剛之
杵破頭作七分佛告比丘此大章句至真至妙三世諸佛盡說是大章句
我亦復開此寶函出是章句若有比丘帶持之者所到遊行善神祐助辟
除萬惡魔不敢當設有惡意自然滅亡此大神典帶持之者如王祇劍誅
賊敢當此大神典亦復如是若帶持者外諸惡魔及身中五陰之魔莫不
為伏佛說此語竟阿難在右邊即便整衣服頭面禮足胡跪白佛言世尊
如來為諸比丘說七萬二千神王灌頂章句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此大章

句設有受者云何授與　佛語阿難此大神典至尊至重諸佛如來不妄
宣說度與人也若有持戒不犯禁者護念十方諸衆生者聞大乘意度若
人者近善知識聞而信受不誹謗者如是之人專心求者應當授與阿難
又復叉手白佛言云何授與佛言若有受此護身神典者先當禮敬十方
諸佛次禮經寶次禮聖僧次禮度經之師皆當專心一意偏露右肩長跪
合掌師當右手持文弟子以右手受之師以右手持法水灌弟子頂上阿
難以是因緣故名灌頂章句所以然者如王太子紹王位時法應以水灌
其頂上然後統領治國之事我法亦爾　佛語阿難若有比丘樂受是典
應懸五色幡蓋長四十九尺散五方之華各隨方之色燒栴檀香安息深
膠等香齋戒一心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及噉臭肉醍醐酥酪雜膩諸物悉
不得食先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於高山上以香汁塗地縱廣七尺名
之為壇當從此上度是灌頂十二部微妙經典當受之日思念十方諸佛
菩薩應真聖僧歸誠作禮及度經師莫念東西南北之事譬如禪思比丘
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若有比丘受章句經如是不亂七萬二千
鬼神導從前後為身作護為神作護亦能為他人作護辟除邪惡萬毒不
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時羅閱祇國城西數里有大金山其中多諸比丘

輩修四道果聞說是灌頂章句皆齋整衣服來到我所頭面禮足却坐一
面聽說經法是時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已得羅漢名曰真實從座而起前
禮佛足長跪合掌白佛言天尊演說無上真妙之法灌頂章句十二部妙
典我當於佛滅度之後廣宣流布此深妙典若有國土遭疾厄者縣官所
呼召萬疾流行我當於中誦讀此經百毒萬惡莫不消散說此語已便諷
誦宣傳說是十二部妙典如是展轉授與諸比丘輩各令宣傳在所國土
盡得此典是比丘臨終之時餘三七二十一日存心自念言如來所說十
二部灌頂章句微密妙典於後如來滅度三百歲中而此經典當隱沒不
現何以故佛始滅度行善者多為惡者少到於末世九百歲中魔道興盛
諸外道輩採佛妙經以為己有訓導萬姓令其受持而復盟誓戀祕經法
當受之日皆用珍寶種種雜綵以為重信然後授與當爾歲時國國相罰
民多荒亂飲食踴貴多諸盜賊橫死者半又諸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
通破塔滅僧三寶漸末中國之王雖有信心而不究竟多所禁制心不專
一迷惑於異道爾時當有比丘出現於世名曰普濟在諸名山石室之中
禪思專心如是展轉遇好巖室見有寶函開而看之見此經目以紫金書
刻鏤栴檀函上此比丘見已一心合掌頭面作禮誦持修行如是妙典佛

法既滅出千歲時災變如是諸佛菩薩應真聖僧天龍八部一切鬼神見
此災怪愍念衆生於末世中災諸苦惱使是比丘出現於世救度危厄苦
患衆生不爲九横之所得便以此經典使諸四輩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
信女讀誦宣傳教授後世一切善男子善女人等使其獲得吉祥之福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法言薄淺雖復懃懃不計勞苦爲諸一切四輩弟子
演說微妙無上聖王過去未來現在十方無量諸佛說灌頂大章句經十
二部妙典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我既已滅欲令此經流傳世間使未聞者
悉得知見諸有疑惑未解法者心開意釋獲大利安　復次阿難我說此
經初始滅度百歲之中時多諸比丘讀誦通利宣傳之者亦甚衆多到二
百歲中四輩弟子多得道者於此經法都無復用至三百歲是故隱沒不
現世間故言爲善者多不大爲惡此玄妙神典釋梵四王護世善神山川
龍王攝持經文十二部呪灌頂章句七寶之函盛持神大內著巖石壓室
之中未來末世當有比丘學頭陀者遊行山間覓好禪室遇得此經開而
看之禮敬合掌頂受宣傳遠近各使聞知此大章句經文既出少有受者
多行誹謗不肯信奉　佛告阿難末世之中雖有清信士清信女於我法中
奉受三歸及五戒法不解苦空四大非我恒著我想顛倒分別起諸邪見

到疾厄之日爲横所惱便向諸異道邪見師所召諸邪妖魍魎鬼神救衆
生命欲求長生愚癡之人信邪倒見爲邪師所惧死入地獄備受衆痛哀
哉可傷甚可憐愍是故吾今爲其演說灌頂章句十二部要藏拔除邪惡
令得長生佛復告阿難我有廣大之言深妙之語淺近之化教未及者未
世之中諸比丘輩聞有國土城邑聚落異邦之處有餘比丘師師相承受
此經典未聞未見諸比丘輩謂此沙門是邪見人說外道法爲利養故作
如是言我不信此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義味深遠如此經所言但取人情
若有比丘出此言者坐誹謗故有讀誦書持此灌頂章句經者意中悵怏
不復讀誦修行此經使是行人轉生退還讀誦經者作如是言若是佛說
諸餘大德比丘等輩不應謂我是邪見人真非佛說我於此經不應好樂
若廣說者使是邪見墮惡道中以此因緣若於末世五濁亂時若有比丘
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奉受此十二部灌頂章句經者如法修行不應毀
呰而誹謗之見有行者恭敬禮拜想身如佛諸大菩薩應真聖僧等無有
異若有輕毀罵辱之者當於現世得不吉報　佛又告阿難於後末世若
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讀誦此經者爲人廣說解釋中義諸餘沙門及
比丘尼清信士女未聞未見皆相誹謗嫉惡此經聞有說者不樂聽聞及

信邪法緣是罪故當有數萬比丘墮鬼神道中若有惡心於此經典當墮
蝮蛇毒蟲之中若見經文起瞋恚心緣此罪故當有數萬人坐誹謗墮龍
中阿難於後末世誹謗此經毀呰不信不欲聽聞謂諸行者是邪見人緣
是謗誹經墮鬼神道及蛇龍中不可稱數我今爲諸四輩弟子敷演少耳
若說其罪不可得盡非文筆所記今故出此示於未聞從今已後見讀持
者不應誹謗見有脩行十二部經者皆應供養供給衣服病瘦醫藥恭敬
禮拜如大師想頭面禮敬應從啓受不得輕慢毀呰深典我諸四輩弟子
之中轉相誹謗不肯信受此神妙經緣此過惡墮罪無窮　佛說如是諸
誹謗之過座中有諸比丘作如是念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皆不虛妄語諸
同坐諸比丘輩未來之世當有如是破法之人毀謗此經今佛世尊故出
此語破法之過阿難即從座起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如來所說
無有前却有所言說皆實不虛如阿難解佛所說義多諸泥和俱舍羅然
末世中多有誹謗佛先說諸經法有呪術者或云應學誦持修行或云不
應修習禁呪諸經法中更互不同反覆前後故使末世諸比丘輩有信行
者有誹謗者是故重問於世尊耳唯願更演化於未聞　佛語阿難善哉
善哉汝能爲未來世四輩弟子重問此義快矣阿難諦聽諦受書持行之

佛言我經中說諸禁呪術不應行者謂諸異道邪見法術惑亂於萬姓但
爲利養以活身命我所不許今吾所演灌頂章句十二部真實呪術阿含
所出諸經雜呪盡欲化導諸衆生故不如異道爲利養也但爲度脫衆生
危難遭苦患者不於其中希望利養令諸衆生得穌息耳以是因緣吾今
聽許　佛告阿難我說是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我若不說此經呪術當
來末世一切衆生雖見我法微妙真實心意貪樂由其業行習惡未久信
根淺薄未解深法至真之化　佛告阿難四輩弟子入我法中受持禁戒
多所缺犯心不專一忌難之時遭疾苦患既不專一向諸異道邪見法中
以來福祐欲脫衆難不可得離不知宿對前世業緣師命往到異道師所
跪拜問訊我遭苦厄願見救護異道師言隨汝所願吾當祈請上通五官
下言地祇令汝得福救度危厄不復遭苦師又復言或汝先身犯諸過惡
或言七世殃咎所引爲五官所錄受諸謫罰或云牽引滅及門族前人既
已病苦所惱遭諸厄難心意不定無所歸趣恍惚失所猶如狂人師又語
言汝七祖爲九幽所罪現在太山當以疋帛隨方之色救贖汝等七祖之
魂拔除汝等七世之過又有一師復作是言汝爲山神樹木鬼神星宿之
神所嬈害也救諸病痛受諸病厄必爲犯此星宿神耶當以白牛白馬種

種衆生甘美飲食設諸妓樂歌詠鬼神可獲大福除汝危難所在安寧無復恐懼獲善吉祥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濁惡之世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樂真法不欲聽聞為諸惡師作雜毒法殺衆生命欲救危厄欲者得罪天神地祇悉不歆食是故我今廣演灌頂十二部章句真實呪術化諸未信不解道者汝當宣傳在所國土令護此經諷誦受持勿令毀缺　佛說是語時欲界六天及上諸天作天妓樂已用讚歎燒天之香鬱鬱如雲天雨名華𦶜𦶜而降供養大會人有諸天龍鬼之王數千圍遶以為眷屬因說此經因緣力故脫鬼神身皆得人身大衆人民各隨業緣得道不同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名為灌頂章句七萬二千神王衛護比丘呪經佛說如是四衆人民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佛說大灌頂神呪經卷第二　㥔許鬼切 諜丑林切 抄仙何切 犀抳尔切 吒竹加切 鞞廾但切 [illegible]頂卅切 咬居梨切 薑丑芥切 譴貴字

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呪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七比丘尼名修陀利在山中塚墓間禪思一心有諸惡鬼神噉人精氣者嬈是比丘尼脫其衣裳不聽遊行入村乞食是時修陀利比丘尼語同坐諸比丘尼言汝等當正

心憶念我師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作是言已是諸噉精氣鬼神退散馳走於是修陀利比丘尼等相將俱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天尊我等七人受天中天無上真法思惟一心求四道果是諸噉精氣鬼神七萬餘頭來亂我等不得正念亦復遶圍不令行求飲食之具見惱如是當奈之何唯願天尊說於聖術而辟除之　說是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見是修陀利比丘尼七人等不阿難答曰見　佛言阿難是諸比丘尼常為七萬鬼神所嬈我今當為其召須彌頂上及海中諸大神王當護是等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魔神得其便也佛於是便以神力召須彌頂上諸鬼神王來已是諸鬼神王將從七萬鬼神來到佛所稽首禮足　佛告諸鬼神王等我若在世及滅度後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鬼神之所得便令諸比丘尼所到之處常隨護助使得安隱諸惡之鬼不得嬈近　佛復告勅大海居止水精山中龍宮所住之處有五萬鬼神將其營從來到佛所各禮佛足却住一面　佛又告須彌頂上七萬神王及海中五萬神王等汝從今以後當護諸比丘尼令得安隱離諸恐怖得定意得定行令諸小魔退散馳走遠於是處百千由旬不得作害佛說是已賢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是等神王其字云何願為解說佛言阿難其神名字我今說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杖活吒質豪字淨自在此神主護其頭神名倪提恕恕翼字妙善生此神主護其眼神名波羅恕恕蚤字暉日光此神主護其鼻神名和沙頭提手字信堅固此神主護其耳神名頭荷尼迦移字開悟意此神主護其口神名䐉迦黎迦移字光普攝此神主護其頸神名沙提舍嬀羅字善安吉此神主護其肩神名波羅闍迦提字耀雪山此神主護其臂神名波羅頭阿鉢字演光明此神主護其手神名迦摩隸吒遮字香珍寶此神主護其胷神名俱波婁閦人字如福輪此神主護其背神名沙善般遮攎字清徹徹此神主護其腹神名㭊遮欽摩休字青和柔此神主護其脇神名遮揵陀黎子字福德光此神主護其心神名遮羅乾波頭字真實種此神主護其肝神名波羅斯奴遮字遠聞摩此神主護其肺神名蘇留迦闍羅字建行至此神主護其脾神名䎡浮者梨恕字慈悲普此神主護其腎神名迦俱攎絺迦字越衆行此神主護其腸神名恒多羅菩提字威解脫此神主護其胃神名摩多羅和提字真如天此神主護其髓神名至那比舍尸字受事業此神主護其膝神名曼比舍尸羅字除恐畏此神主護其膝神名迦羅鋪阿尼字願施廣此神主護其脚神名阿沙耶迷和字消諸惡此神主

護其出神名抄伊摩陀伊字護世主此神主護其入神名阿提摩陀伊字加諸願此神主護其坐神名阿奴摩陀伊字星中王此神主護其卧神名破仇摩陀伊字首安寂此神主護其夢神名蘭胛留波利字行寂然此神主護其起神名耶頭破那祇字德明遠此神主護其食神名比尼樂頭倚字蓋天地此神主護其飲神名波斯雛次雛字真不邪此神主護其語神名且黎乾陀雛字施願普此神主護其笑神名施雛那波羅字快善意此神主護其戲神名末黎游沙黎字顯高明此神主護其樂佛語阿難是須彌頂上三十六神王名字如是有七萬鬼神以為眷屬當作擁護令修陀利比丘尼及未來末世中諸比丘尼等若為邪神所惱亂者不令得便所到安寧不為邪惡所中設有嬈者心當存呼灌頂章句三十六神王應念即至準從左右為諸比丘尼現威神力攘諸魅魔使不得便辟除凶惡消滅不善令得吉祥　佛復告賢者阿難大海之中龍宮居止有三七大神王之女我昔得道取其眷屬來到我所稽首作禮說如是言當於佛滅度後五濁末世之中護佛弟子我已而勅此諸神王令當擁護修陀利及未來末世諸比丘尼等此諸神王亦不違本誓若有危厄禍害之日常當淨心歸命三寶然後呼其名字無不為護輒在左右阿難白佛言是諸神王有如是

利益。唯願速說灌頂章句善神名字。為守護故。使諸比丘尼。辭諸恐懼。不為邪妖之所惱近。佛言阿難。是大神王女名字如是　神王女藍波惟藍波字珠瓔珞此神女為某辟除邪惡魍魎魅鬼。驅逐百千由旬。不令得住。神王女鴦那多烏那陀字摩尼寶。此神女除去烏鳴野狐變怪。因衰娆人者。不令住某舍宅之中。　神王女蘇賀迦羅闍。字好莊嚴。此神女主夢寐顛倒。見諸先亡傷毀之鬼。悉能消伏。神王女摩奴羅摩遮。字嚴飾妙。此神女若遊出時。與道聚會。飲食有毒。自然消化。神王女劒浮者梨沙。字寶連珠。　此神女護諸怨家。若相見時。起諸毒惡。即便和解相向。　神王女惟合羅遮迦。字琉璃光。此神女若有嫉妬惡心相向者。以帶持故。不生貪心。神王女攎樓迦攎樓。字身微照。此神女若有債主求諸財寶。以神護故使寬貸消息。神王女迦羅博多尼。字華開敷。此神女某若為盜賊惡侍所引至縣官。聽即使解脫。神王女混迦陀羅遮。字香烟氣。　此神女主治蠱尸客氣之鬼。復遠鬼神。即便磨滅不現。　神王女稜迦移羅那。字妙王頂此神女若為龍象所害。種種恐畏。以某誦持。自然消滅。　神王女劒蒲閻浮無耶。字遊戲樂。　此神女護某種種瘫腫眾衰頭痛寒熱。即便不行娆害。　神王女迦俱攎締迦。字淨如梵。　此神女護某不為山神樹神惡

死善死鬼神所娆害也。　神王女遮羅歸迦那。字音深妙。　此神女護某至大小便利之時。不為惡鬼神所觸娆也。　神王女旻羅鳩梨陀。字信善語。　此神女護某屋舍牀席帳幔。不使他餘鬼神留停宅中。　神王女闍頭黎迦羅。字師子音。　此神女守護某門戶宅舍。四方八神之王。勅令鎮護除去不祥。　神王女訶梨提羅伽。字樂音樂。　此神女典領八十億神諸神之母。護某使萬病除愈。百事吉祥。　神王女薩遮摩陀利。字聲清徹

此神女護某不令他人厭禱憎嫉之者。使厭禱不行害也。　神王女旻多羅阿佉尼。字欣樂快。　此神女主五瘟疫毒。若頭痛寒熱。某若呼名。即為作護也。　神王女鳩蘭鞞吒羅。字結明誓。　此神女主諸毒蛇蚖蝮若嚙人者。存呼七遍。毒即不行。　神王女鈔多摩尼摸。字柔軟音。　此諸女護某不令盜賊剝奪衣裳。呼其名字。賊即退走　神王女沙膈波摸數字心安詳。　此神女護某牙蠱。若為蠱所嚙者。存呼其名七遍。蠱即消滅

佛告阿難。我所說海中灌頂章句神王女其名字如是。此諸神王女與其眷屬五萬鬼神。遶海邊行一日一夜。周帀八萬四千由旬。以血肉為食今皆得道。為末世比丘尼輩現威神力。作大護助。辟除邪惡萬毒不行佛語修陀利。及末來諸比丘尼等。若有能持是灌頂章句。則離一切無數恐懼。若持此神呪。夢安覺歡。不畏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自然辟去。鬼神羅剎妖魅魍魎邪惡薜荔厭鎮之鬼。樹木精神。百蟲精神。畜生精魅。溪谷精魅。門中內外鬼神。戶中內外鬼神。舍宅四方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鬼神。若比丘尼帶持經者。此諸惡鬼。終不得便。若有厭禱咒咀之者。其人帶持神呪經故。自然辟惡。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無復惱害。諸比丘尼。若在山中溪谷曠路。抄賊劫略。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頭藏。不害人也。何以故。此十二萬神王大神呪經。至尊至重。能為諸比丘尼作大利安。　佛語修陀利。及末來世諸比丘尼等。說此灌頂無上章句。若後九百歲中。為諸邪惡魅鬼娆人。因衰作害。或有惡魔吐種種雜毒之氣。以害汝等。復有鬼神吸汝五脉。又有鬼神歡汝精髓。如是惡鬼衆人肉者不可稱數。我今為汝略說少耳。　佛告阿難。若後末世諸比丘尼。為惡鬼神所娆惱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當專心一意。讚詠此經。當以五色之綵。作好幡蓋。香汁泥地。縱廣七尺。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禮拜十方。七日七夜。長齋菜食。不噉五辛。審諦莫疑。是諸惡魔。聞見此經神呪力故。即馳散而去。遠百千由旬。不能為害。消滅不善。吉祥感應。於是以後。修陀利及末來諸比丘尼等。悉共讀誦書

持是典而供養之。中有闇鈍比丘尼輩不能讀誦者。但書持是典。以好綵作囊盛之。若欲行來出入之時。輒著衣前。所往來處。獲善吉安。若有惡魔自然滅亡。無敢當者。此大神典至尊至妙。極有威神。若後末世書持此典。佩帶在身。遊行十方。無所復畏。以是因緣。出此神呪。令人讀誦受持供養。所帶佩之。佛說是語時。天帝釋如人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往到佛所。稽首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天尊。然諸佛至真德過須彌。智超江海。慧踰虛空。獨步三界。無能及者。十方一切。莫不蒙度。天帝釋說此讚歎時。虛空中雨天香華。以散佛上。諸天歡喜。鬼神亦然。佛說經竟。阿難從座而起。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及諸四輩。我說此經。名十二萬鬼神之王灌頂章句。汝善持之。於吾滅後。若有清淨諸比丘尼。歸命求者。應當授與。佛說是經已。阿難叉手白佛言。說有諸比丘尼。若欲受者。云何授與。佛言當如大比丘受七萬二千神王灌頂大法。無有異也。佛說是已。四輩弟子天龍八部。

莫不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頂

灌頂經二

灌頂百結神王護身咒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國大精舍中有千二百五十弟子各住餘室佛獨一房自思念言我涅槃後四部弟子持戒不具多所毀犯造作非法不行十善我法既滅末世之中鬼魔亂起行諸邪惡嬈惱人民又有毒龍吐毒害人我當云何而辟除之作是念已默然而住於是天帝知佛所念從座而起如人屈伸臂頃來至佛所稽首佛足作禮畢已長跪叉手前請佛言唯願世尊愍濟衆生爲說無上灌頂章句大神王名字護萬姓故使得安隱離諸危厄度於邪惡使諸魔鬼不得作害結願神名常在左右爲人防惡使毒不行所請如是唯願演之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今爲汝而演說之令諸世間一切衆生有受三自歸者盡帶持此百大神王名以護人身辟除邪惡使萬毒不行百姓安寧若千億神恒沙數鬼皆不得留住帶神名者身中若有鬼神在其身中不去者四天王當遣使者持金剛杖碎頭作七分天帝釋白佛

言世尊所稱舉者其法微妙唯願演說化於未聞佛語天帝此灌頂章句結願咒經甚深微妙不可妄說諸佛世尊不妄宣授度與人也今我出世值於五惡我若不說此結願咒經者諸弊小鬼互來嬈人覓人飲食求人長短我今爲汝及一切人而演說之佛語天帝釋言有百神王今在須彌山頂上居止我以威神召其使來面勅神王以護汝等令不遭禍結縷呼其名字是諸神王常當在汝左右爲汝作護天帝釋言其名何等佛言神名伊利寐羅字德無礙神名尼烏廚遮字棄自大神名波羅那頭字遊安寧神名無和遮婁字歸正化神名護多伙羅字教脫厄神名嘻摩和頭字暉光照神名夫婁醉俱字宣言教神名阿羅或駒字開達明神名那羅那移字隨順化　是九神王當以威神爲某作護辟除凶惡無諸惱患化餘鬼神不得其便遮百由旬無相嬈害帶持結願神王名字外諸惡魔無不除卻獲善利安今得吉祥神名摩醯首羅字威靈帝神名摩尼跋陀字威伏行神名富那跋陀字集至誠神名金毗羅陀字威如王神名質多斯那字和歌上神名賓頭盧伽字立不動神名車鉢羅婆字忍德脫是七神王當以己之威力共擁護某除不吉祥鳥鳴惡夢野獸變怪因來嬈人者不得害某帶持結願神名字故獲福如是　神名曇摩跋羅字學帝王神名摩竭波羅字除曲心神名繡利密多字有功勳神名勒那翅奢字調和手神名劒摩舍帝字伏衆根神名奢羅密帝字獨處快神名醯摩跋陀字度念至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之力爲某作護若入江海湖池溪谷水中雜毒蛟龍之屬懷惡心者風波起時以某帶持結願神名自然安隱過度厄難所到安寧吉祥度岸　神名薩多琦梨字大力天神名波利羅睺字勇猛進神名毗摩質多字響高遠神名睺摩梨子字英雄德神名波阿梨子字威武盛神名佉羅騫陀字吼如雷神名鳩羅檀提字戰無敵　是七神王當以威德在所作護若入異道聚會之中飲食有毒蠱道所中食其飲食自然消化毒爲不行帶持結願神王力故現世獲福其報如是　神名和耆羅拉字堅不動神名摩尼鉢羅字演暢音神名阿波提羅字善無懼神名曇無和羅字赫嚴飾神名乾陀尸呵字堅住行　神名動摩和羅字清淨明神名摩呵闍羅字越諸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爲某作護若有怨家以毒惡心妬賢嫉能或爭財寶以爲忿恨鬪諍不已是七神王即以威力解除二家使其和解俱生善心惡意悉滅帶持結願神王名字現報如是神名闍那阿梨字善威光神名者羅斯縶字事業得神名勒迦試婁字除煩惱神名遮摩多梨字補天位　神名羅摩奴遮字開正路神名騰

迦據遮字力堅固神名阿梨攄牖字離諸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佐助左右治生賈買常獲倍利不與怨家盜賊惡伴之所牽引所在遊行見者歡喜和悅相向無瞋惱色帶持結縷神王名故現報如是神名鶩那據遮字除怖懼神名惟舍羅遮字超出難神名蜫沱陀羅字寵天地神名遮羅絡迦字自無畏神名闍頭梨迦字德如山神名那羅師尼字思無畏神名陀優陀羅字住無畏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爲某作護辟除縣官危厄之難若合死事鞭撻便除枷鎖杻械杖捶之罰罵辱嗤賤即便除解以某帶持神名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富阿陀羅字勝播懸神名沙羅和難字弘聖言神名那羅阿摩字施無盡神名醯波舍摩字將導安神名阿抄牟羅字覺無常神名比抄倚耶字分別解神名至羅和移字善勸吉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産生者不令他餘邪惡鬼神聞其生門帶持結願神名力故到産之日身體安完無諸痛惱兒則易生左右善神扶佐生者帶持結縷獲福如是　神名抄摩和提字滿無及神名首抄和提字威如天神名阿抄和泥字辯無礙神名脾羅摩尼字無很戾神名修吼摩耶字降小魔神名提摩陀伊字解生死神名祭抄優陀字拔愛根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五瘟山海之中諸小懋能各吐惡毒五色之氣使萬

民彼輸頭痛身體寒熱或時致死以某帶持結願力故惡龍猜毒不復害
人帶持結縷現報如是 神名半那波提字精勇健神名莎羅波提字秋
世者神名沙和迦沙字離邪行神名尼邏婁譁字滅惡想神羅般然字威
靈祇神名嗜蘭誇耆字如江海神名金羅伊頭字不畏兵 是七神王當
以威神主逐詐稱浮游鬼神名藉未定者天上不攝地獄不受來往世間
若在城邑聚落村里作諸變怪恐動人情惡人惶怖爲設福食謂之爲神
或言汝命屬我作諸病痛保汝不死以某帶持結縷神名此諸惡鬼不復
嬈近索人飲食帶持結願福德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脂難雷那字通達
顯神名指摩質㝁字堅正憧神名倪和無訶字至天祇神名憚頭摩醯字
最上勝神名差陀離遮字大建行神名難頭誇難字言安寧神名嗜邏嗜
遮字勢力強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蠱尸客氣之鬼復連注鬼或有
魅鬼未入人身使意滲亂湯藥針灸悉不得治咒術不行者此鬼流轉在
入百節五脉之中使人惶惑諸治不差者以某帶持結願神名此諸注鬼
不能爲害結願福德現報如是 神名阿波梨移字惠無窮神名軟坻細
耽字斷諸結神名摩梨摩羅字作正臣神名阿泥棃移字精射拕神名波
泥棃移字不捨願神名阿孔羅遮字除垢穢神名阿都摩棃字誠信篤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入溪谷山野之中毒蛇虺蝮諸雜毒蟲象龍熊虎
狼豺獸種種恐畏噉人血肉者以某帶持結願神名常隨尊左右爲某作
護除却諸惡無衆衰惱帶持結願現報如是 神名阿迦至提字正真治
神名修波棃阿字止住安神名訶羅畢羅字伏魔魅神名阿呵關羅字敕
令儀神名畢羅摩跢字朗赫照神名師羅摩提字嚴整住神名跎鐵棃尼
字立安明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逆賊侵陵境土劫奪人財寶偷竊
爲意恒生惡念不絶以貪求故壞王國土村營市里更相嬈害以某帶持
結願神名十方怨賊劫盜等侶自然消散不能爲亂以某帶持結願經故
現報如是 神名凡陀梨尼字殊勝彼神名尼披散尼字深寂滅神名摩
訶晏那字亂章句神名兜陀棃那字曉了度神名温那提奴字吉定安神
名温那提陀字虛空住神名脂彌提屠字法咒術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
護國土中有雜毒之氣以擊人身彼輸寒熱起諸疱腫或乃徹骨至潰之
日濃血見爛不可得近醫咒不行或時致死末世之中生此毒害以某帶
持結願經故雜氣之毒不害其身辟除萬惡魔邪散當帶持結願現報如
是 佛告天帝釋若男子女人爲邪鬼所得便者當洗手漱口清淨正心
敬禮諸佛三寶應燒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香汁泥地縱廣七尺散五

色華然十方燈以五色之縷各七條長七尺而左索之存百神王名字亦
並結之若人受者當長跪叉手專心三寶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
家室之事聽師所言稽首頂受諸鬼神王當以己之威力爲男子女人作
大護助行來出入帶在身上諸鬼魔輩聞見之者馳散亡走各自隱藏不
近人也 佛告天帝釋此灌頂章句百神王不但結縷呼其名而已若人
危厄衆難所惱隨其所主存呼憶念常在人左右不離須臾書持名字厭
除不祥隨神擁護百怪消滅魔邪散當無不吉祥過度衆厄壽命延長
佛説灌頂章句百神王名字時有八菩薩從他方來稽首佛足而問佛言
説是神名餘諸神王少有及者天中天恒薩阿竭乃説是神名諸菩薩樂
精進者行無懈息佛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久在閻浮利内不 佛告八
菩薩言我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現在世二百歲至三百歲其後不復現
却後濁亂世佛經且欲滅時諸比丘輩不復用法威儀戒律恒相嫉妬與
滅正化至吾法沒國國相伐於是結縷神名當復現耳佛法漸末有諸少
學比丘用佛威神力故誦是經典老大比丘不欲聽聞謂諸少學諸比丘
輩汝破佛法行此邪見當隨鬼神道及地獄中當知佛法於此漸滅 爾
時摩訶須薩和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和林調菩薩

共白佛言天中天般泥洹去却後世時是經卷者我輩護持使佛道久存
若人未聞是經典者我當授度諷誦宣傳持是經典 佛告阿難及天帝
釋四部弟子是跋陀和於五百菩薩人中之師當持正法合會隨順教莫
不從歡喜心隨順心清潔心却欲心是時五百人皆叉手立佛前跋陀和
菩薩白佛言菩薩持幾事得行是神咒佛言有四事能行是神咒一者不
信餘道二者斷除愛欲三者如法修行四者無所貪生若菩薩行是四事
乃能得行是灌頂章句結願咒經 佛告八菩薩摩訶薩若男子女人行
是神咒持諷誦讀爲他人説今世現得五百功德譬如慈心比丘終不中
毒亦不中丘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也如是善男子善女
人輩修行是結願咒經有如是功德不爲水火所害若龍若師子若虎狼
若薜荔若鳩洹鬼神若害嬈人者若欲殺人若奪人財寶若壞人禪定設
中害者使不得便 佛言如我所説無有異也唯除宿命不請耳若人淨
持齋戒行是咒經不患目痛身體無病心意無憂終無厄難若死若近死
事皆能解脱無復惱害 若男子女人修行是神咒者爲天護敬亦復稱
譽讚歎其善龍王鬼神閱叉乾陀羅阿須倫迦樓羅真陀羅摩睺勒鬼神
王若人非人等共敬愛稱揚其善爲諸佛菩薩辟聞聖衆之所護念若命

終時是八大菩薩迎其精神往生西方自在隨意於是天尊以頌讚曰
我說灌頂章句義辟除邪惡精魅鬼餘他鬼神不得便結縷神名常擁護
鳥獸變怪野狐鳴帶持誦者災禍滅若乘船行江海中水中鮫龍魚黿鼉
種種雜類無央數終不爲害安隱度若入異道蠱毒家飲食有藥自消化
以帶持故能除惡生嫉妒者使滅恨怨家爲伏喜相向債主寬意不許財
賣買萬倍利自來盜賊不引恐懼除縣官死事莫憂慮帶持結願譬即除
若有生產難生男設生女者皆端嚴生門有鬼化爲護小小危厄無不度
魅鬼雖嬈善神佐離諸危難無恐怖海中獸能吐惡氣雖欲侵陵無能害
浮游鬼神見人食見持結願皆消息注連魔鬼入人腹誦持結願皆自出
溪谷曠野雜毒蟲以帶持故無不降他方怨賊奪人財見有誦者復道歸
俗惡末世生毒腫帶持結願無不滅若有男子學誦是佛說神呪結願經
假使欲欺其功德譬如恒邊滅一沙刀箭矛戟不傷身盜賊怨家無能害
國王大臣喜悅向學此神呪福如是蛇蚖含毒誠可畏見彼誦者毒疾除
不復瞋恚吐惡氣持此神呪福如是怨讎嫌恨莫能害天龍鬼神真陀羅
觀其威光默然信學誦此典德如是山野豺狼及大蟒師子猛虎處搏攫
無傷害心悉藏毒衆惡消滅魔敢當邪惡鬼神將人魂諸天人民懷害心

感其威神自然伏學此結願無所畏其人不病無苦痛耳目聰明無闇塞
言亂辯慧有殊異行是神典能除惡其人終不墮地獄離餓鬼道及畜生
世世所生識宿命學誦此典人所敬鬼神乾陀共擁護諸天四王亦如是
及阿須倫摩睺勒行此神呪福能護諸天悉共頌其德天人龍鬼乾陀羅
諸佛嗟歎令如願諷誦說經爲人故其人道意不退轉法慧之義而無盡
姿顏美豔無與等誦習此經開化人國國相伐民荒亂饑饉荐臻懷苦窮
終不於中夭其命能誦此經化人者勇猛降伏諸魔事心無所畏毛不豎
其功德行不思議降伏外道令人正妖蠱幻化及符呪鐵渴邪道不正行
持是神呪莫能中用受樂法建立故一切悉共歌其德其足空慧佛弟子
然後當來在末世手得結願神呪經常行精進喜踊躍同心和悅奉此法
受持經卷講諷誦令此法言無遺失所在宣傳令廣知法言流布有利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阿難言假使有人令面見佛至心供養衣被飲
食牀臥之具病瘦醫藥不如有人受持是灌頂章句結願神呪經書諷誦
讀載著竹帛爲他人說則爲具足供養於佛將天帝釋與無央數諸天俱
來各齎天華香供養散佛而白佛言吾當將護持結願經者四天王及上
諸天各齎華香以供養佛各白佛言我當擁護善男子善女人受此經典

書持誦讀爲他人說所在遊行周帀營衛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佛告阿難我今爲汝及四衆弟子說此灌頂章句百神王名護身
結願大神呪經汝當受持度與男子女人等輩令其諷誦宣傳吾
言示於未聞佛說如是天龍鬼神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宅神王守鎮左右呪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與千二
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七千人清信士三萬人清信女萬二千諸天人民
鬼神龍王不可稱計皆悉來集聽佛所說莫不樂聞　佛語目連波羅奈
國去城千里有七百餘家未覩聖化不識真道多事鬼神山川樹神及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水火神等舉村奉事以爲真正殺生祭祠以此爲常
是時村民宗主名曰迦羅那門室大小一百餘人春分之中爲惡鬼神所
共嬈觸此迦羅那居山谷之邊或言山神嬈我或言樹神嬈我或言水火
日月星宿神嬈我作是念已生大愁苦　爾時惡魔明旦復將五方鬼魅
悉共并力擲地大喚恐怖迦羅那家室大小或有鬼神身如師子或如熊
羆虎狼象龍牛馬犬狗猨猴之形不可具說或蟲頭人身虺蛇之形黿鼉
之手或六目三頭或一頭而三面齒牙爪距或擔山吐火雷電霹靂村民聞
之莫不助憂然迦羅那心中憤憒語諸宗族鄉黨當佐我作何方計　爾時

村中有學梵志道者語迦羅那言汝可請大學淨信梵志迦羅那答言可爾
便擇吉日良時設大供辦諸梵志集來迦羅那大客堂上迦羅那自行淨水
行水已訖飲食竟便敷小畢座從座而起白諸大德淨信梵志我等從春分
以來常爲諸魔之所嬈觸願諸梵志各出聖術以却鬼神災惡之變諸大梵
志各各皆言善哉善哉當爲汝說先師之法昔時波羅奈國亦有此變汝可
於村中平淨之地謝四山諸神及日月星宿神等當得百頭種種衆生各各
異類并二小兒殺以祠天汝將家大小眷屬詣於村中平淨地處祭祠壇所
使人人跪拜請命求護然後乃安爾時迦羅那即如其言明旦具兩小兒及
異類衆生種種各百頭平治村中便將家大小及諸衆生往彼祠壇所豬爲
牛羊隨道悲鳴震動天地從東門出當就登壇於是世尊大悲普濟一切衆
生愍是迦羅那愚頑之甚云何興大惡意殺衆生命欲救一家便勅弟子大
目揵連汝可往爲迦羅那說辟鬼神呪護迦羅那目連受勅便承佛威神即
爲迦羅那召五方諸善神以衛護迦羅那門戶左右悉獲安隱辟除邪惡往
來鬼神爲汝作害者從今以去遠汝村舍不使爲害迦羅那見目連現神飛
來歡喜踊躍頭面禮目連足下作是念言尊者不以我愚賤現神顧救度我
災難令得蘇息無復愁惱我今使是家尊者威靈救度我危厄使諸惡魔隱

蔵不現。迦羅那說此語已，諸梵志輩悉見目連現神化來，為迦羅那說大
神呪。當呪之日，天地大動，諸梵志輩使迦羅那祭祀鬼神，飲食之具并其
座席悉皆飛揚在於虛空。諸衆生輩各得解脫，無人留制，隨行而去。諸梵
志輩見大目連現呪術變化威德如是，四衆咸然，稽首目連足下，而問訊
言：尊者目連宗事何師，其法真妙，乃如是乎？摧滅我等鬼神災變，令一村
人悉得蘇息，皆尊者恩使之然也。目連語迦羅那、梵志四衆等：今我師者
天人之尊，智慧弘廣，靡所不通，深知未今過去之事，身長丈六，紫磨金色，
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度人厄難，無不解脫。四衆聞說大聖威神，無不欲見
世尊身者。迦羅那白目連言：令佛世尊可得見不？目連語言：令佛世尊近
在羅閱祇，為諸天人四部弟子說真妙法。時迦羅那語大目連：我今便欲
相隨往見世尊。目連語言：佛神通聖達，自見爾心，不須去也，但燒香散華，
世尊今日現神化來，亦爾不久。時迦羅那燒香散華，靜心念佛，須臾之頃，
佛現神來，將從一千二百五十比丘、四輩弟子、諸菩薩無央數，悉來集會
迦羅那。大客堂上，客堂自然廣博嚴好，變為殿舍，悉以琉璃為柱，梁七寶
莊嚴，懸繒旛蓋。四面皆有諸小菩薩執持旛蓋，侍立左右。迦羅那及梵志
四衆等見佛，心中歡喜，踊躍無量，頭面接佛足下，稽首作禮。迦羅那前進

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從歷劫以來信邪倒見，不識正真，有危厄之日
輙救衆生，請求福祐。今者世尊大慈普濟，救度衆生危厄之患，皆蒙解脫
離諸恐怖，皆天中天目連恩也。室家大小及村中人悉獲度脫。迦羅那及
梵志四衆等從佛乞受戒法，佛為廣說業行因緣，得法眼淨。宗室大小及
村中人，聞法歡喜，各發善心，有受戒者，有生天者，各隨業行得道不同。
爾時座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觀，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以為迦羅那說
五方辟鬼神呪，誓護門戶，鎮守左右，竟唯願更演向者目連所說章句，為
未來世諸衆生輩，若有如迦羅那比惡鬼神所燒者，我當書持讀誦經文，
示於後世，廣宣流傳，遠近使聞，皆得度脫，無復憂懼。　佛告普觀菩薩：汝
能為未來濁惡之世，重問灌頂無上章句神名字者，諦聽憶念，我當重演
如是章句。普觀菩薩言：唯唯天尊，四衆渴仰，唯願速說。佛言：灌頂章句，其
名如是。　神名阿修訶比尼槃頭儔，神名波黎牟波斯離次離，神名優吵
知具利乹陀離，神名阿泥黎移波泥黎羅，神名阿吼羅達比咯波祇，神名
氣利彌提波羅彌提，神名陀羅住留富那佉尼，神名師阿羅陀羅旻陀羅，
神名具利乹陀利闍吒羅，神名住利旃吵利嗜摩陀，神名阿波提黎摩那
斯爾。神名脂波弗淺懼頭學醯，神名嗜蕪蔑羅阿黎彌醯，神名多遮枝嗜

遮唯留賴，神名蓋陀鄰遮難頭謗難，神名留婁差陀輸柔羅彌，神名丘波
鬼金波羅優佉，神名東波須摩羅提迦波，神名伊提牟羅嗜遮佉，神名阿
提嗜和遮比難羅，神名沙摩頭迦優頭摩陀。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東
方有七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鬼神之王，守護東方，不令邪惡觸犯萬
姓。若有鳥鳴野獸變怪，災禍起時，種種不吉，惡夢衆衰，横羅縣官杻鎖着
身，危厄之人，衆所憎賊，當以此三七神王辟除東方如是災厄，使諸邪横
不得妄生。此諸神王守護東方，除去七十億難鬼之鬼為人作害者，閑有
男子女人讀誦呼是七千鬼神上首名者，七十億魑魅鬼魆走而去一萬由
旬，不害人也。當說其名，獲吉祥福，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
那頭化提阿黎鳩黎，神名提多瞿佉難阿黎迦，神名迦黎波黎金摩多泥，
神名波奈羅迦荼丈由羅，神名沙彈吒迦勒迦摩衣，神名校坻細耶般遮
夷提，神名坻黎指黎摩黎摩黎，神名師佉惟沙差尼阿藍，神名辟師客耶
欝次彌次，神名難頭貿蚤彌耻脅浮，神名灾迦多婁那予陀伎，神名陀舍
屈兜沙門多頭，神名伊黎寐提解蕩迦移，神名鳩舍羅牖迦拘多婁，神名
因婁賴天沙伊多轉，神名甄尼烏廚遮摩多黎，神名摩稌吒遮天婁學俱
神名羅闍迦提阿鉢迦稌，神名摩尼摩尼遮婁旃陀，神名俱波婁閦叉阿

羅域，神名那羅那移闍那阿黎，神名沙善般遮壚黎波黎，神名旃遮賴摩休
迦設婁，神名遮黎迦阿黎學烏遮，神名羅摩奴遮脂迦爐遮，神名波羅斯
奴遮斯又奴，神名遮羅乹波頭那爐遮，神名乹提于訶黎波擴閻。　佛告
普觀菩薩摩訶薩：南方有九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二十八神王，能為一切
辟除衆惡，守持南方，除去五瘟疫毒之病，蜚尸邪忤，蟆蛒之注，口舌鬬亂，
災火變怪，毒蛇蚖蝮，熱氣惡病，悉出南方。是二十八神王，有人知其名字，
諷誦宣傳，是二十八神王即為佐助，消滅邪惡，使一切毒螫皆不行。以知
神王名字力故，南方魁鬼七千億數去萬由旬，不能為害。灌頂章句，其名如
是，汝善持之。　神名訶婁薩叉提尸遮耶，神名藍波維藍波留耶多，神名
蘇鴦迦羅閻烏那陀，神名摩奴羅摩遮檀婁迦，神名俞浮者黎和迦羅博，
神名惟舍羅遮縱迦陀羅，神名遮枝迦移陀那羅浮，神名迦俱擡絺闍羅
格迦，神名多羅舍脂旻鳩黎，神名爵頭黎附多口和伎，神名阿耆尼羅鴟
紙迦遮，神名菩提尼菩提多菩提，神名恒多羅夜尼耶達，神名陀羅陀優
富阿陀羅。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西方有六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
神王，主持西方怨家逆賊伐王國土，偷竊之人懷惡心者，聞有男子女人
等輩呼三七神王名字之者，即便退散，迸惑而去，五億魔魅退走萬由旬

外不復害人也。此三七神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神名那業提章比舍旻破神名沙伊摩陀阿仇伊陀神名破仇摩至多羅和禦神名比羊坻羅泥祭那祭神名迦蘭脾留波摩迦羅神名那頭破舍羅首梨沙神名拘陀利比呵梨曷陀神名覓陀波沙多陀周留神名阿知和知阿那波提神名那知鳩那知提和沙神名摩呵迦和尼羅闍摩神名阿佉尼波陀那迦利神名阿比羅旻多羅波陀神名羅那多羅魔維提離神名軛波羅提梨乳婁壽神名婁壽闍藥人藥善丈神名摩訶留羅迦梨匿和神名金溟陀越阿耨三菩神名迦三耶摩呵阿輸神名䟦陀沙羅旻陀羅阿神名迦奈國舍嗜邏比邏。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北方九十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主持北方五萬億魅鬼及司禰之神，求人飲食者，故氣之魔，聞有男子女人等輩呼三七神王名号，是諸魅鬼退散馳去，不能為害，遠百千由旬，移置無人之處，還其所在。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說四方諸神王竟，今復更演中央神王，有二十萬以為眷屬，其上首者有十二神王，能為一切無量衆生除去四方火惡諸變，鳥鳴惡夢，縣官之厄，口舌鬬亂，五瘟之病，毒氣蛇蚖，怨家債主，道賊侵陵，壞王國土，他餘鄣魅，厭禱呪咀，魔邪鬼神，及諸精魅，凡有男子女人等輩讀誦宣說此十二神王名字之時，四方妖邪惡鬼等類，無不修伏，復能為人作鎮護故，我今演說如是章句，示諸未聞普使受持此十二神王名字，為人守鎮，辟除凶惡。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優波參那利仙鞞神名優波憎那涅坻盻神名跋臭修婆羅毗坻神名多婆斯阿修羅婆覆神名摩薩羅波拘蘭荼神名坻摩阿修羅婆覆那神名佛曇坻和婆沙斯神名伽拕陀膩為氏仇陀神名多羅浮多鞞闍叉神名婆梘涅伽羅訶衍神名毗真那哉婆坻衍神名多羅吁斯陀尼波。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今以說五方逆魔鬼竟，取中央三萬大神上首者十二神王名字，為守鎮法，常以好函盛之，題四天王名字書函四邊，稱吾釋迦名号而封印之，繒幡寶蓋安淨潔處，若有邪神惡鬼往來人官宅中，看見此神王名字鎮函之處，莫不退散馳走者也。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若後末世遭哭禍者，為諸魔魅之所傷犯，當淨身口意，不噉鞞食五辛之屬，齋戒一心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然十方燈，燒雜名香，膠香、安息香、婆香等，懸五方色魔神旛，旛長一丈四尺，上作鬼神之形，怖諸浮遊魔鬼精魅。當在人定之時，露出中庭，請此神呪，以青銅之鏡照耀五方，使諸魔魅不得隱藏其形，向五方燒香散諸名華，師當專心一意說是五方守護神名。一方

至四十九遍誦是章句，是諸惡魔聞見之者莫不馳散亡走而去，不復為害，遠百千由旬，不嬈人也。　普觀菩薩白佛言：世尊，向所說旛蓋作鬼神形像者，出何法中？云何驅魔，令其退散？佛語普觀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我所說旛蓋作鬼神形像者，取上五方諸神之中最第一者。又問：云何驅逐衆魔？答言：當以淨器先呪五龍之水，以灑五方諸鬼魔也，無不退散馳走而去，部伍營從形體標露，莫知藏匿。此大章句至真至重，能消滅鬼神災禍之變，使稱持者獲得無上吉祥之福。　普觀菩薩復白佛言：作諸雜術種種相貌，不似邪也。　佛言：不也。我若在世，不須如是相貌法也。我既涅槃，未來惡世五濁衆生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識真正，為此等輩說是章句雜法呪術以化羣生，故我出此雜碎章句，非邪法也，以化萬姓。諸比丘輩不解我意，見有書持讀誦之者，謂此法言非佛真說，起邪見想，誹謗不信。我以先於比丘護身，諸誹謗愆咎之過。若見聞者唯應信矜，勿生不信，見有行是法者，恭敬禮拜如大師想，可獲大福，至得佛道。佛又告普觀菩薩：汝當宣布流傳此經，至吾法沒，莫効外道誹謗我法，若起慢心，毀墮惡道，況復毀呰，墮阿鼻獄，億劫無救，今故宣示，勿有誹謗。　佛說如是，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法名為灌頂章句宫宅神呪，守鎮左右，辟除邪惡，使獲吉祥，魔鬼畏當。阿難，汝好宣傳，使諸四輩廣宣流布，利益萬姓，得入正法，無諸邪幽。佛說此經已，會中人民、外道梵志、天龍八部，悉得悟解，各隨本願，得道不同。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城，臨欲滅度，千二百五十比丘及餘弟子無央數衆，諸菩薩僧數千萬億，諸天龍神、四方人民悉來集會。於時末利伽五百人等同聲合掌稱問阿難：如來涅槃云何殯葬？賢者阿難即持此言，胡跪合掌請問佛言：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五百末利伽及諸信心居士欲知此事，唯願分別為我說之，令諸弟子末利伽等當得處所，具諸儀式，與世間人令有差別。　佛告賢者阿難：汝可語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轉輪聖王法，則無異。賢者阿難復白佛言：轉輪聖王葬法云何？佛語阿難：轉輪聖王命終之時，王后太子諸臣百官用解潔白氎三百餘端以纏王身，擣細抹香以塗王身，有三種棺：第一棺者紫磨黃金，第二棺者以鐵為槨，第三棺者栴檀雜香，以是三棺盛持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以後收取骨末，於四衢道頭淨路之處起于塚塔，表刹高妙四十九尺，以五色雜綵為幡，号令四方人民見者悲喜，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聖王般涅槃後欲為葬法亦復如是。令

十方人思慕正法學我遺言精勤若行晝夜不廢可得至道涅槃之樂賢者阿難因問佛言閻浮提界有幾種葬法爲今現在及未來衆生重更問耳佛諸阿難葬法無數吾今當爲略說少事示現未來諸衆生也我此國土水葬火葬塔塚之葬其事有三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上下相率無違忤者震旦國中人民葬法莊嚴之具金銀珍寶刻鏤車乘飛天仙人以爲莊嚴衆妓鼓樂鐃鈴之音歌詠讚歎用爲安樂終亡者身衣服具足棺槨微妙香烟苾芬百千萬衆送于山野莊嚴山林樹木欝欝行行相對無虧盈者墳栢茂盛碑闕儼然人民見者莫不歡欣 佛告阿難震旦國中人有小國不識真正無有禮法但知殺害無有慈心三聖教化遺言不著至吾法沒千歲之後三聖人過法言衰滅設聞遺法不肯信受但相侵陵爭于國土欲滅三寶使法言不行破塔滅僧真言無用佛又語阿難震旦邊國諸小王輩所領人民不知有法不識真正言語難了無有音章命終已後欲葬之時棺槨盛持內著巖石室窟之中疾病之日聞者骸骨洗浴求福使病得愈又有衆生命終已後無有棺槨取其屍骸置高閣上疾急之日下屍呪願以求福祐 佛語阿難是諸衆生不了葬法三聖教化遺言不著故使然也我法中學欲修

福時應當精進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行十善可得生天漸向無上正真道也不如外道殺生禱祀邪見修福洗浴屍骸以求解脫無有是處 佛又語阿難此諸愚人不知修福救衆生命冤諸邪妖魍魎鬼神求覓福德不能得也願當燒香散衆名華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爲過命者悔過衆罪可得解脫憂苦之患 阿難又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阿難是人精魂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何亦在亦不在佛言阿難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阿難又言不在云何佛言阿難魂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封受自然隨意所生又言不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佛語阿難又言在者或是五穀之精骨未朽爛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新命終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横世間浮遊人村既無天儲恐動於人作

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妖邪之師倚以爲神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 佛語阿難吾現王宮出生之時無量無邊恒沙衆生見我身者喜躍無量各隨本願悉得道跡吾得道時遍化諸國婆羅門居士在所八衆無不受道降爲弟子無憍慢心今以周說於此娑羅雙樹之間欲取涅槃使遺囊盛身舍利起諸塔廟用爲饒益諸衆生故佛語阿難我今於此大衆之中廣說舍利福德因緣此舍利者雖如麻米谷有威神我滅度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思念欲起塔寺專心一意思念舍利舍利爲感使得起塔以爲供養達其本心不違本願故言舍利雖如麻米大有威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起于塚塔亦感四天三十三天雨天細末種種雜香以用供養散此塔上緣此功德長得值佛不墮八難積功累德至成正覺 佛又語阿難我滅度後不但末利伽香姓婆羅門及八大王摩伽陀等起諸塔廟當有阿育王於吾滅後在此閻浮以是舍利一日之中起于八萬四千塔廟我涅槃後舍利之骨於閻浮提廣作佛事 爾時如來說是塚塔要欲用訖釋種童子從外而來往詣世尊脫袠却蓋五體投地胡跪合掌問訊世尊起居增損佛問釋種童子從何而來身蒙塵土顏色憔悴何所憂愁狀似怖悸

釋種童子而白佛言我今暫至塚塔之上朝拜先亡瞻視山野忽爲鬼神之所嬈亂是故恐怖戰悼如是我今歸命於佛世尊施我法術令身安寧及餘一切無量衆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不爲鬼神之所嬈亂佛語童子汝今日來此大衆中始爲機會五百末利伽及賢者阿難適問於我塚塔因緣始竟於今令汝復請法術妙義汝當一心信受諦聽佛語童子一切塚塔皆有善惡鬼神之衆釋種童子又白佛言塚塔之中何故有此善惡鬼神佛言童子如我塔者有真身舍利在此塔中四王諸神三十三天不問晝夜雨細末香散衆名華以用散灑塚塔之上作天妓樂以爲供養又有善神摩醯首羅摩尼跋陀修利乾陀八部鬼神五羅鬼神鬼子母神五百兒子不問晝夜常現威神以爲護念我之塚塔不令邪惡異見鬼神輩及惡衆生外道邪見欲毀壞者不令侵壞我之塔廟若有惡心來向此塔是諸鬼神以其神力塞諸惡心使惡衆生輩頭破作七分 佛又告童子若我塔廟五百歲時人多供養無侵毀者九百歲時諸比丘輩不修齋戒設有修時但相嫉妬貪人利養不肯至心求吾真道於是塔廟小當毀壞護塔善神威勢轉少若出千歲當有比丘樂習兵法附近國王及諸王子輔相臣民以毀吾法因是以後當遇惡心斷滅吾法塔像毀壞無有神驗當

知善神不復營護。故使毀壞無人遮制。是故當知我之法化。於是漸滅。佛告釋種童子。吾滅度後。所以塚塔毀壞者。有七事。一者善神不復營護。二者吾法將自欲滅。三者惡比丘輩互為非法。四者不行戒律破犯所受。五者更相毀謗以破吾法。六者四輩弟子學諸異道符書禁呪用為消伏。不歸正法。七者我法將沒。當值惡王毀滅吾法。破塔滅僧。未剎不現。當知吾法。出千歲時。突變如是。釋種童子復白佛言。凡夫塚塔。何故有此諸鬼神輩而來依附。佛答童子。我已先說。凡夫塚塔有精靈者。皆是五穀之精。妖魅幻化。或橫死之鬼。無所附著。依以為靈。或是樹木山林之精。既無飲食。往來人間。作諸變怪。恐動於人。凡夫衆生。聞見之者。即使設禱謂之為神。釋種童子。又白佛言。當以何物而禁制之。斷絕邪惡。使精魅消滅毒氣不行。得吉祥福。　佛語童子。汝當諦聽。善心念之。吾有無上灌頂章句。消滅鬼魅。使魔無敢當者。汝當誦念憶持莫忘。童子問佛。何等是也。佛告童子諦聽。諦受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摩摩拘拘婁婁羅羅。吡吡婁婁羅羅旃陀那迦摩世致。迦尼坻豆尼延豆波那。摝嗚呼奴奴提婆蘇慕。摩頭遮又多羅斯那。軋香波那羅王闍尼沙尸呵無蓮陀羅。鼻波濩多羅樹應陀羅。那闍尼訶廾浮樓。榆叉婆遮婆。　佛告童子。今我已結東方天王。提頭

賴吒。所領乾沓婆等九十一子。為諸凡夫而演說之。汝當告諸四輩男女。塚塔所在誦是章句。東方魅魔自然消散。不復害人。獲吉祥福。阿醯那陀惡那頭吡舍離婁呵帶叉蛇婆提提歌吡羅帝婁婁呵若黎耶。迦吡羅捕婁那伽。阿伽摩天提伽。伊羅婆陀摩阿那伽。吡摩那伽多咃陀。餘那伽羅闍婆呵婆阿叉。　提婆提羅帝吡收大遮闍。　吡呵四婁嚀阿婁四。貿多羅遮和尼那求。阿樓由那伽羅祭呵四。　修跋羅薩帝奴阿伽陀瀀。　佛告童子。我今結是南方天王。吡婁勒人灌頂章句。伏諸惡龍吐毒害人。今已結竟。令諸惡龍攝取毒氣。使不得行塚塔之處。有災怪時。應當說是灌頂章句。即能辟除山海毒氣。是其處所不能為害。　犍地吹闍呵諦。三物第呵脩羅阿夫陀。婆延地婁三婁四。伊第阿陀提婆摩天地。伽黎妙摩呵祕廬。阿脩羅陀那祕羅陀鞞寧質兜樓。脩質諦鞞婆羅呵荼。無夷速都婆舍衆阿細跋黎弗多羅。鞞鞞樓那那那遮薩那遮端婆梨細如。革黎醯除提緊。婆由多他尼。　佛告童子。我今結是西方天王。吡婁博叉所領鳩槃荼鬼。使攝精魅。喜燒人鬼。使斂毒惡不害於人。令得吉祥無諸惱害。惡魔等侶。山精雜魅。隱藏不現。　跋婁兜婆尼世帝蘇彌耶貪呵頭　彌多羅婆伽羅那移婆阿羅婁摩天掃輿陀舍提舍伽伽予薩那難多羅婆跋那

伊地婆那陀阿醯軋大比丘那婁未弟婁尼鞞芻提步舍伽利阿醯地勇速那剎帝拔富羅恩敷大阿陀曼陀羅斯梢大蘇婆尼捎提婁阿陀旃富羅翅大　佛告童子。是為北方灌頂章句。吡沙門天王所領鬼神軋闍婁等。山精雜魅。往來人所作諸變怪處。當說是灌頂章句。精魅惡魔。不能為害。　佛告童子。我今於此大衆之中。臨滅度時。說是塚塔因緣譬喻。令諸四輩。各得其所。若諸賢聖。四道果人。及諸凡夫塚塔之處。皆應說是灌頂章句。護於四方。不令他餘精魅鬼神。善死惡死。橫死鬼神之所附著。燒香供養。於塚塔上。向是四方說章句時。諸鬼魔輩。各自馳散隱藏不現。無有勢力。不得男子女人之便。釋種童子復白佛言。今日世尊已說塚塔因緣之福。甚善無量。令諸衆生得設供養舍利流布於閻浮提。廣作佛事。善哉世尊。佛之舍利威神如是。我等今日快得供養。及未來世諸衆生輩。皆亦復然。廣設供養以為軌則。佛語童子。諸賢聖塔。畫有善神四天大王。龍神八部。晝夜愛敬而無休息。常共守護。不令毀壞。凡夫塚塔。無善神護。有諸山精雜魅鬼神之所附著。依因假託。覓人飲食。亦復能作種種變化恐怖凡人。愚者僅怖之為神。汝當正心莫數凡人以邪為正。以鬼為神。汝當憶念我之所說灌頂章句。無上總持大神呪經。若有恐怖。遊行塚墓為諸邪

鬼燒亂汝者。即當說是灌頂章句。諸魔魅輩。即當破散馳走而去。　佛告童子。汝與阿難於我滅後。當廣宣流傳此塚塔因緣。普使聞知。佛語童子若人面值於我。以種種供養無所乏少。不如有人於我滅後。以此灌頂十二部神呪總持之王。示於人民。令其讀誦。其福勝彼百千萬分不及一也。我結是灌頂無上章句。十二部要雖不同時。然欲利益無量無邊。邪見衆生學習之者。捨諸邪見。積功累德。漸得至佛。　佛告童子。我說是語時。三十三天皆讚善哉。釋迦如來乃能憂念閻浮提人。說種種法。以用化導諸衆生故。我等歡喜。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無不見者。佛說經竟。比丘僧比丘尼清信士女。無央數衆諸菩薩衆不可稱數。蜎飛蠕動。亦不可計。天龍八部。無不歡喜。阿難整服更問世尊。向所說者塚塔因緣及此四方灌頂章句。更無異號。佛言如是。大會聞法。靡不歡喜。釋種童子。禮佛而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三

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呪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精廬。與千二百五十人俱。於時天尊在禪室中。正是長齋之始月十五日明星好時天帝釋及四天大王。地下鬼神。王臣長者。國中吏民。悉詣佛所。各欲聞其所疑天尊嘿然。一無所說。佛禪思念言。一切十方無量衆生。常爲惡冥。不識真正。樂爲魔事。造諸邪見。沒生死海。誰能知者。輪迴五道。獨吾知耳。心念是已。使復開目。繫心寂定。久久不覺。天帝承佛威神。知佛所念。即起合掌前爲作禮。却在一面。舉右手指而覺佛曰。欲有啓請。佛於是覺。聞天帝釋曰。欲何所問。天帝釋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九十五種道法之中。尚有文頭婁法。況復世尊。無上微妙。最勝法中。而無此術。唯願天尊。願揚方便。化於愚冥。未達道眼。使得開解。離諸危厄。無量重病。脫三界苦。登泥洹道。所問如是。唯願敷演。　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當爲汝說大仙之法。若是佛四輩弟子中。有諸邪惡鬼神所嬈。恐怖毛竪。心

當先自存念汝身如我之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身長一丈六尺。項背日光。存想吾身已。次復存念一千二百五十弟子。次復存念諸菩薩僧。存念是三想已。又復當念五方大神。一者名曰亶遮門迦。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青色之衣。吐于青氣。住在東方。二者名曰摩訶祇斗。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赤色之衣。吐于赤氣。住在南方。三者名曰移兜浬羅。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白色之衣。吐于白氣。住在西方。四者名曰摩訶伽尼。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黑色之衣。吐于黑氣。住在北方。五者名曰烏呾羅孎。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黃色之衣。吐于黃氣。住在中央。此五方之神。各有眷屬。一神王者。有七萬鬼神相隨逐也。五方各有七萬鬼神。七五三十五萬諸鬼神等。悉來左右扶佐病者。身令過度。危厄諸難。此鬼神王。爲人作衛護。令諸邪惡。不得妄行。　佛告天帝釋。是爲五方神王名字。若後末世四輩弟子。危厄之日。取上五方神王名字。及其眷屬。寫著圓木之上。名爲文頭婁法。其義如是。汝宣行之。天帝釋言。圓木文頭婁。縱廣幾何。佛言縱廣七七分。天帝釋言。何木最勝。佛言金銀珍寶最爲上者。次栴檀木種種雜香。以此爲文頭婁形。若有病疾。危難恐怖。邪鬼往來中傷嬈人者。當如前法。存思三想。及五方之神形色像類。使一一分明。如對目前。如人照鏡。

衣衆盡見如此成就無餘分散專心一意病者除愈恐者安隱邪神惡鬼無不辟除梵言文頭婁晉言神印此印所向之處無不致福卻諸惡前諸善也若佛四輩弟子欲行此神印之者先當洗浴身體著香潔之衣禮敬十方無量諸佛至真等正覺持印之法左手擎之右手捉中恭驅魔之杖長七尺頭戴赤色咀魔呷嘘神帽去病者七步閉口七息之頃令存想成就存想成就已舉右脚爲先還向病者持此神印致病者身當胃上而安之若是女人復退還七步如前一意而立存五大神青氣之神吐于青氣來入病者左手大拇指中赤氣之神吐赤色之氣來入病者左足大拇指中白色之神吐于白氣來入病者右手大拇指中黑色之神吐于黑氣來入病者右足大拇指中黃色之神吐于黃氣來入病者口中此五氣之神吐五種正氣入病人身中諸邪惡氣一時消散從齋中而出焞焞如雲烟譬如大風吹破雲雨能善持神印威力如是病苦除愈鬼氣亦滅佛語天帝釋五方神王常應存思其形相也蠹被鎧甲持弓帶箭各隨其名位在印五方爲病者作護不令他餘鬼神往來身中逐諸邪惡令魔退散不得留住其身中也佛告天帝釋此文頭婁一切鬼神壓笮磨滅不得妄行非法之事此文頭婁印山令山崩倒印一切樹木樹木爲之摧折印於河海

源池泉水爲之枯竭印向水火水火爲之消滅若四方卒風吹揚塵土舉印向之即住不行舉印向地地爲之陷若諸方盜賊亂起之時舉印向之即使消散無復惡意皆生慈心兩作和解不相掠奪各還正治此大神王之印章有所向處無不爲益印身中四百四病無不除愈若持此印者誦一章以爲呪說佛又告言有一文頭婁七神名字印人宅舍爲人作護除滅邪惡驅逐外鬼四百由旬各馳散而去不敢當人也今我說之佛言凡人所居之處常有七鬼神爲人作衛護何等是耶　佛言神名多賴吵神名憎伽蹉神名娑摩斯神名坻婆耶神名曇婆羅神名彌輸多神名耆耶舍是七神名印人宅中諸魔行惡心者聞見此神印即散走而去若不去者往來相娛迭頭破作七分　佛告天帝釋是七神王於我滅後護佛弟子逐諸邪惡不令得住汝當宣示一切衆生出入行來常慎護是七神王以著心中莫有違犯若犯是神則便捨離入舍宅中也若佛弟子淨持齋戒是七神王常在左右爲人作福德擁護是人四面惡鬼無敢近舍宅者應用好色土纖而印門戶上也好函盛之纖蓋覆上諸神營衛惡魔退散

佛告天帝釋我今爲諸衆生演此神印略說少耳天帝釋聞佛演說文頭婁法歡喜無量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我今欲承佛威神勑四天王并其神名字爲文頭婁法勸佐世尊唯願許可佛言聽汝演說　天帝釋即便前禮佛足三自歸命已訖語四衆言今佛世尊聽我演說四王名字以護四輩諸弟子衆舍宅四方攘灾却禍逐諸邪鬼遠於界內既已聽許今演說之　東方天王名提多羅吒主諸灾攘水火變怪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西方天王名比流波叉主諸逆賊怨家偷盜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南方天王名比流離主諸五瘟疫氣惡毒鬬諍口舌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北方天王名比沙門主諸妖魅魍魎往來鬼神作灾異者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佛告天帝釋汝已能爲未來衆生略演灌頂大神印呪四王名字次第如是今我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願本諸佛各說灌頂無相神印章句次第名字如是第一維衛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安陀尼牟訶尼贍婆尼探婆尼阿難陀阿婆陀阿婆摩阿毗耶猿　第二維式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修摩耶娑和阿摩他尼頗陀尼闍婆羅阿憎伽摩伽利猿　第三隨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阿婆羅牟訶蓋蛇訶難陀蔚多羅提婆阿婆羅時多阿婆尼瞿利彌曇毗訶羅阿蛇訶利陀猿　第四拘婁秦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利彌利只

利嫱利毗利阿利伽利猿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羅彌羅坻羅毗羅摩羅伽羅尼羅猿　第六迦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婆留休留沙留俱留周留閻留摩留猿　第七我釋迦牟尼佛亦復順本如來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頭毗羅夜摩訶彌提優訶婆梵婆他猿　佛告天帝釋我今爲汝及十方衆生說是灌頂無相章句諸佛如來不妄宣說此四十九章句我今闡此寶函之中出此章句爲未來世五濁衆生貪著愛欲不樂正法多起邪見不行十善令諸魔鬼之所得便若四輩弟子危厄之日若欲說此無相章句當以一氣存呼章句憶念莫忘至四十九噢一章句如是次第四十九章句皆亦如是此大章句印無相功德能消衆魔令獲吉祥　佛語天帝釋我結是伏魔印呪經時有女人神居止雪山之東名曰阿利陀有七百鬼神以爲官屬作如是言瞿曇沙門來說是章句封印呪經時我等在所遊行心無怖懼今聞此印經舉聲稱怨嗚呼痛哉何故覊乎我本昔時取衆生精氣以爲飲食害於人民而今不能嬈於人也沙門福德威神如是我等相將俱到其所作如是言我聞瞿曇名聲高遠今者又聞章句封印大神呪經我伏我信敬禮佛足長跪叉手我今歸

命於天中天願為弟子已受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汝先世有福值遇見我時佛便授阿利陀三歸五戒之法為清信女阿利陀已受歸戒作禮白佛言我等官屬七百鬼神護四輩弟子在所國土城邑聚落奉法之處我當佐助令無伺求得其便也阿利陀復白佛言我等鬼神官屬七百常以精氣血肉為食今日歸命於佛世尊既受戒法不殺物命唯願天尊勑諸弟子法食之時惠施少少飲食之餘阿利陀說此語已世尊許可便於佛前得須陀洹道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灌頂十二部封印大神呪經時香汁塗地圓如車輪散好香華應然七燈燒婆香膠香安息香等以青銅鏡照曜五方使魔不得隱蔽其身復以十箭為神王信又言阿難阿利陀鬼神之中别有七神最大雄傑諸魔鬪時獨伏羅剎見阿利陀以降信解亦於佛前合掌叉手復作誓願於佛滅後在所國土行此封印大神呪處我當作護佛言阿難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神典當造其形像以酥油𩟄果而施與之若人久為邪鬼所病當行此印呪又持五穀灑散諸方行呪欲竟取少飲食著一器中使一人懸置三道口復以一人於戶邊尉伺來還者以神呪水而灌前人師當一心並誦灌頂無相章句一氣呼誦一章句也四十九章皆亦如是呪欲竟時三說沙羅佉

欲呪之時勿令邊有異人作聲語笑之事皆不得也若有惡魔善嬈人者遠百千由旬不害人也 阿難問言此七神王其名云何佛言一者名因臺羅二者名和林羅三者名波耶越羅四者名宋林羅五者名檀持羅六者名照頭摩羅七者名金毗羅佛告阿難此七神王於我滅後當護諸弟子不令諸小魔得其便也若施食時當作七聚淨潔銅器悉令潔淨勿生慢心若非意起神王離體不護人也 阿難叉手白佛言世尊如來有所言說皆順正法今者說灌頂章句神呪封印厄之人欲脩行者而復賜與阿利陀鬼神飲食不當似外道邪見法也佛答阿難言若不解我意也吾所以施飲食者欲使阿利陀佐助四輩作威神耳 佛告阿難譬如王者他方怨敵欲來侵境王賜臣下諸將士輩種種甘膳酥油石蜜美饌之屬而復賜與種種衣被珍寶雜物然後討伐諸逆賊輩無不降伏退散歸本不相擾亂各還正治佛語阿難我今施與阿利陀飲食之具亦如王者賜諸將士無有異也令阿利陀降伏外魔及諸邪鬼無不散滅馳走去者還其處所隱匿不現阿難是灌頂章句大封印呪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是故稱嘆名大章句賢聖之句無上尊句出邪論句八聖道句無邪曲句脫厄難句遠魔道句脫生死句除八難句解除身中四百四病無不吉祥

以是因緣名曰章句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為天帝釋所問灌頂伏魔大神呪經演此言已諸天龍王善鬼神等及阿利陀七百眷屬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佛慈念世間天下人民為諸邪惡鬼神所燒佛使結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於是世尊便舉過去七佛名字以為經證第一維衛佛第二維式佛第三隨葉佛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今我第七釋迦文佛 佛告阿難我今又舉是八大菩薩䟦陀和菩薩羅隣竭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摩訶和羅菩薩因坻達菩薩和輪調菩薩是為八菩薩及五百闓士佛告賢者阿難此諸菩薩有大誓願於我滅後五濁世中救諸厄人若為邪神惡鬼所持皆當一心呼其名字即不違本願為人作護令諸小魔自然消滅 佛又告賢者阿難我十大弟子各有威德智慧齋等悉皆第一我今結之各現其威神護諸四輩佛言阿難舍利弗大目乾連大迦葉須菩提富樓那阿那律迦栴延優波離羅睺羅阿難若四輩弟子為邪惡所中者皆當呼其名號為人除憂去諸厄難萬事吉祥 佛告阿難有諸天子常樂佛法於

閑靜時來到我所我為說法各得道迹亦作誓願於我滅後護諸四輩不令邪惡得其便也四天大王提頭賴吒天毗樓勒天惟睒聞天毗沙門天忉利天墮摩羅天兜率陀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化自在天梵衆妙天梵輔祿天摩訶梵天水行梵天水微梵天水無量梵天水應梵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微天微妙天廣妙天極妙天福愛天愛勝天近際天普觀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色究竟天淨光天普等天是為三十三天各現威神為四輩弟子作大擁護辟除凶惡 佛告阿難我今說是三十五龍王名字其所居處各在異國齋心等意以其所說龍宮珍寶摩尼雜珠以奉獻我我為諸龍說其因緣業報之事各於我所得法眼淨建大誓願於未來世佛法滅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令離危厄不為邪精之所侵害使萬事吉祥 婆撓摩龍王阿染伽龍王因陀羅龍王姿伽婁龍王恩普陀龍王脩陀利龍王婆脩只龍王波利沙龍王德叉迦龍王阿婁盧龍王阿利伽龍王沙渠㮨龍王阿婆盧龍王波利伽龍王脩波睺龍王耶渠陀龍王須彌弗龍王茲蛇陀龍王賀多斯龍王耶某吉龍王賀多勒龍王思利耶龍王只利彌龍王難婁陀龍王阿耶俱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伽多俱龍王達波婁龍王阿勒叉龍王思羅婆龍王迮伽婁龍王毗

大都龍王跋陀羅龍王摩根陀龍王　佛告阿難是諸龍王不可稱數我今爲汝及諸四輩略說三十五龍王名字上首者也若有危厄恐怖之日令諸弟子演其名字至心呼者立在左右辟除邪惡萬事吉祥　佛語阿難我昔遊化諸國土中有諸神王強梁難化不受教者我悉降化令其受道旣受道已皆作誓願於我滅後後五濁世時護佛弟子不令諸邪見雜魅小鬼求人長短若有危厄恐怖之日皆當一心呼其名號我今說之灌頂神名一切善聽　大神將軍摩醯首羅大神將軍憒沙俗羅大神將軍金毗羅大神將軍半耆羅大神將軍和耆羅大神將軍摩尼跋陀羅大神將軍阿波提羅大神將軍摩和羅大神將軍羅剎陀羅大神將軍鳩摩和羅大神將軍脩摩乾羅大神將軍波迦羅大神將軍因輪無羅大神將軍因持羅大神將軍和林羅大神將軍波那越羅大神將軍宋林羅大神將軍擅持羅大神將軍式叉羅大神將軍乾陀羅大神將軍乾頭羅大神將軍彌佉羅大神將軍乾朱羅大神將軍摩由羅大神將軍阿須輪羅大神將軍隨沙門羅大神將軍隨孫羅大神將軍曼提羅大神將軍毋阿宿提大神將軍毋設婁陀大神將軍女薩遮摩大神將軍女毗藍婆羅大神將軍女持瓔珞　佛語阿難是大諸神及神母女等三十三王若四輩弟子

横遭難者呼其名字令人得福萬事吉祥佛又告阿難又有六萬二十四鬼師亦皆誓願於未來世五濁亂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不令小鬼之所得便使獲吉利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東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疾佉鬼師脩涅多羅鬼師不輸鬼師迦毗羅　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斯帙鬼師娑斯帙鬼師傷伽鬼師積邁　西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嗜利鬼師嗜羅尸鬼師輪波羅浮帙鬼師水伽利　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陀羅尼鬼師陀羅多斗鬼師復度伽鬼師波盧毗多　上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浮摩鬼師修浮摩鬼師波由鬼師夜摩　下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根頭波鬼師脩摩鬼師根陀鬼師脩利耶　佛告阿難我以略說諸佛名字菩薩羅漢諸天龍善神及二十四鬼師名字如是令當更說四山河海川谷井泉有諸精魅喜行毒惡以害萬姓汝當正心誦是摩尼大神呪經并說山海精魅名字若有行毒害萬姓者各使消毒不復害人佛言阿難國土之中四山河海有二精魅鬼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一名深沙二名浮丘國中魅鬼山中魅鬼林中魅鬼草中魅鬼墓中魅鬼冢中魅鬼地上魅鬼地下魅鬼水邊魅鬼水中魅鬼空中魅鬼市中魅鬼死人魅鬼生人魅鬼飽死魅鬼餓死魅鬼渴死魅鬼道中魅鬼道　魅鬼堂中魅鬼

堂上魅鬼堂外魅鬼薔邊魅鬼四壁魅鬼火中魅鬼火邊魅鬼身中魅鬼身外魅鬼飯時魅鬼噎時魅鬼金銀魅鬼坐時魅鬼臥時魅鬼赤色魅鬼黑色魅鬼有長魅鬼有短魅鬼有大魅鬼有小魅鬼中適魅鬼白色魅鬼黃色魅鬼青色魅鬼斑色魅鬼紅色魅鬼紫色魅鬼魘人魅鬼夢中魅鬼朝起魅鬼步行魅鬼飛行魅鬼　佛語阿難是諸山精溪瀆之中人間作害若人知其名者喚其名字不能害人也吾故說是四十九鬼今吾更說汝一心聽　佛告阿難有問人鬼鬼繫人魄鬼喜鬭諍鬼大語言鬼有大笑鬼有大戲鬼相扠打鬼相將攝鬼遮生門鬼嗽人精鬼食人血鬼齧人肉鬼喫人骨鬼嗽人五藏鬼食人腸鬼抽人筋鬼縮人脉鬼壞人胎鬼使難產鬼喜瞋惱鬼喜恚恨鬼持刀行鬼持杖行鬼有傴僂鬼有仰向鬼有扠腰鬼有反倒鬼有頭行鬼有破髓鬼有碎身鬼有疑阻鬼有懸頭鬼有五掣鬼有鍾心鬼有寒戰鬼有熱悶鬼有沙中鬼有崗埠間鬼有健行鬼有擧手鬼有摩頭鬼有白頭鬼有赤頭鬼有黃頭鬼有斷頭鬼有吐火鬼喜燒人鬼有血光鬼　佛語阿難若人疾厄爲此諸鬼所嬈害者呼其名字即當消毒不能爲害還其處所隱匿不現　佛告阿難又四十九山精之鬼我今說之令諸四輩離諸邪惡不復遭惱百病除愈怨害

不生得吉祥福佛語阿難山精之中五色精魅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青色山精赤色山精白色山精黃色山精黑色山精高大山精卑小山精廣大山精無頭山精無手山精無脚山精龍頭山精蛇頭山精馬頭山精狗頭山精虎頭山精人頭山精獲頭山精烏頭山精銜火山精火炔山精蛇形山精龍形山精男形山精女形山精三脚山精六手山精九頭山精三頭山精四眼山精四十九眼山精三眼山精聚會山精歌樂山精喜歡山精愁憂山精悲哭山精跛脚山精瘖瘂山精歎咤山精相拘牽山精鬭諍山精吐青毒山精吐赤毒山精吐白毒山精吐黑毒山精吐黃毒山精兩頭共身山精龜形山精　佛言是爲四十九山精之鬼若四輩弟子爲山鬼所害者呼其名字即便消毒不能爲害佛言阿難國土四方山精雜魅惡鬼伴侶水中雜精我今更說諸魅鬼名火中魅鬼水中魅鬼木邊魅鬼飄風之鬼東方青色鬼萬惡夢鬼變怪鬼烏鳴鬼百獸變怪鬼有狐鳴鬼有烏鳴鬼鼠鳴鬼南方赤氣溫鬼白氣溫鬼青氣溫鬼黑氣溫鬼五注之鬼青色注鬼白色注鬼赤色注鬼黃色注鬼黑色注鬼墜林死鬼善爲蛛官鬼貪慢鬼薛荔鬼慳貪鬼動苦鬼病瘦鬼病痒鬼思想鬼身中鬼癃殘鬼絆繫鬼有癲狂鬼有瘕聾鬼呻吟鬼啼哭鬼困病鬼虛耗鬼嫉妒鬼癰

門鬼。籬上鬼。門邊死鬼。尸邊死鬼。魍魎鬼。北方黑色鬼。焚燒鬼。游光鬼。詐稱鬼。斷人毛髮鬼。飲人血鬼。怨家鬼。故氣神鬼。蜚尸鬼。伏屍鬼。有樹上鬼。有樹下鬼。溝澗死鬼。屋上鬼。屋頭鬼。呪咀鬼。宮舍鬼。軍營鬼。亭傳鬼。獄死鬼。囚死鬼。水死鬼。傷死鬼。火死鬼。有客死鬼。有未葬鬼。有兩舌鬼。有惡口鬼。酒死鬼。有陷死鬼。有復死鬼。市死鬼。道路死鬼。有渴死鬼。有凍死鬼。有兵死鬼。有藥死鬼。鎮死鬼。血死鬼。有碓死鬼。厭禱死鬼。有鬪死鬼。有蚊死鬼。有自刺死鬼。有恐死鬼。強死鬼。迮殺死鬼。斷頭鬼。翦人毛髮鬼。有騎乘鬼。駕車鬼。　佛言阿難。中央及水中有諸雜魅鬼。我今更説。　步行魅鬼。逆忤魅鬼。山神魅鬼。樹神魅鬼。石神魅鬼。土神魅鬼。風神魅鬼。海邊魅鬼。海中魅鬼。橋梁魅鬼。宅中魅鬼。雜破罷魅鬼。溝渠魅鬼。道中魅鬼。道外魅鬼。胡中魅鬼。羌國魅鬼。蠻國魅鬼。羌國魅鬼。虜國魅鬼。中國魅鬼。越國魅鬼。百國魅鬼。百獸魅鬼。馬行魅鬼。百蟲魅鬼。溪中魅鬼。谷中魅鬼。門中魅鬼。戶中魅鬼。竈中魅鬼。竈上魅鬼。竈四邊魅鬼。汪池魅鬼。廁中呪術魅鬼。遊道魅鬼。遊蠱魅鬼。不目屬鬼。舐人頭鬼。帳中魅鬼。屏風間鬼。梁上魅鬼。室中魅鬼。使人嘔吐鬼。嗽人屎尿鬼。客忤魅鬼。凶注魅鬼。　佛告阿難。是為六萬四千九十九鬼。汝當一心為萬姓故。誦持是摩尼羅亶灌頂章句。摩訶

神呪。急難之日。當齋戒。一心思念十方一切諸佛。過去七佛。八大菩薩。十大弟子。五百開士。三十三天。諸大龍王。善神將軍。及鬼神等。正心正意。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家室之事。觀是諸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善鬼神等。觀念是已。呼是諸神。為人作護。喚其名字。即攝毒氣。還其所止。不能為害。即使獲得吉祥福利。佛語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習誦是摩尼羅亶灌頂大神呪時。有此事。行不生誹謗。何等是耶。願聞其事。生信誹謗。唯願天尊。説是諸事。佛言阿難。有人聞是大神呪經。不生誹謗。有四事因緣。一者從過去佛聞。二者從善知識受。三者直信不疑。四者作菩薩道。欲度群生。生誹謗者。又有四事。一者不從佛聞。二者不從師受。三者無尊信心。四者無菩薩意。以是因緣。故生誹謗。有如是人。不應授與。佛語阿難。若人信樂。有前四事。不生誹謗。汝當為説大神呪經。傳度與之。若有四事生誹謗者。莫授與之。令彼前人。獲無量罪。佛説是語竟。阿難唯諾受天尊教。　佛語阿難。我既説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甚深微妙灌頂章句。十二部典。不可妄授。持與人也。若有信心欲受之者。師當一心如法度與。師師相承。受是章句。法應七歲授與一人。不得輕慢。深妙神呪。諸佛菩薩羅漢真人。又為諸天善鬼神等之所守護。不得輕度授與人也。若有受者當

如上法。然後乃授是經法也。爾時衆中有一居士。名曰善可。問阿難言。佛滅度後。出千歲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疾急苦惱。欲讀誦是大神呪時。法則云何。阿難言。善可居士。若人欲讀神呪經者。香華供養十方諸佛。過去七佛菩薩羅漢。及諸天王善鬼神輩。佛昔教授。得法眼已。各自作誓。於未來世。千歲之外。魔道興盛。佛法欲滅。山海魅鬼。人間惡魔。欲吐惡毒害四輩時。我當遊入聚落之中。護僧伽藍。四輩弟子。世尊爾時許可讚善鬼神等。皆悉胡跪。作是誓願。佛即可之。鬼神又言。當為一切出家之人。作大種越。若有大嚫我者。我即擁僧。是故我護種越施主。唯願世尊勑諸弟子法食之時。施餘餅果。佛亦許可。阿難語居士言。此諸善神誓願如是。常護佛法。四輩弟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有疾急之日。欲行讀是灌頂章句大神呪。應當如是案上科法。散衆名華。燒種種香。然于燈明。施雜餅果酥油石蜜。得飲食已。是諸善神。為人作護。當讀誦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便速獲得吉祥果報。佛説經竟。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王。善鬼神等。不可稱數。阿難頭面禮佛。足四輩亦然。歡喜無量。頂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頂 灌頂經四

灌頂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大城竹
林精舍與四部弟子眷屬圍遶天龍八部悉來集會佛為說法欲竟時
於是阿難從座而起齊整衣服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維耶離國
癘氣疾疫猛威赫赫猶如熾火中毒病者頭痛寒熱百節欲解穌者甚少
死者無數世尊大慈愍加群生願為救護使得穌息不遭苦患病愈熱除
復為說法使得至道　佛告阿難維耶離國中所以遭此疫毒病者是其
國人多殺群生無有慈心以殺獵為業是諸麞鹿麋麞禽獸熊羆之屬有
智慧者作是誓願願我來世墮鬼神中願為鬼殃衘火燒人有犯觸我者
若殺我縛我強取我者我當放火燒其山野及所居村舍於我有怨悉令被
害令諸衆生不得藏匿是故阿難當化導一切令其慈仁勿殺群生普慈
一切受持禁戒行於十善若能如此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其世間人
遭諸火殃或燒一家乃至五三十家或燒一里乃至五三十里或燒百里

乃至五三百里或燒千里乃至五千萬里如此因緣不可稱數與此衆生
有業緣者必為火殃之所燒害是故不可避藏得脫以是因緣勿行殺獵
化行十善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此國中人又網水中黿鼉魚鼈雜類
衆生不可稱數為噉食之以為美饍諸衆生等有智慧者各各懷忿願我
後世墮大海中作毒蛟龍吐種種毒氣猶如雲霧以害維耶離國中人民
食我肉者使病不死瘦黃困篤從死得生殺我命者毒善使死我今先叙
彼諸因緣然後召五方諸大龍王勅諸之曰莫令諸小毒龍害於人民各使
攝毒還其處所解其罪福攝取惡毒不復為害令一切人民得離病惱無復
厄難拔度生死得涅槃道阿難白佛唯願速說五方龍王名字隨方所攝
諸小惡龍以惡毒氣害於人者使其撿敕不行諸毒維耶離國受苦如是
唯願世尊一一解說令彼衆生得脫厄難解脫彼苦得聞法音佛告阿難
汝當諦聽諦受東方青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阿脩訶七七四十九龍王
典領東方小龍伴侶七十萬億山精雜魅毒病厄難皆當說其名字護病
者身使小龍攝毒不害病者使身中諸毒自然消滅病愈熱除平復如本
佛蜀那龍王三物都路龍王娑攬摩龍王三物弗路龍王因臺羅龍王娑
伽婁龍王摩伽婁龍王難陀那龍王優鉢難陀龍王脩陀利舍龍王娑脩

只龍王德叉迦龍王陀婁盧龍王沙渠瞿龍王
思利曼陀龍王思黎乾陀龍王思利婆眾陀奴龍王思黎跋陀龍王阿婆
盧龍王思婆盧龍王脩婆睺龍王須彌睺龍王脩彌弗多羅龍王旃陀羅
弗多羅龍王那眾陀奴龍王伽眾蛇奴龍王苾蛇陀奴龍王思普陀奴龍
王婆利沙奴龍王毗摩婁龍王阿梨伽思梨沙龍王婆伽梨思龍王竭波
思利沙龍王伽婆思黎沙龍王無動思黎龍王害祇思黎沙龍王竭陀羅
婆黎俱龍王蛇那眾陀龍王質多斯龍王質多勒叉龍王那其首龍王阿
羅婆婁龍王其首脩陀龍王阿動浮龍王思黎龍王思黎祇古龍王攬菩
盧龍王　佛告阿難南方赤龍神王其上首者名那頭化提七五三十五
王典領南方五十萬億諸山精魅鬼二十萬億懲小龍輩吐毒氣者害於
人民令其攝毒莫復害人有得病者皆當呼此龍王名字令諸萬姓休息
安寧病消熱除龍王施令　只利彌龍王阿耶俱龍王阿難陀婁龍王害
多蓋木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伊羅跋陀羅龍王傷瞿龍王阿婆
羅婁龍王阿多但龍王復波伽多俱龍王波羅提浮龍王那羅耶兜龍王
達波婁龍王毗無龍王阿動叉龍王思羅婆睺龍王強伽那龍王思度龍
王薄蔔龍王思陀龍王莣伽婁龍王毗大都龍王脩波羅祇度龍王毗羅

婆奴龍王陀羅難陀龍王跋陀羅龍王尼彌陀婁龍王脩跋陀羅龍王脩
梵陀羅龍王波羅旃陀羅龍王陀婆伽羅龍王徒菩北多俱龍王　佛告
阿難西方白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訶婁薩叉提三七二十一龍王典領
西方九十萬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二萬億有疾急者與是龍王名
字之時是諸小龍各攝惡毒不害萬民長得歡樂衆病除愈平復如本
徒菩嘗嗜多俱龍王摩利龍王斯為多俱龍王阿勒多龍王敗兜多羅龍
王跋陀羅波兜龍王肶頭毗龍王安婆羅祇陀龍王半陀脩都龍王提梨
祇賴兜龍王毗婁勒俱龍王毗婁停叉龍王毗舍羅摩龍王賒加某伽龍
王旃陀婆耶龍王習陀無邪龍王半蛇婁龍王半蛇周婁龍王波羅彌都
龍王便頭龍王優婆便頭龍王　佛告阿難北方黑龍神王其上首者名
曰那業提婁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北方百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
三萬億毒病疾厄恐怖之日與是龍王名字之時諸小龍輩各攝毒氣不
復害人萬民安樂病苦消除衆善備處龍王力也　波利俱龍王只遮尼
俱龍王伽蛇那俱龍王深林婆俱龍王某眾那瞿曇龍王某羅摩奴須龍
王尉多羅摩菟藪龍王阿摩菟婁龍王佉伽婁那龍王曼陀羅俱龍王尉
多祺龍王阿羅婆羅龍王摩那摩菟龍王毗住龍王伊陀婆婁龍王摩那

思龍王只羅哆俱龍王伽毗盧龍王思婆婁龍王慰波留龍王恒伽懼龍王䟦陀摩竟龍王木叉俱龍王婆羅木叉龍王俱佛提龍王甘露羅思和婁龍王伊羅彌丘龍王難陀優婆難陀俞龍王　佛告阿難中央黃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閻羅波提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中央諸小龍輩六十萬億及山精雜魅鬼十二萬億若諸人民憂悲涙惱變恠衆災水火之厄諸恠屢生應當寫上龍王名字各隨所主默除萬恠令其消滅呼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山精雜魅即便隱毒不復害人萬民歡樂國土安寧雨澤以時民無荒亂人王喜悅稱善無量　阿周都龍王波利伽留龍王脩其丘阿陀含龍王乾陀阿婁龍王僧伽婁龍王提黎阿彌婁龍王周脩訶龍王那頭伽提那龍王訶數薩伽提龍王那僕提婁龍王那達提龍王薩迦陀耶龍王優縛薩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提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吉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薩迦陀耶那伽龍王優縛達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羅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周龍王阿那婆達龍王摩那斯龍王難陀龍王䟦難陀龍王　佛告阿難是爲召龍王名字如是我勅諸方大龍王等及山精魅鬼攝諸小龍五色之氣雲霧毒害侵陵萬民我以勅竟龍王受教魅鬼亦然使攝小龍使不行毒害於人也龍王歡喜受吾教命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五方龍神王竟於此衆中誰能施行召五方一伯六十一諸龍王名遂諸小龍及山精魅鬼使攝其毒不復得行嬈於人民使諸國土無病苦者毒氣既除人民歡樂我法興隆魔道隱閉諸毒消滅聖衆能化靡不受行時佛世尊唱是語已大衆寂然默無言者於是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名曰禪提從座而起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阿難今日於大衆中請於如來說是五方召龍神呪世尊以說召龍王竟欲令諸比丘輩宣天尊言使此法言流演世間禪提比丘不以愚惷令當承佛威神之力往彼維耶離大城之中說令如來所說龍王無上神呪說是語已受天尊教禮佛而去　於是禪提比丘往彼維耶離大國之中救治人民諸疾病者悉得除愈百姓歡樂喜慶無極如是漸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豪姓之屬悉皆供養爲起精舍四事供養無所乏少人民無憂毒氣不行是禪提比丘住是國中二十九年以佛世尊所說召龍摩訶神呪化導人民悉皆奉受常爲四輩之所供養乃至命終未曾休息　是禪提比丘命終已後諸弟子輩以香熏薪焚燒其身收取舍利起于塔廟禪提比丘命終之後毒氣復興疫病衆多死亡無數無人救療是諸人民作是念言憶我本昔有禪提比丘誦說如來召龍神呪設有病苦皆悉除愈今已命過我今遣厄誰救我者即便奔趣往至禪提先精舍所到彼住處見禪提比丘所畤楊枝擲地成樹樹下有泉水諸人民輩即禮拜此樹如見禪提在世無異折此樹枝取下泉水還歸到家以楊柳枝拂除病者以水灑諸病人悉得休息身體清涼百病除愈於是國中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四輩人民有病苦者悉皆往彼故精舍所取此楊枝并取泉水浴洗病者灑散五方諸魔惡鬼毒氣消亡辟除衆惡萬事吉祥　賢者阿難語諸四輩言不但禪提比丘行是神呪有效驗也昔南天竺有一居士名求若先奉持五戒守行十善亦復誦是如來所說召龍神呪時世飢窮求若先居士遊他國土以求衣食漸漸遊行至迦羅葉國中往釋印迦羅越舍時是長者家門之中一百餘口爲此雲氣毒病所羅得病之人有死有穌居士既到諸有病者悉得除愈釋印迦羅越耳自得聞諸鬼神輩更相語言我前本時欲令此國疫氣流行病者使死不令得活令者遠方有神人居士從天竺來口中誦習如來所說召龍灌頂微妙法術我今當往無人之處攝取毒氣不能得行一鬼語言何故爾乎一鬼答言迦羅越舍宅屋之中有此神人誦習呪術本欲行惠而今不能不去何待若當住此爲彼神人之所傷害於是以後諸鬼神輩各各惶怖兩兩相牽三三相隨五五相逐馳走而去往彼

山谷無人之處各自隱藏不現身形從是以後毒氣不行國中人民有病苦者悉得差愈國王流聞迦羅越有是神人便嚴駕車來往到其所到已前拜而問訊言何來居士乃有如此微妙聖術居士答言南天竺來居士名何答言求若先王將居士往到宮中七日七夜作倡伎樂而娛樂之設種種美膳金銀珍寶衣服數通而施與之求若先居士爲王說法示教利喜王聞法音喜踊無量國中人民無不獲福王於是後遂與居士相將往到竹林精舍禮拜世尊作禮畢訖却坐一面佛爲說法王及臣民靡不歡喜各隨本緣悉得道迹於是阿難又告四衆令佛世尊說是灌頂召龍神呪不但爲今維耶離也標心乃在像法之中千歲之末佛法欲滅魔道興盛當有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通壞塔滅僧五濁亂時爲是當來諸衆生輩演說此法示於未聞普使宣傳流布世間人民受者不遭患難衆病除愈死得昇天　阿難又言諸四輩弟子若有國土有疾厄者横爲邪神諸惡龍輩及諸山精術火燒人又吐惡毒侵陵萬姓有此災變不吉祥時當澡口清淨受行齋戒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噉肉當禮十方佛懸繒旛蓋請召衆僧一日七遍轉是召龍大神呪經邪氣雲除衆善集身解釋病者熱毒消除疾苦得愈獲吉祥福賢者阿難又復告言諸四輩弟子若疾厄

之日當以香泥泥地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兜婁婆畢力伽沉水
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燒是香時亦能使魔隱藏不現不復害人即得吉祥
萬病除愈　佛說經竟四衆人民無不歡喜釋梵諸天以好香華供散佛
上以為供養阿難問佛言說是語已當何名之云何奉行佛言阿難此經
名為灌頂召龍大神呪經又名行經之人因緣本事大衆人民天龍鬼神
聞經歡喜作禮奉行

灌頂梵天神策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在因沙崛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
丘俱菩薩三萬人　佛為天龍八部說法人民鬼神各隨業緣得道不同
說法既竟於是梵王從座而起長跪合掌而白佛言　世尊我於衆生有
微因緣多歸依者又見人民悉受苦惱心中疑惑不能決了今欲承佛威
神之力出梵結願一百偈頌以為神策唯願世尊許可此事復作是言我
常見諸異道輩九十五種各有雜術為人決疑而今世尊正覺最上更無
此法是故啓問唯願聽許　佛言梵王善哉善哉汝能為未來五濁惡世
像法衆生多諸疑惑信邪倒見不識真正汝既慈悲欲為說者佳也梵王
我助汝喜善也梵王隨意演說梵王聞佛讚歎衆經歡喜踊躍即於衆中
語四輩言今我梵王承佛威神演說上經一百偈頌以示萬[illegible]決了狐疑

知人吉凶今以此偈而說卦曰　若聞佛呪法百魅皆消形舍宅得安隱
縣官不横生迴向無上道梵天常相營仕官得高遷世世獲佳名既能有
好志不能卒其本供養不專一功德日減損前行已不善改更亦不晚今
悉令吉利祿位自然反光身無福慶是故墮罪中不信於三寶輕笑慢世
雄現世獲苦惱從此致命終積罪如山丘業報真無窮若欲覓福祐懺謝
燒衆香帝釋常扶助所向皆吉祥疫毒自消除至終無遺殃世世享其福
生得昇天堂恐此事不成終為人所發喪死非一人哭泣彌年月魔邪之
所作遂使從此沒若能念三寶更得無遺殲汝常好情性何故生怨惡輕
笑於沙門謂之如寄託世世得其報終為邪所掠出道逢官家恒為吏所
縛念汝少孤苦伶俜在道門正心相和順勿令他生怨報心無虧盈祿位
加子孫安隱無疾病當知梵天恩既已墮罪中又以罪誤人殃注相連結
皆是宿世因可共脩正行專意習精勤保此得解脫遠離地獄身不欲行
仁義欺詐常為先若入江海中逢風不得前縱逆隨流浪風波覆其船沉
溺在水中性命豈得全既有佳善心又有好名祿脩於諸正行世世家其
福安隱而無為親友亦歡穆發願無不果所求皆應速若欲遠治生求覓
諸財寶莫行不善心中路見不好專心念於佛疾得無上道世世獲果報

安隱壽得老貴高作魔師教人殺衆生苦報既無窮一到入幽冥邪鬼不
能祐禍横百端生可歸於三寶能援罪苦名一子行五逆為汝作禍殃劫
奪人財物離散失骨骸當在空野中枯露不得埋世世不見好地獄中徘
徊已能有好心便宜盡其功何為寂寞住徒勞守於空若必成其願受報
亦無窮世世所生處常在天人中所遇皆不好每每不從意此是心不淨
故與如斯事不肯悔其過將欲求何冀若能盡心持祿官自然至每見不
良人事事皆悉好恐是罪未至此榮非長保一報墮地獄出入生憂惱世
間愚劣人意謂當至老一身既獲好親友亦欣欣常見梵釋衆與之為等
隣意業亦滋茂道心亦日新萬物皆有報豈不習精勤遂為賊所得剝奪
失珍寶奉法莫進退如是致不好從今可更改崇敬於三寶魔邪皆馳散
衆魅不能惱汝昔有慈悲割口飯賤人羸老得救命色力具足解愁念衆
生故濟物常在貧尋得歡樂報當在明年春奉法不堅意迷惑信魔邪邪
見殺衆生百魅皆得祠墮罪入地獄億劫無出時悔過於三寶解脫無狐
疑汝欲居此宅大凶不可止子孫多零落災火四面起每每見不好半猜
悉疫死梵天語汝實移可安隱耳其福何炯炯乃致於鳳凰麒麟為汝感
聖王亦來翔難有世無雙諸天散華香得報獲其功百事皆吉祥進心既

不清梵天所不護出門逢毒狼坐自生禍故大小互相向晝夜懷荒怖何
不奉正真自獲安隱度等心施於人獲報無窮已相與種福田減割於身己
慳悋懷貪惜坐守財物死布施持清戒世世從緣起汝有往福田後使致
富貴今現人所敬德行亦鬱鬱高願而無比衆中之大師壽命亦延長衆
聖為等類汝雖有廣慮不知念無常作善得其福作惡得其殃禮拜向三
寶供養散華香釋梵相擁護萬事皆吉祥是人福力多每每蒙神護所求
自如意無不安隱度必無他除難名聞亦流布釋梵口所說吉祥不相誤
汝有諸兒子一子五逆惡為汝作禍災恒為人所薄嬈亂生罪過魔鬼互
來作疾病不呪治一以香湯藥師有所言說憶在不失已脩作諸福德魔
邪自消滅但當禮三寶正念魔散當令汝得財寶然後亦吉祥種恐得其
殃合家悉疾病困者非一人乃得魔嬈性皆是先世因所以致危命若能
懺令身災邪悉流逆汝是不吉人故使居此間中有魔魅鬼恒來相留連
三魂及七魄繫縛在空山恍惚既不定終當墮深淵產乳悉通利男女皆
聰明梵天說神策魔邪不得生專心向正覺禮拜無虧盈漸漸增其福祿
位自來榮前可寄財物本不令生長何忍說欺詐過失非一兩可還此財
寶造經及形像鈔生輕慢心必當墮羅網五逆欺君父謂之是長保恐此

有業報世世生煩惱意業所纏綿是以不見好子可自改心歸依無上道
我念汝一身飄泊在軍中君主相護念保令結始終入律常獲勝意勇必
有功此是梵天助勢力長無窮爲人懷弊惡坐此危身命五逆抵君父恒
與財利競諸天所不護兒孫悉流蕩善當學忍辱莫恣於情性莫信於邪
師欺詐多誤人但當一心念保離罪咎身令雖見不好後當生福因子可
悔衆纖正覺度苦人汝欲貨雜物所向皆吉利但當勤精進財物自如意
牛馬豬羊大長益而昌熾疫鬼不得便善神爲汝記雖言奉三寶不行恭
敬心破齋毀經戒言輙生醜音輕慢於神明罪報不可任每行不善意死
入地獄深汝家有十人五逆無反復口舌相鬬亂言音難盡究治生不獲
利畜養不滋茂懷惡終不減梵天所不祐大義有此人何爲江湖間可還
入覲里自然得高遷今日雖未獲必當在來年家室歡且鵩然後信梵天
汝常信罪福反作不善事空言畏無常無脩改更意今者意不專便不獲
吉利梵釋語汝實慎勿生疑思人能奉最勝正覺第一道但當念經戒魔
邪不能惱衆魅不能干善神常相保愛法如珠玉入惡無不好人欲奉三
寶歸正卻衆邪意中不理盡魔邪悉來加嬈觸作諸恠禍至必不賒災耗
連日生貧罪如恒沙財物不可保分散理無常慳貪懷嫉妬世世受其殃
悋惜不布施坐守財物亡欲避路無從是名不吉祥自言信道德精進常
自守內心懷不言後身墮餓鬼罵詈無本末謂師是老叟傳語後世人師
恩不可負勤修於人務福祿及子孫如是之報應皆由宿世恩出入常見
好流布於宗門世世所生處梵釋相諠譁神道有大小勿生不信心人亦
有貴賤宿命所延住何故助小魔貢高發疑意但當平等觀子息如桂林
所求多罣礙疾病不得愈晝夜生憂惱泣淚如雲雨神衆度世難梵天之
所許齋戒脩法會心求自得叙父母行不善子孫多死亡最後生一兒復
爲人所傷孤獨無依怙泣涕痛心腸漸漸生不吉壽復遇禍殃子有好心
行奉法悉具足君主相護念視之如珠玉正念皆如此梵釋相營逐是語
皆謂可順從心所欲此人勤精進持戒又具足三歸五戒神乃有三十六
常隨共擁護所願無毀辱但當脩善行死不入地獄迴邪奉正法無不獲
善報壽命亦延長財物不虛耗世世蒙其福吉利自然到色力常鮮潔吐
氣亦清妙雖欲信正覺無有堅固本奄忽遭禍横心中生退轉邪師之所
欺殺生求增積既不專一心必不獲利及夫人懷憂惱必有不好想財物
從此散棄減日增長梵天扰神衆悉好無疑象三界度苦人解脫八羅網
殺生多夭命惡心亦如斯剝奪人財物唯得以爲佳此人億劫來令身不

自知竊盜非好名莫是不足爲事師當如法勿有懈怠辭背叛謾輕慢罵
詈生狐疑災厄從中至卜易問良醫禍害自然生未有欣樂時何不奉正
覺歸命自發露悔過洗惡心無不獲濟度心行既不定不爲神所護宗室
多死亡夜見惡夢寤寐作輙不善還自中其身若能歸正覺解脫罪苦見
魔邪之所作鬼魅之所親僻錯好罵詈動起驚四隣墮落於水中魂魄隨
浪流作鬼屬河神長有萍泊憂苦適不能堪復還從家求灾耗四面起生
見無盡休前行作五逆常不信正真邪心逆異道無事像餘因宗室相嫌
恨小語呼天神怨對相牽引衆墮地獄身汝家多財物呪咀更相欺今日
得重病皆是宿生疑湯藥不得行此病不可治大小亂相向諸神不護之
六畜疫所害非是人所治皆從業緣報綺語多所欺不孝違師父常自懷
狐疑一到入地獄億劫無出期精進莫殺生殺者心不仁後罪短命死不
得復人身拘羅諸道過苦惱不生欣正命不放逸專心畏於神軍中何足
貪刀兵若在頭四面無所見唯有諸髑髏但當念道德何能爲他憂保還
得安隱不使空勞軀汝前取婦時相視如篤耆和合共爲家必令保久長
不悟忽中道便欲相夭傷鬬諍不脫時財物亦消亡正覺久滅度沙門承
遺教苦行脩功德受訓金顔貌濁世罪衆生輕賤爲未效首事不吉祥坐
生諸佚考夫欲脩仁義皆應淨心行常念於正覺世世不遭横三界拔苦
惱宗族蒙福慶自歸無上道所生值衆聖常念受罪人獲報得命天不見
好可論禍害相纏繞衆魔共嬈試邪心增其表殺生祠諸鬼業報真不少
欲更歸魔道必當破汝家子孫多疾病恒與官相羅治生不得利無事生
罪戕緣汝業行惡誤計信於邪所作不如法恒與惡相連所求垂應得怨
更致流遷徙非一事悉是罪所延禍至亦不賒必當在來年專心既不
定夜卧生夢悟唯見罪自纏不見受福路財物悉流散傾家無歸訴若能
奉正覺終身不遭遇一母生十子房室各各立長大計業異毫利不相及
恩愛起鬬亂財色致憂惱兩舌相誹謗縣官相連習常見愚劣人不信於
三寶縱逆無所畏殺生而無道怨對自在迫不得終耆老若能不爲此每
事無不好令此無知人飲毒求自活殺生禱祠神意怙爲恃賴反逆不恭
敬適意以爲快天神不營護衆魔作禍害車牛出入行前後皆吉利神母
與汝願所作悉如意但當弘自心勿思衆魔事所向無罣礙仕宦自然至
善行多恩福祿位自顯昌常無疾病憂所作皆吉祥遊處他方土善神自
扶將親友蒙其祐樂報真未央疾病常除愈魔鬼不能加善心向三寶福
祿自無違功德漸漸勝流布宗室家正真定可脩莫信於衆邪但當念脩

善慎勿行五逆雖爲吏所呼縣官不能責慈心念清淨能拔諸憂厄如水洗塵滓惡氣無遺跡何忽壞道心邪行以自立輕慢於三寶謂言是不急世世受其殃相見輒號泣念子獲其報地獄實難入五逆無所知至老無兒息禱祠天下神十方皆周徧遂不果其願魔魅所隱匿乃至世世生不得所求力忽與惡人好致令生鬪諍呪咀汝兒子禍熾如火盛遂爲災所害危厄兒身命三寶可歸心梵天懷欽詠念此孤遺子一身在軍中遠離舊鄉土道遙遙異風雖在他封境梵釋所興隆言歸保安隱親友亦歡顯慎莫懷憂愁福德至無窮官祿自到前吏生昇天宮咸同識宿命皆習衆聖風庠序而無爲積福致興隆莫作不善行信義當溫厚積財不欲施諫言不肯受奴婢作口舌無事生怨咎慳貪所結縛竊盜言無有汝欲結姻媾才技不具足既無好行迹夫壻不拘錄常懷輕賤心每言輒毀辱進退無宜禮怨恨聲相續何意相鬪諍口舌紛紜生縣官吏互起憂苦輒身嬰悔過滅罪垢梵釋常相營終命昇天堂善神悉來迎華色不久停會當有萎落人生如電過恒恐奄忽著憂畏長時有歡樂暫纏縛婚娶當及時必好莫前却汝昔有恩福神明所祐侍令汝有男女強健無疵軻不能重脩善還奉正道化必當獲福利跡行無穢汙汝昔歸三寶至心皆清淨中爲

人所誤廻心向邪影意業起煩惱邪心自然來還反向正真梵天乃攝領前世無福田令身不獲好所作不吉祥終日懷憂惱罪報既無窮可歸於三寶持戒不毀犯自致無上道愚癡不信法縱逸無所畏百苦纏身形出輒遇禍祟誹謗說人惡善事則隱諱五逆無慈心後墮畜生類精勤奉正真晝夜脩六度齋戒消魔魅功德亦流布行善無惡緣戒神常擁護梵天說神衆吉祥不相誤汝欲入山林求取諸果藥直心行四等豺狼爲退却伏藏及珍寶悉令汝經略善神相營衛不令有遺落汝欲業禮法惡子嚴教呵朝夕禮三寶情性令柔和譬如有大樹覆陰甚衆多汝莫自促促保令事無他人生於世間各有宿身緣負債作奴婢罪根相牽連以償其宿罪世世有對怨斯由宿身來積行相纏綿若能專精進使當安一心世世得福報終不入魔林現在無罪垢功德日滋深子孫樂相向祿位自來任子欲遠治生慎莫信他語但正一心念釋梵爲等侶所求自如意大利天當與存情向三寶衆聖之所許慎莫作偷盜偷盜非好名貪心取他物後報作畜生以償其宿罪輪轉靡不經出入不自由鎖械其身形　佛語梵天汝今以爲一切人民說此神衆竟利益一切功德不少令諸疑惑各得開解我今當演善神灌頂章句以爲勸助若有人民聞衆之者或信不信令得正念使一切魔不得破壞生嫉惡心設有惡意自然消滅說是語竟梵王請佛唯願說之於是世尊即說灌頂無上偈頌神名如是　地神畢栗締毗水神阿婆提婆哆火神帝沙陀提婆哆風神婆由馱提婆哆山神阿迦脩提婆哆三頭神祇黎尸棄提婆哆六眼神毗摩提婆哆五頭神般蛇尸棄　佛告阿難梵天王等若四輩弟子欲爲衆法當以竹帛書此上偈以五色綵作囊盛之若欲卜時探取三策至于七策審之無疑澡漱口齒莫食狗肉及噉五辛出策之法不得過七人後說探者衆事不中不語人也梵王說已佛於衆中即可善哉四衆聞說梵王神策淨心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五

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第十一亦名普度所問品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竭國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般涅槃時十方國土無央數衆天龍八部悉皆悲號歎息禽獸離類悉皆如是來到佛所稽首作禮畢訖却坐世尊告曰若有疑者今皆當問正覺滅度多所矜懸設有問者為究竟說爾時他方國土有一菩薩名曰普廣從座而起稽首作禮而白佛言四輩弟子臨終之日若已終者願欲往生十方國土修何功德而得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汝能慈念四輩弟子及未來世諸衆生等問此願生因緣之福汝今諦聽吾當為汝而演說之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四輩弟子若臨終時若未終者願生東方香林剎者其佛號曰入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南方金林剎者其佛號曰盡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南方樂林剎者其佛號曰不捨樂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命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南方寶林剎者其佛號曰上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方華林剎者其佛號曰習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北方金剛剎者其佛號曰一乘度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北方道林剎者其佛號曰行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北方青蓮華剎者其佛號曰悲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下方水精剎者其佛號曰淨命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上方欲林剎者其佛號曰至誠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四衆男女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剎土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為病者說諸因緣譬喻言辭微妙經義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佛復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十方妙土通洞無窮不可度量諸佛如來所居淨土亦復無量不可稱數今我於此大衆之中為諸四輩未來之世像法衆生說是十方諸佛國土及佛名號不可稱說略演少耳普廣菩薩摩訶薩又白佛言世尊十方佛剎淨妙國土有差別不佛言普廣無差別也普廣又白佛言世尊何故經中讚歎阿彌陀剎七寶諸樹宮殿樓閣諸願生者皆悉隨彼心中所願應念而至佛言普廣汝不解我意娑婆世界人多貪濁信向者少習邪者多不信正法不能專一心亂無志實無差別令諸衆生專心有在是故讚歎彼國土耳諸往生者悉隨彼願無不獲果普廣菩薩復白佛言若四衆男女若命未終若已終者我今當勸脩諸福業得生十方諸佛剎也佛言善哉普廣隨意教導十方人也普廣菩薩語四輩言若人臨終未終之日當為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剎之上懸命過旛

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為脩福願亡者神使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愆應墮八難旛燈功德必得解脫若善願應生父母在異方不得疾生以旛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為人作福德之子不為邪鬼所得便也種族豪強是故應脩旛燈功德諸命過者脩行福業至心懇惻應代亡者悔過衆罪罪垢即滅為亡者脩福如餉遠人無不獲果譬如世間犯罪之人心中思惟望諸親屬求諸大力救其危厄今日燒香望得解脫為亡者稱其名號脩諸功德以福德之力緣是解脫亦復如是徑生十方無願不得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受諸苦痛其人臨終方欲精誠歸命三寶受行法戒悔過罪釁發露懺謝改更脩善臨壽終時聞說經法善師化導得聞法音欲終之日生是善心得解脫不佛言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衆苦者也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吏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故敕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恭敬不生惡心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心所願皆得往生 普廣菩薩復白佛言又有衆生不信三寶不行法戒或時生信或時誹謗或

是父母兄弟親族卒得病苦緣此命終或墮在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無有休息父母兄弟及諸親族為其脩福為得福不佛言普廣為此人脩福者七分之中為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福德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以是因緣便得解脫憂苦之患長得度脫往生十方諸佛淨土

普廣菩薩復白佛言若四輩男女善解法戒知身如幻精勤脩習行菩提道未終之時逆脩三七然燈續明懸雜旛蓋請召衆僧轉誦尊經脩諸福業得福多不佛言普廣其福無量不可度量隨心所願獲其果實普廣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是其亡日我今亦勸造作黃旛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清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風吹旛塵其福無量旛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四十九燈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苦悉得休息

佛告普廣若四輩男女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次第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

佛告普廣及大衆人民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各各諦聽思惟吾言我今欲於此大衆之中說耶舍長者本昔因緣罪福之事此大長者居羅閱祇國恒脩仁義飢窮乏者沙門婆羅門諸求索者悉欲供養無所遺惜父母大慳無供養心長者有緣行至他方晨朝澡洗著衣結束已畢跪拜父母叉手白言今有緣事往至他方有少財物分為三分一分供養供給父母一分珍寶施諸沙門及貧乏者餘有一分自欲持行父母言受於兒行後脩諸福德若有人來從求索者悉當施與於是長者便辭父母遠至他方如是去後父母邪見無念子心婆羅門沙門及貧乏者往從乞匃慳貪邪見無施與心子行去後若干日數應還到舍父母計其應還歸家往到市所取豬羊骨頭蹄膏血果蓏雜殺持散家中耶舍長者從遠方還見其父母歡喜無量接足禮拜問訊起居父母亦復歡喜踊躍語耶舍言我於汝行後為汝設福沙門婆羅門國中孤老貧窮乞者以汝財物悉施與之兒聞設福布施貧乏心大歡喜又語兒言我亦復請諸沙門設福始竟今日家中草穢狼藉猶未掃除兒見狼籍稍貌如是信其父母為設福德倍復歡喜踊躍無量久後之間父母衰老得諸病苦便即命終耶舍即便殯斂屍骸安厝粗畢從父母命終轉讀尊經燒香禮拜

歌詠讚歎無一時廢竟于三七經聲不絕作是思惟我父母在世極憂念我多脩福德今我又復請諸聖衆想我父母緣此功德故應往生十方剎土供養恭敬面見諸佛

於是耶舍忽得重病奄便欲死唯心上暖家中大小未便殯斂至七日後乃得穌解家中問言耶舍長者病苦如是本死今穌從何而來長者耶舍語其家言我數日中善神將我示以福堂無極之樂又到地獄靡不經歷眼中所覩唯苦痛耳今我又見餓鬼住處所生父母在中受苦見我來奮悲號懊惱欲求免脫不能得出我思父母在世之時大脩福德意謂生天而反更墮餓鬼獄中受諸苦惱耶舍長者說此語已向其家中懊惱流淚我今家中當作何方功德之力拔我父母使得解脫耶舍長者又自思惟我父母昔病苦之時大脩福德欲終未終及命終已然燈續明轉經行道齋戒一心乃至三七未曾懈廢今我父母而更生此罪苦地獄必當有意便問親族及諸耆宿耆宿答言我不了此深妙之事可往諮問佛世尊也於是長者便往佛所頭面作禮胡跪合掌而白佛言欲有咨請唯願世尊慈愍不恡佛言便說長者耶舍說向因緣父母在世常脩福德及命終後為供三七至安厝畢謂言生天而更墮在地獄之中已問耆宿耆宿不了今故問佛為我決疑緣我重病奄便欲死七日乃穌善神將我經歷地獄靡不周遍以是因緣得見父母在苦劇地獄脩福如此而更墮罪不解所以今故問佛唯願世尊釋我疑網脩何福業令我父母解脫厄難不遭患苦悉得生天封受自然快樂無極得涅槃道

佛語長者汝一心諦聽我之所說汝前欲行往至他方留財寶物與汝父母令汝父母脩諸福德父母邪見欺誑於汝實不脩福妄言為作脩諸福緣以慳貪故墮彼地獄長者聞佛神口所說疑惑永除作如是言是我之過非父母咎即於佛前代其父母悔過此罪慳貪之殃長者父母於彼地獄少得休息佛語長者今我借汝天眼使汝得見父母休息長者於是承佛威神見其父母皆得休息耶舍長者又白佛言今者又當作何福業使我父母解脫彼苦佛語長者今諸聖衆安居三月行道欲竟可還家中作百味飲食之具種種甘美以好淨器盛持供養及好衣服種種華香金銀珍寶雜碎供具以施於僧令汝得福使汝父母解脫此難不復受苦餓鬼形也長者耶舍即如佛言還家供辦不違尊教作供養已緣此生天封受自然無為快樂汝今欲見汝父母所生宮殿處不令更以我威神令汝得見不復生苦長者承佛威神之力見其父母生在天上諸天娛樂自在隨意無復障礙佛告長者罪福如是不可不慎如長者眼所見心所聞故言自作自得

非天與人如長者父母雖在餓鬼其罪小輕一切餓鬼受罪甚重不可具說長者父母其罪輕者有小福德扶接使爾長者脩福竟于三七於諸餓鬼受罪輕也所以然者前章中言若人在世不識三寶不脩齋戒無善師教過命已後兄弟父母親屬知識爲其脩福七分之中爲獲一也是故長者父母有罪雖在地獄餓鬼之中受罪輕者緣脩福故七分獲一令脩福德供養衆僧以是因緣解脫衆難故得生天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人未終臨終之日若已終竟又是終日父母親族知識朋友爲命終者脩諸福德齋戒一心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一心敬禮十方諸佛又當稱揚十方佛名別以華香供養諸佛可得解脫憂苦之患得昇天上入泥洹道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未終時禮拜十方諸佛命終之人所生之處常得值佛千劫萬劫億萬劫數重罪之殃無不得脫亦復當爲說是灌頂無上章句三世諸佛天中之天各皆順奉三世如來說是無上總持章句普廣汝當諦聽我今爲汝及一切衆生諸病苦者若其臨終若已終竟復是終日聞此章句所生之處當得見佛不墮八難遠於惡道於是世尊在大衆中宣說諸佛無上章句即作偈頌而說之曰 波利富樓那遮利三曼陀達舍尼羅佉摩訶毗羅訶伽帝三曼陀毗陀摩伽帝摩訶伽利波波利婆彌

伽娑婆婁伽提脩鉢利富那阿利那達摩摩訶毗波提帝利毗波伽脩勤波僧祇醯帝三傳叉摩訶三曼陀阿陀摩羅尼阿利摩羅多毗皷三曼陀達尼佉羅陀 佛語普廣菩薩摩訶薩言是爲灌頂無上章句畢定不二解除亡者無量罪厄令過命者得生天上隨心所願往生十方此大章句真實之言在所生處常見十方微妙淨土若在世時應當受持如是章句齋戒一心爲過命者七日七夜受行八禁長齋菜食禮敬十方諸佛世尊當發大誓願我獲得僧那僧涅諸衆生輩使證無上正真大道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告諸大衆善男子善女人等及天龍八部一切鬼神汝等衆輩聞說十方淨佛國土復聞說是那舍長者因緣罪福生信心不普廣菩薩復從座起白佛言世尊說是十方諸佛淨土無量功德莊嚴快樂復得聞是那舍因緣世尊又說衆事因緣甚善大善踊躍無量世尊說是多所利益後世衆生緣此解脫以爲軌則不復貪恪資生之物聞此經言但生施心無所愛惜隨意施與貧乏使足國土豐饒施心平等如是漸漸積功累德悉成佛道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四輩男女欲脩學是願生淨土灌頂經典有幾事行得此經法 佛言普廣有十二事可得脩學是經典也一至終不犯三者勤學禪定教末學者四者忍辱不瞋見惡不惱五者

常樂布施慈念孤老六者常勤精進晝夜不懈七者若行來出入朝拜塔像及諸尊長然後捨去八者合集衆人爲作唱導普得信心九者不貪世業衣服伎樂資生之物常好苦行依四依法十者行此法時無所悕望但欲利益諸衆生輩不於其中希人利養十一者至終不諂邪命自活十二者行此法時不擇富貴豪樂之人貧苦求者等心看之無有異想是爲十二正化之事時普廣聞此心大歡喜我當奉行至終不犯佛說經竟是諸大衆無不歡喜阿難因從座起演說法竟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普廣所問十方淨土隨願往生亦名那舍罪福因緣又名灌頂無上章句佛說是經已四衆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作禮奉行

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維耶離音樂樹下與八千比丘衆菩薩三萬六千人俱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及諸天龍八部鬼神共會說法於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從座而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願爲未來像法衆生宣揚顯說往昔過去諸佛名字及清淨國土莊嚴之事願爲解說得聞法要 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大慈無量愍念罪苦一切衆生問此往昔諸佛名字及國土清淨莊嚴之事利益一切無量衆生度諸危厄令得安隱汝今諦聽諦

受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說之衆座諸菩薩摩訶薩無央數衆及諸應真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天龍鬼神四輩弟子皆各嘿然聽佛所說莫不歡喜一心樂聞 佛告文殊師利東方去此佛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度脫生老病死苦患此藥師瑠璃光佛本所脩行菩薩道時發心自誓行十二上願令一切衆生所求皆得 第一願者使我來世得作佛時自身光明普照十方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嚴令一切衆生如我無異 第二願者使我自身猶如瑠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妙色廣大功德巍巍安住十方如日照世幽冥衆生悉蒙開曉 第三願者使我來世智慧廣大如海無窮潤澤枯涸無量衆生普使蒙益悉令飽滿無飢渴想甘食美饍悉持施與 第四願者使我來世佛道成就巍巍堂堂如星中之月消除生死之雲令無有翳明照世界行者見道熱得清凉解除垢穢 第五願者使我來世發大精進淨持戒地令無濁穢慎護所受令無缺犯亦令一切戒行具足堅持不犯至無爲道 第六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諸根毀敗盲者使視聾者使聽瘂者得語僂者能伸跛者能行如是不完具者悉令具足 第七願者使我來世十方世界若有

苦惱無救護者我爲此等說大法藥令諸疾病皆得除愈無復苦患至得佛道 第八願者使我來世以善業因緣爲諸惡冥無量衆生講宣妙法令得度脱入智慧門普使明了無諸疑惑 第九願者使我來世摧伏惡魔及諸外道顯揚清淨無上道法使入正真無諸邪僻廻向菩提入正覺路 第十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王法所加臨當刑戮無量怖畏愁憂苦惱若復鞭撻枷鎖其體種種恐懼逼切其身如是無邊諸苦惱等悉令解脱無有衆難 第十一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飢火所惱令得種種甘美飲食天諸餚饍種種無數悉以施與令身充足 第十二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貧凍裸露衆生即得衣服窮乏之者施以珍寶倉庫盈溢無所乏少一切皆受無量快樂乃至無有一人受苦使諸衆生和顏悅色形貌端嚴人所喜見琴瑟鼓吹如是無量最上音聲施與一切無量衆生是爲十二微妙上願 佛告文殊師利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如是我今爲汝畧說其國莊嚴之事此藥師瑠璃光如來國土清淨無五濁無愛欲無意垢以白銀瑠璃爲地宮殿樓閣悉用七寶亦如西方無量壽國無有異也 有二菩薩一名日曜二名月淨是二菩薩次補佛處諸善男子善女人亦當願生彼佛國土也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藥師瑠

璃光如來無量功德饒益衆生令得佛道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新破衆魔來入正道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者魔家眷屬退散馳走如是無量拔衆生苦我今說之佛告文殊師利世間有人不解罪福慳貪不知布施令世後世當得其福世人愚癡但知貪惜寧自割身肉而噉食之不肯持錢財布施求後世之福世又有人身不衣食此大慳貪命終之後當墮地獄餓鬼及畜生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之時無不解脱憂苦者也皆作信心貪福畏罪人從索頭與頭索眼與眼乞妻與妻匃子與子求金銀珍寶皆大布施一時歡喜即發無上正真道意佛言若復有人受佛淨戒遵奉明法不解罪福唯知明經不及中義不能分別曉了中事以自貢高恒常嗇憤乃與世間衆魔從事更作縛着不解行之戀着婦女恩愛之情口爲說空行在有中不能發覺復不自知但能論說他人是非如此人輩皆當墮於三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無不歡喜念欲捨家行作沙門者也 佛言世間有人好自稱譽皆自貢高當墮三惡道中後還爲人牛馬奴婢生下賤中人當乘其力負重而行困苦疲極已失人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者皆當一心歡喜踊躍更作謙敬即得解脱衆苦之患長得歡樂聰明智慧遠離

惡道得生善處與善知識共相值遇無復憂惱離諸魔縛 佛言世間愚癡人輩兩舌鬬諍惡口罵詈更相嫌恨或就山神樹下鬼神日月之神南斗北辰諸鬼神等所作諸呪誓或作人名字或作人形像或作符書以相厭禱呪咀言說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無不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各各歡喜無復惡念佛言若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常脩月六齋年三長齋或晝夜精勤一心苦行願欲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或復中悔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盡其壽命欲終之日有八菩薩其名曰 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至菩薩無盡意菩薩寶檀華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如是八菩薩摩訶薩等皆當飛往迎其精神不經八難生蓮華中自然音樂而相娛樂 佛言假使壽命自欲盡時臨終之日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命終之後皆得上生天上不復經歷三惡道中天上福盡若下生人間當爲帝王家作子或生豪姓長者居士富貴家生皆當端正聰明智慧高才勇猛若是女人化成男子無復憂苦患難者也佛語文殊師利我稱譽顯說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本所脩習無量行願功德如是文殊師利從座而起長跪

叉手白佛言世尊佛去世後當以此法開化十方一切衆生使其受持是經典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愛樂是經受持讀誦宣通之者復能專念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日憶念不忘能以好素帛書取是經五色雜綵作囊盛之者是時當有諸天善神四天大王龍神八部常來營衛愛敬此經日月作禮持是經者不墮橫死所在安隱惡氣消滅諸魔鬼神亦不中害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文殊師利言天尊所說言無不善也佛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發心造立藥師瑠璃光如來形像供養禮拜懸雜色幡蓋燒香散華歌詠讚歎圍遶百帀還坐本處端坐思惟念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七日七夜菜食長齋供養禮拜藥師瑠璃光佛求心中所願者無不獲得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安隱得安隱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若命過已後欲生妙樂天上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若欲上生三十三天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必得往生若欲與明師世世相值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佛告文殊師利若欲生十方妙樂國土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欲得生兜率天上見彌勒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欲遠諸邪道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夜惡夢鳥鳴百恠蜚尸

邪忤魍魎鬼神之所嬈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為水火之所焚漂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入山谷為虎狼熊羆蜂蠆諸獸眾龍蚖蛇蝮蝎種種雜類若有惡心來相向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山中諸難不能為害若他方怨賊偷竊惡人怨家債主欲來侵陵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則不為害以善男子善女人禮敬藥師瑠璃光如來功德所致華報如是况果報也是故吾今勸請四輩禮事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

佛告文殊師利我但為汝略說藥師瑠璃光佛禮敬功德若使我廣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為一切人求心中所願者從一劫至一劫故不周遍其世間人若有著牀痿黃困篤惡病連年累月不得瘥者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時積病之厄無不除愈唯除宿殃不請耳　佛告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受三自歸若五戒若十戒若善信菩薩二十四戒若沙門二百五十戒若比丘尼五百戒若菩薩戒若破是諸戒等若能至心一懺悔者復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終不墮三惡道中必得解脫若人愚癡不受父母師友教誨不信佛不信經戒不信聖僧應墮三惡道中者已失人種受畜生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善願功德者即得解脫　佛告文殊師利世有惡人雖受佛禁戒觸事違犯殺戮無道偷竊

他人財寶欺詐妄語婬他婦女飲酒鬬亂兩舌惡口罵詈毀人犯戒為惡更復祠祀鬼神有如是過罪當墮地獄中若當屠割若抱銅柱若卧鐵牀若鐵鉤出舌若洋銅灌口者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無不即得解脫者也　佛告文殊師利其世間人豪貴下賤不信佛不信經法不信沙門不信有須陀洹不信有斯陀含不信有阿那含不信有阿羅漢不信有辟支佛不信有十住菩薩不信有三世之事不信有十方諸佛不信有本師釋迦牟尼佛不信人死神明更生善者受福惡者受殃有如是之罪應墮三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者一切罪過自然消滅　佛告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其誰不發無上正真道意後皆當得作佛人居世間仕宦不遷治生不得飢寒困厄亡失財產無復方計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各各得心中所願者仕宦皆得高遷財物自然長益飲食充饒皆得富貴若為縣官之所拘錄惡人侵枉若為怨家所得便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若他婦女產生難者皆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兒即易生身體端正無諸痛疾六情完具聰明智慧壽命得長不遭枉橫善神擁護不為惡鬼舐其頭也　佛說是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信我為文殊師利說往昔東方過十恒河沙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本願功德者不阿難白佛言唯唯天中天佛之所言何敢不信耶　佛復語阿難言如世間人雖有眼耳鼻舌身意人常用是六事以自迷惑但信世俗魔邪之言不信至真至誠度世苦切之語如是人輩難可開化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世人多有惡逆下賤之者若聞佛說是經開人耳目破治人病除人闇冥使覩光明解人擬結去人重罪千劫萬劫無復憂患皆因佛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悉令安隱得其福也　佛告阿難汝口為言善而汝內心狐疑不信我言阿難汝莫作是念以自毀敗佛語阿難我見汝心我知汝意汝知之不阿難即以頭面著地長跪白佛言審如天中天所說我造次聞佛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極大尊貴智慧巍巍難可度量我心有小疑耳敢不首伏佛言汝智慧狹劣少見少聞汝聞我說深妙之法無上空義應生信敬貴重之心必當得至無上正真之道也　文殊師利問佛言世尊佛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無量功德如是不審誰肯信此言者佛答文殊師利言唯有百億諸菩薩摩訶薩當信是言耳唯有十方三世諸佛當信是言佛言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難可得聞何況得見亦難得說亦難得書寫亦難得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是經受持讀誦書著竹

帛復能為他人解說中義此皆先世已發道意今復得聞此微妙之法開化十方無量眾生當知此人必當得至無上正真道也　佛告阿難我作佛已來從生死復至生死勤苦累劫無所不經無所不歷無所不作無所不為如是不可思議況復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乎汝所以有疑者亦復如是阿難汝聞佛所說汝諦信之莫作疑惑佛語至誠無有虛偽亦無二言佛為信者施不為疑者說也阿難汝莫作小疑以毀大乘之業汝却後亦當發摩訶衍心莫以小道毀汝功德也阿難白世尊言唯唯天中天我從今日以去無復爾心唯佛自當知我心耳　佛語阿難此經能照諸天宮宅若三災起時中有天人發心念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經者皆得離於彼處之難是經能除水澗不調是經能除他方逆賊悉令斷滅四方夷狄各還正治不相嬈惱國土交通人民歡樂是經能除穀貴飢凍是經能滅惡星變怪是經能除疫毒之病是經能救三惡道苦地獄餓鬼畜生等苦若人得聞此經典者無不解脫厄難者也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救脫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叉手合掌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聞佛世尊演說過此東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號藥師瑠璃光一切眾會靡不歡喜救脫菩薩叉手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尫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

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亦勸懸五色續命神旛阿難問救脫菩薩言續命旛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語阿難言神旛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五色神旛然四十九燈應放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爲諸横惡鬼所持救脫菩薩語阿難言若國王大臣及諸輔相王子妃主中宮婇女若爲病苦所惱亦應造立五色繒旛然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色華燒衆名香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歡樂惡龍攝毒無病苦者四方夷狄不生逆害國土通同慈心相向無諸怨害四海歌詠稱王之德乘此福祿在意所生見佛聞法信受教誨從是福報至無上道阿難又問救脫菩薩言命可續也救脫菩薩答阿難言我聞世尊說有諸横勸造旛蓋令其脩福又言阿難昔沙彌救蟻以脩福故盡其壽命不更苦患身體安寧福德力強使之然也阿難因復問救脫菩薩言横有幾種世尊說言横乃無數略而說之大横有九一者横病二者横有口舌三者横遭縣官四者身羸無福又持戒不完横爲鬼神之所得便五者横爲劫賊之所剝脫六者横爲水火之所焚漂七者

横爲雜類禽獸所噉八者横爲怨讎符書厭禱邪神牽引未得其福但受其殃先亡牽引亦名横死九者有病不治又不脩福湯藥不順針灸失度不值良醫爲病所困於是滅亡又信世間妖孽之師爲作恐動寒熱言語妄發禍福所犯者多心不自正不能自定卜問見禍殺猪狗牛羊種種衆生解奏神明呼諸邪妖魍魎鬼神請乞福祚欲望長生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展轉其中無解脫時是名九横救脫菩薩語阿難言其世間人疫黄之病困篤著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拷楚萬端此病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惡業罪過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救脫菩薩語阿難言閻羅王者主領世間名籍之記若人爲惡作諸非法無孝順心造作五逆破滅三寶無君臣法又有衆生不持五戒不信正法設有受者多所毀犯於是地下鬼神及伺候者奏上五官五官料簡除死定生或註錄精神未判是非若已定者奏上閻羅閻羅監察隨罪輕重拷而治之世間疫黄之病困篤不死一絕一生由其罪福未得料簡錄其精神在彼王所或一七日二七日三七日乃至七七日名籍定者放其精神還其身中如從夢中見其善惡其人若明了者信驗罪福是故我今勸諸四輩造續命神旛然四十九燈放諸生命以此旛燈放生功德拔彼精神令得度苦令

世後世不遭厄難救脫菩薩語阿難言如來世尊說是經典威神功德利益不少座中諸鬼神有十二神王從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而白佛言我等十二鬼神在所作護若城邑聚落空閑林中若四輩弟子誦持此經令所結願無求不得阿難問言其名云何爲我說之救脫菩薩言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金毗羅神名和耆羅神名彌佉羅神名安陀羅神名摩尼羅神名宋林羅神名因持羅神名波耶羅神名摩休羅神名真陀羅神名照頭羅神名毗伽羅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此諸鬼神別有七千以爲眷屬皆悉叉手低頭聽佛世尊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莫不一時捨鬼神形得受人身長得度脫無衆惱患若人疾急厄難之日當以五色縷結其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令人得福灌頂章句法應如是即說呪曰　南謨鼻熬所界反下同遮俱嚧吠瑠璃耶鉢波喝邏社耶哆姪他鼻熬遮鼻熬遮婆婆揭帝薩婆訶　佛說是經時有比丘僧八千人諸菩薩三萬六千人俱諸天龍鬼神八部大王無不歡喜阿難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凡有三名一名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二名灌頂章句十二神王結願神呪三名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佛說經竟大衆人民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綎
寫書官序班臣馬繼文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十九梗

鼎

洪武正韻都領切。法象。寶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又方也。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又當也。康衡傳：康鼎來。言康且來也。許慎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蛧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字。凡鼎之屬皆从鼎。都挺切。徐鍇通釋：按周易巽下離上為鼎，巽木也。彖曰：鼎，以木巽火，亨飪也。春秋左傳曰：鑄鼎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逆不若也。顛若反。吾衍續釋：上從貞省聲。古文貞字為鼎。衍曰：貞非聲，直象鼎形，暴其上，莫見其耳，柴其下，復隱其足。爾雅：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鄭為鐵釋曰：此說鼎名也。鼎最大者名鼐，體圓歛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頌云：鼐鼎及鼒。附耳在鼎表者名釴。欵，闊也，謂鼎足相去疎闊者名鬲。揚雄方言：所以刺船謂之篙，雄之謂之鼎。係船為雄。顧野王玉篇：鼎，丁冷切。所以熟食器也。張參五經文字：鼎，象足耳形。唐玄度九經字樣：鼎，音頂。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為木，離為火。篆文𣃔如

此析之，兩向左為爿，爿音牆，右為片。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司馬光類篇：鼎，又丁定切，方且也。集韻：鼎字去聲，音丁定切。注云：方且也。劉夢得答實中丞書云：荒服之外，持經鼎來。正有方且之意，以是知前漢匡鼎來者，亦有方且之意，非名也。今音丁定切，而顏師古失音誤也。婁機廣干祿字：鼎，古作鼒。戴侗六書故：鼎，實羊豕魚腊，飪亨，和五味之器也。兩耳三足，象形。郭守正紫雲韻：鼎作鼎，非。釋行均龍龕手鑑：鼑，音頂，鑄鼑也。斵斵斲三形。鼎，正音頂，亦鑄鼎。楊桓六書統：端母。鼎，亨調之器也。象其腹大而有文，析木下爨之形。銑形。鼎，瑀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五鼎，牛羊豕魚麋。諸侯五，卿大夫三。賈捐之傳：鼎貴。注：師古曰：方且欲貴也。匡衡傳：匡鼎來。注：服虔曰：若言方且來也。又鼎鼎，太舒緩貌。禮記檀弓：鼎鼎爾則小人。又州名。梁沇州，宋朗州，改鼎州。古作鼒。說文徐曰：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陰時夫韻府羣玉：鼎，三足器。趙謙聲音文字通：嵩景切。鼎，董卄名。从鼐而細。爾雅作鼒，俗字。又鼎湖，水貌。作鼐湏，非。韻會定正：端景切。烹飪器也。禹鑄九鼎，象神姦形其上，使人不逆不若。三鼎，豕魚臘。字切：端景

端丁

顛鼎。

篆書　鼎樂鼎　鼎　鼎並宋公鼎　鼎父丁鼎　鼎宋夫人鼎　鼎　鼎並侍鼎　鼎

鼎並始鼎　鼎商鼎　鼎圓寶鑑　鼎中鼎　鼎絲駒父鼎　鼎緐鼎　鼎言肇鼎　鼎

威君鼎並見楊鈞鍾鼎集韻　鼎晉姜鼎　鼎公諴鼎　鼎妘氏鼎　鼎孔文父飲鼎　鼎子韋鼎

鼎幽媓彝　鼎師趛𣪘　鼎師寏父鼎　鼎宋夫人鍊鍘鼎　鼎象形鼎　鼎　鼎　鼎

鼎並距仲簋　鼎叔夜鼎　鼎雍叔鼎　鼎太叔鼎　鼎尨生鼎　鼎乙公鼎　鼎庚申鼎

鼎伯般鼎　鼎[illegible]仲鼎　鼎　鼎並汾陰虞鼎　鼎好畤供廚鼎　鼎蓮勺宮鼎盤　鼎

鼎並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鼎徐鉉篆韻　鼎　鼎　鼎並高魏齋學書韻總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並六書統

隸書　鼎劉寬碑　鼎樊毅碑　鼎張公神碑　鼎周憬碑陰　鼎鄭固碑　鼎鄭烈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鼎華嶽碑　鼎景君碑　鼎費鳳碑　鼎孫根碑　鼎朱龜碑　鼎陳寔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鼎歐陽詢　鼎虞世南　鼎顏真卿書　鼎章草　鼎衛夫人　鼎王羲之　鼎

蕭概　鼎裴行儉　鼎　鼎並懷素　鼎譬光　鼎　鼎並鮮于樞　鼎趙子昂

總敘

陳祥道禮書鼎之器於象為備鼎之齊於金為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冪焉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扃木為之大者廟門容七箇小者闈門容三箇詩稱鼐鼎及鼒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饔餼皆飪一牢鼎九而饔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饔餼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

一牢鼎七。眾介饔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於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於特牲之制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虞禮也。既名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羹則藿牛苦羊薇豕也。其具則腳牛臐羊膮豕也。自羹言之曰鉶羹自器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庶曰羞鼎其實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聘禮之賓饔餼之羞鼎皆三上介饔餼之羞亦三。少牢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然公食大夫之鉶多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眾故也。聘介之鉶同於賓者以致鼎殺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少牢爨在廟門外之東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然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內胥之鼎而羹納之鉶登大羹在登則鑊者釜鑄之總名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蓋以後世之鼎言之也。士喪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鼎于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宣和博古圖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制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眾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業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要者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密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

賛問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孟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嘉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然齋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弟曰乙齋惇之子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齋頂之臣有丑父召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圓者如父癸季娟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銘迺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為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洗子作孟而銘曰寳尊孟金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巳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鴈婦作甗而銘之曰彝父聿作卣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鬲也甗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舟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耳非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

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劒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辯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寳為時而出者莫知其紀惟考叡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王禎農器圖譜說文鼎三足兩耳烹飪器也周禮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濟今農家乃用煑繭繰絲嘗讀秦觀蠶書云凡繰絲常令煑繭之鼎湯如蟹眼又云絲自鼎道并於鎖星蓋繰絲用鼎就其深大煑繭既多則繰取欲速不致蛾出或用甑接釜口象其深緷但椎務省節終不若鼎之大候為便然原夫鼎之為器大則烹牲而供上祀小則和羹而備五味今用之以取繭絲而衣被斯民則其功利所及又豈止向之食饗而已哉故嘉其兼用遂寘名田譜之內讃云維鼎在昔祀享多儀三代以來鑄象剖疑以定九州以正四表國所係望農何與知降及後世物變風移取其深緷繭繰是宜湯生蟹眼緒引繭絲婦工對向手筋駢持銀端自內輕紙由兹冷盆莫並熱釜何畢古今異用彼此一時既國而家既食而衣器兮不器備用無遺著為永法載播聲詩羅泌路史餘論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𨒪則為鐘郎則為鼎故為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禹截通天之九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冀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兖青徐揚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為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伏羲神鼎

史記闕文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師古云泰帝伏羲也

神農藥鼎

任昉述異記大原神釜岡也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黃帝鼎

子華子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絶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以世之好譎詭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邪其不然也必

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大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貴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譎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敎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盪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錬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諭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道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人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孜記之所傳者希存而眷

古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曉謝聯累雖數什伯不足以應也而復何所主宰何所臣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遺爲者同而所以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懸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遺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史記黃帝紀軒轅爲天子是爲黃帝萬國咸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羅泌路史黃帝紀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太乙能輕能重能潰能行是亡是論吉凶可武乱虎豹百物爲之眂火參鑪又黃帝鑄寶鼎三象天地人應圖乞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備其數而至八月既望鼎成死焉止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午孔子曰古而入月其數是九也世言黃帝鼎成乘龍上昇按納經書黃帝鑄鼎以疾崩文選號州有黃帝鑄鼎原唐三藏作銘王子年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之事宛渠之民來朝始皇與之語曰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廣蕩鼎譜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篆書三足龍虎山志祖天師遊嵩山忽有衣繡衣人謂曰此山中峯石室有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仙經宜明內煉秘要子得其書修之當白日昇舉言竟不見後果得其文石室中　又重修天師殿記天師謂門弟子曰吾聞上世有軒轅喬松得道天遊於無窮此真吾師也吾將棄世絕累而往學之既行惟王長趙從首登潛衢至嵩陽遇神人授黃帝九鼎丹經

夏

鼎

通鑑外紀禹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象九州史記闕文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羅泌路史夏后紀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於嶽金條荊之山鼎之爲物左睿言之人得猶口以其九土圖形象物

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螭魅罔閬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書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禹擇雄金爲陽鼎五雌金爲陰鼎四是也說在餘論荊山在業郡乃北縣也水經禹鑄鼎於此方輿記爲黃帝鑄鼎處十道志云荊山在垣平原今長安挾靈原也然世紀禹鑄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下有荊渠今陽翟自有荊山出玉齊武王於此采玉見洛陽記載言非矣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郟鄏來日東南發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高行傳云今在蜀資神催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狄咸康四年穀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前流莫測石嶽考今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南遷錄以爲禹迹拾遺記夏桀之亡鼎水皆沸及周衰亦戚震焉後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折金于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祭於昆吾之墟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宋張橫浦集擬夏禹九鼎銘聖人制作與造化同其妙豈私智淺識所能窺見哉夫世所常見者雖日月昏不以爲奇世所不見者雖豕璞民自以爲怪昔大禹治水行九州涉九川窮幽極遠探奇扶怪睹殊形異狀牛鬼蛇神可以驚世駭俗者衆也以謂爲物必靈惟人爲大故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且倉頡制字而鬼哭以得其形則無以見其神也圖象在鼎其形已見矣其復能爲乎其意欲使人自人神自神不相雜擾各得其所伊尹識之故贊其德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蓋與鑄鼎相爲表裏乃爲之銘銘曰天地之中惟人爲大人爲神勝爲靜爲怪元后聰明實人之靈制神與人不相侵凌乃鑄九鼎畫圖神姦殊形鬼狀莫或作難潛逃深匿散見其形民入山林無復震驚在易之鼎卦畫至精豈徒觀美義貴大烹調和四海以養聖賢神人異位事有後先鳥獸魚龜亦遂厥性至哉神禹孰此之令傳諸後世所尚者德蠢爾荊楚爲周之賊王孫所對逆折姦心鼎有存沒德無古今咨爾後王無幻鬼神方懋厥德與禹同倫元方德麟集禹鼎賦　治萬彙於一氣何譎詭之相參形魑魅以呈顯惡聖人之成能汨洚水於伊祈懿九土而一致勝支祈於渺瀰躓虁魖於巖崖增巢窟而散處乾金湯其淩虐暨錫嗜於皇天崇伯有子而肇作窮四載之所及域百怪於獯索肆山林之深窅亦神姦之所託推象物於大器

滕群目於不若爾乃九牧貢金大冶獻技爐造化之大巧鞴風霆之滂沸
祀馭下上以効能赤熛煜燁與朱茯賜烏唅呀以吐光米馬弃屬以增熾
赫神光之燭天乾后土之鼎鼎及乎浴陽精出重巽貢鉉玉之璀璨卓苗
月之上植廓中虛之有容鬱蜿蜒之外被窮飛走之瑰詭殫山海之物悉
咸委形於鏤文炯十日之莫逃乃敢兄以贊歆炎大享以饗帝偉萬葉之
傳寶泌股周而不墜慕定位於郟鄏猶能綿鴻祚於下世也豈若曾納郜
府之舊燕珍麿室之藏茂陵逸仍心於雕上宣和鑄感志於尚方攬比擬
之瑣瑣真向若而望洋噫禹聲之金或徵追蠡岐鼓之石或存而泐豈茲
鼎之有神綿億載而不忒蓋係時君以重輕不在鼎
而在德又何必擘泗水以深求胘往牒以為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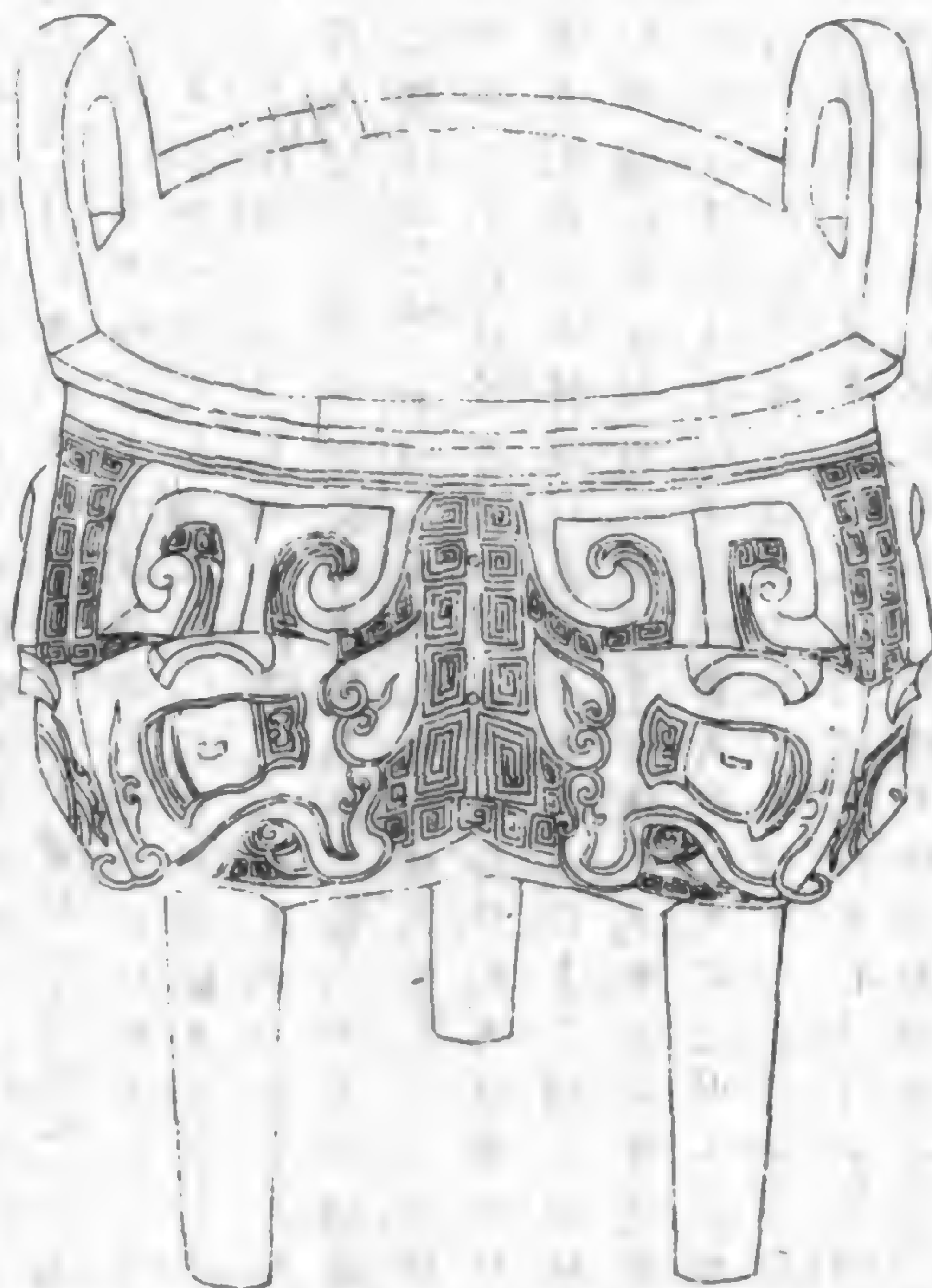
商鼎

翟耆年籀史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楚子文廟側時光佐若
金色者縣令宋理車像佐掘之得商鼎方圓大小五圓鼎一重
五十斤高一尺五寸三分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五斗二升文曰癸亥王徙
邦作冊　新宗王　作冊豐具太子錫練大具用作父乙寶　其一重九
斤四兩高九寸二分徑九寸二分容一斗六升文曰中作寶鼎方鼎一重
八斤七兩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升刻曰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
寒師王命太史況懐土王曰中茲懐入太史錫于珷王作臣令況　女懐
土作乃米中對王休命　父乙尊惟臣尚中臣　其一重九斤十二兩
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斗半銘三十有九字曰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藝王居在射圃真工中呼歸生　邦工
埶　寶彝又方鼎一亦重九斤十二兩高八寸三分徑五寸九分容八升
銘識悉同篆畫位置各異郡守安持以聞詔以器進鼎至百官表拜稱賀
越四年宣和癸卯四月近得鼎之地光芒復發知縣事王遠復掘之得一
圓鼎二各重七斤各高八寸半各容六斗款文皆同篆畫位置亦異太守
何君復
取以進

商父乙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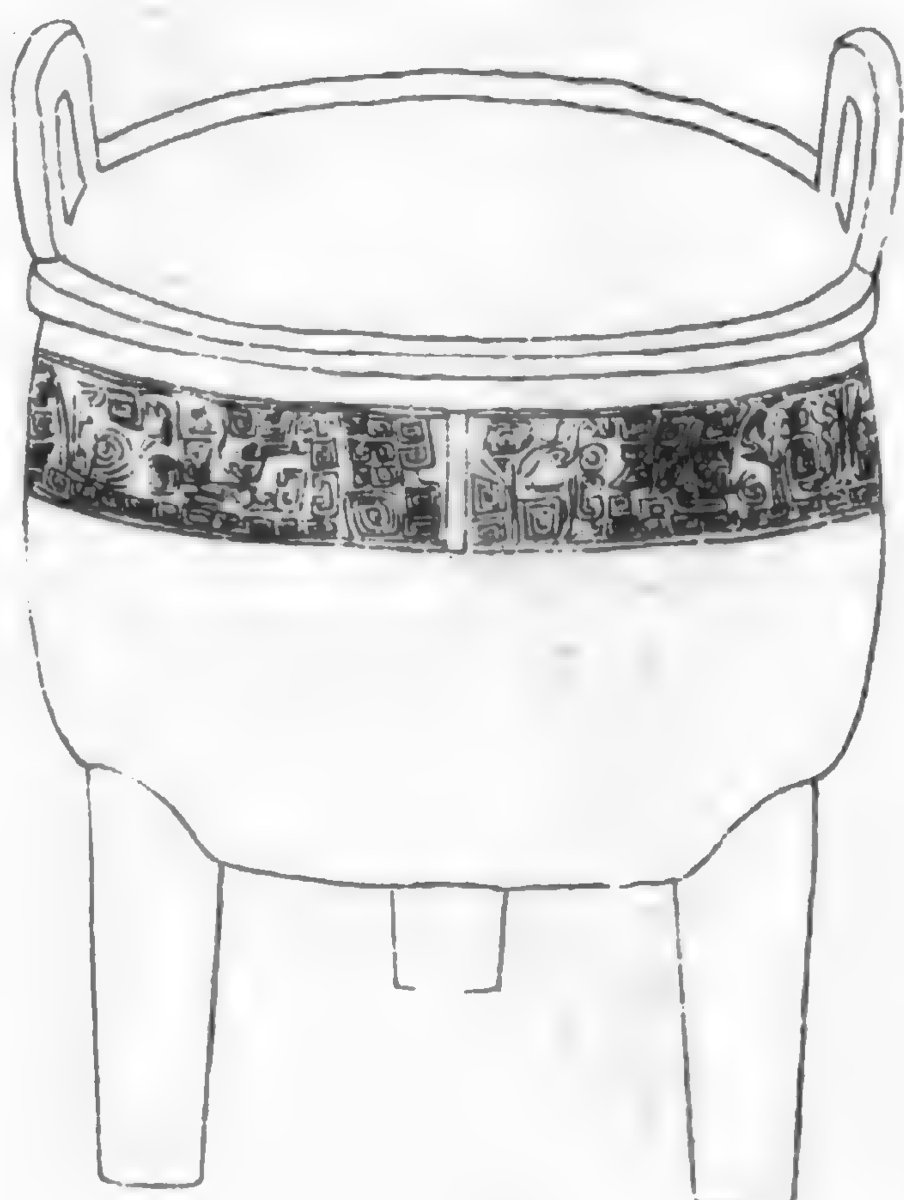


庚午王命寢廟辰
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
冊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冊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
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
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
星為辰田候也今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
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
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
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
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

商瞿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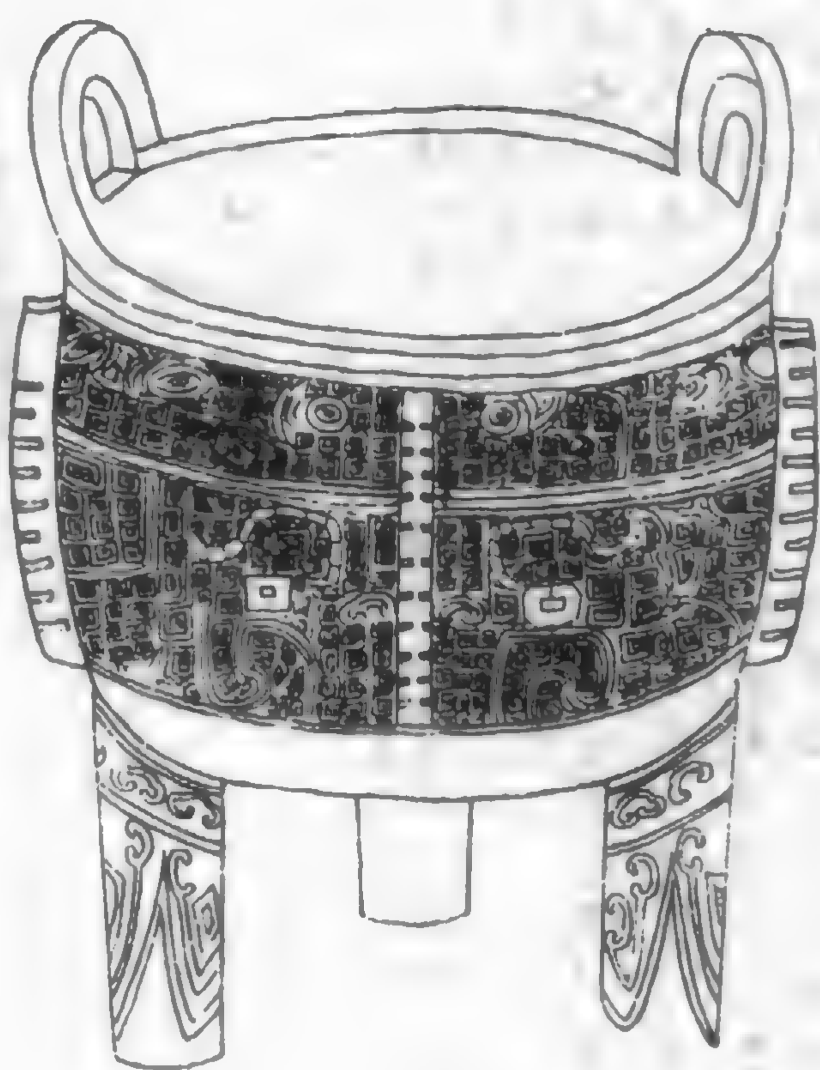


瞿父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爲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爲商器也。

商子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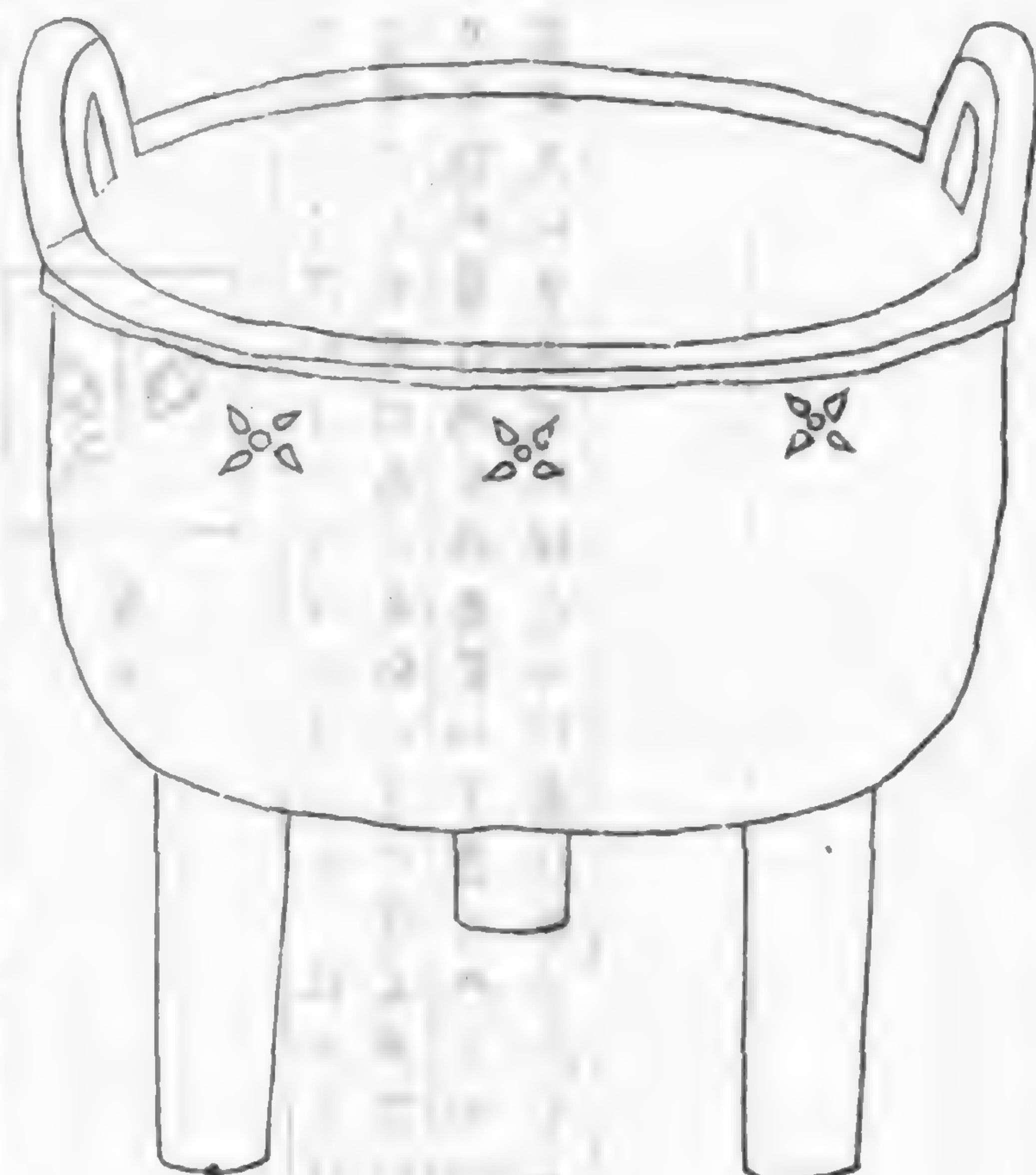




子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爲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子孫孫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爲饕餮狀，足作蟲花，而古色竅綠，在商器中稍加文，蓋其盛時物也。

商庚鼎 依九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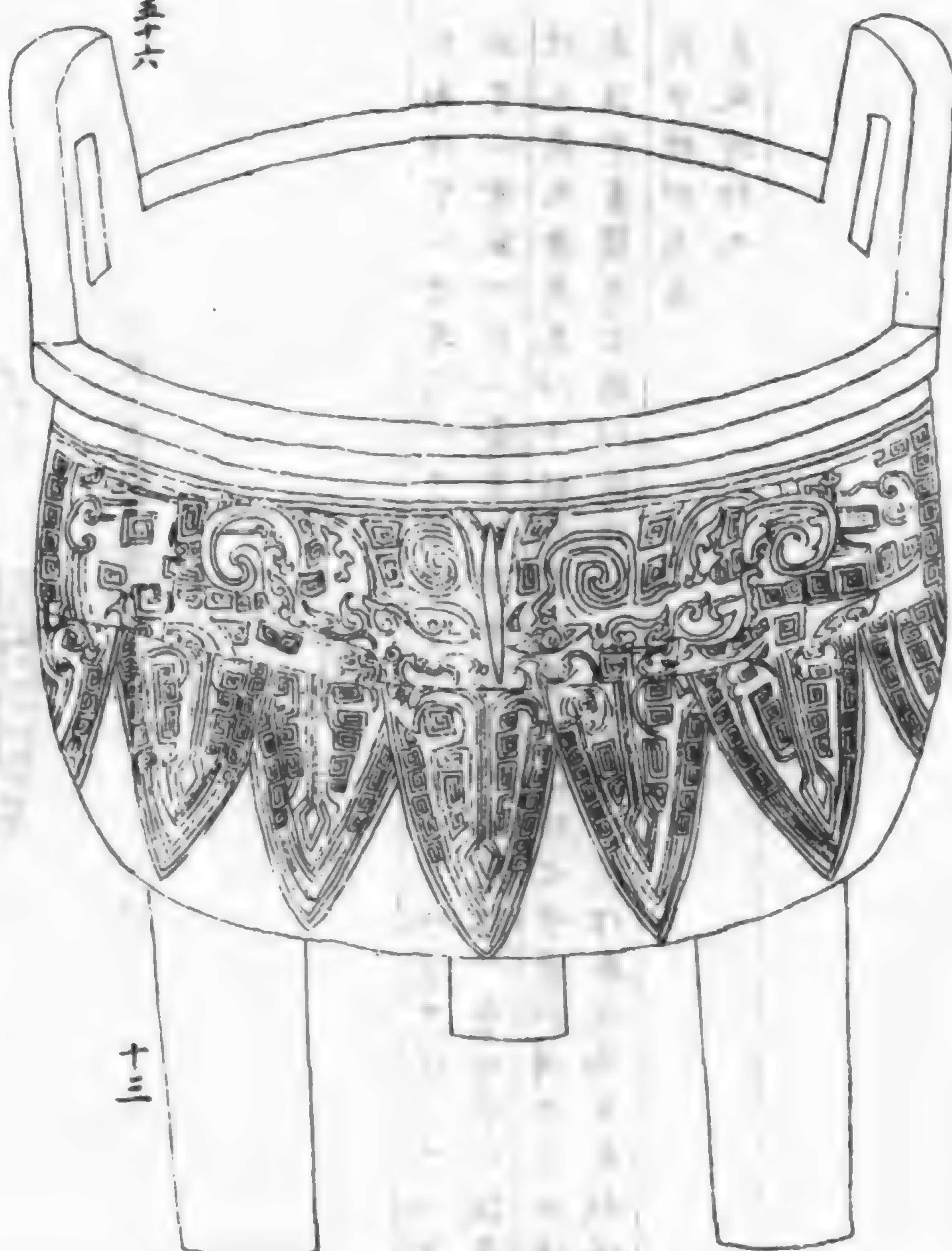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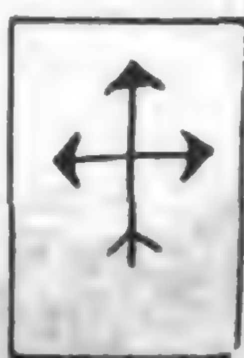


庚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商癸鼎 依九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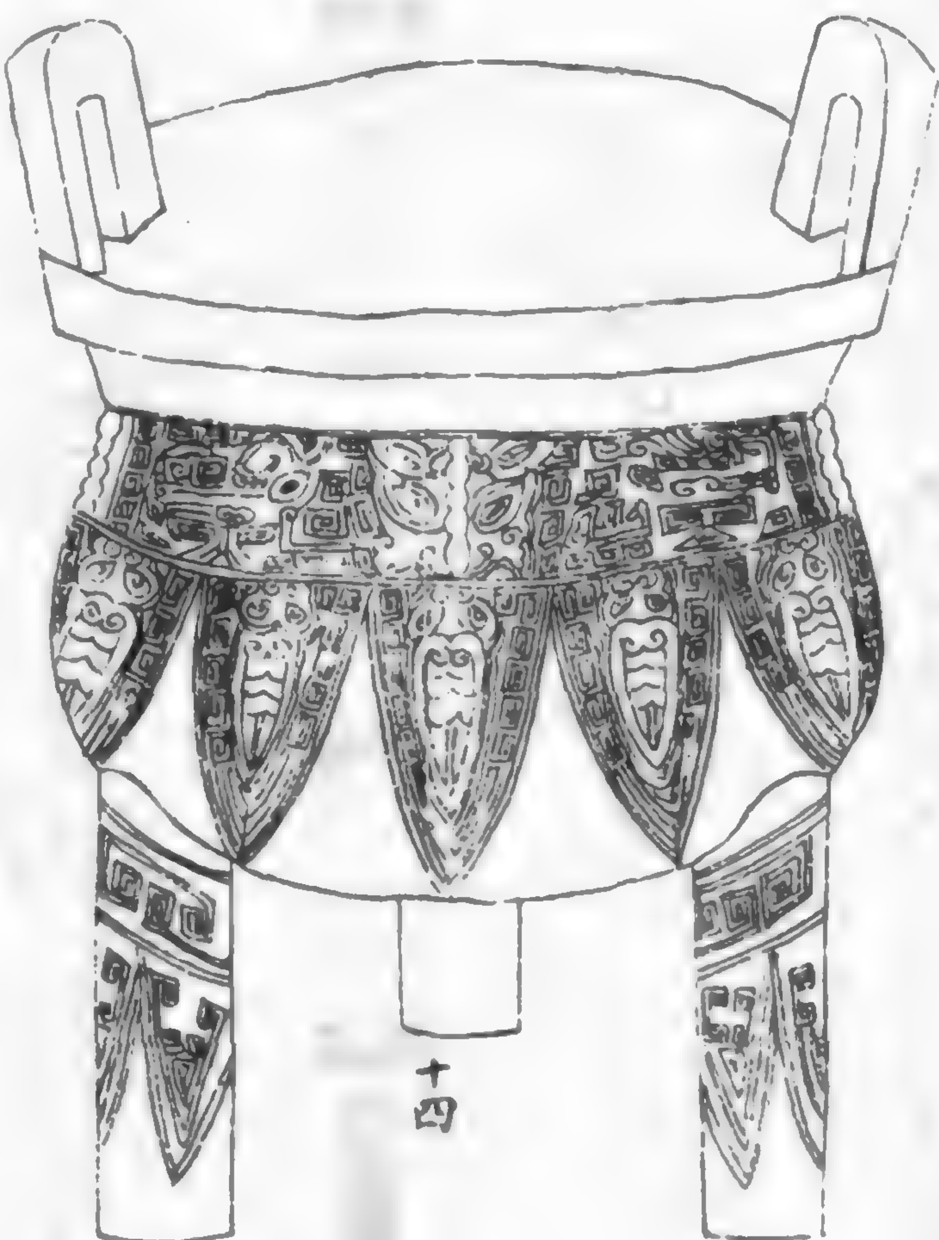
癸

高七寸八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具一以庚名之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故其字作象貫之象焉其一則爲癸而癸之字今從四中此癸則一中三包蓋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象蓋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與而蒼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中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爲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四中焉自漢揚雄許慎傳覃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與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虎班固詩曰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紛煥其炳兮被龍文今觀角鬣尾龍事畢具象物之法雅而

不追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祿父庚此鼎之作不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按陶隱居刀劍錄云夏孔甲米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甲則一字之銘適乎夏商要非周物也容齋三筆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書載其序述可笑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匜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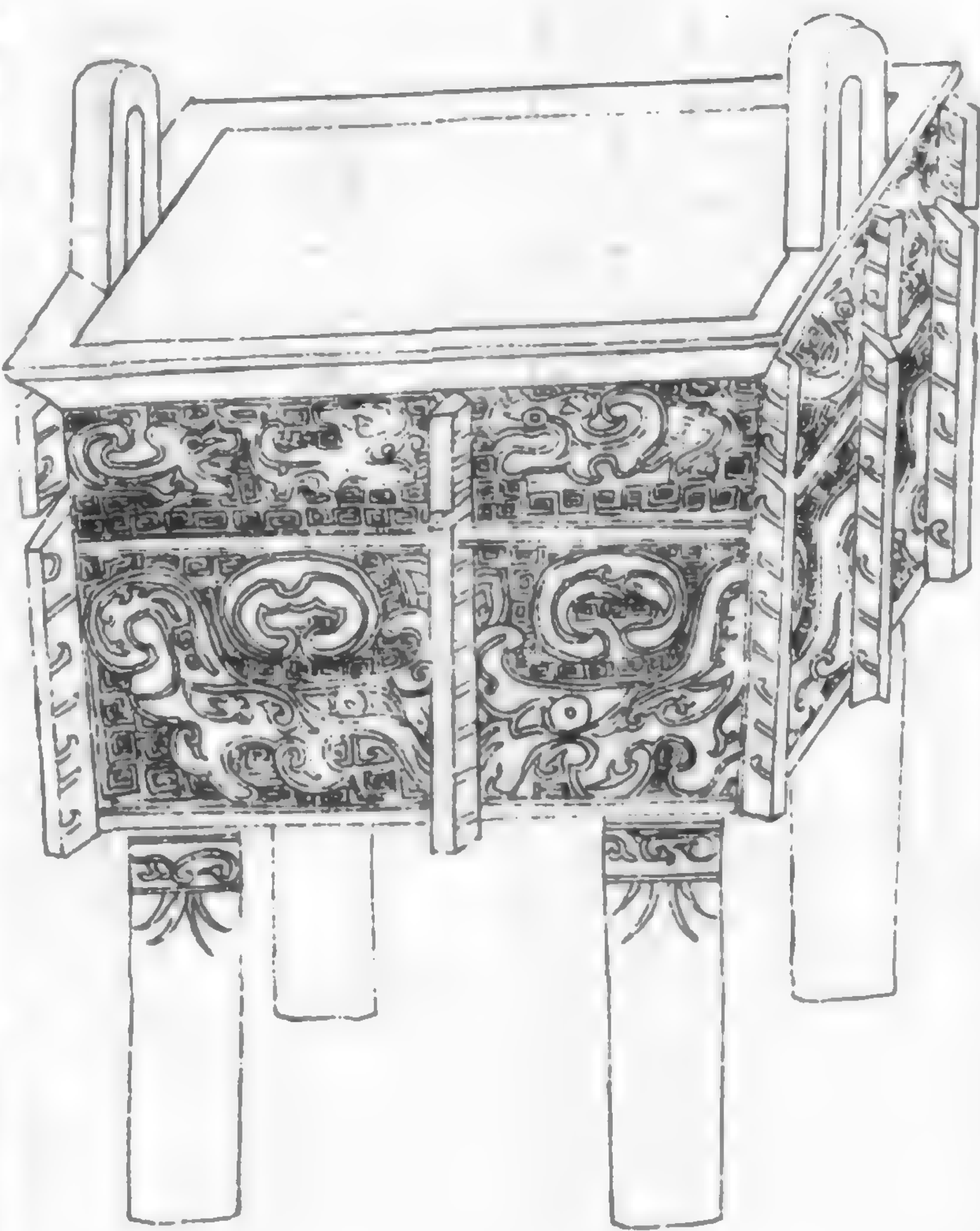
商乙毛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乙毛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薦饗之物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蓋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鼎不熱曰鏸則跡於飲食間所不可後是鼎蓋芼羹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然腹有蟠紋腿飾饕餮間之雲雷亦以貪者戒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旨哉

商召夫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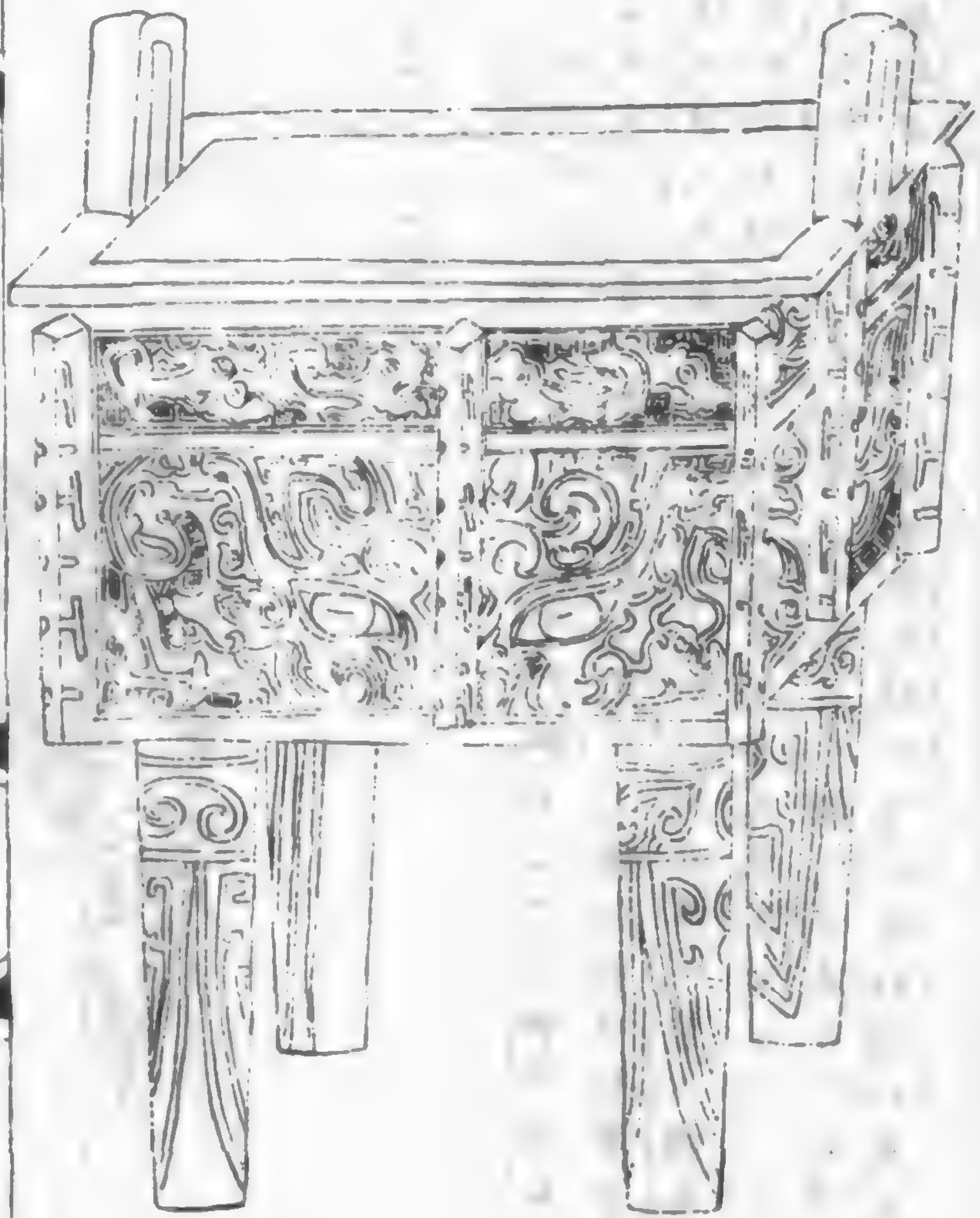


亞形中　召夫子　月　廷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九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四足銘八字內一字不可辨召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册命鼎亦著此銘始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內著召夫是亦廟器也

商亞虎父丁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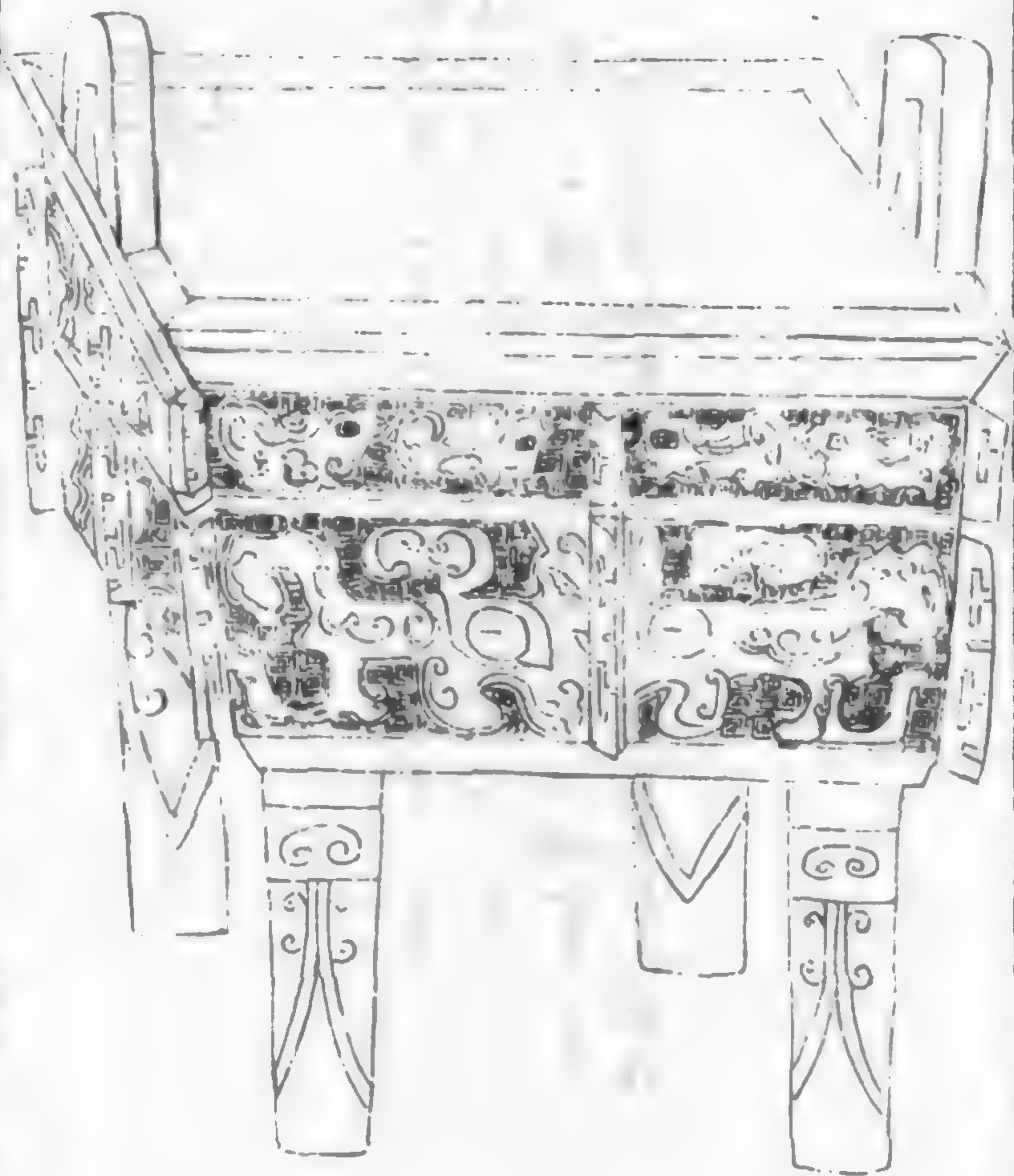


亞形中 虎父丁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二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爲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爲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紋猶有取於彝云

商冊命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中 召夫室父癸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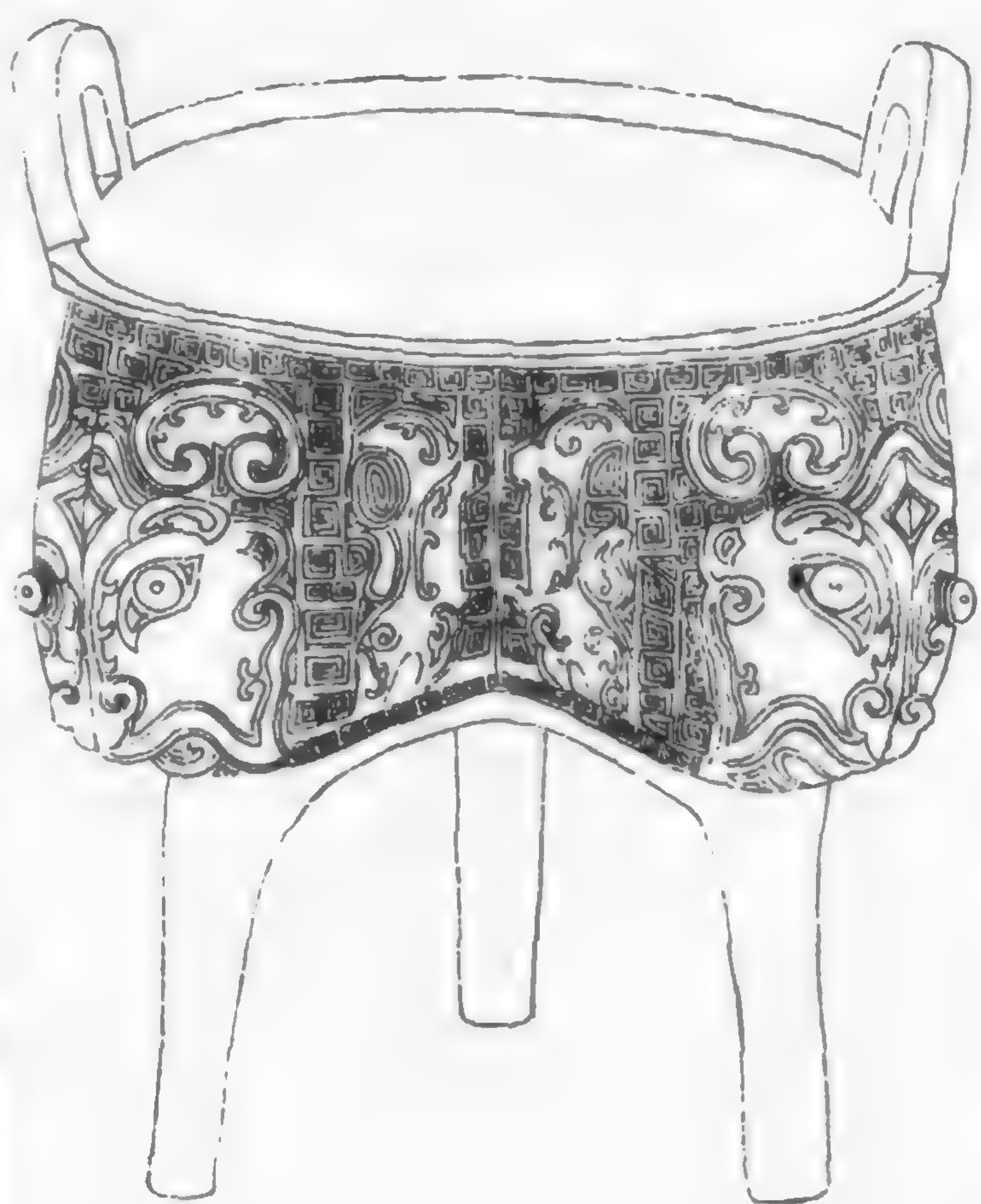


冊命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分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一字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爲冊書以命之者亞形內召夫二字而繼之以室則爲廟器也抑又明矣

商父乙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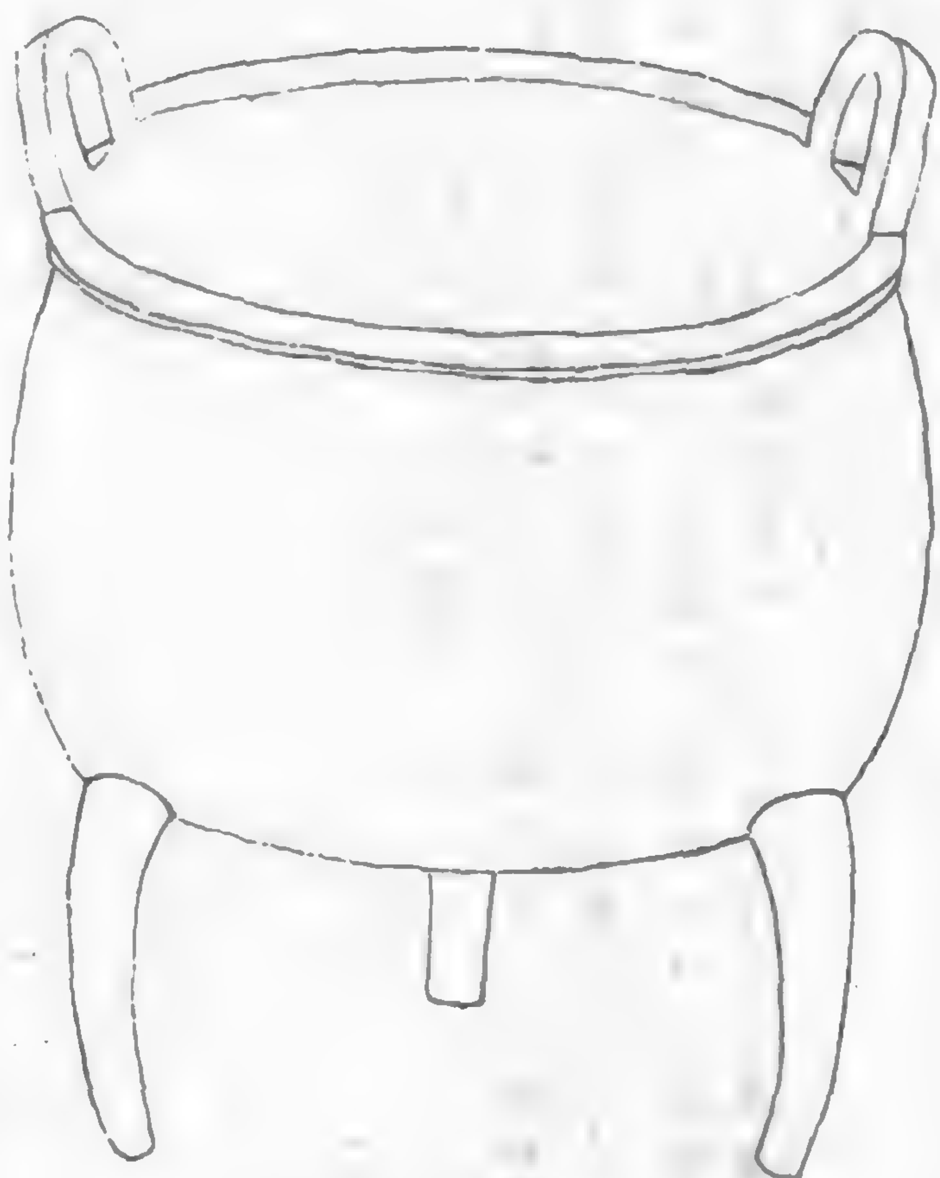


木父乙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一兩，三足，銘三字，一字作木形，二字曰父乙。後世傳習之謬，而以舉彝畫木様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自來矣。父乙，商己也。今所收父乙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為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為饕餮，而間之雷紋，文鏤與父乙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

商持刀父乙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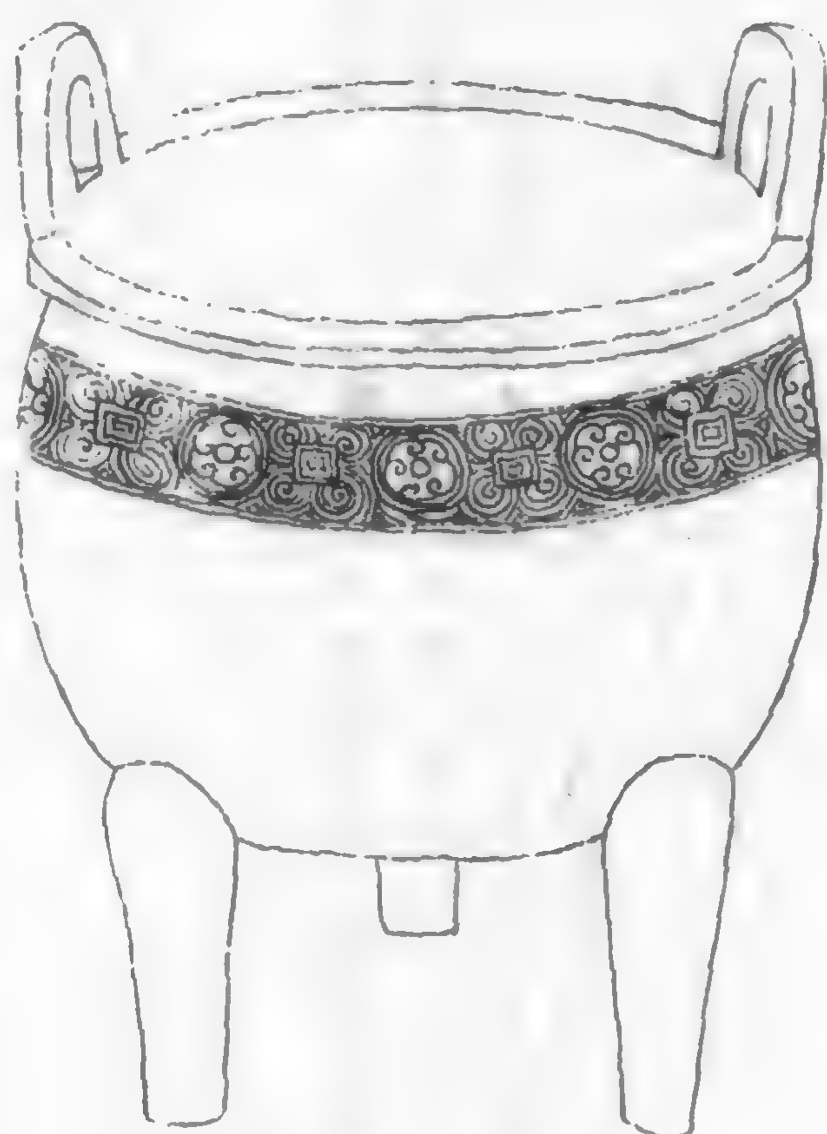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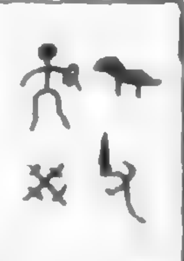
子（持刀形）父乙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三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為尊神，凡於祭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之與卣，悉著此為。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入舞則執干戚，至於籍田，則秉耒為，必躬必親，每每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述其商世曰父乙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容齋三筆：按以十干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乙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商父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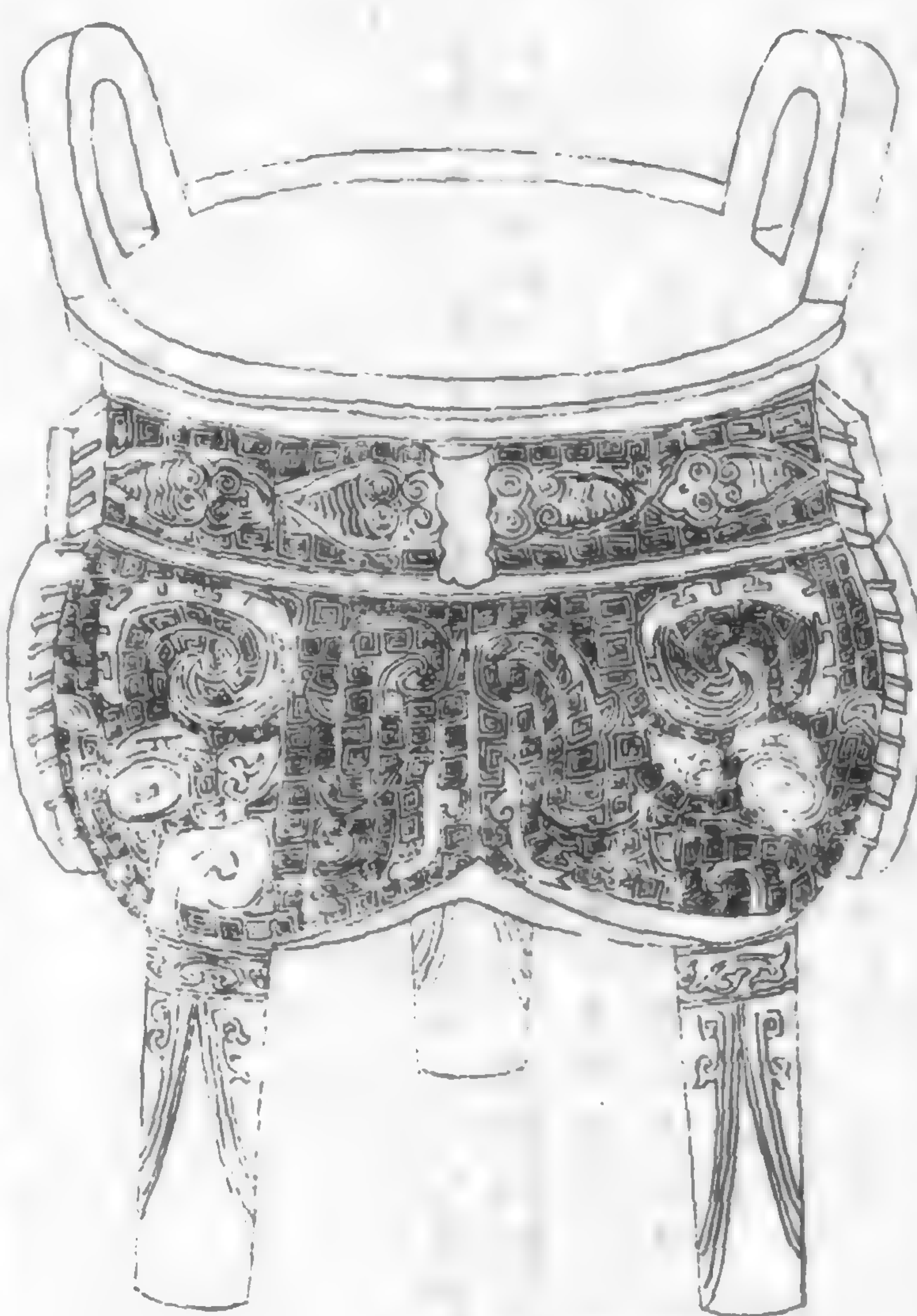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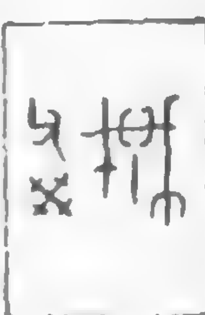
兕形 孫 弓執父癸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三兩。三足。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戈形 父癸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十有二兩。銘三字。

右二器皆曰父癸。第一器曰孫。旁作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爲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刀狀。蓋九射之禮必寓之以射。而弧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豈無意乎。第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所謂父癸尊者作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橫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執戈。器之畫戈。爲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出一時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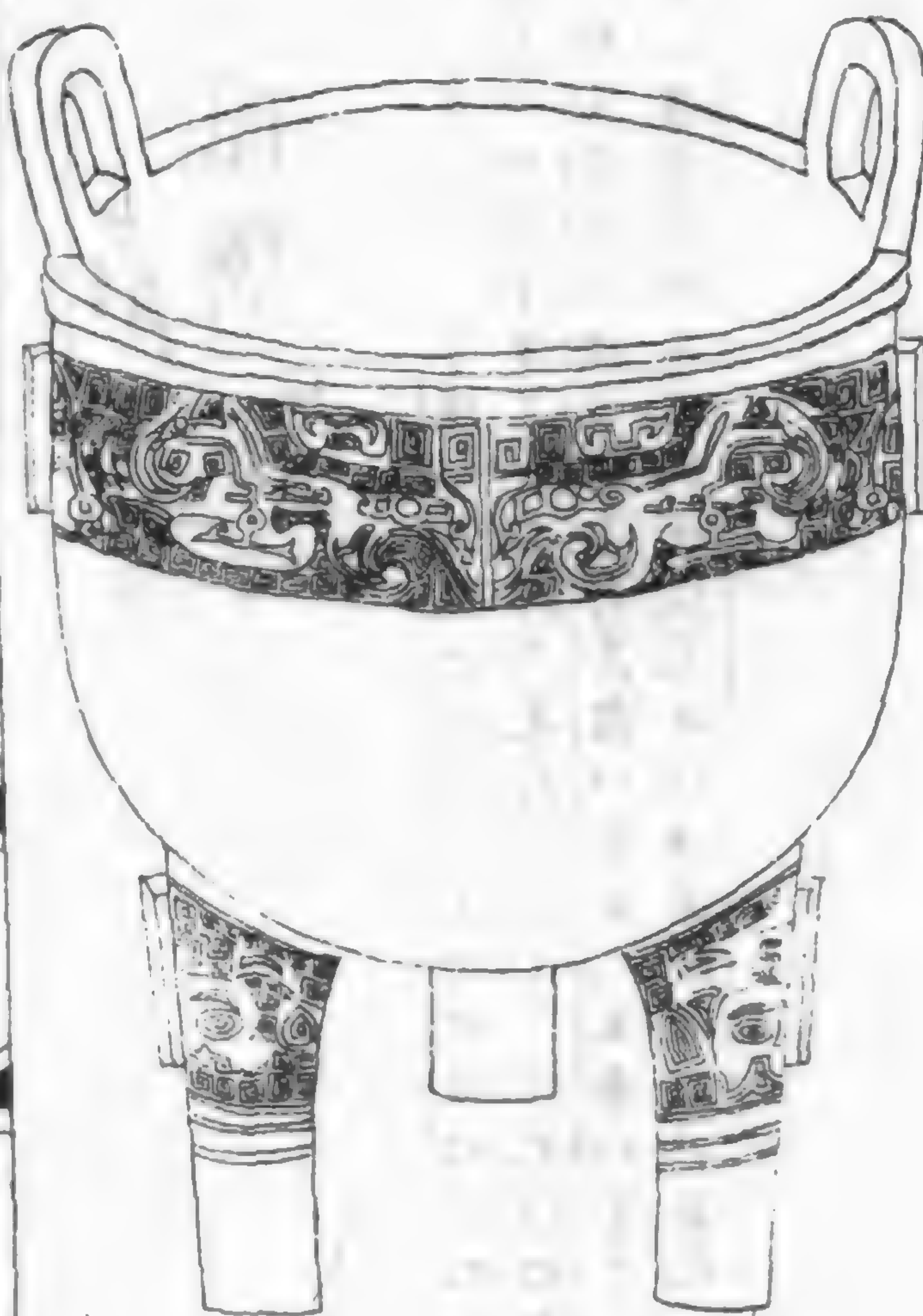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十九梗

商蠆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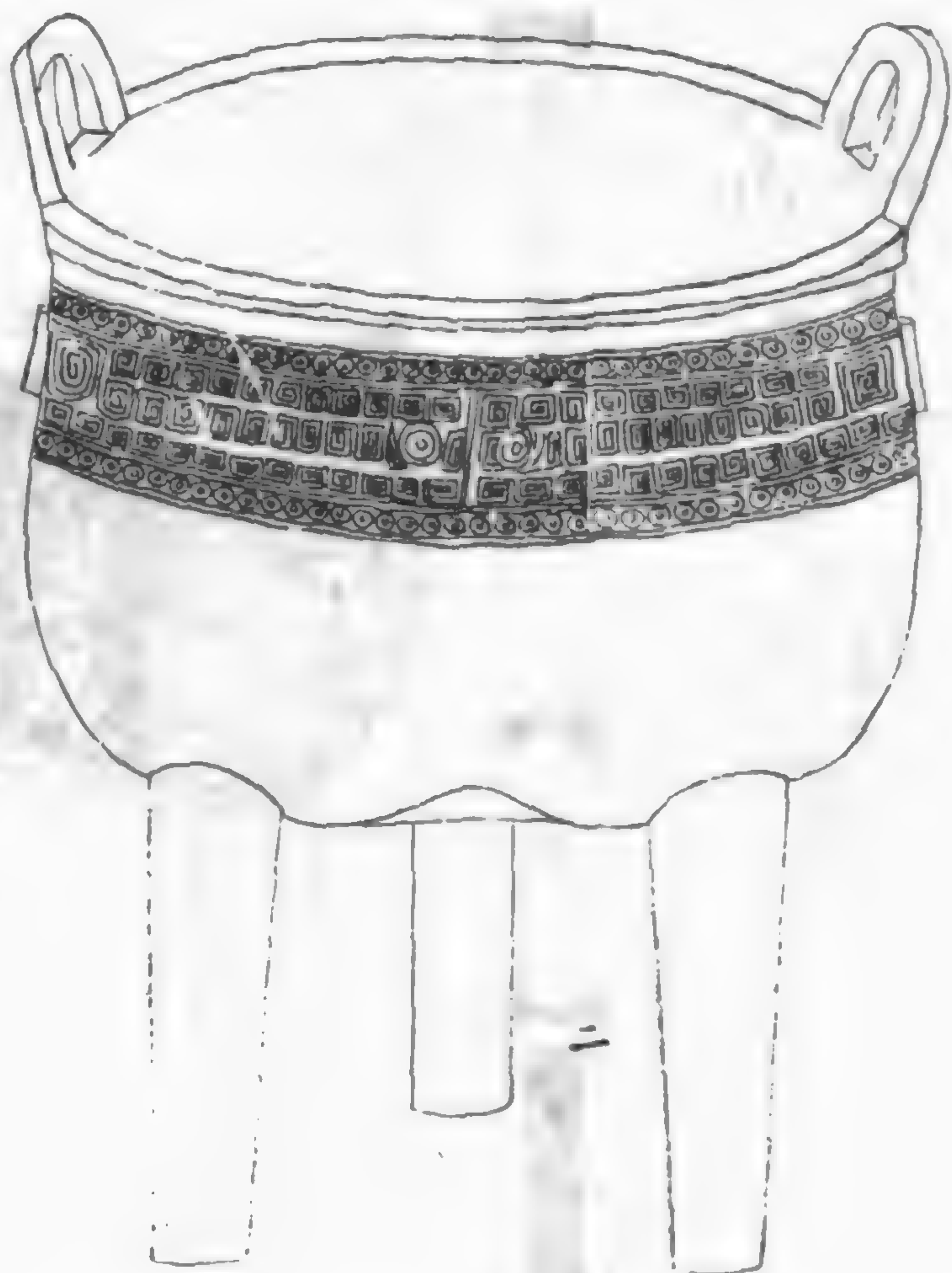


蠆形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蠆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蠆而注謂象形則萬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饕餮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豫防之故其銘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名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殆亦商人之名也廣川書跋祕閣有蠆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蠆以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寫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為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辯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慎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燕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又既以蛆為蝎種則不復以蠆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遂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趙明誠金石錄銘右蠆鼎銘藏祕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六即古文蠆字

商東仲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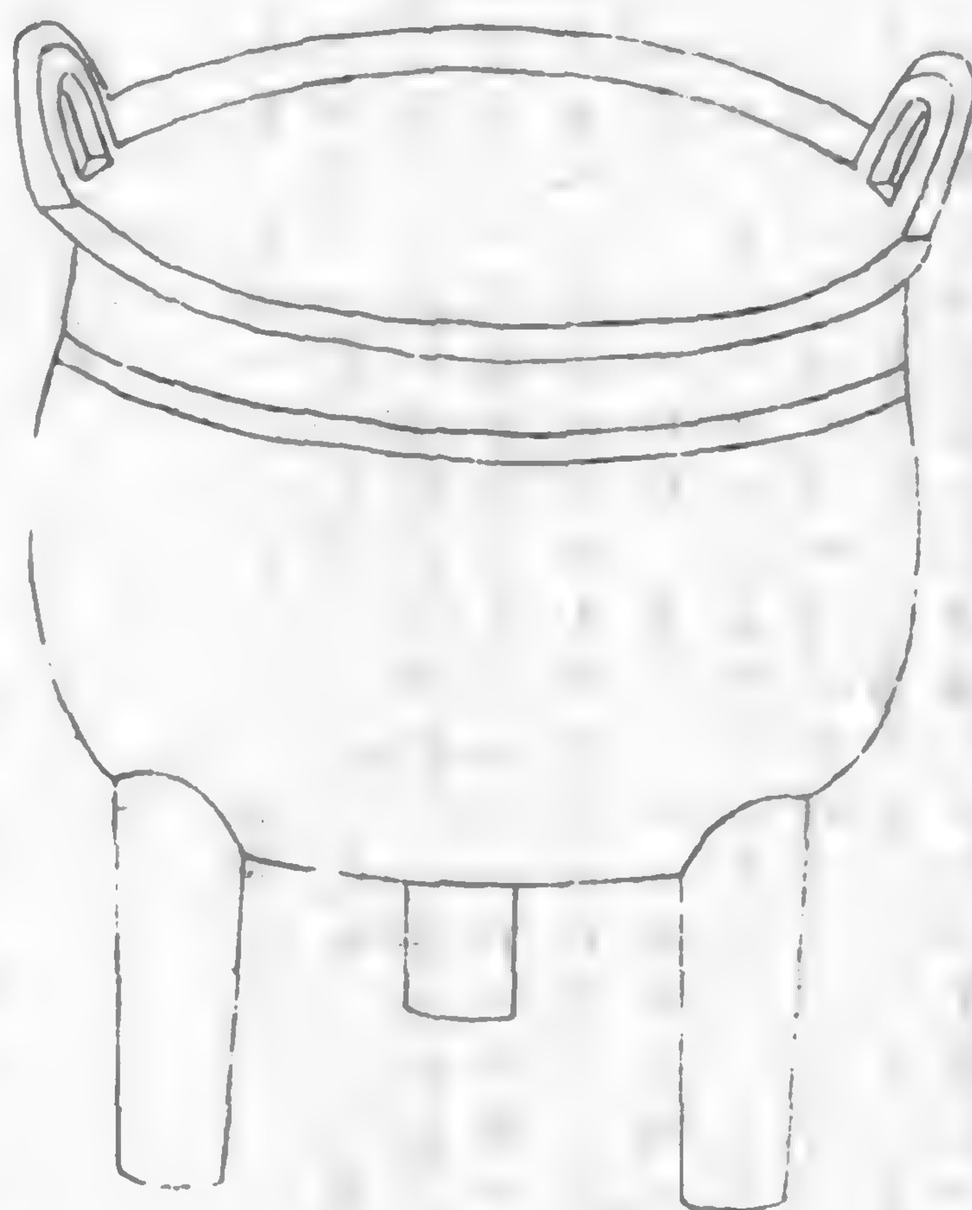


東　仲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東作𣎵從又從木此上一字作𣎵以象木弍以為又乃東字也東仲者索諸書傳記無可考以其器之精鍊渾厚可愛知為商物耳

商素腹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作尊寶彝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蓋商器類以彝銘之蓋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為綯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鼎也

商若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中 若 癸 兩手執物形 立旗形 乙 父甲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旆之勢于左旌其位也又作兩手互執物狀于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雖然陳布紀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旗名物皆从㫃於太常則至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旂軍吏則建旗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旟下大夫則建旐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預焉故旗旆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𠬞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為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薦獻之象而昭其獲

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爲配合在商言其畧故凡彝器止言其日若商敦言乙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彝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彝言乙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内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内祭皆内事故用柔日師田外祭皆外事故用剛日然則是器言甲者剛日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歟今所藏器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享于上也有言子有言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然其形制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頗古真商盛時器也

商象形饕餮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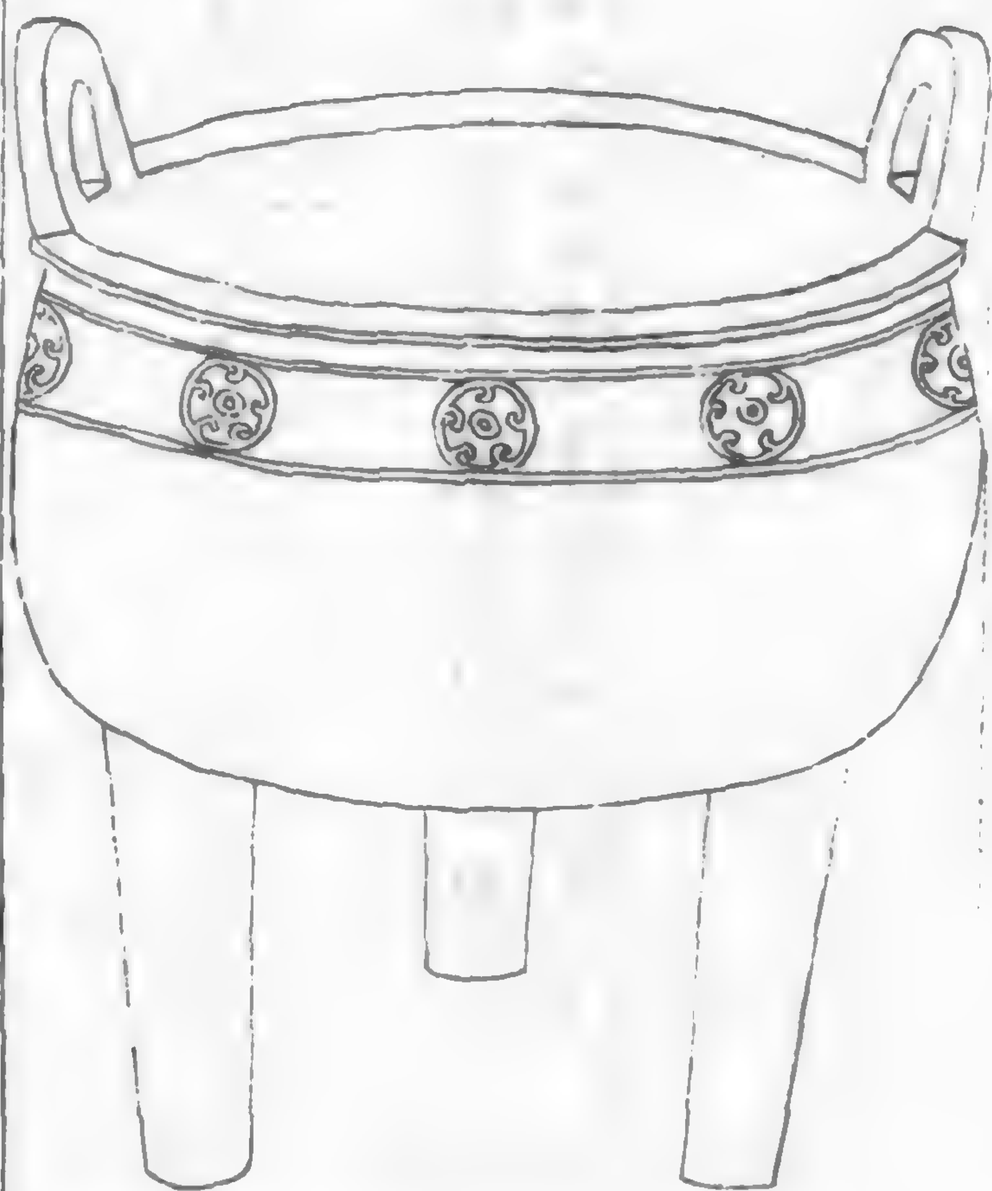


饕餮獸形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一字按此鼎款識純古髣髴饕餮之形後人覩象立名故取爲號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爲鼎者悉以此爲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寔啓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則商之爲法亦基於夏而已周賓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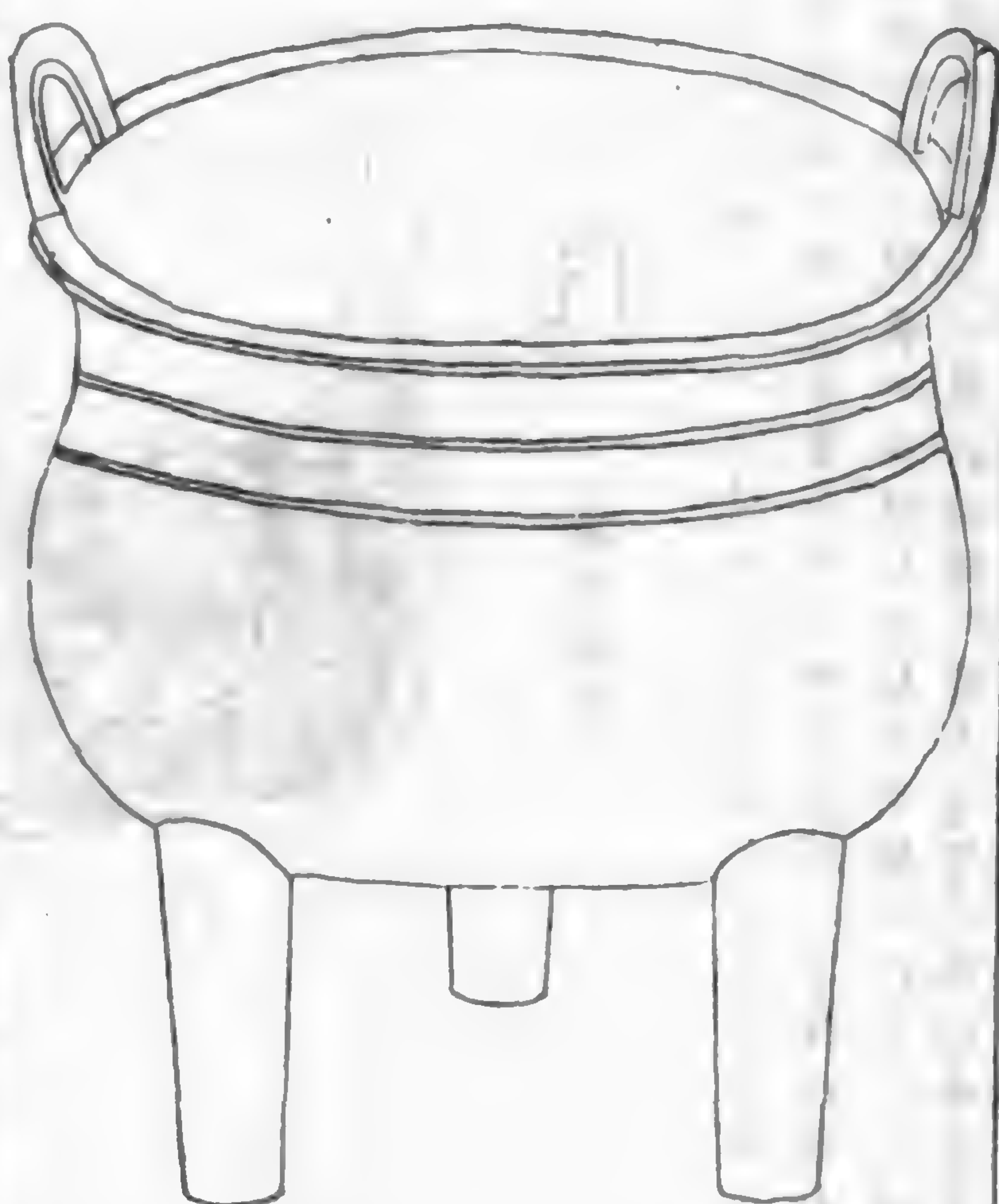
商魚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且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宮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禜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物豈非亦以其時耶故周有月星尊日星觚者是各以其類而爲之器是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其類於物爾如詩所謂李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爲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爲薦物之亓蓋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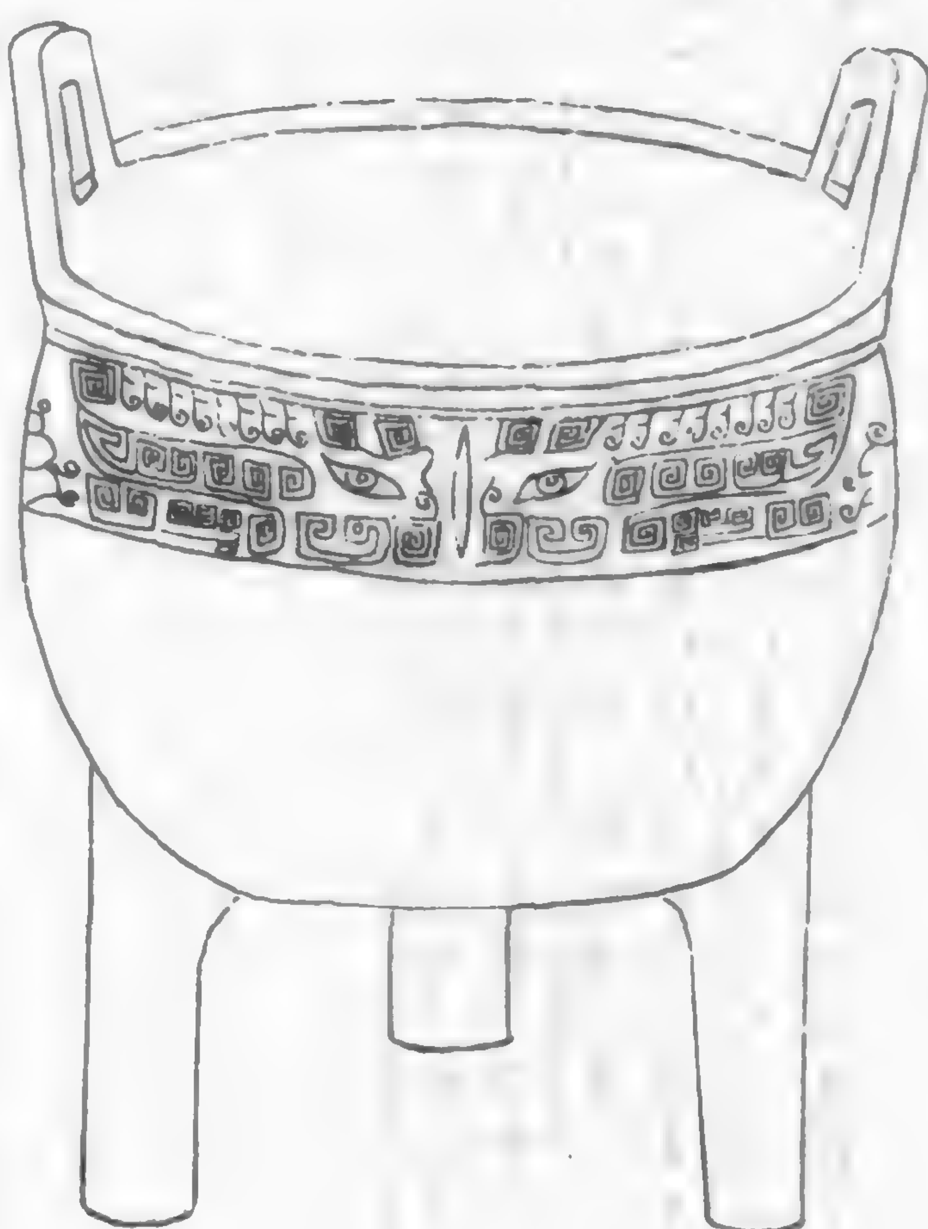
商伯申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伯申作寶彝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類。而此獨通體純素。製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爲乎。

商立戈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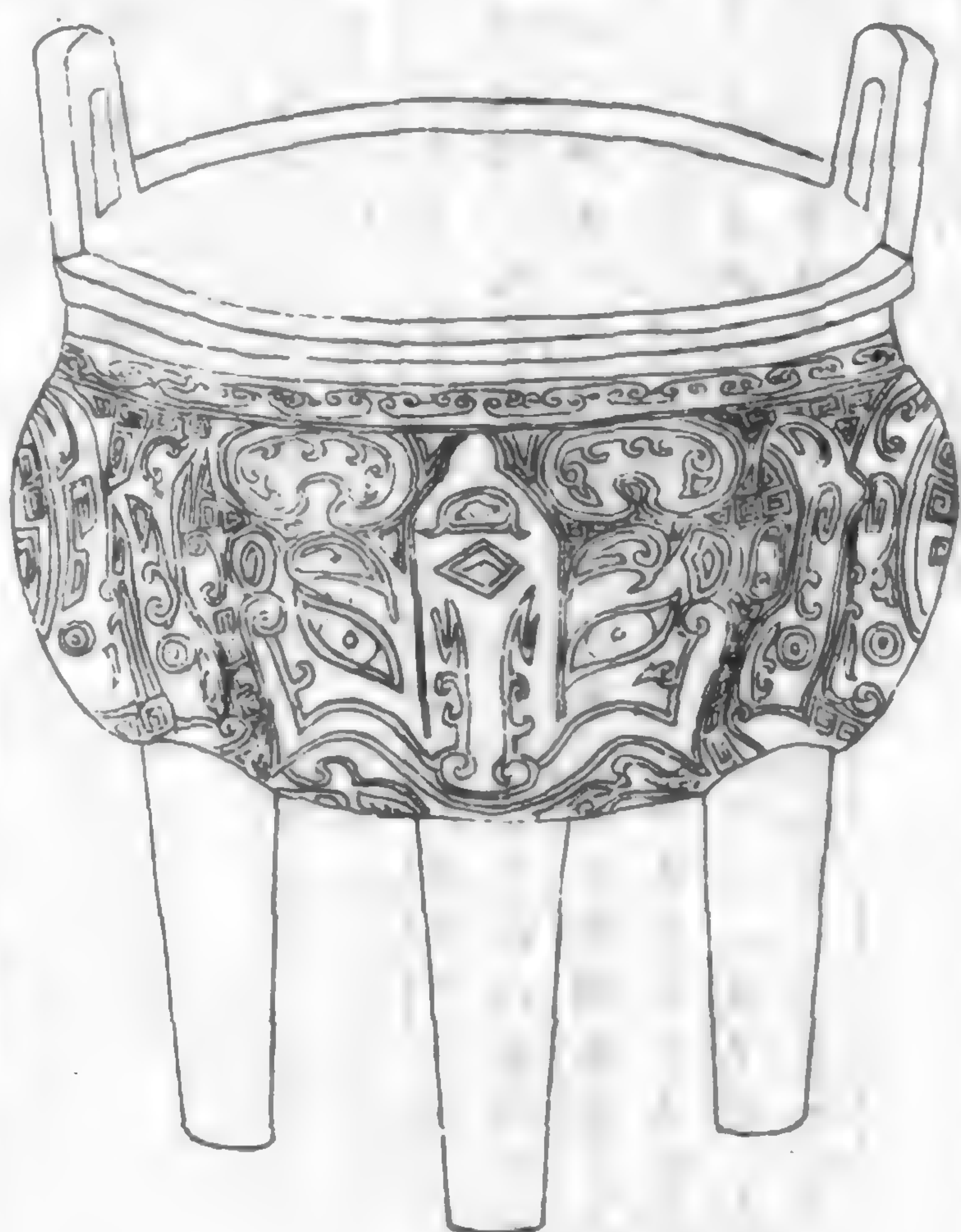
立戈形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

商立戈父甲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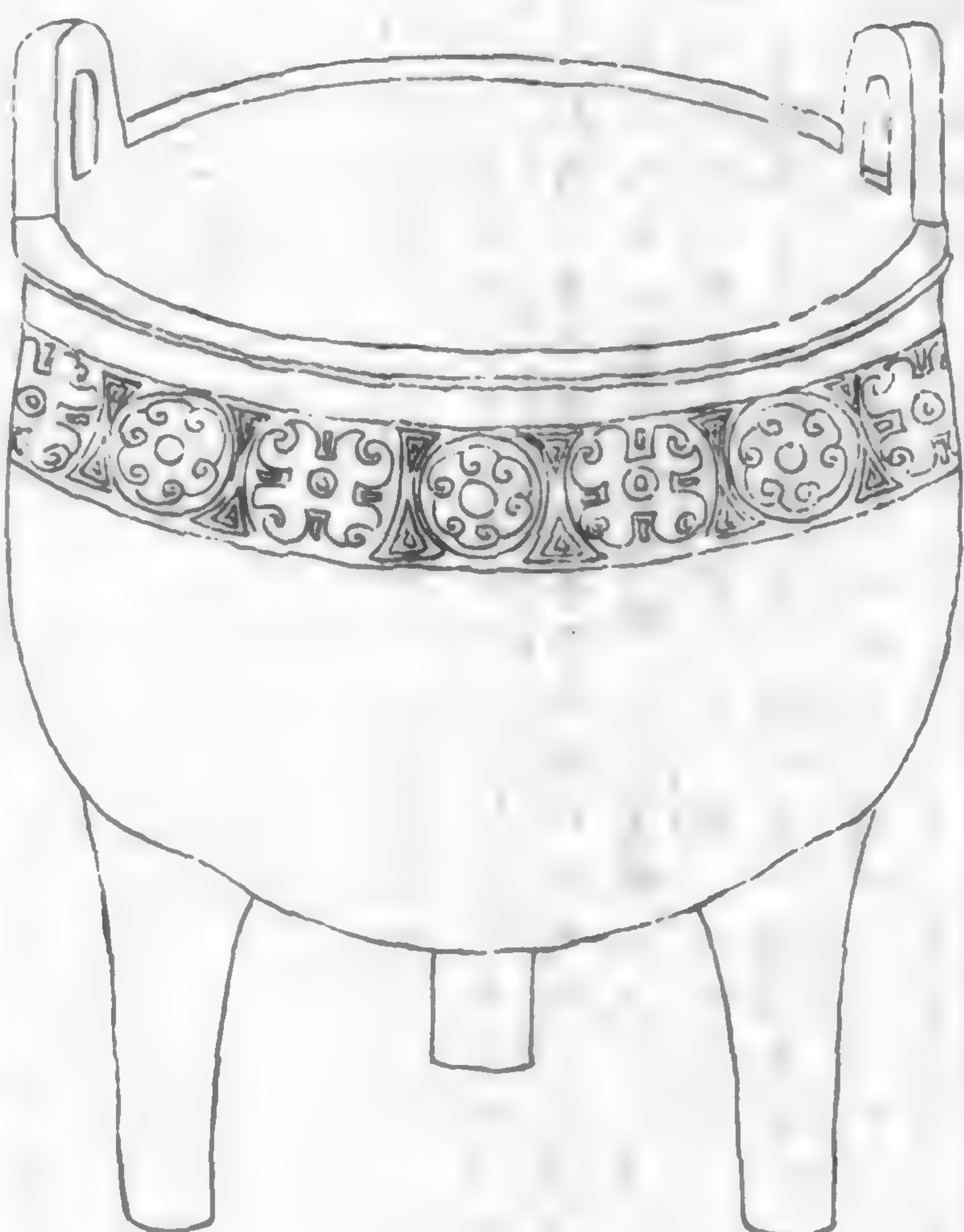
立戈形　父甲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七兩。三足。銘三字。

商横戈父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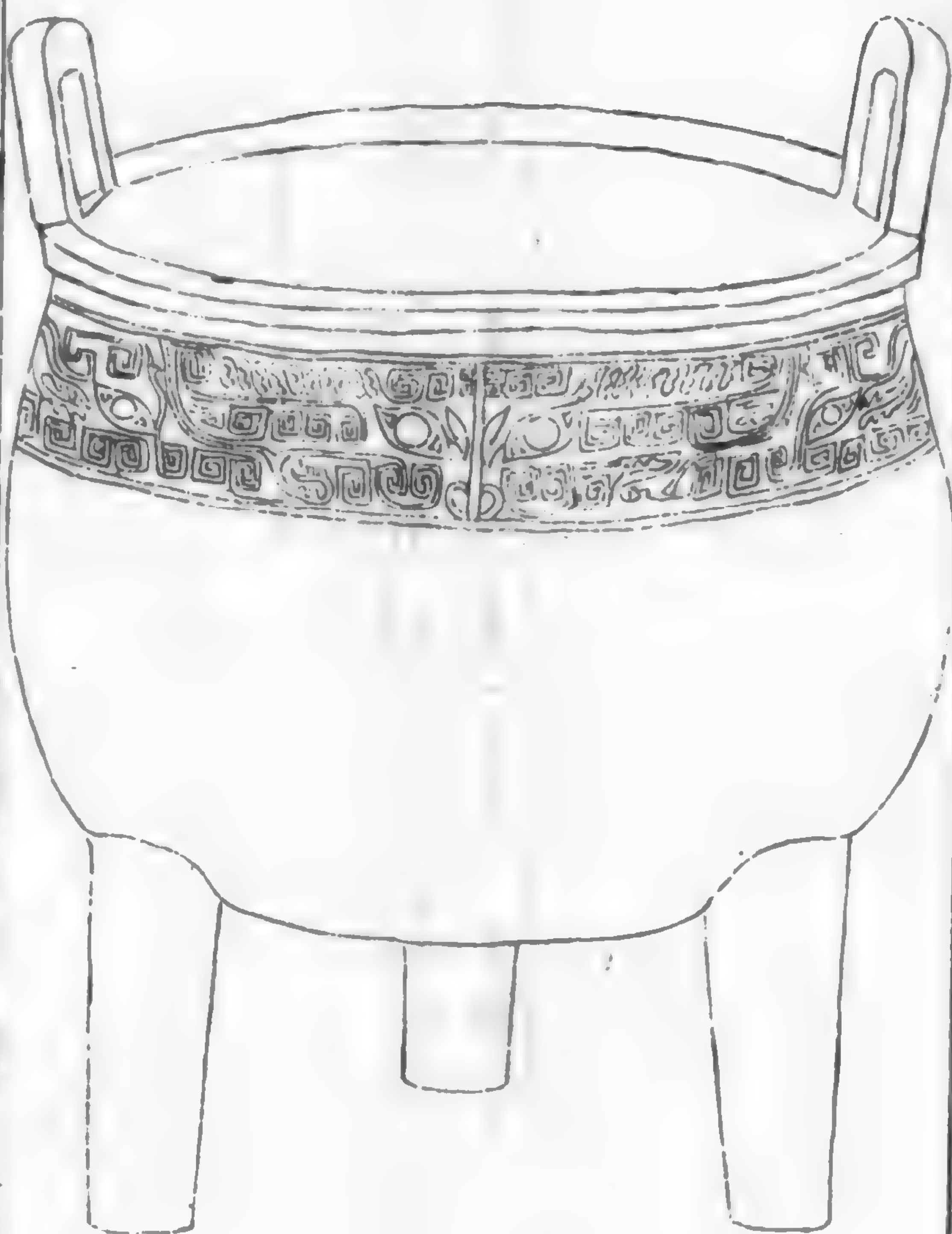


横戈形　孫父癸

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四斤七兩。三足。銘四字。

右三器，按商後分封嘗有戈氏。說者或以戈為姓。今考斯器二作立戈，二作横戈，稽其銘款，通曰父甲、父癸，皆為商號。則所謂戈者，非為之戈氏也。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觚有立戈觚，於尊則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从戈者，敵物之我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於失我。古人託意，茲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間徐子會齊侯，其所賂之鼎，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為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為古國名，故高平昌邑之東南有亭，亦曰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儻以為甲父，則是以國名變商號矣。遂就傅會之說，不可不察也。

商綦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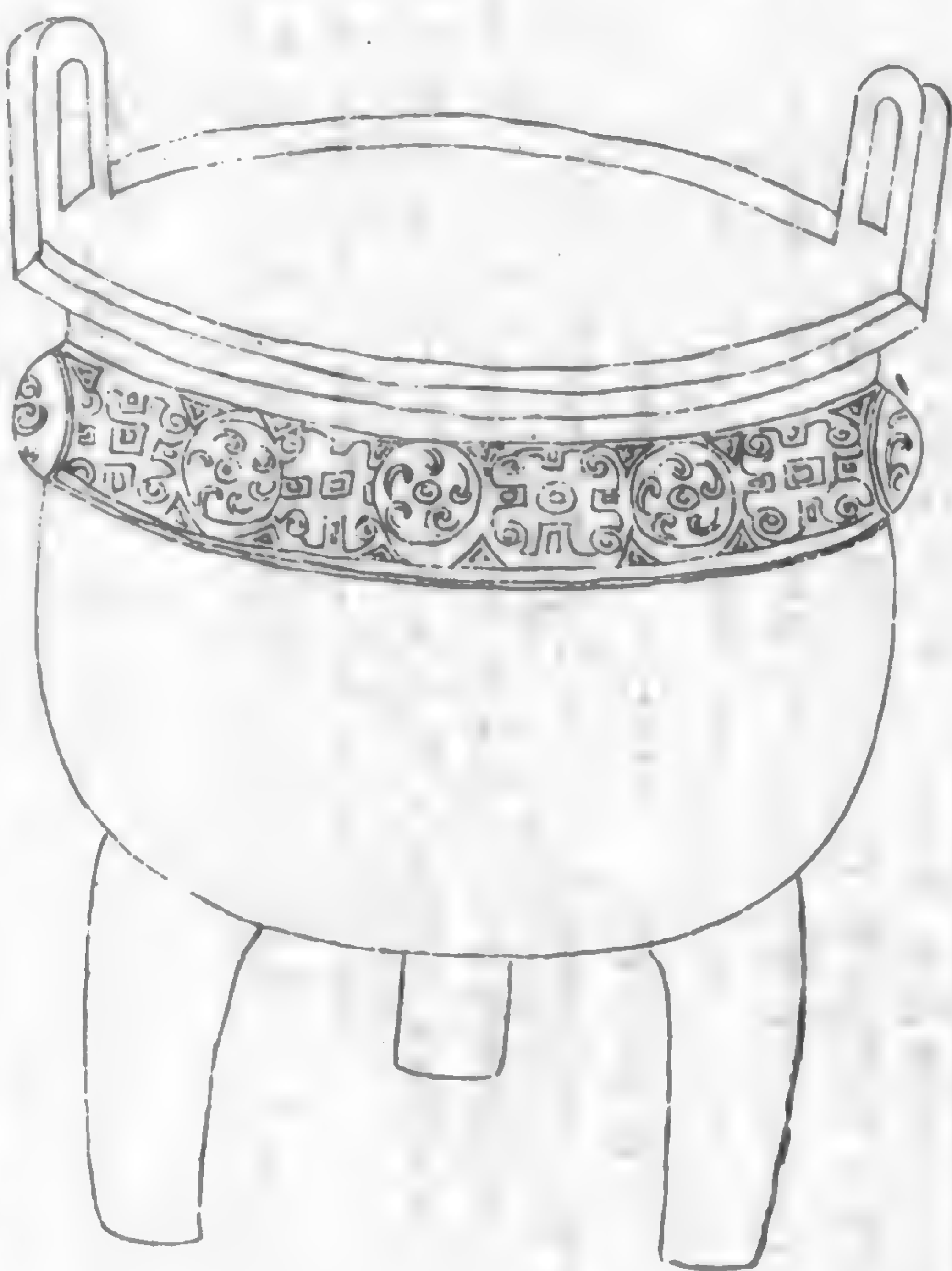


綦父乙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足銘三字純外隱起雲雷狀

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召公尊其銘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召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召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耳豈此所謂父乙者哉况周人作銘文字已備此鼎近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嘗言綦衛之箭而音釋者以綦為其且援史記綦國之竹為證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為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為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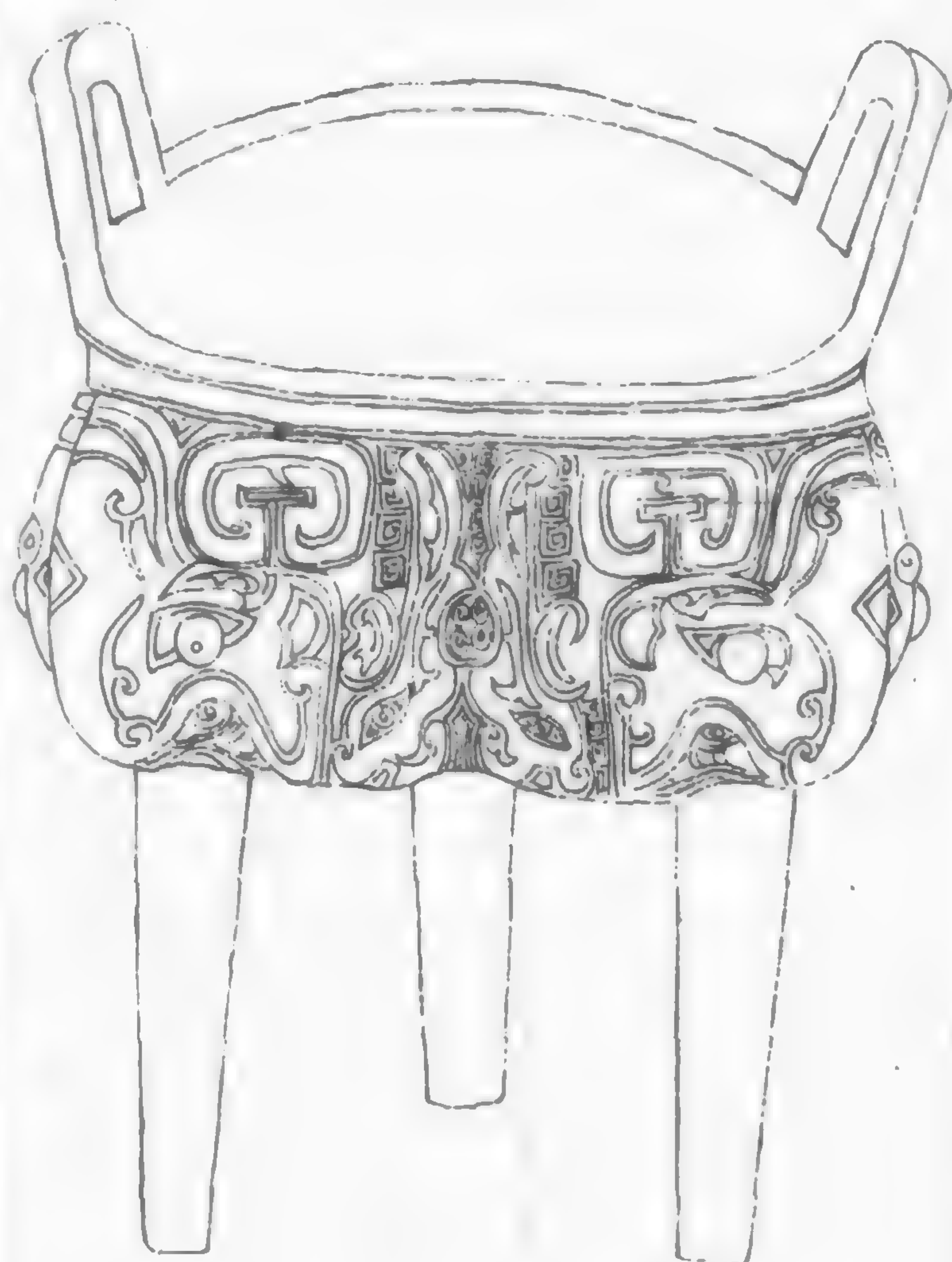
商象形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鼎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足銘一字制作精純與商辛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鼒為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鼑於大夫始鼎作鼑於得鼎作貝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鼑具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其為鼎字且鼎字上從二一而□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二則成象一則效法故從二一以木巽火烹飪也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反有析木之意深得古書之體者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義

商公非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非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爲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爲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爲公非矣

三足鼎劉向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六鼎宋史本紀宣和元年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洛鼎廣川書跋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嘗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昔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包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曹二十四月晉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矛曰四十二月之料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蓋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此趙明誠金石録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云維十有四月蔡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嘗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敦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元王惲秋澗集商鼎歌并序燕士張君文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積有藏餘即購求古器書畫爲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彝敦卣及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藻識過夫奇妙不惜資貨期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惜暇則明窻棐几展布陳列廼沾沾而喜曰古人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精諸賢之純粹今吾何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稽古尚友之誠靜觀適懷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回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不啻如雲烟之過目遇佳客鍵門焚香炙茗畫發秘藏爲序說家數評論優劣雍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是稱也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閣諸名勝詩詠喜爲序其平生濟癖仍以古調歌之其辭曰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鐵只緣近古俗忠厚象形作器窮精鑿敦彝鍾鼎賜臣工重比謚贈糜天爵當時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寥索蒼銅不逐太社亡千古流傳誇瀨璽供佛牀頭夜墜深物歸所好得真托張君稽古負精識入手摩挲三嘆息兩耳高撐足共三六乳附腹何的歷饕餮繞腹雜雷紋紫翠英英帳猶濕細觀款識商父丁乾玉南金非所惜平生濟癖心不足此日大醻情暢適摸形遠紹考古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華農貧謟湯高宗彤祭雉雊爲黃金塗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已陳迹一朝悅墮三毫間神明之器今月螫或象沉烟讀詰盤或把殷彝奠嚴石尚友直撰三代英平生閒古心方畢王晉齋甲寅業商鼎歌壽酒介軒來興而來適值中生之旦知心既久可無頌書之章僭成調鼎之歌仰侑壽巵之祝　元霧樓前春正長梅花已作鼎鼐香旋倪同指南極瑞客

星高映屏星光。我聞陰陽根太極，天以中和生萬物。正通之氣鍾為人，亦
以中和融盛德。中和時候出大賢，平生學力全其天。花溪上接丹溪派，敬
齋水鉢曾親傳。嚴亦敬齋之仕國，當以珠樹為具宣。先生亦有梅兩株，即
日架亭名玉立。梅花本不貪春風，清操凜凜專窮冬。浮花落盡真實見，微
酸一點心事同。愛君愛國丹心折，何意平分風與月。去年極民無鑑中，今
見桑麻已萌達。桐山高兮桐水長，梅花兩度流餘芳。小摘青青祝公壽，和
羹滋味
須先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中京
圈點監生臣陳子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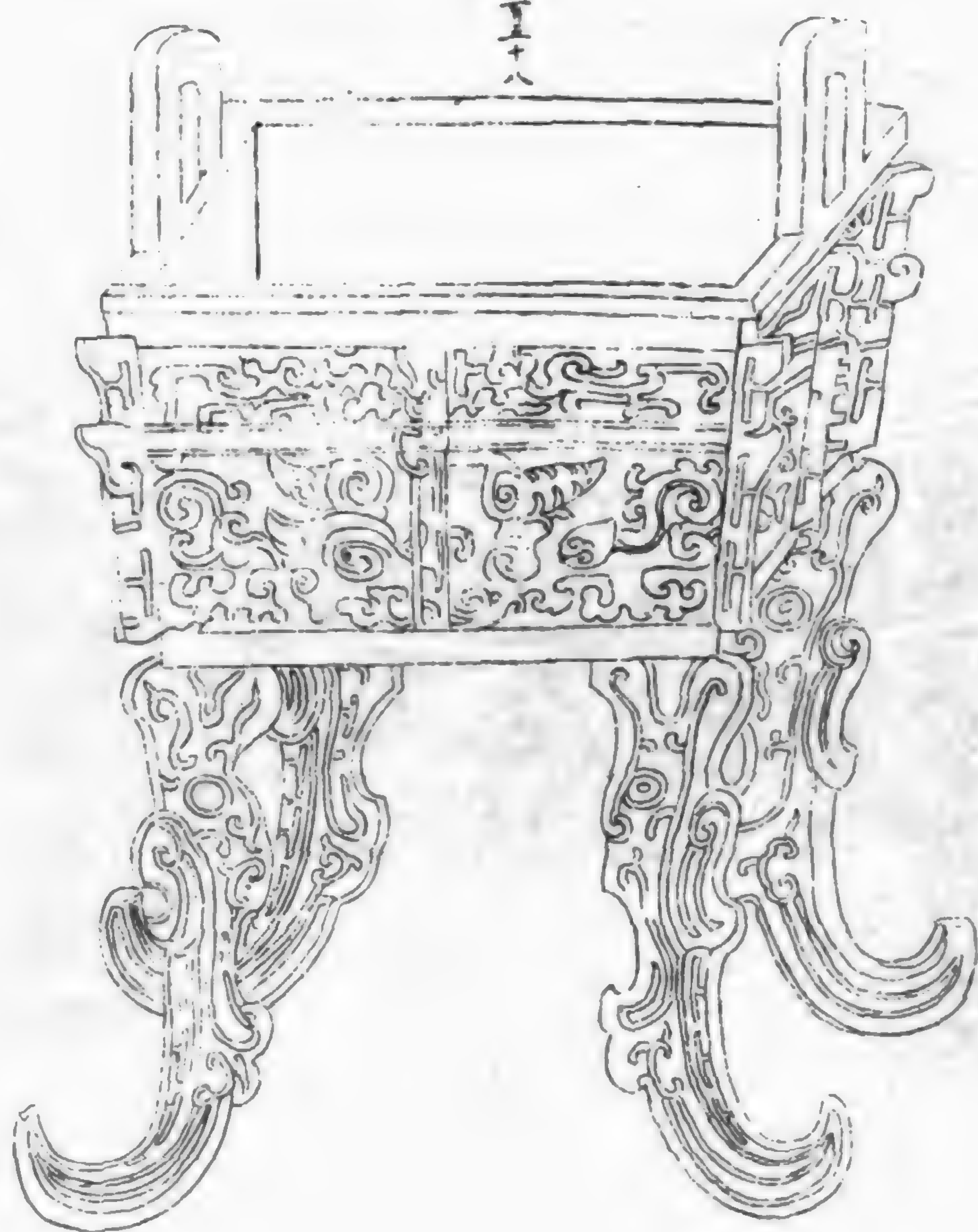
十九梗

鼎

周鼎

周文王鼎 減小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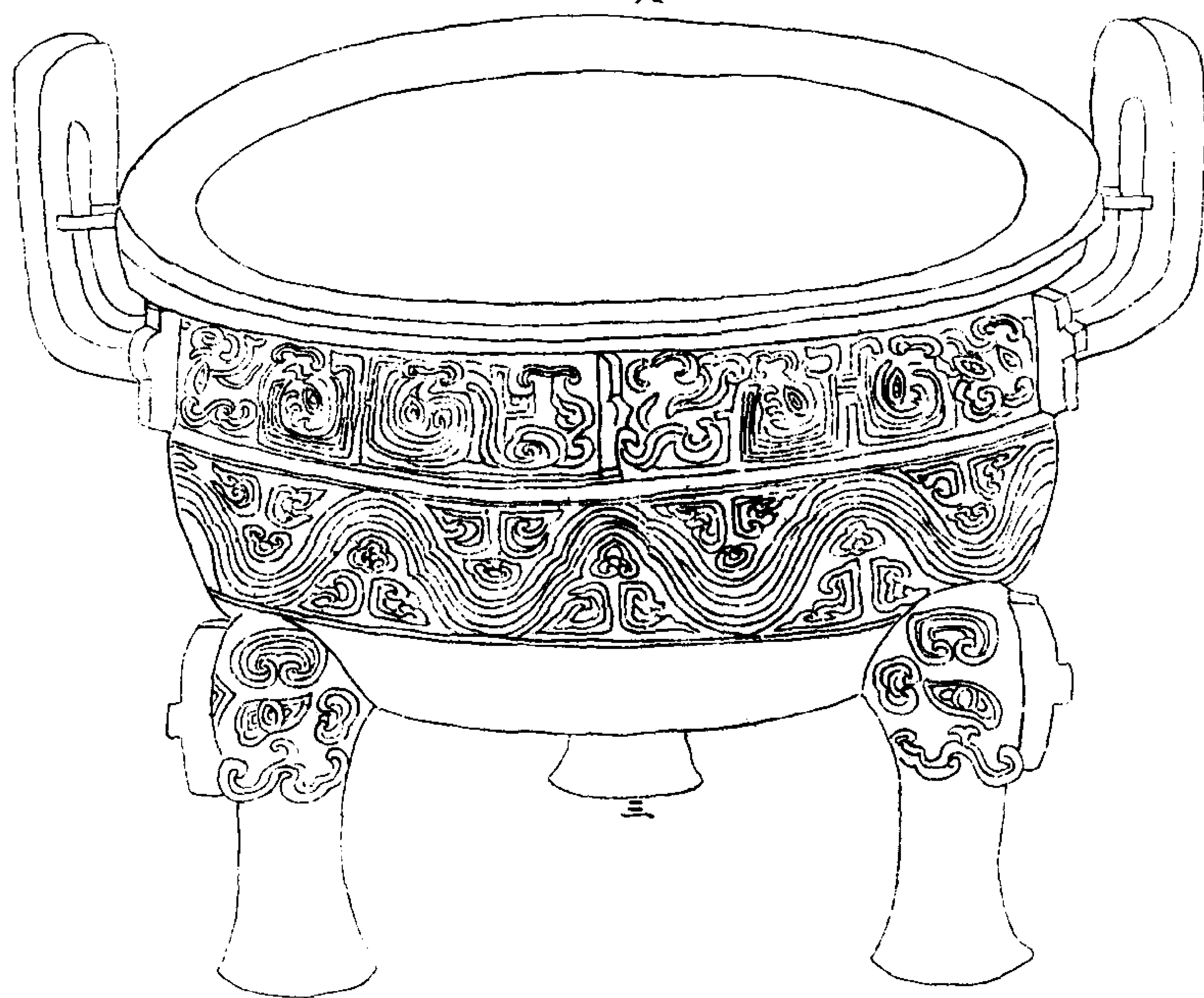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魯公作文王尊彝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

四足銘七字按鹵字許慎說文云從西省象盟形鹵即魯字也古尚書魯作衣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今尊傍加阜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寶也王聲也今彝其首作𠂢者乃王也其左作黑者象米形也右作𢆶者糸也下作廾者廾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于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者以是推之則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鑄蜼文蜼之為物爾雅以謂禺屬卬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家見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亦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厲儒扶持異端鄒摒墟基之物以請罪為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堅道朋邪以彰寶器佯一時純正不沮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



周晉姜鼎

宣和博古圖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敢妄寧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招所辟辟妥揚乃光烈虔不墜諸覃事以尊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貢千兩勿廢文侯顯命長貫通弘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作惠為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

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嫁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叙文侯威貫通洪任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迨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將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款識脩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絕可以為一時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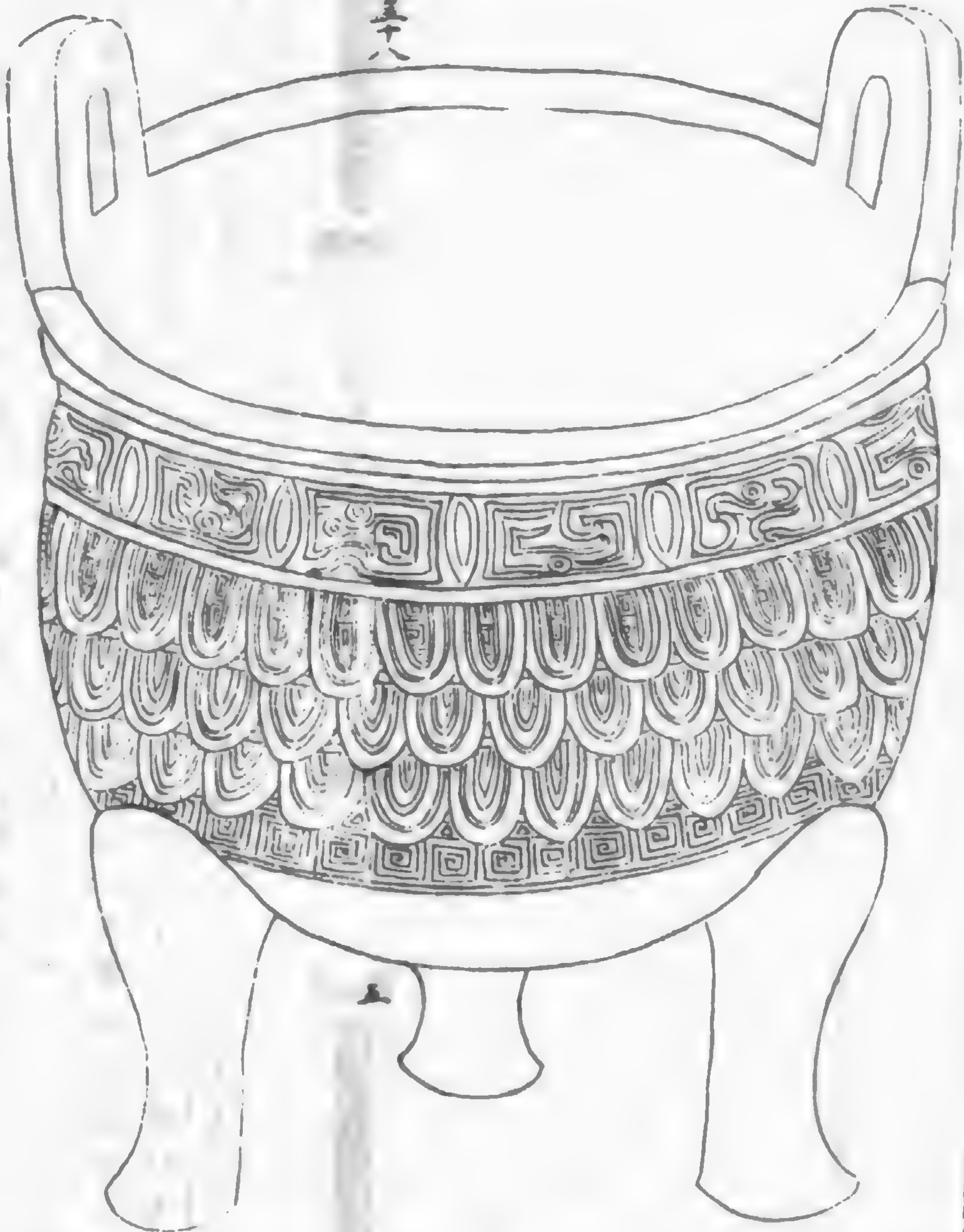
廣川書跋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為權若干為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為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為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早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其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紀事亦

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膚則亨脯體也晉姜之作牾膚鼎謂邪膷音香十臐音熏十膮音梟豕羞見內則

周伯碩父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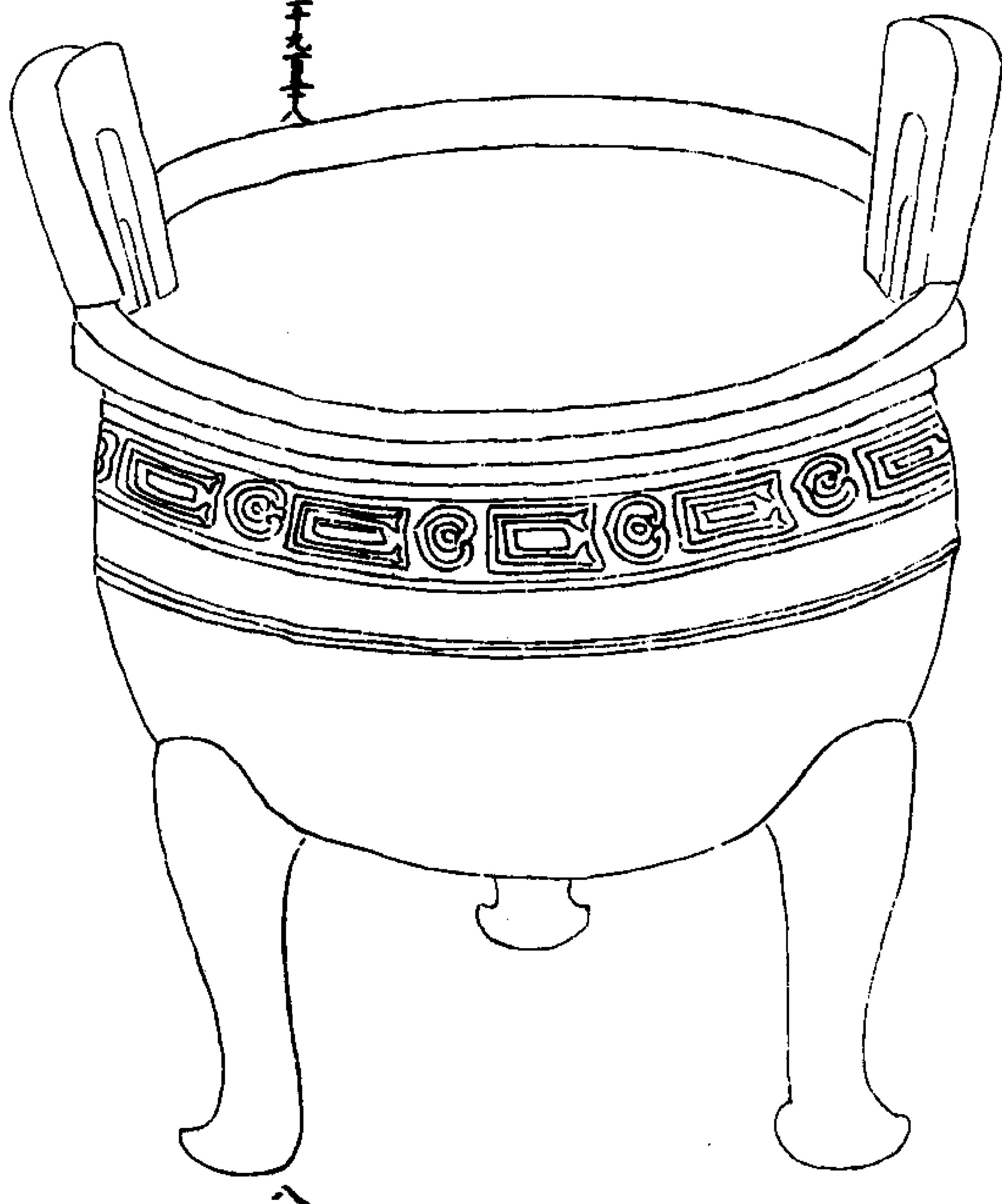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尊鼎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東觀餘論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異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頡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頡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皆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

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揚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代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姒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則乘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克癸彝文曰丁子周戩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新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壽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廣川書跋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

六寸九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石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剥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乙字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戩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藏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卯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爲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頵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頵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其與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頵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其二鼎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爲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無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矣。

周史頊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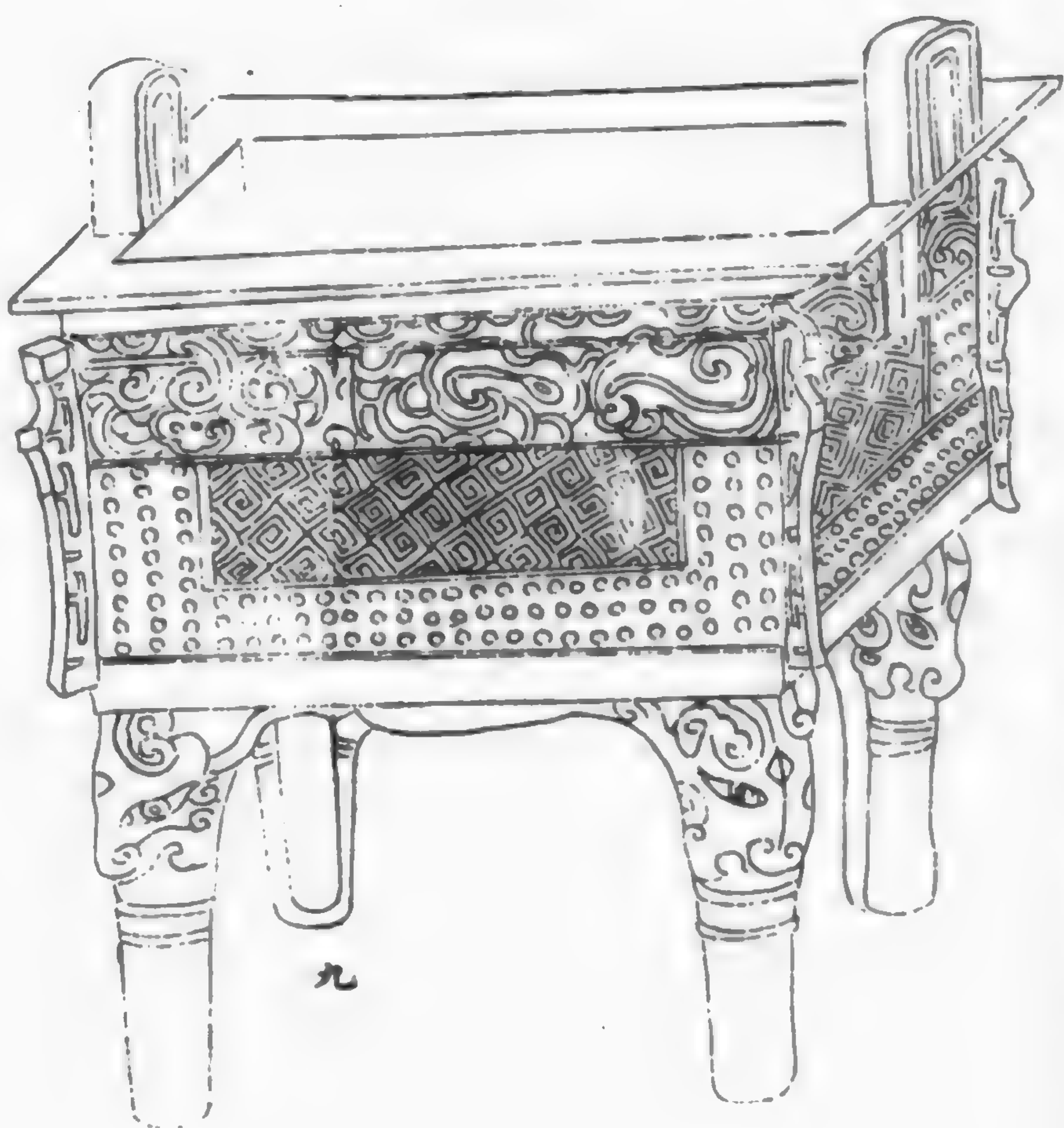


史頊作朕皇考釐仲
王母孔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蘄丐眉壽永命
令終頊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闊四寸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六斗二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二兩銘四十三字

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為飾曰史頌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頌則疑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銘有詳畧器有小大不害其為周之一時之物也

周王伯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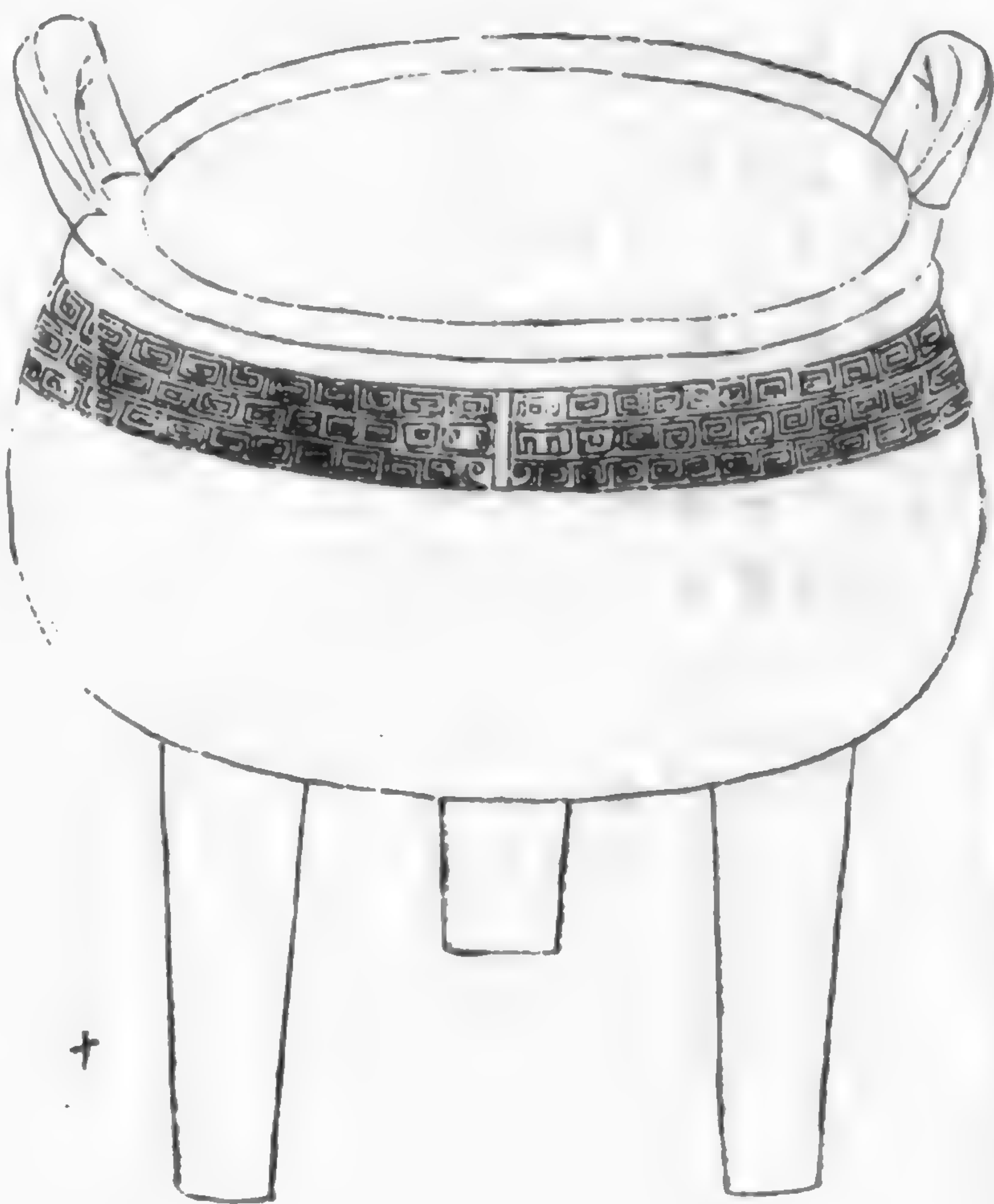

九

王伯作
寶盉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六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僖伯者稱其謚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為謚則王不可為謚以為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為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於商之後亦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然則王伯者疑其為王之伯

父也曰寶盉者考諸周禮雖有掌王盉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

周季娟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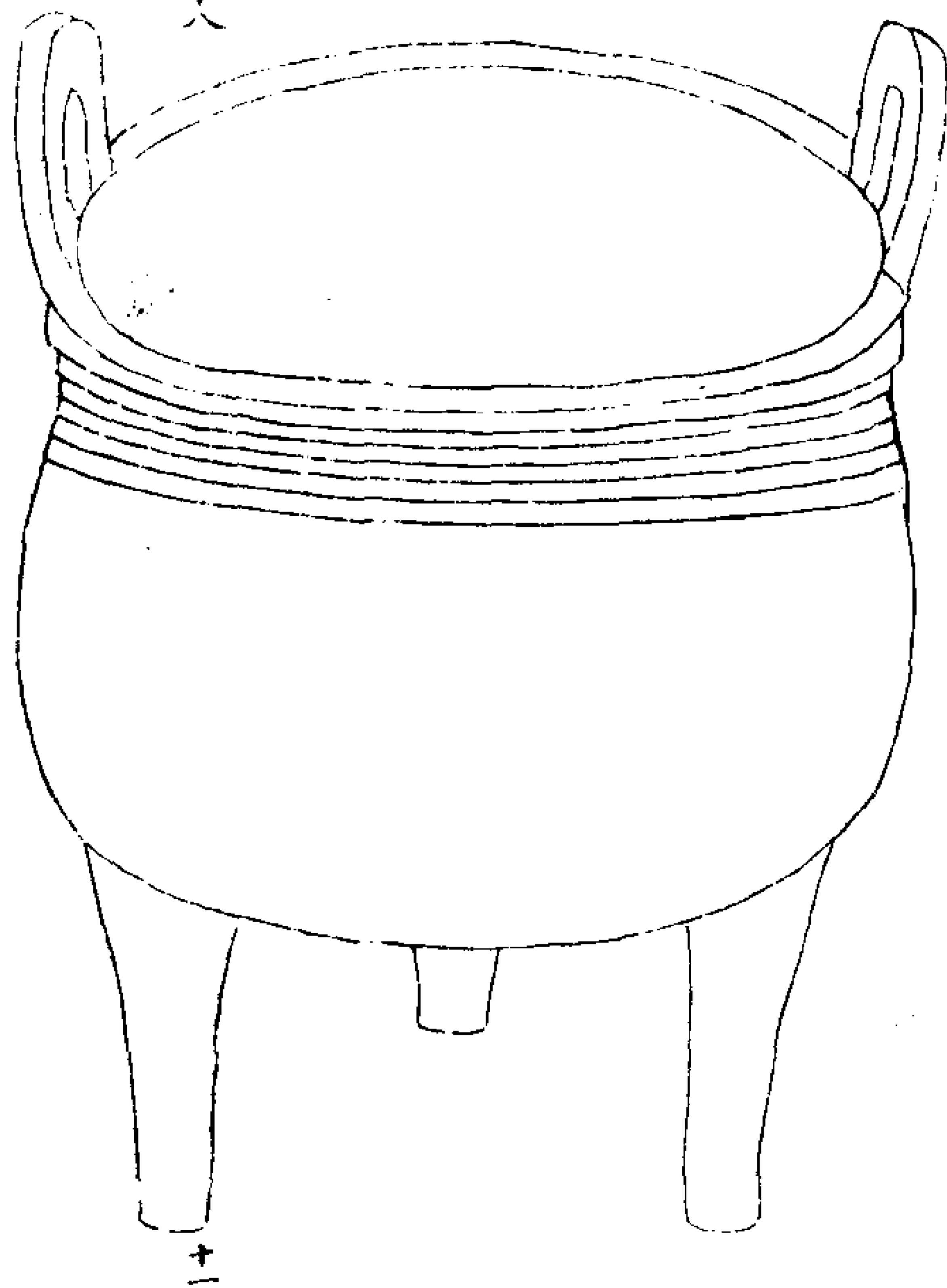
正月王在成周
王徙于楚麓令
小臣夌先省楚居
王至于徙居無
遣小臣夌錫貝錫
馬兩夌拜稽首
對揚王休用作
季娟寶尊彝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昔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為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為麓則徙于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徙楚先命小臣夌往先以相其居王至于居也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富辰嘗舉叔妘而韋昭亦以妘為

姒姓之女則損乃其妃也曰季者又特言其序耳言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齋季女皆指其序也

周中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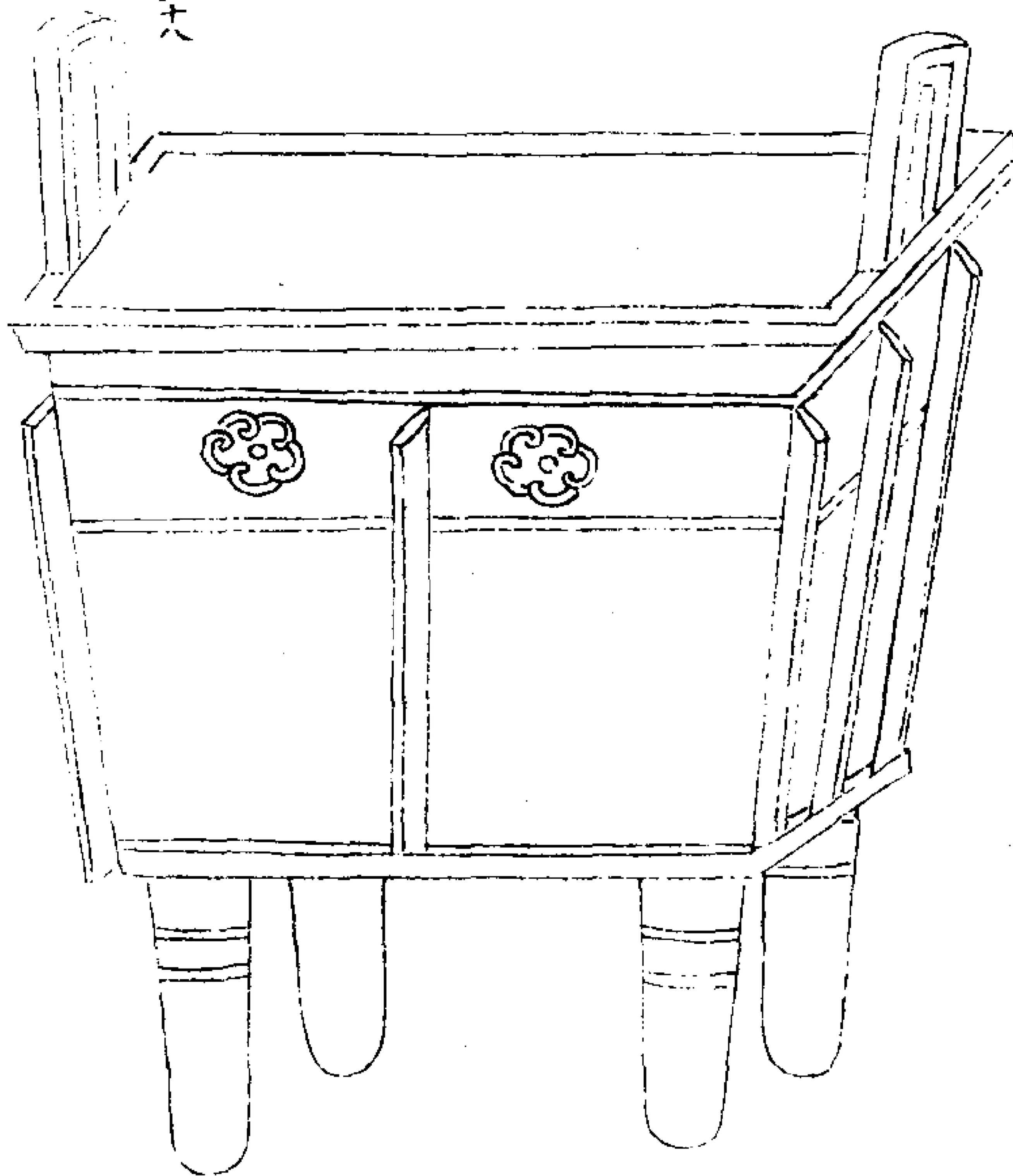


中作寶鼎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鏤與父乙中觚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最爲純厚者焉

周南宮中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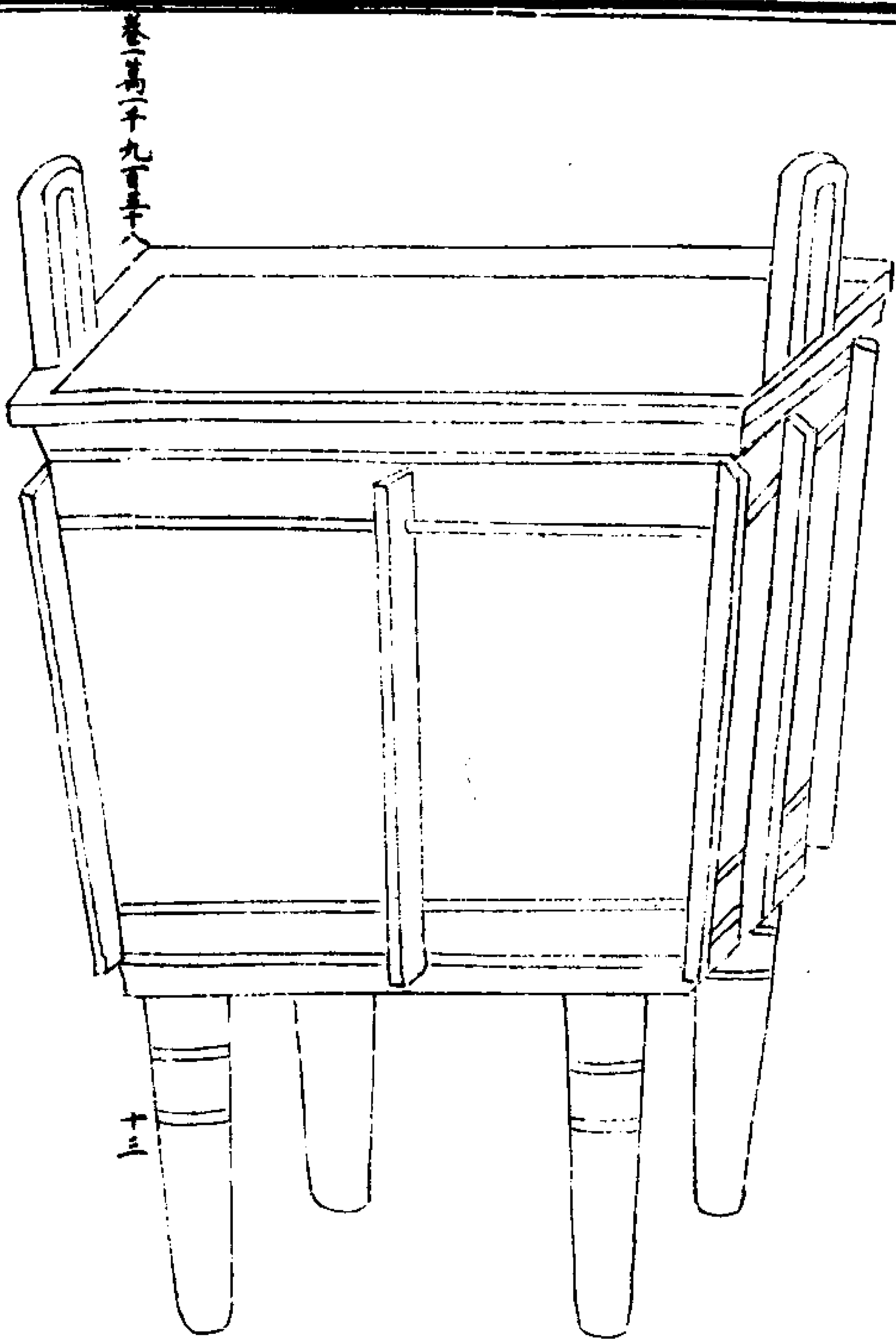


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命大史括褱土王曰中茲褱人內史錫于珷王作臣今括畀汝褱土作乃采中對王休命䵼父乙尊惟臣尚中臣赫赫

右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七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一十斤四兩三足銘五十七字

周南宮中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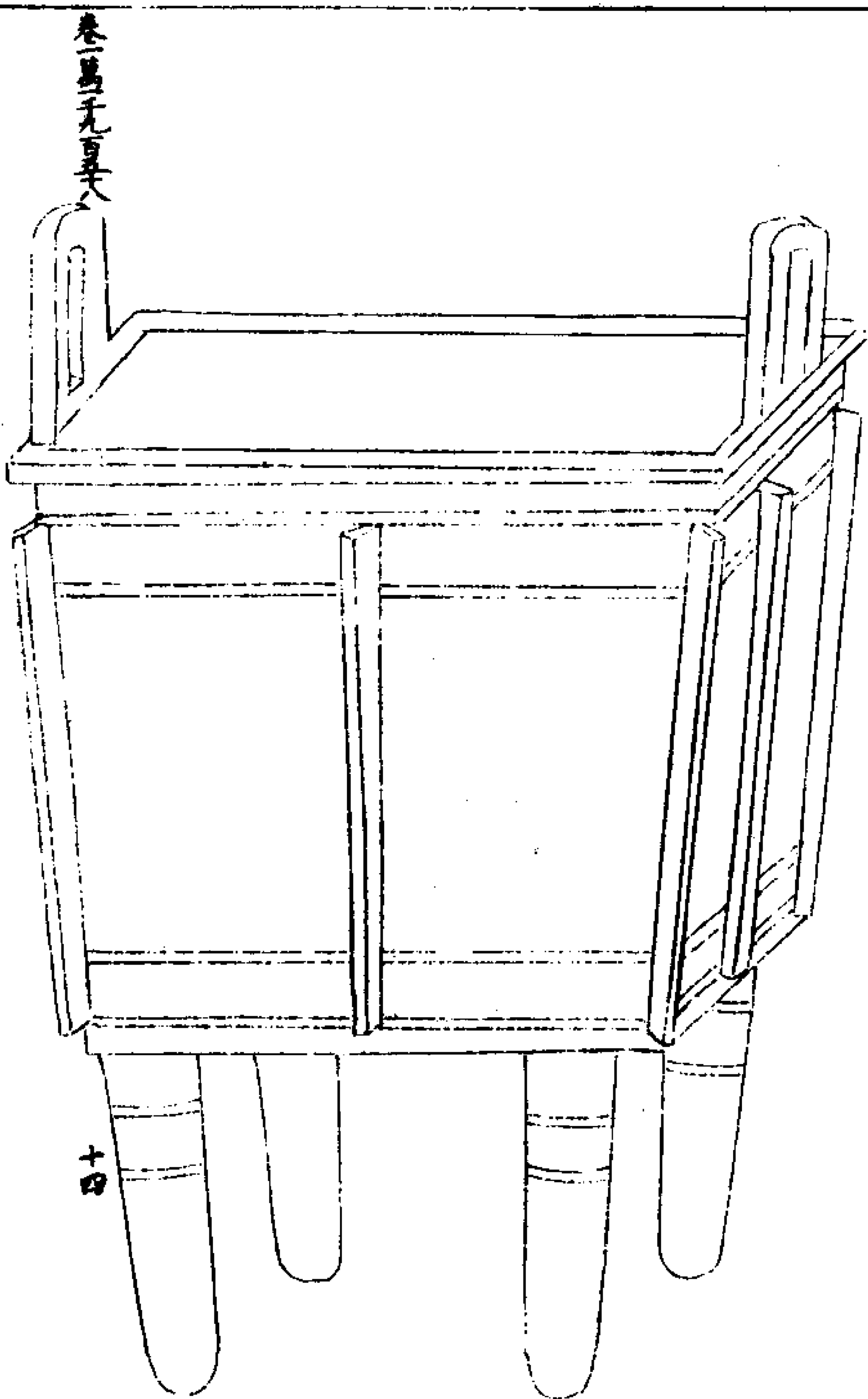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埶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刑王埶刑寶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闊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周南宮中鼎三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埶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刑王埶刑寶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闊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鼎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款識或異曰作乃彝者蓋未事也命以主事則因為此

鼎而勒之銘也。其曰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為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畧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則闕疑以待博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十九梗

鼎

周䅂公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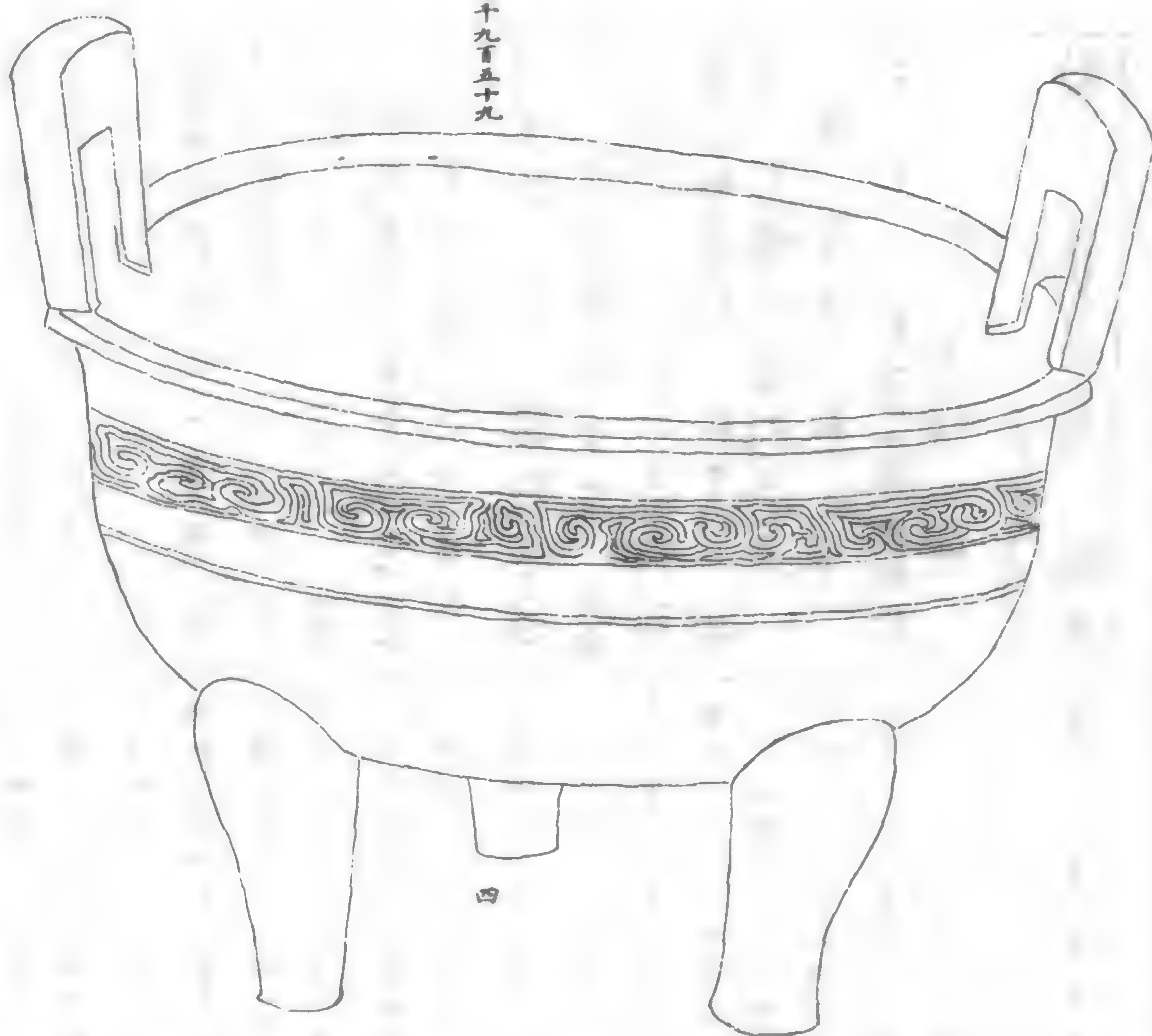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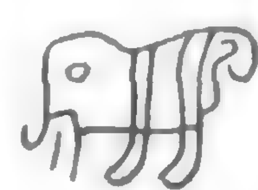
成曰不顯走皇祖將公先
夫䜌先王曰左方將戍公
亦○歷望○○自考幽大
叔繼○命戊九○祖考政
于邢邦弘○○大○○賜
朕毅右作命臣工袁戢用
天降亦袁于工戍亦唯器
屋○方率南○節東○廣
○南城東城至于歷寒王
○命延六呂○八呂曰見
二
成恭侯○方○眉壽子右
呂○客欲○每先我○裔
武公適○我率公朱軒百
秦○○百使○作王○○
○○○揚六呂○八呂○
○侯○○匃○壽率雩○
以○○○○至于○京我
○○○○○○方○○成
○○○○○○○用作○
寶○○其萬子孫寶用

右高一尺二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闊三寸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兩銘二百一十二字湮滅不可辨者六十九字是鼎得於華陰適秦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譜牛馬走則走乃自卑之稱皇祖將公者致秦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將公又其次今銘復先將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神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商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神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于文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昭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文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類多缺泯無從悉考姑就
其可以意得者如此

周象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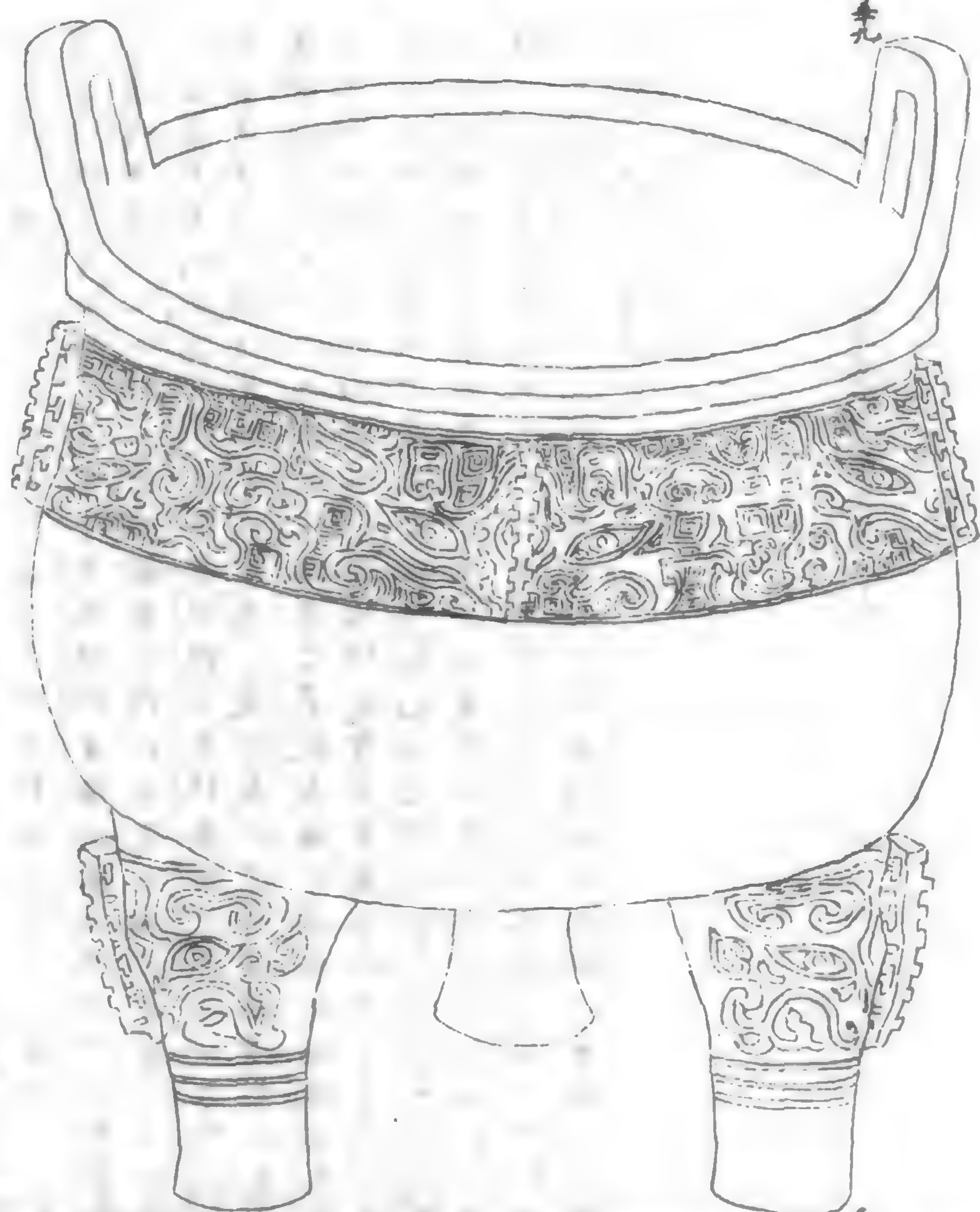


象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闊三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兩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爲卦☲☴上離下巽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著之耶是器復飾交夔兩耳外作連珠繚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周父己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癸亥王徙刊作册
牧新室王賡作册
豐貝太子錫諫大
貝用作父己寶甗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三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足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己寶甗已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分得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蝸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周制也

周言肈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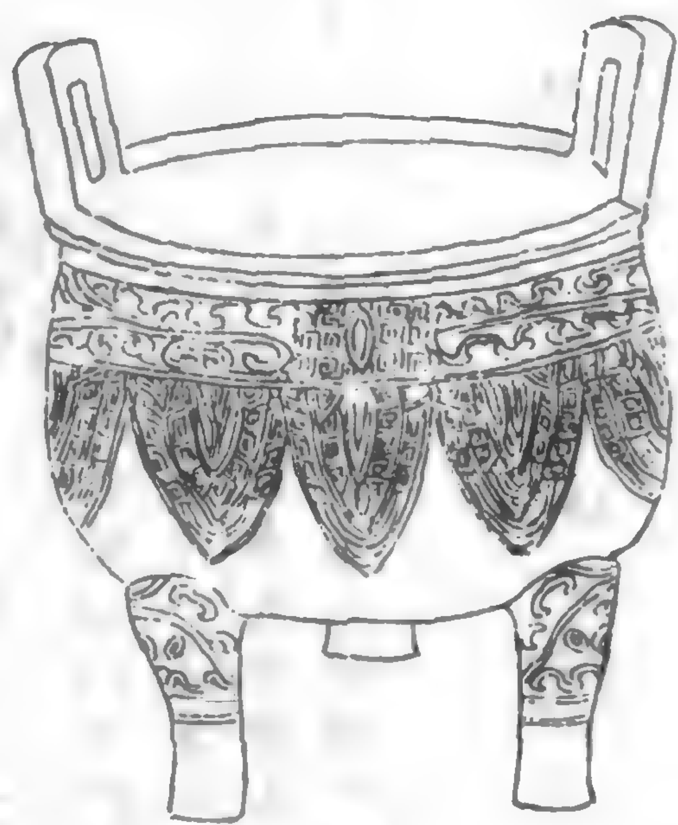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婆娑其腹耳足純素純緣外有蛟螭之飾華巧雖之而漢鼎所不能逮也

周雖公緘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十有四月既死
霸王在下保雝公
䜌作尊鼎用追享
孝于皇祖考用乞
眉壽萬年無疆
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昔歐陽脩謂雍公不知為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着饕餮制甚古而韻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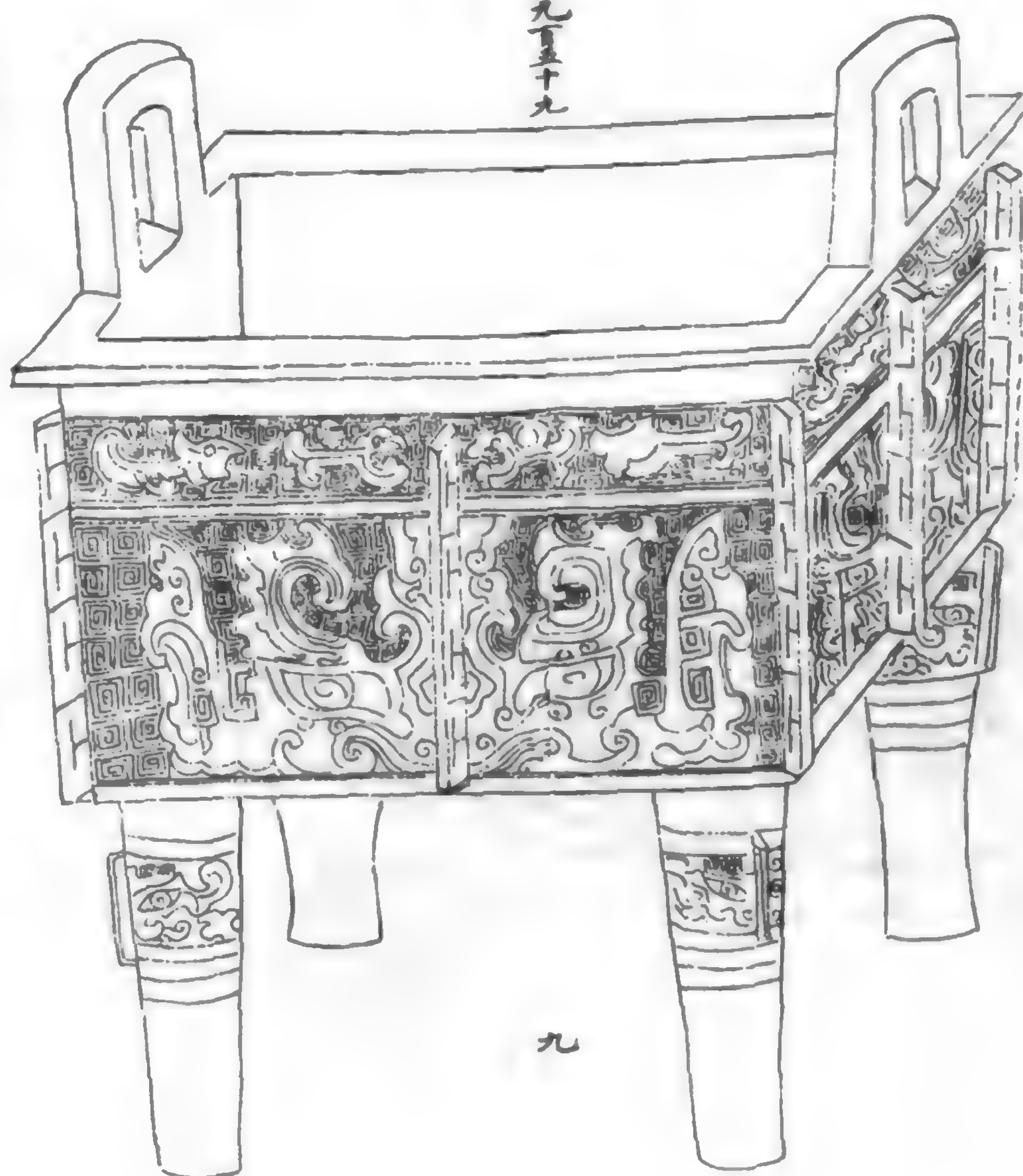
周䜌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䜌女

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䜌於經傳無所見獨於敔䜌鼎有銘曰䜌用享孝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一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䜌者周之時也而曰女者謂䜌女也

周單父乙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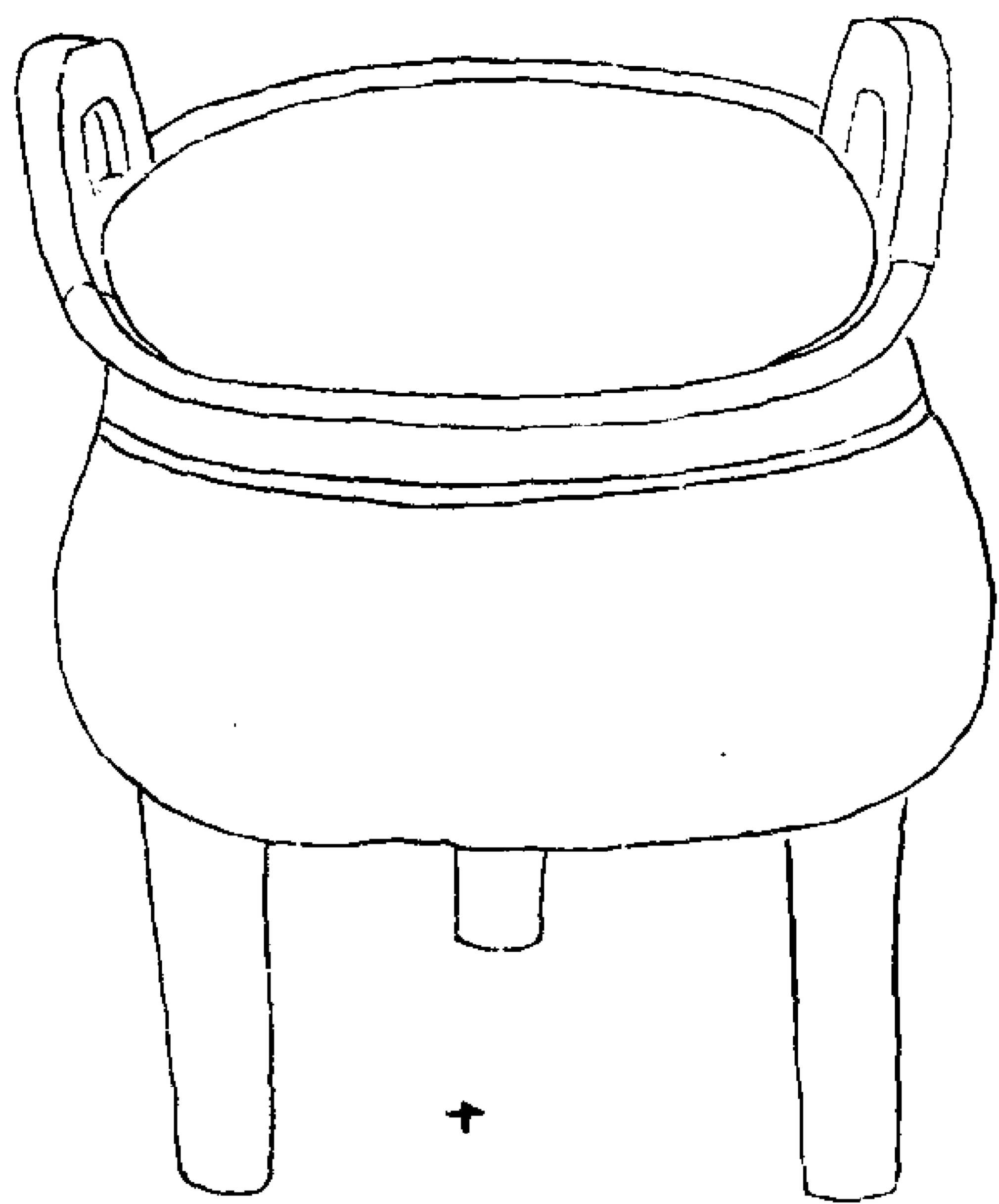
旗單囗以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

四足銘五字昔叔向甞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爲周之卿士者也曰旗者謂公旗也而此鼎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爲商之號如齋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固父祖之名乎

周益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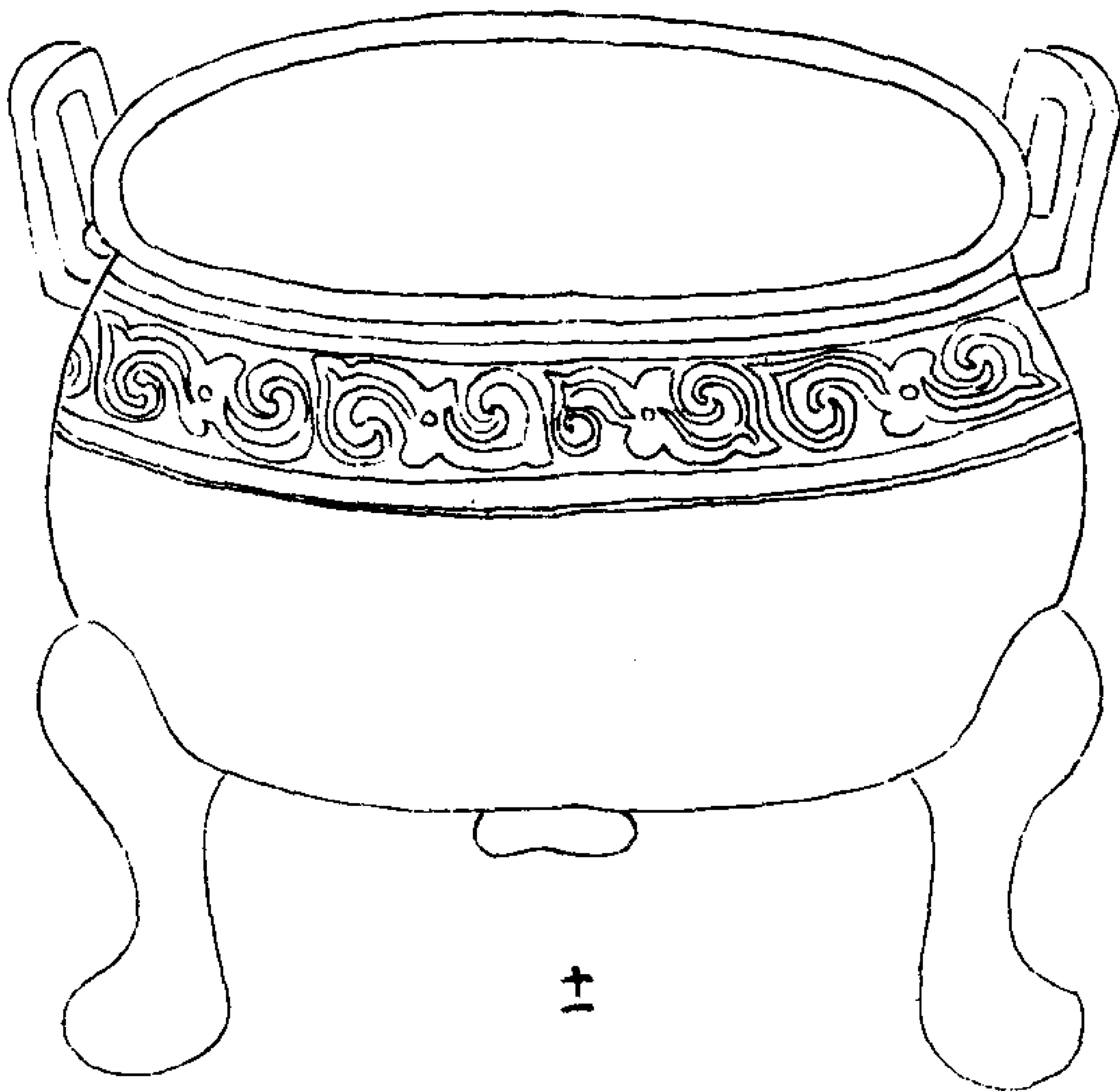
十

益作
寶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復有文公益未知孰是益作鼎彝必有大勳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益鼎云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公八年所記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

周叔液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十一

惟五月庚申
叔液自作饙
鼎用蘄眉
壽萬年無疆
永壽用之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族歟是器耳作雷形耗緣飾以立螭足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

周單從鼎 依九様製 宣和博古圖



單景作從彝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

四足銘五字曰單景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絕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諸經傳是器鼎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陪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而四足上飾獸面腹上有夔鳳形間以雷紋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時者之紋飾豈徒爲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子廷
臣龔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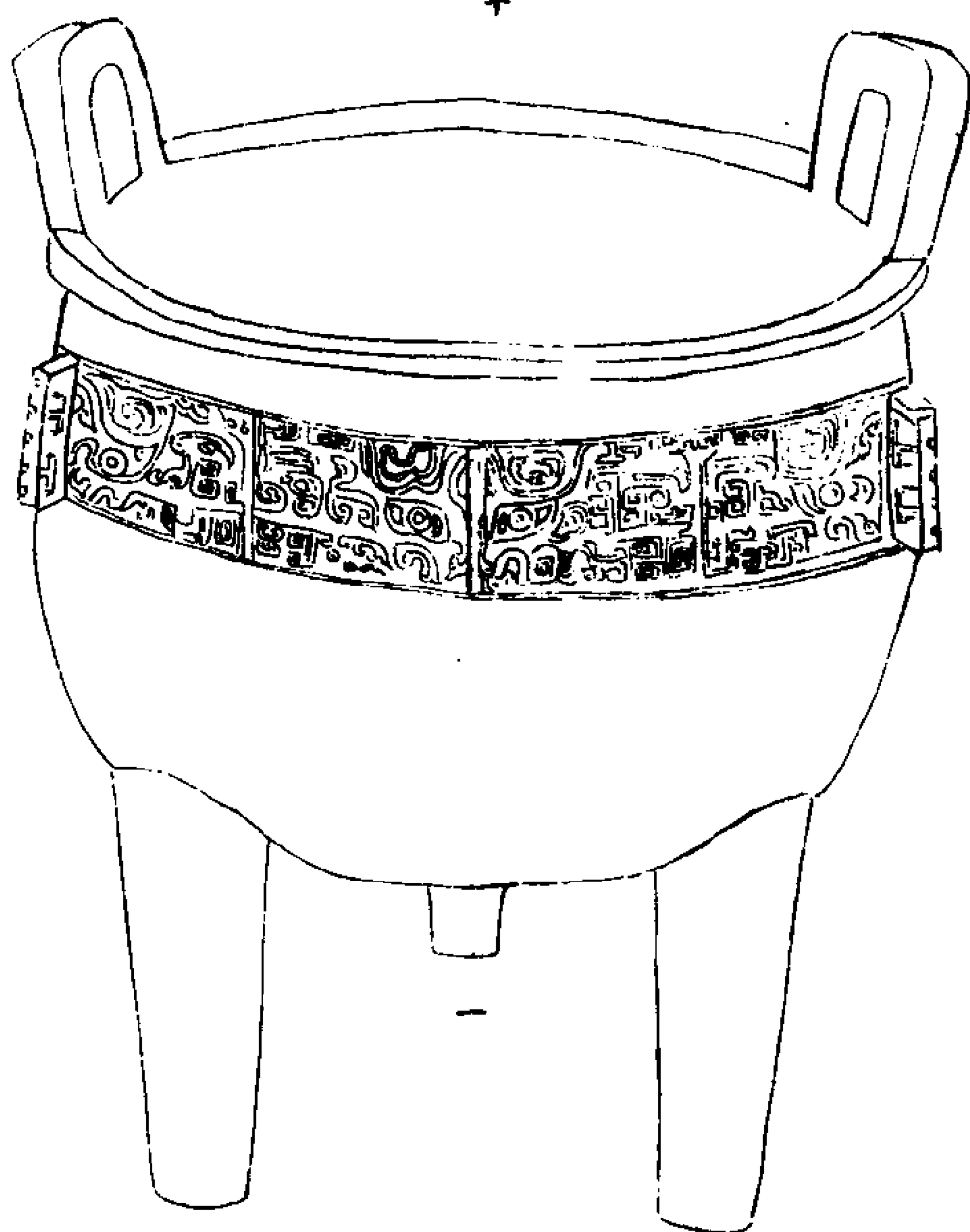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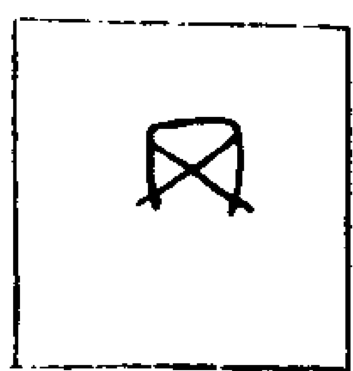
十九梗

鼎

周鼎

周舉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舉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四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九寸。容一斗一升三合。重十有三斤二兩。三足。銘一字。曰斝。器之銘斝者。非特是鼎。若父癸尊。而銘之曰中斝。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而銘之曰己斝。王玠得古爵於洛。而銘之曰丁斝。其有見於銘者如此。若杜斝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斝。則又見於獻酬之制。此銘一字曰斝。義有在於是歟。觀其製作。耳足與腹。皆純素不設文鏤。而三面有饕餮狀。間之雷紋。銘與商器皆近似。而文過之。周初器也。黃伯思東觀餘論按拜古文斝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斝。卣有丁斝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特入因謂之杜斝。蓋爵觶之屬。可斝以獻酬之器。故戴目以斝。今此鼎亦銘以斝。而但一字。又非可斝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斝。乃人名也。與杜斝己斝其失以戴籍考之。宋之傳公名斝。楚有大夫伍斝。下蔡有史斝。燕有唐斝。雖皆周人。然丈斝賤而為監門。唐斝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獸若非宋傳公斝。則伍斝也。傳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斝莊共之大夫。為楚閑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萬之鼎。第名以萬。亦一字

周廣川書跋周斝鼎銘　秘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株為古文斝。然此為斝鼎。謂可斝耶。且三代之器。言斝者衆矣。己爵為斝。丁卣為斝。凡可斝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斝。其器非爵可斝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斝哉。曰。晉平公有臣杜斝。爾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設之於庭以待直言。晉謂杜斝。其後改為白獸尊。設於庭以示百官。其福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筆洗觶二峙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顧得附其言於此。竊有義於古焉。

周威君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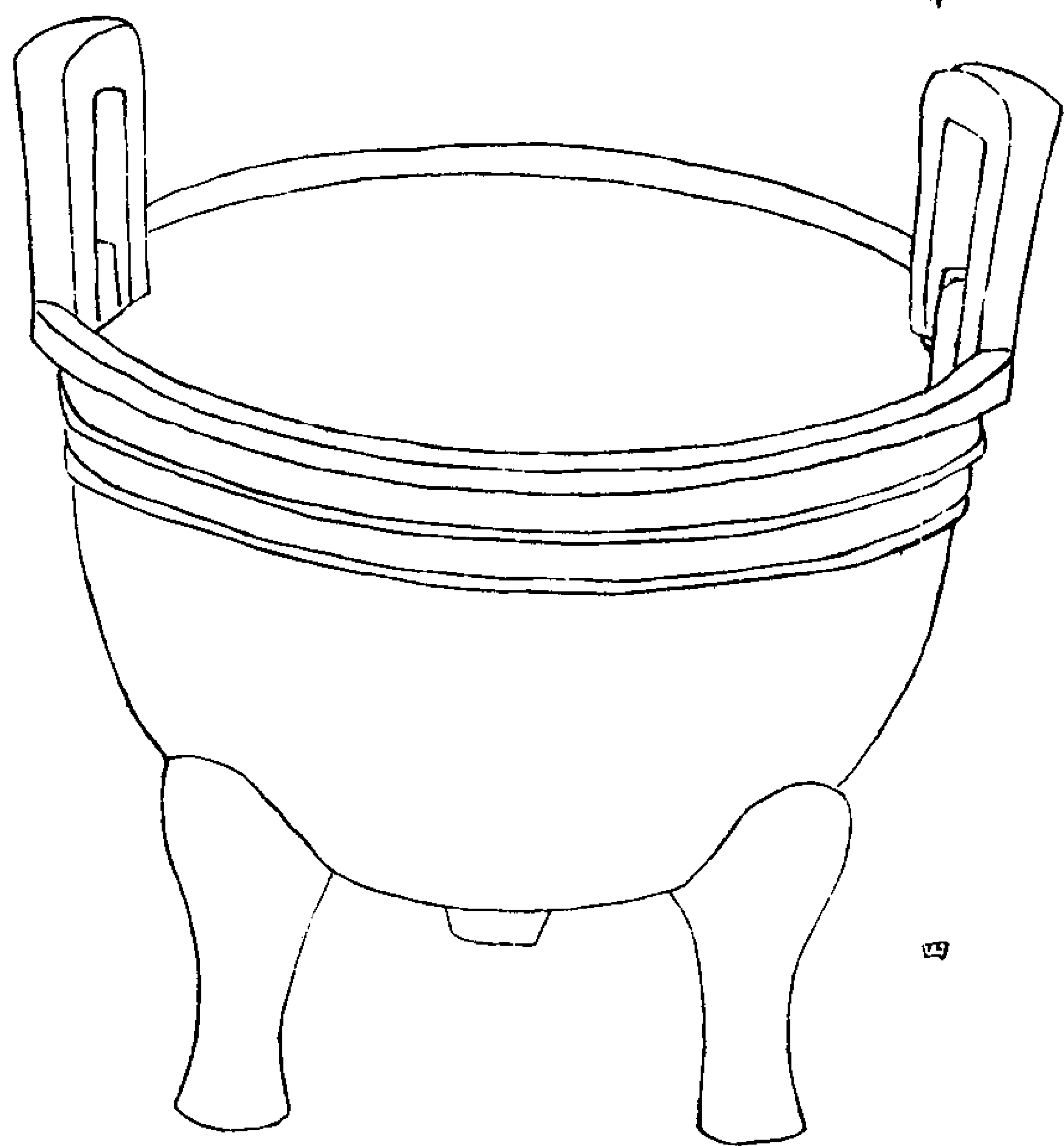


止飤鼎
畢??君光

之飼鼎
威洵君光

周鮮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四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重八斤有半，三足。銘七字，曰咸汈君光之飼鼎。者咸汈君，考諸經傳無所見，然飼鼎者，質之鼎彝，有曰餗鼎，取易覆公餗之義，有曰饋鼎，以爲餽餕之器，此曰飼者，蓋飼，種也，王安石以謂行食爲種，是鼎特非用之於行食耶。腹間作蟠虬，耳飾以雲紋，足皆狀獸，字與許子鐘相類，乃周末之物，但闕其蓋耳。

周伯郜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五

（銘文）

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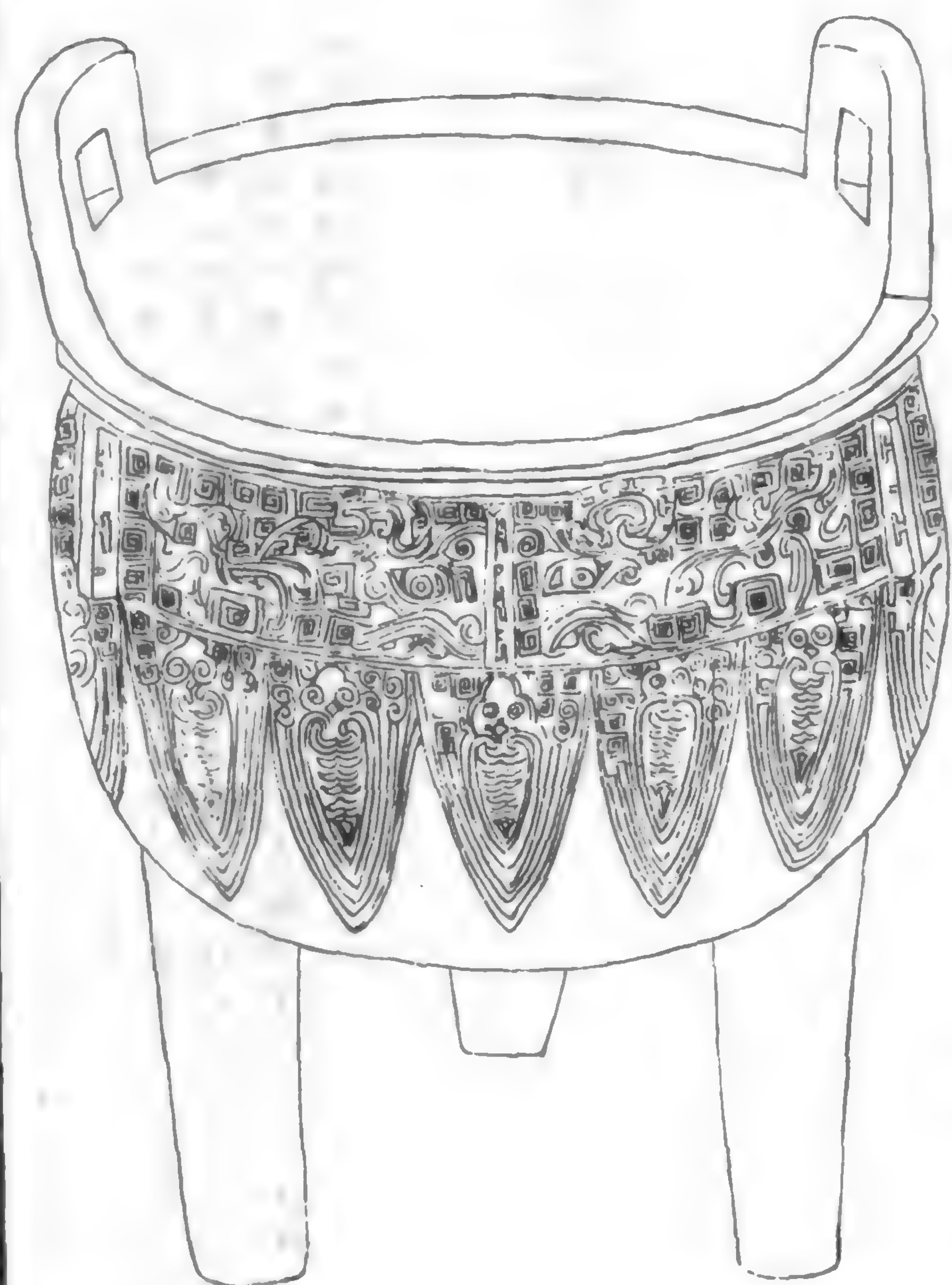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寸九分，耳高四寸二分，闊四寸八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六寸，腹徑一尺七寸五分，容七升三合，重五十八斤，三足。銘狀一魚形。按詩言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與夫說元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鮮之術，止於嚴水火之齊，無所用力，是鼎實烹，雖奉爲饗，則烹鮮有職於此，故因其魚形而以鮮名之。且商之鼎彝，多取象於物，此鼎周器，款識簡古，不加紋縷，爲一魚形，豈周因於商禮，去商未遠，餘風猶存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晉司徒伯鄀父
作周姬寶尊鼎
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二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一合。重六斤有半。三足。銘十有八字。曰晉司徒伯鄀父。按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爲中軍。稽之周歷。晉僖侯之元年。實周共和之二年。降而下之。至周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丘作春秋。斷自魯隱始。則前乎此。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復考。按是以伯鄀父之名不見於經傳。此鼎以獸飾足。腹間著以蟠螭。兩耳純緣。皆素。質有古風。殆成康時物也。

周鄀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節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七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節。未詳其爲誰。疑其名也。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爲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爲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以蟬紋。蟲鏤精巧。其色瑩瑩。寔見周精工所致也。

周仲偁父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王五月初吉丁亥
周伯𡋉及仲偁父
我南淮節孚金
用作寶鼎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

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三兩。三足。銘三十五字。夫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凡彛器名物。非下可得而專。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有功。則於是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伯𡋉及仲偁父有伐南淮之勲。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則又言其昆弟也。詩曰。伯氏吹壎。指昆弟耳。昆弟皆知移孝以事其君。於是有南淮之烈。豈周室之作人其盛有見於斯耶。其銘諸盖所以昭之也。

周大叔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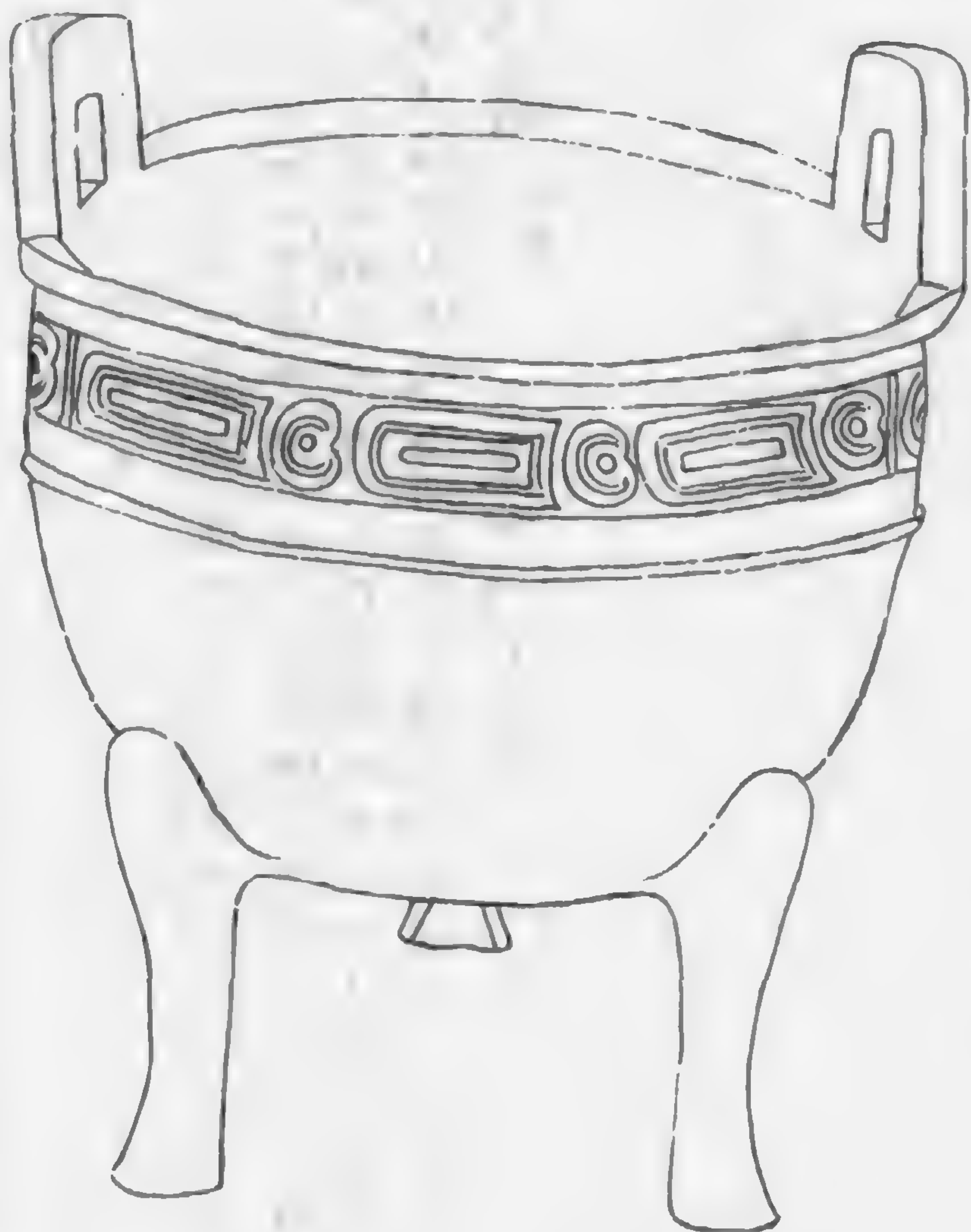


大叔作鼎

右高三寸九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三兩。三足。銘四字。按春秋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蓋鄭伯者。鄭莊公也。莊公弟有曰。共叔段者。嘗請京使居之。因謂之曰京城大叔。則大叔者莊公之弟耳。大叔繕甲兵以襲鄭。爲公伐京焉。大叔入于鄢。公又伐鄢。故春秋書其惡以爲昆弟之戒。而詩人有曰。大叔于田。以刺其多才而好勇者是也。然則是器乃大叔居京而作之耳。其爲周器可知。

周齋莽史鼎

宣和博古圖



齊萃史喜作
寶鼎其眉
壽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四兩。三足。銘一十九字。曰齊萃史喜。則古者大史順時䚷土。是爲農官。曰萃則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知萃爲史之職也。喜疑其爲名。若詩所謂田畯至喜。則畯亦主農之官。喜或以爲田畯主喜之喜。商父乙鼎曰辰見北田作册父史。亦史以田言之。故知爲萃史明矣。是器耳緣著雲雷之紋。足作蹄狀。文鏤。增華。寔周器也。

周乙公鼎 減小摸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十

乙公作
尊鼎子
孫永寶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三分。容二斗有半。重一十九斤十兩。三足。銘一十一字。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後。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紐缺成痕。蓋非周初。工齋之品。其亦不純於古矣。

周娟氏鼎 減小摸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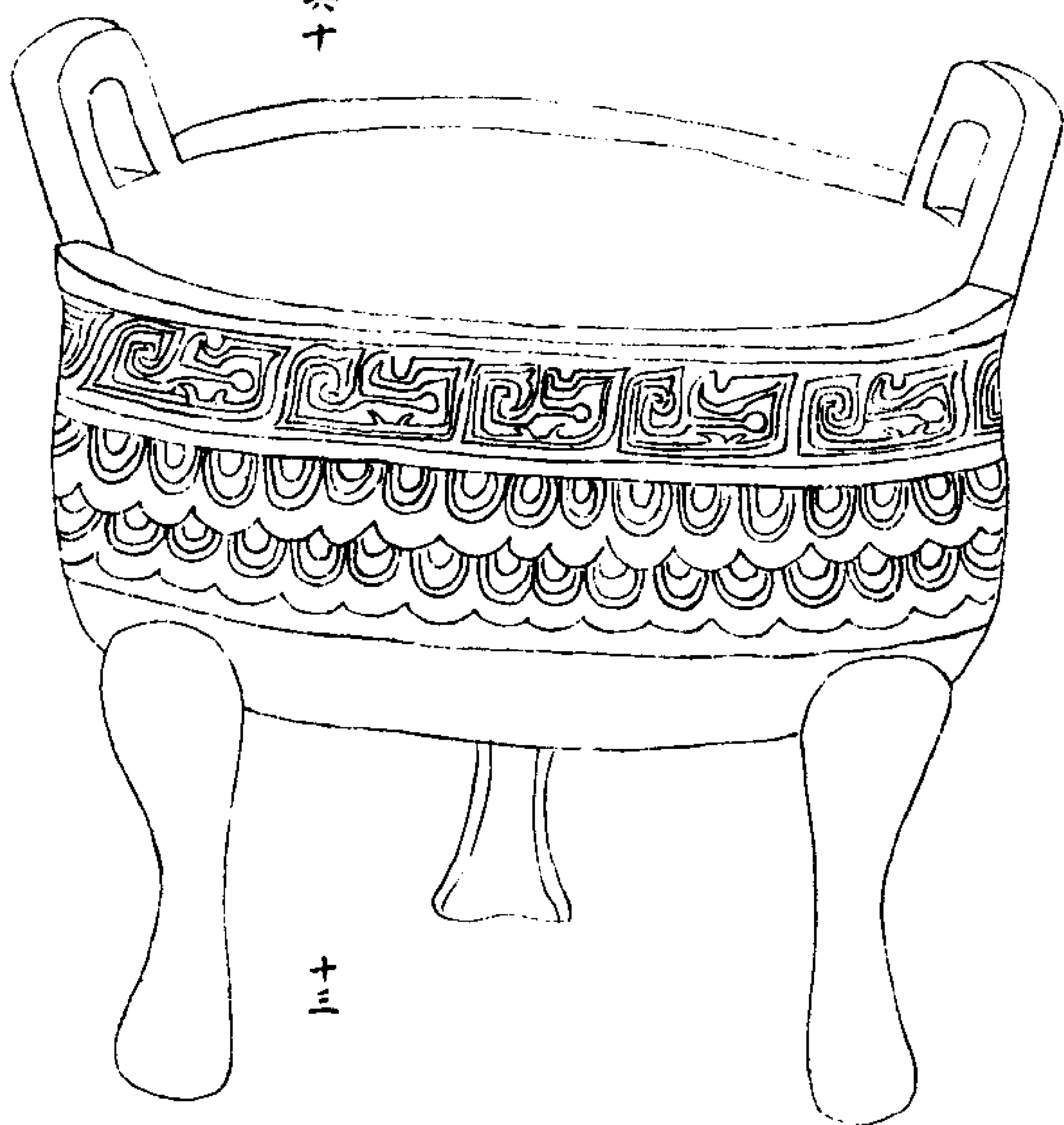
十一

惠止叔日
媍氏。鼎
永寶用。冊冊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六寸有半。口徑一尺五分。腹徑一尺。容一斗六升四合。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十三字。按許慎媍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今歎伯雖於傳無見。蓋亦祝融後姓而叔妘之族歟。冊冊也。許慎謂象其劄。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於王者。故尊彝之間類多作此。

周寅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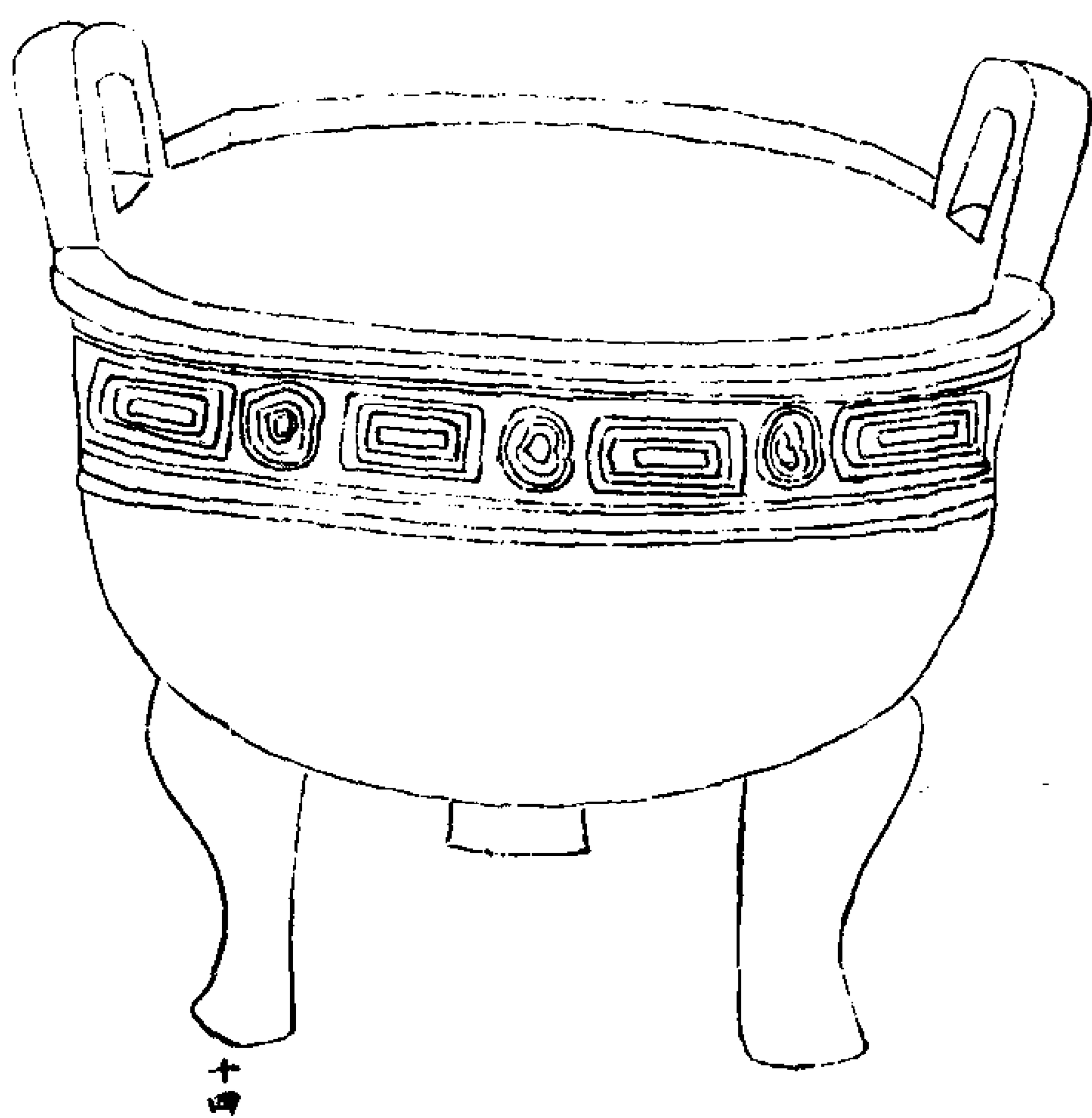


師寅父作
季吉尊鼎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三兩三銖。銘八字。師寅父於經傳無所見。惟周有簠蓋銘曰。姬寅母。而此曰師寅父。豈非作簠者寅之母而作鼎者寅之父耶。姬言其姓。師舉其官。耳吉姓也。左氏外傳有曰。伯吉義母作匜。有曰仲吉。而此曰季吉。始其族耶。謂之尊鼎。與魯公作文王鼎而曰尊彝同意。

周乇生鼎 減小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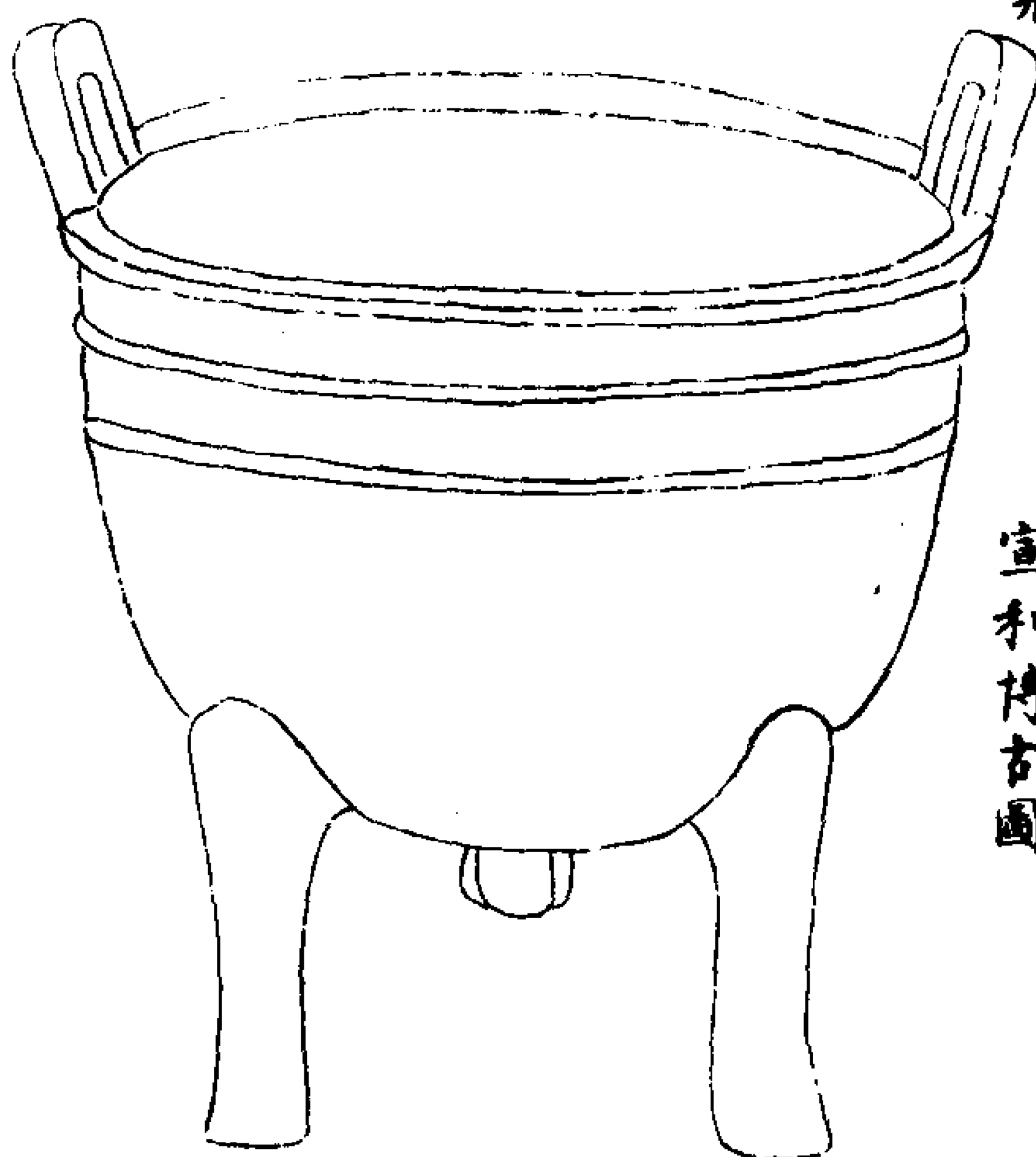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五分。容八升七合。重九斤。三足。銘十六字。按左傳后羿有臣曰乇圍。鄭有大夫曰公子乇。此鼎雖古。而款識曰羊己非。有夏之制則乇不可爲乇圍。殆所謂公子乇耶。謂之主亦猶鈴敦曰屈生之類是歟。

周緐駒父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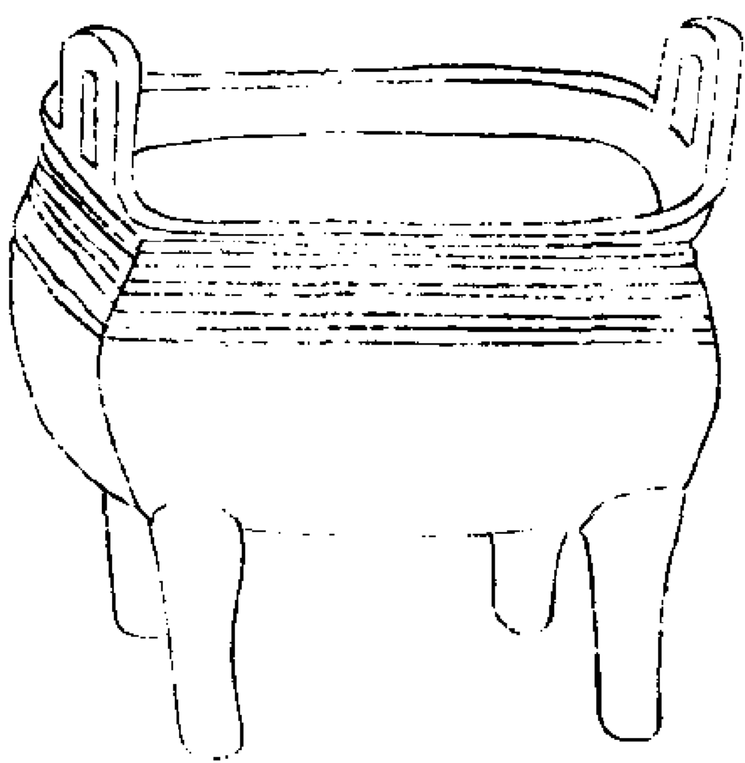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七合。重五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九字。曰緐駒父作旅鼎永寶用。緐字頗漫滅未詳。曰駒父。則今所藏敦有仲駒父作仲姜敦。左傳則有駒伯爲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有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曰旅鼎則燕禮所謂士旅食。左傳所謂庭實旅伯之旅也。通體純素。而商之簡古尤存。特銘款加詳。知周物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緐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爲郤伯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予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

周豐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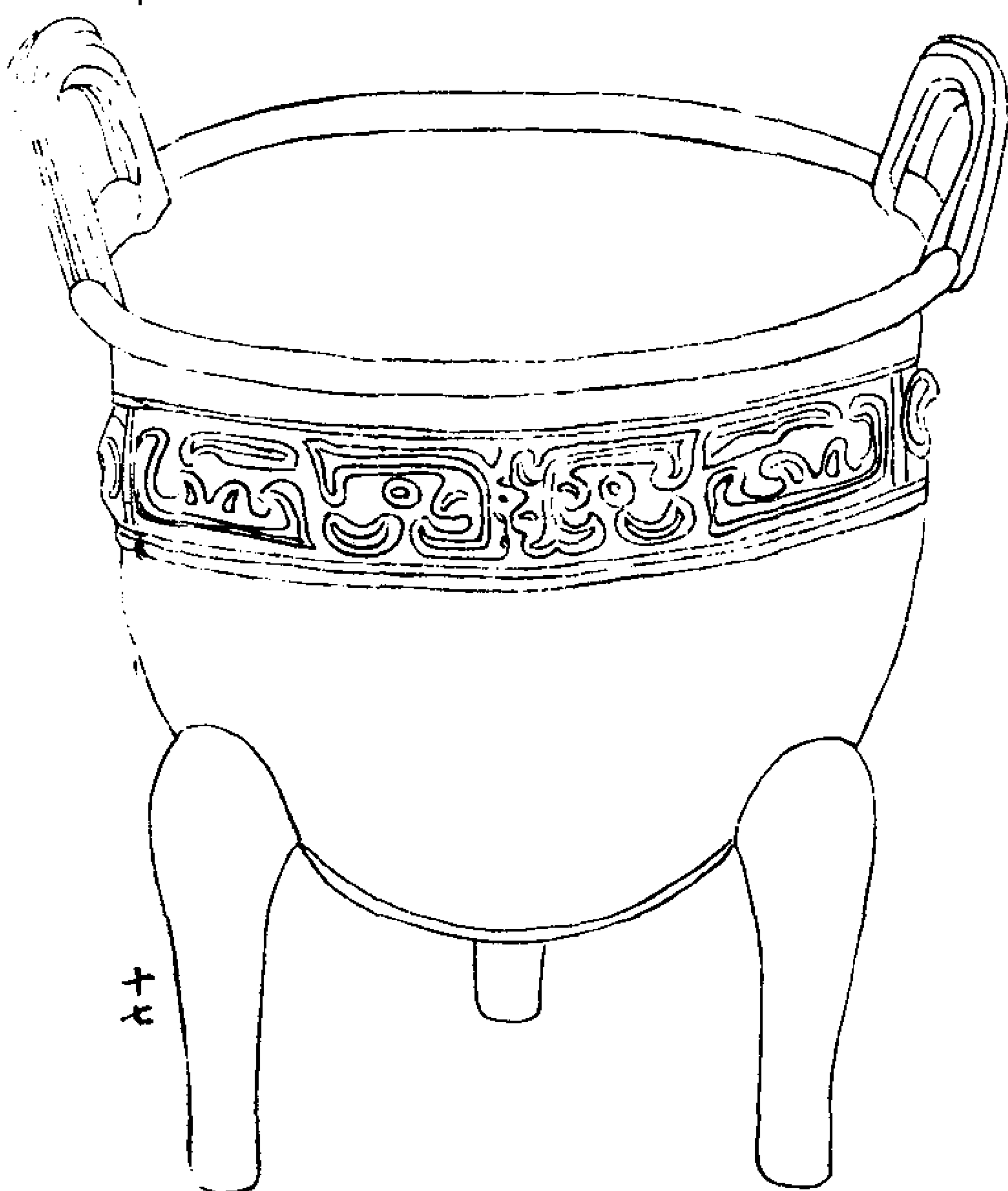
豐用作坆
䵼彝

右高三寸二分耳高八分闊八分深一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三分容七合重一斤二兩四足銘六字曰豐用作坆䵼彝豐名也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製爲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是器如簋比他器爲特小然銘文典古三代物也元趙子昂松雪齋詩豐鼎制特小周人古風渾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鈞鑄法觀未妙銘文考更真平生獨好古對此興彌新

周師秦宮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五月既望王〻
〻于師秦宮〻格
于寢廟王〻錫
〻〻〻〻
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用作尊鼎〻其
萬年永寶用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容二斗重十有七斤銘四十七字磨滅不可考者十有二字曰惟五月既望者猶書朏望生明生魄以紀時紀日也其曰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追師毀也王格于饗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而賞于祖也臣受命於君則當有以對揚之詩曰對揚王休書曰對揚天子之休命此言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蓋亦如是夫然後可以作鼎保用而視之以萬年爲詞云

周子父舉鼎 縮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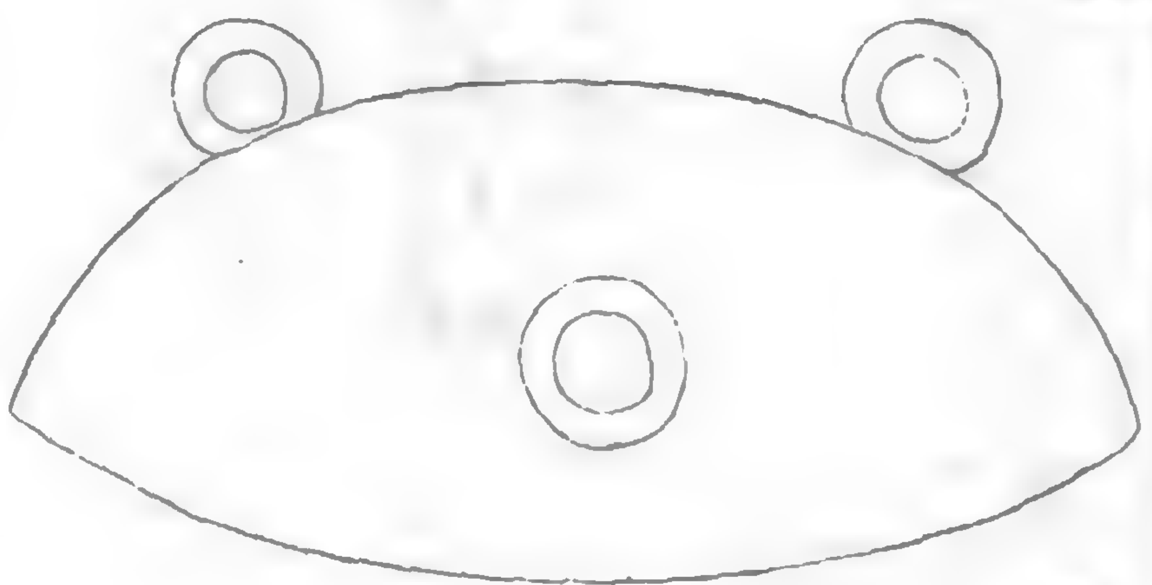


子父舉

右高九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六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三字是器耳與腹皆素純緣之外以夔龍雷篆間飾足亦作夔狀比他鼎形制爲特高銘曰子父舉按古者父爲大夫子爲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祭父皆從其子而鼎者祭所用之器又以銘表著其祖考之美故祭統曰鼎有銘自名者也是鼎也銘雖無文而特以子父識之其下又爲舉字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父盡力以致饗而不敢虛矣其先者也

周䜌鼎蓋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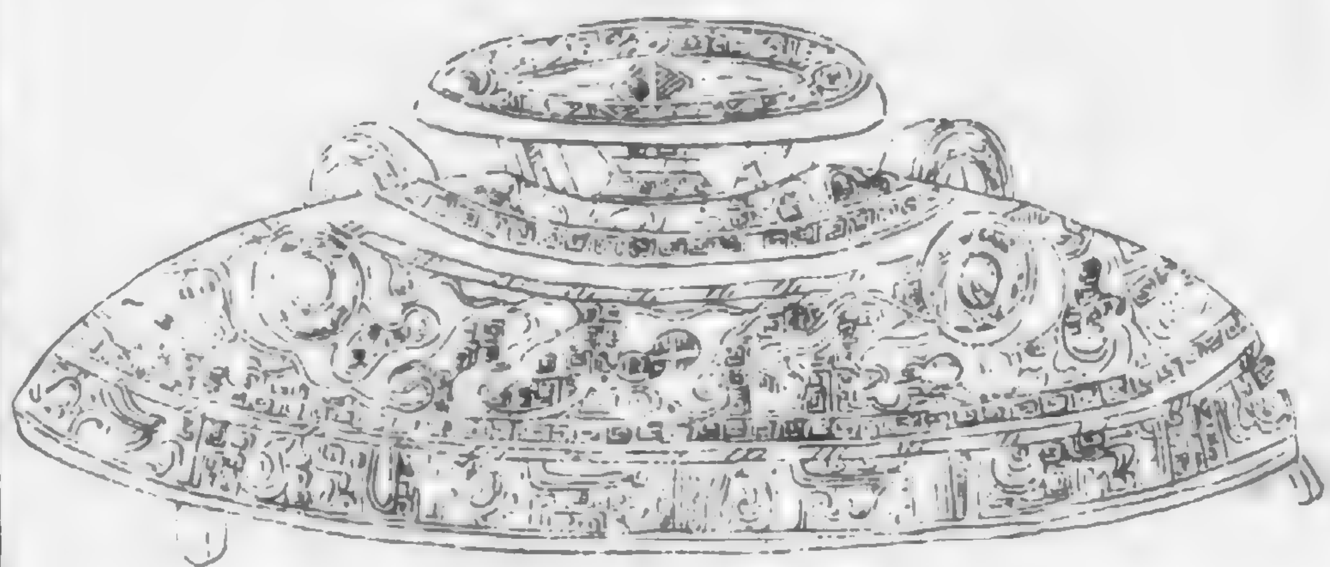
宋公䜌之餗鼎

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四分三圜環各徑圜一寸重二斤十有三兩銘六字曰宋公䜌作餗鼎且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爲宋公都商丘大辰之墟自微子至景公蓋三十六年獲麟之歲景公者名欒是所以爲宋公欒也作餗鼎者食器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銘以餗亦以爲飲食之節而已今所藏一鼎銘曰王命數䜌一鼎曰䜌女皆一時物也然二器皆名之周蓋微子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爲客是宋也而謂之周金石錄古器物銘宋公䜌餗鼎銘元祐間得于南都藏祕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䜌者莫知其爲何人也黃伯思東觀餘論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䜌之餗鼎䜌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䜌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䜌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

夫人之餗飦鼎字畫體一而飦鼎之蓋文錄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耶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欒姞及欵欒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欒與欒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别自一欒耳欵見識作欸與從同少也廣川書跋餗鼎銘秘閣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欒餗鼎少監羅畸奉其欵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欒者豈宋自爲謚或以采地擧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爲畿內地且不爲謚其曰宋公采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欒而丈爲頭曼孫是以欒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欒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飦鼎亦曰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羞鼎也傳曰羞謂之餗又曰菊之爲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羞鄭康成考於周謂羞在八珍中而周官菊俎與此自異故爲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羞有菜則入八珍不還肝膋若羞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羞有菜之鼎也

周宋夫人鼎蓋 依九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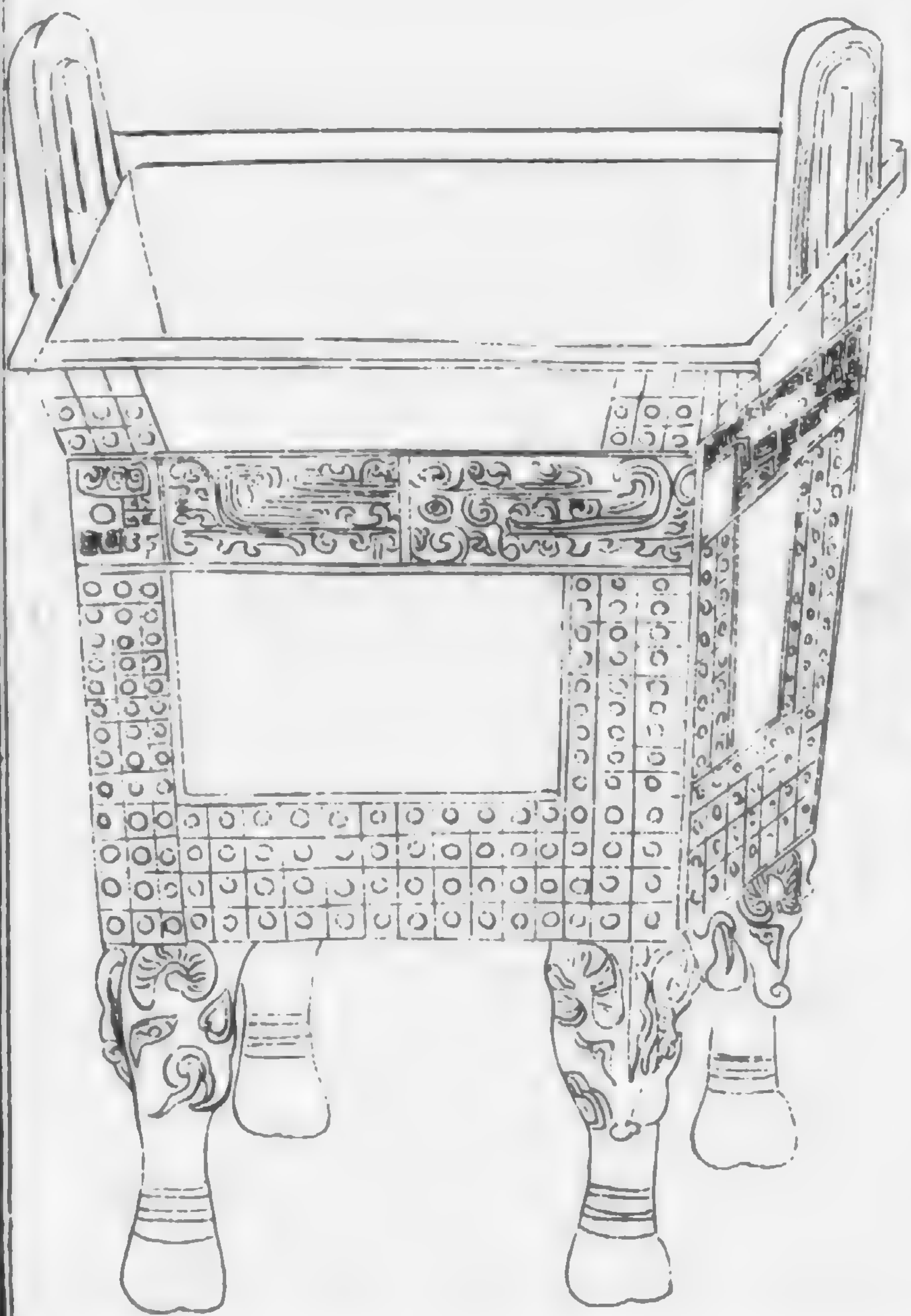
宋君夫人之餗飦鼎

宋君夫人之餗飦鼎

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二斤七兩銘八字曰宋君夫人之餗飦鼎古者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言宋君夫人者邦人稱之也餗鼎實也猶易鼎卦之言公餗也惜乎不得其全考諸款識有曰宋君樂之餗鼎者而此謂之宋君夫人其字畫又切相類殆同時所造也廣川書跋宋君夫人餗飦鼎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欒之鼎矣蓋餗爲八珍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黃伯思持宋君夫人餗飦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餗也餗在禮爲羞食羞一爲菜羔牛羊豕羞稻爲餌則羞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飦於字書不見疑爲鋗蓋古鋗爲飦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異謂之鋗鋗清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皆鐵爲飦以鍾而長頸爲飦飦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周百乳方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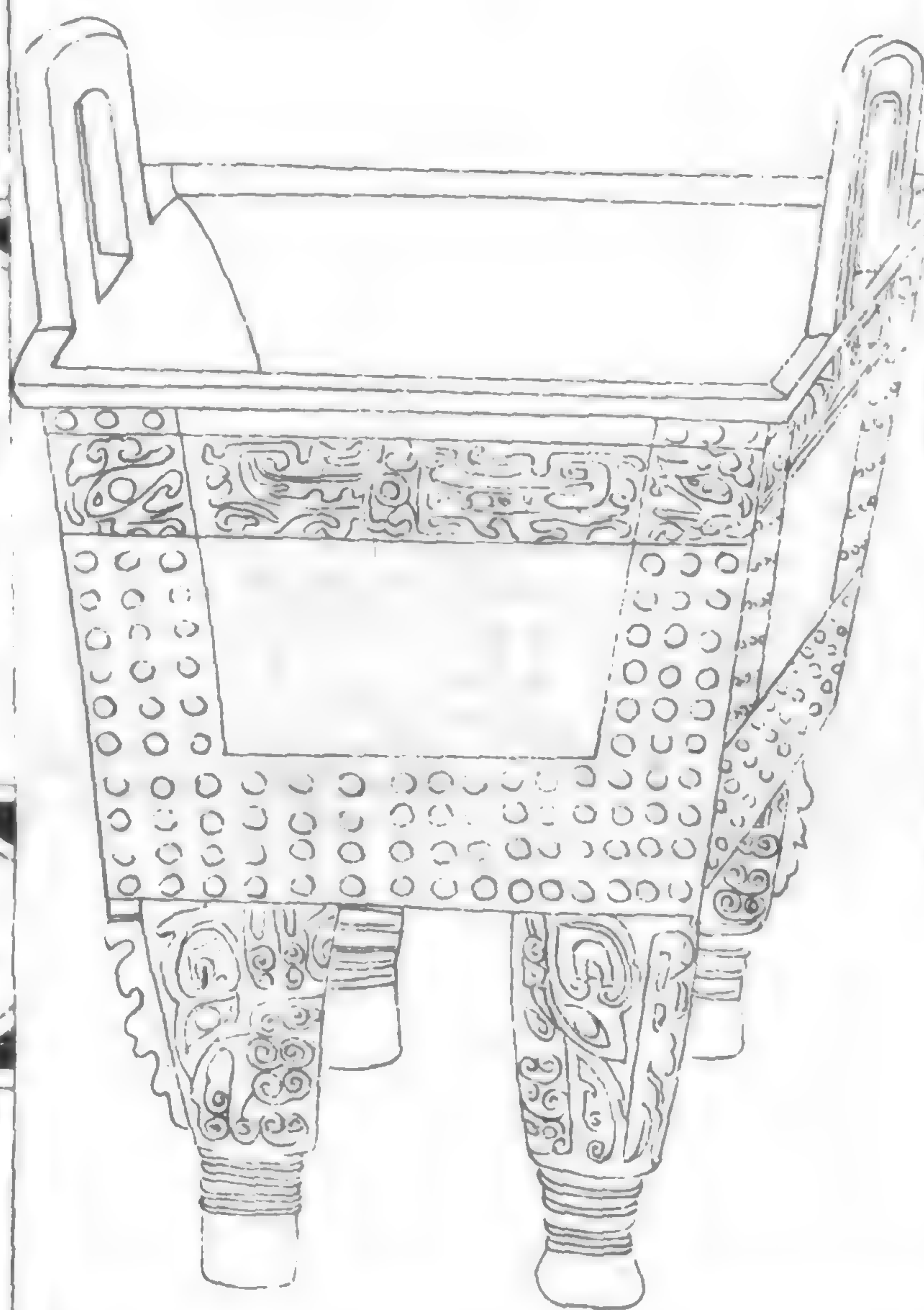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周百乳方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闊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五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兩。四足無銘。

後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闊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徑長一尺六寸三分。闊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無銘。

右二器方之諸鼎。特爲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純緣之下環以饕餮。所不同者前一足乃夔足。而肩作蛇虺蟠屈之狀。後一器足亦作夔形而鼻稜四翼屹起。然致足與體俱微。恐致水火之齊。欲其易熟爾。但形制質朴。爲表鼎之雄。寔可寶於後世者。

周龍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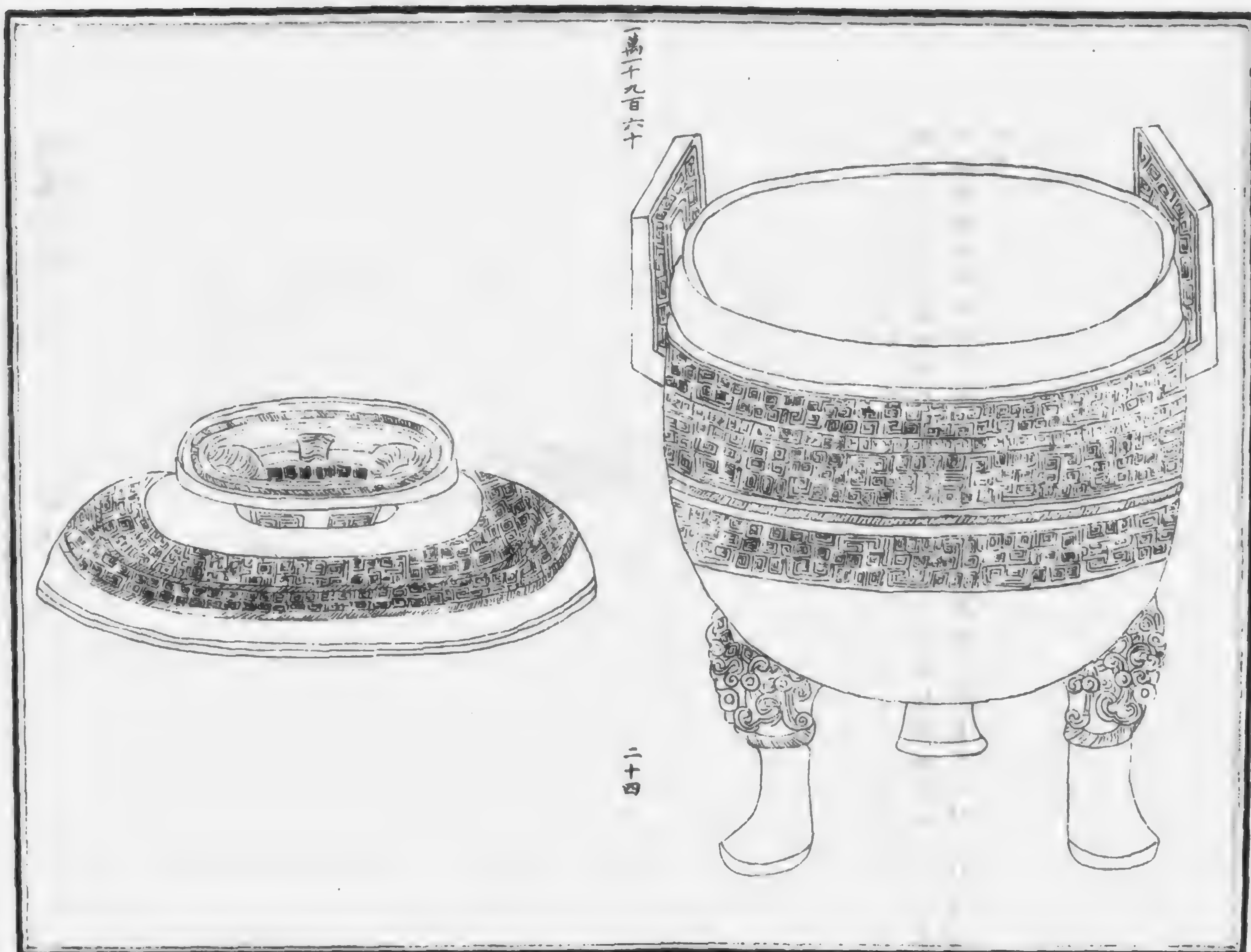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一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八分。容五升三合。重五斤。三足無銘。是器著象若龍。傳曰龍以不制爲龍。以其升降自如。能小能大。或潛或躍。善於變化。而有利澤以及於物也。鼎之烹飪。可以享上帝。可以養聖賢。其爲用大矣。所以持取象於龍。蓋以求配其類也。

周蟠虬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蟠虬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八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分。容二升。共重一十九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六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重三斤七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通蓋以蟠虬爲之飾。三足皆獸狀。周以綯紐。蓋頂設六拱乘環。後一器。底平。與它鼎稍異。三足素而無紋。惟純緣飾蟠虬之形。二器皆以蟠虬爲之飾。亦以示其不可妄動之意。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周蟠虺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五分，濶一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四斤七合，重七斤有半。三足無銘，形制簡古，耳足純素，周腹作蟠虺狀，以虺為飾。蓋取其備物者，鼎所以為象也。此虺之紋有自作焉。

二十六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周蟠螭鼎一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二十七

周蟠螭鼎二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七分。闊三寸六分。深七寸。口徑一尺五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四升。重二十四斤八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九分。耳高四寸。闊三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四分。容四斗七升。重二十六斤。三足無銘。

右二器。腹間飾以蟠螭狀隱起脉絡。兩耳皆雕而純素。三足各設獸首。製作愈周尤爲珍異。

二十八

周蛟螭鼎一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二十九

周蛟螭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蛟螭鼎三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四升。重十有六斤八兩。三足無銘。

次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九寸。容一斗一升。重十有三斤。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四分。耳高二寸。闊二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三升五合。重十有六斤六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耳有粟紋。腹有垂花。左右蟠以蛟螭。而足如之。次一器以牛足為三足。耳作綯紐。而周以蛟螭之飾。後一器耳足純素。純緣之外。作蛟螭蟠紆之狀。比它鼎侈口而底稍平。蛟龍類而小螭似龍而無角。皆為物之寓。昔人致意之於此焉。



周獸足蟠夔鼎

減小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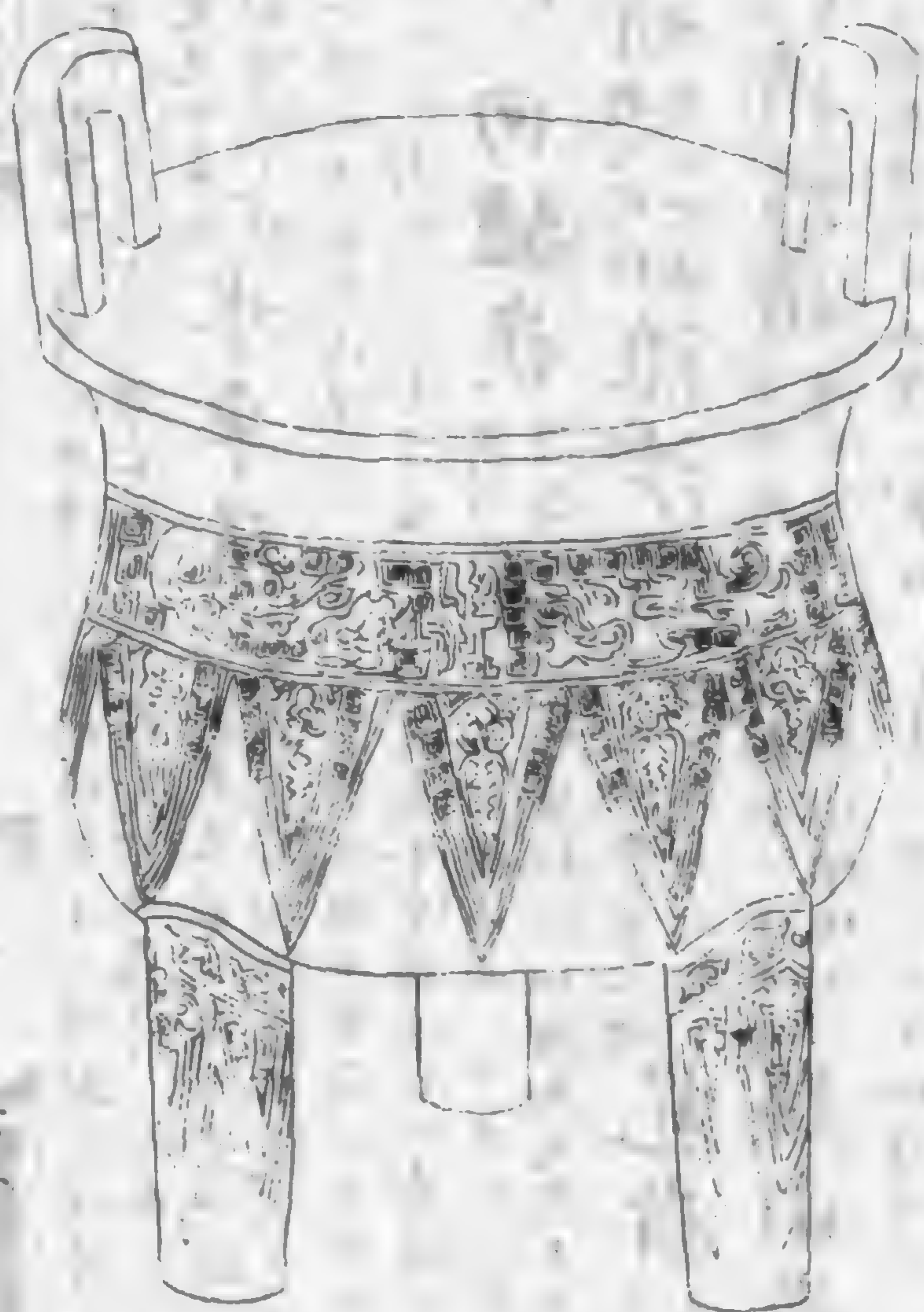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六分闊三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二寸五分容二斗六升重二十五斤三足無銘是器通體作蟠夔狀兩耳飾以雷紋足為獸首口侈而圜座年滋久土花浸漬考之製作實三代物然與周器無異故以周云

周蟬紋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無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子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十九梗

嶺

千佛嶺 建康志在攝山棲霞寺之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題名。鍾嶺 上元縣志金陵志曰在蔣山南南史宋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屏風嶺 上元縣志乾道志曰鍾山其峯最秀者有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高望嶺 江浦縣志在江浦縣白馬鄉在明慶寺前。平路嶺 鳳陽府圖經志在鳳陽縣東南四十里。磨拖嶺 鳳陽府圖經志磨拖嶺在琅琊山西。回馬嶺 輿地紀勝在滁州醉翁亭百步韋驤回馬嶺詩云有意尋幽勝躋攀固所懷如今嶺路穩鞍馬不須回。大山雅詠 高翶回馬嶺詩 策馬徐行十里過忽逢峻嶺勢嵯峨提鞍鏤鏁無前態柱杖驅馳有舊科唐帝六驄夫超逸周王八駿歎蹉跎遊人莫起中途悔行到天門有鬱蘿。宋李昭玘樂靜集回馬嶺詩 緩轡不可度疾驅恐更危平生欽納屐解有慰人時。水車嶺 池州府新志在池州府貴池縣西南六十里與龍舒相近甚高峻下有溪通舟與狼山水合景象蕭落殊可人意李白詩云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者是也輿地紀勝郭祥正追和李白秋浦歌萬丈水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冰生。回驢嶺 池州府志在石埭縣西南一十里俗傳羅隱訪杜荀鶴跨驢抵此相過而反因名焉。青紅嶺 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流沙嶺 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明覺院之側。乩嶺 永陽志在咸安縣西五十四里。清河嶺 永陽志在咸安縣北八十里與滁州及盱眙軍招信縣接境。鎮山嶺 永陽志在全椒縣西五十五里東屬全椒西屬梁縣綿亘。梅子嶺 永陽志在全椒縣西北八十五里高城鄉與滁州接界其下有梅嶺鋪。永陽嶺 輿地紀勝在清流縣北三里。秦皇拖鍬嶺 輿地紀勝在清流縣

東北五里。苦嶺桐汭志在清流縣南六十里。建炎間，戚方兵入郡境，朝廷諷岳飛討之，方遂南遁，至苦嶺，惡其名，知兵必敗。時飛兵失道，遇一田父引至賊營，遂大破之。分流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六十里群舒鄉西村。老鴉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六十里仁和鄉南奬村。楊岐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八十里群舒鄉西村。青蓬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九十里仁和鄉南奬村。石堆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二十五里群舒鄉東村。新安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六十里群舒鄉東。毛家嶺合肥志在舒城縣西三十里大平鄉。楚歌嶺合肥郡志在單縣西南三十里。世俗云昔張子房於此嶺吹鐵笛散楚之兵。長腰嶺　蒼峴嶺咸淳毗陵志並在無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號蒼頡嶺。陽材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八里。赤石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許舍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

山門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西南二十五里，前經漆塘，後接塘山。下馬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十五里，山蹊巇險，過者解鞍。篠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五里，有三嶋前後連亘。銀樹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十里。縣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八里。使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舊以此山最高，而嶺在前，有使承其君之義，故名。槲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多椽栗。山花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西。偃月嶺咸淳毗陵志在順山。陸希聲詩：山嶺依稀偃月形，數層奇石疊空青。幾回雪夜寒光積，直似金光照戶庭。垂脚嶺　啄木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唐過春貢，湖常二守會境上。白樂天詩云：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各作一家春。宜興風土舊志云：垂脚嶺在縣東南六十里，與長興分界，忻溪所出，舊名懸脚，避聖祖諱，遂呼垂脚。誤載言十道志云：行人涉嶺多致脚疾，故有此名。一云啄木嶺在縣東南七十里，唐湖常二守貢茶相會之地。待月嶺輿地紀勝在宜興縣

天峯寺之西。白楊嶺涇城志在涇縣東六十里，廣三十步，高四五丈，其左即妙相寺也。謝家嶺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三十步，高十餘丈，上有龍王行祠。龜嶺涇城志在涇縣東三十丈，廣數百步，下有水湫兩所，各廣二丈。父老相傳謂有白龜從此而出，下至栢山石上，有坳似龜形者，名曰龜石。琴高山有山自西南發脉而來，會結於琴溪市之側，約高百餘丈，其上即琴高臺也。九里嶺涇城志去涇縣東五十里，自西而上遠九里，自嶺而下遠九里，故以九里名山。縣尉楊寅因謁丁令威廟，經從此山，留題云：上下各九里，東西只數家。田積梯畫寨，松列鴈行斜。龍門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湯嶺涇城志在涇縣南六十里西鄉，其山多懸崖峭壁。湯餘嶺涇城志在涇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九十丈，闊十二里，昔有湯姓者居之，故名。放杖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鳳村，昔父老傳舊有一老人，雙鬢如雪，幅巾葉杖，嘗過此放杖少憩，因以為名。血嶺涇城志去涇縣西北七十里，昔黃巢逆亂，有保聚于山者，曰章公寨，與賊爭戰，血流山谷，因以為名。殿子

嶺涇城志在涇縣西七十八里，高十丈餘，廣約五里。昔西峯大聖發聖於此，以道杖拄地，地迸泉湧，四時不竭，鄉人遇旱祈禱，挹其水以祀之，常獲感應，故為之立殿，而因以命名焉。椿嶺涇城志在涇縣東南八十里，廣數百畝，高五里餘，路通旌德。稠嶺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百餘步，高數十丈。金牌嶺涇城志去涇縣東南九十里，其嶺峻綿，歷圍繞二十餘里，通本府路。黃沙嶺涇城志去涇縣東六十里，其嶺不甚高峻，廣袤數十丈，高十餘丈，皆沙地，沙色皆黃，故以黃沙名之。賛皇縣志在北京真定府趙州賛皇縣城西六十里，山勢高聳，中通一徑，西達樂平縣，令設巡檢司。下麻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七十里。吳家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莊嶺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接黟縣界。石磬嶺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三十里絃歌鄉，幽僻窵遠，西接石埭縣界。雞子嶺宣城志在涇縣北二十五里，當南陵官道，南去五里有村墟，曰麻源市。唐舍嶺宣城志在涇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餘丈，闊八十里，鄰卿于巖山之東，即安

吉縣界吳讓皇順義二年遣將唐𧨏駐兵于此故名 **羊頭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通貴鄉嶺陽接蹟溪界未知其名之故今近地有中羊下羊 **九墍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高十里澗十里嶺上凡有屈者九 **九屈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西六十里高十里澗六里嶺凡九曲故名 **鵲嶺** 宣城志在旌德縣西七十里通貴鄉嶺西接太平縣界 **塵嶺** 宣城志去寧國縣西七十里道通新安嶺險峻按越國汪公行實云兵至塵嶺時大暑士馬皆渴公以戈擣石得泉後人因加浚鑿石上有馬足跡又有蕆馬澗在嶺之右嶺多塵麿故名 **千秋嶺** 宣城志一名宣千秋在寧國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丈周回一百餘里舊經云山谷幽深映蔽白日雖夏如秋因以為名然千秋之名其來已久羅隱送梅處士歸寧國詩云想望千秋嶺上雲山巔有仙人圍碁石土人以雲氣有無驗晴雨山麓之北有雲梯村宋隱士吳嚮隱居此五代史梁乾化三年吳招討李濤出千秋嶺攻兵越衣錦軍錢鏐以其子傳瓘為北面應援使嶺道險狹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其後擊吳大敗之嶺與臨安府於潛縣接境臨安志在新城縣北五十里與寧國接境上有泗洲庵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渡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薛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 錢光錄世宗少府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 唐趙嘏詩知有巖前萬樹桃未達搖落思空勞年年盛發無人見三十六溪春水高 宋晁無咎詩永日倦高躋盤回四望迷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馬腹飛雲薄山腰過雨低陰崖不可度誰此構長梯 宋虞儔尊白堂集輕陰漠漠雨斑斑嶺上風來一解顏已是去天才尺五卻令緩步有躋攀飛泉百道縈羅帶列岫千峯擁翠鬟應是北堂春正滿幾回回首望家山 宋沈與求文集錢氏嘗築四壘以限江南北者道發寺近從於此守禦 山河四塞限中原韓落而今不復存射虎畫行何日息但餘征戍滿荒村 吳越江南絕壁間可憐爭國似蝸蠻百年父老陶王化尚記流傳一醉顏 **石鼻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二十里涇水出焉 **大鰲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三十里涇水出焉其源為穰山多峰石高下起伏如鬼厲溪高十五里周回五十里形若巨鰲負載即今之穰嶺也 **三門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北二里高十里為縣治來山至嶺巔路

通三門村至麻口以其山周圍三面險塞止通一徑故名三門 **棠梨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八十里紬歌鄉東西三十餘里 **梨木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七十五里西鄉上下三十餘里接歙縣界 **武陵嶺**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宣州祁門縣西四十里有武陵嶺元和中令路旻鑿石為盤道又新安志云在縣西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時道險隘捫蘿葛乃得上唐元和中令路旻鑿石為盤道至今利之 **新嶺** 新安志在祁門縣東行則有仙人岩以至于叢山關又南行至大鄣山皆其餘也其陽則水入于歙其陰則水入于旌德縣故有嶺南嶺北之分其上為官道走旌德王荆公為江東提刑時有度塵嶺詩用此旌塵字凌晚常行雲氣中又有詩云曉度藤溪霜落後夜過箏嶺月明中則又用此箏嶺字然太平廣記載績溪有大徽村又宣和中改州為徽說者以為取此嶺為名則徽字近是 龍泉縣志在處州府龍泉縣西二十里 麗水縣志在處州府麗水縣北三十五里 赤城志在台州府天台縣南三十五里入自大左堍至嶺脊分臨海黃岩界凡三上三下云 奉化縣志在寧波府奉化縣東四十里東有七十二曲西則峻直乃忠義一鄉往來之路嶺峻而長絕頂為中道有天然石磴巖石上有天然石泞尊泉出悲冽杯飲止滿一人之欲行者以次飲而未嘗竭率消無此則人皆道喝云 瓊州府圖經志在廣東瓊州府定安縣 宋石湖范成大集新嶺 瘦馬兀當騰荒雞號奔窘絲窠罥朝露蘚落萬珠網宿雲拂樹過飛泉擘山響老杂踏潛蚪碓蔓掛騰蟒山行何許深空翠滴霧鞅釀愁積雨寒破悶朝日放瞳瞳赤幟張昱昱金鉦上浮動草花靚清和野禽唱僕夫有好語沙平路如掌惟憂三谿阻橋斷山水漲 元戴表元剡源集峯峯礀礀白石谿縣縣芒芒青草蹊四山陰雲濕灰色六月杜鵑深樹啼田盧紅漂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岩飛流送人語對面膧風吹馬蹄祇今莫辭榔栗杖與子更上嘖屼梯登高意遠會有極回首煙海令人迷 **徽嶺** 元一統志在徽州府績谿縣西北十里高四百一十仞周三十里舊名尖山上有官路通旌德曉行如在雲氣中昔王安石為江東憲有詩云曉度藤谿霜落後夜過徽嶺月明中是也 **墨嶺** 元一統志在徽州府舊志黟縣之南有墨嶺九域志引方輿志云墨嶺上出石墨土人採之成井遂云石墨井 **石墨嶺** 新安志在黟縣南八十里出石斷裂齊截黑質黑章脆膩易折不可磨今釋氏多採之以染衣 **甘子嶺**

輿地紀勝在徽州府休寧縣西七十餘里縣無甘子惟此嶺一株新安志云在婺源縣西七十八里高四十二仞周二十五里**錢嶺**輿地志東陽畢嶺之下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錢俗謂之錢嶺**容嶺**輿地紀勝寰宇記在休寧縣南有木石糖出樹空石罅中長史每遣人就採之梁書云任昉為新安守以所採處險遠罷焉**危峯嶺**新安志在徽州府歙縣南九十里高十里來自休寧白際南界于睦之遂安縣**方吳嶺**新安志在歙縣南九十里危峯之東高倍嶺之巔有小嶺七十有二徽達遂安之接徑也其麓曰石門水北流合白際之水以達于浙**石蓮嶺**新安志在歙縣西六十里**碎石嶺**新安志在歙縣西七十里以嶺多碎石因而名焉**剥嶺**新安志在歙縣東三十里柳山鄉嶺北接寧國界**上梟嶺**新安志在歙縣西五十里**磣嶺**新安志在歙縣北二十里**幡竿嶺**輿地紀勝在安慶府城北亦隘口也宋薛艮齋帳宿幡竿嶺詩　長笑飛芻饋六軍也歐疲痒遂征塵楸林卓帳秋風夜山鳥驚猶可笑人**雪珠嶺**輿地

紀勝在安慶府中煉丹後上有碎石如珠狀**潛嶺**輿地紀勝在舒州晏殊詩峭嶢副祝融**脊見嶺**輿地紀勝在懷寧縣北十五里因龍山起胃而至此露見於驛道以得名俗訛云集賢嶺也**小鵶嶺**安慶府志太湖縣司空山有小鵶嶺極險峻宋安撫張德興置寨於此與元朝敵守者十餘年上建五門東曰太平南曰歡喜西曰朱砂南曰前部北曰後部歸附于元設巡檢司三處曰後部曰白砂曰南陽而鎮守之安慶萬戶府分撥千戶一員領軍以戍之今仍設三巡也**小隘嶺**安慶府志在太湖縣西八十里**掛車嶺**安慶府志在桐城縣西四十里舊有挂車鎮而鎮有此嶺**水口嶺**安慶府志在潛山縣西北六十里**摩洋嶺**元一統志在安慶府天柱峯路中與佛子嶺相近謂之磨拕嶺**瘦驢嶺**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陸放翁詩槀云在施黔間黃山谷詩云用作瘦驢嶺蓋誤也故雜感詩有嶄厄寧度瘦驢嶺弄走莫隨肥馬塵之句方輿勝覽黃魯直詩　老馬飢嘶瘦驢嶺病人生入鬼施關病人甘作五谿卧老馬猶思十二閑錢塘韋先生集瘦驢嶺詩　馬瘠前脉

闕馳驅登嶺今朝歎瘦驢自是老來情味減欲圖靡盬可安居**馬騌嶺**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行廊寨**長松嶺**元一統志在四川夔州府城北五十二里山多古松冬夏饒風**巴嶺**夔州考究志在達縣東北江湖集後至龍巴嶺詩　處處柴門掩半邊鶯啼綠樹隔炊煙竹梯閒倚柔桑畔定是人家蠶正眠**茶嶺**夔州府志在四川開州盛山縣唐韋處厚建屬開江發縣令荒唐張籍詩紫芽連白蕊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主摘尋常觸露行錢塘韋先生集種茶當嶺上日近地先春始自鈞陶手遺芳及後人宋太師馮山文集新萌雨露穰嶺頭春味足綠雲揉爛人爭收火前綠縉雲先生文集翠嶺依然在芳根久已陳山靈如感舊亦合厭荆榛洞天陳沟直集絕頂方知天柱雲早芽先破禁宮春琳琛入貢無多種附麗鎗旗盡得珍洞天陳子正集天柱峯頭撥曉雲靈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綠筍方知貴雷發鎗旗未足珍洞天王宗賢集秀鍾天柱產靈芝遺就仙芽發嫩旗采向先春煙露裏峨山鳳尾豈為奇**飛越嶺**元和郡縣志飛山在飛越縣西北一百里山西北兩面並接羌戎界圖經云在西淺池鎮極邊處屬飛越鄉故以名嶺外即五部客地焉

勢勝為沈黎西境之要唐於其下置飛越縣**蔓葉嶺**輿地紀勝在安靜寨極邊處地多蔓濱河之外即羌地**鐵豹嶺**輿地紀勝輿地廣記云禹貢岷山在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發跡於此皇朝郡縣志云熙寧九年因茂州蕃城靜州將楊文緒導蕃董阿丹作亂茂州南有鷄宗關路通永康北有隴東路通錦州皆為蠻據聲援俱絕至書木牌振投於江水以告急朝廷遣內侍王中正將陝西兵千人救之中正既至乘諸羌約和不戒旁出鷄宗山擊其險又由間道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于鷄宗去茂四十里楊文緒等伏誅十月從中正所請割石泉屬綿州舊路與通者斷塞之政和六年蕃眾作亂圍逸州城道路阻絕告急朝廷遣盧歎黔及泰鳳路兵至賊始通散屠其一村於是打驚乞降明年詔石泉為軍專一控制事自後蕃部始知畏服不敢妄動嶺在四川成都府威州**松關嶺**太平寰宇記在緜州龍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又有松嶺山山上雖出茶不可食故毛文錫茶譜云緜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者與荊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等縣連西山生者並佳獨松嶺上者不堪採擷**白苟嶺**輿地紀勝在四川威州與雪山相連**濕凍**

嶺輿地紀勝在汶川縣西四十里大路甚峻上常有泥塗因以名之 清風嶺元一統志在四川成都府彭州九隴故縣。一在嵊縣宋史烈女傳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其舅姑與夫皆被殺主將見婦皆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請得服舅姑與夫之服不然不能爲君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淩游集過清風嶺詩 山頭立馬望深谷比屋居幽業種會蕨漆棠紆當户犢攏禾高下接雲霞遥聞笑語應憐客爲底驅樂不住家何處桃源今在此有心乙縣學丹砂艳滕令石抹良輔過清風嶺題 李宋紛紛鳴正學汗青節義竟誰傳可憐矩步規行士應愧清風女子賢 李孝光集過清風嶺題長夏江流水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不向清風嶺上行元萬庵叢過嵊縣清風嶺題 生別夫君不可雙一江春水夜淙淙岩頭嶓血君前死不信三宮北渡江 五盤嶺唐岑嘉州詩 早上五盤嶺平旦驅駟馬驕然出五盤江回兩崖斷日隱群峯攢蒼翠烟景曙森沉圍樹寒松疎露孤驛花密藏回灘棧道溪雨滑畬田原草乾此行爲知已不覺蜀道難 方輿勝覽杜甫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白衛嶺保寧府考究圖經在昭化縣西南五十里按方輿勝覽云昔唐玄宗幸蜀至此見玄元騎白衛而過示狀祿山之兆遂封其嶺曰白衛又名歌鶴山輿地紀勝在利州路昭化縣之南境劍門相接有鋪曰白衛鋪又唐詩紀事唐明皇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歎李嶠真詩云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復日李嶠真才子也 小巴嶺太平寰宇記在集州難江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周地圖云此山之南即古之巴國其嶺上 大巴嶺方輿勝覽在四川保多雲霧盛夏猶有積雪又有北水源出此山寧府化城廢縣北 朝天嶺考究圖經志在廣元州北八十里乃蜀漢之通衢今有驛馬輿地紀勝在利州嶺南古巴國也

北五十里路經絕險其後即朝天程舊路在朝天峽棧閣逆開此道人甚使之文與可有朝天嶺詩云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岩陰李巽岩亦有詩皇朝郡縣志云朝天嶺即漫天寨也青崖文集登朝天嶺詩 余來漢中凡三年大山小山行欲遍今年復有東川行大抵勢隨崗阜轉石頭犖确顙且危不獨心驚夢亦戰利州城北到朝天又是川行山一變懸崖皴澁留苔青石罅陰森鬱松檜得詩數語疑有神得酒百杯亦不倦回環應接奇無窮乃見平時所未見落落參軍正紫髯行行御史真鐵面相看大醉復長歌藏沒春鴻天一線元張西岩登朝天嶺詩 昨從雞關參意謂崇山峻嶺行已遍不期繞上此朝天道在層層幾盤轉石頭滑滑馬欲倒石角驚心人亦戰北風忽然吹散嶺上雲上有湖石之狀千萬變古松何蕭森脩竹何葱蒨乃知造物幻此景本與行人償此倦惜哉到絕頂恍若夫所見盡將突兀作坡陀使使山背不及面回頭欲問高幾何下視嘉陵江一線韋先生文集過朝天嶺 崔嵬陟盡棱凌兢遂捨銀鞍杖策行棧閣架空霄露近欄干護險䠶雲平仰看華壁層城峻下瞰長江一帶縈自昔仙才難蜀道始知難此不虛名太史范公文集過朝天嶺二首夜上朝天曉不辭擧頭惟見蒼蒼色迴看初日半輪月下視嘉陵千丈黑地拆天開此險成飄蕭毛髮壯心驚人間行路難如此歎息何時險阻平 名室先生淵集過朝天嶺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嶺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嵩雲生平來往成何事且倚鈎欄捧鼻吟王尚書伊濱集石棧冥濛雨似煙落花風送錦鞍驕只愁滿眼春泥滑不記青林叫杜鵑 曲曲緣雲石棧新更堪風雨送殘春長途過盡覺懸夢江水相看逢故人 漫天嶺考究圖經在廣元州東北十五里宋乾德間伐蜀兵由此而入輿地紀勝在利州路長編云乾德二年王師伐蜀蜀主燒絕棧道退保葭萌遂擊金山寨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拔其寨追奔至利州北蜀將王昭遠等退保劍門王全斌等入利州羅隱漫天嶺詩云 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宋韓琦安陽集欲使行人直過難倚江凌漢任盤盤紆回到頂終須下如此天高甚處漫宋張子野詩 不獨高明不可謾仍知不似泰山安五丁破道秦通蜀卻被行人腳下看 青塘嶺元一統志在龍州圖經北至文州以青塘嶺爲界即陰平道去龍州四百五十里祝穆勝覽載左檐路非是通鑑載艾自陰平道懸車束馬魚貫而進經江油出縣竹以擣蜀

鰉魚嶺考究圖經志書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去魚床灘二十餘里。在長壽界。有石其狀若魚。故名。鑿樊
嶺輿地志孫權船至樊口。遇風破船。鑿樊嶺而歸在武昌府江夏縣。天尊嶺輿地紀勝在通山縣九宮山
田石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十里。鋪路經其上牽藤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
華鄉梧崗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清水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南二十里。接
八十里山北斗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七十里。接巴陵界。郡縣志在廣西桂林府理定縣北五里。黃稈
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四十里。通岳州小路。接孟季嶺。孟季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五十里。接長嶺。
新開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北七十里。九峯寺前尾子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北一百一
十里。接山西嶺。山西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去幕阜山十五里。及幕阜山之支山也。接五角山。金坑

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七十里。抵瀏陽縣界羊子嶺輿地紀勝在鄂州蒲圻縣南十五里。勢聳拔有桃花泉穿
石飛流灌田甚廣。餘波合于荊港。摺嶺郴州志在郴州宜章縣。兩峯對峙。又名臘嶺。舊志云在宜章縣北三十五里。西南連黃嶺
山。東廣二十里。北入永興縣土富山。東入桂陽百丈嶺。其路登陟盤旋摺疊故名。太平興國五年宣命開通交州路。盧嶺郴州
重修圖志郴州郴縣西二十五里。鳳德鄉上有尭帝廟。劉仙嶺郴州重修圖志在郴州郴縣東十五里。永豐鄉上有劉仙
臺荒田嶺郴州重修圖志興寧縣北。有荒田嶺等處。正接桂東高坎洞。紹定年間廖伯琮等結連高坎前峒嘯聚為寇。郡
守蔡大監密差陽總收捕方稍寧息。然每遇高坎出寇則相挺而起。是以本縣有飛虎軍一百人在彼彈壓。題詩嶺元一
統志在郴州路興寧縣東一十五里。列十一峯聳峙如筍。舊有僊客題詩其上故名。今墨跡雖存而字畫訛舛不可辯認矣。雙魚
嶺元一統志在郴州路桂陽縣北二十里。其形類雙魚。因名。後里人朱何氏世佩金魚。乃此山之應也。君子嶺郴州

重修圖志在郴州桂陽縣東北高三百餘丈上有仙人池。異人修練之所。絕頂一望章貢滕然在目。縣官到罷之日。天色明霽此山突出雲端則以
為顯達之占退田嶺靖州志靖州去綏寧縣西四十里鐵關嶺衡陽縣志去城西南五十里高
聳數里上有聖巖水旱求禱有感古有祠潭流嶺輿地紀勝類要在藍縣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鉛砂礦。今廢。樟
隍嶺輿地紀勝在耒陽縣即羅訓隱居之地。橋梁嶺衡州志在酃縣西驛路從此經過去縣三十里
舜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五里。有舜廟在焉。諸葛嶺元一統志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先生
為荊州牧遣諸葛亮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調賦以供軍實嘗屯駐于此故名五峯嶺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資福寺之
側怪石林立上有五峯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秀。故名。黃龍嶺輿地紀勝在永州北二百里。唐順宗朝有申天師者居其下。即
黃龍觀也。金紫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居邵陽武岡二縣界。雷劈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

東安縣北四十里。新寧縣界昔傳山本峻絕無路始因雷劈而開。湖口嶺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東二十里。有泉冷如
冰。鳴水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南一百一十里。有瀑布水聲聞數里。故名。地接全道二州界。黃
蘖嶺元一統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其山接道州黃蘖洞。一在連州府桂陽縣。郡國志云。盧水北出黃蘖嶺
後有進水出焉。太平寰宇記。白芒嶺郡縣志在道州江華縣西。亦名毗渚五嶺之一也。永明嶺
郡縣志在道州永明縣。舊名都龐。五嶺之一。同山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東南四十里。興化鄉。其高聳都龐。周四十里。界
永平江華營道間。五季郡守睎利乃於同傍加金請興坑冶。連歲勞擾民以為病。後廢。黃甲嶺元一統志本名寒柏叮。在
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皆青石無峻嶺。有歐陽氏居其傍。登進士科。故訛為今名。長標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南三十里。
興化鄉。亦名重疊嶺。都龐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諸山之最高大者。在道州府永明縣北五十里。允山鄉東掩山。西南連荊

峽鎮其絶頂曰都逢土人語訛呼逢曰龐亦名永明嶺縣以此得名按史記秦三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以謫戍五萬人守五嶺一塞上二騎歸三都龐四暑緒五越城或云一大庾二永明三白芒四臘五臨源人云一大庾二騎田三都龐四萌渚五越城雖紀載不同而史記則以都龐居五嶺之一凡入越道者必由之

熊羆嶺 永州府志在永州府祁陽縣北三十里其山高峻下臨深谷驛路所經實爲險要有延綸司急遞鋪在焉元旅伯雨句曲外史傳與碩百折疲登頓群峯互接縣風煙沓古木雲日謝寒泉路出飛猱上江流去鳥前攀鞍臨絶頂注目盡遥天

黃羆嶺 元一統志在永州祁陽縣北三十里嚴登深邃舊傳有羆居之故名宋項安世集寒塘狀望黃羆嶺憶上黃羆嶺年時白汗傾如今青箬底卧看黑雲生山骨穿江過嵒頭夾岸獰似嗔舟楫駛故作石灘鳴　步上黃羆嶺　牛頭鶴弄漫雁條未抵黃羆路刺天戟杖徐行吾自樂世間何地不平田宋石湖范成大集薄官每逢已旅行逐登危峻阪蕩胷立恍若對鏡窺傳呼半空響瀠瀠上煙霏木末見前騶可憐不可追躋攀百千盤有頃身及之白雲巨攬擷但覺沾人衣高木傲燒痕無龍茁新美春禽斷不到惟有蜀魄啼謂非人所冢

居然見鋤犁山農如木客上下翻以飛寧知有康莊生死安嶮巇室屋了無處尚恐穆巢棲安得拔汝出王路方清夷宋劉後村集黃茅迷遠近不見一人行信步不知險迴頭方可驚路由高頂過雲在半腰生落日無棲止飄飄自問程宋胡致堂斐然集謫居新昌過黃羆嶺　昔年曾作守旌旗擁山頭省已無遺愛投荒歷舊遊妄見相莫衛風雨謾淹留學力如何驗仁人乃不憂

佛兒嶺 輿地紀勝在隨州大洪山路中

聚石嶺　**狗蹤嶺**　**金僊嶺** 新修隋州圖經已上諸嶺並在隨州之南

鶴子嶺 元一統志在隨州大洪山

灌子嶺 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六十里

夾牛嶺 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城西一百里

關王嶺 安陸州志去安陸州京山縣一百二十里舊有關王廟今廢

鐵骨嶺 襄陽府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八十餘里其山石色如鐵故名

鶻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一百餘里今屬商縣

任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二十餘里

熱索還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四十里其山有二最高

金鎖嶺 輿地紀勝在武當山金鎖嶺前有流水古記云國師鎖獼猴於此水涸乃放去

春風嶺 元一統志在黃州麻城縣嶺多梅花東坡新息渡淮由此嶺見於詩詠輿地紀勝春風嶺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西六十里宋張文潜詩下春風嶺　東歸已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人事水泡能幾日流光駒隙却堪驚居人落落乡新屋行店依依認舊程世事絶諳身已老區區來往嘆浮生

下岐嶺 蘄州志在蘄州羅田縣治北一百三十里抵六安州界有風洞

分流嶺 蘄州志在蘄州蘄水縣治南二十里春秋時名昭關昔伍子胥奔吳度此關

瓜畲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半里

漢風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西三里與丁仙山連接

上栢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與漢風嶺相連亦高峻

榡木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北十里

賣卦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北六十里

明月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南九十里南抵攸縣西抵湘潭傍有協濟廟俗號杉木王元一統志明月嶺在醴陵州

九十里南抵攸州界西抵湘潭界其上有石夜明如月舊傳可照耕績故名

姜嶺 淥江志在北門外三國姜維駐兵于此故名元一統志姜嶺在醴陵州北門外世傳三國時蜀將姜維曾寓此故名

御义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南二十五里兩峯相連望之如义

爐焙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北六十里

覆盆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形如覆盆

尖霞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狀如霞

雲居嶺 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六十里極高峻號爲雲居八疊

路嶺 元一統志在攸州東南四十里以在官路傍故名有榦于崍虎牙坳與茶陵接境亦爲戍守之地

水井嶺 長沙府志在攸縣白鹿真障於縣西而出泉焉故名

巖僊嶺 長沙府志在攸縣人居此山禱祈有應得名

鬼栢嶺 長沙府志在攸縣三十都

黃岡嶺 長沙府志在長沙府茶陵縣北關外其山獨立如枕而橫又名玉枕峯正爲縣治之托

龍王嶺 元一統志在茶陵州北七十五里山下有龍王　輿地紀勝在江西贛州府信豐縣

殿禪和庵祈雨多應 養父嶺 湟川志陳真君得道之所 芭蕉嶺 長沙府志在湘鄉縣南二十五里
鱖魚嶺 元一統志在寧鄉縣南四十五里以形似名 七星嶺 元一統志在寧鄉縣西南六十里七
峯挿天故名廣州府圖經志七星嶺在廣東廣州府增城縣元一統志在瓊州府文昌縣近海岸其勢如連珠 絞車嶺 元一
統志在寧鄉縣五十一都 梓木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四十八都 豹子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
七都 銅釘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二都相傳樊真人脩行之地上有亭 豆子嶺 長沙府志在寧
鄉縣十一都 大禾嶺 長沙府志係風仙三真人顯靈處 香山嶺 長沙府志有神祠此山接安福
茶陵界 丫尖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四都接茶陵縣界 鷺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近惠光寺 金
紫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八都 黃石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都 藍嶺 桂陽志在

平陽西一百里七十步周十五里跨臨武藍山之地會蔚蒼翠遠望如藍故名。出銀鉛今廢。劉接詩獵叟藤編户傜人草結庵即此處又云在平陽
縣東高七里周四十里與平陽山志差異按唐貞元十五年郴州藍山萌豈是山耶與地紀勝在平陽跨藍山縣界故曰藍嶺而藍縣亦有藍嶺臨
川志藍嶺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南七十里 箭桿嶺 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 赤道嶺 雲南志在
曲靖府陸涼州河納縣 香苴嶺 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 提頭嶺 桂林郡志在陽朔縣東五十里
昭賀全永靜江五州要衝之地 石康嶺 桂林郡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南周八十餘里山勢延袤至縣後旋而向之陰陽
家謂之回龍嶺其下源泉四出灌田不可數計有雙女廟在嶺之南廟側有突出約高五尺俗呼神石石脚有小罅闊寸許鄉民旱禱祠下畢用茅
挿石罅以瓶盛之須臾有水隨茅注瓶內仰望嶺巔有雲氣雨必沛然 全義嶺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東三里秦史錄鑿渠
開此嶺故胡曾詩有鑿開重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之句資治通鑑唐昭宗光化三年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遣副

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注璠孚袁反武德四年分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釋
文三註胡曾詩鑿開山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無限鵾臨橋畔立適來天道過天河 始安嶺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治前
百餘步令民居其上元一統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一里按本路圖冊云秦時開五嶺之數也李白詩桂水分五嶺杜甫詩五嶺皆炎熱宜人
獨桂林自秦時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地志乃入嶺之途五耳非皆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
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 游崗嶺 桂林郡志在府東南二十里舊名牛岡俗訛呼
為游岡 銅崗嶺 桂林郡志在府東四十里高數百丈綿亘數十里 半雲嶺 桂林郡志在府西北
二十里極高峻又名雲仗 越石嶺 輿地紀勝在興安縣北五里一名始安嶺即五嶺從東第五嶺也 越城
嶺 郡縣志在廣西興安縣西南六十里通典云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嶺嶠時有五處越城嶺其一也輿

地紀勝通典云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也元和志云越城嶺嶠在全義縣北三里即五嶺最西嶺也 羊鬪嶺 郡縣志在
桂林府理定縣西二里 古穎露尖嶺 郡縣志在理定縣去西二十三里 砂羅嶺
郡縣志在理定縣西二十里 西山嶺 容縣志當要路在容縣西高險往來車馬艱難 瀑布嶺 桂林
郡志在靈川縣東三十里 赤壁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接高鎮山 三紐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南地
屬僥儀里 登高嶺 横州志九域志云九月九日居人多置酒聚樂於此宋紹熙間徐守安國作亭其上歲久亭廢至太守張
公垓因浚壕於城西北隅見其地勝誅卯雜草奇石羅列環嶺皆有勝趣據其巔作亭扁曰登高南曰悠然西曰可掬北曰帽石曰正冠曰翠岩書
院東曰莫春曰仙桂曰迎風為日已久所刱之亭莽為荊榛太守孫公忯睹篆之初欲刱玉虛觀崇奉上真香火益艱其地見登高嶺其形如龜下
有濠水與塘水相通縈紆如蛇遂於其地而得吉卜鼎刱玉虛觀於其上邦人禱之其應如響莫不欽奉之焉横縣志登高嶺 平崗隱起勢俯瞰亂石崢嶸

擁薜蘿側褰豈容棲客悄西風一醉共婆娑宋虞儔尊白堂集將至天目
登高嶺　天造初疑目雲横使躡梯前瞻千嶂列回首一川低雨過黄梅
盡風來翠刹齊靈源窮不到晴畫掛虹霓。沙麻嶺萬花谷在寧浦郡即嶺之北根道里記沙羅嶺潯江志在横州
古鉢嶺元一統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峽口嶺元一統志在廣西寧浦縣東一十里
六谷嶺東一十里小路通容州界潯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不通路緑礬嶺輿地紀勝在寧浦縣
寺背嶺西南五十里南寧府志在横州林赤嶺　松公嶺　六
莊嶺　雙峯嶺　四洒嶺已上嶺並在横州那懷
村高嶺在南寧府板豐村高土嶺　那奕村高
土嶺　仰村土嶺　七荅高嶺　大覽村

土嶺　那蒙大高嶺　那扶大高土嶺
渌龍高土嶺　賴龍高嶺　流陽土高嶺
狗腦嶺　周同村山嶺　尖山嶺　渌
惡石狗土嶺　那吒高嶺已上嶺並在南寧府𨈆嶺
駕嶺在武緣縣北一百八十里張嶺在武緣縣東北八十里。高峯嶺在武緣縣東三十里
大步嶺在武緣縣南五十里高城嶺在武緣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自寺背嶺至此並南寧府志輿地
白藤嶺紀勝在藤州岑溪縣馬頭嶺古藤志在藤州南一百里當要路嶺高侵雲路逕崎嶇元一
大富嶺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玄武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元一統志在廣西容州普

寧縣北二里一號化靈山緑秀嶺元一統志在廣西鬱林州博白縣南五十里舊圖經云山高四百餘仞周圍二百八十里
林泉紛竹青葱秀絶因名下有深潭潭側有龍母惠濟夫人廟福禄嶺宋海録碎事在懷集縣多產金銀鈆銅火
甲嶺王融志去融縣西北八十里高峻路通樂善鎮柳州府癸嶺王融志在樂善鎮亦是險峻路至通道鎮。
筒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融州東北九域志云高陽嶺王融志在柳州東北武牢嶺
鵝頸嶺王融志在柳州北陷塘嶺王融志在柳州西睿陽志在柳州東離州二十里土嶺帶石
高七丈下有陷塘水通入嶺脚深不知底古稱陷塘銅柱嶺太平寰宇記在愛州表録舊有韋公幹為愛州刺史郡有漢伏
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貨之於賈胡土人不知援
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恐百姓
奔走訴于都督韓約約移書辱之公幹乃止文章嶺輿地紀勝在舊貴州南四十里以山名文縣故名之横嶺

三鼎嶺郡縣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九十里羊勢嶺潯州志在潯州府東三十里以三嶺鼎立為名
稜層嶺潯州志在潯州府南與三鼎相對如羊蹲之勢南嵿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南七十五里
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寶子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三十里山勢磊落如聚寶玉輿
地紀勝云在容州後架亭其上四望平遠桃嶺元一統志在平樂府龍平縣南二十里上有仙桃數本電嶺在平
樂府龍平縣東南四十里臨賀嶺輿地紀勝在平樂府賀州據張耳傳秦有五嶺之戍注云摽名有馬渠氏廣州記曰大庾
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其地今在州境無疑方僊嶺郡縣志在廣西平樂府平樂縣西北制勝嶺
元一統志在慶遠府思恩縣南一十里鹿草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六十里多時嶺
元一統志在慶遠府陳堡嶺南冊州志在慶遠府雲嶺輿地紀勝在昭州昭平縣東南四十里白

坑嶺太平寰宇記龍平縣未錄云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為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又用鉛粉也

天際嶺輿地紀勝陶鄉天際嶺詩云南來未見此高峯下濟滄溟上際空辛苦限蠻成底事座看高華作三公廣州府連州

鼠皇嶺郡縣志在廣東連州桂陽縣北一百里上有水南注至正女峽通洽光州界

韋船嶺郡縣志在廣東廣州府連州桂陽縣南五十里東有古路一閣一文長二里俗名韋船嶺上有白石一雙鄉人呼為雙女神

順頭嶺廣州志圖經志

開口嶺　捲藤嶺　凹頭嶺自順頭嶺至此並廣州府圖經志俱在連州陽山縣

標幡嶺峽州神異記大曆戴蠻賊動時國將詣寺齋真聖跡夜宿峽請一夢方寐間遂得神人曰汝西去但觀二禺山見號則回必當勝之次早西行繞三十里賊等索舟峽口鄉若沉溺唐將柔危使戰果得勝捷遂觀二禺山幡若懸號相命曰回矣今古相傳號標幡嶺元一統志在廣州清遠縣

大龍嶺廣州府圖經志在清遠縣江之南五里許低圓起伏如龍之狀縣治之對山也

麻龍嶺廣州府圖經志在鞠子里去香山縣七十里

龍舌嶺南海志在廣州府香山縣南二十里

黃公嶺南海志在廣州府東莞縣東南十里

歐陽嶺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接羅浮山葛稚川丹竈之西古老相傳舊有歐陽氏居此年百歲故名

雲母嶺南海志在廣州府增城縣西歸仁鄉二十里山有雲母石故名

焦石嶺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開光鄉五里舊傳浮山自海來遇嗒焦石遂碇于博羅今所謂浮碇岡是也

五馬嶺　峯梅嶺廣州府圖經志並在番禺縣

愿長嶺唐書裴矩傳愿長嶺在廣州

潭流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鑛今廢

晉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南八十里出銀鉛鑛砂

監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一百里出銀鑛今廢

宋坑嶺惠州府圖經志在歸善鄉

大蹊嶺惠州府圖經志在海豐海縣西

天王嶺惠州府圖經志在長樂縣西與地紀勝在廣東韶州府之南峯山下元一統志在南峯山下

大萬嶺郡縣志在廣東惠州府長樂縣西四十五里有石池仙壇

靈泉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循州興寧縣東南四十里

安懷嶺惠州府惠陽志在郡東南百餘里俗號南嶺其南有水入于海郡志云在歸善縣

上義嶺郡縣志在惠州府河源縣南有水南流入龍川江

安淮嶺郡縣志在惠州府歸德縣城南有水南流入海

大獨石嶺輿地紀勝在惠州府循州雷山絕頂

古賢嶺新昌志在肇慶府新州新興縣東南義容鄉

東尒嶺肇慶府圖經志在新興縣南八十里

岱嶺元一統志元和志云在新州新興縣西南三十里出銀

葛殼嶺郡縣志在肇慶府新興縣城之南

青岐嶺元一統志輿地紀勝云在廣東肇慶路高要縣東八十里

騰豻嶺太平寰宇記南越志云高要縣有騰豻飛猵山䧺騰豻沐猴之類也頭正方髮長尺餘色犬類似人髮嘗覆面欲有所視輙搖頭兩手披開之猵有肉翼如蝙蝠貍頭鼠目一曰鼯鼠亦名江牙且飛且產子便隨母而飛其鳴如人吽嘗食火煙至衆則為災也太平寰宇記端州

天資嶺崧臺志在肇慶府四會縣東五十里耆舊相傳云昔人有姓黃名欽之居嶺下家富於財號黃十萬葬其祖於嶺間其狀貌魁岸有異於衆隸職廣州每乘二竹朝往暮還一日家人誤斷其竹乃不得去後有占氣者云此地有天子氣官司乃掘去其墓求之莫知其處從者夜宿山中有人相語云所懼以青布囊土鐵符四布則可得墓遂如其言乃得其墓發棺見尸若蟻蛭成文有天子二字蓋子字未成也遂滅其家掘鑿之迹迄今猶存因號天子嶺或嫌其名呼云天資

龍子嶺元一統志在廣東肇慶路四會縣東一十三里又有鳳頭岡在四會縣宋淳熙丁酉邑令蘇邦平縣基得古碑乃鹿鳴燕士詩有龍嶺行歇龍巳化鳳頭將見鳳再鳴輿地紀勝在贛州府瑞金縣西北二十里下有龍窟鄉人禱旱者必應

思子嶺肇慶府圖經志在四會縣西一十五里隋末籍氏為兵有老嫗年八十餘思其子登山望之悲啼而絕故名此嶺

浪嶺元一統志在封州川縣連開建縣界一百三十里山勢如浮浪故名

將軍嶺肇慶府崧臺圖志在府北

七里

寶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悅城二百里乙未叛卒縣肇慶至寶嶺不敢入境五侯之力也 **息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五十里 **雞骨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岸一十里 **障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城之西南八十里

杉嶺 晉康志在德慶府都城西北一十五里輿地紀勝云在端溪潛軒文集李濱詩書入杉嶺此行實附米綱船欲到南康諸峰春來先生為先人永泰文未而反改云然行盡山嶺頭歡喜入鄉關意非胃雨去寒溢亦多端自登粮綱船出入狗竇寬水漲泊無岸水落淺湊灘直待風水順搖艣離江灣包蝎微細物託龍運神姦萬工精椅罷頃刻過千山脫武小不染風波生坐關窺身蛛拘滯伍噲仍北碩疑慮狐涉水進退羊觸藩佳得黃義叟可與話歲寒論文消永日長歌常夜闌傳聞白水發川途阻蹋漫余益動歸心掉首辭嚮路悵悽陶靖節不肯效一官況為太倉鼠蒸食絲未安肩輿走泥塗僕夫慈除艱附舟計已在且復行路難見機恨不早興盡而知還明朝得甚違那假生羽翰推于爭陜門細君倦薦者真樂未渠央茅簷共團欒尚論數千歲窺管才一班精定理殘編補綴令可觀尚友天下士將約加雕鐫遊談苦無味素手空孚頫底事通神明至理吾豈憚設有無父國而後不可干但志志匪堅作詩鏡肺肝肇慶府圖經志在德慶府去州西南九十里方輿勝覽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謝道韞詩云古昔地多杉烟光鎖翠嵐夜來風景好宿處之江南延平志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三十五里青印溪一源發于此永州府志在湖廣永州府陵零縣距城東一百里抵道州界 **觀州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北五里蓋郡治之東山也盤礴道勁如蛇浮水登嶺上可以下觀一州故名 **風門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南八十里大驛路下至廣州路上至韶州路其路有風門嶺峻不通鞍馬瓊州府圖經志在廣東瓊州府靖州志在湖廣靖州府綏寧縣東一百二十里比諸山最高麗水縣志在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北二十五里此嶺最高峻 **四天王嶺** 英德縣新昌閣志在肇慶府城南二十二里龍山天寧國恩禪寺之四隅有四天王嶺 **飛霞嶺** 輿地紀勝在英德府涵暉谷 **子貢嶺** 湞陽志在韶州府曆德縣南有峻嶺名子貢嶺山高路險可通人行難通頭足凡過使臣馳驛必從驛船來往 **鴈上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曆德路五山之間

謂鴈飛不過嶺取此以名 **皇岡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韶州府西北七里嶺下有舜祠 **蓮華嶺** 列郡圖經在廣東韶州有蓮華嶺 **梯頭嶺** 乳源縣志在乳源縣西北出桂陽路經此登級如梯 **空剛嶺** 乳源縣志在乳源縣北五峯聯疊山腰有岩產鍾乳下復有穴乳水出焉 **臘嶺** 元一統志曲江志在廣東韶州府乳源縣西五里壁立峭拔係崇信與新二鄉驛路為五嶺之一 **大庾嶺** **馬繫髮嶺** 輿地紀勝在仁化縣北一百二十里舊經云嶺峻狀如馬繫髮千峯稠疊橫廣數十里 **木瓜嶺** 王融新對唐地理志曰關內道夏州朔方縣有木瓜嶺蓮華嶺列郡圖經曰廣東韶州府蓮華嶺 **熊耳嶺** 郡縣志在韶州府曆德縣東四十里兩峯嵯峨狀若熊耳故名南抵真陽縣有水西北會銀溪水元元遺山集望盧氏兩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五十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粵阡仰文時為顧存恕吏報元夫人基亂後故吏單歲時致祭偶成期會殆天憐為元二帥遠在千里外子姪盧氏皆待西會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泫然 **瘦牛嶺** 潮州三陽志黃公度瘦牛嶺詩云自咲年來為食謀扶萬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宋楊萬里集題瘦牛嶺 牛頭定何向牛尾定何指我不炙汝心我不穿汝鼻如何不許見全牛霧隱雲藏若相避行行上牛背上下三十里一雨生新泥寸步不自致胡不去作牽牛星渴飲銀河天上水胡不去作帝藉牛天田春風牽黛耜卻來蠻村天盡頭塞路長遣行人愁夕陽芳草只休舊瘦牛何苦年年瘦過瘦牛嶺 行盡天涯未遣休梅州到了又潮州平生豈得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嶺裏長驚炊飯首春前應許賦刀頭夜來尚有餘樽在急喚渠儂破客愁 **海寧嶺** 輿地紀勝在潮州龍溪山今名寧海嶺 **小庾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南雄路要殊類安云在保昌縣東 **篠條嶺** 南雄府圖經志在南雄府保昌縣西六十里 **三角嶺** 太平寰宇記在保昌縣五十里三峯高峻巍然排列於郡之丁位陰陽家謂之樓臺鼓角山 **螺崗嶺** 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西南七十里其峯盤旋起若螺形 **都豪嶺** 雷州府圖經志亦名調樓嶺在遂溪縣南四十里 **斜离嶺** 雷州府圖經志

在遂溪縣南五十里。射馬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治北三十里。烏蛇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
溪縣東三十里。麻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屈𨻶道理記曰沙麻嶺在寧浦郡南郡即嶺之北垠今屬石康。海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欽州路安遠縣北六十里。又曰望海嶺其嶺依海故名。峯子嶺輿地紀勝在廣州府靈山縣即
縣之主山也。林工嶺郡縣志在欽州靈山縣西一百七十里。豐子嶺輿地紀勝見九域志在欽
州靈山縣。黃板嶺廉州府圖經志在欽縣西北七十五里。三山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南八里
望火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北一十里。南邁嶺　青藤峯並瓊州府圖經
志在瓊州府南寧縣。羅萬嶺萬金郡志在瓊州府萬寧縣界四村高峯峙起疊嶂相連。上有平地廣數十丈。左右產楠樹前
有一井深碧多魚。人至其地遇楠熟取以食携之迷路。東山嶺萬金郡志去萬州城五里自西北東南盤旋三十餘里至

北石頭小海住。南山嶺萬金郡志自南山嶺去萬州城一十五里。三江神嶺　南
斗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樂會縣。南來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之南三十五里　抱
虎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銅鼓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俗傳民得銅鼓者驗之乃諸
葛武侯征蠻之鉦因此以名銅鼓嶺。落碁嶺　那細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城西一十里。
松林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州治之北二十里。山中有五色石有松林巖。東坡有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
石盡是補天餘。昔有一道士於此修行食松實。因被黎人逐前往凌霄嶺得道而化。就攝黎人為其部下巖前將吏則今所謂白衣者是也。最有靈
驗官司聞之立祠。凡有災患及歲時旱魃鄉人禱之無不應。昆耶嶺瓊州府圖經志在高臨縣北　落雲
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臨高縣。滴漏嶺崖州郡志在郡東北離城約有一百里。曹泳有詩云。偏宜滴漏春朝

雨尤近衆公盛德堂。廠回頭嶺崖州郡志在臨川之南。狀如蜿蜒至海面回頭。海為所障故臨川不見海水。昔有海
賊陳明復於海上殺人取其財物金寶皁積。每令人以船載金銀於此藏埋。殺其人以杜其口。後有逃脫者始漏其事。人會於此地掘得金銀皆其
舊藏也。馬鞍嶺崖州郡志馬鞍嶺在城東三十里外叢峯中。胡澹庵有詩所謂山脊驛騮者。自注云馬鞍山也。後有人賦
詩。青青不斷惜風蠻。脊聳驊騮疊嶂間。此語一經詩客道。至今人指馬鞍山。一在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南二十五里。宋景定庚申民多避亂于此。元高
安縣志。豺狼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又云在瓊州府崖州去城三里即石龜之地也。郎巒
嶺　落神嶺瓊州府圖經志並在崖州寧遠縣。迴風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崖州東一百
里外。係官道所經。南北之風至此輒回。其山廣長數十里連續不斷。南抵大海崖州之衝要也。鍾延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吉
陽軍寧遠縣。賓犢嶺郡縣志在廣東瓊州府崖州寧遠縣西南一十五里。落屯嶺郡縣志在吉陽

縣北五十里。郎鳳嶺瓊州圖經志在廣東崖州。牛標嶺圖經志在瓊州府陵水縣　石
躩嶺圖經志在陵水縣。大勝嶺　杜延嶺圖經志並在瓊州府澄邁縣。
神仙嶺圖經志在瓊州府昌化縣。石山嶺　瓊崖嶺圖經志並在瓊州府
瓊山縣。南閭嶺圖經志在定安縣。龍門嶺南寧軍志在瓊州府郡治之北。內有靈迹通海曰風門
日池穴。乾蓋嶺郡縣志在高州茂名縣西北六十八里。都聿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北一百里。
思賢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九十里。薑床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八十里　西洞
嶺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北感鄉去縣二百里。歐嶺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西北諱鄉去縣四十里　文翁
嶺高州府圖經志去吳川縣東三十里。端然突起為邑之正山。峙于大海之傍可以登眺。化州郡志詠文翁嶺　孤峯聳光瞰滄浪東障狂

淵鎮邑傍隱士遺踪知己遠鄉人說姓未能忘特思對峙猶賓主恃茂相從後列行極目四時常秀麗吳川應不乏冠裳**茂嶺**高州府圖經志一名華架山去州城南三里有三峯並列高聳秀麗冠於諸山**謝建嶺**高州府圖經志在石城縣北七里障壓于縣治之後高聳秀麗為縣之主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十九梗

嶺

轡堂嶺魯國志在濟南府章丘縣東二十五里東西相連鄒平縣界內有范仲淹讀書上下二堂因名曰轡堂嶺**天麻嶺**濟南志在石固砦山南十餘里又有一泉此山產天麻故名焉**仙臺嶺**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五十里中宮鎮南又十里有漢武帝望祀蓬萊處基址尚存**長城嶺**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九十里與仙臺嶺相接**五道嶺**濟南志在城南七十里**平原嶺**元一統志在山東德州高唆延袤其中多猿猱獐麋之所**九層嶺**萊州志在膠州西南一十五里**鐵壁嶺**輿地紀勝帝都賦曰其嶺若鐵壁在城中**白壁嶺**太平寰宇記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南七十五里**鶩嶺**郡縣志隋圖經志在太原壽縣因嶺多蟄鶩以名之在縣西三十里

却畧嶺元一統志在太原壽陽縣東北七十里**沾嶺**郡縣志在平定州樂平縣西三十一里**松子嶺**太原志在平定州樂平縣去城南四十里連和順縣界盤曲高十餘里劉公是先生集松子嶺詩松子鷲鳥名鹿兒峽來畫松子嶺栢望走險暇擇㢮摩空捴亂行霜增頭皓白早行看離皆白也塵變馬䮷黃不作還鄉意覊人應斷腸蘇魏公集和使回過松子嶺詩石徑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鬟回頭却見臨潢境千里猶如指掌看**七里嶺**太原志在平定州西南四十里高七里故曰七里嶺其山横亘數十里趙蕃淳熙藁上七里嶺詩天公知我行良苦無上嶺時容少晴登山著屐自不惡卧游作圖空復情此來豈止試脚力政坐久不尋詩盟山巒雪白藤花赤高樹木蘭低紫荆**護甲嶺**元一統志在沁州銅鞮縣西南亦名佚甲山涅水出焉滏菴詩藁謝原功題護甲嶺武卿白髮書生過武鄉摩挲腰劒尚輝光關山對峙東西峻嶺水分流南北長小犬蒼黃隨履跡老牛斐䩖負車箱溫麻池上人如雨石勒何須歐李陽**平地嶺**元一統志在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弔橋嶺**

太原志在代州崞縣西北三十里。西通朔州上有寨馬名曰泰王寨。**仙寺嶺**太原志在太原代州五臺縣清涼山。**太和嶺**太原志在代州西北三十里。**赤堅嶺**太原志在城北一百八十里。**白徑嶺**元一統志在解州東南路通陝州大陽津渡。**刀黃嶺**平陽志在山西岳陽縣東一百九十里長子縣界。**存雲嶺**平陽志在絳縣西南行山一舍遠有居民馬名曰烟庄其傍有存雲嶺。**甘松嶺**太平寰宇記在山西松州按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石銘陘嶺**太平寰宇記在蔚州靈丘縣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銘言冀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陘隘門山亦曰隘口今呼為龍門在縣東南十五里壁立直上層崖刺天有古道極險隘後魏明元帝於此置義倉之所。**銀釵嶺**大同府志在蔚州靈丘縣東二十五里其山高五里通接香山驛路。**枚迴嶺**元一統志按土地記云在蔚州城東十八里有枚迴嶺北與高是山麓相連。**空倉嶺**澤州志在沁水縣東一百四十里高約十里南北迤邐六十里世傳秦將白起諕運糧置倉於此以紿趙括故號曰空倉嶺。**三尖嶺**澤州志在沁水縣東北三十里高約十里東西相距六十里南北三十里其形三峯對峙故號曰三尖嶺。**寒光嶺**元一統志在武州界上。**彫巢嶺**沁州志在沁原縣東南去城四十里高五里盤踞二十里。**聖皷嶺**沁州志在沁州東北五里高三里盤踞一十里其形勢秀欝上有大石擊之如鼓聲故名。**狗脊嶺**長安志在陝西西安府勝業坊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注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皷腰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皷腰嶺。注皷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石臼嶺**郡縣志在山西沁州武鄉縣北六十五里一在陝西漢中府歐陽詹詩云鳥企蛇盤地半天下窺千仞到浮烟因高回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泰和嶺**大同府志在朔州馬邑縣南山上縣治之東南離城六十里東至鴈門關一十餘里南通代州四十里西接石峪朔州地界六十里今已閉塞無人經行僧珠澄盤谷詩集朔州過泰和嶺詩　野店鷄聲催曉程桑乾南渡入長城泰和嶺上停驂望萬疊青山惱客情。**雙化嶺**大同府志在朔州西去城三十里有石道盤曲至上五里餘南井兒窊澗相帶西南土嶺名温嶺北連大峪口直抵磨石溝南北盤踞百有餘里嶺之西有古寺遺址世傳有二僧共化於此故號曰雙化。**關子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介休縣東南六十里山形險僻今設巡檢司守把。**介山横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源縣西北去城一百四十里接連介休縣山。**黑兒嶺**郡縣志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蒲縣東北五十里昔有劉黑兒居此。**齊子嶺**太平寰宇記在王屋縣東十里即宇文周與齊分境之所也河南志在河南南陽府王屋縣東十五里隋地理志曰王屋縣有齊子嶺括地志曰齊子嶺即後周北齊分境之地。嶺邊亦有城當時戍所也。**黎侯嶺**潞州志在潞州城西南三十五里上有黎侯亭因名之。**驛馬嶺**大同府志在山西廣昌縣西四十里北接靈丘搶頭嶺六十里南接唐河三十里。**松門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襄垣縣北一百三十里道通太原驛路。**雞鳴嶺**輿地志在潞州壺關縣有雞鳴嶺。**彫黃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劉稹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薛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注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武訖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長子縣南四十五里風土記曰秦趙戰於長平趙軍敗退秦將白起逐至此因名。**牛皮嶺**元一統志牛皮嶺有牛皮關見在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城東六十里。**三臺嶺**太平寰宇記後魏書云遼州遼山縣武鄉有三臺嶺。**石皷嶺**遼州府在和順縣南三十里一山横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有石如皷故名曰石皷嶺。**黃榆嶺**遼州志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山勢險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處今設巡檢司一在邢臺縣西一百五十里元遺山集下黃榆嶺　北厓玄武暮黟黑如積鐵東厓朝火餘絢爛開錦纈就中嶺頭一峯積可奇剎貴寒雲幾千疊厚圍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猱叫絕林煙日射影翠新跬步擬有黃金闕畫工胷次墨汁滿那得冰壺貯秋月直須朝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貼石

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飢渴抗不前草苦黄榆三十里豈知却有青山緣

偏嶺 大同府志云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元一統志偏嶺在北京種州界上元郭昂詩偏嶺道中 撥收拳石一鏵鍋旋汲寒泉把米搓總得熟軋猪熘少可堪雨濕只煙多金刀錯落分殭骨錦毬模糊覆駱駞我欲乘風問元始男兒畢竟當如何 雲林文集題偏嶺 綠煙漠漠草芊芊古路仍從嶺勢偏却想去年車覆處佇興驚懼又森然 元劉文簡公集過偏嶺 山行千里如井底仰視但見山頭烟今朝過嶺一縱目無窮平野無窮天

野狐嶺 唐書梁師都與突厥千騎營于野狐嶺遼史地理志野狐嶺在西京山西大同府德州金史胥鼎傳北關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朝儲積未備不違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勑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如其數亟給之鄭彥昭傳庵類藁過野狐嶺 回首野狐嶺山川地勢高中都開堡障納鉢隐重㘭帝業雄三輔王師蘊六韜秋風淮海上黎庶望旌旄

倒班嶺 密雲縣志在北京密雲縣城東北一百五十一里

扒頭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墻子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一百里

漢兒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廟兒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北九十五里

擦都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一百一十里

長城嶺 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北一百六十五里已上舊可通者今皆甃石壘閉都指揮使司俱各撥軍守把

大寒嶺 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一百四十里高數百餘丈可通人行上經絶頂風勢甚寒急因名曰大寒嶺

閣子嶺 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里

青草嶺 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三里

孔子嶺 太平寰宇記在真定府趙州贊皇縣隋圖經云贊皇縣孔子嶺有石室寬博其下石相拒狀若楹柱時人謂之三九柱之室室內石人像類執卷故號曰孔子嶺

赤峯嶺 元一統志在永平府永平縣西四十里上有公孫神康墓

隘狐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高原縣南四十里

危臺嶺 元一統志在龍興府高原縣西南四十里

石垛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咸寧縣西南八十里

萱草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益里司南八十里

寒光嶺 元一統志在武州本界上

玉火嶺 元一統志在大寧府義州西四十里産瑪瑙

九宮嶺 遼史地理志澤州本漢土垠縣地有九宮嶺石子嶺元一統志在惠州南一百五十里

石字嶺 元一統志在大寧府惠州北八十里

五迴嶺 元一統志在保定府易州徐水出焉按寰宇記嶺東至易州七十里去滿城縣西一百五十里高四十里水經云委折五迴下望層山若蟻垤然下有三碑即後魏所立文云皇帝大延元年車駕東巡援弓而射飛矢踰於山西山三百餘步建安元年魏太祖表封公孫度爲永寧鄉侯曰我王遼東何永平也

王澤嶺 太平寰宇記在洺州永年縣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即此嶺

盧兒嶺 遵化縣志在薊州遵化縣東四十五里

青山大嶺 遵化縣志在遵化縣東北三十里

官座嶺 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北四十里兩山高起中通一逕迂迴七里餘始至其頂奇峯口路頗平衍舊傳唐開元二十七年太守盧輝所開

五虎嶺 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一百三十里一名五迴嶺自南而北縈紆十餘里絶頂

大礬嶺 太平寰宇記即霍原隱此教授之所在易州易縣北一百九十里

額狐嶺 元一統志在宣德府一名野狐嶺在宣平縣北五十里金大安三年九月抗拒元兵合人敗於此

鶴度嶺 內丘縣志在順德府內丘縣西一百三十里重峯疊𡸴巉巖險絶不通車騎有小徑西抵太原府樂平縣本縣分撥弓兵守把

夷儀嶺 太平寰宇記在順德府邢州龍岡縣西一百五十七里晉地道記云樂平東南有夷儀嶺道通襄國夷儀山在城北故塞

礬嶺 邢臺縣志在邢縣西南一百六十里

藥兒嶺 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注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而李盡忠程懷信皆死

鬼嶺 太平寰宇記在西安府商縣南三百七十里

姜維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本名沙嶺在盩厔縣南五十里蜀後主延熙二十年大將軍

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流嶺 **温宿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醴泉縣北漢時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云隋志作温秀 **横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藍田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縣山東入藍田縣界横接華州界韓維南陽集下横嶺望寧極舍 驅車下峻坂西走龍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廳近光生廬氏風亦淳好 **秦嶺** 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唐儲光羲集登秦嶺作時陷胡逃歸闕家 朝出猛獸林蹊䟐登高峯僮僕後雲霧隨我行大空靄和舒霽惲倏忽四極通迴首棠溪渭隱隱如長虹九逵合蒼蕪五陵遙幢幰麋遊大明殿露滋華清宮綱羅蛾蠓時頹爲態罷歸失逐走江漢不能有其功氣逐招搖星魂隨閶闔風結言宇宙清復使車書同秋木被繁霜合沓連山紅鵰鶚勵羽翼俯視刹棘叢誓將食鵰鶚然後歸崆峒太平御覧登秦嶺 南登秦嶺頭迥首始甚覔漢闕青門遠商山藍水流三湘遷客去九陌故人遊從此思鄉淚雙垂不復收唐白居易長慶集初貶官過望秦嶺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歐陽詹集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寒江元董湖山類藁秦嶺 峻嶺登臨最上層飛埃漠漠草稜稜百年世路多歧覆千古河山幾廢興紅樹青煙秦祖隴黄茅白葦漢家陵因思馬上昌黎伯回首雲横淚濕膺文同丹淵集北樓晚晴望秦嶺 秦嶺嶙嶙列萬峯晚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崔重易吟嘯終南明月中王元之小畜集登秦嶺 巉巖石上侯肩舁時親老來有舁在後因想前賢似坦途韓愈謫官憂瘴癘退之詩云雲横秦嶺家何在人云好收吾骨瘴江邊樂天左官白髭鬚白公貶江州詩云望秦嶺上多時立無限秋風吹白鬚 商於郡僻何人到秦嶺峯高我僕痛且詠詩章自開解任從霄漢落泥塗張舜民畫墁集度秦嶺 狗日去中山春盡抵馮翊閏晦適石城發軫蒙再謫有姪從陰晉所章在肘腋兒女本天愛未免各分北同行五六口出關已登陟捨去兩京道右手入大谷入谷路崎嶇少前屢顛躓秦嶺生所聞今日乃相識一舍躋其趺兩舍跨其脊東井閒水聲南箕觀嚴析西歷華山小北眺黄河赤大茘信毫末中條真拳石終夜聽猿啼白晝獲虎跡俯仰天地間浩然為一色是時甫中元寒凍地欲坼婢僕急揄火腹背互熏炙帳轉覓蹤呼良久各蘇息其南差濶迤稍降已温液及至洛水湄揮汗復嗟昔乃知高卑殊能使氣令易商於固善地又且近鄉國感涕何君恩

死生寧有極凡人歷艱險乃心方驚衆常使處燕安政如懷鴆毒所以古先人平居猶凜兢孟貫詩過秦嶺 古今傳此嶺高下勢崢嶸安得青山路化為平地行蒼苔留虎跡碧樹障溪聲欲過一回首踟蹰無限情中州元氣集嶺上行雲凍不歸林間宿鳥夜驚飛山家籬落燈猶在下馬敲門雪滿衣 滿眼寒林擘不開亂飛黄葉點蒼苔風迴忽聽雲間語知有行人下嶺來注云題秦嶺上 **隱士嶺** 長安志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自魏武之始隱居於此山念持金剛經聚螢光塔以記經南北三嶺時稱中為隱士嶺 **磨石嶺** 長安志在雲陽縣西北九十里 **巴嶺** 郡縣志在南鄭縣南一百九十里與三峽山相接山南即古巴國今屬廉水縣管 **玉泉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古稱褒谷関在南鄭縣西南三十里 **鐵賢嶺** 元一統志在南鄭縣廢廉水城界有鐵賢嶺昔蕭何追韓信至此 **大散嶺**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二年正月田令孜奉上發寶雞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注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

唐羅鄴詩大散嶺 過往長逢日色稀雪花如掌撲行衣嶺頭却望人來處特地身疑是鳥飛 **養女嶺** 太平寰宇記彼乏多禱而祈女 **日月嶺** 記纂淵海在漢陰 **牛蹄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金州南一十里 **鶻盤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鳳縣東北三十里 **鶻嶺** 元一統志在金州上津縣防遏商州賊路地險要張舜民畫墁集鶻嶺 度險仍逢雪艱危頃步中鶻飛猶自苦人足故難通九折羊腸外三休箭筈東西南望天柱聊復慰途窮 **饒風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縣乃洋州來路紹興二年金撒離曷與四太子盡發僉軍聲言東歸太原及自於商出漢陰趨洪洋金州守吳玠率兵徑趨金洋與之大戰饒風嶺上金兵敗衂撒離曷潛軍間道踰驛嶺出官軍後斷玠歸路玠按兵徑趨西縣扼其吭賊使旋中梁山淡月一夕潛遁 **積草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舊沔州界杜工部詩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飀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

里想像如見頹休焉息焉之志也。夢粥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吉路與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則行東則嗣俗西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左太中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鶴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闗谷縣宰也。

飛仙嶺 元一統志在舊興州東二十餘里。有閣道百餘間横之半空即入蜀大路也此路舊從西縣過經縣沮水宋太平興國五年移改於是嶺杜少陵有題飛仙閣詩云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又武興集載徐佐卿化鶴跧泊之地故曰飛仙云宋趙清獻公集和六弟過飛仙嶺雲嶺觀遊詎肯勞飛仙嶺過穩翔翺道風仙骨朝真去未必不緣功行高徂徠石介集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興千重巖巖頑然無奇觀不似飛仙數朶峯御愛數峰非枝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張子野詩路接曉天人近月真仙去後只雲歸嶺頭舊曰上昇日空有山禽自在飛

東西横山分水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鳳翔縣北二十里。

十八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麟遊縣西六十里。

箭筈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西溪叢話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桶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柏林陰翳竆日幽積。殆弗覩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曰荊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為岐路之岐。今俗猶呼以為箭筈嶺。出唐史系地理志。

雀模嶺 郡縣志在鳳翔府麟遊縣東北五十里。

龍飛嶺 輿地紀勝在鞏昌府成州鳳凰村南。

仙家嶺 輿地紀勝在天水縣東南三十里。土中常出藥元色黑相傳服之可以療病。

豆房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今鞏昌府階州福津廢縣自經兵革草木荒迫莫尋其處。

青徽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政和志云在疊州買馬路。

摩雲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去宕昌寨三十里。山下即臨江。李思衍詩思明州摩雲嶺 二到摩雲頂顛頭。雨化濕透褐駝裘。草荒行路幾百折。茅蓋前峯又一州。鳳澤流離新戶口。廉場町疃舊田疇。太平有象重生聚。甲洗天河卸買牛。元陳剛中詩度摩雲嶺至思凌州 嵯峨摩雲嶺。石壁如梯遠天頂。千年毒瘴鬱不消。怒入老楓結冊飈。蒼莽思凌州懸崖結屋如疊樓。寨門半掩刀耕健。隱隱雲際聞嗚牛生。條下山徒如虎口紅如血面如土手捧椰瓢跪馬前雜進水蟲閑殺俎對此停鞭空自慨吾竊何為在荒裔。他年周京王會圖。願借丹青寫椎髻

木皮嶺 元一統志在今陝西鞏昌府成州東三十里。黃巢之亂。主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舊云在鳳州河池縣西十里杜工部集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喧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踐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推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洙曰首音狩。猶命中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魯曰蜀門即劍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illegible]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 炎曰莊子曰擊而道存 夢粥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轉玄宗避幸之後以蜀都為南京。故公感言其風物託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者也。

保定嶺 元一統志在延安府綏德州城平廢縣界番部扶帳內种世衡初於此築寨而不果

斜溪嶺 元一統志在綏德州所廢綏德縣界蕃部扶帳內

蘆關嶺 陝西志在延安府安塞縣北一百六十里。

狗嶺 太平寰宇記水經云汾州縣西有殺狗嶺。

定仙嶺 太平寰宇記在綏德州延福縣界。

善陽嶺 太平寰宇記臨洮府金河縣北一百四十里。秦長城枕之。漢書高祖困於平城即善陽嶺也。武德四年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此地。

轆轤嶺 金史高琪傳。高琪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河南志云在長水縣北九十里。

白土嶺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注水經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

甘露嶺 元一統志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去寧陵縣五里。隋開皇十三年駕幸飲至此甘露降。因以名焉。

崿嶺 河南府志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許由山。高士傳。許由隱於此山。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滌耳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

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召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洗耳巢父曰子若處幽崖深谷人蹟所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蔣求名譽汙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宋張文潛宛丘集下嶗嶺詩　陰風吹我衣左右入石壁石色寒更清蕭蕭響枯𣗳深行方慘淡路盡兩崖闢群山坌然來千里平若席茲惟東州壤氣象雄萬國山河拱別都自古帝王宅轘轅天設險坐制萬夫力周公卜遷鼎微肯事無益天寒僮僕愁歲晚霜露逼緬思乖堂戒猶嚳三嘆息

轘轅嶺 河南志在登封縣西二十五里周書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按三塗東轘轅南伊闕西降谷轘轅即今嶗嶺是也以其道路盤折迴轉似車之轅故名轘轅

衙嶺 洛陽志在恒農縣西三十五里漢地理志恒農縣衙山嶺下谷𤆍水所出程大昌演蕃露按地理書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衙嶺 詳山字

分秩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四十五里

搏髀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之西南五里

獨窟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

小土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

長延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北六十里

雕崖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五十里

委粟嶺 河南志在偃師縣南五十里嵩少室相接石山也俗謂粟子嶺

麻家嶺 河南志在密縣東四十里韓郜村

金莎嶺 河南志在京城內或云參沙字轉寫

元一統志在河南孟州濟源廟南數步嶺上有園今高謝仍存猶以清明後沽酒于其上也

藕池嶺 河南志在福昌縣西北五十里

伏猪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東四里

姜子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西

歇馬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北二十里

北芒嶺 河南志在洛陽縣北十里有北芒嶺潘岳詩曰大夏緬無覩崇芒鬱嵯峨李善引郭緣生述征記曰城北芒嶺也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又曰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亘暨于東垣揚佺期洛陽記曰北山連嶺修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饒嶺 河南志在伊陽縣南五十里

鐵嶺 河南志在伊陽縣西南三百里

永洛嶺 河南志在緱氏縣南十五里

拖刀嶺 河南志在汝寧府信陽州扳倒井南上有土峽長十

餘里俗謂關羽拖刀之蹟也

蘇嶺 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

華嚴嶺 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

撲猪嶺 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之西此嶺最高峻傳云獵人嘗逐野猪猪墜於此嶺下故俗以名之

流砂嶺 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之西南半嶺皆流砂自嶺至潞州界亦十餘里

東大嶺 彰德志林縣有東大嶺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蔥嶺 西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 注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天竺志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錦繡萬花谷沉川記沉川有孤山巖石崔嵬大有蔥如人所種人時往取摟鍬斷絕請神而求不撓自出武陵記謂之蔥嶺

承風嶺 資治通鑑唐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 注 杜佑曰承風嶺在廓州廣威縣西南東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蕃渾界阻泥溝以自固新唐書吐蕃傳上元三年中書令李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轥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脫

青石嶺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劉昌傳為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使將城平涼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新唐書吐蕃傳結贊以羌渾衆屯於潘口傍青石嶺

雞頂嶺 唐書吐蕃傳北虜山名

黃蛇嶺 舊唐書巢王元吉傳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

坦駒嶺 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平連雲堡遂引師行十二日過坦駒嶺

鹿臺嶺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二月壬午獵于鹿臺嶺

蓬婆嶺 新唐書吐蕃傳王昱以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帝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

次逢婆嶺

悉結羅嶺 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而逆金城公主道也

金嶺 宋史高昌國傳高昌即西州也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

望鄉嶺 宋史外國傳雍熙元年王延德使高昌國還具行程來上云歷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

黃澤嶺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賀得倫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安兵不進

韓婆嶺 續通鑑長編仁宗帝紀李德用出韓婆嶺擊臣希範斬獲其衆元劉將孫養吾集十八日晚晴宿韓婆嶺　夜枕迷唐雨鞍吏曉雲吹凍霧飛塵晴暉四野青動日晚色千林春喚人徐步細將來日記歸期喜及一年新傳驂客報章江水見說扶舟可問津

蟠桃嶺 王明清揮麈錄蟠桃嶺宋徽宗艮嶽嶺名

獨頭嶺 宋史李好義傳好義誅吳曦畢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

復矣安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夾擊金人死者蔽於路也

船柵嶺 宋史李好義傳王喜欲戕好義為吳曦復讎常出兵於舡柵嶺鋒未及交棄軍走遁

槐江嶺 西溪叢語陶潛讀山海經詩第三篇云迢迢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

成嶺 西溪叢語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頓升嶺 西溪叢語異苑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性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

大夾嶺 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遂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又以蠟書告急於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

沙嶺 五代史四夷附錄晉遣高居誨使于闐國自三公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王沂伊濱集沙嶺千層出遶車一字齊馬銜青首翁人唱白銅鞮野曠晴煙直天遙

落日低回看冊鳳闕秖在五雲西

鵰窠嶺 五代史劉旻漢高祖母弟也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注歐陽氏

老翁嶺 遼史地理志慶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大保山老翁嶺

德勝嶺 遼史地理志宋王上契丹事篇燕京北行二百六十里至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四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過烏灤河又過墨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松亭嶺甚險峻二百里過蝦蟆嶺九十里過石子嶺又一百七十里至中京

思鄉嶺　偏槍嶺　度雲嶺　芹菜嶺　松亭嶺　蝦蟆嶺 並見上

斷雲嶺 遼史地理志斷雲嶺極高峻故名斷雲在歸化州地

榆嶺 遼史太祖紀七年上北追剌葛等五月至庫里六月辛巳至榆嶺

商嶺 遼史太祖紀天贊四年上親征渤海閏十二月壬辰祠木葉山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倒塌嶺 遼史興宗紀重熙十八年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嶺都監

紫荊嶺 金史章宗紀明昌五年十一月癸巳詔罷紫

荊嶺所護圍場　完顏仲元傳仲元上書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荊逸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逸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奉監守禦及用兵西夏矣

蘭家嶺 金史章宗紀泰和六年正月辛未宋吳曦故單州來遠鋪之蘭家嶺

慈悲嶺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

五坡嶺 宋史文天祥傳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兵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元史張弘範傳至元十五年宋將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俾弘範往平之至漳州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不屈以賓禮見之獲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

仙寺嶺 元一統志代州五臺縣聖鍾山有仙寺嶺三賢巖習觀巖聖僧巖青峯寶陀峯並在臺州青涼山上凡十二處皆聖蹟

掘斷嶺 岳珂桯史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年間皇城使蘇某使墓後壠中斷田其間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析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

鸞岡鶴嶺 類說西山有四十二羅漢一十二真

入據鷺岡鶴嶺之秀嶺涉五原紀

羅漢嶺 臨汀志羅漢嶺在福建臨汀縣南五十里馬純陶朱新錄王才元侍親過天台諸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至彼至誠著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

豸嶺 契丹志周子附錄濂溪保之左曰龍山右曰豸嶺

墨斗嶺 在契丹地契丹志嶺名

牽馬嶺 契丹志天祚天慶八年春正月蕭幹奔醫閭山牽馬嶺

辭鄉嶺 契丹志胡嶠陷北地歸化州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措大嶺 太平廣記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巴州甚險峭捫蘿行三日達于山頂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君儒之布武也淮陰侯廟在焉

石子嶺 續談助路振乘軺錄柳河館五里過石子嶺

編廂嶺 續談助卧如館七里過編廂嶺

纏斗嶺 續談助鑾河四十一里過纏斗嶺

契丹嶺 續談助部落館十里過小山六十里而過契丹嶺

雪嶺 武林舊事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許朝宗宋姚成一雪坡集西山雪嶺詩　風撼晴空作禎冷雪欲成氷漫翠嶺白雲峭峰堆不散玉龍蜿蜒睡未醒岷峨太白横參井移作西山奇處景浩崖安在呼使來與駕飛車登絶頂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耶律鑄雪嶺詩　抑揚霆電火雌雄霆激狂鋒電掃空如席片飛何處雪撲林聲振海天風我中秋見雪戲敵于松林之雪嶺虞集道園遺稿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千里百盤搯索馳使平闊望劒已愁絶特乎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方仍俯矯闕　國朝僧泐季潭集雪嶺詩　華戎分壤處雪嶺自嵯峨萬古消不盡三秋落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影爍天河自突經過客相看發易皤

錦山繡嶺 釣臺新集圖經嚴陵山清麗奇絶號錦峯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杜若芳洲翠巖光釣瀨喧如丁溪見杜紫微詩翠嵓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遥見二年花藜大吝牋亦用此作四六云溪豎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歷叙一葉墜而亦聞莫不有所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杜紫微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獨未知錦峯繡嶺圖經何所據而云

繡嶺 倦游雜錄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宋強祠部集和洪潤之晚登繡嶺　翠華餘節去忘還輦路宮墻壞舊山青史空文興廢後王真餘恨有無間杖藜一笑緣危徑弄筆高吟望故關足力怪君猶健甚慣行棧道不為艱

灰嶺 王惲中書堂事記中統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丁巳宿北口小店明日踰灰嶺試桃花峪温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晚宿新店又二日至燕粤自中元九月奉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凡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十四日

斤竹嶺 莊季裕雞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斤竹嶺宋張嵲詩斤竹嶺　朧朧曉月淡藹藹晨霜聚棄馬沙去聲金平步過草迣嶺仰登上層雲俯降入深井回潭冷更清嶺樹蒔踰整蹊荒陳葉深山回微路永雪霰迷遠空嵐煙護絶境關門僅可辨歸塗難具省設險得地形戎醜期遠屏寧辭滿衣雪爍黑到絶頂石淺微溜喧獨覺空山静形極幾遍熟山白夢方醒去路望更遥陟降怯深濞憎水碧於藍何由放煙艇

曾公嶺 晦翁漫說環吾邑百里之內昔賢遺躅獨為最多廬有桐君臺有嚴光石有郭文山有戴顒洞有陳公嶺有曾公至吾所居之源則文正范公詩所謂風雅先生之舊隱也豈一氣之秀私融結於此故有待而然耶

霄嶺 真誥登形丹空擢標霄嶺其神以暉其光將頹

吳章嶺 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上吳章嶺嶺脊分江東西界宋孔武仲詩吳章嶺作　廬山北轉是吳章巖桂紛紛静有香洞口流泉似相送人間天上莫相忘

驢笑嶺

門限嶺

春風嶺

鮑家嶺 明道雜志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適蔡由蔡道光乃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者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砂瘮不可咀入黃境光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牢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

旋渦嶺 儀真志在六合縣保德山北

蜂腰嶺 鎮江志盧齋周孚詩　平湖認諸嶺回麓目斷嶺記蜂腰南徐州記鶴林寺前山有名胡蜂腰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十六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强
書寫儒士臣章如鍼
圈點監生臣李茲春
臣蘇枝懋

有

無所有菩薩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毗富羅山中與大
比丘衆滿足百千人俱復有百千諸菩薩衆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
夷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等復有欲界諸天子色界
淨居諸天子等圍遶在前而為說法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無所有在彼
會坐然彼衆中有諸菩薩心懷疑惑悔作惡者住顛倒者有業障者有法障
者及諸衆生為障所障不能問佛然彼欲為彼等衆生淨業障故欲問世
尊觀此諸衆多有菩薩欲悔先惡而心煩惱不能聽法復見菩薩心不悔
惱能一心聽觀彼心行多有苦惱多有憂患多有擾雜多生老死憂悲苦
惱多恐惜會多愛別離當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為如是等無
量纏縛云何當於阿僧祇劫行菩薩行既自有縛云何當能解衆生縛爾
時無所有菩薩如是念已即自思惟若世尊教聽我請問為於此衆一切
衆生作惡疑悔令遠離故爾時世尊知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并及彼等諸
菩薩衆心所念已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汝無所有我亦不為諸菩薩
說有染有著有縛有繫有犯犯處所以者何一切著處一切染處一切縛
處一切障處一切犯處欲令超越遠離諸相行不和合諸法不離不可得
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切諸法不縛諸法不染諸法不著不
繫不障不犯不得是故當成一切種智善男子有一切智發心之處不得
衆生於彼處中無法可縛可染可著可繫可障可犯可得可知處所汝無
所有汝應當為諸菩薩問如諸菩薩摩訶薩等不倦不汙無著無縛無障
虛空離虛空想無有障礙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就故於一切處
當為開顯爾時無所有菩薩既為如來教請加持及以智力於多佛所種
善根故能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疑惑隱身不現而無所著欲為攝化諸
菩薩故而復欲顯諸福德故復為著心諸衆生等為取著覆行在於相遠
善知識為惡知識之所攝取諸菩薩輩知一切法皆不可得欲令無著欲
令覺故即以無量種種名華或水陸生或金銀華普散佛上以精誠意歡喜
勝妙無有缺減令諸衆生生歡喜故讚歎世尊以偈問曰　菩薩遊何處
何者是父母住止於何處何等為眷屬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報彼無所
有菩薩言勇猛空遊處般若母佛父佛塔為住處菩薩為眷屬遊六
波羅蜜菩提心父母三昧為住處諸福為眷屬　爾時無所有菩薩從佛
世尊聞此偈已歡喜隨順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
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以何為因緣用何方便智觸證於何法當覺智
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無所有菩薩言勇猛菩提緣方便攝衆生證
諸法空已智者覺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歡喜隨順以偈稱
讚而復問曰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故不
墮惡大熾可畏處捨一切惡處速至於善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不造
一切罪是故捨惡處恒常為法行是故至善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
偈已隨喜稱讚而復問曰善說此語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
中上云何彼多罪無智處造作一切能速滅盡滅無遺餘　爾時世尊復
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衆生求解脫此等願菩提菩提不得故諸罪
皆滅盡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順歡喜復以偈頌而復問曰善
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諸愛著流轉煩惱
苦成就菩提時皆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常樂我淨處顛倒取
虛空如實真覺已渴愛皆當盡無我慢渴愛取等如虛空不住於內外彼
等無得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偈而復稱讚以偈問曰善能說此
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當作何業已彼種子云何彼等
多有財恒常無有盡復能施一切捨施無慳恪身肉財頭等彼皆悉能捨
爾時世尊聞此問已為無所有而為解釋復說偈言恒常於三寶供養
不疲倦若復斷世間彼智者供養所發菩提心為樂衆生故彼荷擔菩提
為他說受用一切一切智為與衆生說是故彼有財一切時無盡作如是
業已種如是子已一切所生處福饒多有財若麤若細食飲已淨如法若
得新衣服光他後自著是故生生中一切具足勝不加用功力而得無盡
財是故一切施捨施無慳恪身肉及與頭彼等無不施　爾時無所有菩
薩聞此偈已隨喜稱歎復以偈問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云何離熱惱身口及與意云何有上色無垢最清淨　爾時
世尊復為敷演而說偈言受齋戒無關常說空無缺知一切皆空忍諸打
罵辱身口及與意是故無熱惱當得最上色一切衆生愛　略說一切善
語中一切諸問解釋中彼等云何堅精進於一切處不違背彼云何得有
諸乘若在世間及出世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作事不怯弱分別心行中
故精進及智所生中常有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

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有智世間中決定彼云何有力眾生無能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常聞諸佛法不誹謗諸法求諸巧方便故彼有上智五種味常施施眾生無長是故彼有力眾生無能伏。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勝色於世間最上云何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若聞虛實過不傳向他說常讚歎三寶名聞生十方不惱諸眾生不隨喜殺者是故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得梵音逆陵頻伽聲若有得聞者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說法時讚歎無復毀呰言不破壞和合是故得上音護四種口過常說利益言自過能發露是故得上音螺鼓等音聲和合眾妓樂供養諸佛已是故得上音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身膿而得於平正所有諸眷屬而得相隨順。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毒藥及非藥不與不教他應病施湯藥是故膿平正善友及怨讐平等於光明於彼等心已是故膿平正所有眾生界無有數量者愛念如自身是故膿平正父母於一子常起憐愍意於眾生如

是故得膿平正菩薩及父母供養不疲倦是故彼眷屬常順如自身世尊諸長宿及有尊上者若承事彼等調柔心謙下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無有分別一切平等心以四攝攝他能攝多眾生是故彼眷屬當得如自身教行諸善利於不思眾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和合菩提心於不思眾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等無不捨於諸眾生所故彼眷屬等隨順如自身於諸眾生等當共同一事是故諸眾生常共為眷屬已所有愛物能以施於他不念失分別是故多眷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念淨當有趣無邊云何彼樂法亦不離正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樂法者為說夫法者分念不惱於眾生故彼正念行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聞法已常無有疑惑若得五通已云何當不失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令眾生無惑最上佛法中彼等聞無疑當得不失通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諸菩薩常在諸佛前貪瞋一切種亦不能降伏云何生煩惱依何而對治復能有斷煩惱生已能寂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恒常念諸佛亦無有所

念不得於眾生彼等言菩提是故名菩薩恒常在佛前亦不壞煩惱亦不離諸佛猶如智慧人仰觀上虛空於中無身心彼無有別處何時彼智人觀看上虛空彼時無餘念若身若心中如是彼菩薩彼於諸佛所不動身心等亦不遠諸佛無物妄分別發起欲等患無物不分別是故不可破有念現前生無念故無障捨已無實故覺已此等捨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當化生菩薩常有樂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華中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諸功德生死中有樂眾生於中生教諸佛法中所有波羅蜜於中一切教世間及出世令覺一切法一切諸法相無相無持者諸法如是住於中教眾生於空及無相無生中亦然世間無行處於中教眾生是故應化生菩薩常有樂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華中如是修功德菩薩不毀者彼等不為難諸難不思議佛是功德已無能毀菩薩諸法中巧智彼無所不知於諸法自在決定見無疑為於眾生說攝取眾生故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此言稱歎世尊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婦人見變身為丈夫端正人喜見眾生皆愛樂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婦人念婦人攀緣處婦人歌詠聲於彼不共

住皆不喜見聞不觸如毒器遠離如毒蛇常恐怖婦人不觸於諸女不勸咒女身教轉女身故彼見成男身如是行行已正住於此行是故婦人見即變身為男。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說此已隨喜此言復以偈問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眾生見能發菩提心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座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說於小處惟說勝菩提是故眾生見即發菩提心若少分所有想行中眾苦如實無有處為諸眾生說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病者於此發慈心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饑身是虛妄於中無所著此是世間藥是故脫眾患由此病者見須臾得除差於彼起悲心是故除諸患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而說偈言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眾生見所有諸飢渴皆悉能除愈飽滿身充悅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常施多飲食復為說上法是故眾生見飢虛自然滅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能離著斷滅及常等彼於中邊中亦復無依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攀緣分別超越世諸言如諸法平等彼得無染著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

曰。善說此語言語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惡行能縛
此世間。捨一切諸趣。能淨業思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當近善知識。若
發菩提心。是故離惡行。當淨於佛智。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讚問世
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想行智。一
切皆無有。真實空中法。彼當得無疑。何緣得辯才。能分別諸句。如於衆生
行如是。為說法。云何四輪中。當得於彼住。彼不墮八難。當得此閑處。當取
何頭陀。當行何苦行。彼無有惡悔。又復無煩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衆
生蓄想行。說如陽焰義。覺空無我已。當解諸辯才。覺實於勝義。彼當離八
難。當滿四種輪。菩薩善巧智。抖擻諸有得。不得上苦行。如自我空已。無復
有疑悔。諸法如虛空。知已不著世。覺顛倒義已。當成佛菩提。　爾時無所
有菩薩隨喜此言。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
此言。復問人中上。聞已到閑處。當無所可住。云何發菩提。而名為最上。　爾
時世尊。復為解釋而說偈言。如是聞已發。發已而不住彼上勝衆生。當行
勝菩提。若行如是行。彼無處可住。當速覺菩提。如人上射箭。此是三行說。
若當覺如實。如本性寂靜。彼不行菩提。若有為聲中。所說於世間一切聲
無故。當知不為實無實中無發。行亦不可得。若能如是知。彼行菩提行無

行以行取。亦不淺聞教。無所覺知已。彼行不可得。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
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捨諸身。
當無一切苦。平等到諸界。當捨壽命行。若復右脇卧。若結加趺坐。或復起立
住。或復當合掌。說甚深法時。般若波羅蜜。一切諸佛法。不住寂諸法。或見
成佛時。或讚歎諸法。所有說諸法。定意於彼聽。當捨故身體。後生新身體
從家至於家。生發菩提心。不速調伏念。一念正住定。云何當捨命。當復現
神通。為我解此問。無邊智聚者。於中略當知。如調伏所說。所有諸功德。無
量不思議。一切勝具足。彼等當成就。教師為我說。如有實如押。若聞是功
德。一切當供養。當護十善已。無疑於空法。具四種梵行。一切皆成就。不得
於六根。及一切三界。一切得自在。所聞不生疑。所有有為法。當知皆如影。
應當如是知。其影無有為。無有為無影。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說。無慳無
有捨。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持戒破戒。無為無影中。無
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諍無思者。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
中。無懈無精進。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亂無禪定。無為
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愚無智慧。於時無影已。更無有所見。
彼無所見已。故言為無影。亦非無有眼。其眼淨無垢。彼中無有物。無物目

不見。清淨常無物。無名無清淨。如是淨眼者。清淨無所見。所有影無有。無
有亦無有。其空於空中。於諸煩惱等。現無當亦無。若男若女二。今無當亦
無。此等如虛空。無思無分別。若知如此者。彼無有所著。離諸身有住。當求
諸佛法。如虛空無邊。彼無有可住。無住無攀緣。隨意去而去。如是摩訶薩。
當覺此方便。不著於三界。當行菩提行。心及與身口。常行為衆生。不知體
空虛。猶如壓油輪。彼等見行時。不得於邊際。今住不動法。無所有住處。數
數見衆生。受諸苦惱時。於彼起悲心。當行菩提行。為諸衆生說。如實真如
相。汝等雖有為。應覺於真實。顛倒無智故。無牢起牢思。無牢身體中。愚癡
等味著。此身常日別。以飲食買贖。彼不為自他。虛妄受疲倦。常與受樂時。
亦無念恩德。無恩念麤獷。宜應速捨去。生死中受苦。處所無有邊。今亦不
不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欲。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
死受戲樂。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多受喜。處所無有
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承事此身已。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
不可得。生死流轉中。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瞋。
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今此身受樂。處所無有邊。今亦不
可得。當亦不可得。今此身受苦。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養

育於此身。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此身起我所。處所無有
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受欲等流轉。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
不可得。如無實無物。顛倒常欺誑。癡惑諸有為。如是誑癡世。猶如癡小兒。
為他所欺誑。如是愚無智。以虛事所誑。無實誑愚家。不知無實故。當受虛
妄苦。癡意起毒想。自然於自身。自然自合苦。猶如惡行故。後自受刑首。心
思已出言。身作非善事。其思無所有。言說亦無事。其聲無過去。過去亦復
無。過去我何說。亦無有實相。若有如是知。身心如是觸。彼即戒行具。不生
諸惡道。此等四種偈。舊作十億數。往昔別生中。求勝菩提故。我聞此等偈。
未曾墮惡道。當逢事諸佛。無量人中雄。我過去次第值遇。然燈佛彼時觸
如是。於後我得記。我為衆生說。於後住佛智。我無所可取。愚癡不受教。嗚
呼衆生鈍。盲冥癡無智。能盡苦因緣。授之不肯欲。無智不肯取。樂小法衆
生。不取於大法。若得世間樂。及解脫世間。當生世間眼。授彼而不取。得聞
於此偈。若如是信已。於世無分別。我於世間中。寂靜無所著。當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樂。　爾時衆中有不調伏怨詈害人者。在彼衆中。從座而起。偏
袒右邊。整衣服已。作如是念。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其世尊者。具足法身。不
可少物。而用供養。如是大德。具足法身。然我今者。於世間中。光有暗障。今

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得問法要我已得於一切法中無
有障礙已滅黑暗照曜世間我今自見已生天眼已得五通我今已得脫
諸苦惱我見自身所著衣服皆有血汗我於今者若以此衣覆世尊上惟
恐不任如來所愛願佛威神令我更得勝物奉施供養世尊當用奉事如
是最勝大德法身如此衆生具足難有是惡心難調惡擊害人者起如是
願欲信入佛如來大德神通念時彼左手中自然而有一蘆天華柔輭潤
澤通於諸天衆香自燒於右手中上衣下衣自然而生歡喜踊躍徧滿其
身更於諸佛大德神通更求信入彼時即見十方無量世界諸佛皆放光
明　爾時彼復作如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大德神通不可稱量無有
等等願諸衆生信佛大德自身觸已皆得行願即以上衣及以下衣而覆
佛上以彼天華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莖上葉下而成華蓋然彼
復生第二華蘆亦生第二上衣下衣彼復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身即作
是念若佛聽我以此華散此無量佛及以此等上衣下衣覆諸佛上願我
生信諸佛世尊願勿令我當有悔意而不成施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
男子汝應普散此諸如來善男子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諸佛世尊於諸法
中於諸物中無嫉妬意善男子諸佛世尊受用果報於諸物中無染著故

彼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聽許我即以諸華及上下衣遶散無量諸佛世尊
見彼華衣於諸佛上在虛空中作蓋而住及見彼衣在諸佛前即生愛樂
歡喜踊躍四支投地禮世尊足舐世尊足而爲頂禮彼復見身頂禮諸佛
及釋迦牟尼佛時彼諸世尊及釋迦牟尼佛皆以右手摩其頭言起善男
子汝今已生無量福聚彼則起已惟見釋迦牟尼如來彼則問言世尊彼
等無量諸佛世尊今何所在我不復見佛言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法身
具足無所得故汝今應信彼作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有如是已見大
法體頂禮佛足右遶三帀在一面住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是惡心難調
惡擊殺害人者惟然世尊如我先作令此衆知世尊我爲此衆生等故如
是說此等聞已當起猒離如是等惡如先所有毒害嚴熾若諸衆生有見
我時恐怖馳走世尊我於今朝取合死者千丈夫殺髻壞彼頂取彼血
世尊我時以人血醉惡心更增更求害人然我求時在王舍城漸漸遊行
至東北分于時我見王舍城中有多人衆遊行在路我則背而在遠而住
恐彼見我生怖迴還世尊時彼人衆出王舍城皆共往詣毗富羅山到已
上山我時復見多有俱致那由他百千諸天遍滿不得邊際世尊我於彼
時不見有一能於世尊功德光明衆相諸色形貌長短若寬廣等能有勝

者世尊我自見身最爲卑賤我於爾時即於自身生穢惡想生輕劣想不
如物想我於爾時毀辱自身我今無利我今惡活我於如是多人衆中最
爲下賤最爲穢惡最爲不如最爲嚴熾世尊我於爾時猒惡自身如是羞
愧者此大地容受我者即使入中唯然世尊我於爾時則聞空中如是聲
言汝善男子但信諸佛大德法身汝當得離此下類身我於爾時如是思
惟正念根中念於諸佛大德法身如是念時復聞虛空如是聲言善男子
汝當莫瞬諦觀世尊汝觀察時即當得入諸佛體中當信當得世尊我於
彼時合掌不瞬瞻仰世尊即見世尊諸毛孔中出大蓮華衆寶所成有無
量色金色無邊色諸蓮華等大如車輪從身中出彼華臺中皆有諸佛如
釋迦如來諸相具足皆於中坐徧滿虛空無有衆生能障礙者於日光明
亦無能障世尊我於彼時即生最勝歡喜踊躍此是諸佛神通之力我於
彼時生清淨已見佛世尊如是觀時即見所有諸世界中無佛出處即住
彼聞而爲說法攝諸菩薩無著無作無有熱惱空無所有無言無說無有
所住于彼時中多有俱胝那由他等百千衆生發菩提心離顛倒法信無
言空於多億劫住菩提中我如是知亦不知晝亦不知夜不知半月一月
年節我如是知於彼時中我聞般若波羅蜜法無染著處無言無說我於

彼時聞如是法所有法相無有染著無有言說聞是法已不見自身無知
無得亦無處所當於彼時有如來像出現我前於彼時間即自見身及見
諸佛還復來入於世尊身不見世尊身不見世尊身有增減不見世尊住
處有明聞佛告彼言汝善男子此是彼等諸佛如來大神通力彼難調者
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於佛大神通力更無有疑我無疑故見於無量
諸菩薩等身皆金色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持諸音樂種種香華甚可悅樂
禮拜世尊奉獻供養以彼香華散佛上已聞無所有所聞法已歡喜踊躍
遍滿其身即自稱歎欣慶而去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此是諸佛神通
之力無有衆生得邊際者我於彼時還入思惟諸佛神通思求此時見此
聽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等一切大衆而說偈言　無比知寂已處所無染著當脫一切苦而
得不動體　世尊我於彼時復見彼諸聽法大衆以天人華及衆寶物而
散佛上及諸菩薩而聽法已復更出生種種音樂雜色衣服供養世尊以
諸衣服覆世尊上還坐本處而共聽法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
佛神通無礙思惟信入隨順而行世尊我聞此說無礙法聲即入覺知而
說偈言我覺寂靜時無有障礙處即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世尊我於彼

時復於空中。見如來身。聞說是言。汝善男子。汝莫捨畫。汝應更信。諸佛神通。勤求信入。汝善男子。汝於長夜。無智愚癡。憧為欺誑。受苦惱故。世尊。我於彼時聞是語已。復生恐怖身毛皆豎。一心思惟。求佛神通。我思惟時。即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樹林華菓。皆悉開敷。好色香潔甚可愛樂。世間天人。阿脩羅等。以華散佛而供養已。還沒不現。復有諸菓。香潔無比。復見世尊左手執鉢。以取諸菓。滿於鉢中。又見世尊。於齋中出諸化菩薩。從於鉢中。而取菓已。徧至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授與無量諸佛世尊。彼世尊鉢。皆悉盈滿。我見彼佛世尊。食時齋中。復出諸化菩薩。身皆金色。衆相莊嚴。從身出已。我復見彼。諸世界中。有諸菩薩。及諸衆生。以彼諸菓奉獻供養。既奉獻已。見彼食時。彼等食已。皆悉得成如來形相。至餘世界無佛之處。於彼演說般若波羅蜜法要。教化成熟無量衆生。住於菩提諸佛法中。勤修不斷。為說法故。彼等還沒。如來鉢中菓。還盈滿。復見此菓。從鉢出已。供養一切世間衆生。充潤自身。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帀。合掌恭敬。却住一面。從世尊所。聞無所有。解釋法相。一心聽受。更無所見。更無有知。世尊。我亦如是。聽入隨順。如所說行。我如是知。我身與佛。及此大衆。空無可說。如是念時。有一佛像。起語我言。汝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神通。

我於彼時。所得諸想。我想不行。亦無歡喜。亦不怯弱。我唯信入諸佛神通。如是思惟。願諸衆生。未入者入。未度者度。我發是心。願諸衆生。於佛神通。圓滿無缺。我時亦復無衆生想。然我於佛大德神通。不可破壞。為諸衆生。及此大衆。令成熟故。作如是言。嗚呼。諸佛大德神通。如是希有。我今乃見。然佛神通。亦無增減。彼時復見空中有佛。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更求信入諸佛神通。世尊。我於彼時。一心信入。諸佛神通。一心念時。即見諸佛神通力故。一切衆生。即一衆生。一衆生。即一切衆生。然彼一切。我亦不見。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諸佛神通。不可思議。如我見佛大神通等。我於彼時。更求諸佛大德神通。亦無猒足。我求彼時。更轉信入。更復專念。思惟觸證。令增廣故。世尊。我於彼時。見此三千大千世界。四方所有毗富羅山。佛及四衆。天人。脩羅。諸世界等。皆成大海。清淨無濁。更無餘相。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如是世尊。我念佛神通時。即見世尊坐彼水中。而水不著。我復見有菴摩羅菓及菩提菓。無所缺壞。繞佛三帀。住在佛前。佛為說法。復說諸佛大神通等。為說法時。成菩薩形。頂禮佛已。即沒不現。復見世尊。在毗富羅山。為衆說法。如是略說。乃至成火。又成盤大。又復成風。大毗羅菓。是則成地。如大母指。一切世間。即一世間。一世間。即一切世

聞彼諸世間。復成無智。彼則真體。我於彼時。於佛神通。如是觸證。思惟是已。不生疑惑。亦不恐怖。心應不行。爾時有一如來形像。在我前住。而謂我言。汝善男子。於幾時行六波羅蜜。而能信此佛大神通。廣思惟證。世尊。我於彼時。白彼佛言。如所言六波羅蜜者。為是何謂。彼告我言。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汝善男子。如是名為六波羅蜜。行已。當得證入。諸佛大神通中。汝已成佛大神通已。我時白言。是故世間諸天及人。阿脩羅等。聽我今說。現今世尊。為我證明。於諸法中。得無礙智。世尊現知。如我今說。我未曾行六波羅蜜。為得證於佛大神通。我今始聞六波羅蜜。我本前際。墮黑闇中。不可得知。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聞。世尊解釋。我既聞已。於諸法中。無復黑闇。於諸陰聚。分別法中。得無所著。而說偈言。　我得寂靜智。無復有所著。今已脫諸苦。現得不動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所寂。為何事布施。多百爾所劫。我無布施行。已證無比寂。布施中何作。彼施不為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寂處。為何事持戒。多百爾所劫。我今不持戒。已證無比寂。寂中無持戒。戒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事脩忍。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忍。已證無比寂。寂中何所忍。忍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精

進。多百爾所劫。我不行精進。已證無比寂。寂中用進為。寂滅無精進。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修禪。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禪。已證無比寂。於中用禪為。寂中無禪定。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修智慧。多百爾所劫。我未修智慧。已知無比寂。於中用智為。寂中無智慧。何用施戒忍精進及禪定。智慧等諸度。何用多所行。我以無智故。已知寂無比。於中智何作。寂中無用智。願為我解釋。所有諸法中。一切智自在。尊無不知者。彼問此義已。兩足尊為釋。如實真如等。不散亦不合。不取亦不捨。汝今應當知。於中及自他。當更無有疑。知佛神通已。則離於我想。亦復無言說。自身捨無上。覺佛神通已。一切罪皆滅。滅已無熱惱。故名持戒者。聞佛神通已。彼言大神通。如實無忍處。彼名忍辱者。覺佛神通已。彼心無怯弱。更復生精進。故名精進者。覺佛神通已。彼心不散亂。捨一切諸相。故名禪定者。覺佛神通已。彼不著三界。超越諸障礙。故名智度者。是行一切處。諸度調伏者。覺知一切佛。是名佛神通。　爾時惡心難調害人者。白佛言。世尊。一一諸佛法教。難覺微少智者。更深思惟。而說偈言。若有聞觸證。云何覺神通。彼當能滿足是等諸六度。及助菩提法。何謂佛神通。有何實體相。彼有何色住。云何而得證。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惡心難調害人者言。若有自覺知。

自已無衆生一切法中智彼是佛神通衆生有著心教於靈法中如是教衆生當得佛神通衆生有著心當一心普覺亦不當發心此是佛神通所有諸佛刹即知一佛刹彼此不相入此是佛神通知諸法不生能發菩提心諸衆生一生故言佛神通悉心爲神通悉法體亦盡入於一切法亦無有所住彼住佛神通一切法無疑無疑無生法故彼得授記成熟衆生故當清淨佛刹於多劫修行當得佛智故覺知諸佛空一切最爲上度佛法彼岸成熟衆生故佛聲及神通丈義皆能證於祕密教中即得度彼岸無邊不可取亦無偏知者如是佛神通無復有邊際若自此證已即是勝布施一切施中上更不生惡處能行一切施彼當行施時無有分別知亦無有所住覺知是教已彼無物不捨於一切生中是故捨一切若聞此法已能捨於我想衆已無所著是爲最上種聞已無熱惱身心得寂靜是爲最上戒更無有勝者於一空法中無忍無諍競是爲最勝忍於中無上者如諸法空已無有怯弱心是爲勝精進於中無過者於空常不亂一切心發覺此是快禪定惟聲中示現若於空不怖一切智無想無睡眠無知是智爲最上是等諸度行入於是教中若知無言說彼即度諸度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通惱彼即知正法無功用智定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迫無知寂

靜故度於施彼岸若不壞諸法亦不通諸法此是最勝戒一切戒中生若不破壞物於非法亦然如是無疑已更不墮惡道若忍無盡故覺一切有爲此是最勝忍斷一切鬪諍常習近是忍晝夜不休息如是身觸證當得可喜色常修習空時不生勞倦意是即上精進捨一切懈怠如是彼精進若能身觸已即名上精進一切無過者不著於空法及與禪寂滅此是最勝空遠離諸覺觀是中禪喜者彼捨諸煩惱如是身觸已即無有輕躁若於內外法無所有依著此是最勝智無有智能散當觀一切法若無有智處如是觸如已不染著諸世如是如實知常能一切施亦無一切施彼無有所取諸法無所有即是諸法體彼無所觸已名爲時富者若思能清涼善修於平等無有諸怯弱斷疑偏普照清涼住戒中彼無有熱惱若無有所證彼戒無所縛解脫如虛空更無有所見如虛空清淨故彼無惡作無所見諸法而求無上道爲諸衆生故所起煩惱處不見彼彼身不見彼身時煩惱無縛處解脫皆如夢更無所復見彼無亦不見是故名如夢如是諸言說有無等差別聲覺觀分別如空不可取持戒與破戒善趣及惡趣癡虛妄分別是處無真實猶如鏡中像分別故見彼於彼無所有色體實如是如是內計我士夫不可得內既無所有外亦不可得此是如如教是

故言爲空若能如空者彼當證寂滅色從因緣生彼色無實體若緣彼無有彼無無有因無因故不生本性空寂靜無取亦無捨無弃亦無似若證是無二一切根能忍若得如是忍彼當速成佛我如是如已得見然燈佛於後授我記汝住當成佛若有善男子及以善女人彼覺如是等則亦當不難若有善女人欲轉於女身應如是知身即得具足願好色甚端正見者生歡喜丈夫富伽羅覺知如是教正行正念者聞持已能思名智慧丈夫爲衆決疑網若有多衆生疑惑無定意欲求於智慧彼能爲斷疑若住不正道令彼住正路幽冥諸衆生能爲彼照明所有受生處一切處得明爲衆生受樂覺知此教故壽命得長遠諸根悉具足常生勝族姓眷屬皆隨順隨何等生處爲一切利益并餘衆生等悉令住菩提若聞是等法能速自證見諸衆生應當恭敬承事應常作福田堪受一切施常爲善丈夫爲世間丈提住於諸佛前於一切勝施無上世尊邊彼等堪施主降伏諸世間當爲作福田若聞如是法能勤修速證一切諸佛教此修多羅說如是覺菩提如如無分別爲此益法教當行菩提行所償祇劫數聞是教法故若於人天中欲受諸果報而能聞是法應勤修速證彼無能降伏調御諸衆生能於諸餘衆彼恒有威德彼智善得利善得於壽命得值佛出

世能聞此教故所有諸佛法彼知不思議彼爲作聲聞復得僧功德捨於一切法復捨內自身應聽修多羅聞已應覺知此法無不說是處無所說如是等諸法此中如是說不取亦不捨亦無有得失無處可持來是法無住處所有過去佛彼如是說法若有當來佛彼當如是說於十方世界現在兩足尊彼所說法教亦如是無二若有衆生故能說是法者當如我所說如是當覺知若不覺此法而當得涅槃終不能觸證及當住菩提此彼皆具足此是諸佛見所有如是法及如是見處衆生不求時難得於出現若覺此諸法真實體空寂諸法無有實諸法亦無有若無有法想一切有寂靜此彼如實知諸法無得處無所有所聞無所有所說時彼摩訶薩名曰無所有以念於如來復問人中上所說如是法不可見而說誰能覺如是不可覺知者是等多億天及諸四部衆合十指小掌寂意而聽聞彼聞已欣慶而無有所得無智及得處多衆住是意若有未知者彼等起欲樂發勤精進意當得聞已知如是聞真義真智無分別如已無不如真復如是說聞諸佛妙法所見大神通皆發歡喜意當得上菩提多有俱致天及百那由他已覺自證知如我之所說今我此衆中所有聞法者倍有百千數已觸證真法皆已共和合昔恒沙佛所已聞覺是法彼聞今觸證彼此

當作佛如我今所在當如是說法無有於增減是殺害人者於往昔生處曾聞如是法昔所未曾有彼於今得聞無所有解釋已入佛神通令知於聞義見是等大衆即猒於自身自見衆下類知佛神通故便更信深入不可思議等彼入已即得非法非非法此是佛神通諸世間無上覺無分別已無所無不得此害人利根如所聞聞已利根向我說諸佛之法體衆生心頑鈍為癡網所覆雖復多時聞不如佛神通我昔曾見佛證作人中上覺是大神通於彼得授記過去八十四阿僧祇劫中我值然燈佛以知有為法以有所得故為得之所覆而著於我想為諸煩惱惑不覺佛神通以有於執著流轉生死中數不得邊際自餘若不覺如是佛神通菩薩摩訶薩彼著亦多時是諸菩薩等欲速證菩提寂靜佛神通應速願覺入如是難調伏名為害人者還得利智根故彼得不難 爾時衆中無煩天子即以諸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如是利根智慧微妙乃能如是速疾決了說是語已爾時佛告無煩天言天子諦聽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於過去世曾五百生受毒蛇身見即害物受彼身已於日夜中多有衆生為彼所害以飢惱故皆食彼盡猶不能足食已消滅皆成灰燼彼以求食不得眠睡身不安隱惡心更增盛經日夜半月一月盛經年歲因惡心故而取命終即便墮於阿鼻地獄生彼處已受大苦惱百千俱致那由他歲若捨彼身還復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五百世常當受於見毒蛇身若捨彼身還復生於阿鼻地獄以彼惡業如是起故於最後生彼毒蛇母受所縛故殺若干蟲與彼令食食已飽滿身得安樂便得睡眠晝夜不覺彼睡眠時其母即為多殺諸蟲或至千數斷其命已置其左右周帀圍遶復置口邊皆成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諸蟲潤身飽滿還得安隱尋復睡眠經七日夜彼母復於七日夜中殺百千蟲置其口邊而為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蟲聚而猶未盡即見其母更殺諸蟲持來聚集更為一聚彼即生念奇哉我母能為難事為愛我故求爾許蟲與我命食然我於今不知猒足然不食盡不知邊際我今不應如是求食而令我母為愛我故為我求食我今於母能作何報彼於母所起慈愛心知有益處知有恩義即生愛心生饒益心彼資潤身復以於母生慈念心稍有柔潤於即睡眠身心安樂彼時遇有取薪草人皆共見之即以利斧斷其命根彼命終已有旃陀羅名曰氣嘘生彼子家還有惡心彼時祖父氣嘘死後氣嘘之子復當刑殺復於後時彼氣嘘子身復命終既命終已遂絕此業有合死者無人刑殺爾時大臣啓白王言大

王當知其主刑者名曰氣嘘其命已終其彼有子身亦命終大王當知今無有人殺合死者爾時彼王告大臣言彼氣嘘門頗有種族受彼世業貲主以不臣白王言彼氣嘘門現有孫子受其世業王勅臣言汝等可往將彼孫子而來見我大臣受勅將來見王王勅之言童子汝今既受氣嘘世業貲生云何而不習於刑殺合死之人彼答王言敬如王教我有親屬不聽我殺王今若遣從來命我暫還家須臾便來王言童子汝可知時宜應速來彼至家已所有妻子及諸眷屬皆斷命已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之親屬皆已殺盡更無有人遮我殺者惟願大王勅我所作於是即付刀杖殺具彼仍不受王復勅言汝今何故不受刀杖彼報王言大王我今既名知刑殺害之人自有牙齒不假刀杖大王當知若無齒力彼須刀杖我有牙齒有合死者我用齒齧而斷彼命飲彼血已資潤我身增益氣力於是即取合死之人以齒齧項而斷其命即飲其血飲其血已倍增氣力嚴熾威勢倍更增惡善男子彼難調伏殺害人者於彼時間多殺衆生皆飲其血惡心嚴熾心智猛利如是利智得聞菩薩名無所有請問世尊空義斷漏不起煩惱顛倒分別斷瞋恚意慳貪妬嫉無恩義處悉能破除得無言說從佛所聞解說之時聞已更復增益利智復入諸佛大神通事故得如是勝利功德爾時復有教示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有所問彼合掌時佛神力故水陸所生種種妙華有聞數者色香微妙滿其手中即生歡喜踊躍無量以歡喜意用彼諸華而散佛上再三散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難調殺害人者已曾發於菩提心耶時佛告言汝善男子宜應還問此難調伏殺害人者是善男子當為汝說爾時教示菩薩還復合掌而問之言汝善男子已曾發於菩提心耶彼即答言善男子如我今即是發菩提心清淨無濁如我聞佛大神通已即斷諸惡而復得聞此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聞已信受念持觀察無有疑網於世尊說一切諸法空無有我無生無滅無有境界無境界處無虛空處汝善男子於如此處欲起何心而有所問教示菩薩復問彼言汝善男子汝於衆生幾所成熟於菩提耶彼即答言善男子我於無量不思議等不可瞋恚諸衆生者成熟安置菩提種子於無邊劫當更成熟所有衆生善男子譬如虛空多所容受佛法亦爾容受無量若有信受彼能成熟亦可成熟一切衆生不著邪徑當作惡業善男子我已為一切衆生利益安樂而為攀緣今向汝說無有虛妄佛自證知若佛世尊不授記者我於菩提我即自記所以者何我已信入菩薩種子已住信

忍無疑無惑於此諸佛大神通中此是一切諸菩薩等無有所著發菩提心而已根本若增長已次爭能證菩提之基及一切智一切佛法當覺當知次第成熟無量衆生於菩提道亦當成就住於菩薩不動法中善男子如是如是無異無別能如是者顧主諸相然諸衆生有厭離想得無疑惑願當入佛大神通處自見於我少分所以者何其佛神通有無量故善男子諸佛世尊於大神通能決了見諸菩薩等若未得忍唯以信行若諸菩薩有得忍者於佛神通少分已入爾時以佛神通力故於此大地六種震動妄樂潤澤無一衆生有驚怖者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上虛空雨優波羅華鉢頭摩華拘勿頭華分陀利華於虛空中自然而有種種天衣懸垂而現蛻衆天人所有諸香彼一切衆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彼菩薩等不知邊際彼等皆悉掬於此華以散佛上如是再三及散此衆於時復有十六俱致百千那由他等蓮華猶如車輪從地踊出彼華臺中有菩薩生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彼諸菩薩各從華下還以此華而散佛上華供養已合掌禮敬向佛而住爾時教示菩薩承佛威神而問彼等諸菩薩言善男子等汝從何來彼菩薩言我從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來伸禮敬阿僧祇佛聽聞法已而來至此教示菩薩復問之言善男子等汝聞何法彼答之言我

等亦聞有菩薩名無所有問佛為解釋亦如此問釋迦如來所解說法亦復如是無有增減彼菩薩亦名無所有問於彼佛彼佛世尊亦如是說不起煩惱令斷疑惑令作光明令近諸佛及一切智無等等法爾時大衆生希有心皆作是念彼諸人等善得人身善得壽命值佛出世隨順諸佛聞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等法信入奉行無相無得不起煩惱世尊我今善得大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我等今者聞無所有菩薩所問佛解釋時聞於耳根如聞信解無有疑惑有所觸證我今得如一切智已亦當如是為諸衆生而作利益得善普覆我等今者假使能以一切珍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以如是等猶不能報是無所有菩薩之德而不現身能問如來寂靜之法能斷無量衆生疑惑顛倒之意我等於今當以何事而供養此不現身者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聞如是等法能信解者即為已作上妙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我今所問佛為解釋汝等若得無疑惑處無熱惱處成菩提時為諸衆生作利益故衆生執著令解脫故亦為化彼惡心怨讐害人者故惟若干事以是故問勸請如來我今已顯諸佛法教已照一切無明黑闇爾時惡心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見於如是大神通已如彼所知不取上下心得調順無有喜怒說此

語時難調怨讐即於彼處踊身虛空而作是言諸善男子一切諸法猶如幻化無有真實分別所作諸法實體如如不動無有顛倒是故汝等所有諸想住持建立如是等想無有實想是顛倒想非有實想是故汝今已得生於無疑惑處亦當得於無礙辯才汝等已脫諸疑惑故求菩提時不曰於他當能自體一切開悟時世尊言汝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爾時難調惡心怨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是授記以蒙世尊稱歎善哉雖然世尊但與我記為此大衆令得踊躍心意歡喜更發勝心不怯弱故世尊我今不見彼法歡喜踊躍世尊一切諸法無有思念無有真實分別所起以分別故而有莊嚴猶如幻化如夢所見如旋火輪我於彼等如實覺知如佛世尊為無所有菩薩解釋我亦隨順無隨順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二十有

有

無所有菩薩經二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金色光從佛口出上至梵世徧照三千大千世界繞佛三帀還從頂入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不染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今現微笑諸佛如來若微笑者非無因緣惟願解說令衆歡喜爾時佛告不染菩薩善男子是難調怨讎殺害人者於未來世過八十九百千阿僧祇劫已後當得作佛號曰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出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而此難調惡心怨讎前害人者於此命終已後當生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隨彼住壽彌勒菩薩當下生時彼於爾時作大長者財福無量一切果報悉皆開現即於二十晝夜供養彌勒世尊及聲聞衆彼見彌勒世尊佛剎莊嚴之事即生願求而欲成就莊嚴佛剎故與諸眷屬請彼彌勒如來世尊及聲聞衆前後圍繞以諸供養一切樂具三月奉獻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即以素衣長八十肘用盡彌勒如來形像及彼佛剎莊嚴之相既圖畫已奉彼彌勒如來世尊即發願言藉此功德願我當得如是佛剎莊嚴之事亦如今者彌勒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有具足莊嚴之相願我佛剎諸聲聞衆智慧具足願我佛剎諸菩薩等無量智慧皆悉具足作是願已以金銀華散於彌勒如來世尊復作是言我等當作如是精進亦當成就如是佛剎莊嚴之事如昔釋迦牟尼世尊釋種勝王爲我示現光明顯照而於彼時成熟無量多數衆生於菩提中亦如彌勒如來世尊多菩薩衆彼利上功德如來於初會時菩薩無量於授記中皆悉得忍於第二會諸菩薩衆復倍無量於第三會復倍無量如是方便彼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有如是諸菩薩衆而彼利上功德如來示教利喜諸菩薩衆令行誓願得初心已皆令成就於一切智乃至菩提善男子此難調怨讎先害人者值彌勒佛出世已後一切生處壽命無量唯除一生補處時中壽二十歲而於彼處於一日中自身具受一切惡業無量苦惱從是已後乃至菩提當更修習覺菩提已壽命無量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於無量時無有惡世如我今日諂惡衆生有惡口者無智慧者難入道者魔所持者我今於中說法教化此等衆生難解難入此善男子無有如是諸患難事善男子彼佛剎中無

有諸魔及事魔者所有利根通敏衆生皆集於彼是故彼佛剎上功德如來說法少用功力而得開解爾時衆中有菩薩名無障淨月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自決疑及爲此衆令斷疑故即以偈頌問世尊曰

我問世間燈智聚無礙者爲欲自斷疑及於此衆故何緣此衆見然今利根者於先殺害人復得記菩提大龍願爲說彼往昔伊業既爲億數劫常作惡趣地多劫數積聚爲癡盲覆故於多百億劫常受多種苦派轉生死中地獄火熾然大呼阿毗支觀彼業如是復倍生死中受惡毒蛇身見即能殺害多百億生死受多種苦已多百億數劫得生人道中復作殺害人今得見世尊即生於利根速斷諸煩惱發意向菩提衆佛爲授記於阿僧祇劫當成世間燈名利上功德彼往昔之事人上爲解說如是作業事苦惡之果報以是億數劫已受多種苦若所有善業教師亦爲說昔所行諸伊惡業與不善世燈悉照知惟願爲我說斷疑大丈夫爲我及衆生及與未來等能聞此報者若有懷疑惑於此法有疑教師今爲斷現在兩足尊攝受衆生故於是善男子如此往昔伊大名稱願說

爾時佛告無障淨月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爲一切大衆斷除疑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汝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彼善男子如彼往昔所作諸業如此多數經於百千那由他劫受諸苦惱汝等聞已當信如來勿生恐怖一向奉持如教而說爾時無障淨月菩薩而白佛言惟願世尊爲我解說佛言善男子我念往昔然燈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過九十億那由他劫有佛出世名曰法意喜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乃至佛世尊彼佛壽命六十八千歲初會聲聞衆有六十二俱致百千菩薩摩訶薩其數復倍彼佛世界名曰梵主劫名淨意彼法意喜王如來出於彼劫何故彼劫名清淨意彼劫常有如來出世及諸菩薩是故彼劫名清淨意善男子於彼法意喜王如來住世劫中此難調怨讎善男子爾時爲王名曰降怨請彼如來及比丘僧諸菩薩衆以一切樂具三月供養於彼如來從其聞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植善根復得值遇十千諸佛於一切處常修梵行常得多聞發勤精進得四禪定由此善根復值如來名金剛燄光於彼佛所出家修道行於梵行發勤精進行頭陀法常在蘭若空閑之處誦修多羅滿十千部皆是大乘亦得四禪及五神通四無色定善男子彼金剛燄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有十俱胝諸比丘衆皆阿羅漢復有八十四俱致那由他百千諸菩薩衆常隨世尊皆得等忍及陀羅尼轉不退輪善解深法已入無邊陀羅尼門已能巧入

無邊法界海印三昧，遊戲神通，心得決定，顯現諸佛住持身體，於諸衆生，常行慈悲。善男子，爾時彼佛菩薩衆中有一菩薩比丘上首法師名利益上，善說法義，示教利喜，令諸菩薩得不思議具足功德，爲彼世尊而作侍者，恒隨遊止，猶如今日阿難比丘。皆能受持諸修多羅。善男子，如是彼利益上菩薩，於自在王如來所說那由他百千修多羅，悉能受持，能爲彼諸那由他等百千菩薩解說其義。善男子，爾時自在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二萬歲，爲諸菩薩、諸聲聞衆及諸衆生說法教化。滿二萬歲，然後乃於一切菩薩及比丘衆、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大衆之中告彼利益上菩薩言：善男子，汝當受持此不思議那由他等百千俱致所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後末世，爲諸天人增長善根，護持此法，光顯如來菩提教法，令久住故，受持解說。善男子，是夜過半，諸佛如來當般涅槃。爾時彼利益上菩薩聞佛涅槃，悲泣雨淚，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願兩足尊住一劫，利益世間天人等。我今勸請世間眼，願說妙法以教示。深智無惱之導師，勝行住於諸功德，善眼調伏天人者，大神通尊願久住。若聞導師入涅槃，諸天人等心憂惱。導師願愍彼等故，惟願住世見教示。我及百千諸衆生，衆苦逼切生憂惱，皆由

導師唱滅度，世親今欲入涅槃，能調於人調御者，惟願普眼尊久住，利益世間天人故。我今勸請佛世尊，爾時世尊爲欲利益諸天世人，以偈報彼利益上菩薩言。　我已爲世作利益，說如是等諸法教。我已充滿諸菩薩，令住諸佛無漏中。即於此夜後分時，我當入於般涅槃。我今付汝此法教，世尊滅後令久住。彼衆聞作是語已，彼諸菩薩皆合掌，咸共瞻仰彼如來，悲泣雨淚作是言。惟願兩足尊慰喻，我及百千衆生等。尊滅度後誰作佛，世尊於諸世間上。哀愍軟語而告言，慰喻世間天人等。我滅比丘莫悵怖，我後復當佛出世，有菩薩名功德分，修行得至無漏智，於未來世當作佛，名曰智絞兩足尊。我今勸請汝當知，爲欲攝持此法故，如此法教廣開顯，爲於世間天人等。聞於世尊如是說，即時安慰復發言，大神通力此甚難，無攝受法攝受故，我爲導師尊重故，我今攝受於正法，我當廣宣此法教，我當捨身及壽命，不護己身壽命等，乃可守護如來法，若不寶愛己身者，彼即能護教師法。　善男子，爾時彼佛慰喻彼諸一切大衆，令歡喜已，說法教誨與威力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善男子，彼時世尊入涅槃後，彼菩薩說滿足八十千數法門，如是隨順成就衆生，多那由他百千衆生當得成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況復住於聲聞乘者、辟支佛乘者，況復

流轉於生死中，種善根者。善男子，彼佛如來般涅槃後，正法滅已，於像法中，多有比丘說有可得，說有可滅。彼等於是諸修多羅不樂受持，復生誹謗。善男子，於彼時中，此閻浮提有一人王，名勇健力，果報廣大。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至彼王所，爲說佛法，說於如來祕密之教。彼王聞已，即於上利益比丘生敬重心，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比丘。而彼比丘欲教化彼諸衆生故，於一切處受諸供養，不生厭悔，不生倦心。彼王供養彼比丘，已滿足三月，及於八萬四千婇女，各自莊嚴，持諸香華及諸音樂，衆寶瓔珞、塗香衣服，如是等事供養比丘，及彼比丘所有門徒八十五百，常相隨順。一切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於彼之時，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而爲比丘，名曰寂定威儀，善說法要，多聞總持，滿足十千修多羅等，誦持通利，能廣分別諸修多羅，常說少欲知足法義。而彼比丘，已得四禪，復得五通、四無色定。而彼寂定威儀比丘多有徒衆，其數五百，共相隨逐。亦有如是威儀勝行。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見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不喜不悅，生於惡心，發瞋恚意，現於惡色，在衆人前說如是言：如此比丘，何處有於菩提之行，何處有於諸佛之法，如是雜行於世間行，威儀尚無，況復當有證於勝智。而彼衆人，一向惟信利益上菩薩比丘，無

能壞者。爾時寂定威儀比丘，復增瞋恨，轉更增上，從彼地方背而而去。我不復喜見是惡事若此比丘。行於邪見，令諸人衆皆行顛倒，至蘭若處，欲入三昧，以有瞋恨，彼彼三昧不能順入，況復能定。彼有如是強力行故，所有禪定三摩鉢提及五神通一切皆失。彼以如是恚惡心故，得大重病。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作如是念：希有乃至如此比丘生大不善瞋恚濁意。我於今者應生憐愍，爲作利益，聞深法故。爾時利益上菩薩比丘及五千菩薩、諸眷屬衆，飛騰虛空，於彼住已，而說偈言。　居家自性說菩提，欲無分別無破壞，若覺此行演說者，彼覺菩提無上爽。瞋行自性如菩提，世師智者已爲說，若覺如是法行者，彼覺菩提二足上。愚癡示現菩提等，菩提愚癡無異性，此示現癡以一行，當覺菩提無上道。若有已說諸見行，及彼菩提勝上覺，於此二行中說者，見行不得於菩提。諸佛之法甚深妙，不以有得能知見，離於分別有所依，善巧智者覺菩提。若能捨離諸分別，及以持戒我慢見，依恃多聞而自矜，捨是等已覺菩提。畢處居家樂貪欲，若聞此法不驚疑，信解導師所說法，能於一行廣演說，不用此教中出家，有所得見在閙處，於我想中常繫著，起念我當證菩提，所有動念所演說，彼等皆是魔羅網。若知諸法如虛空，彼則無有於動念，諸如來有如是法，諸

普眼等說一行煩惱菩提二無二。不得煩惱及菩提若不分別欲及瞋亦
不分別於癡等。捨離彼此於三者彼覺菩提諸導師若不住於有所得亦
不有念及不動。不起我想無依處彼覺菩提無上安若捨分別於分別諂
曲幻偽與嫉妬。樂行頭陀戒福德彼覺菩提無量眼若聞此法無所捨於
廣說時亦不疑彼當速成兩足尊世間無上智自在甚深諸法最妙勝不
可思量寂無說若不聞發我見者難覺於多俱致劫　善男子爾時彼利
益上菩薩比丘。說此偈時於上空中。六十六那由他諸天得無生法忍復
有六十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聞是
偈已無喜樂意心生熱惱。徧身皆腫。於是人所反生恚心思惟於此一慈
心故餘皆瞋恨於彼時間大地開裂彼現身墮阿鼻地獄住於彼中億那
由他百千歲數受大極苦於彼命終即受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於
多億那由他等百千生中二惡處行大阿鼻獄大叫喚獄還復生彼見毒
蛇中以彼如是不善根故滿足經於六十二億那由他等百千劫數以彼
往昔於上利益菩薩生一慈心以眼觀視以彼善根從彼處終得受人身
由彼慈心有熏習故又復以彼見毒蛇母而於彼所起慈心故復聞如是
深妙法故今得如是利智神通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寂定威儀比丘豈

異人乎今此難調怨讐是也此於往昔有是業障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
利益上菩薩比丘者莫作異見我身是也諸善男子彼時有王勇健力者
今無所有菩薩是也諸善男子此由往昔於菩薩邊生如是等瞋恨心故
受如是等難如可畏業障惱患諸善男子以如是故若有菩薩當欲淨於
諸業障者於諸菩薩恭敬尊重如教師想諸善男子若當欲得不害自身
住菩提者應如是學說此往昔出法品時有九十二那由他等百千眾生
得無生忍三十六億那由他等諸菩薩得淨業障爾時難調怨讐見害人
者聞佛授記歡喜踊躍飛住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若欲住淨土
應如導師說應信於諸佛最上大神通覺佛神通已知無分別處於世間
無有而難可得者若聞無所有所問經法者能信能觸證則供養諸佛若
學此經已能除諸有想得捨已作忍當見諸導師若學於此經是則見諸
佛親侍諸如來如此經廣說此則是施度淨戒所依住忍辱及精進智慧
等本處若無有所得是處不說著如世尊所說覺如是調伏若聞於此經
令諸義示現種種諸供養力盡無能報不可數多劫聞而無所見若聞此
經者得到諸佛地彼悟於愚癡以破無明闇以得一切空由聞此經故多
種煩惱盡少有未盡者猶如於大海取於一滴水成熟眾生故煩惱滴不

盡悲愍眾生故不盡彼煩惱不清淨佛刹不滿於一切彼成熟眾生彼彼
處不滅亦可彼滿時如授記菩提是故諸水滴於瓶中不盡若一切聞現
彼當有佛刹彼即當滿足無有餘熏習如是如是處聞有如是經能善解
說者諸功德具足　爾時彼難調怨讐說此偈已從空而下住於佛前頂
禮佛足合掌而住爾時世尊而歎彼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快說此偈令
於義理無有虛妄無有別異如是如來神通威力一切菩薩於中當學如
是學已得眾生空爾時難調怨讐善男子如是思念今者世尊稱我善哉
我今稱慶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彼即聞於空中聲曰汝可以身供養世尊
即聞空言云何供養復聞空聲汝善男子汝今宜可飛騰虛空令此大眾
皆悉如見住於虛空說如是偈　所有諸慳養皆由住自身我已捨一切
令供養導師　爾時彼善男子聞此偈已生歡喜心以佛神力飛騰虛空
一多羅樹而說此偈即自捨身供養如來於虛空中自捨身已有千數華
柔輭香潔未曾見聞光明香氣滿一由旬猶如日光或經一時或經半時
彼諸華等繞佛三帀而供養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而成華蓋而於彼中
說如是偈我已捨自身供養諸教師我不知自身亦不知世尊　彼於彼
時於一切處不知身心不知如來不知眾生不知住處彼於彼時涅槃平

等亦無是念我已得證於彼時中有一化佛自然現身而作是言汝善男
子汝已成就佛刹種子一切聞現於彼佛前合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
量禮敬彼佛而作是言我今禮佛大神通已令各種相生善根已還住涅
槃平等法中離罪福德如是不住近於善根諸佛法中彼能親近無所乏
短勸請令住於菩提中復說偈言　眾生覺如是當脫於大苦生死大險
道所有苦眾生彼亦不成就所有言苦者彼亦受彼苦不覺此教故說此
偈已默然而住　爾時無名菩薩告彼善男子言善男子汝今已能行一
切施若持自身供養於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施
佛善男子譬如有人施他財已復不得言還是我物彼於彼財不得自在
如是善男子汝今以身已施於佛汝今既作如是之言我當來世當得作
佛得忍授記善男子汝於今者更欲何作彼聞此已即生疑念我今云何
我今云何如是思念彼時即復聞無所有菩薩聲言善男子汝今莫作善
男子汝應還念諸佛神通如汝信解應如是報彼向無名菩薩所問聞此
言聲即生辯才明見前來無有身心無言無說無施無戒無忍無進無智
無禪無斷無常無聲聞無菩薩無發菩提心無如來無如來法無涅槃無
涅槃聲無有信者無有所住無有所取無有所言無有縛者無有所聞無

所聞者無有所有無所有者無所承攬無所承望一切勝相皆悉具足教
化衆生開現具足成就佛刹與涅槃等平等無二無有名說如無可說亦
不欲生如無言中如如是住如是如如亦無所行彼於諸佛大神通中無
復疑惑　爾時無名菩薩讚彼善男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住佛
大神通汝今如是辯才成就辯說如是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亦不住佛神
通中其佛神通無能作者一切諸法真體無名不可得故彼無可入無可
出處無可如處如是信已無有住處其佛神通無住處故彼無有人能說
名字但無名中我今問汝莫生疲倦其有智者難可承事彼即答言善男
子汝今但問我所知者當為解釋彼難調言摩訶薩埵汝今何故名為無
名彼即答言我於是處不得言說亦如汝所名字示現彼即答言善哉善
哉汝善男子汝今以度佛大神通離於名字彼無名言善男子於平等中
無法可離無有可斷無可建立無去無來無平等相善男子若一切法彼
平等者無有別離其平等處亦無處所云何斷離若平等法而別有者乃
可斷離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不自在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是無所
有菩薩名為無所有佛告彼言善男子汝應還問是無所有菩薩因緣彼
當報汝爾時不自在菩薩摩訶薩問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

云何名無所有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今不見自身能為一切衆生作利安
故能問如來如是等處彼不自在菩薩問言彼所問處與身合耶為不合
耶無所有言我所問處不與身合彼復問言善男子汝今云何不與身合
成就所問無所有言善男子我以三處發問如來何等為三謂身口意此
等三處我問如來善男子是身口意無和合義彼復問言善男子汝見何
意而不現身彼即答言我今示汝當信我言我為安樂諸衆生故而不現
身彼菩薩言我以肉眼故不能見無所有言以天眼看彼言天眼亦復不
見無所有言以法眼看彼菩薩言善男子所有法行彼亦不離於一切眼
於彼處中無法可見無所有言汝云何聞彼復答言彼處無有和合可聞
善男子我見如如無所有言善男子於如如中無有三眼不自在言汝云
何見時無所有默然而住不自在言善男子於無能見一切法中何故默
住其於虛空豈無容受虛空悉能容受諸法無所染著所入無礙於一切
法無有假借彼處不着應有解說善男子汝以何緣默無有說彼即答言
我今於彼所有語言能解釋處皆不可得我以是故默而不答然善男子
汝聽我說以何因緣名不自在善男子我念億劫已曾如為諸衆生等雖
無益語為諸衆生所作利益柔輭生難皆悉美妙歡喜踴躍無有麁澀依

時利益不生瞋恨說如是言無有衆生忍恨於我善男子以是因緣我得
無長善男子一切衆生無有所長所以者何諸有語言無有自在善男子
汝今觀是諸語言法無有自在我今所說此語言中有成就者彼於三界
所不容受所有一切衆生言說若合若散有益無益若離不離若念若起
若為衆生令淨煩惱令捨煩惱我見彼等皆悉平等若智若愚皆得一名
彼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往昔曾供諸佛得是合實語言解釋善男子
汝見何利而不現身彼即答言汝今應當問於世尊爾時無長菩薩而白
佛言世尊是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而不現身佛告彼言善男子唯除我
身於此三界無有衆生如是身相與其等者唯除神通所化勝身成就如
是業果報故勿令一切諸婦人見必於此處鄙著亂意不能聽法不作諸
事棄捨本夫飲食無歡樂愛速著多受苦惱是無所有見如是等諸過患
故而不現身爾時無長菩薩及彼大衆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是無所有菩
薩身相何如而今世尊作如是說爾時衆中有諸女人一名解梁二名寶
瓔三名解華四名寶華五名普香六名香自在七名金華八名作愛九名
不染十名善住意十一名作光明十二名甜味十三名阿耶羅衆耶十四
名住持十五名無垢十六名海十七名功德上十八名無過失十九名調

順二十名諸天供養二十一名環上二十二名普照明二十三名不背二
十四名善住持精進二十五名善住二十六名安樂二十七名王二十八
名悲如是等類二十八女與姊妹俱從座而起脫身瓔珞供養世尊右膝
著地皆共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說無所有菩薩功德如是願於我等承
佛威神得見其身成就如是實業果報莫以別身而示我等我今欲見菩
薩實身爾時佛告善女人等汝今欲見無所有菩薩成就色身今欲見耶
彼等答言唯然世尊我等有疑願為開解佛言諸女汝等今者見彼身已
有何利益汝今勿有還家之意當捨眷屬若見彼身安住具足一切功德
彼諸女言我等今者一切能捨決定當見彼菩薩身爾時世尊告彼菩薩
無所有言汝無所有此等諸女欲見汝身彼言世尊已言許可彼姊妹等
示現我身佛言善男子我已許之多人意喜欲見汝身當有利益得勝身
心得妙身心得淨身心若見汝身即當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
轉女身成丈夫身汝今已有如是淨願於多諸佛以百千身種諸善根住
是願中於三界中願我當得最勝佛身所有衆生見我身者彼等決定住
於菩提所有女人悉轉女身若於我所種善根已思惟如是甚深法已得
忍本性願當入於真如法中願當具足諸菩薩法開現親近於諸佛法彼

無所有菩薩。聞佛此說。作如是言。如是世尊。如世尊教。即於手中。一一指端。皆放光明。一一光明。至王舍城。於彼人家。皆悉出現。彼諸光明。有諸衆生。見於彼等。從地涌出。化成諸華。縱廣一尺。昔所未見。色香具足。爾時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而有一女。欲出遊時。頻婆娑羅王。勑諸侍女。其數一千。汝等已爲我女眷屬。共相圍繞。於彼之處。王所飲食。汝等常食。汝等常飲。彼王舍城。多有婦女。其數一千。聞此語已。種種瓔珞莊嚴自身。彼諸婦女。見是希有可喜諸華。身心喜悅。不能自勝。欲取彼華。遂不能取。不能遠離。伸手欲取。去華一尺。而不能及。見彼諸華。皆悉向於此福羅山。去而不住。爾時衆人。及千婦女。及與頻婆娑羅王女。從王舍城。次第而出。彼諸華等。在衆人前。徹行而進。衆亦不知行與不行。彼諸人衆。作如是念。此華近手。而不能取。時彼諸華。一切皆上此福羅山。彼諸男女。亦上彼山。既上山已。見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量百千大衆圍繞。而爲說法。爾時二十八女。姊妹。合掌佛前勸請世尊。時頻婆娑羅女。及見彼等一切諸女。亦見彼等諸女姊妹。勸請世尊。作如是言。此諸婦女。何故合掌在世尊前。何所求請。欲求何願。即聞空聲。而語之曰。此等欲見無所有菩薩身。唯除佛身。於三界中。無能勝者。彼等同聲。咸作是言。我等願見彼菩薩身。說是

語已。彼諸華等。即便在彼。衆人手中。即以此華。散如來上。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示於我等無所有菩薩身。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可示現圓滿自身。令多衆生見汝身已。種菩提因。亦當如汝。於多百千諸如來所。當種善根。爾時無所有菩薩。即現其身。爾時大地。皆悉震動。安隱潤澤。無有衆生恐怖毛竪。一切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衆天華。於一切處天香。人香。皆自然燒。爾時無所有菩薩。示現如是具足色身。彼現身時諸女人衆。皆生愛樂。一一婦人。皆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唯與於我共相娛樂。各現於前。亦復不知。彼神通化。各稱其願。於此福羅山。叢林樹下。我於此處。歡喜受樂。我等未曾得聞如是諸妙音聲。諸色香等。我等今者荷世尊恩。彼諸女等。各一樹下。七寶輦轝。一切果報。皆悉具足。歡喜受樂。一切所須。悉皆具足。不復更念歸還之想。彼等如是受歡喜樂。七日七夜。爾時世尊。爲諸衆生。更說法要。若有不見彼菩薩身。皆由善根未得成熟。雖望欲見。終不可得。莫知何事。彼等見者。過七日已。見彼菩薩身漸毀壞。無有精光。受用果報。皆沒不現。唯見一樹。彼等菩薩。漸漸不現。亦無住處。彼即聞於空中聲言。諸善男子。此是諸行真實體性。汝等不應起常有想。汝等可捨女人身。想應當願求丈夫之身。無等等身。諸佛之身。汝等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受丈夫身。彼諸女人。聞是聲已。於剎那時。心住寂靜。見如來像。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彼等見已。皆作是言。願我當得如是妙身。無有染着。無染着處。如此佛身。寂靜無惱。彼諸女人。說是語時。彼諸女人。悉轉女身。得丈夫身。唯除往昔發願供養是無所有菩薩等者。乃至道場。然後我當轉於女身。以如是故不轉女身。所有轉身。得男身者。端正可喜。世間天人。皆悉愛敬。爾時佛像。忽然不現。唯見世尊釋迦牟尼。爾時諸女。得男身者。而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甚特。乃有如是幻化戲者。昔未曾聞。諸凡夫等心意迷惑。未曾安定。如墜油輪。彼不能住近善知識。世尊。若有親近於善知識。供養承事。以善知識威神力故。我於今者。轉離女身。得五神通。世尊。我今憶念往昔。多千佛所。與善知識。同種善根。自捨身命。爲令我等生諸善根。復示彼等。諸佛世尊。爲說在家諸過患事。方便讚歎出家功德。諸勝妙事。我等已經爾許多時。近善知識。從爾已來。未曾復生諸惡趣中。我於過去。未逢教師。教示我故。恒常流轉。人天馳逐。受諸苦惱。世尊。我今假使能以恒河沙等諸世界中。用滿七寶。或已自身。具足滿已。施善知識。雖作是事。猶不能報善知識恩。所以者何。由是神力。而令我等。當於世間。而得作佛。開現成就我等佛剎。皆因此等善知識教。教示我等。諸

諸佛所。種諸善根。教行種種疾利方便。教我等入深法行中。或出愛語。或示訶責。或言清涼。或說熱惱。或有逼迫。如是教示一切樂具。一切利養。皆悉捨已。彼等衆生。難得值遇。彼等衆生。未有所擇。若不得是善知識者。唯除如來。我等無有別善知識。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者。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諸女人轉男身者。善男子等。我今非但獨爲汝等作善知識。我亦爲於一切衆生。作善知識。善男子等。若有衆生。能知無所有菩薩。爲衆生作利益。成就彼等衆生。更不承事諸餘師友。彼等衆生。即忘飲食。不生疲倦。無有愛欲。而於我所晝夜親近。所以者何。我今教於一切衆生。和合善根。令住一切世間出世具足事中。令入無量波羅蜜中。令入一切諸功德中。令住無濁無障淨處。無顛倒處。不現一切諸有界中。住無行處。樂修一切身心熏習具足法中。我已曾令無量衆生。住如是法善巧智中。我今實語。無有異言。佛自證知。諸天世人。而作證明。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爾時大衆。佛神力故。即見東方南西北方。有千諸佛。爾時世尊。告諸大衆。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見此諸佛。以不彼言。世尊。我等皆見佛。復告言。此等已。令此善男子。成就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等更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世尊。我等今出現。轉女身已。得男身。世尊。是故我今

深信此事解知此事念持此事無有疑惑世尊我今已得入於佛大神通
漸次少發皆由於是無所有菩薩神通力故願我當得諸佛神通皆悉開
現願當共此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當得一切功德具足爾時彼諸菩薩摩
訶薩心作是念所有身者五陰聚合不可得以名字所說而有可聞我等
云何而能共彼種於善根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告無所有菩薩
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應為此諸菩薩摩訶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汝
今應為此等菩薩顯示五陰和合之身此等聞已當壞我見更復當近於
佛菩提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愛語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見何事故如
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自不解釋而當勸彼無所有菩薩解釋佛言善男
子此衆如是於無所有長夜隨順流注歸向是故我今勸此菩薩摩訶薩
說爾時無所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
爾如佛色一切衆生色亦爾如衆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
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衆生
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無知無動無主無等
無有等等無行無說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不法界所攝非空非非空衆
生愚癡不知不覺妄生貪著慳恪妬嫉不能拔出虛妄毒箭於慳妬中忘

失恩義無明網覆遠善知識多有疑惑於如此法不能聽受當作障礙不
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智慧善巧猶如虛空無所著者於
諸世間所有法中不得法想況復餘想彼等能入於此法行諸少智者於
無色中或作是想希望欲入此法行中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
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尒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
如來識彼識一切衆生識亦爾如一切衆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
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亦爾其虛空識及以我識如來識
一切衆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
不生無等等無行不可作名字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非法界所攝非虛
空非非虛空衆生愚癡不覺不知無智少智少聞嫉妬慳貪惑著嫉妬結
縛無明網覆為惡知識之所攝者各自迷惑欲聞是法而作障礙不能受
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善巧智慧無所住著於一切法不得法
想何況餘想彼等能於此行中行諸小智等於此法行所不能知說此五
種色等平等出離諸行無有壞散無別法時大地震動虛空雨華爾時難
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大地震動虛空雨華佛告難調菩
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是由彼說五陰空無二無別無有所住無可言說

無有藏積無有散壞無有違量不離顛倒說是諸佛自在處時有百千億
那由他數諸天皆得無生法忍於此衆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五千人等皆亦得於無生法忍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可說陰聚所
生如來應供正遍知當出於世劫名無住以此因緣大地震動雨衆華
爾時女人得男身者皆共同聲而說偈言　虛妄非虛妄虛妄虛妄受如
實知此等是故皆授記我等知如是一切皆虛妄今得丈夫身我等皆具
足我聞虛妄已知解不生疑如是還虛妄實無有知說無實無實中誘誑
諸衆生不知無實故無所有教說於中無所滅亦無有增益於中無示現
但以假名說平等無危險說無有散處既無有等等何況有勝者其色似
色形其色色色故若知色虛妄無有可實者受似於觸形以受故為受如
受虛妄已彼無有可實想為欲想者其識以想現如想虛妄已彼無真實
處諸行無自在假名示現行如諸行虛妄彼無有真實識以了知義是故
示現識若如識虛妄恆常如虛空如是皆虛妄所有世憂愁彼愚輩不知
以住我見故彼等無所安彼等無所還彼無有住處愚輩而不知此法不
易知寂滅句難解住懈怠我想為惡作所覆不見無所有不聞彼所說無
所可說處於中無所置　爾時諸　女轉男身者說此偈已供養佛故五體

投地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南無最大力一切世無上世尊有大悲其尊
無所著　說是偈已禮敬世尊合掌而住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受持
此無所有所問和合說法廣為人說光顯此法阿難汝為何等衆生當令
聞此法本之者彼等聞已能廣解義文句莊嚴彼等皆當決定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若雖得聞而不解義於後漸次亦當如是解其義趣修行觸
證於多百千那由他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所以者何其無所有菩薩有
如是願爾時衆中有諸女等住於大乘而白佛言世尊何用勸請阿難受
持此法所以者何我今已受如此法本皆誦通利世尊我今聞此法本於
未來世當為他說於阿僧祇百千那由他劫中光顯此法爾時衆中有百
比丘六百比丘尼二百優婆塞優婆夷復有那由他數諸天子等以諸雜
華散世尊已作如是言世尊此修多羅而能照明一切諸法如實顯示世
尊我今得聞此法本已即能受持讀誦通利猶如明鏡見其面像如是如
是我等受持此法本已是故世尊我等於今及未來世如此法本於阿僧
祇那由他劫廣為人說光顯是行當令證覺為諸衆生命知我等如是利
益我住菩提云何當作為諸衆生一切利益具佛法故世尊我等不貪利
養及名聞等而受此法為衆生說亦復不為己自身命但為一切諸衆生

等欲與衆生諸樂具故欲令近於諸佛法故爲於無量諸衆生等除滅愛
著諸煩惱故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等汝今一切善說此法爾時海妙妹
白佛言世尊此無所有菩薩不起亦不說如此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此
法本當光顯故世尊彼當受持正法亦爲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
法行彼亦受持讀誦通利亦教他人讀誦通利若教令知爾時無所有菩
薩摩訶薩告海妹妹言過阿僧祇百千劫中彼時有劫名曰法實聞數於
彼劫中滿足五百諸佛出世時有一佛最初出世名難降幢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時中亦
復多有衆生住於煩惱濁中業障所覆煩惱增上貪欲恚癡諸惱增上含
毒所惱善女人爾時彼難降幢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我於爾時亦如是問
彼佛如來亦如是解釋如今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之所解釋善
女人如是次第五千諸佛亦如是問如此法本彼諸世尊亦復爲我如是
解說如今世尊釋迦牟尼諸釋中王爲我解說善妹汝今安意善妹我從
今已於未來世當於無量阿僧祇數諸佛世尊亦當如是問此法本所有
如是諸佛剎中亦有諸濁煩惱衆生或有少者或復倍多有煩惱者爾時
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說此語時於剎那頃彼摩伽陀主頻婆娑羅王有大

勢力四兵圍遶次第漸行尋彼諸女所行之處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
佛足却住一面佛慰勞已隨所敷具而就其坐彼諸大衆亦皆而坐時頻
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我有小女與衆侍女出遊園林久乃不還後於園
中求見不得又聞有說向世尊所今於此衆我復不見佛告大王今會當見
王言世尊我今未見佛言大王汝今可問無所有菩薩當示王處王言世
尊其無所有菩薩何者是也於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汝無所有汝今
應報頻婆娑羅王所問諸女行來之處令此衆知爾時無所有菩薩以不
現身告頻婆娑羅王及大衆言大王當知彼諸女等在此衆中王言大德
我但聞聲不見汝形菩薩告言大王今者所有諸女聞我名已一一婦女
至於樹下皆取我身隨意娛樂取我身已皆捨女身受丈夫身彼等諸女
既取我身成丈夫身我則無身然無所有菩薩告彼諸女丈夫身者言汝
善男子各各示現自身之德爾時諸女得男身者共集一處具丈夫相端
正可喜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捨於女身已成如是丈夫之身爾時頻婆娑
羅王及諸大衆生疑不信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作是言大王何故及諸人
衆猶懷疑惑王今於佛豈不可信若可信者如來現前王今宜問此善男
子如是所說有異不耶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虛空

聲所說以不而不見身爾時佛告頻婆娑羅王言如是如是大王皆悉如
此菩薩所說大王今者宣信此語莫生疑惑王聞是語即起合掌三稱善
哉白言世尊是誰神力爲是菩薩無所有力爲當是佛威神之力佛告王
言大王當知此是諸女往昔願力彼於往昔於多千佛教此諸女種諸善
根發菩提心諸佛法中而得成就故令我所得滿其願大王有諸女人於
未來世亦更教化無量諸女得轉女身爾時佛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
汝今可爲於此衆人令此諸女各復本身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如
我實說我於無量無邊婦女令轉女身得丈夫身皆是實故此等衆生還
復女身說是語時多有婦女於彼丈夫前有如是形有如是色如是行住
還復如先所向來者彼等各各相共言說如前無異彼時諸女及頻婆娑
羅王等生希有心云何諸女已轉女身今已還復女人身耶此諸女人爲
是實身爲當化起佛言大王此等婦女非實非化所以者何大王此善男
子於往昔時有如是願若諸婦人見我身者彼見我身即發是願求轉女
身彼諸婦人所有夫主更取餘婦還復如是不增不減如前婦身可愛端
正不相離別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希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有
如是神通善根世尊一切諸法不可思議衆生果報不可思議得禪定者

定之境界不可思議佛言如是如是大王如是如是大王此有三種不可
思議何者爲三業幻量幻覺本少一分此善男子已覺諸幻已證已觸此
善男子即是幻師是故此等不可取量爾時世尊令彼大衆以無所有和
合法義教化言說令得歡喜令得威神增長教化令歡喜已勸言汝等各
自知時還其所至時諸人衆各還本處其去未久有一菩薩名曰生疑而
白佛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能爲此等衆生以神通化還令如舊而不令
彼諸衆生等有愛別離世尊此等當作何等利益佛告生疑菩薩言善男
子此諸人等所在之處共此諸女曾轉根者語言飲食共相娛樂遊行戲
樂種種諸事種種方便於彼時處令此衆人於菩提中令得發心近佛法
中何以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已於往昔諸如來所以一切樂具供養
尊重種諸善根皆已具足發如是願是故滿願滿分別意此善男子如是
教化成熟衆生教令入於義文字中所有法體無生之處無成就處令入
令覺如是教中不令有失令得成就於佛法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教
化衆生於彼中者無一衆生當向惡趣無一衆生於所教師過去佛土而
不中生善男子彼諸衆生還當如是成就菩提亦如今者無所有菩薩所
成就者爾時生疑菩薩從佛世尊聞善說已除諸疑惑而說偈言 衆生

聞已得於中方便學如是健修習名無所有者繞直心柔和棱意無嫉妬
亦無有怯弱名無所有者多文字和合便說知是義所有無可見者當無
所攝無二不可取無餘不可見不可說而說法教無有比 爾時闍耶耶
修多女當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汝承誰力能說此偈便即荅言我身如是
如無所有菩薩身中從出是聲善女當知今此偈聲非我身出爾時闍耶
耶修多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無所有菩薩乃至能得不思議法皆已
具足能以種種方便開示彼無所有之處說法佛告彼言如是如是善女
人如汝所說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能辯說無所有
所問修多羅佛言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汝今為辯說諸菩薩摩訶薩境界
廣境界無礙無可得無邊無畔際發起多聞與利益故以善巧智如諸菩
薩摩訶薩為自境界增長無著無可得處無邊無畔際處諸多聞利益欲
於善巧方便法中教令建立開現處故當速成就菩提道故爾時兩時無
有出生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善說此經已正念入禪定當覺一切法
顯示此經典令覺一切義及如文字等所有修多羅諸佛之所說顯現一
切義彼此皆相見無量不思議諸經善說處此經法如已莊嚴義文字諸
法無缺少一切不思議除界諸入等當得方便智隨順十二緣一切聲一

聲一聲一切聲諸聲等和合於此經覺悟所有諸心者衆生所思覺計我
所思者一切心所因一切皆能知是等諸思覺彼無有思處於此經覺悟
亦無有思者於自及與他一切悉能知如心所轉行照諸法如鏡說此修
多羅於彼此等見彼等還覺此一切非為一不見別多說一切文句離若
見於此經彼為衆生說衆生非此彼令彼衆生脫住著不動處知一切虛
妄以虛妄為說既知虛妄已不著虛妄中無有所生道諸佛見一切於此
無不覺能學此經者一切功業處呪術醫方智及時智所生皆此經覺悟
一切一切智所有不可數彼一切次第於此經悉知一切見捨已衆生所
迷惑若知於此經不著彼名字衆生著令脫彼相所覆者此經威力故於
中得實證若學此經者彼得一切執天上及人中一切功德具此是教師
法此即是父母和尚阿闍梨亦是善知識此知足少欲具足諸頭陀此所
修資財皆為彼當作若有大衆生欲說多種法應當學此經學一切法處
若有大衆生欲說多種法彼應學此經一切法持處生處皆當得少病長
壽命常得諸禪定隨順此經已身常受安樂心亦得常樂若能證此經口
業悉具足如是差別法彼當得隨順若能證此經即總持諸經若能如是
證如此經中說彼等皆知經諸佛有所說所有諸文字所說諸法者若聞

於此經則離於文字諸法離文字以文字說法文字非是法亦復非非法
彼等於此經住於菩提中彼等於此求世間最名聞 爾時兩時無有出
生菩薩說此偈已頂禮世尊右遶三帀即於佛前沒而不現爾時衆中有
一菩薩名無所積而白佛言世尊此兩時無有出生菩薩從何而來佛言
從如所來還如是去彼菩薩言世尊彼云何來復云何去佛言如影幻夢
燄響虛空及與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無實無像如是等衆分別遣
來汝今諸我坐於一切一切衆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亦如影幻夢陽燄
響虛空及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無實彼等所有一切果報及
彼名字彼等皆是我等所為彼等及我一切非一非二非多非少亦非有
物不可聞不共具足無有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聞者是故汝等從我等
聽信解思惟歡喜稱善彼等無量阿僧祇數得無實已皆不可得汝等亦
不可得汝等莫以虛妄誹謗我等莫默皆我我等既無有物無相無有處
所為他何假須說寧不說勝若有說者彼還是如彼此還是如此如是達
如是說已如是來爾時大衆得聞如是句義已無色心無出入息無物染
著彼等於世尊所一切樂具皆悉遍滿彼等得本念已作如是言此是本
性體真實無所有無可證無所識如是知已無知故如是如是彼從何處

有不可作名字爾時於上虛空有無價寶遍滿其間有菩薩名滅及無出
生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此無價寶遍滿虛空佛言善男子等有若
干菩薩等聞此無所可證法門得出離已皆悉已得無生法忍故現此相
爾時彼諸一切大衆皆白佛言希有世尊善巧能學巧方便智為欲解脫
諸衆生故世尊乃能知此一切無動空無所有無有衆生本性寂靜然令
如來為諸衆生辯說諸法一切如影而能勤勞教化衆生佛言如是如是
諸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善男子若無辯說云何能知影像幻夢陽燄響聲
及與虛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涅槃之法而為虛妄影像等法爾時以佛
威神力故於上虛空聞如是聲世尊何者是彼影形為影世尊何者是彼
乃至虛妄而為影形世尊此一切莊嚴已具足法本不假莊嚴世尊譬如
畫師若畫師弟子善學技能畫如來像具足衆相無所缺少更有金巧師
取最勝金作其金薹而著頂上然彼形像倍更端正為一切衆瞻之無厭
世尊如是如是如此法本具足諸相瞻之無厭世尊今者更倍莊嚴說是
語已時佛告彼虛空聲言譬如巧學幻化之師若幻弟子善於幻化幻作
男子端正可喜諸根具足皆共和合而生子息為作名字影像幻夢陽燄
響聲太虛空等不自在也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彼虛空等增長

成就所有作事。入深山谷。多有人衆。各發大聲。呼諸影像。乃至虛空。復出聲已。泯而不現。於彼空谷。無所染著。彼時衆人求是聲處。了不可得。如是一切諸煩惱等。如實求之。亦不可得。如彼陽燄動搖似水。而不可飲。如是響聲陽燄。俱無形像。爾時衆中。求證法者聞此說已。皆得證法有三十億那由他等。諸天及人。皆悉得於一切法中。無所染著。爾時虛空還復出聲。諸天人衆。皆悉見聞此唯名字。所謂影等。乃至虛妄影像等也。影像幻化其有所聞。如來解釋。於先作證有二十億諸天人等。聞此法已。皆得決定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為成熟諸衆生故。而為之友。爾時聞持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本。我等云何受持佛言。此法本名諸罪無相無捨。如是受持如來自在。如是名持。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名持。說佛大神通。如是名持。惡心難調怨讐悔過。如是名持。無所有法可示現者。如是名持。非不見一切諸法。如是名持。佛說此經時。其無所有菩薩。及難調怨讐。聞持菩薩。及彼大衆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林溫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二十有

友 洪武正韻云九切。同志爲友。友有相佐佑之義。又與人相善曰友。善兄弟爲友。許慎說文：𠬛，从二又，相交友也。𦫳、習，並古文友。徐鍇通釋：𠬛，二手相順。通論又曰：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盡厲行也。兩手相承爲拱。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易曰：天地睽而其道同也。延九反。爾雅：張仲孝友。郭璞注云：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邢昺疏釋曰：云張仲孝友者，小雅六月文也。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釋之也。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也。傳云：張仲，賢臣也。鄭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以詩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故郭云周宣王時賢臣。劉熙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顏野王玉篇：友，于九切，朋友。今作友。顏元孫干祿字書：友、友，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友、友，上說文，从二又相交，下經典相承隸省。丁度集韻：古作𦫳、習。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習、習，从二相向，从入门，作𦫳非也。習，古文友。鄭樵六書略：友，會意。吳棫韻補叶音羽軌切。漢天馬歌：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又演女切。易林：王孫季子，相與爲友。明光篤誠，升擢薦舉。戴侗六書故：二又相似，友之義也。洪範曰：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兄弟相愛謂之友，引之爲朋友，皆取扃同之義。兄弟同生也，朋友同道也。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郭守正紫雲韻：字从二又無點，或作友，乃青跡。韓道昭五音集韻：𦫳、𦫳、習、習，並古文。楊桓六書統：喻母。𢀖，同志者也。友，習，同上。本序入切。假借𦫳，三手也。純系。升，隸熊。忠韻會：衆，要角次濁音。按說文从二又，又，手也。今人上从古文作𦫳，俗又加點非。道謙聲音大字通：友，諭九切。朋友有輔相左右之義，故从二又爲意。加點作友非。習，此亦友之古文也，从習一以別之，朋友講習之意。韻會定正字切：影篆。九影。因煙友。書

並古論語　古孝經

曾喜懋針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許子鍾　敦　高克　嘉仲盉　漢[illegible]禮鑑並楊鉤鐘

鼎集韻　汗簡　老子銘　大夫始鼎　友亞鬲　蔡姬彝　張仲簠

寅簋　師遽敦　鄦子鍾　並諸友盉　嘉仲盉　許宇銘

並古文　石經　遺字或如此　分事鍾　古孝經　汗簡並見杜从

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友 隸孔繇碑見洪適

漢隸分韻　友 費鳳碑　友 石經論語並漢隸字源　真書　友 智永　友 顏真卿　友 柳公權　友 蘇軾

友 米芾行書　友 米芾草書　友 章草　友 智永　友 張旭　友　友

並鮮于樞　友 趙子昂

孝友 爾雅：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柳氏家訓：孝慈友悌，乃食之醢醬，不可一日無也。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詩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周宣王賢臣，吉甫之友也。韓詩外傳：閔損字子騫，性至孝。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怠。母疾之，衣所生子以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紖。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悔改，遂成慈母。東漢書王祥傳：祥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後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於是覽與祥俱以孝友稱。　韓稜傳：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晉書孝友傳：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密始初徵爲太子洗馬，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詳本姓。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詳本姓。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

栢馬馬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并本姓王裒
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
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
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
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
莪之篇并本姓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
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
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
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
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
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
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
而無犯者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并本姓 晉咸寧中大疾疫庾
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
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十五　三

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
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
疾癘之不相染也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父母起居嘗饌
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篮輿躬
自扶侍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
懸主見人飢寒並周贍之尚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
八朝野嗟痛之并本姓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
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
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
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
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
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
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
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
所須託之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
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

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
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
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
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并本姓 劉
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
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
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
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
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
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
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
遺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
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
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并本姓王延
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十五　四

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
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
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
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
寒體嘗無全衣而親極滋味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并本姓王談吳興烏程
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
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
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
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
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
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
也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
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後丁母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
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人以為榮并本姓何琦字萬倫十
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

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乃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鄉里遭亂，姊沒入家，時惟一婢，使為購贖，然不為小讓，凡有贈遺，進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拜本州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將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鎮江志：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欣之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免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韋鼎字超盛，其先京兆杜陵人，博涉經史，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負屍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云。　北史宋世景傳：世景孝友之性，過絕於人，及弟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陸卬傳：卬遭母喪，哀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曰：大兄疹病如此，性又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搏弟彥師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季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魏延讚傳：讚孫祖訓、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　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冊府元龜：四星聚五馬南浮，種醜阻兵，姦渠盜土，昏迷自安，忿鷙生常，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臨難相先，雖非仁義之所感，固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幼而英惠，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前秦苻堅率師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伐，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

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興之叔父也。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任回，為鎮南也。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貫，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尋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　馬明叟實賓錄：齊蔡曇智至性孝友，鄉里號曾子，為高士沈雲所重。　唐書孝友傳：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為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財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廬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弟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洲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鬭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

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審知其計，因斥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壘，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子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避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母病痺，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既葬，會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鑊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赴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廷，味甘寒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刺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大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啜擷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奉吾子。尋卒。

陸南金，初

善少卿盧崇道坐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請闕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嶲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伺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下詔中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誄揭于道，歛錢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刳其心肝，啖立盡，趣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俟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

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忤，度救不足解，即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錫於宥。有詔減死。

信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大哭泣無節，知道七

年供雖三年孝華作二孝贊表其行。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誑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芝露甘秀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已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哭覺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鄉偃役。時號闕下林家。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二親併亡。寠窮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許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擇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親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宋仁軌傳仁軌歆則兄字德容。隱居養親。嘗救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跂。有赤白鵲棲所居樹。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葬山憚貞半千鑑知古共謚為孝友先生。顏真卿傳真

卿孝友忠直。將儀王室。趙希循會心錄顏杲卿之子泉明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俱謀尸棺歛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閔其姑悲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妻復謀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給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一門孝友忠厚之意。可敬可仰哉。其家兄弟能捨生取義。立百世之名節者。皆自此心發之。古以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詎不信然。新唐書東夷百濟傳 貞觀十五年。百濟王扶餘璋死。太宗命司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為柱國紹王。義慈事親與兄弟弟時號海東曾子。馬明史實賓錄唐劉審禮當襲父爵。遜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其弟延景為同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時稱為孝義劉家。張泊咸事錄唐崔倰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子邠酆郇郾鄲。邠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悄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鄲文宗

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吏部。再唐典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事類合璧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欲分財異居。庭前有紫荊一株。花葉盛茂。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五代史後梁張文蔚傳 文蔚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大夫人膝下。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鑄周顯德中仕至祕書監。李燾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五月辛丑。安化節度使鄆國公允成卒。允成允升念其弟。日夜悲哀。仁宗因諭輔臣曰。楚王先帝同氣也。寢疾歲久。允升兄弟孝友如此。宜特為進官以慰楚王之心。癸丑以齊州防禦使允升為澧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允升及允成皆元佐子也。宋史李承之遷龍圖直閣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侍制十年矣。神宗曰。卿兄弟孝友。足勵風俗。肅之亦當遷焉。即亦命焉。江州志宋陳兢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使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饑。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早

以次為長。貸米。早止請其半。日晝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早曰。朝廷以旱扶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早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宋史列傳 趙汝愚父善應字彥遠。性純孝。親病嘗刲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抵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掉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兒神也。終其身不食兔。韓蘭胄傳蘭胄奉祠後。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數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焉。夏守贇兄守恩給事襄王邸。王聞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尚幼聽就外舍。金安節傳安節歙州人。官至兵部侍郎。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孫子供。北盟錄宋靖康中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

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賊退俯為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
賊計蒼天奈何康王聞此淚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聞勉莫
聞使欲奪馬自裔手拯逆虜以雪父兄之耻 宋名臣言行錄葦齋先生朱
松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悅生隨抄張存性孝友
嘗為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嘗曰兄弟譬如手
足不可殊絕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金史孝友傳 溫
迪罕幹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
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衞 陳顏衞州汲縣人世業農
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艱關渡
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誅良不可謹告光與賊敘人光繫獄搒
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其冤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
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
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
復其終身■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
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為進士學母患風
疾刲股肉雜飲食進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眼除日目不療而愈
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洛州人
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
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隣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
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蒲察鄭留傳鄭留為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縣不能決按
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序
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弟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
爭乃相讓而歸 斜卯阿里傳阿里性忠直多智畧兄弟相友愛家故饒
材以已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
之鎮江志宋張恪七歲而孤事母兄孝友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禫踰
年猶不御酒肉致甘露屢降白鵲來巢兄有奇疾或云惟人肉可療恪刲
股以進迮用有瘳肇慶府圖經志晉英高要人兄弟爭田積十餘年不決
郡守王應庚勸之遂歸於和遜乃立孝友坊以旌別之元史孝友傳 王
閭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閭朝夕
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卞戾閭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
嘗卧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閭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燄

蔽寢戶閭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
救遂焚死中統三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
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
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
兒已長弟歸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
卿因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
十子廷煒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
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蔬以
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
侍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
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
違教拱立左右候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
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為欽察先鋒
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大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
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
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逖圖
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
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功工
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
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
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逾十世
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
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
半月 寗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
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
舁行園囿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里稱焉潭州萬戶移剌瑷子李家奴
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
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荅立速哀氏家泰
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墳上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
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家
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

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牒
為史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
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延祐間汀州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癸五九
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悚歎
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
聞賜粟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
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
德泉注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
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
之復與同居 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
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
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
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為友義所感 又有宋汝楫濮州人父
子明嘗命與兄汝衡別產子明卒汝衡家盡廢汝楫泣請共居仲父子昭
子王賓病汝楫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
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
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常詣墳哭祭十四年不
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
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為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伏霽則補
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二丈餘 張子愛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
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為墳 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
哀毀覩負土為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又
有娥眉趙國安解州張環南陽李廷瑞息州狄剌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
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為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憐孟人至元
間怜其叔清家貧家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
張本東昌茌平人為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常病本晝夜不去側後
載以中牟步挽詣岱嶽禱之 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奉興居河南
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膳豐備過於所生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
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各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
五喪而歸改葬祖父祖母以諸喪序列附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穎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穎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
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
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饒穎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穎
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殁嫂王氏穎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
無再嫁之義願事姑穎妹贅王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
孝友節義萃穎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
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鄉里驚異
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眾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王順
閭永平麗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遣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
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
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
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
及嗣遼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
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
慟見者皆為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道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
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
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吳國寶當州人性
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
致云 李茂大名人從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
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
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終居喪哀慟聞者傷
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
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
仁蹤蹟得母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
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悉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
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
十一年旌其家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
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衢肩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
店得其母以歸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為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
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鏃
家奴後獲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李鵬飛池

州人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至鄭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方疾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父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大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復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

餘得歸侍奉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剌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為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

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五字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怳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輪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為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為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歛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得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為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

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人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又有
劉德泰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為劉佛子焉　抑忽也里可溫氏素貧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暐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暐叩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暐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暐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暐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飲水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臨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墜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瀆諸祠遂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為縛草舍瓶之前後居廬

六年兩脚俱成瘋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
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冀州郭成年七十
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唐鋒汴梁蘭陽人
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鋒為買妾歲餘產一女
其妾性頑不慈熱寢壓女死又之伯父卒鋒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鋒懲
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省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
自把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鋒夜揩顙呈斗哀禱曰天不伐余
家鋒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
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鋒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
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天寧人性
剛毅吾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
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懈秀實哀之悉為代
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賫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
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買進
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
木綿衆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為義阡使無墓者葬之李子敬陝西三原人

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塟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
名聞並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内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
不入口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卧床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
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
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為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
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
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
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
其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
諭不能止即以己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
甄城榮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己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
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
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愿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
俄恭雨大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乘橋
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
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君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悸之馳歸母已亡
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
輔臣嘗病疫華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華
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
日愈鄉里嗟異之　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
熱者死血凉身凉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高郵卜滕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
並痊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
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
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亳州鼎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
購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
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鑄皇慶間
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男安豐霍
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男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
旺男鬻貨命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
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恩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

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涉淺牛罷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
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為三叉水馬站提
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擧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
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
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
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
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
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
夫兄弟奉母尤篤鄉閭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邢海為奥
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邢海能
義又有畏吾民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
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傳柩四載
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
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
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
日不止　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

火熖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
署禹金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墾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
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為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
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
病墳中一飯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閭　訾
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
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
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
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
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
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生
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
道即多市瓜及攜米歷户饋之或曰屬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蓋周行閭
所若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椁櫝人咸感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
嫁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為請旌其家　王庸字伯常雄
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

及母卒哀毀骨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
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
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
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
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衆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
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竟之莫知其墓茍得見庶
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豈思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
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
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即其地
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棺得父骨以歸　石明
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內有三
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
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壯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
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
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嘆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
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

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
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
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鄰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
為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
居喪盡禮寇燹夫大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
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
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
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
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
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衣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
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愧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
父貴嘗患心疾數月幾死衆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
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
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持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
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
廬上有奇鵲來巢飛烏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

祠於塋前朔望必往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
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
帶不食菜菓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
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珎叔母光氏皆無子
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
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
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
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
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
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
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
即往拜之共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
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乃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
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
乃還家必達孝養焉至鄉里稱之　曾德漁陽人宋聖公五十七代孫母
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避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

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禺。字克昌。徐州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鄖。母歿。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禺不忍舍去。遂為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禺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禺碑。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

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効。

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劉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之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于墓側。雒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劉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

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烈。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溫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溫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虞集道園學古錄題吹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備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吹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黃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吹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克。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吹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吹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為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趾堂先生高斯得存藁跋盧氏友

于堂記。西銘之書。其仁人孝子之事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不實本
之病也。故天下罷癃殘疾。一有不遂。於吾之孝猶為未純。況吾之真同胞
而有不愛乎。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聖人教孝之端。大率由此。出門舉足之不謹。欲以行遠登高未有
能至者也。黄山盧君築室于蕃。名曰友于。以志其先人之訓。諸賢記而歌
之備矣。復求予言。何以告之。雖然。人子之克其孝。莫先乎是。而非止於是
也。盧君懋哉。 林清源集題浦江鄭氏孝友卷 周公制禮樂。四海興孝悌。
秦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周禮不復興。秦灋未嘗廢。漢文不制作。賈生不
流涕。箕掃習未除。粟布起肘臂。吁嗟大道衰。天下日多制。關雎德教行。何
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子孝父罪貫。孝友垂家規。兄弟爭死義。旌淑又伯
年。舊德能世濟。同堂二千指。聚食已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婚喪
有矣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諸孫各俊乂。簪纓既聯聯。詩禮復繼繼。
不獨令人輕。古昔良不易。高山有喬木。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薄俗可
風厲。 賦偶擊律會元事父母善兄弟。 立愛立親。事父事兄。恭恪是
守。睦姻並施。 遵南陔之戒。而養所當養。篤棠■之燕。而親其可親。 幽
盡終身之慕。復全立敬之雅。 道之盡兮揚秫薪之詩。樂且湛兮歌棠■
之詩。 遵而歌表。此則明老老之愛。懷以事父。此則示親親之意。 曾閔
之德。我所當盡。兄弟之道。人皆可為。 篤於事親。欲菽水怡若。敦於從兄。
則■華燁如。 況血氣之民。皆有尊
親之念。而孩提之童。非無愛敬之心。

儲宮孝友

冊府元龜 古者並建師傅。奉乎
冢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教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
倫。人道之先。何尚於此。蒸蒸之志。兄奉於慈顔。怡怡之懽。溥敦於同氣。則
正家而定天下。推己而形四海。業盛有寄。已𢛳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
於龍樓。致美之風。事光於甲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大帝之子也。自武昌
遷都建業。時登鎮後。以弟慮卒。登往建業。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
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遂留焉。登所生庶賤。
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
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
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為皇
太子時。弟和有寵於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常有欲讓之心。 梁昭明太
子。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使留永福省。或
五日三日乃還宮。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

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
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
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
次。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為如此。胸中
亦比塞成病。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止
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
不流。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
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
年三十一。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手。每不
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
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
蒙塵。寧忍違離。吾今已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
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
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既長。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
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常在至尊所。一朝娶婦。則便出外。懼將違離。是
以啼耳。高祖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帝子。顯慶初。義陽宣
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會帝幸東
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駕發數日。太子戀慕不已。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焉。
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
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
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
非唯口不可道。固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
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
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
禮記。太子從之。 大選陳淵代宰相謝表 肩克聰明。勝舜孝友。念累朝之
大典。將就新編。付直筆於近司。益重其選。

不孝不友

書康誥 封。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注。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
不明。人紀廢壞。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

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昔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二十有

友

交友

易兌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也。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言則不可長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工常[illegible]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毛氏曰：丁丁，伐木聲。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又郭璞曰：兩鳥鳴。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埒；平，謂不變。忖求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自此以興鳥獸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歌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為，則民德厚矣。興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違遠，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惟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誹毀而損之。論語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老者安之，朋友信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友以輔仁，則德

■進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中庸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天下有達道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孟子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孔子家語孔子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故我之悍也若嚴君在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十六　二

堂而明神震空矣雖欲不著善其敢乎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 白虎通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揚子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悔 君子脩身而後交天道交萬物生人道交功無成 仲長子昌言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貫我者我加厚焉求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魏文帝詩集論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先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抱朴子交際篇朋友之交不宜雜浮 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 徐幹中論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 太平御覽周昭新撰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爲作司徒踈者能睦廉頗相如忘怨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譙子齊交 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而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鍾會芻蕘論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忘舊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事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楊龜山語錄常■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朱子語類龔郯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問目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十六　三

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張子經學理窟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又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性理會元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為天倫天所敘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缺矣而況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為重此友道之所為缺也使其知德之為貴成身之為重則其所以求友者惟恐其不獲已況敢有挾乎哉 南軒容齋隨筆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

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夫谷所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檄言相護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並驅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疏遠故隨事苟徇而親親密衆其父子之睢眦即導之以不忠不孝衆其兄弟之鬩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衆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揆引吉今肚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馬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諳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冊府元龜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傳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詹道同術義表於切嗟又墨不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遠方之爲樂漢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比義神交心照或傾蓋以扶分或刎頸而爲歡靡思志操之異遂忘年齒之隔結髮以共仕納祿以偕往狀風雨之信忘蓬蓽之賤通家而益厚奕世而逾親以至撫孚孤孀拯濟危阨扶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之不諂不瀆相先相死之士歟先王悍狄澗集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爲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槃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豈幾希矣詩人以伐木廢將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太平御覽曹連子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闓於河濱而交禹

家語 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史記任参楚大夫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也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包胥楚大夫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叔向適鄭鬷蔑惡一言而善執手以善遂如故知 趙有衆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乃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任用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韓詩外傳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水漿或惡之曰鮑叔有疾而爲之不內水漿無益於鮑叔又將自傷豈鮑叔非君臣之患父子之親爲之不飲水漿不亦失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者吾嘗與鮑叔負販於南陽而見辱於市十鮑子不以我爲不勇者知吾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說諸侯三見而三不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者知吾不遇賢主人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不以我爲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御者良鮑子卒天下莫知吾用水漿哉有知者惟爲之死亦何可傷乎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恕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進逢景逝君子伏欽 季札吳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戒之以慎終遇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勉於難也劉向說苑魏文侯歎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五典 類聚事實六國時張敖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得致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陳留志韋慶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圂中故世謂之圂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劉向說苑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絶弦終身不鼓以爲時無足爲鼓琴者 漢書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陝會宗傳

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聞其老復遠出乎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於昆山之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五典疏纂事實西漢鄭當時字莊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歡恨相見之晚 兩府元龜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爲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光祿大夫不起 張釋之爲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結爲親友跡此天下稱之 陳遵少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 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汲黯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黯位至主爵都尉 傅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門學相友善 同門朋同師也 蕭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時往者有王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爲達也 蕭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矣 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友而去 寇恂從光武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恂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 阜弘爲楊州從事家代爲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善僖位臨津令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王符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並友善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 又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也 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瑗位濟北相 荀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郎陵侯相 張皓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皓位司空 逢萌北海都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爲亭長後連徵不起 岑晊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與爲友晊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 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族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徵有道不就 王允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 范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位太山太守 韓說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位江夏太守 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徵拜博士不就 袁宏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難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爲白璧所迴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五典疏纂事實東漢王符字節信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曰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東漢陳蕃不接賓客惟徐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造李和討論是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伯里內有賢人聚 後漢陶侃傳陶侃字士行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瀟湘錄 安鳳少與徐侃友善

鳳至長安。思逵佩雙手欲別。佩留詩曰。君寄長安久。耻不還故鄉。我別長
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又同泣分袂。
及來年春。鳳欲客長安。因夢佩。遂寄書達壽春。佩母得書泣謂附書人曰。
佩死已三年。鳳悲淚嘆曰。我今日始悟佩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范曄後
漢書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勅外。云自非
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輙不得進。融欲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
孫。膺乃召見。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
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第五倫始以
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
訣曰。恨相知晚。　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侍
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
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候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
得薄哉。遂揖入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
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
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由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
友人班荊而語曰。今闕下閹官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

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
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
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
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謝承後漢書王嬰字仲
豪。與同郡龐巨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
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
仇季智也。五典類蒙事實東漢郭林宗寓宿茅容家。旦夕容殺雞為饌。林
以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乃我
友也。白氏六帖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融奇之曰。
志士交結之秋。須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脩太學。豈使人游談
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
續後漢書周瑜傳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張橫渠心傳錄東
漢王丹其子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州欲往奔慰。結侶將往。丹怒撻之

令寄縑以祠焉。人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世說華歆與管寧
邴原為友。三人號為一龍。歆為頭。寧為尾。原為尾。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
地遼東。歆為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為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訪原竟
不仕而乃卒。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歆之為人
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
戶發壁而入。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姦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
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辦此。何至使歆為
之。歆不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壽作
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
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
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焉明更實。實錄魏荀粲簡重不與常人交。所交
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纔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慼動路人。虞預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
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
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為

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三國志荀攸或從弟也。太祖令曰。
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將軍
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
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
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
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
言。復與周平。　袁佩字公然。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
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任黃門選部。　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
玄同門相友。　蔡邕賓客盈座。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
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孔
融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之。　孔
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狀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
且有典刑。　魏傅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及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早
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
友綜理朝事。俱為名臣。歷位尚書僕射。　鍾會年少。傅嘏以明智友之。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公妻子使迷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　王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位太守　袁霸陳郡扶樂人袁渙從事弟子魏初為大司農與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黃朗私通有性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牀下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實堅密尊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為通度也　陳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丞代矯　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俁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為司徒歆朗及紀并靖子群

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位輔漢將軍　張嶷巴西郡人召為從事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張飛字益德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與石韜字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後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吳孫策下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孫策創業命張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張昭字子布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齊名友善位輔吳將軍　陸績字公紀時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　步隲與衛於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順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

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亦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肅後使荊州到當陽與劉備會時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亦為發哀位橫江將軍　聶友字文悌豫章人為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　嚴畯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　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其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位偏將軍　孫皎為征虜將軍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　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　吳旗與張溫顧譚友善世說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操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眾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咋筆薦焉江表傳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容終不之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白氏六帖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

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鄭人褚德隱遯觀老而無倦袞每拜之　晉書王蘊為淅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沉齊名友善　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荀崧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劉敬宣字萬壽為散騎常侍寬厚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與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豈有非之者邪　裴邵字道期元帝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友及道期卒王導為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有聲譽時荀勖門宗弘盛勖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勖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慙　王濛字

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位司徒左長史。虞騤字思行渾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渾然而素行過之與燕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騤騤使子谷拜彝荀羡詣羅與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兗州刺史。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巳亞遂與友善機位交州刺史。何偃叔悠之與瑯琊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爾。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王戎字也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籍位步兵校尉。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放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即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曼位丹陽尹。王接字祖游平陽太守柳

濬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位尚書殿中郎。山簡為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禍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習鑿齒為桓温別駕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辟命沈東陽野史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晉中興書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貴如此。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宿昔餐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軽羽瞻長塗而鳥鳴知騏驥之迅足。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商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彝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許蕃與同郡紀瞻廣陽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晉劉昀初隱居上谷太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以吟詠自娛向秀別傳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趣舍進止無不同進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晉竹林七賢論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世說晉王羲之字逸少郗夫人謂二弟司空郎中愔與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無煩復往二謝安石萬石也嵇康高士傳逵頡倏房李雲王尋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袁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記纂淵海孫盛與殷浩友善每談論食冷而後暖者數四王智深宋紀姚甚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椅之一面如舊相識晉府元龜嵇康恬靜寡慾寬簡有大量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為竹林之遊

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諭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晉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興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位散騎常侍。蔡廓與北地傅隆相善廓子興宗脩父友敬向柳有學義才能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顏延之既廢於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蕭惠開為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王僧虔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孔逷字世遠好典故事學與王儉至交。南齊杜京產閒舍授學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稽孔道徵守至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一口會稽孔覬清剛有節一見而為款交。王僧孺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僧孺出為唐令昉贈詩其略曰子唯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芭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梁范雲字彥龍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

府見而友之。劉季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到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游。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今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後溉為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於家，門可羅雀，三君每歲常鳴騶枉道，存問置酒，敘平生而去。劉訏一遇阮存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謝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直宿賦以贈徵，為感友賦以酬之。梁蕭勵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

孺為尚書吏部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顧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後魏崔挺，長者篤厚，不替利與崔順相親，往來如家。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忘交，務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道孫惠蔚同志友善，蔚每推軌，以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捺明剛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辛紹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畢衆敬自兗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太和中，高祖眷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李彪為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張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崔休舉秀才，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群書，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

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友善。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封肅為尚書左中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胡叟為武威將，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贄，以此言之，彼無可愧也。北齊袁聿脩歷任清華，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往來。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陸卬為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其父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淡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薛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除並友善。封孝琰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琰友善。南史向靖傳 靖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曄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

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袁粲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曰：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辛紹先傳 紹先子穆，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同府元巖、房彥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談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貲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彥謙為鄭州司馬，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隋劉焯聰敏沈深，弱不好弄，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崔儦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元巖以名節自許，少

與渤海高頴太原王韶同志友善。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辯過之。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文華當代俱有盛名開元中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公每見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郗純少時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權皋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改著作郎不起京師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名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皋之德而友善之。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常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郗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韓常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薛登博涉文史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海錄碎事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太平御覽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常曰我兒必貴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其母窺見大驚遂具

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子公輔器汝貴不疑。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相友善。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交會。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丞景獻河南令景裏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音芬友善大業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元亨傳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唐書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柳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疑密為吏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

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盧藏用傳盧藏用隱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劉知幾與吳兢等交常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而已。鄭絪少有奇志所交皆是天下名士。韋夏卿與齊映善同遊終年不見喜慍。元稹傳元稹河南人拜膳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友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其操唐書趙宗儒父驊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易操少與商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商顏柳陸蕭李邵趙。唐闕史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澹未嘗言朝市夕拜雅措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有制草則就宅視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肆秦吳所尚而增麗其友一日雪滿五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構火於爐酌杯於机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紫金華煥意

軒軒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日月限滿尚家食相仍日詣台座以圖外任紫微鋭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風彩徒勞汝形臟瑩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請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侍去早來樂康宜潔氷越中匀二器我與給公攜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遊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喰矣時人聞以為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唐摭言貞元十二年李挚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又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挚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辛文房唐才子傳朱放卜居剡溪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卧釣水樵山寄着白接䍠鹿裘菊復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儒雅俱從高義如皇甫兄弟皎徹上人皆山人良友也。五典琳家事實唐賀知章字季真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元宗時仕至秘書監。唐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凉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

弟尚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去在涼州千里神
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鞠詠以文學見知於王化基王公知
杭州詠知仁和縣及至官王公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不復冀其相
知而專脩吏幹後王公為參政首以詠薦人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
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急欲抑之詠聞之曰王公真相知也 錦綉萬花谷
廬東美倚長師李華韓衡為友淮泗間號為四夔太平御覽 蔣翊字元卿
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諸葛樂與管輅
友臨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溫克寧常節之卿有冰鏡之才禍如膏火不
可不慎輅曰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許邁字遠遊少與
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傳學亦善屬文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
淮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
善遣見之頠謂淮曰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 張奧與廷叔堅書曰吾
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五代薛史晉鄭雲叟本名遨與梁室
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
者高焉 晏元獻公類要張升字彥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
如平其志者雖三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
我雖胡越可親茍不相識從物何益 劉閔字子奇所與交友必也同志
好尚富貴不求趨貧賤不易意性理會元濂溪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
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
為友言行龜鑑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
日分途割而分之 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
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
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詠史詩云韓李京師來僕時
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姻婭百世期 歐陽文忠公脩
字永叔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
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昌熾以下論朋友之義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韓公之德量嘗曰
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司馬溫
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道

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
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張魏公浚在京師獨與趙鼎
家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
時之策欽宗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
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
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趙善璙自警編初王安石與呂正獻
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
揚州戲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問一通慶
弔皆書吏以公幽簽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陸放翁家世舊聞李作乂知剛楚公之婿才極高公愛之作乂與馬巨濟
善巨濟在太學有聲及赴省試作乂擬杜子美杜鵑詩體作詩戲之曰太
學有馬涓南省無馬涓秋榜有馬涓春榜無馬涓公聞之不樂作乂曰某
與巨濟忘形故有此戲公曰與人交當有禮何謂忘形凡世之交友卒為
仇讎者皆忘形者也常記熙寧中與舒信道彭器資同在景德考試信道
一夕中夜叩器資門欲有所問器資已寢亟起束帶信道隔門呼曰不必
起止有一語欲求教耳器資不答束帶竟開門延坐然後共語信道頗不
樂然處朋友間當如器資乃是 宋史曹友聞傳友聞曹武惠王彬十二世
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第遷
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八月戊子西幸癸巳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
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 山居新話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
為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于肇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
滅古人也 唐摭言崔群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群佐
宣州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畧云 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
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
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
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隴西李翱與齊
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翱為布衣而翱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
遷于夔翱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
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
為詭幾欲脩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
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准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
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疾沈痼苦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

焉能不跡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主宜當不察之耶惟獨飯自愛珍重珍重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被褋而論輸墨道狎則言事而至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使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推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忠鯁在躬優柔存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差掃門而不達豈知羣邪遘逆膠擊㗖㗖紫奪我朱遠謫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遁餌芝朮以養閒坐煙篁而狀思傑梁鴻遠族閒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至鄉童子嘗顧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僕能倚雲壑獎無知慰張良小子說鴻蒙之偶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雲霧露之微潤衰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裏種鬼門故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慙愧也

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寘志深蔽滅木穹室鍊丸丹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夭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金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樂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斁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貧家為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獨篤猶倚溥暮之點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鯤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鯈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暖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余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縶乎道在稊稗無相阻焉為區區遇勞接紉也頃風眩成瘵下淚復屬筆力此還答無所詮次淹遠庶幾不在我盧藏用頓首　宋文鑑王回告友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

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朱晦菴大全集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

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

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係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
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
人强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勢之當然無
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
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
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庵跋
胡文定公與吕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
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若子者其可
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
於世者豈徒然哉 司馬溫公傳家集友箴 余何避乎余將避聖人之門
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避衆人之場闒茸而還觀
過而改 李忠定公集友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
之君子慕祿貪位面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
為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鼠擇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
耶 藝文類聚周祇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嚶鳴鸎飛爰逮埤褭俗

遂凋威交緣利昵用因偶情谷風興哀霜夏零道之未盡拯馬由人自
室有邇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朋西河感離口
悟拔拔憐憐丈俠友賢好學英英無賂禮邦鼓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
落高札遠遠莊惠解帶一悲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
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各青 元郝經陵川集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於上說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
不有棄扶論世必召厥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
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絶無私意以相佑有骨件
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昵而相狎是搆離而結鬬無狗已而絶人是
起讖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為 張
文潛宛丘集得友賦 恭子思 余趨世之僻遠獨孑孑而無朋信所樂以
直前常嫉仇而貫憎惟多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卅然默以退藏抱薄
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眷吾游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
惟夫子之好脩昔固聞乎德聲獨顧我而忘勤握未曉而心傾發鍵鑰而
不疑奏金石之鏗瑝內端肅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
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評

駢昔德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歡愉實永得乎生平惟清洛之
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事於古初亦窮
微而造精扶明珠之的歷報白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競
競雖所歷之萬殊續勿疾兮兹誠 樂府詩集善哉行 月沒參横北斗闌
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飡 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
實世薄多蘇秦 又 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
成 杜工部詩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結交行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但結
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何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紜追攀詭報無晨
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伏拜猶弟昆一關微利已交絶況復大患能相
親君不見以柳易播誠細事至今書傳高其人 李翰林詩交友篇 登天
莫攀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
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意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里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
久已沒何人繼其蹤 交友 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知谷風刺輕薄交
道方嶮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 文粹 交友 種樹復擇地惡土變

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莫蹋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向文簡詩
交友 王殿登科四十年當時朋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君無我頭白猶持
將相權 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朋友篇 先王德澤深士民皆修睦琢磨貴
取友為學不應獨朋友非君臣嚴光蹴帝腹人君尚擇交況乃為臣僕仕
宦同思禁庠序同誦讀洋遂偶邂逅里閈頻追逐握手出肺肝勤渠敍寒
燠一旦臨利害猙然遂反目朱博先着鞭蕭育不見管夷吾全交
有鮑叔蘇章太不情恩雖在隔宿不見庾公斯孺子生可卜嗟我世間人
雲雨徒飜覆得喪自有天人豈能禍福除心懷五兵壽命多短促君子亘
蕩蕩為之歌伐木 童蒙詩訓朋友詩 咸德須朋友曾歌伐木詩人倫如
闕此誰與共持維群書足用事對 講習切偲同門同志之綱之紀久
而歎之取必端矣賦偶心同琴瑟道叶膠膝賁賁講習拳拳切偲 頼
爾責善資之輔仁 敦業勵功之日服膺得一之初 考之義經其取如
蘭臭之用詩賛歌伐木 有十龜之益以盡其賢助無三者之損而派於
善柔燕金合璧志篤三益心同二人 不驕不諂也善以之吉同術同方
也道由是營 衆肥衣輕共敝以無憾見利思義久要而不忘 合以敎

利則戀悖終爽。爽以道義則良心可保。尊賢容衆用頌我無愧。合志營
道則其辭不苟。雖敵無此以有得。未有不須而有成。考之義經其取
譬於如蘭。觀之戴記澂為喻於若水。為而雖能未斆琴張之與。久而愈
敬宜同乎仲之交。如云交際何心請鑒於萬章。若論居鄉其士顧楷於
尼父。故保終始。不遺故舊。擱江網賦句學聚問辨。日漸月磨。宜壹講
習。博諄切偲。在吾率性若無交際之建。端此律身陰有磨礱之益。竊
先之擇先非容悅之狂。益據之菅據豈順從而止。即與言之際而切切
與交。日相接之道而拳拳相視。有十益之益以盡其贊助。無三者之損
而流於姦諛。捨良心之外安有良知。求善行之中如親善類。講通如
董道讀游泳。學習如飽聖涯滿嚌。其臭如蘭有同乎義味之合。其淡若
水自得乎淵源之旨。情七篇之天彝則若際鄰軻。體大易之八通則如
交孔聖。惟同流之益而會彼同方。體合渊之象而寓於合志。路之由
兮隱若遠方之有。宅之安兮完然同堂之爲。相
接相與隱然聚問之理。以漸以磨默寓切磋之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拭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二十有

友

師友

荀子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　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筆弱。封父之弓。左傳封父之繁弱。繁弱與非用。黍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能非來司馬貞古今賢者以排於末欲者也。然而不得排檠。戶本反則不能自正。檠得正弓之名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是莊王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文選揚雄羽獵賦　神聖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以為朋。　文選序　大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懸，人倫之師友。贊偶子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　性理會元師友篇　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學校不古存，聖賢不古若，而天下學者師非其師，友非其友矣。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中和孝友為之教，詩書禮樂為之道，士之由於學校者皆知師之可尊，友之可敬，薰陶觀美，至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非學校之功歟。愚故曰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者此也。三代衰，學校廢，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七十子摳衣於杏壇之下，聖人為之師，顏曾為之友。求退由進，師道尚不及，一經爐錘，皆為成德之士，豈非聖賢之力歟。愚故曰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者此也。自孟喜背師而天下不知師，鄙寄賣友而天下不知友，藉湜師韓子也，不能保其不叛，柳子厚友崔李也，意向稍偏則甘心捨所學以從彼焉。愚於此益嘆夫學校之不古存，聖賢之不古若也。吁。　周子通書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以象於上者之道其生雖明無人之藏於物欲斯克知之致用十年吉之祥焉。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周子於此一再而歎之非徒出於一己之事之責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決然也有由師友尚下句。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朱子語錄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與力去做。既有以發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　陸象山語錄　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劉炎邇言　或嘆無嚴師畏友，曰非無也，未之見也。有嚴師教亦不行，有畏友諫亦不入。近世流俗之患也。尚俗而忘己，從流而失正。斯師友也，何嚴畏之有。　黃庭堅豫章集答何靜翁書　今世之師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啟迪後，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　尹和靖言行錄　學問須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認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要曲論難須是朋友。伏發明得子細。　孟子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人者所使也。　史記世家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兩漢會要　平帝即位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兩漢書名臣贊　董仲舒孝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　東漢書　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位長樂少府。　王烈太原人，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雖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烈察孝廉，三府辟，並不就。　北史　後周寇儁為鎮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令其子勵與儁結友。奉遣光常言移呂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之以常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欽重如此。唐孫

言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荅崔立之書曰
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
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
郡人黄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親廬肇爲碑版則渙之而去寰實録
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邺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魏鶴山渠陽雜
抄曾大清之子仲躬逮嘗從袁澤王蘋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
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
友者宋史名臣言行録　歐陽公試進士申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
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　畢士安傳　士安少好學事
繼母祝氏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
友性理會元楊中立撰游定夫墓誌云元豐中予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
之門有友二人謝顯道公其一也先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
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之其後
伊川謂子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
此其所造可知矣金史完顔陳和尚傳　和尚兄斜烈爲元帥辟太原王

渥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皆相上下故得師友之彭汝
礪鄱陽集彭汝礪親師友奏議　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慎
其始其始正無所爲而不爲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
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其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
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高下深淺小大近侍進讀儒臣勸講其見聞可
謂甚侍者又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夫學者非徒出入於口耳
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稱説陛
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
猶未也是爲名而已是爲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隔於內外見
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
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與其使令
者誰乎其婦女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閒之日多善
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
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
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譎之士間於其間
間安與俱言動使相後焉間上下之形勢盡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

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者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
必改如是而不先弈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性理會元漢唐師
友或得或失　漢唐以來師友之道無復三代叛師者有人賣友者有人
以至後堂絲竹之娛結綬揮冠之譽師友之義安在哉獨一董仲舒猶有
得於師友之淵源諸葛孔明猶有得於交遊之規畫其學術事業僅有可
觀是亦存一二於千百也王通自附於聖人而門人董常自比顔子平日
講貫果爲何事與時禮樂之問咕咕而不能對者即前日河汾之門人也
而師友吏相稱名自比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世師友之道不明
自師友淵源之學不傳於聖門官師相規之風不見於治下故平居暇日
學者無以爲成德之助而出爲世用無以警其累官曠事之失識爲可慨
嘆有如魯兩生面欺之譏非不足以箴叔孫通之失韓國曲學之言非不
足以救公孫弘之過而利祿之念錮於其中雖其言之切中有不暇改矣
韓呂蔡之門人若籍湜輩固未能保其不叛於師之言乃若柳子厚之責
交於友者切矣何爲而富貴利達之念一動諂附匪人雖平時之所講明
者獲失之矣蓋嘗謂後世師友切磋之義僅見於王通之門僚友規益之
事獨諸葛孔明深得古人之意彼其講道河汾房杜諸公親承議論之末

與時輔正觀之治皆無愧於王佐之才下而董貫仇程之流亦能爲寡過
謹飭之士不可謂非成就之功也故師友切磋之義尚有存焉孔明高宏
雅量曲意諮訪初交則平度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稽牧於幼宰
後從事於偉度殷僚友規益之風猶有遺焉執事有感於師道不立友誼
日衰講擇不精之故而爲之隱憂切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則求之有餘
師矣講詩讀書是謂尚友則求之有餘友矣　孔門師友淵源之粹　若
夫洙泗之上從游三千速肖七十升堂者有人在簌者有人而顔曾獨以
高弟稱豈非知所以用工於克己之地而有真見自得之學耶吾嘗求之
夫子所以稱顔子之好學者不過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曾子平日之所
得不過三省吾身戰戰兢兢而已夫怒之不遷過之不貳不過一謹防之
士臨深履薄兢兢從事亦非有大過人者而其所成就乃爾耶噫二子之
師友淵源吾固知其所自來矣昔者夫子削迹於衛伐木於宋陳蔡之厄
弦歌自如有過必知自以爲幸則夫所謂不遷怒不貳過與夫終日之間
三省其身者豈非得於薰陶漸染之素耶　孔門師友相規之益　吾夫
子設教洙泗游其門者三千其後而切磋琢磨之功未嘗不見於摳衣趨
隅之際與時有于一爲速貧速朽之語則是非夫子之言隨即正救子夏

一有食明之失，蓋其過而數之者，曾不少貸，是何聖門講學無非進德之機耶。噫嘻！窮而在下，則爲洙泗之講學；達而在上，則爲禹皋周召之贊襄，是或一道也。　宋朝辭公師友之益　我國家崇尚儒術，自石介執杖屨以侍孫明復，而師道始尊。自九老退居洛，邵康節以布衣從容其間，而友情始密。自是而後，有胡安定起湖學以淑門人弟子，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道。二程先生接聖賢正傳，以開明後學，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益，故遊安定之門者，無非魁傑之賢才，而從二程學者，其醇厚之氣，望之可知其爲先生門人也。師友之有益於人大哉。唐柳宗元集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歟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爲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唐盧綸言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又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又虞集賦八哀詩其一章誅虞也。宋劉後村集師友六言　聞諸師者本同，取之友者亦公。高才有出象外，精義不離箇中。南渡大儒嘗見西山先生正宗。賦偶聲律會元之序精益明華力鉄。切偲。　射有四而益者三焉。　傳物洽聞而問數自傳。振衣會文而拭知所先。　惟水有餘者歸而學。豈能自守者矣其交。　彼能琢成以貴天。不親其山鵲矣。　貴得重裘之蓋。多家服直之錢。　其偏偏而吾功。鏤切切以相親。　首重事厭之德。先求直諒之賓。　以其王吾執使於於人。以其親學益勉於切偲。　詠道聖門游夏直中行之是。穆清世俗簡陳宜元禮之爲。　昨以擇效狀名無蹤之間。求其貴善莫先營道之爲。　當得大子

擇其者而從之以文政五所其取之必臨矣。體字瀾江烟草作陰斂。　文虎朋友。　淵源德義。　吾師相親。賦句焉君無判學是道之進。況然有以居考古之規。　嚴然後尋尋以正實。取之必臨臨惟四言。　况淵居之中是乃心人。而潤澤之外也非我師。　不必拜儀磨琢而切則如琢。不必先生與子而磋焉必取。　一習聞之須石聽嚴規。一淵磨之除如父子也。　味事責升難慎私如在。循由行數指掛仲家廣。

父子如師友

樂菴語錄：先生自幼講明道學，於崑山南六里築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孟讀之。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衮衮不休。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親，如師友。

伯仲爲師友

宋名臣言行錄：陸九齡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閨門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其所以成德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速琢封植之功爲多。

情兼師友

南史王錫傳：梁武帝敕錫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

賓友

孟子：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識宦分記：漢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各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類說：魏武帝爲北君大傳，孫采漢高晉宣帝苟或爲四明公賓友，東漢書：諸葛恪傳　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高才，機辯警速，謂讙如流，莫與爲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

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年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父友

禮記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人之執。可以來其年。不可以長其大。父之齒。隨行。東漢書馬援傳　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書林事類漢陳蕃年十五。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掃洒。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勤乃知其有清世志。而甚奇之。　魏甯林傳　林年七歲。父黨造之。問伯槐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執友

晉書王導傳　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執友。　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逵。執友之心也。太平廣記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辯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以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呈容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上對。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勤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讜逐歲久。因加甄叙。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邵氏後錄柳子厚記其先友爲父墓誌。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

故友

禮記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史記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反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范雎與魏齊言曰。予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五典錄蒙事實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目頓明。今又會故人。閑心目足矣。漢書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訪之。齊國得焉。三聘而後至。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濡。如道如緣二如河邊也。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評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釀川。韓退淵泉日記故友不可見。新相知者有數。　老覺賓朋日日稀。故家言話轉依違。百年以往自興廢。千古其間誰是非。江左風流徒可想。山東豪傑竟何歸。尚吳於越逢閩嶠。痒雨蠻烟百鳥飛。

益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注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南軒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故曰益。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性理會元范氏云。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游云。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三國志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

後遂爲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輙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譚者美之。位大司馬。鎮江志梁劉遵。晉安王刺南徐。遵爲治中。甚見賓禮。大同元年卒。王爲皇太子。深悼惜之。令曰。吾昔忝末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搉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與刑封孫公甫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爲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爲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公墓誌上參語錄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和靖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唐柳宗元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韋十七所謂先聲後

實者豈惟兵用之。（自然字未）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今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恒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為者讀至其文辭心日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作不取）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年引）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遐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退自待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遐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或者知釋有司也。

損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注。友直則多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慎哉。南軒張氏曰。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則家上及本某則無半半庶。於則巧言而說。是三者友之。則使之日趨於諂諛而侍不日損乎。）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謂好悅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信友

周禮　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論語子曰。朋友信之。中庸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大學　與國人交。止於信。史記　吳季札使鄰國。道過徐君。徐君見季札劍。欲得之。而口不言。札心知之。及回。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掛於徐君冢樹而去。兩漢蒙求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及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

式留止冢次。修墳樹而退。（上見元友）會稽典錄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諍友

孝經子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抱朴子交際篇　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張子經學理窟　有問於程子者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晏元獻公類要　務實與張僉人書云。友朋之分。攻過為先。差之毫釐。則賴識正。朱子語類　先生謂時舉曰。朋友相聚。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相告。時舉應諾。先生曰然小過只光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說。要之只盡公之誠意耳。胡五峯知言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正友

黃石公素書　杜士無正友。（注曰。多進者之友。則八闕十六子之徒是也。）通鑑外紀　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東漢書　東漢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正典執家事實　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自有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北史　源懷行一巡行北邊六鎮。有懷朔鎮將元尼須者。與懷少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是乃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地。尼須擇決無以對。於是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如此。宋眉山唐子西集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酈况之挽其友也其言甚哀。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墮膝傾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愚。如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父又切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𢧐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然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棐之徒。皆以待己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明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讒。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蔑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忠不深孝爾。君使己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辯之。不可則辭於君。辭之不可以執。其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關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德友

孟子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莊子德充符篇　魯哀公謂仲尼曰。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仁友

孔子家語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雖回事人）類林雜說仁友篇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坐交王伾事。宗元貶知柳州。禹錫貶播州。播極僻遠。宗元以禹錫母老。播遠非所以便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柳易播。會大臣有言於上。禹錫得內遷。列士傳。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梁山。路失道。實糧食之少。去楚千里。計不俱全。伯桃遂併糧與角哀。桃乃入空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為上卿。然後收葬伯桃。伯桃墓近荊軻將軍塚。角哀夜夢見伯桃告之曰。我日夜為荊將軍所伐。子可救我。不援吾必為荊將軍所虜。角哀驚覺流涕。遂從楚王請兵。焉敢會師往負荊將軍墓。未知勝負。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王見死友）癸操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豪荻嚴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用旨酒嘉殽設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戰國策。張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蘇秦自以不及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今自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

乃蘇君蘇君憂秦代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請歸報張儀曰差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魏書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中常侍唐衡弟玹爲京兆郡尉歧爲功曹每侵之結常懷快快唐衡聞之遂奏漢靈帝靈帝遷衡爲京兆太守衡遂收歧家屬將託以重罪誅之歧亡走更姓名至青州市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賓碩乘獨車遊於市中遂見歧呼至與語歧懼是衡親屬惶恐色變孫嵩因爲歧曰視子之貌非賣餅也見問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歧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歧上車同歸嵩白母曰今得死交將歧上堂拜母訖然後置於復壁中嵩供給二年唐衡被誅諸唐悉皆被滅歧遂得出至洛陽朝廷舉歧詔拜太僕歧因抗嵩行義嵩由是顯名仕至豫州刺史歧卒嵩爲行朋友之服後漢末時人事也新唐書狄仁傑爲并州參軍同府有母老且疾當使絶域者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云云請代行

義友

孔叢子記義篇　顏雠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雠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

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東吳書許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交友伯靈早亡鴻卿養育其子抵志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讚子爵關内侯各五百戶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朴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息若己子蜀志馬謖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遇若平生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揵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爲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撫府元龜鍾繇荀攸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繇位至太傅晉書紀瞻慎仔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卹

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己子南史南齊王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五典魏蒙事實唐盧藏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善子昂正固先死藏用撫恤其孤有恩義唐摭言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補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後卹其孤新唐書吳保安列傳　保安魏州人睿宗時姚嶲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得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爲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得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　蘇珦傳珦子晉始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遜等所發死晉厚

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終身事之若諸父　殷芸小說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視子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而敢獨立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稱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人而入有義之國遂旋軍而去一郡獲全孫公談圃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養病極篤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之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投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貴耳劉岑字季高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而請季高慨然與念扣之買山幾何砦葬幾何緇黃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季高曰此其之費吾反且留相伴家使一親信人齎錢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葬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食已衆矣子無慮方達其師季高與人說覩子之氣大喪得錢必不從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吾輩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免友之志酬矣乎季高其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之子孫遊若路人況同官之子乎吉行龜鑑陳公先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

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江數教影響錄 孫大資與陳莊宅少相友善。大觀間。孫判臨安。陳居淮南。貧窶臨終。乃索紙筆批付其子曰。生事死事可見孫大資了之。其子卒哭。倏往臨安見孫公。公設香案拜其所書帖子而泣。留其子月餘。乃差一州吏賫金三千緡同其子回所居之地。以五百金治葬事。五百金買宅。二千金買米田。成其所遣之吏。事辦方得廻。朋友之間有如此之高義者。

卹窮友

莊子 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五典類聚事實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間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唐語林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未冠與潁川荀彧共遊太學。彧後為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與新野里客傭為卒。彧時出見嵩。下駕執手曰。共與子搖扇俱遊太學。今子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備夫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辟不赴。侯漢末時人。一云嵩與范式為友餘同 東漢書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

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暉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谷五十斛帛五十匹。以為常。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應順字華仲。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位將作大匠。 西羌滇良傳。傳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三國志 楊戲。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切相親厚。後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損。戲經紀振卹恩好如故。位射聲校尉。唐書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為疑。建德亦弗之間也。五典類聚事實 唐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車而去。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㸑。嗜酒陶然。彈琴自娛。房琯每見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宋史孝義傳 侯可輕財好義。與甲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

歛而可生。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當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太平廣記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言行龜鑑 韓魏公。重義輕財。觸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劉倅昇其孫。為直其冤於朝。仍奏錄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損己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遠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宋史 范仲淹。其友與進路沒。室無長物。仲淹分俸賙其家。

救難友

漢書 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東漢書 趙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怒不聽。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輒言病。以

此得免。 宋楊女為韋帝貴人。被譖自殺。楊免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錄令山陽狄嶠。左馮翊沛國劉均等。斧走解釋。得以免罪。續後漢書高士傳 申屠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 吳範傳。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北史 後魏崔獻。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龍世隆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屬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因行至上谷。遇世隆。詰其由狀。對泣而別。獻為訴理。得免。 葉顒傳。顒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匿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顒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

寮友

蘇老泉集 慮遠篇 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寮友。 又寮友

花名見本韻傳。

金蘭友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吴録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聘延見召對詞雅淹潤帝敬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世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公曰可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公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為勝何玄之梁典劉訏字彥度與族留阮籍李緒中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内義讚尋異典北史後魏于忠宣武時為領軍將軍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初璪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唐書李孝貞與從兄儀曹郎中騊太子舍人李師傅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宋華鎮雲溪居士集謝國子祭酒舉學官啓一官分走於東西十載湮淪於塵坌已乏金蘭之友曾無葭莩之親

金石友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之交

君子友 禮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南史孔稚珪字德彰會稽人也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欵友人云稚珪平立名參宮神不士陸惠曉張濟敬融何點沈淵胡與為名士之交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琰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

異常友 晉書謝邈為彭城王長史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邈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邈兄未嘗足道兄邈小字也卒於吳興太守後還京師永至數十里景仁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　臧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

耐久友 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家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青雲友 五典韻家事實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盃酒而已　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琨為并州牧悅生隨抄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伏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亦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既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鷟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鄭吏壺盃斯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賤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也

彈冠友 冊府元龜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為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彈冠以待之陽遂薦禹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會稽典録虞翻字孝賡餘姚人也與駱璞為彈冠之友

小友 而明皇實録唐李泌方總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大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邵氏聞見録王元之年七八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云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公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忘年友 記室新書東漢禰衡有才尚氣陰懷一刺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唯善孔融時衡始弱冠而融已五十為忘年友晉書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梁書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南史江總字總持仕梁為尚書殿中郎范陽張纘琅邪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韋粲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為忘年交好北史邢邵十歲能屬文日誦萬餘言文章贍逸未二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　裴讓之傳讓之弟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隋書隱逸傳　崔廓博陵安平人也博覽書籍山東學者皆宗之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文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為忘年之好紹安太業末為監察御史　劉褒之偺

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清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交
新唐書高儉傳　儉字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
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孫
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於南山下　壽州刺史張鎰字季權
有重名陸贄任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既行餉錢百萬請為母夫
人一日費陸贄不納　孟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與為忘年交一作忘
形　王適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
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誅則武三思事泄義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
年之友冊府元龜裴子野性曠達自云出世不復措人物初未與張纘遇便
虛相推重因為忘年友　李騭范陽盧諶並有高名於世與結忘年之交

忘形友

冊府元龜楊憑少負氣節重交游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
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王仲舒太原
人少貧養母嗜學以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
為忘形之契仲舒為拾遺與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積譏之貶為硤州
刺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二十有

友

死友

禮記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抱朴子交際篇　敬身猶以許友豈
名位之足鏡乎　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
道遇雪飢寒不得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我
不如死我衣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
上卿禮葬伯桃後角哀夢伯桃曰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
戰角哀至期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從之　史記青萍豫讓之友
也為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梁下
前類有人類猶似也青萍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
有事長者謂豫讓也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
交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遂下
伏死也退而自殺　東漢書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游太學
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病篤同郡
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
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爾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可
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嘆泣下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
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
修墳樹然後乃去　兩漢蒙求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
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
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妾從其言式行適還有書見
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
里妻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魏書閻溫傳　後漢孫賓碩當桓帝時常侍
唐衡等權傾人主以趙息常忤其事遂捕趙氏兒以上皆殺之有藏者與
同罪時息從父岐聞之變姓名走詣北海著絮巾布袴於市中販胡餅賓
碩見之疑是非常人問曰君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
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必語我以實岐具告之賓碩遂與岐

共戴。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將死友。乃延岐入拜牛理酒。伏相娛樂一二日。於別田舍藏複壁中。後衡及其弟死。岐乃出仕至刺史。而賓碩從此顯名東國。仕亦為刺史云。王允仁人。馬明叟賁賓錄。魏初有白珍誘毀太祖。太祖怒甚。將中和洽陳珍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珍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歎。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不可忍也。東漢書馬寔字伯騫。勤椿英雄。所欲反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留暢門接刺。暢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族。寔留連日日住伺之。謂從者曰。我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得與相見。如此於路。住而不反。哭之以為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閔執其手。揖引與入。吴跋平。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先輩死之姿託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機天壤之間。冊府元龜宋游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就而獎為河南尹。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輸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過乙方一泥。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托。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敗。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於律判許。而奏之。勑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勑使速付之。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所氣黨俠如此。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王世充降。秦王世民逐收世充之黨。單雄信等。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新唐書王叔文傳。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夸。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他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曅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種藩劉仲或陰相賂遺以自結。王見十九反。

共命友

新唐書吐蕃傳。其君臣自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刎頸友

史記藺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之。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二人在。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謝罪。卒相與交歡。為刎頸之交。齊春秋檀超字悦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好為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稱微。不以地勢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將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公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三十國春秋。燉煌太守李嵩古老切表於段業。嵩稱盡忠不貳。橫為李嗣所讒。請業殺嗣。嵩自歸司。勸業乃殺嗣。遣使謝嵩。初嗣與嵩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是嵩反為嗣所構。嵩乃恨之。冊府元龜漢陳餘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為刎頸交。刎。斷也。刎頸之交。言託生死。雖斷頸頭無所顧也。後封代王。相趙。東漢書廉范傳。　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太平御覽孫楚牟招碑。　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有橫波截流。搏翼橫飛之志。識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乃自酌損于李孟之間。隋書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家閒里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為友。玄感傾心禮遇。定為刎頸之交。

刺血友

遼史列傳。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為刺血友。弘古為揚隱。薦補宿直官。

布衣友

史記范睢傳。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報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昭王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來。吾不出君於關。西漢書孫寶傳。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魏書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畧。文帝器之。為布衣之交。　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

帝為布衣之交。每撚氣淩一座。辯士不能荅。代之高者多從之遊。晉書王裒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酔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齊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齊書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適悛起拜謝。梁書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與衆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交。陳書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畧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隋書文學傳。 虞綽會稽餘姚人也。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帝嘗問綽於著作郎諸葛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庶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及玄感敗。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覊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册府元龜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日。四方以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劒南節度使韋皐布衣友善。皐以事奏聞。每有所致。必稱詔以受之。及贄罷相貶忠州。而韋皐屢表請以贄代己。竟卒於忠州。年五十二。 蕭昕為左拾遺。與布衣張鎬友善。荀氏家傳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殷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納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為布衣之好。尤平廣北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為將相。李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久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變。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絶。僕以禮候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必未忌。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謟。幾欲修書。遲迴至今。忽承足下出守變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准。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俚郡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歎。僕所疾沉痼。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俯從圖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體飯自愛。珠重珠重。言行龜鑑張忠定公詠撓丰虛與寇萊公為布衣交。萊公兄事之。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太平用太速。不及學耳。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別。顧萊公曰。嘗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

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曰此狀公謂我矣。

微賤友

東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交友而別。功曹以祐修。請黜之。太守曰。此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續後漢書周淡傳。 史稱素微賤。衆所未知。淡獨為友。以妹妻之。瞻竟顯名於世。三國志顧邵傳。 顧邵為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之友之。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秉之字也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五典毓蒙晉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侃詣之。晫與同乘見吏部郎溫雅。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册府元龜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瀛公騰辟為車騎舍人。不就。殷氏世傳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肆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續世說裴札祐先為御史大夫。出為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令問朝廷事。竟為友生所發。坐流驩州。

詩友

章貢志廖融字元素。雩都縣人。與逸民任鵠為詩友。隱居南嶽。湘守楊徽之代歸。枉駕訪之。留宿山齋。三國吳志鄭曾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辛文房唐才子傳齊己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别掃如何。谷嘉賞。結為詩友。陸游南唐書劉洞傳。 洞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居廬山。相與為詩友。雲溪友議雍陶為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

舊聞者以道明吉語之。又引進陶呵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論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開門客到常嫌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閣吟欣抑。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禍于匪藝而求知。其兩進之。西清詩話。高英秀與贊寧為詩友。日給好為滑稽。見眉睫有異。日必導短於後。人號惡家薄徒。嘗譏人詩李山甫漢史詩。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方穿詰屈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鷓鴣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此。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寧笑。太平廣記。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村李丞相。普嚴仰高文。貴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孟耆有微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宋史稱光臣傳 光臣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光臣益刻厲苦學。由是知名於時。遼史列傳。 肖朴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宗詩友。 耶律

谷秋傳。 興宗命為詩友。裁問治要。多所匡建。

文詞友

南史。徐伯陽為侯安都司空參軍。大建初。與中記室李爽。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舊唐書。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志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唐書。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為文友。唐驗韓阜字士綠。父儀與盧張蘇源明以文藝相友。史子朴語人之於學。豈特務求師哉。亦不可不擇友也。師道尊其說也。咨。友道親其講也。詳。歐陽永叔友文於尹師魯。友詩於梅聖俞。卒為一代辭宗。友其可厭乎。呂東萊師友雜志。予年十八歲。從榮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期甚遠。明年至河朔。外弟趙彬才仲從伯姑華陽君來歸寧。才當時已文詞成就。曾肇子開稱於榮陽公。以為能為古人之文。予見之。自大激發。相與友善。

風疋友

蜀檮杌。禍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千匹。可朋與盧延讓為風疋之友。詩五千篇。號上豐集。自號醉髯。言其好飲。貧無以償酒債。故賜之。

酒友

王仕之熙乾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謂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閣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揖者問如無官。請衣襴。潛曰。吾酒友也。與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載兩時。曾中不勝憤。與揖者言通判。然息。未敢傳。坐載三時。餘甚怨。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揖。徐曰何來。又久曰何處安下。有關示及。一與客從事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臨廊。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日。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拉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陸游南唐書李貽業傳。 貽業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延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

琴酒友

唐元結丐論。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

奔走友

東漢書何顒傳。 顒少游學洛陽。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箋注曰。喻德宣譽曰奔走。英雄記。袁紹不妄

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北史齊本紀。 神武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

放逸友

北史後周韋夐高尚不仕。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周弘正遠夐談譙盡日。旅相遇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莫逆友

莊子太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忘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宋書賈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史。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為莫逆交。南史何點字子皙。廬江灊人也。宋徵為庶子。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北史崔暹傳。 暹孫贍與趙郡李繪為莫逆之友。繪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伏氣使

酒我之常弊。試衎精切。在鄉尤甚。足下告歸。吾如何閒過也。　張軌傳　軌少好學。志識閑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洛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冊府元龜劉悉。性沈雅厚重。與人交。羅字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　眭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皆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笑。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時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縣。兼遣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之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　杜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於京邑。與同郡韋福嗣為莫逆之交。　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交。　後周書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詞彩豐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　楊松玢談藪。太原孫伯翳。狀情物外。樓志丘壑。與王令君高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　五典　鄒蒙事實。唐楊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第。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允陽城。城為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衙與俱來。

得意友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晏元獻公類要。具均行路難。盡是得意忘言者。採揚見勝無所惜。

拜親友

晉書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　白氏六帖。荀顗王濟何劭為拜親友。

空門友

挽生隨抄。王文正公旦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果一拌。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果。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拌果遺之。斯亦昔人雜泰縞紵之意也。類說。醉吟先生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

廾四友

雲霞友

羅泌路史發揮。仙傳拾遺云。崎里李東國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盤山語錄。允有志節。煉心地。究罪絕塵俗。道遂方外。同志相求。遂為篤友。此等謂之雲朋霞友。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得故也。冊府元龜謝混任達。伏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唐孫元晏詩謝混雲霞友。　伏氣淩人豈可親。只將范泰是知聞。緣何與作雲霞友。卻恐雲霞未似君。

林泉友

舊唐書盧簡辭傳。盧簡辭。范陽人。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秦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為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為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

山林友

唐鮑聿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夫潛君子之。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家。故溫號山林友。

林下友

孫公談圃。公嘗與孫莘老傅師喬希聖閻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傅師尚顯。求仁祿祿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人外友

冊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

世外友

冊府元龜。許邁。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羲之每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頌演集。辯才法師塔碑。　清獻趙公抃與辯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方外友

太平廣記裴諶傳。諶與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廾仙字　唐書田游巖隱居嵩山。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佛祖統紀。嗣端法師居崇法寺。王荆公宰鄞。與師為方外友。張椿齡蒲衣集思方外友　我聞仙人隱塵寰。帶索不整輕雲寒。煉氣蕭蕭顏如丹。寓詩賦詠瀟琅玕。自言富貴無所待。一覽萬古神情懽。嗟哉世故散淳朴。那識五體存真官。殘形滲漉戲靈藥。夙夕不愧精神單。仙芝混成生恍惚。道在此身端可觀。離明坎充發變化。大似百瀆還海瀾。光輝便可揖玄上。胡用木鑽鑽石盤。亘古塵無阡陌閒。從君跨鶴而乘鸞。

塵外友

唐獨孤及毗陵集一公塔銘序。　公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頓丘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相與為塵外之友。

文外玄友

高僧傳。隋江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宣帝授以禮部等官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為文外玄友。

道友

道學傳。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紱縈石室。與蔣負芻隣居接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唐陳拾遺集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遨太清。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道學傳潘

洪字文盛。山陰人。切辭家入山修棗上法。陶奐白見而悅之。遂與伏袋共
游諸處。尋求真奇。書齋夜話至元閒。嘗為道友作玄牝之門賦。晦朔之間
如何論對。策問丹經之疑。雖文場㠯妃之餘。聊作此丹學三場。以見窮措
大時昔燈窗刻苦之未伏爾。連江術者林復齋抄予賦。仕嚴州呈何潛齋
潛齋終篇批點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寬自湖南回具云。潭州見一
道者誦予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乃秘固以為奇貨。可笑可笑。愚曰。近在
饒州時。有戴徙宮道士取予此賦。予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
作者姓氏。朋友間閒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錄而相與。亦是樂處。吾
知潭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朱晦菴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
以為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樂。何謂以善及人。晦庵答曰。如傳得師友
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要做及人。如有好話說。得好文字。緊緊藏在
籠篋中。如何做得及人。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見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
之。乃若自己聞得些善言。則緘默而不肯語人。寫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
肯示人。鄙哉鄙哉。可惡也。為丹陽胡勸道友贈長安朱允實先生。德
三三　舌頭動語體總勸人事。把修行重寬勝窄。德勝力。暫忘修煉。恰如
心摘。阿德德德惡切夢。懷真共淨清調養龍和鳳。通三陽。明三碧。要成三

寶。再三將息。阿得得得。　贈終南縣水竹村姚三官人暨眾道友。　煉丹
砂。　早早聽予言。休戀華軒。休迷園竹長兒孫。休著人情休我相。休衒家
門性命下功。捷清淨根源。自然烏兔兩相吞。一點靈陽常見明。衝塞乾坤
吉尊宿語雲奉悅禪師　寄道友偈曰。散盡浮雲落盡花。到頭明月是生
涯。天台六幕千山外。
何處清風不舊家。

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份長子銓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
都尉。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
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起死僊友

太平廣記。邢和璞善方術。嘗至
白馬坂下。過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於牀
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熟眠良久。起令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
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
蘇。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榮楞訊正苦。忽聞邢仙人來喚。若人官走出迎
拜。遂令從仙
人歸。故生。

良朋知友

盤山語錄。凡有皆學經教。琴書吟詠。高談閑論。襃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
以其不練心。亦
不能作惡故也。

狂朋怪友

盤山語錄。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看經書。不顧罪福。出語乖訛。作事狂蕩。觸
着一毛。使起爭鬪。誇狂逞俊。恃力持勝。欺
壓善良。相率成黨。此等謂之狂朋怪友。

豪友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
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
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冊府元龜。范冉冉戎行
丹陳留外黃人。少為郡小吏。與王奐親善。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
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
壇以待之。冉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閣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
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爾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
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
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黨友

西漢書。佞幸傳。石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　翟方進
傳。　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
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
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大

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
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天
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
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
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
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
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之。眾數並忿。善
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
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

面友

揚子。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
不心。面友也。

勢利友

詩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大雅劉
民曰。天子之於天下。無它職也。多其人倫。上建民
極人君之所以成民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俗虐之民不行。云八日。各則
相長。緩則相棄。是各不知也。小必化。其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
其非小人之交。廣記論素交盡。利交興。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
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要覽。諸葛亮曰。勢

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抱朴子交際篇。　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敢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　文中子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皮日休鹿門隱書　惟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阮子政論　夫交遊者。倚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舉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致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　韓昌黎集　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北夢瑣言　面交如攜手。見利即解攜而去也。　劉夷道書　將忘其恩。必致離之。將背其言。必致亢之。是反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　張橫浦心傳錄　小人之交。無非勢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魯連子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

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也。　史記趙廉頗之免歸長平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去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何有怨乎。　西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西漢書班固傳。　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諾信死生。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盩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本贊　東漢書　竇嬰為相。游士賓客爭歸之。及失相而田蚡為大尉。鼂章士皆去嬰而歸蚡。　南史　任昉子四人。墜其家聲。舊交莫卹。劉孝標著廣絕交論以譏舊交。劉溉見其論抵於地。　晏元獻公類要　後漢劉馮明梁自曼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仍著利交論。

負義友

史實

劉錄　晉周顗初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氏。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敦欲誅顗。問導。導無言。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啟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悅生隨抄宋王陶。京兆萬年人。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自御一刻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亟出解所衣綿裘。質錢買酒肉薪炭。來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奉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疾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

善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辨。報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避樂背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粮。駈駕駑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惑哉。如馬獸虫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露。託迅附高。以成其事。莫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覩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帆之宗。出於高菀。切磋之意。事存於友。又傳牛之蟲。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　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尒。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殺

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眾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從得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如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眾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塞閉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

丈夫邪行丈夫無著我丈夫無小行丈夫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
經云　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座見彼座上有諸香裹見
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座上諸香裹物難陀爾時即
依佛教於彼座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須剋一移之頃捉持香裹然
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剋間還放地上爾
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
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
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
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
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
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
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
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
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身相覆藏六遭苦不捨
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
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
逆罪越六向并經云　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
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爲其任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
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
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歛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
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求入城各共議言吾等投討從其獵
師當索鹿肉如樵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麁獷而高自大喚男子
當忌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見施肉令我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
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稍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
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麁
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剌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
爲善哉　猶我以爲兄　其詞如枝體　便持一髀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肢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
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將同義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
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麁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

子詞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麁言　衆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
一麁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難陀和梨是第三人者焦優陀是第四
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經
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鳥王其鳥名曰蘇佛
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有妻
名曰蘇帝室利（隋言[illegible]）時彼鳥妻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得
故宛轉遂悶身體瘦顇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
身體瘦顇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
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鳥語其妻言異哉賢者
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
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
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
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作是語已憂愁依扶思惟而住復作是念
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鳥王摩衆之內
乃有一鳥見善子鳥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鳥王所白鳥王言
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鳥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鳥復白
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
是時鳥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
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鳥從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
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
饍食時將至尊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婦
女頭上而立啄嚙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
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鳥妻其妻得已尋時飽
食身體安隱如是産生爾時彼鳥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
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鳥數數行來穢汚我食復以嘴
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綱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
速生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
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
言汝比何故數汚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爾時彼鳥語梵德王善哉大
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
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

意。今我歡喜。尒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大王當知波羅柰。有一鳥王恒依止。八萬鳥衆所圍遶。悉皆取彼王癡分。彼鳥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其緣。鳥妻所思香美膳。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撥大王香美食。今者爲彼鳥王故。欺誑大王之所繫。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我爲鳥王彼妻故。數來抄撥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造如此事。今爲大王一勅已。於後不敢更復爲。時梵德王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答食封祿。須似如是猛健鳥。爲主求食不惜命。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主者。我身是也。彼時爲主偷食鳥者。即愛陁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愛陁夷令彼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尒。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頌曰。潔身沐德。鍾治心塵。氷開春日。蘭敗秋年。慧人成㪍。愚友增穢。將昇寶地。願值善緣。圓悟語錄示善友。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當伊。

四事善友

海龍王經復有四事得值善友。謂不慢無諂。常加恭敬。柔和順言。而不自大。

惡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儔淪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縈四生之維縶。是致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脩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轉廻。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者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謗。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侵大怨。二有債使之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 菩薩摩訶薩觀於惡爲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爲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爲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爲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爲煞。不至三惡。爲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爲等但爲身怨。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莫親惡知識。亦莫愚從事。當近善知識。人中最勝者。人中無有惡。習近惡知識。後必種惡根。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僨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嘍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嘍嗏又將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

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尒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普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尒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尒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嘍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嘍嗏聞彼憂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嘍嗏頭尋食毒花。迦嘍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郭破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急。

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味美。
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嗔恚。凡是癡人願莫見。亦願莫
聞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者。佛告諸比丘。汝等
若有心疑。彼時迦婁嗏鳥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婁嗏
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返生嗔恚。今亦復
尒。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讎也。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與彼難
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尒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
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以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
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
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
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尒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
便放於地。尒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尒時難陀即嗅其手。尒時佛復
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尒時佛告
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
共相隨順。復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尒時世尊因斯事
故而說偈言。猶如在於魚鋪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
臭。親近惡友亦如是。頌曰。峨峨王舍城。欝欝靈竹園。中有神
化長。巧誘入幽玄。善人慕投禱。惡友縈纏怨。善惡昇沉異。薰
猶別路門。自告
太王山並釋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illegible]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馬承先
臣吳[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二十有

酒

賜酒

書林事類晉文公獻楚俘於周王賜之秬鬯一卣卣器也秬黑黍鬯香草和酒以降神　册魏公九錫文曰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周禮酒正掌酒言逮下之恩賜頒皆有法以行之注法尊卑之差酒正凡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秩常也謂老臣當受酒　禮君若賜之爵則越席而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不敢先君盡之　禮酒肉之賜不再拜尊重也不重拜輕也　史記晉擊秦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坐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以事出鎮豫章實幽之也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隋書王誼傳高祖受禪誼奉使突厥上嘉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之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　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太宗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已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麪　次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劄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卮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卮酒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不用之　古今事通唐書李嗣業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舞賜綵百段金四五十物錢十萬為解酲具　蜀檮杌潘炕使渠渠祖飲以三十巨觥疑其沉湎令人候之乃盛服將入朝倍以金器賜之　王氏聞見錄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三斛中襟未飲酒賜輔臣明日開視不能辨群臣問所以帝笑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匈奴傳匈奴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人人自趨利　唐書張果數御美酒嘗云我先克丙子歲位侍中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詔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菫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南唐書史虛白字畏名隱九江乘雙犢牝車挂酒壺一酒瓢往來廬山元宗召見賜酒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群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三槐王氏雜錄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為例　涑水記聞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常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謂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宋史張闡傳紹興三十一年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講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　孝義傳江白父卒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三十石酒十缸　寶祐濡須志宋王簡字謙仲嘗在講筵孝宗賜酒公辭以量淺上曰量隨福至及公進酒上又自令滿斟曰酒逢知已飲君臣相得蓋如此　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勑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山居新語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為洪城兒萬戶乃避駕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為辭本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從行其回車之几剌赤多無禦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厮無帽雪凝其首若白頭僧帽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為之墮淚遂傳命令還之伯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于各愛馬即各投下及點其人數死者給鈔壹錠存者半錠衆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　元史元明善傳明善與虞集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都門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酒同飲曰復初中原人也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

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陳以聞矣請公再賜一巵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别自是驩好如初

元鄭玉師山集謝賜酒箋日月重光紹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殊恩册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扣頭扣頭臣聞人心攸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就光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僅聞於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舉國家曠古之彌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情比賜醻之厚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雨露臣頓慚淺學無補明時拜賜多儀分已出於侥倖讓還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顧於問安侍膳之餘為致辭官就召之請任止進退必合義無幾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端本之學臣下請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能改齋漫録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兩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内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報趙王賜酒　梁王脩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到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粱鴈何時報君恩

詩淵蒙賜衛酒梁庾子山　金膏下帝臺玉瀝在蓬萊仙人一過飲承得兩三杯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瑶臺

宋范太史集和子瞻禁林鎖院詔賜燭酒　晨入金華暮玉堂聲容不動筆奔忙星聞忽降龍銜耀天上重分玉醴香是日早通英講讀退以風寒賜執政講筵官御酒是夜翰林又被燭酒之賜欲炷寒宵宮漏永半酣歸夢蜀山長起看絳闕銀河曉山立千官拱未央

唐權載之集勑賜長壽酒因口號以贈　恩霑長壽酒歸遺同心人滿酌共君醉一盃千萬春

太常勝仲丹陽集近蒙明堂便局賜酒元巳日與諸僚會飲城東王君儀昇先生辟穀獨不敢召以二尊為壽　上尊霑賜自明堂蕝禮無功媿濫嘗玄晏先生閒嗜飲青州從事敢慳藏芳釀聊為杯鐺眼消滴難澆錦繡腸軽舉忽荒何所礙南京更欲强張良

君儀見和復别為一首因各次韻　載酒軽塵論禮堂區區好事媿原嘗糟丘未辨陳暄老磐谷寧容伯有藏盎盎新香浮蟻面陶陶煖息助龜腸物微意重君毋誚蠘絜泉甘器亦良

君儀再和復次韻答之　醁數映玉浪吹香未餉徵君敢獨嘗甕下無人容借飲壺中有客共深藏歌呼僅可供頹頰酩酊那憂共腐腸好似東皋求待詔三升日給醞偏良

徐鉉騎省詩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　明光殿裏夜迢迢多病逢秋自寂寥臣以病戒酒多時蠟炬乍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儀鐏味明日知停入閤朝為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解金貂

梅聖俞宛陵集賜酒詩　時頒光禄酒花出漢宮墻湛露承天渥流霞落羽觴近親龍尾道遠襲雀頭香溺殿人誰見終知旻倩狂

張舜民畫墁集丞相龍示白羊御酒之作　進酒彤闈盞未乾春懷元老在長安喚壺猶帶崤山雪一酌能消塞北寒好是弟兄同受賜更邀賓客共交懽邀迎若遇頭綱品感激方明壯士肝前宰相在外歲賜頭綱團茶一斤白羊酒二壺計今受賜惟康國在京公在長安耳

任希夷斯庵集五日東宮賜酒肴　重來六泛菖蒲酒儲禁黄封歲歲攽遥想三宮天上宴肯分餘瀝到人間

司馬温公傳家集賜酒詩　和氣盈金榼恩光湛玉觴應知北山羽猶怯上林霜醇味回秋色清都近醉鄉山茅霑雨露誓極寸心長

元薩天錫詩昇龍觀招道士謝舜咨飲栢臺賜酒　九天飛下金鷄詔四海歡傳雨露杯百尺瑶臺一壺酒道人何事不歸來　雖非天上黄封賜終帶霜臺雨露香顉手太平無事日一樽長對晚風涼

陳秋巖詩數月無酒蒙上位頒賜一瓶喜而成歌　麯生久别會面難馬乳風味多寒酸洞庭春色夢不到但覺飲量波濤乾内庭皇皇遣星使憐我沙塲雪霜苦金尊盡倒咲顔開熙熙猶似登春臺更入穹廬錫芳宴似說愁城易攻戰聖恩浩蕩海波深醉裏長歌望三殿

虞伯生詩王真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　真人燕處自高堂遠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厩馬倩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京如洗四座賓朋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灤陽

國朝顧禄詩集臣禄備員太常祀事之暇每兼内書之職雖時天寒指凍書不成字
上命早午二膳賜酒三爵謹賦詩以紀之曰　賜酒味偏嘉宮壺出内家香凝金掌露爭映赤城霞才薄慙無報恩深詎有涯從容揮翰處字畫轉光華

賜老人酒

西漢書文帝紀元年民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賜民牛酒

漢制叢録文帝初嗣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顔氏謂女子即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酒若干其後肅宗以鳳凰鸞鳥之瑞所賜亦然章懷云若是户頭妻不得更稱為户此為女户頭即今之女户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史記索隱亦引樂彦之說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

之三說比顏注其義皆優史記封禪書武帝東巡海上封泰山詔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 郊祀志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 成帝紀 元延四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西漢侍閣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注云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子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

賜方朔牛酒 古今事通啓顏錄漢武帝置酒王臺與群臣為大言小言者飲一杯公孫丞相曰臣弘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一代東方朔前日臣請代四公一日臣坐不得起俛不得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日臣月越九州間不容止并包天下餘於四海三曰欲為大衣恐不能起用天為表用地為裏襞以浮雲緣以四海以日月明往往而在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俛噎不得食出若天外卧上曰大哉賜朔牛一頭酒一石

賜平當牛酒 西漢書平當傳當乞骸骨弗許上使尚書譙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賜丞相牛酒 漢制叢錄丞相以疾辭位則遣尚書令賜以養牛一上尊酒十石蓋以是優之俾養其疾如哀帝於平當之類是已成帝世翟方進為相上賜册讓之而亦有是賜方進即日自殺則又異乎常典矣黃山谷建章錄漢書成帝詰責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賜匡衡牛酒 西漢書匡衡傳成帝時詔匡衡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賜馮異牛酒 東漢書光武詔馮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賜彭城王牛酒 東漢書宗室傳彭城孝王和性至孝夫人薨行喪陵次毀𤺺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賜劉隆牛酒 晏元獻公類要時賜劉隆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

賜張酺牛酒 太平御覽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衆人皆慶羡之及父老既辭詣還使齎牛酒為釋服

賜羊酒 宋史王隨傳隨為京西轉運副使陞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米麪令通家為壽

賜上尊酒 平當傳西漢侍閣賜當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不必繫之米事文類聚漢賜丞相上尊酒注糯米一斗為上尊稷為中尊粟為下 五代薛史安彥威傳高祖謂彥威曰國之所保唯信與義朕昔年危蹙與并州絕冊以義援我我當以信報義故勉而持之遣隅諸蕃徵求不足閭鄉竭力供億屈卿事之善莫大焉彥威對曰陛下以四海之尊為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壚其好臣屈微臣何屈節之有也高祖喜賜上尊酒尋除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續通鑑長編宰臣呂蒙正中風御劄勞問及賜名藥上尊酒元史王檝傳檝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

賜上尊福酒 新唐書禮樂志大祀進熟訖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

賜縹醪酒 北史崔浩傳魏帝與浩族論語至中夜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因與卿同其味也

賜銀鍾酒 續世說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賜銀壺酒 南史齊高帝紀帝遷南兗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出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

賜銀杯酒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沉飲無留睹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

賜金杯酒 隋書樊子蓋傳大業十年子蓋進爵為濟公復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 唐書列傳高宗時右史胡楚賓性重慎能屬文高宗嘗命作文以金銀括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及出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

之。亦熟視不答。

賜金椀酒

唐摭言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南郡新書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以眼病求免所職。開成三年十一月，竟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椀，酒飲皆盡，椀亦隨。

賜金巵酒

元史　速哥傳。太宗命使金，覘其虛實。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謁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巵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懷金巵歸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

賜一杯酒

北齊書　䟦部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月，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

賜以巵酒

太平御覽　沛公因項伯見項羽，羽留沛公飲。項莊入以劍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甚急。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巵酒與斗巵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隋書　楊義臣傳。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見楊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書林事類　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而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龍虎山志　高士陳義高，閩人。至元丁丑，與其師張大宗師居大都。初侍裕皇，繼從晉王鎮北邊。成宗登極，王入朝，上賜義高巵酒，勞曰：卿從王累年，得無勞乎？對曰：得從親王游，豈敢告勞。

賜大鍾酒

資治通鑑　後梁均王紀。貞明四年，胡柳之戰，晉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賜羣臣酒

劉向說苑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群臣適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事文類聚　李頎絕纓歌　楚王燕客章華臺，章華美人善歌舞。玉顏艷艷空相向，滿堂目逆不得語。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絕纓解帶為一歡，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珊，始愛賢，不愛色。青娥買死誰能識，果却三軍全社稷。

賜太子酒

姬侍類偶　王隱晉書　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不能飲。舞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

賜妬妻酒

類說　兵部尚書任瓌，太宗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髮禿盡。上令齎胡瓶酒賜云：飲之立死。瓌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臥，醒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

賜國子監酒

宋史本紀　建隆三年六月，賜酒國子監。清波雜志　元豐間，駕幸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來醉登樓擊鼓者。自是遇賜酒，即拘責，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賜劉鋹酒

類說　劉鋹性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巵酒。鋹疑之，捧杯泣曰：臣遠拒朝廷，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別酌賜鋹。鋹慚，頓首謝。後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由吳越來朝，江南後主與鋹同列。鋹因侍宴，自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梃為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

賜學士酒

古今事通　玄宗置麴精濃，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

車以賜當制學士等江南餘載元宗大宴命賜翰林學士湯悅巨觥。悅辭以醉。上曰不飲則宜傾於懷中也。悅應聲而傾之。上爲之大笑。

賜婦人酒 元史耶律留哥傳妻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從子塔塔侃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

賜灞水酒 晏元獻公類要郭子儀傳曰大曆八年春正月晦日賜子儀桑落火炙酒八甕灞水酒兩檐。

賜河東酒 太平御覽劉藻字彥先父宗之廬江太守涉獵郡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爲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賜南庫法酒 耆舊續聞故事洛陽貢花到例賜館職花百朶并賜南庫法酒。墨莊漫錄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公供酒共賞西京勑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在天涯。

賜御酒 五代史後周太祖紀帝自河中班師入朝漢帝命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勲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

宣賜御酒 荃翁貴耳集秦會之一日赴高廟天顏不悅。秦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祀匹帛缺五百萬支散。臣當爲陛下任此事。一日秦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議事自朝至午未聞。求得謁入但見中使傳宣御酒。秦驚惑移時。秦與張韓進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巵戰灼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奉郊祀畢後撥賜。張韓奉令。秦知高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詔賜醪酒 宋史孝義傳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

面賜藥酒 夢溪筆談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缾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余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有蘇合香丸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日

賜樽酒 宋史北盟録徽宗宣和間契丹將郭藥師首來歸附上以藥師喜飲酒命尚醞絶品曰小槽真珠紅日賜一樽。

雪夜賜酒 張南軒語録先生嘗雪夜獨對便殿寒甚上命賜以巵酒先生素不飲宦者以冷酒至如水先生不得已飲之自是遂得冷疾百藥不愈。

苦寒賜酒 續通鑑長編環慶路部署言軍士涉雪討蕃部苦寒有支體廢墮者令遣還京師上念其久勞不忍遽棄令中使航賜緡錢藥酒以隸剩員凡三十三人廩給如故。

登高賜酒 遼史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辛丑西幸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遊幸表應曆十三年九月穆宗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群臣。

賜茶當酒 事文類聚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爲歡笑。

賜茶酒 北盟録宋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皇帝制云賜卿等茶酒。周益公大全集九非時宣召院官紫窄衫緑絇行入殿廊有小黃門來導至便坐小服紅半臂黃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几子得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黃門贊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官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盃不同餚以果實一飣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黃門雙導上亦服窄衫宰相樞事坐几子執政紫圍坐而依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每盃賜食初無定制。

賜氣兒酒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餖飣并氣兒酒以賜。

執手賜酒 遼史穆宗紀應曆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巵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

幸觀賜酒 宋史本紀孝宗淳熙六年春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召史浩曾覿賜酒。

幸寺賜酒 古今事通法海號容庵字巨川武川人姓劉氏住慶壽章宗幸寺師侍立問飲否曰微飲以御酒三鍾賜之晝從旦至日中立不變容帝曰大人也待一日出世朕與聞堂他日詔住竹林寺辭曰貧僧耽飲帝贈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春光都來九十日沉醉須教一百回每日賜酒三十三瓶。

就榻賜酒 元史董俊傳第三子文用爲翰林學士承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夢帝賜酒 夷堅支鄱昌婦人吳氏嫁夫王一無子寡居而事姑極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婿接腳因以爲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爲鄉曲鄰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綻及鍾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藏持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輙取皆稱歎其廉交相推獎以故婦姑介處略無飢寒之慮當炊飯未及饋餉外人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瞭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汙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北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之一日正晝里人晝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耆者迎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舂米甚倦困睡在床上耿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著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空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繳曰汝

一愚下村婦卻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命一杯酒令飲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庸作乃拜謝而退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千錢在枕畔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覩者神游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爲姑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恐不然也

賜德壽私酒 岳珂桯史宋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時史文惠浩力奏爲不可請俟再白上皇上許諾既而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甚朕所以欲亟去之昨日方燕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踧踖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永嘉祠去

不飲賜酒 唐書中書侍郎知尚書省馮讜聞寶中侍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不盡又誦詩及親御琴皆不飲群公爲之股慄翊日左授正郎罷知省事

禁飲賜酒 澠水燕談錄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朝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自是有意大用

日給官酒 新唐書王績傳高祖武德初績以祕書省正字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日給內庫酒 古今事通李後主一目重瞳內庫日給酒三石不一夕輒盡暮歲乘醉書牖上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不久謝世

月給羊酒 新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神符自丹楊渡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爲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慰問

日給河東酒 馬明叟實賓錄後周韋夐志高夷簡淡於榮利前後徵辟皆不應命文帝側席求賢竟不能屈彌以重之明帝即位禮敬愈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給百官酒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年正月令歲以錢五千貫造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爤藥處視品秩給之

勞酒 禮記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方氏曰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

酒命曰勞酒也 太平御覽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新唐書禮樂志皇后歲一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禮畢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 藝文類聚于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衆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勸酒 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飲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范蜀公接伴契丹勸酒虜使馮見善請曰勸酒當以量若不以量譬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之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嘔吐而後已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改其過而新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 續後漢書薛綜傳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歎類吳孫皓。爲晉所滅。封歸命侯。後晉武帝大會群臣。時皓在坐。武帝問南人好歌。汝頗能否。皓正飲酒。因舉觴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世說新語。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賓。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耶。安從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謝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酉陽雜俎。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噏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寸。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廗以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

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庾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箕之喻。君房乃覆梡。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酥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慙。　唐白居易長慶集勸酒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憂藥。神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勸酒詩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轝紫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鄰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啻三十客。鄰家儒者方下帷。夜誦古書朝忍饑。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鄰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摶風誰與繼。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鄰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樓臺漸漸屬西鄰。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憶昔東鄰宅初構。雲甍彩棟皆非舊。瑇瑁筵前翡翠棲。芙蓉池上鴛鴦鬬。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春盡勸客酒　林下春將盡。池邊日半斜。櫻桃落砌顆。夜合隔簾花。嘗酒留閑客。行茶使小娃。殘盃勸不飲。留醉向誰家。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米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花下自勸酒　酒盞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即落紛紛。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答勸酒　莫怪近來都不飲。幾回因醉卸沾巾。誰料平生狂酒客。如今變作酒悲人。　勸夢得酒　誰人功畫麒麟閣。何客新投魑魅鄉。兩處榮枯君莫問。殘春更醉兩三場。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

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勸酒詩十四首并序　予分陝東都。居多暇日。閑來輒飲。醉後輒吟。若無詞章。不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於酒。聊以自勸。故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後。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張牓。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何處難忘酒。朱門羨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爲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葱手。金章爛椹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煙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犂瘦地。趁晚餧羸牛。數被官加

我歸邊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雲霄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酣酣。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畫麟閣。秪是老轅門。蟣虱衣中物。刀鎗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莫學長生去。仙方悮殺君。那將薤上露。擬待鶴邊雲。矻矻皆燒藥。纍纍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闘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燋為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卧醉陶陶。鮑溶詩勸酒行　樂往難重得。老來豈自由。嬋娟過三五。珠翠成仇讎。君不聞古曲。酒能消人憂。何人更年少。君惜秉燭遊。莫閑金縷手。月在西南樓。羅襟歌妾袂。錦纏舞人頭。半醉月入懷。仰空笑牽牛。鄴令酒生塵。盧逢紅兒秋。孟郊詩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上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巵。勿謂朱顏酡。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峩峩。古今詩紀華陰尉聶夷中坦之勸酒　灞上送行客。聽唱行客歌。適來播下水。已作渭川波。人間榮樂少。四海別離多。但恐別離淚。自成苦水河。勸爾一杯酒。不見葉辭柯。李長吉詩相勸酒　羲

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抶馬蟠桃鞭。蓐收既斷翠柳。青帝又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為傾蓋間。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為歡。臛蠵臑熊何足云。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横波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元化心。相勸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終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駢駢。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崦嵫説文云。日入處。竹一作石。　蘭有二種。有黃花者最香。紅花次之。然者謂紅蘭者。家語。孔子遇程子華。傾蓋而語。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亦為夭也。　臛。羹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楚詞。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曹子建云。樂太山以為南。傾東海以為酒。　左傳。祈招之愔愔。莊云。安和貌。　横波。目也。傅毅舞賦云。目流涕以横陊。　雕題。雕則其題刻也。　此言目送金杯。宴飲以樂。詩。綿綿葛藟。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不在長安。後漢。及晉皆都洛陽。豈長吉失所考耶。抑托興不拘事實耶。如此等篇皆效太白意。劉乂詩　自古無長生勸姚合酒　奉子一杯酒。為子照顏色。但願頭上紅。莫管頰下白。自古無長生。生者何戚戚。登山勿厭高。四望都無極。丘壟逐日多。天地為我窄。祗見李耳書。為我空脈脈。何曾見天上。着得劉安宅。若問長生人。昭昭孔丘籍。張繼

詩　春夜皇甫冉宅勸酒　流落時相見。悲歡共此情。興因杯酒洽。愁為故人輕。晴滴花垂露。斜暉月滿城。那知横吹曲。江外作邊聲。于武陵詩勸酒　勸君金屈巵。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離。張祜詩勸飲酒　燒得硯黃漫學仙。未勝長付酒家錢。窦常不喫齊推藥。郤在人間八十年。李翰林詩　山人勸酒　士贊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贊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公幹詩。吟木鬱蒼蒼。左思詩。落落窮巷士。綺皓乃南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士贊曰。張景陽詩曰。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兮。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甥女服。時年七十。稍稍還少。已如桃花。陶詩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不知老之將至。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歘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贊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士贊曰。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班固答賓戲曰。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欵起。寧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帝征。帝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貢使。令死東晉代之。繼得之不令也。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齊賢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逃隱。于箕山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士贊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欲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悲辭哀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此言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為哉。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

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譖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揺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擿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棄七。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使問政事。徒耳高談閒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少之隱者。然其意微而婉矣。宋戴叔倫詩勸酒 寒郊好天氣。勸酒莫辭頻。擾擾鍾陵市。無窮不醉人。錢塘常曉集席上勸仲元著作勿辭酒 百盞先嘗一盞醇。三分纔破一分春。花間別火香煙細。竹外垂楊畫筆新。落日穿林照簷額。緒風吹草動階脣。莫愁酩酊辭公勸。金筆空時迹已陳。 二月已破三月來。青春白日映樓臺。勸君更飲一杯酒。二月人生笑幾迴。邵堯夫詩花前勸酒 春在。對花飲。春歸花亦殘。對花不飲酒。勸意還闌珊。酒向花前飲。花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負一年歡。 答友人勸酒吟 人人誰不顧封侯。及至封侯不肯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規模馬援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少日何由能強此。况今年老雪堆頭。黃山谷外集勸交代張和父酒 風流五日張京兆。漢張敞傳。敞使賊曹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今日諸孫困小官。作尹大都如廣漢。趙廣漢。張敞皆京兆尹。所為大略相似。畫眉仍復近長安。敞為婦畫眉。長安人傳張京兆眉憮。欲得宦。近長安。唐人語也。三人成虎事多有。北融賦終詩。三人成市虎。浸潰解膠漆。衆口鑠金君自寬。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酒興情親俱不淺。賤生何取瑩交歡。木蘭花慢庾元鎮。四十兒庭堅。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堅假守當塗。元鎮窮不出入州縣。席上作樂府長句勸酒。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着。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卻。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樽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歐梅當時二妓也。宋景文公集勸酒 酌酒來君壽。勸君慎勿辭。只今樂酒罷。已異行觴時。波瀾前後來。日月分寸推。稚容不耐久。鷁領無停鱗。獨醒信樊人。茲事定何悲。

假令古無死。晝夜常倭遲。只恐奠鳩樂。後人非所希。郭功父詩勸酒一首呈袁世弼 湛湛酒杯緑。酣酣炭鑪紅。佳人放玉板。拂鏡照芙蓉。四海無波瀾。吾曹方宴閑。大笑凌白日。高吟動南山。百歲能幾何。會少別離多。少年嗟賈誼。壯士憶廉頗。不如醉魂魄。冠巾任傾側。冥然逍遙鄉。杳與塵冢隔。陰雲蔽白日。長風捲驚濤。江上峥嶸百怪嗥。挽君船纜勸君住。且飲百盞之醇醪。吳姬笑臉如櫻桃。鯉魚紅絲落霜刀。醉來不識天為高。共君攀天跨鯨鼇。下視萬物皆勞勞。 左蠡亭重九日同東美翫月勸酒 平生看月無今宵。一亭危在山之椒。下瞰揚瀾連左蠡。白琉璃地覆鮫綃。欲披錦袍挝鼓過。世無賀老誰相和。屈原憔悴湘水濱。夷齊自守西山餓。且來登高望明月。拂拂霜風濯煩熱。身心都在清涼宫。一點無塵光皎潔。與君同遊執君手。况逢令節當重九。不憂短髮還吹帽。頭上有巾先漉酒。飲醉酒。望明月。我歸姑熟溪。君赴黃金闕。明年此會知誰健。細看茱萸莫輕別。王荊公詩 和微之藥名勸酒 此淮藥名為詩。陳亞嘗有藥名詩云。風月前湖近。雲窓半夏涼。暮為腰寒呵子下。衣嫌春瘦縮紗裁。世傳以為起於亞非也。自梁以來。如簡文帝。元帝。皆有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至唐張籍為離合詩有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

松桂心中為事喜君如以此觀之則藥名詩不始於巫炙赤車使者錦帳
郎從容珂馬留閒坊赤車使者從容見荆芋王二君注 珂大如麗戊黄
黒而骨白以為馬飾生南海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紫芝生
高夏山谷六芝皆無毒 捨衛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為瑞 雞舌
香按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使氣芬芳毋丁香亦
名雞舌香 藥名勸酒詩寶好陟釐為我書數行陟釐乃水中苔今取以為
紙名苔紙見本草草部真珠的皪鳴楷林金罌琥珀正可嘗真珠出康州
邉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名曰珠池每歳刺史親往監珠户入池採老
蚌剖取珠以充貢 李賀詩有酒且潘真珠紅 金櫻子今之刺榆子形
似楹榛而小色黄有刺花紅在處有之松脂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
史君子細看流光莫惜覓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史君子形如梔子
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訶梨勒 按因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是獨用此物
因號為史君子 獨醒草名 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没藥能醫老 酸棗生河
東川澤樹大如大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 没藥生波斯國似安息香累
之 寄言歡當衆少年趣取烏頭來白前 烏頭生山山谷苗似狗脊狀如
雄尾 烏頭葉厚莖方中空葉四向相當與蒿相似白前苗似細辛而大

色白曲折生洲渚沙磧之上 呂居仁詩勸張李二君酒 張侯好詩如好
色不敢為主而為客李侯好酒如好詩心雖甚壯無人知兩侯風味俱不
惡如芙蕖與木芍藥午窓留客肴筆快曉枕無人猶睡着廣袖漸變天寳
粧大字不作元和脚世人譏笑乃其分畋是仍叔之子弱病夫坐穩無所
長荒釋斷雨鳴春鳩爐煙未盡消百憂恨不緩帶從公遊何時清江横小
舟與君一醉荻花秋郤來客齋牧吉張方平樂全集勸酒行 朱庭丁
晉公初寒徽音寓學睢陽廣順僧舍其詩版舊記咸在暇日一二友人就
院置酒客有許孟意若不快者為作勸酒歌云 衆客醉歸孟席閙一客
不醉坐長嘆不醉長嘆客可苦請以眼前近事觀客見南遷丁晉公擁旄
秉軸天禧中昔歳寄遊客此宇窮秋蕭索隨飛蓬漸達得意忘舊困手提
國柄持權雄乘時未足我南竄青衫白髮窮衰翁向者枯禁拭迴省何異
春宵夢一終人事紛紜似飛絮鐘漏聲中朝復暮且脫鸘裘換酒來與子
相從醉鄉去 雁軒文集再和陳侍郎子如丞寄桂香酒新到又令孫司户
出柑為勸 栢葉椒花未報春陽和先到四筵賓傳觀秀句堪呈佛絺聽
清淡太逼人子舍香醪浮甕碧孫枝名菓薦盤新郤將廿旨分寒陋尤見
先生愛士真鄭俠西塘集次韻子發勸酒 子真依前家谷口無地栽禾

只花柳否亨千態古難常與物浮沉兒女笑鵾鵬海伏而天飛鷦鷯林棲
惟一枝迂談閒論偶相識千世一遇非為遲君看大旱布雲霓又看朝隮
雷雨隨天之神力豈不大君豈若約無定姿況夫人物在宇宙無異蜩蟻
傳孟卮生亡尚非已主宰滋味得不隨醇醨是以衆人察察日不足我獨
悶悶頑無知方吾醺酣以孟杯為心正見滄海如池沼子又作詩勸我醉
如泥得非亦以惛惛為勝曉王與鈞藍縷纍代謝劉小丞送鄉會勸酒屢
顧 屢端開帝曆會拜謹王春百世枌榆舊一番桃李新珍盼來勝遇妙
句帶清真騎省雲霄上寧辭染翰頻 一枝鵲漫集千仞鳳方翔揀紙清
時省經帷鎮日香湖波憐鴨綠宮醞把鵞黄塵軫鄉中士毛錐未脫囊項
安世梅囊稿勸醇甫酒 欲勸臨岐酒一卮若為啼笑若為詞情懷作
惡中年後親友相分久病時少壯豈知人寂寞庭闈方待子飛馳飲閙百
丈牽江去挂起西川五色旗王直譔集勸嚴師酒 驊去東風漸破春憑
軒悵望倍凝神鳥鳴曉霽聲音樂物破陽和氣候新佳景牽懷吟稍徧芳
杯到手舉宜頻靈均空詫離騷好憔悴終為獨醒人虞儔尊白堂集勸漢
老弟飲酒 尊前一醉莫辭頻三萬場當歳十旬況有好詩能泣鬼寧無
妙畫可通神快呼在手持螯客莫著傾身障鹿人緑漲大江渾是酒滿前

波面已生春 李端叔姑溪集廷之置酒當利樓侍人勸酒詩 雲山遠近
淺還深宛轉愁顔頓不任獨有綺羅知此意故拈金盞十分斟 陳后山詩
席上勸客酒 稍聞襟袍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盞乾世説桓振門曰中郎
襟抱未虚韓玉同賓聯句云為君開酒腸顏剛舞細飲詩人又曰酒腸
俱逐洞庭寛 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小杜即杜牧之也牧之
詩云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總不如 陸放翁集莫辭酒 勸君莫辭
酒酒能解君愁勸君勤來藥藥可使疾瘳此外莫廢書書亦豈君悞古來
敗人事正以不學故愁去疾亦平便腹如鈔毫芳力貯萬卷無此令君愚
我有美酒歌 我有美酒起自斟勸君一卮為君吟棗木未遂京塵化
緑鬢已變吳霜侵三巴塗路何崟嵚五溪霧潦多毒淫虎豹夜嘯裂崖谷
魑魅晝出拎山林身如槁葉墮幽穿窅窅何啻千尺深無因刻骨出此心
一寸孤忠天實臨 畏齋程端禮詩勸酒 舉酒勸君君勿辭十年春好惟
茲時風日暄暖啼黄鸝鸎空紺碧飛遊絲綠楊萬縷垂水涓小桃破萼嬌
晴姿今日何日風物奇花朝止有三日遲客愁頓釋如冰澌況有嘉賓酒
盈卮堂上主人文章師筆下縱横蟠蛟螭胷中磊落載書詩年強學富仕
則寫我生同里陽城坪未髮學校聯襟帷在鄉已獲繼蕭規僕來郎邑分

畢此。人生出處神所司。千里會合非人爲。夷吾鮑叔心相知。交情歲晚無
磷緇。禮長十年兄事之。在我豈止肩當隨。君顏美好我反衰。自鏡醜惡如
蒙倛。君已有子紹裘箕。我如鳩拙巢無枝。譬彼平坂天馬馳。蹴蹋欲與爭
毫氂。上天生人意有期。但貴樹植勿自虧。弧矢昔已射四陲。豈得懷土生
愁噫。郎山在眼水清猗。魚有鯿鱖菜蒓梨。勸君飲酒君勿辭。坐上白日西
南移。 司性之來郎邑勸酒一首 君來溪柳未藏鴉。君去開遍溪頭花。
一尊未盡相逢喜。春色拋人去如此。錢塘見君今十年。豈知爲客俱桐川。
我生緣無谷口田。君亦未有買山錢。世間萬事戒多取。只此造物猶未許。
溪柳溪花尚惱人。酒杯到手休嫌頻。劉文貞公集勸友人酒 西風落葉
共蕭颼。百感中來不自由。豪客空攜鐵如意。舞鬟徒費錦纏頭。曳迴雨腳
雲歸岫。湯出山頭月滿樓。一曲清歌一盃酒。爲君洗盡古今愁。耶律鑄文
獻公集次韻仲貫勉酒 中年刻意學刓方。世故時來鏤肺腸。醉悟禪逃
人未覺。心安貧病士之常。能無知命窮周易。便肯行歌擬楚狂。着腳直須
平驗處。糟丘極目是吾鄉。 書莊詞菩薩蠻勸酒 勸君今夜須沉醉。罇前
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須愁更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
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鶴山大全集送宇文侍郎知漢州勸酒 尚憶都

門祖帳時。重來動是十年期。雲拖暮雨留行色。雲挾秋涼入酒巵。湖上鴈
水邊鷗。未須矯首嘆來遲。北風滿地塵沙暗。豈室方勞丙夜思。 管待李
參政壁勸酒詞 落日下平楚。秋色到方塘。人間袢暑難耐。獨有此清涼。
能卷八荒霖雨。鞭聞十洲風露。回薄水雲鄉。欲識千里潤。記取玉流方。
石闌衣。江籬佩。芰荷裳。箇中自有眼媚。何必錦名堂。吸取玻璃清瀣。喚起
遺逢舊夢人物儼相望。矯首望歸路。三十六虛皇。 管待楊伯昌少卿勸
酒 獨立西風裏。渺無塵。明河掛斗。碧天如洗。鳩鵲樓前迎風處。吹墮乘
槎星使。弄札札機中巧思。織就天孫雲錦段。尚輕陰未閣留纖翳。親爲挽
天潢水。 等閒富貴浮雲似。須存留幾分清論。護持元氣。曾把古今興亡
事。奏向前旒十二。維去國言猶在耳。念我獨兮誰與共。謾凝思一日如三
歲。夜耿耿不皇寐。 錢黃侍郎壽昔勸酒 向江頭幾回凝望垂楊。那畔
舟繞。驛江神似識東歸意。故故一篙春水。卻總被二百里人家。祖帳連天
起。且行且止。便爲汝遲留三朝兩日。如此只如此。 還須看世上憂端如
蝟。一一拌白黑棊子。肥邊瘦腹。都閒事。畢竟到頭何似。當此際。要嘿識沈思
一著煙慢地。自前誰是。料當局諸公斂容縮手。日夜待公至。 鮮于安撫
勸酒 固陵江上暮雲急。一夜打頭風雨。催送春江舡上水。笑指山歸去

靴帽囊中漁樵席上。總是安行處。惟餘舊話。爲公今日拈取。見說家近岷
山。翠雲平楚。萬古青如故。要把平生三萬軸。喚取山靈分付。盧阜嵩高。雕
陽岳麓。曾與岷爲伍。及時須做。鬢邊應未遲暮。 約程漕使過滁初度勸
酒 記幡然持節下青雲。巴月幾成弦。待竹杖歌聲。松棠匝地。廊廟連天。
邦尋當年舊夢。來使蜀東川。人物寥寥甚。葉許回旋。 愧我推擠不去。尚
新官對舊。後任如前。與故人飲酒。月露寫明蠲。嘆書生康時無計。謾憂思
時墮酒痕邊。且只願早休兵甲。長見豐年。 管待李眉州勸酒鷓鴣天詞
十載交盟可重尋。聯於棠茇細論心。雲陣晚日供秋思。風遶荷香作晚
陰。紆勝引。絡塵襟。未須紫馬去駸駸。玻黎無計留君住。但乞天公三日霖。
李璧鴈湖集好事近詞錢交代勸酒 莫惜一罇留。共醉錦屏山色。多少
飛花懸颭。送征輪南陌。 曲湖歸去未多時。還擇詔黃濕。生怕別來姿斷
看滿園行遠。 江神子詞勸酒 露荷香泛小池臺。水雲堆。好風催。賓有
胡床。無事且徘徊。簾外海榴裙一色。判共醉兩三杯。 此懷能得幾番開。
玉山頹。不須推。回首慈恩。前夢恍堪咍。好是上林多少樹。應早晚待公來。
阮郎歸詞勸表制機酒 蘇臺一別負三年。錦書憑鴈傳。風姿重見閶江
邊。玉壺秋井泉。 纖短舞。趁么絃。篆香同夕煙。多情莫惜爲留連。落花中

酒天。 毛東堂先生集剔銀燈詞同公素賦俾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
簾下風光自足。春到席間屏曲。瑤甕酥融。羽觴蟻鬧。花映鄱湖寒淥。汨羅
愁獨。又何似紅圍翠簇。 聚散悲歡箭速。不易一杯相屬。頻剔銀燈。別聽
牙板。尚有龍膏堪續。羅薰繡馥。錦瑟畔低迷醉玉。 蘇東坡大全集南鄉子
詞席上勸李公擇酒 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鬢髯何處去
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 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
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 黃裳演山集勸酒致語適來已陳十二短章。輒歌
三五盛景。景景清韻。尚愁梁上之飛塵。抑抑佳賓。須作鄉中之醉客。同樂
當歡於今夕。相從或冀於他年。更賦幽情。再聲佳詠。 萬籟無聲天地靜。
清抱未絃。不愧丹霄鏡。照到林稍風有信。擡頭疑是梅花嶺。萬感只應閒
對景。獨倚危欄。擾擾人初定。吟不盡中愁不盡。溪山千古沉沉影。 誰悟
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逐出輪回境。爭奈多情都未醒。九回腸斷花間飲
萬古興亡閒事定。物是人非。杳杳無音信。問月可知誰可問。不如且醉樽
前景。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遼空失素。歸洲驚照處無私。清望富餘輝
不借。人人與玉繩。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縷縷移。嘎步莎下影圓良夜苦
東南樓上還相顧。 一望瑤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嚴邊翠。試把方瑞

聊與試無情爭得無中淚飛瀑恐從星漢去漸向賓筵但覺寒如水自變一輪方得意輕隨箕畢還成累 史浩鄮峯漫錄清平樂 待宰執勸趙丞相酒 槐庭元老四海真師表曲為故人能文要隨巷不掃時到虛堂已入涼颸一觥為壽何詞看即關河恢復千秋永輔淳熙 勸王樞使酒 當年桂籍同展摩雲翼位冠洪樞情似昔肯共一樽瑳席 鮭輪素韞胸中籌帷少試成功已珍潢池小醜行收沙漠虜公 吾皇虛佇延有真三傑同向清時揚茂烈擁建隼陶夔契 騰驤忽訪山樊涼生花底清樽太史明朝日奏台星皆聚柴門 待使相勸酒 南陽賓友道舊須樽酒一曲為公千歲壽紘索春風纖手 忠謀黼黻明昌英詞錦繡肝腸帝所咸推頻牧人間允重班揚 滿庭芳 四明尊老會勸鄉大夫酒 鯨海波澄棠陰日永正宜坐嘯雍容歲豐民樂無訟到庭中試數備良自古冀黃外誰可追蹤那堪更恩均耄壽良會此宵同 宛穹占瑞處樊煌五馬璀璨郡公盛筵歡羅綺共引髯翁祇恐芝泥趣召便旌展獵獵飛紅須知道君王渴見名久在屏風 勸鄉老衆賓酒 十載江湖一朝簪組寵榮蜀稱衆客聖恩不許歸卧舊廬中慨念東山伴侶煙霞外久闊仙蹤今何幸相逢故里談笑一樽同 吾州真幸會湖邊賀監海上黃公滕渭川遺老蜂縣仙翁縱飲何辭

爛醉臉霞轉一笑生紅從今後婆娑化國千歲樂皇風 代鄉老衆賓郡勸酒 玉關朝回沙堤煙曉碧幢光動軍容虎符熊軾行指七閩中假道吾鄉我里揮金事思躡前蹤傾懷處螢窗雪案猶說昔年同 相看俱老大襟期道義不為王公念兒時聚戲今已成翁敢借玉壺美酒還為壽金醆醲紅仍頻視中書二紀褰海振淳風 代鄉老衆賓勸鄉大夫酒 復擁旌麾重歌襦袴滿城長是春容搢紳耆舊歡溢笑談中畫道邦君愷悌道遂湖海遐蹤今朝會公真樂善屈意與人同 恩勤東道主揮金漢傳懷紱未公引群仙環拱欲壽吾翁春靄初澄畫綠春衫更輕粲香紅持杯顧歸登絳闕花萼醉春風 代鄉大夫報勸酒 油幕新開驊旋前導暫歸梓里春容致身槐棘功在鼎彝中自是襟懷絕俗今猶記筆研陳蹤張高會君恩厚賜樂與故人同 把麾鄞水上相看青眼誰復如公況親陪樽俎笑接群翁座上笙歌屢合須持到曉日醺紅公今去恩波四海桃李盡東風 最高樓 鄉老十人皆年八十淳熙丁酉三月十九日作慶勸酒 當年尚父二箇便興周今十陪更何憂沖融道貌丹為臉扶蹺漆髮黑盈頭世方知非熊老聚吾州 有智略可從茲日用有志願可從茲日酬天賦壽怎教休瓊漿且共飛千斛蟠桃應得見三偷諒吾皇恢復後盡封侯 撲蝴蝶

光陰轉指百歲知能幾兒童稚老來將耄矣就中些子強壯又被浮名牽繫良辰盡成輕棄此何理 若有惺惺活底必解自為計青樽在手且須拚爛醉醉鄉不涉風波驟到花陰正午笙歌又還催起 蝶戀花 王覺新醅鱗綠蟻滴滴真珠使有香浮鼻欲把盈樽成雅會更須尋箇無愁地 況是賞心多樂事美景良辰又復來相值料得天家深有意教人長壽花前醉 臨江仙 自古聖賢皆寂寞祇教飲者留名萬花叢裏酒如澠池臺仍舊貫歌管有新聲 欲識醉鄉真樂地全勝方丈蓬瀛是非榮辱不關情百杯須痛飲一枕梓春醒 粉蝶兒 一盞陽和分明至珍無價解教人囉哩哩囉把胸中些磊磈一時鎔化悟從前恁區區總成虛假何妨竟夕交酬玉觴金斝更休辭醉眠花下待明朝紅日上三竿方罷引笙歌擁珠璣笑扶歸馬 瑞鶴仙 瑞烟籠繡幕正玳席歡燕觥籌交錯高情動寥廓恣清談雄辯珠璣頻落鏘鏘妙樂且贏取昇平快樂又何辭醉玉頹山是處有人扶着 追念搏風徽利畫餅浮名久成離索輸忠素約沒材且謾捲閤悵良辰美景花前月下空把歡遊蹉卻到而今對酒當歌怎休領略 永遇樂 桃李繁華芰荷清淨景物相繼霜後橙黃雪中梅蕊迤邐春還至尋思天氣寒暄涼燠各有一時樂地如何被浮名牽係

此歡遂成拋棄 如今醒也扁舟短棹更有籃輿胡倚到處為家山有社酒野老為賓侶三杯之後吳歌楚舞忘卻甲金穿履雖逢箇清朝貴客也須共來一醉 青玉案 閑忙兩字無多子歎衆世皆由此逐利爭名忙者事壓中得喪任中寵辱無限非和是 誰人解識閒中趣雪月煙雲自能致世態只如風過耳三杯兩盞朦朦朧朧地長向花前醉 醉蓬萊 喜泉通碧甃秫刈黃雲釀成芳酎瑞霧凝香更陽和鍾秀曉甕寒光夜槽清響聽領珠頻溜畫錦堂深聚星筵啓一觥為壽 況此神仙藥宮儔侶玉殿英游盡皆親舊贏得閑情對良辰握手醉席淋漓笑語都不問欲殘更漏繡幕春風輕絲美韻明朝還又 李流謙澹齋集醉蓬萊 同幕十諸公勸虞宣威酒 正紅蹤綠茁浪軟波肥放舟時節戴地擎天識堂堂人傑萬里長江百年驕虜只笑談煙滅葭葦霜秋樓船月曉漁樵能說 分陝功成沙堤歸去袞繡光浮兩眉黃徹了卻中興看這回勳業應有命圭相印都用賞元功重疊黥擒樽前太平氣象今朝渾別 葉石林詞臨江仙 又次韻晉書鄉法華山曲水勸酒 山半飛泉鳴玉珮回波倒卷粼粼解巾聊濯十年塵青山應却怪此段久無人 行樂應須賢太守風光過眼逡巡不辭常作坐中賓只愁花解笑衰鬢不宜春 趙周臣滏水集青杏兒勸酒 風

雨瞀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
人頭乘興兩三騎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
好選甚春秋韓維詞范奉議作西江月勸酒　故里交親半栢城坐中牢
落似明星雨多秋草荒三逕露重寒花圻萬鈴閑復併和詩筆屢興來杯
放酒盃傳樽前一曲西江月猶識當年舊典刑往歲子華見問先丈會長
賦詩制曲注往發於坐上李處全詞生查子正月十六日李樂伯言周仲
先勸酒溫厚屬東南和冷經三五幾夜德星明果應荀陳聚　分虎压雄
姿展驥淹遲蹇除詔已塗芝便看朝天去晏叔原詞玉樓春勸酒　鵬鷃
好為鶯花住占取東城南陌路儘教春思亂如雲莫管世情輕似絮古来
多被虛名誤寧負虛名身莫負勸君頻入醉鄉來此是無愁無恨處　一
尊相遇春風裏詩好似君人有幾吳姬十五語如絃能唱當時樓下水良
辰易去如彈指金盞十分須盡意明朝三丈日高時共拚醉頭扶不起鄧
陽張轔詞山莊勸酒高齋天晚月家君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癸酉冬自長
沙趁京聯於鄂之境田家釀酒以俟先邀詞為壽清吟湘碧馬首春風騷
闃悅西湖梅早又邀我能詩客　書尺知到日月隨人合璧兒擬山莊勸
酒田家釀僅窮得呂勝己詞瑞鷓鴣衆會諸右司趙鄂州勸酒二首　人生

如意少誰得似仙翁身名俱好李衡膽踏昌駕雙旌五馬使君蓬島閬山蜀
道秉玉節油幢屢到號當今有脚陽春處處變愁成笑　尤妙晚陪論道
密贊調元虎符重耀頗膺天保奉香火歸來了見煌煌甲第兩兩龍駒綠
鬢朱顏未到是平生種德陰功自天有報柯山別駕李渕詞子秀滿庭芳
鄉老東賓勸制置閫府酒　油幕新開騎旌前導暫歸梓里春容致身槐府功
在鼎彝中慨想東山故侶煙霞外父閭僊蹤今何幸相逢吐握談笑一樽
同　德星占瑞處褆處五馬家編三公對渭川遺老絳縣僊翁厚意杯傳
紺玉耶堪更簇寶囊紅擁沉醉今宵盛事復見古人風　千秋歲四明趙
制置史閫府勸鄉老東賓酒鄭峯凝瑞鄞水浮佳氣晴景轉花光媚碧幢
森大纛紅旆紛千騎相遇處滿城鶴髮群仙萃　綺席張高會鼉鼓笙簫
沸金獸泉檀烟翠玉山環四座休惜今朝醉觴再舉清歌共引千秋歲
頭勸　酒巡未止先說一些兒事喜別調吹風與曲由來自普通梁武帝
號長鯨吸酒面對沉香山刻壽坡有沉香壽山子賦吸盡如何吸了西江
說甚多　二勸　酒巡未止聽說二跡歸可喜隨意乘風柱杖深村狹巷
通淵明漉酒更與龐公龐媼壽切莫譏何何充與弟準崇佛謝氏譏之曰
二何佞佛喚取同來作隊多　三勸　酒巡未止更祝三般揚氏喜楊子

侍司業丙子登科號楊三喜上苑春風實帶靈犀點點通通天犀帶聽歌
侑酒富貴兩全添箇壽人夕彭祖何彭祖人言只壽多　四勸　酒巡未止
說着四并須着喜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好月暴風好箇懷命又通　明朝
醒酒起者佳人粧學壽壽陽妝定問人何昨夜何人飲最多　五勸　酒
巡未止更說五行人聽喜康節淳風說道諸公運數通　乞衆得酒咸在
中酉乞衆得更撿戊中前定壽陰司有戊中錄亥字推何甲子生年四百
多　六勸　酒巡未止鼓吹六經為至喜也沒回風只有村中飲數通
長鬚把酒自當長頭杯拜壽賈長頭問得窮何二坐靴皮笑面多　七勸
酒巡好止且聽七絃餘韻喜彈到悲風醒酒風吹琵琶通　休休避酒求
後茶仙來獻壽乞挽休何不獨茶多酒亦多　八勸　八巡將止八節四
時人賀喜漢俗歲風薛老之言貴尚通漢以至日休吏張敞不肯休薛宣
曰人道尚通里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相笑樂妻兒設酒更約比鄰相慶
壽虛度時何只恐妻兒怪汝多　九勸　九巡將止留讀九歌章句喜畫
漾鏃風滔令反掩也發軔蒼梧萬里通見離騷楚歌發酒讀到人生何所
壽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試問原何爾獨惺然枉了多痛飲讀離騷
十勸　十巡今止樂事要須防極喜淳于酒極則亂樂極則悲燭影搖風

月落參横影子通　寵茶淡酒五十狂
歌供宴壽歌謝來何再約尋盟後日多

舉賢勸酒

太平御覽魏帝宴華林園
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忠有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
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
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
乞以廻賜帝又褒美之

斬美人勸酒

世說新語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
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
飲輙自勉強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
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
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
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
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
世當有如此事兩
說不同故詳錄

美人行酒

事文類聚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
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
酒以客飲不盡輙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
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

愫剛忍非令終也。

冠帶勸酒 老學庵筆記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酒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祝天勸酒 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或強飲輒病

胡舞勸酒 張南軒語錄趙雄言於上曰臣前奉使奉杯酒為陛下壽者蓋臣子不忍遠違天威而朝士有妄言謂臣胡舞勸陛下酒上曰如此卻是朕失德上問誰雄以先生對他日上以語宰相宰相曰如此等人須竄責一二以警其餘上曰不必如此但好教他去於是出先生知袁州先生曰胡舉之說甚非惟口不曾道實亦耳不曾聞

屈膝勸酒 宋北盟錄一日骨捨呼范仲熊至其寨中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劉伯升孫策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

故必設計然後能取勝如水上沙囊木罌背水陣之類是也劉仲升孫策雖天資英勇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骨捨聞說大喜親屈膝勸仲熊飲酒

傳宣勸酒 宋北盟錄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國主賜宴傳宣勸酒令搢笏飲至盡

生肉勸酒 夷堅志南豐曾氏為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姑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慍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為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猪一槃鴨雞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嫂實從張為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别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為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父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末晝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萬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命安妃勸酒 王明清揮麈餘話蔡元長曲宴記云上延元長等至玉華閣安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元長前進再拜敘謝妃答拜元長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

勸長生酒 白氏六帖大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於華林園中飲酒舉盃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耶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後諸呂憚章 張思廉玉笥集朱虛侯行酒歌 長樂宮中女天子盛設賓筵權戚里百官侍坐莫敢違諸呂喧闐笑聲起御史中丞不糾儀叔孫制作成虛禮朱虛奉勑起行觴手提三尺昆吾鋼田歌聲振野雞伏頸血光寒漢道昌

太真行酒 俞文豹吹劍錄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為之謀因餞別起行酒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及發後鳳曰嶠一於朝廷甚密未必可

信敦曰太真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鬩由是鳳謀不行

普妻行酒 事偶韻語邵氏錄宋太祖一日大雪夜叩趙普門曰已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遂定下江南之議

官婢行酒 程氏外書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命妓行酒 事文類聚齊王琨性謹慎頗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吟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呼妓行酒 山居新語太史氏楊瑀元誠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召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典膳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為之稱賞

車行酒 羅泌路史發揮關龍逢篇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記等瓊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之類金樓子箴戒篇帝紂好為長夜之飲時人為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

為一夜長安志三輔舊事曰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歩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銅人十二於宮前

牙籤行酒 紀鈿堂雜志壽皇座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七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

玉杯行酒 古今事通太弟景遂召宮僚飲以玉盃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贊善大夫張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盃柱礎碎之

木人行酒 太平廣記煬帝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二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二人撑船在後遶曲水池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過酒客取酒飲訖船依式自行並如前法皆出自黃家之思也

佐酒 高帝紀上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命歌佐酒 五代史王峻傳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

召妓佐酒 喻嚶集毛惜惜高沙營妓也嘉熙間高沙卒榮全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恥曰吾寧死不能為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齏之惜惜至死不絕聲

婦人佐酒 宋史列傳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眾直入其營官軍郝殺之

宮人送酒 古今事通嘉王宗壽持杯諫衍感激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衍命宮人李玉簫歌所撰宮詞送酒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惧禍盡飲之

執板侑酒 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二年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鳳翔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註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

誦詩侑酒 江少虞類苑楊安國判國子監事每會集學官飲酒必誦詩書晉句以侑酒舉杯屬坐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時為學官亦舉杯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坐客皆笑而楊不悟

芙蓉侑酒 宋吳芾湖山集夜飲觀風堂賞漕折芙蓉侑酒詩燈下看花已可人此花那更有精神不辭今日尊前醉只恐紅粧不是真 再和 坐上花光欲照人深疑花是洛中神已拚今日如泥醉何必須分妄與真

唱嗺酒 石林燕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嗺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尊須用管絃嗺洛苑花神送酒歌 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況吟不敢恐春風自難容華暗消歇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 鮑生妾詩送酒 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二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劉夢得詩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筆歌送酒 朗朗鵾鷄絃華堂夜多思簾外雪已深座中人半醉翠娥發清響曲盡有餘意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 京昭儀寶仙吟送酒 爭不逢人話此身此身長夜不知春自從國破家亡後惟添萬草新 胡銓詩次韻答陳立夫送酒 平生痛飲號專門逸氣旋乾復轉坤孔坐年來客常滿直須一日倒千尊 公家家世舊崔嵬鶯坐先生日萬杯已辦糟牀十日餘使酒乘月抱琴春 蘇東坡詩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盃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一壺春酒若為湯 次公後漢閻忠千說皇甫嵩曰雖孫吾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

鄭俠西塘集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成 蒼翠擎天江上山淙琤瀉玉亭前水邂逅相逢坐上人傾蓋論心何俊偉涼風颯颯來几筵似與清談相表裏程瞿軒軒古遺美憫我羇窮見辭氣以為此時無一杯直恐江山解相鄙旋呼妓僮滌鐺勺豆肉盤蔬隨所峙三盃五盃過七酌清興悠悠殊未已復向行舟尋果餌蠡荑擬欲求諸市有豐佳饌來使庖巨截長鱗間珍脆紛然羅列乃巨筵笑語云云良有以迨迴長呵下雲際傳以報謁迓千騎薄闇江滸清飲歡歸去瓊漿遽來賜大哉何公古循吏易俗移風有深致人之所背公所趨正以教薄醇醲為己事保祐斯民如赤子飲食教誨諸下位吹噓枯朽奪春陽憂民之憂過於己連英二城接疆理舊績新庸盈眼耳道塗賡載盡歡謠冠佩清言有餘美

進美酒 古今事通太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帝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甚謹從容屬目計曰汝輩來何以驗之徐曰其全家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後見皆願得酒坊許之曾布母即徐甥亦無中指節布亦然母朱氏傳及曾子孫皆然亦異事也

進清酒

古今事通晉代虢虢君出走至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曰何給也曰儲之久矣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

進御酒 古今事通唐志良醞署進御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之酒又地理志河中府河東縣有芳醞監汲河以釀

進新酒 文昌雜錄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詣內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祿寺皆嘗酒舉舊例也

穀陽進酒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三老進酒 晉書載記劉曜被執石勒使李永與同載歸于襄國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

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輕𨔝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耶當為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

升階進酒 五代薛史後唐閔帝紀長興四年十二月丁卯帝釋縗服群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羣臣列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於此物無愛際賓友之會不近樽罍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哎帝撤之

歌舞進酒 遼史樂志太宗會同三年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諸國使朝見皇帝御便殿賜宴端朓起進酒作歌舞上為舉觴極歡

江湖續集趙崇嶓進酒行　玉槽夜壓蒲萄碧石溜寒泉響淩歷水精壺中激琥珀醉呼酒星下瑤席小鬟春風花滿頭堂堂一曲真珠喉六國三朝春江湄眼花落井消千愁王逢梧溪集韓醴泉先輩余馳車道士邀遊東觀橋釣磯巖壁䟫赴鄴糟臺宴客謂予同有高世志屬賦進酒歌遂走筆

我志千載前而生千載後間勞濟勝具或寫醉鄉酒東郊秀壁豕錯明㡧竦下飲波神驚看雲衣上落照赤放櫂却赴糟臺盟糟臺筵開夏秦筦霸寒入簾吹烽燭沉香刻糟壓蔗露風過細浪生紋縠水精盤蒼玉舡載酬載酢陶自然鼻頭火出遂肇未必樂髀裏肉消騎馬良可憐五侯七貴真

糞土蜀麴越仉如飄煙闌鷄懶舞飯牛馳中清中濁方聖賢豈不聞縣譙更闌漏遲滴又不見天漢星珠月孤白幾家門鎖瓦松青僅留校書墳上石墳上石終若何醴泉馳車更進雙巨羅

拜跪獻酒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寅朔契丹主命守汴州節度使蕭翰與麻荅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獻飲餘酒 金樓子說蕃篇劉義宣在荊鎮時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

獻千斛酒 古今事通西征至赤烏獻酒千斛稌麥百載天子賜墨乘黃金貝帶北征曹奴之人獻觴天子賜金鹿銀麋有大木碩草噂口之人獻湩百石穆天子傳

獻萬壽酒 唐會要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村社作壽酒樂名賽白帝報田神制曰可歲時雜詠全日上公獻壽酒詩　侯曉天門闢朝天萬國同瑞雲昇觀闕香氣映華宮日色臨仙藥龍顏對昊穹羽儀瞻百辟獻壽是三公化被君王洽恩沾草木豐自相朝王

座宴此詠皇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四十四

二十有

酒

罰酒

事文類聚觴其不敬者周禮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觩然不用宗
詩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
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語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
識矧敢多又賓之初筵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降趨而出三
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
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所以
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太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師曠主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
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近也近臣亦當規君疾
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
放溢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

無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檀弓鳥似孫綸畧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
士使各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
公孫乘為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升
餘各賜絹五匹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
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
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逌等各罰酒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為征虜將軍
有別廬在南縣界潤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眾賢共送在
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絳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邃南郡太守
石攜谷罰酒三勝觀此三事則蘭亭修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左
傳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
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
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
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
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
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
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
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
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
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
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
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
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
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續世說敬宗時裴度自興
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
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
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偽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
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快之太平御覽說苑
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
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錦繡萬花谷文選飛觴舉白注酒盃也楊大年
詩愁裏酒盃浮大白夢回香冢上孤青又按當須舉白便浮君北窗叢錄
陽翟李廌方叔早以文章見知於東坡先生晚年坎壈竟不偶而死嘗賦
老歎一篇曰此身常恐竟無成憂患頻更已不驚下第但能供酒令他時

何意主文盟晚經謾有春秋癖閉戶猶防月旦評獨對秋風歎華髮暮雲
蕭瑟歲崢嶸詩尾自題云東坡去年帥定武館中諸學生別於惠濟東坡
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常希古曰以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是可罰也
三君皆慙謝時文潛在坐輒復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
也文潛曰昔元祐初先生知貢舉而方叔不第則與三君其罰均也士大
夫皆傳之劉公嘉話丈人曰當裴廷齡之橫也丈人座主顧侍郎挺笏欲
擊之曰段秀實笏擊賊臣顧笏連笏擊姦臣時會于田鎬宅元友直為酒
糺各罰一盞以彌縫之俗謂籠合是也世說新語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
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
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
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
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惟揚志宋公庠在揚州使工
甓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庠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盧氏雜說
崔鄲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眾人皆延之時
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
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來要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

飲之良久方起決引馬軍將至斃嶲出為賓客分司。事文類聚詩句明當罰二斗已洗兩玉舟百罰深盃亦不辭坡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坡好詩惡韻應難和刻燭應須便置觥坡

賦詩罰酒

冊府元龜梁威肴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肴以詩不成罰酒一斗肴飲畫顏色不變言笑自若時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威肴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客於領軍將軍馬明叟實賓錄晉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成者罰酒二升隆初以不能罰酒飲畢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還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

著詩罰酒

金樓子雜記下篇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酒金谷聚前蜂邑令邵滎陽中牟潘豹不能著詩沛國劉邃不能著詩各罰酒三斗斯無才之甚矣

酒失

冊府元龜傳曰豢豕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故酣酒者大為之訓曰富者小雅所譏其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有沈酒自恣荒耽不已狂藥內攻悖心中作惡言暴怒奮攘交鬬忤

世奸法蹈禍蒙恥至或臨戎而致敗殺人而不忌曠廢官守夭閼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用類次以為民鑒　又荊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參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參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一云穀陽豎子反內豎也曰非酒也子反曰訾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射中共王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又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揚平生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甚驩無厭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平旦令門下伺侯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

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迺戲騎縛夫戲讀曰麾謂指麾命之也縛也繫居室著名屬少府棄市事具總錄忿爭門　于永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康衛于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詔繫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曰篡事發覺衛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又周顗字伯仁中興建為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為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

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為風德之衰也又云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衆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鄉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製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位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義不服過言盈庭瀆慢

台司違犯憲度不不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誡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後趙徐光為石勒記室參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纓仰視不顧勒因而悪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南齊焦度為東宮直閤將軍好飲酒醉輙暴怒高帝常使人節之 周山圖為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時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撝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 李肅為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弟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澤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 盧昶為雍州刺史性好酒嘗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

刃其客程靈蚪為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徐州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又去官祿不免饑寒 裴茂伯為黃平王贊丈娶好飲酒頗涉疎傲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薛孤延初仕東魏為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曹英祖宗之為竟陵太守北奔英仕魏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英幼染殊俗無復華風處巾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屬歸宋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為北道行臺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于若虔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摘發甄楷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祕書郎宣武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王澄為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酒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耶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九年

出為興元府城固令直方始為鎮州掾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蹤文宗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田謂為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謂官一任徵本州鹽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謂使酒與汾交爭為本道廉使舉奏因各懲罰 薛廷老為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沈醉文宗聞之以為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尋出為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召還復為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都員外郎獨孤郎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徧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避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威可紊則堂陛不嚴諫議大夫李景儉乃因酣醉輙肆叨瀆侮叫侮慢靡所不為詢其狂態甚用驚聽宜加譴責以示遐荒乎非深尤勉自脩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郎為韶州刺史溫造朗州李肇澧州王鎰郢州坐與景儉同飲也 蕭穎達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

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頵違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臣鈇若等曰。頵違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頵違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　梁謝覽為侍中。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後唐蕭愿為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周傳珣。廣順初。為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停任。邊歸讜。顯德中。為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飲酣。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之。歸讜猶迴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臣鈇若等曰。時守微自民間獻璣。世宗擢拜右拾遺。尋以擯斥。配瀆。翌日歸讜以酒過。伏閤請罪。帝釋之。仍令於閤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吳陳勤為凌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際。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漢書灌夫傳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捫蝨新語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續後漢書陶謙傳。謙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平邊章韓遂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遇溫於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事文類聚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為庶人。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於省閤裸飲。及醉小遺下霤。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劉伯芻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為韋執誼所陰劾。貶虔州參軍。太平御覽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遊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遊徼後來調美。味遊徼大怒。縛捶數百。　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縣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後漢書高祖紀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淮南鴻烈解詮言訓。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唐摭言崔櫓酒後多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　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儒學警悟武夷有一狂者。爛醉罯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惧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李後民鶴鳴集劾張唐臣酒過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伐立威於寡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以為禮。序默揚解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兕觥。責以童羖。彼醉不臧。嫉意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林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為適。不知敗德。自以為真。不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腹溢。賀監眼花。夷吾舌出。未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伶之肋。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罵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客。不見後閣之遣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遂武陞之蠅。便可去矣。誰謂朱門之犬。如此惡邪。仰天而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發年程蕃。方思公謹之交。三旦楚元。罷設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患。

縱酒

晏子內篇晏子曰。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漢書田傳傳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續後漢書顧雍傳。雍曾孫榮字彥先。穆之子也。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吳郡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鍾會傳。裴松之曰。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契丹志聖宗皇帝以承無事。縱酒作樂。與臣下飲會。皆

連日夜或自歌舞或命后妃以下彈琵琶以送酒。金史李純甫傳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劉祁歸潛志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初為詞賦學惟以文酒為事至於談笑怒駡粲然皆成文理。歸潛潤泉集縱酒詩　縱酒非能飲長言未是詩年華除夜逼必事故人為君欲醉須醉我還歸便歸南礀到南澗官柳野梅知。

退朝縱酒 隋書蕭琮傳琮性淡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

逸遊縱酒 隋書劉昉傳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時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

高歌縱酒 續世說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博奕縱酒 陸游南唐書柴克宏列傳克宏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　又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跅弛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為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酒為務

日夜縱酒 通鑑後周太祖紀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

疾惡縱酒 通鑑周世宗紀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宋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已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注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已之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夢錫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宋齊丘馮延已等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為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

憂憤縱酒 宋史忠義傳劉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為不可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淫酒 海錄碎事劉曜少而淫酒將戰飲酒數斗以及于敗

使酒 醉鄉日月南書曰沉酗于酒抱朴子曰君子以酒敗德小人以酒速罪乃知始謀懽往往翻以為禍夫合樂設酒者得不慎其還徙歟夫凡蕘童程而務飲者非懽源也醒木訥而醉溱溱者非懽源也飾巳非而尚議讞者非懽源也得淺酒索酒酌者非懽源也飲愈多而貌踰涘者非懽源也不諭令而嫉敏手者非懽源也巳令謬而惡人言非懽源也婞請罪而諦以籌者非懽源也此八者蓋沉酗之濫觴紛喧之鴻漸也無使溢蔓雖悔可追復有每獲登筵必為負氣謬矜明敏輒縱雌黃言巳爭張必稱我罪何以差池則其必不免又詐行忠告傍作指瑕或目逆送之或口以傳授倒上與下欲蓋而彰唯求傍若無人未曰及有餘地所謂民斯下矣是宜與衆弃之至于殊不務懽更為使酒一與一奪始則晉楚爭強戴笑載言俄成周鄭交惡於是狂如祢吉奪若灌侯惟口起羞聲聞于外或凌競岸幘或叱吒褰衣驟牛飲千鍾將虎視一席紛拏酒坐喧喧而踴躍用觥撓亂樂工坎坎而自伐鼓逡遝麴蘖大縱輊佻斷絕而絲竹無倫俯仰

而章程失緒問令不已告之而莫曉惛懞使自趨之茫然而不諧節奏非無以指諭終成軌柯伐柯既而冠屨披猖俄亦言語無節風馳絃管霧散綺羅滅燈燭於花筵發扃閉於柳巷遣其忘懽者潛身隟地使酒者攬轡長衢然後重焰金釭再陳綺席列嬋娟之子間風雅之賓極歌管之能竭章程之妙使其克無害樂暴不阻賢綏從文囿之中深入醉鄉之路然後絕蹤酗客噬指狂徒懽從鳳歸於雲禍在烏合而醉允百君子得無警焉糟丘子撫然而歌曰　客鄉如使酒四座羅綺空細笛半樓月慢箏高樹風金釭罷照耀珠箔失玲瓏疋馬上橋去雙魚無復蹤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漢書作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雪洽而使氣也西漢書趙充國傳宣帝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辛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

擧觴觴歎醉酬罵人罵人反呼卒如充國之言太平御覽魏志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説肥瘦真負其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説吾斬尓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尓不咽喉咀汝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使罷也　魏志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梁書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裴邃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園碁馥司馬醉怒因曳邃墮地邃徐起還坐顏

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　續後漢書劉繇傳孫權為吳王遷繇子基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　册府元龜晉閻徽為義成軍節度史翰幕客狂率酣醟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剌單悵與徽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鶚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賣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徽今請死近聞張彥澤斬張式未聞史翰斬閻徽恐天下譏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新唐書張易傳元宗立易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欽州剌史宋臣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臣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噁自若俄引去臣業使吏挾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四朝聞見錄臣寮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尚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彷彿興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滴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為使酒也言者慙懼而退　隨有旨于外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注晋天福五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身襟沾濕不能自持也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攻翻難乃且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帥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求翻殪壹計翻事類合璧五代吳世家楊隆演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宋史長編楊景宗以外戚至顯官然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飲通判王述什地帝深戒之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册府元龜元麗為滎陽大守性頗使酒郡丞辛琛每諫之麗醉輒令閤閤曰勿使丞入也

剛直使酒　漢書灌夫剛直使酒不好

面諛　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愚戇使酒　陳書柳盼為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於家

恃才使酒　宋書謝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

仗氣使酒　册府元龜孔顗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顗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産業居常貧罄有無豈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後顛反敗正晏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因酒殺人　左傳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古今事通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人怒剌殺姊子亡去　資治通鑑後晋高祖紀閩主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吏部侍

郎李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侍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割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閩主好為長夜飲強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　天福七年秋八月丙寅閩主曦宴群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五代史閩主曦為牛飲群臣侍飲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皆殺之晉書武陵王澹傳澹素與河內郭俶俶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寃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太平御覽張績為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績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績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尔夜便卒規恨績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績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宋史列傳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抉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風俗通云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母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遷史高模輸傳模輸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挾兵初太祖平渤海模輸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

被酒　漢高帝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師古曰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東漢書劉寬傳熹平五年寬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五代史後唐趙鳳傳祕書少監于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寬之劉後村集被酒詩　酒户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褚令為傖父狂喚桓公作老兵舊有崢嶸皆鏟去新無壘塊可澆平扶床慵取驗經看只嗅梨花解宿酲江湖集羅與之被酒詩　人間笑口信難開十事常嗟九不諧忙裏始知閒氣味老來方見少情懷　清角慘慄歲無幾玄髮蕭疎生有涯誰謂伯倫閒見識却甘麴蘗自沉埋

直

禁被酒　宋史王著傳建隆四年春著以中書舍人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以過黜為比部員外郎

噀酒　趙希侍會心錄桂陽圖志載東漢成仙君名武丁桂陽郡臨武縣人少不學問有自然之性年十三為縣小吏身長七尺有異俗之狀縣遣送物上州太守周昕識其異狀而親之署為文學主簿郡因元日讌賓客使仙君司酒忽取酒含而噀之衆以為恠令司儀舉其非禮昕曰不然此必有以及問噀酒之由荅曰適見臨武縣失火心中衷之所以噀酒救之耳太守方欲遣人勘驗適縣令張濟書來言元日慶集晡時火起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火遂滅雨下時皆作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醺醉　今翰蒙求曰欒巴噀酒注引神仙傳欒巴蜀郡人為桂陽太守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酒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噀酒為雨以滅火灾其事與成武丁皆相類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曰還成都與親戚別而昇天矣按東漢書巴實魏郡內黃人非蜀郡也因諫誅竇武陳蕃帝怒自殺非昇天也傳但言其有道術能使鬼神不及噀酒事蓋與武丁皆東漢人巴又嘗為桂陽太守疑只一事誤繫之二人不然則方伎幻化之術偶同耳吏俟識者辨之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橫遷侍從駕南郊憲含酒東北三噀執法奏不敬詔問何故憲對曰齊國失火噀酒以厭之後齊果失火燒數千家也

求酒　事文類聚宋臧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輝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illegible]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大明集禮鄉飲總論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爲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于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夫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于周官者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閒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復降楪其禮無諜賓戒賓不說折俎易腆醢爲葅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廱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于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之於唐尤簡畧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言乞定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又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國朝受命戡定海內即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爲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爲鄉飲酒禮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

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亭一行之於里中蓋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
能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賓主介僎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介賓注曰
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
而觀禮者為僎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唐禮鄉飲酒之禮刺史
為主先召鄉之致仕而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
與之行禮而賓興之　正齒位每年季冬行事縣令為主鄉之老人六十
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
宋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為之撰州
以通判縣以縣丞或簿為之介以次長為之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司正
以衆所推服者為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者為之　今擬見儀注　戒
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答拜主
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唐禮同儀禮　宋禮省　今擬省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
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
明其德各特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
北上　唐禮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席於阼階上西向

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又設堂
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肆北上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　正齒位
同　宋禮主位於東南賓位於西北僎位於東北介位於西南三賓位於
賓主介僎之後設郡僚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于
兩廊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主賓介僎三賓
之次於序之廊　今擬見後儀注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
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
因為酒戒也禁斯禁切危無足者玄酒新水也篚承爵觶之器也設洗于
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深二丈則洗去堂下亦二丈東西南東榮
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唐禮設兩壺于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
勺冪置篚于壺南東肆實以爵觶　正齒位同　宋禮先一日設尊罍爵
洗各如奠謁先聖之儀　今擬見後儀注　舍菜　儀禮唐無之　宋禮
其日質明主率賓介以下先舍菜于先聖先師　今擬賓興賢能飲酒則
先一日行舍菜禮　正齒位不用　立班　儀禮無文　唐禮賓介及衆
賓至立于廳事大門之外東面北上執事皆就位　宋禮賓主以下各就
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　今擬參酌別

定立班之儀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
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
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唐禮主迎賓于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
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又揖賓賓報揖主乃
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衆賓非三賓
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揖拜周旋皆有贊相　正齒位云衆賓立于三賓
之後餘同　宋禮相者引主出僎從至于庠門外迎賓及介主立門左西
向賓介進立于門右東向贊者進立于中唱曰主拜賓介以下皆答拜主
揖賓介以下皆報揖主先入門右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
門左贊先之相次之　今擬見儀注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
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門三讓主升賓升主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
上當楣北面答拜　唐禮主將進揖當階揖賓皆報揖至階主請吾子升
賓曰某敢辭主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
敢終辭主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　宋禮主與賓三揖皆贊
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
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向司正亦升西階立於西階之上東向散

揖升自東廂立于東階西向郡僚分立兩廂衆賓東西相向立于堂下贊
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今擬見儀注　獻賓　儀禮主坐取爵于篚
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實爵賓之席前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
賓受爵以復位主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
俎立於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
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
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
爵興　唐禮無盥洗餘同　宋禮主詣罍洗所洗觶至酒尊所酌酒實觶
授執事者至賓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觶者立主人之左脯醢者
立主人之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跪左執觶飲賓賓拜跪受爵飲酹
主答拜執事者薦脯醢賓受訖主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今擬見後儀
注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
于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牆謂之序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見
儀注　主酬賓　儀注主實觶阼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觶興降洗實觶
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坐取觶北
面坐奠觶于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為禮賓

謙不敢居堂上 唐禮同 宋禮無 令擬省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
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
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
少退主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
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唐禮不降洗餘同 正齒位無折
俎餘同 宋禮無之 令擬見後儀注 獻三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
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
人獻則薦諸其席 唐禮同 宋禮無之 令擬見儀注 獻衆賓 儀
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以爵降奠于篚 唐
禮主實爵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餘同 宋禮無之 令擬見儀
注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唐禮
同 宋禮無 令擬自席末升位見儀注 僎入 儀禮賓若有僎者諸
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階賓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
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席于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禮
唐禮無之 宋禮有僎而與儀禮不同 令擬特存此條以待致仕而

有德行者 樂賓 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堂下磬南
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唐禮
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樂無工入則關雎毋得奏不雅之曲 宋禮無
之 令擬省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作相為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
觶升自西階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
飲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唐禮同 宋禮贊者
唱曰賓主以下皆執笏次引司正出位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
觶詣洗所洗畢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曰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
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云云訖司正復位賓主以下復位 令擬見儀注
旅酬 儀注賓坐取俎西之觶先一人舉觶奠于俎西作階上北面酬
主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答拜不祭立飲不洗實觶
授主主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之禮介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
以觶降坐奠于篚 唐禮同 宋禮主獻賓之後即賓酬主主酬介介酬
衆賓 令擬特省此條以從簡便 讀律 儀禮唐宋皆無之 令擬新

增 無算爵 儀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胾醢也
無算爵無算樂 唐禮同 正齒位無羞 宋禮賓主以下皆坐酒二行
訖 令擬見儀注 賓出 儀禮賓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主送于門外
再拜 唐禮同 宋禮相者引主先興復至作階楷下立僎從賓介復至
西階楷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並南向教授復立東階西向司正復立西
階東向贊儀復立西廂衆賓堂下東西相向主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訖
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少立自東出賓立庠門外之右東向北上主
立於門外之左西向贊從皆再拜逡巡而退 令擬見儀注 令擬縣邑
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為主以鄉之老人年
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
衆賓鄉人嘗為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寓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
為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為之無則缺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為司正贊禮
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容貌詳緩習儀者為之賓主各有贊引讀律一
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謂坐席位謂立位次謂更衣服之所 設賓
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於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為客位主
席于作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

北僎席于賓東南面請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為主位是也三賓席
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為一列皆專席不屬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西序東
面北上堂東西墻謂之序若賓多則又設席於西階上北面東上僚佐席
于東序西面北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為僎則主簿典史居此設衆賓
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設位于西階
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主無算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
於堂下作階之南北面西上按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為
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卓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主之贊者位于作階
之東西面北上禮主之贊者西面北上無算爵然後與注曰贊者謂主之
屬佐主徹羃沃盥設薦俎者 設主及僚佐以下次於東廊賓介及衆賓
位于庠門之外僎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羃
用葛巾爵洗于作階下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
案於堂上下席位前按儀禮編有脯醢皆為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
古者席地而坐故為于地上今難從陳豆於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為
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皆實以葅醢賓與賢能則用脯醢

設異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盒羃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
盒羃于先聖先師如常儀　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
以下各就次執事者省視器饌畢請主次前告具乃命皷人鳴皷贊引導
主人及僚佐以下出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
序立于主之後皆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
之西近堂簾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門外之右介居賓
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之後皆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出庠門外西面立
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
導主先入門右西面立賓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衆賓序行入門左皆
東面主如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拜將及階又揖賓皆
報揖皆贊引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賓南
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
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
面立贊禮唱獻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位
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事舉冪主執爵酌酒

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
贊引導賓自西階趨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
執事者謂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
西階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
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
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
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
末主將與介為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
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
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
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
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
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
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
面如初將與三賓為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
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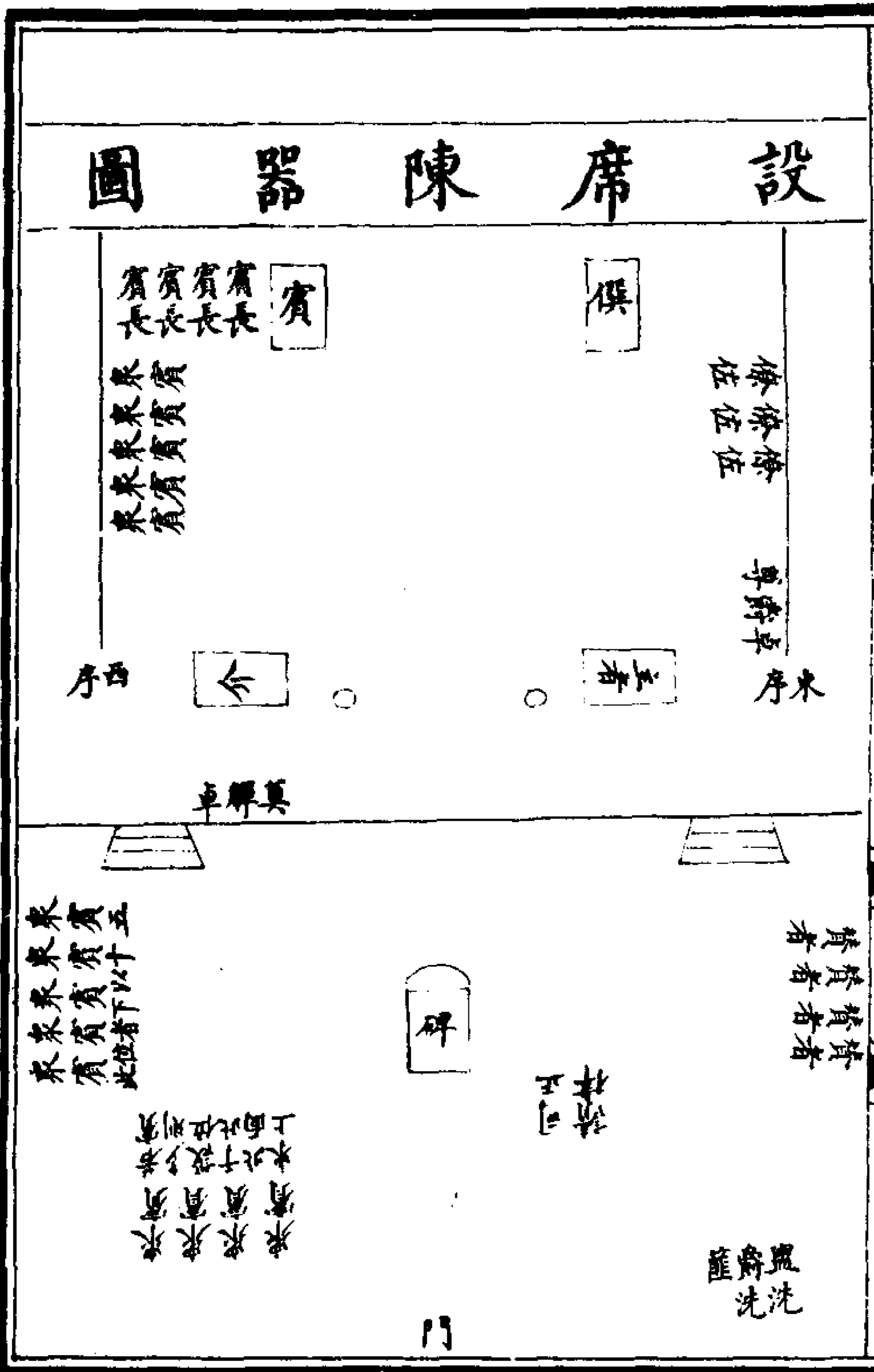
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
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
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
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
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退就西序之席立
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立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
升席堂下者皆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
無僎則去此條　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
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阼
階迎于門內賓介降立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升
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曰
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東面北獻僎贊引導
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
以授執事者下奠于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
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於篚洗觶拭觶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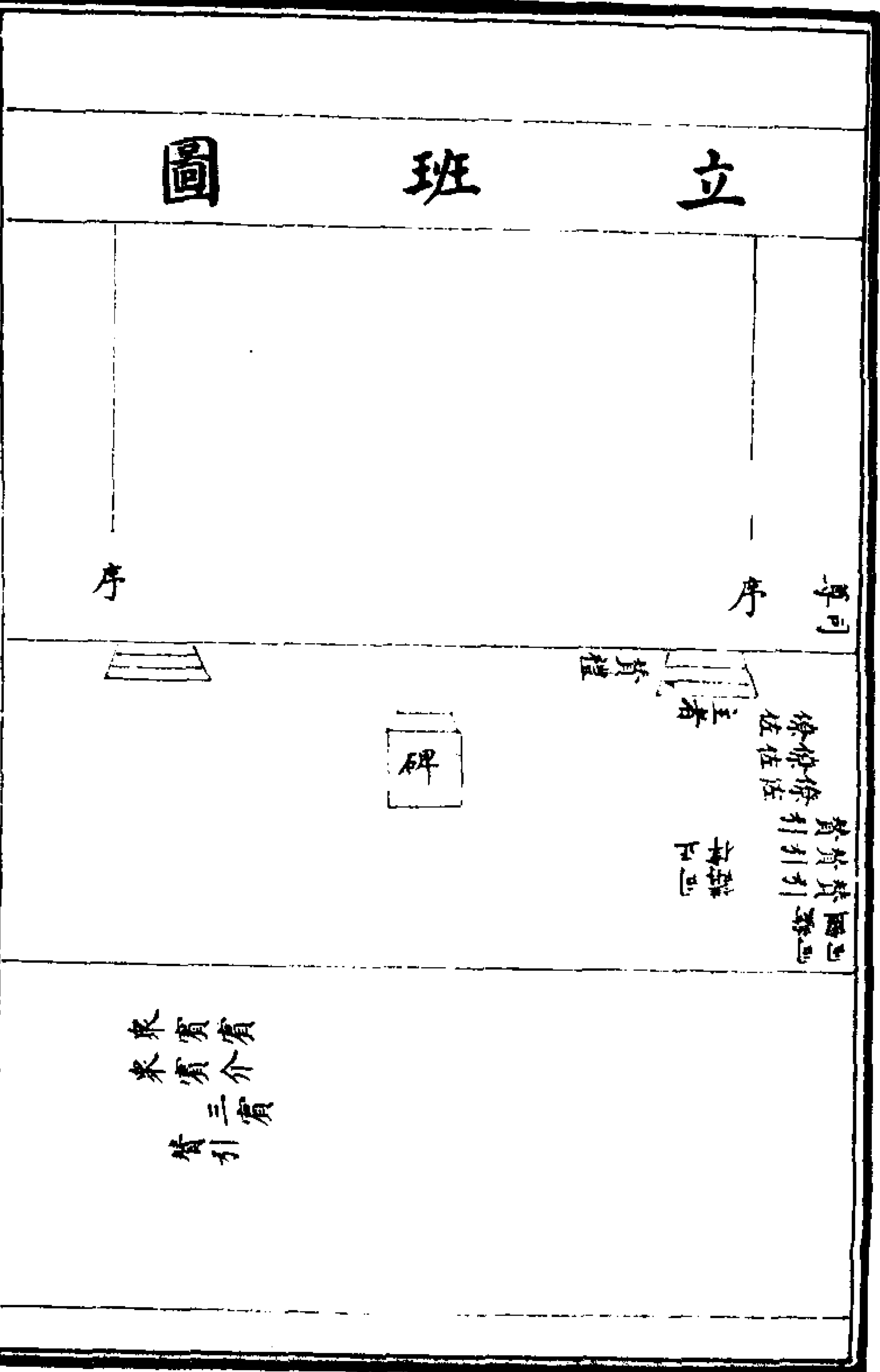
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
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勵爲臣竭
忠爲子竭孝內睦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
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
復坐　讀律者賓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
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事者
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
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
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筭爵
贊禮唱爵行無筭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
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
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
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贊引
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今擬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爲主
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習禮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次爲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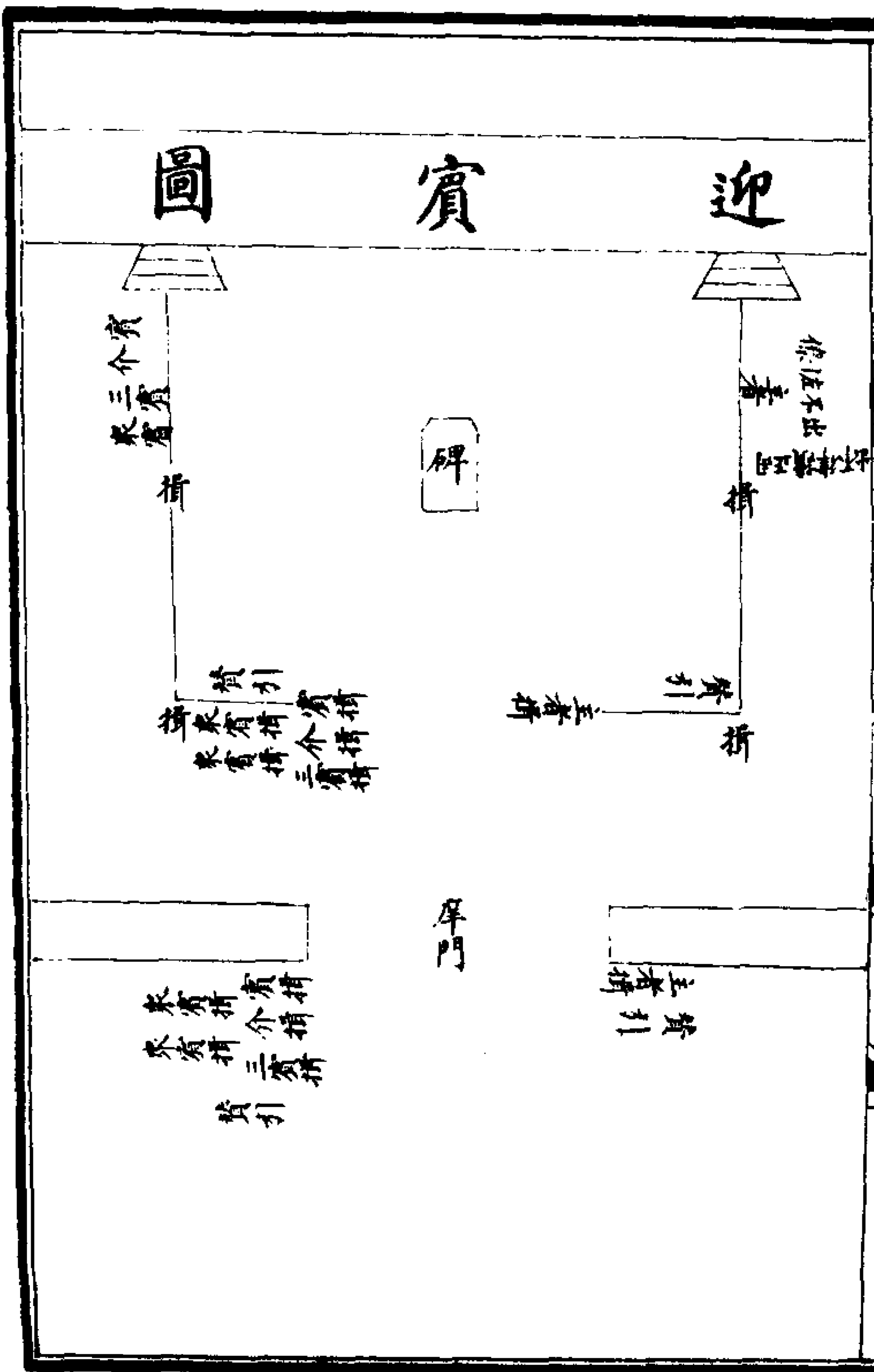
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東北南面設主席於堂之西南東面介席於堂之東南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菹醢設讀律席於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衆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升東階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爲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於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讀律揚言曰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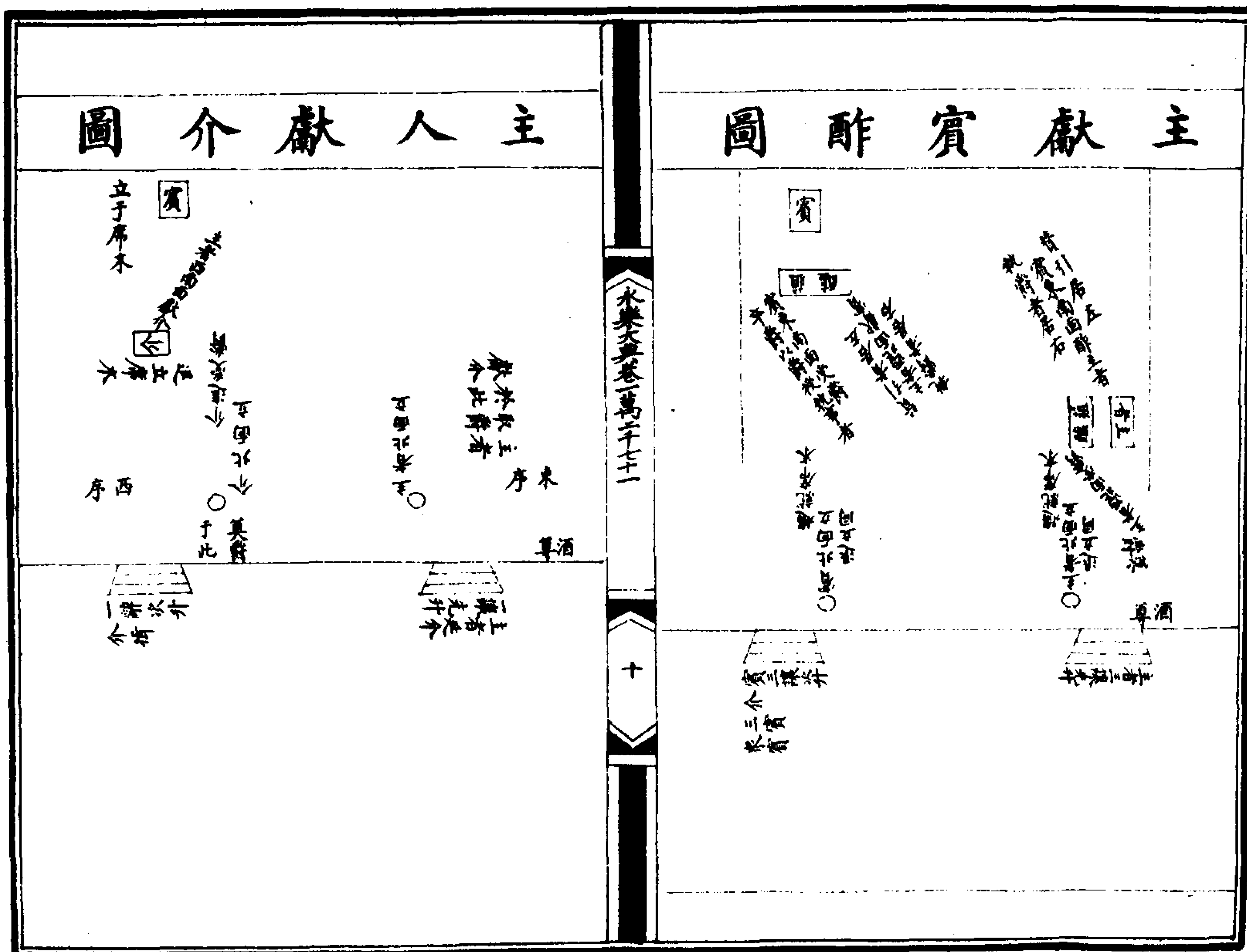
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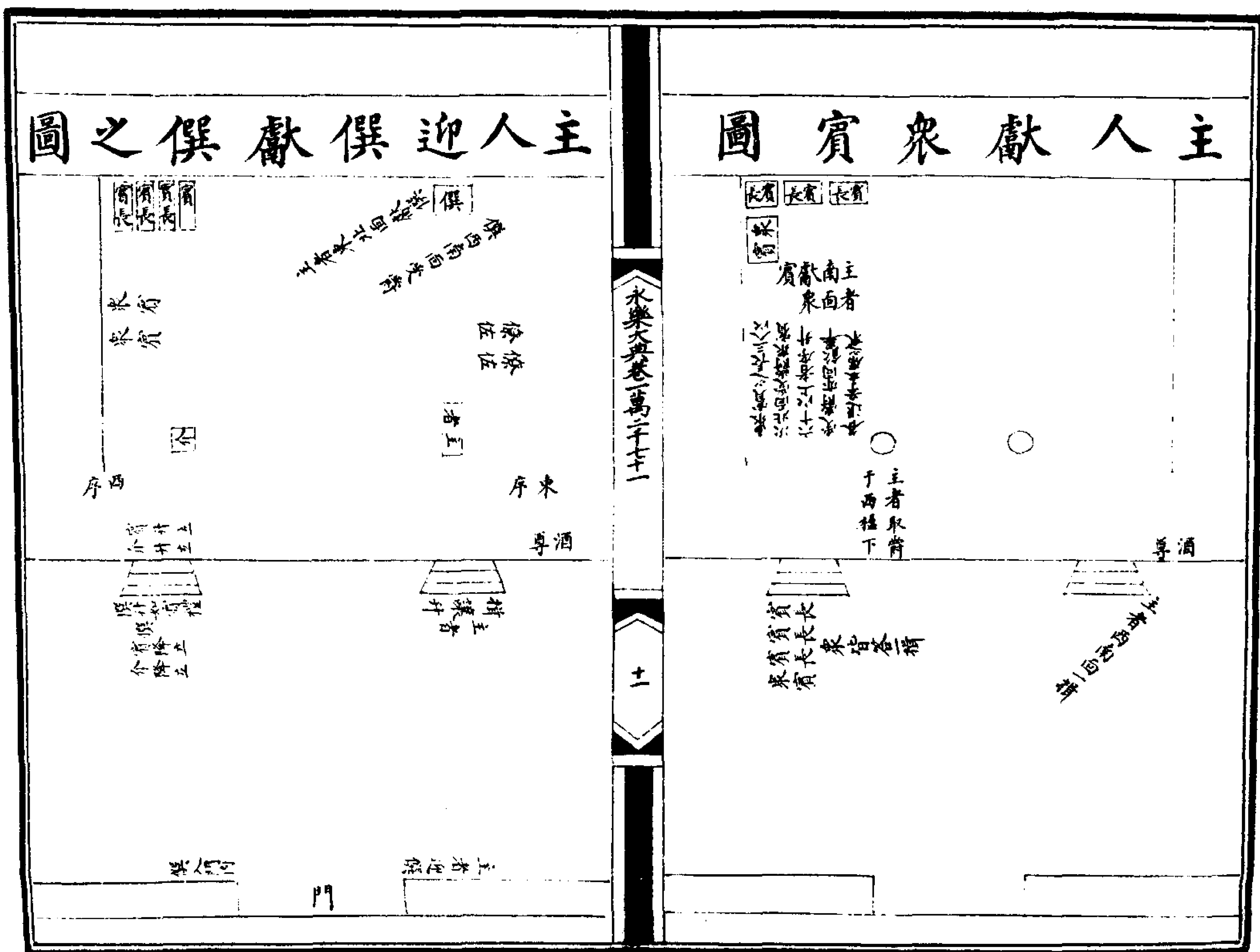
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飲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主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興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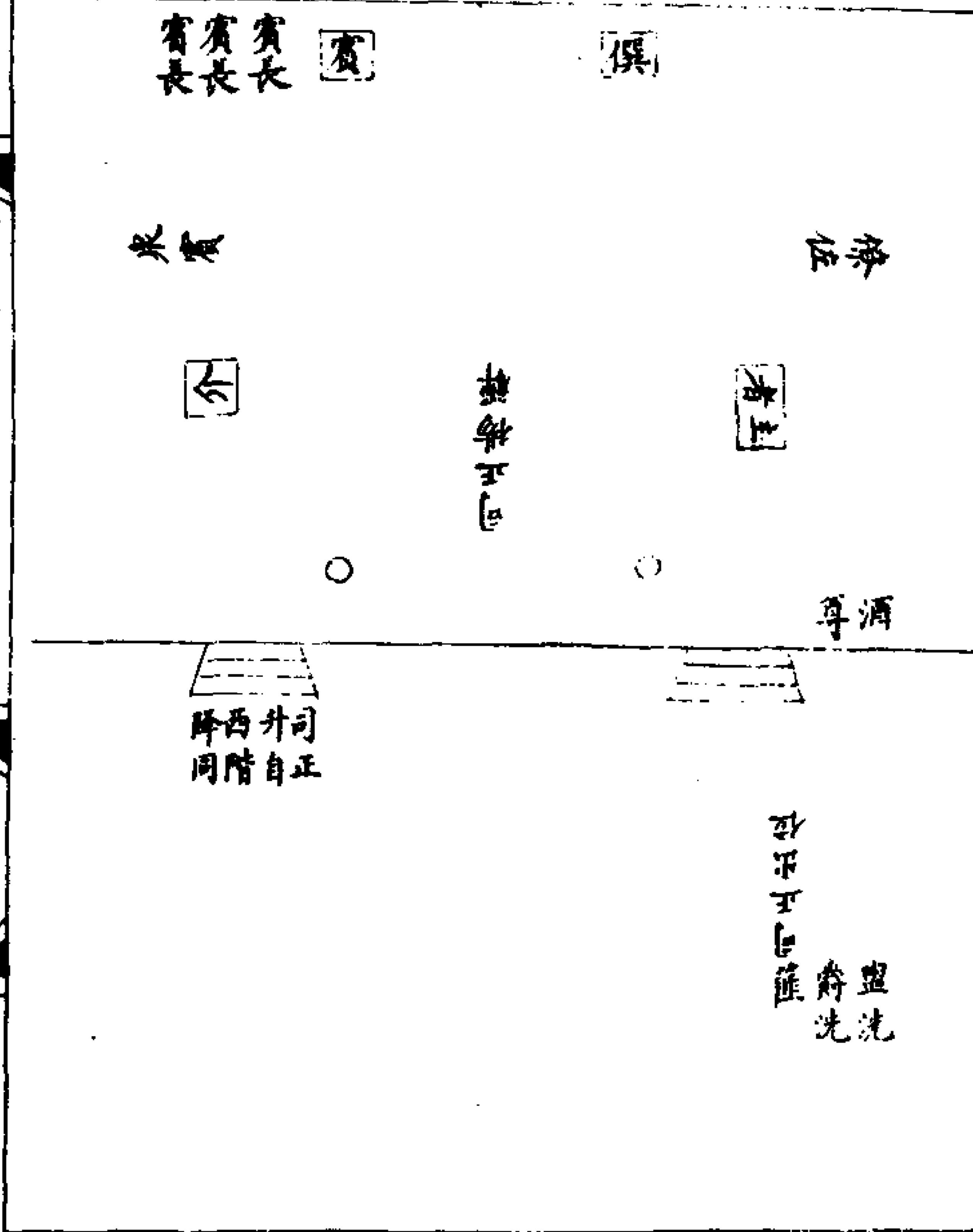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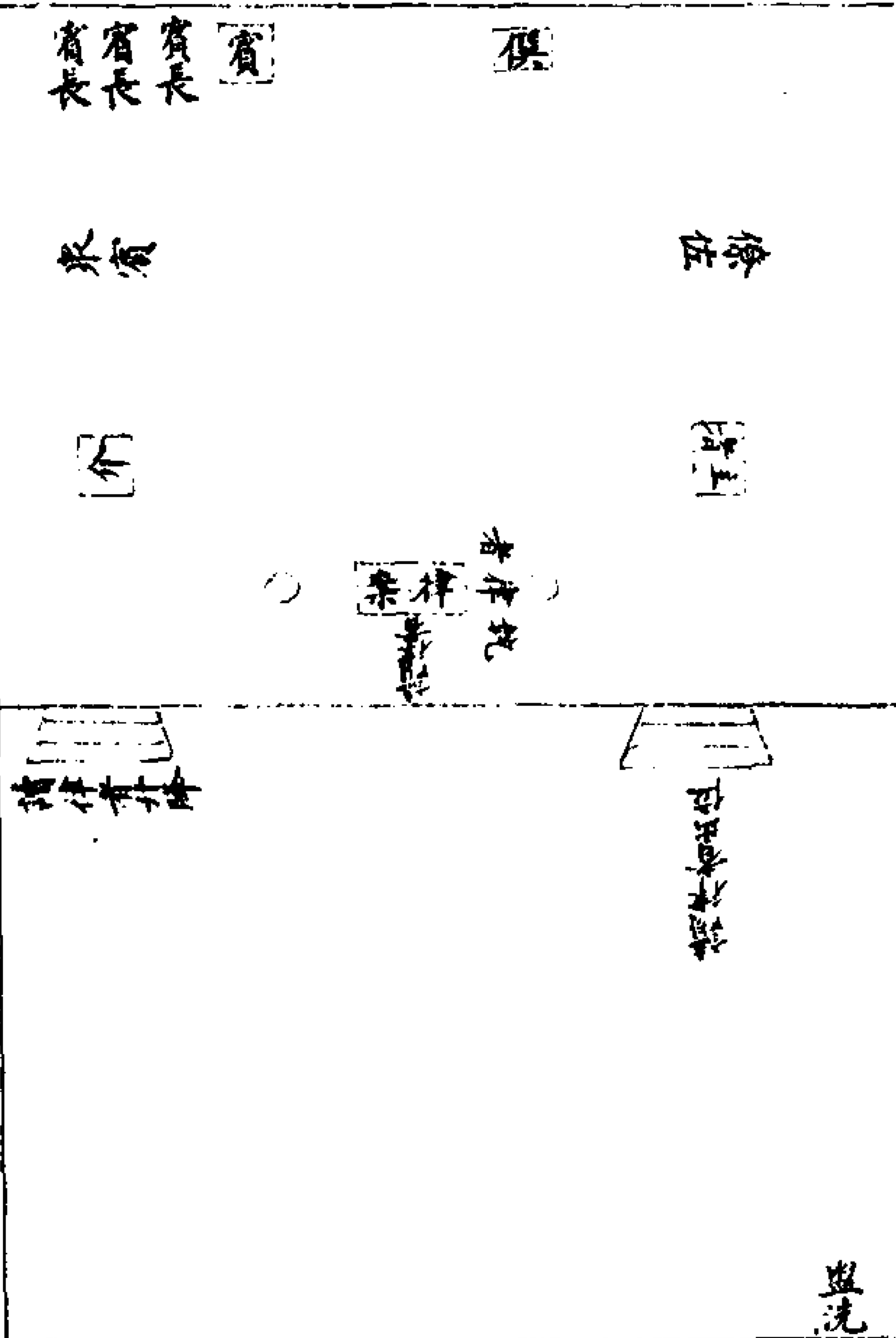

主獻賓酢圖
賓
酒尊
主人獻介圖
賓
西序
東序
酒尊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七十一
十


主人獻衆賓圖
主者南面獻衆賓
主者取觶于西楹下
酒尊
主人迎僎獻僎之圖
僎
西序
東序
酒尊
門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七十一
十一

司正揚觶圖



讀律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句容新志鄉飲酒禮洪武十年禮部為講究禮儀事內一件鄉飲酒禮逮到圖式該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一百家為一會如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為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為主席二百人內以最長者為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請律讀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共辦毋致奢靡府州縣所在有司官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務在恪遵成憲不作非違自

京師為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須行凡讀律大都督府將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大都督府寫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在外指揮使司凡鎮守軍官每月初一日率僚屬讀之使眾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刑部將天下犯事人民罪名編類成書亦名曰申明誡諭在內應

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在外各行省所屬府州縣及里社每歲行鄉飲酒禮讀律則取申明誡諭讀之使眾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見律令凡鄉黨序齒及鄉飲酒禮已有頒行定制違者笞五十朱子語類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仰崇撰如何不曾看着儀禮卻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也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今卻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令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卻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手便手卻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仰崇為禮官看他為謹終食禮是熱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齋都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踈繆更不識看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至乃是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為拜洗主人復爵實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爲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爲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爲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須刻聞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然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令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爲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爲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一件起來勘當着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十二 二

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之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長禮婦人如男之長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

四明志鄉飲酒禮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夫奠于先聖如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百有六畝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鄉監郡守爲之士族不齒於鄉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劾以却繇是人各自勵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

鄉飲酒禮記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爲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初學火于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首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秘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先生倚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威動千里莫不砥礪滌濯期毋負賢太守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争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敎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切切於求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固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奉化鄉飲酒禮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爲歌詩以記之

赤城續志鄉飲酒吾邦鄉飲酒始行於紹興十二年張守偁主賓介僎會坐者總九百二十有三人謝滁守升俊爲之記淳熙九年唐守仲友行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十一年熊守克又行之少長咸坐總數百人嘉定四年黃守黌服深衣入學率郡僚寓士與職事齋生會坐於明道堂命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十二 三

知經學者登座講書酒五行而罷嘉定十七年姜郡教容奉王守梃之命與陳侍郎廣壽王總卿鉌合議率居此寓此大夫士於元旦會明道堂講圖拜禮酒三行而罷

溫州府志鄉飲酒紹興二十六年張守九成行鄉飲禮仍彂宋之翰劉愈等紹熙四年孫守楙行鄉飲禮及彂蔡執中行義饋羊酒嘉定三年十月楊守簡慈湖先生到任簡乃象山先生陸九淵之高弟象山與晦庵朱先生論辯不合門人各主其師說簡既至任郡儒皆避去唯州學徐教授鳳不可去簡視篆三日謁夫子廟畢即升堂請教授開講徐鳳方陞座言子曰簡即前揖請講子曰二字鳳即應聲曰子而不曰小子何迂曰而不曰子異端邪說語未既簡改容謝之握手若平生歡仍詢郡諸名儒何爲見棄而遠避遣書敦請就學行鄉飲禮及采訪士民孝友睦婣敬敏任恤者加禮焉至元二十七年李守桀兒赤脩路學冬十月講行鄉飲酒禮守二僚屬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紳皂鞋司縣吏及路典吏並方巾素衣褐紳皂鞋執事一之日行舍菜禮二之日行鄉飲酒工歌奏樂三之日始行燕禮而罷

皇朝省部降到鄉飲酒圖式　一府州縣所在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自

京師爲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一里社每一歲孟
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百家爲一會，如一百家内有粮長
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一百人内以年最長爲賓，
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
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内從儉供辦，毋致奢靡。洪武十年，郡守任敬率僚
屬就郡庠集四邑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新定續志鄉飲古者黨庠術序鄉
飲有常，後乃視爲曠典，雖名都大藩，或百載不一舉，况於嚴乎，亦越名俠
相望，思美教化，用能酌時之宜，爲之損益，以無忘古意焉，故特書之。紹興
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成有詩示諸生，刻于學。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
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詹良爲賓。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
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錢時爲賓，明日時詣學講書，有紀
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爲之序。寶祐甲寅，知州李鏞修學告成，秋七月辛
丑朔，舍菜于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一百餘人。景
定辛酉，令侯錢可則以正月甲午舍菜于先聖先師，祀畢，序拜齒飲，會
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黄嚴爲賓，推高年者爲老，飲畢，饋老以幣，有紀事一
卷，校官鄭埏爲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鄉有學，鄉飲

之儀，歲一行於黨，再歲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人倫之化，無時而不明也。
世降而下，至廼視爲曠典，今嚴爲輔郡，土儉俗貧，縉蒐符者率支補不給，
蒐墜舉遺，尤弗暇，蓋自壬寅之後，寥寥至今。景定初元，東嚴先生來宣天
子德意，政教並行，人士胥悅，游刃之下，不見肯綮，先立春數日，戒學官飭
舊典，其以改歲之二日，釋菜于先聖先師，爰命邦人序邦齒餘，庶昭學校
明人倫之意，埏稟承未幾，先生即以戒式來示，居敬行簡，井然有條，即事
之日，先生率郡僚延三老，質明咸集，登降有度，獻酬有文，尊老有餽，仁義
之氣，藹如也，耆舊在右，怡怡愉愉，俊秀在列，肅肅雍雍，顧瞻敬嘆，莫敢踰
越，信哉，學之所以明人倫也，矧是邦人士，夙陶宣公、成公之化，二公有祠
與學同久，今儲君以歲上元，虔謁于膠庠，首躋二公於從祀之列，而先生
又以儲邸之戚，楫門之英，來修二公之化，以嘉惠儲君之治鎮，道脉國脉
相爲無窮，先生致澤之規模，其殆昉於此矣，邦人士德先生之意甚厚。
鄉飲酒制　紹興頒降禮式，承行國子監牒，奉尚書禮部符，奉都省批送
下部狀，據國子監中勘會，昨承紹興十三年四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送
到禮部狀，奉都省批送下，比部郎中林保劄子，爲理會已將鄉飲酒儀制
鏤板遍行郡國等事，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國子監看詳去後，

據本監申勘已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諸路舉人雖不住學，而兩預州
縣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由州聽取應，今比
部郎中林保所具修定鄉飲酒規範儀制，乞遍下郡國，本監看詳，雖合明
行，緣昨來明州討論參酌上件儀制，似更詳備，如蒙朝廷旨揮，依本官所
請，即乞行下明州，取索紹興十二年春已行儀制，與今來林保所具規式
參酌，鏤板遍下諸路州縣遵依奉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本部今看詳，欲
依國子監所申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聞事，仍連元狀，四月六
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監尋下明州，取索到累年已行儀
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條具，如後符州施行，州牒學，請詳
行在國子監牒内，備坐聖旨指揮，遵依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建安府學鄉飲

序拜修爵之圖

稽古堂

明倫堂

西階　東階

大成殿

博文齋　果行齋　升俊齋

進德齋　力行齋　揚名齋

尚志齋　義榮齋　達善齋

養身齋　上達齋　興賢齋

府學

鄉飲酒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民致仕者為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又設郡僚之位。東西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眾所推服者為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為之。先一日。設罇罍爵洗。各如奠謁之儀。又於庠序之廊。主賓主介僎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庠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庠門外之席。贊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　門外速賓　官主以下各就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僎從主庠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介進立于門右。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答拜。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眾賓皆入門左。贊者先之。楣次之。　序賓再拜　主人與眾賓三揖。僎門一揖。殿廊一揖。將下階一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人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陞自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眾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祭酒啐酒拜訖　相者引主人詣盥洗所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如釋奠儀。（僎從）復至阼階祭酒。啐酒。（嘗酒也）奠爵訖。　主獻賓受　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罍洗所洗觶。（飲賓觶也）至酒罇所酌酒。賓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鄉立。執事者分立。（直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跪左執觶飲賓。（拜一拜）跪受飲觶。主人答拜。（一拜）先興。執事者右薦脯醢。賓受訖興。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賓酬主人　相者引賓詣罍洗如主人儀。至主人席前。東南鄉。執觶飲主人。主人拜跪受飲。薦脯醢。賓答拜如主獻儀。　主人酬介　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觶。（飲介觶也）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　介酬眾賓　相者引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觶。飲三賓也）至眾賓之長席前。相者引眾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眾賓之長跪受。立飲。復位。次引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眾賓就席。（注云）主人先就席。僎從次賓就席。介從三賓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郡僚就席。次眾賓各就席。並相者引之。贊相及執事者各就席。在堂上者升。在兩廡者各就位。　修爵無筭

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眾賓。並禮生唱之。請主沃洗。卒飲。贊者詣主人席前唱曰。請主人沃洗。相者捧觶。請洗所。訖。直洗者亦跪受立飲。訖。各就位。　司正揚觶　贊者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興。執笏。次引司正出位立。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主人觶詣洗所洗觶。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古道。仰惟　朝廷率由舊章。崇尚禮教。今茲舉行鄉飲。非專為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鄉黨。胥訓告。胥教誨。無或懈墮。以忝所生。贊者曰。脩爵。訖。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　拜送賓介　相者引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楣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立。並南鄉。教授復立東階西鄉。司正復立西階東鄉。郡僚復至西廡。眾賓立于堂下。東西相向立。贊者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皆再拜。　拜既而退　拜訖。賓介與眾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介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北上。主人立于庠門外之左。西鄉。僎從。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拜。逡巡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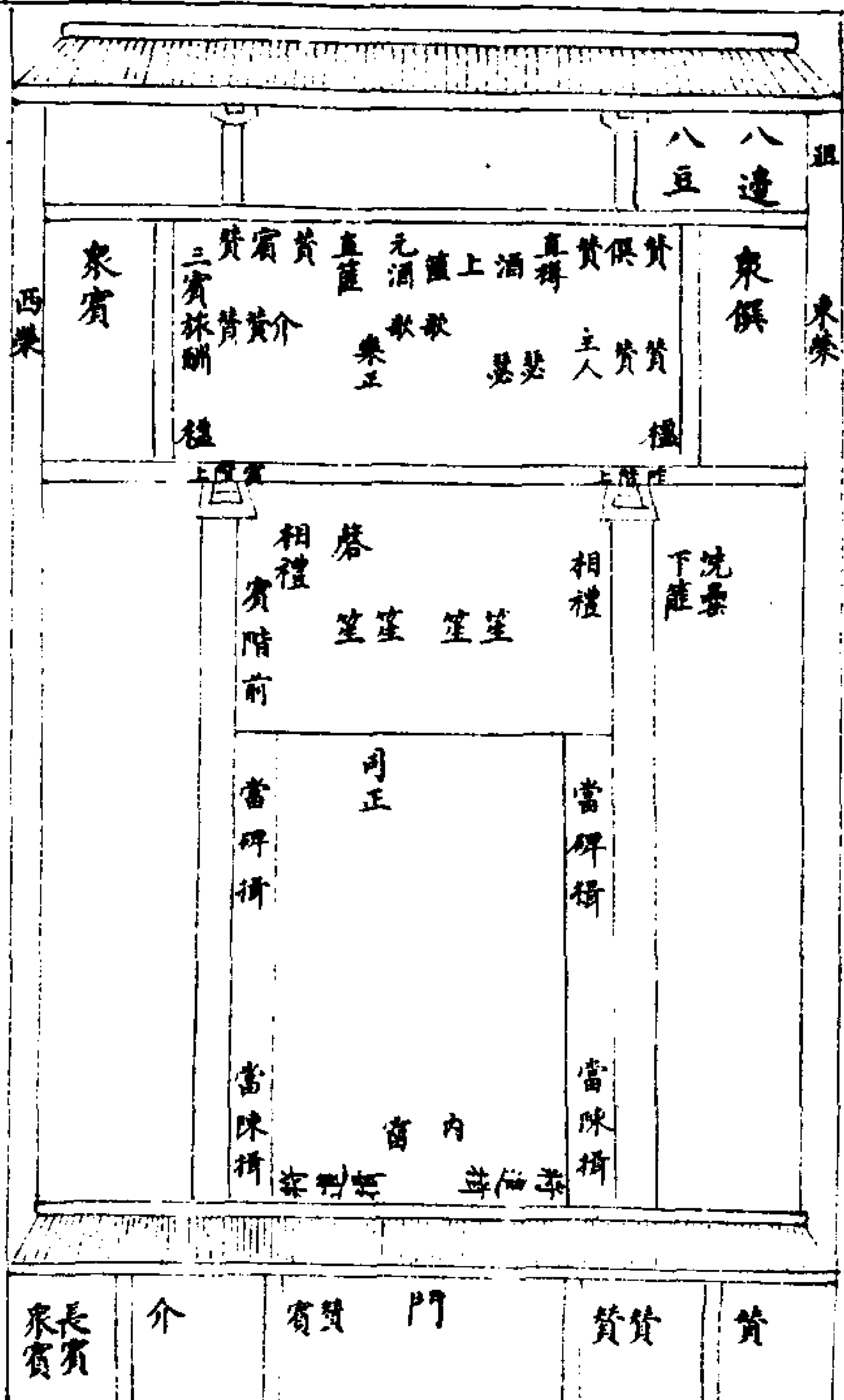
頒行約束　一無士行者。不得齒於鄉飲酒之列。　一置鄉飲酒年齒簿。（以所生年月日先後為次）　一輪請本鄉士大夫老成者與州學教授司正主其事。其所立賓及僎介。並與主人謀之。隨宜潤澤之。　一合赴鄉飲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禮官。其書以禮專請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請之。其餘士人各自具年甲。報本學編排位次。十九歲以下並侍立。曾得解者許坐。父在坐。則子侍立。有官者別席。七十歲以上免拜。　一鄉飲所須飲食器具。端請鄉之士大夫有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之。　一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赴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至者。除其籍。　一不係學籍及不齒于鄉飲酒者。不得稱進士。　一應赴鄉飲人。有犯僭徵戲玩。爭訟諠譁等。並依學規行罰。有犯正條者。送所屬。仍除其籍。

洪文安公集　漢詔郡縣行鄉飲酒禮頌　　漢顯宗承中興之緒。事興而累洽。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自初踐阼。日不暇給。而規橅宏遠。未嘗不以教化為大務。逮班時令。祀明堂。登靈臺。臨辟雍。講養老大射禮。二年三月。詔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周公孔子。於是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知所本。嗚呼盛矣。鄉飲。王化之基也。先王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立為賓主介僎三賓以象之。獻酬揖遜。揚觶沃洗之禮。定而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三代極治之時。大備之制也。世衰道微。禮壞莫覩。漢興蓋二百四十有八年。始克達于天下。豈

非盡美之事。須其久而後有成歟。夫東人之所以徼西賓者侈矣。而獨無
一言以及茲。敢掇拾陳迹。作爲頌詩十有二章。賡之康莊。以揚漢德於不
朽。詩曰。　天生蒸民。晉其有識。維聖摩勵。規閑矩飭。陽禮教遜。誥誓上儀
降周迄秦。湮滅弗殆。斤斤顯宗。龢敵王度。三宮孔陽。精意治具。爰勑方國。禮
行于鄉。稽經諏律。屬民横黌。先聖嚴嚴。拜跪薦祭。冠纓革韋。鱗差櫛比。延
速庠門。延絜東榮。賓主僎介。堪輿是程。笙流歸揚。少長位辨。已事而竣。不
識用歡。詠仁蹈德。駿駿措刑。爲霁千載。薰爲太平。乾清坤夷。軒踰呈露。萬
祥畢湊。登三咸五。昔在建武。大聖載營。有臣曰湛。示我漢行。緜蕝無傳。莫
克用乂。孰播其馨。孝明是似。允我帝德。侯其偉而。矢詩不多。維後之詒。馮

縉雲先生集答于守論備員介僎書　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冢
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疏。使備介僎之位。夫鄉飲酒。堯舜三代之
禮。聖時丕平。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奉耆德。周旋揖遜之間。
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布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
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悌成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
政役。六十至九十。遞豆有加。恭之爲郡。固狹陋。然六十五十而上。士之躬
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遽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

意不合。某竊聽彷徨。重違盛旨。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
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
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經無以年少爲賓介之文。而孔氏
敢爲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
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爲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爲之
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十者之文。則以爲正齒位之禮
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爲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爲序。賢固在其
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邪。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邪。則宜據
經傳。取六十五十而上者。今使卑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
行詔書有所未當。某比方除喪。未嘗獲請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損益之宜
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略。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衆立侍。以聽政役。敢
不疾趨承命。遽加之介僎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消辰在邇。恐違城府
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
聽明訓。乃敢進。冒瀆恐懼不宣。



新編大成集前丞相江古心序　吾鄉自晦翁來至今俗尚禮遜士矜重
自厚。其間賢太守自不乏。然其人獨喜談而私誦之曰晦翁晦翁者既數
十年如昨日非後來者。去思不如古人。乃其流風餘澤所以興起人心者。
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三山陳侯。嘗爲吾鄉教授。諸生謂是寘力於斯文。非
若前時臨之官師也。去之十五年。來守茲郡。既數月。慨然刑罰法律之外
曰。是獨鄉飲酒未舉。歲四月望。會高年耆德。獻酬拜稽於其庭。觀者千數
百人。先是予留於鄱陽芝山之下。侯以書來召予爲上公。予謝不敢當。自
是每有來山中者。皆能言當日升降揖遜之盛。往往如睹。又甚恨不以此
時從游父老。折旋諸生間。以餘年得見先王之遺風。而詠歌使君之澤。顧
愧獨守此扇耳。傳說爲之闕然動心。然吾聞鄉飲酒未行。吾鄉小人少有
忿爭。輒相戒曰。太守且行鄉飲。得無與鄉飲意士亦競競自厲。惟恐一日
不得與於鄉飲也。由是民志大和。訟益稀少。陳侯日晏而起。坐堂內鞭扑
弛。囹圄空。熙熙然。拊其民如舊。諸生勸以入孝出悌。日用吾固知陳侯之
爲人。其有以爲此鄉飲也。賓主既設。環兒童走卒不敖不譁。侯則大喜。吾
又賀吾鄉之人有以成此鄉飲也。吾雖不與飲。然自以得爲陳侯民矣。是
日也。八九十杖而至者。七十餘人。七十者百餘。深山長谷傴僂提挈此皆

阜陵之餘民長養存邺以生今日慨然惟念己未庚申之間歆文南康竟上橫出瑞陽清江間當時避逃巖穴以餘息爲累豈謂忍死復見太平仍歲豐稔天子加念遠民瘡痍痛苦又幸惠我仁侯趙姜肉骨之餘舉此曠禮如誨子弟

前南康陳守序　人道始於事親敬長鄉飲禮民所以教孝弟也康之俗如古鄒魯其民畏法而易治守禮而易信先賢之澤也合昔者爲郡文學蓋嘗槩其父兄子弟矣假守重游歘然辱斯文是懼惟是禮政教之本古御大夫黨正州長所爲汲汲焉者故願與郡人士一講行之顧方簿書期會不暇給而議及此逮之者初什九廼諗于衆曰古者或歲一飲或再飲或三歲一飲而禮國中之賢者輒飲信國周公其遺矣始相與蒐舉儀文考協等數按經采傳自謀賓介以至于息司正一惟先民是程飲之日章逢而至者八九百人主賓有秩少長咸序周旋登降如從三代人揖遜堂上山中扶攜而觀者旅于庭吏相戒曰毋恍以亂籩豆其進也充然若有得於心行之朞月市無譁甚億幸吾目尚存願爲鄉飲一出予既感陳侯之德又聞老人所以來者稽首而歎曰吾君之賜也惜當時豈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使人視吾鄉如入曹顧如設洛下其後鄉人乃共爲刻本寄予俾予序之予惟此郡貧陋不與

東南州同陳侯青殘破瘡軍餉債宿負又以餘力取先迂闊忽我後生黎民天壤間惟風聲在人不壞不忘晦翁以來甚盛斯舉想見東西州之人胃然不得負來爲吾鄉慨後生傳聞又慨然有不及見之歎意者亦猶予今日之耿耿也予亦有民社之寄于晦翁之鄉蓋方敝精神役吏事歘然未有善意之足以及此民也遂陳侯行事大息久之侯名合字惟善予爲南康郡人江萬里是年爲景定癸亥秋七月庚辰書

境無忿鬩獄犴屢空訟日益少希此可以觀俗抑亦可以觀禮矣因念一時迂闊之舉者顧尨晧項背相屬毋慮百數十人衣冠甚偉拜跪如度山中人稟序嘗薄固如此人他邦之所無者會鄉之先生爲序其事且惜當時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於是繪爲一圖被之樂石雖不足以備聲容文物之觀然使後之覽者想望其典刑則阜陵淳熙享育之故老皇上景定庚申之遺民猶足以繫斯人百世之體而孝弟敬遜之心緣之而起是以風敎不爲無助吾觀於鄉乃今知周公之德是年九月朔長樂陳合書

劉蛻文集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集作俎破折樽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錄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者嗚呼則豈謂王公大人者集作老老衰羸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籩豆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有不敢近妻婦者其於誠感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奉籩豆能速化其耕稼陶漁乎則籩豆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還乎貨者不由籩豆捘集作揆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斃也伏惟閤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齋一作墮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齋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嚴州府圖志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辛亥之孟春宛陵吳君來令茲邑距宛陵不二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吳君緣人情以爲政故孜孜得民和毋有俾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凡世之徒文屬意於操切整齊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採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今爲主擇鄉人之

有行義年者爲賓咸推高承奉郎致仕王君遷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日烜爲介以輔賓余以薄尉攝僎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衆賓尊卑長幼燦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年九十餘老不任拜起而主人以百里之長僕僕亟拜成禮而去邑人粹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也明年季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獅爲賓朝散郎新通判靳州王君琢爲介自主僎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音笑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干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今君再舉盛典俱獲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吳君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禮史不絕書而虛其應非軼錄也徒恃夫升降揖遜以爲禮而情不加焉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願君繼以無倦益有以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

爾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非獨令君舉行之意爲不虛哉由是推而及旁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爲解者是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爲之記以俟其成矣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宋絜齋文集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於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於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遵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遠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校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令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弟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而世俗桀傲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於國孝於親睦於閭門比於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於此余是以嘉之蘇州府志趙與蕙　寶祐鄉飲小録序

與蕙曩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茲復來尤愧無德於民而風澆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爲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爲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蕙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滋益愧恥學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於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卒行之與蕙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於斯者必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興仁興遜得於觀感而邪情消養於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於而家弟於而鄉忽不自知爲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郡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日興於行而與蕙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於古循吏之後於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蕙謹序黄氏勉齋三山集鄉飲酒禮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腊醢脊膋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一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絜也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其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壞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盛騶從教侈也淫也慾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長樂黄幹序吳綺文集鄉飲酒禮序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曾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黄勉齋文肅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

詳定纂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列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爲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嚴溪趙公師恕曰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間而沮之者衆一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省寓公以與斯集爲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率之以誠至今爲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巖溪公季祠子家會尚書趙公必愿帥閩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貢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約方羈丱與今詔禮陳中堅皆以五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俛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鹿鳴四牡之歌絕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旬宣東閩雅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倚叨分教度奔走豆籩爰相斯事歸附以來閩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續熙之典此則覆而知之居無何官有肋禮之徵廼告之秦使令江浙行省右丞公慨然曰鄉飲古禮也先徵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縣是懲羨既往學校無有挾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令平章定

齋高公開閘肴日躬涖泮宫上丁釋奠禮徹飲胙召學之耆儒宿老俾與斯席式燕衎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次丁學之領袖者耆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柯公拯詣學于閩調選路教授劉公直内鳴道是邦二公以蓮山之典刑泝寧之宗派南來文肅之鄉首示敬肅之訓得風一盪舊習維新乃以後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禮先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次講禮于學之養源堂堂是以勉齋之禮爲式佩衿咸集縉紳畢至聳觀盛典丕克用懌儀文於鑠于前有光凡一飲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教敬之驗區區衰老且得以與東南席之坐非蜀知之亦先蹈之效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邇也然而無有見乎爾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賁臺閣宣明之化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比有記諸全志俾紳業受固辭弗獲僭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叙禮之本末先後以諗來者憲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綺拜手謹書董師謙文集先賢勉齋黄氏開禮於考亭其序鄉飲其詳今提舉學事柯庚自牧

郡博士劉君叔敬請吾州宴勉齋之鄉議行飲酒禮閏八月乙酉集于講堂叔敬爲獻主諸生長少以序俎豆靜嘉頌禮肅給庭縣工奏升降酬酢舉以法故見大夫來觀者席促堂上士咸曰壯方君子之辱臨吾鄉丙子後五舉行矣莫盛斯今乃圖而刻之不鄙謂僕書其後僕嘗考周制黨一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鄉三年一飲君子野人皆與焉三年之中飲于黨者三州者六鄉者一合而計之凡十焉其行之也數故人習之也熟漢唐以後好古之吉吾見亦罕矣曠數年而一講焉甚者數十年而一講焉習之無素而行之以楚禮成書于冊曰某年某月日行鄉飲酒禮嗚呼此古常事也而漢唐以希闊視之吾鄉習聞勉齋之學有師法廟學禮器甚設樂甚備然自丙子迄今二十五年之久僅僅五見何望他郡劉君其命容史自今至于後日凡春秋祭奠歲時會集一以此禮從事郡人董師謙敬書

漫塘劉先生文集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罕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諭諸生曰鄉飲禮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開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考肄顧以貴賤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爲難會冬官趙戴卿得請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從臣鄉黨之士助者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擊鮮釃酒援懇懇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畢不敢槩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己廉用心恕下車不忍毫髮橫斂於民而又不衒能不專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搏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武鄉意者即欣然曰敢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鄉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貳鄉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即具爲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卑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祗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秩然其序退而充充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既事相與嘉歎以爲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遂故行之畧其閒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盖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葺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去者旋淖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曰天秩有禮盖亦有陰騭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次第鋟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焉目

焉俾書于篇首八日漫塘劉宰序

燭湖孫先生文集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爲鄉飲有四曰賓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飲黨正主之鄉三歲一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者坐立之别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爲風俗計而已我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疏闊不常前四年常侯褚造朝以此飲餞于學令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中風和日明縉紳韋布閒閒濟濟卒事無闕觀聽肅然惟吾邑之媺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光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裦勸媺俗期無窮

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教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程端禮畏齋集慶元鄉飲小録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禍我民鄉飲酒禮僅存於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久在宋導化聞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舊録可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苟簡徇俗浸失經意乾没祖入太守蘇吾王公元恭之至敦尚教化移文諗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關雎鵲巢之合奏間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爲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爲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興行事之末敬序於小録之首云黄氏日抄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

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令無得善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屬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剔舊蠹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悦服蓋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黄勉齋集鄉飲酒儀序　鄉飲敎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哉爲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元曾文貞公漢泉集碭山鄉飲酒文　順長協隣先哲昭垂其大訓居仁由義後人宜蹈其芳蹤才非天降之殊習與性成之故伯叔等系兄弟可盟於四海企鄉田同井之八家會里閭齒德之流行僎介尊卑之禮即春秋之吉旦申賢聖之嘉謀禮讓庶乎復興今古可以爲法黄髮鮐背頌高年錫福之無疆豆酒豚蹄穰盛世承平之有象勿生異議惟尚恒心貢九華先生集鄉飲策　禮所以裁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於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於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備祥容與不徒世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嘗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衆也

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西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爵不徒飲也玄酒在西壺甒在南勺冪在邊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升工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爲是屢廉也所以裁民欲致化之由也劉有吾集鄉飲酒義　鄉飲三代禮樂也禮云禮云豆籩爵觶云乎哉樂云樂云琴瑟鐘磬云乎哉是當以義求之也鄉飲禮也而謂之義何也儀禮述其禮記禮釋其義也試以鄉飲大義觀之立賓以象天尊之至也立主以象地卑之至也設三賓以象三光言繫於天也設介僎以象陰陽所以助天地養成萬物也此立名取象之義也坐賓於西北以法天地嚴凝之氣接以義也坐介於西南輔賓也坐主於東南以法天地溫厚之氣接以仁也坐僎於東北輔主也此辨方設位之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燕毛序齒之義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所以致其尊也賓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其讓也自盥洗以至於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自拜至拜洗拜受以至於拜送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也讓也絜也敬也是四德者禮之本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於是乎别矣賓升則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則少殺矣衆賓則坐祭立飲不酢而升降隆殺之義於是乎辨矣工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和樂不流之義見矣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則弟長之義明矣説屨升坐脩爵無筭賓出主送節文終遂則燕安不亂之義盡矣記禮者曰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四德孔彰五行兼備尊賢養老莫尚於此至如登降拜興之節獻酬交錯之文莫不一一有義存乎其間此記禮名篇所以謂之鄉飲酒義也維茲三山禮義之邦見謂海濱洙泗遭逢聖世興起儒風渠觀名流執斯文之牛耳齋曹文獻止堂上之皐比鄉飲禮行觀者如堵邦之人士咸曰斯禮也勉齋先生一序載之詳矣吾鄉乃勉齋先生之鄉流風未遠猶有足徵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乎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政在今日然嘗合鄉飲終篇而考之竊知聖人制禮防人情於未然其義深矣曰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曰不爭不慢則遠於鬭辨矣曰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聖人豈固薄於待學者哉天下聖賢常少衆人常多聖人設爲之禮立爲之防使衆人皆可以爲聖賢其待學者厚矣故曰聖人制之以道者此也方

且丁寧諄複既中之以敬讓而不爭又繼之以和樂而不流既道之以和樂而不流又終之以安燕而不亂其思深慮遠也至矣預於鄉飲之席者容可以不知此義乎晉明道先生觀僧飯而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吾之為禮槩然而有文肅然而無譁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三代禮樂當在此而不在彼矣何幸身親見之劉直內集直內青社晚進溫倚講席深惟聖賢教人之方以敬為先敢摭先儒緒論而紬繹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毋不敬為綱領易六十四卦坤之文言首發明敬義之要是知凡人之生稟陰陽五行之秀立乎天地之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於事接於物一日不可無敬也一息不可無敬也敬之為義大矣哉朱文公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誠以敬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如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有不可須臾闕者且以人倫言之子之於親必如舜之夔夔齋栗方為敬親之至臣之於君必如孟子陳堯舜之道方為敬君之至婦之於夫切之於長以至朋友之間必如冀缺之相敬如賓必如溫公之奉兄如嚴父必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方為各盡其敬之之道矣是五者若不主之以敬則養如犬馬者有之視如冠屨者有之反目不睦正室者有之不恭不友者有之為市道交者有之尚何以明人倫而正綱常哉傳曰君子慥之言小人悖之凶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耳是以君子常行日用之間暗室屋漏之際坐如尸立如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如入神祠如見大賓如履淵冰如奉盤水戰戰兢兢未嘗間斷乎此敬也豈敢一毫少有怠忽之心哉文公謂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至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篤敬孟子之齋敬此聖賢傳心之法也千載而下子程子出繼往聖開來學教人入道莫如敬嘗以主一無適言之門人謝氏又以常惺惺法言之尹氏又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之觀程門數說即知其用力之方矣迨勉齋黃先生得文公之正傳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投諸生點檢身心其功尤為近裏親切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托在此無憾及暮齡宿疾而講論亹亹無倦情之容足見勉齋先生之持敬貫動靜徹表裏如一始終無界限者矣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又有得肅字較密以是論之誠莫如肅字之為密也直內素慕勉齋先生之學幸游勉齋先生之鄉侍席之初輒敢以敬為諸君言然則欲學文公篤於持敬之工夫當自勉齋先生肅字入楊鐵崖集鄉飲酒賦　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註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是禮也用之有三正歲十二月以禮屬民而飲之于序謂之鄉飲酒州長春秋以禮屬民會民于序亦謂之鄉飲酒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飲國中賢者亦謂之鄉飲酒飲雖不同同歸于禮漢永平晉太始唐貞觀開元宋淳化紹興皆嘗舉而行之然求其如周官之法度則槩乎其相遠矣秋闈以鄉飲酒命題知今日鄉大夫且將采是禮而追周官司徒之懿矣遂為賦曰客有以德行為輿道藝為蓋冠以玄端佩以緇帶素韠端方白履貞大慕西周之禮文歷東南之都會揖江浙先生而進問曰先生知吾所以禮服而趨而謀賓分乎抑知鄉飲之禮昉於三五之化成周之大比乎先生曰未也抽子古思騁子高辭盍為我言之客曰唯唯原夫皇風既邈孰紀孰綱不有斯禮孰賢孰良輕重適均如萬物之有權衡沉濫不潰如橫流之有堤防茲成周之制作賓教養之大方爾乃鄉國有飲賓主有握三揖而至三讓而升拜至拜洗拜受拜送于以明君子相接之道于以鄉民務本之情賓天王地介陰僎陽三賓參列三光宣精賢能環坐法四時之象仁義交輔列八方之形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尊卑之分白或以三豆或以五豆而養老之義明于斯時也兩壺在內五脯在俎玄酒斯傾揚觶斯舉樂正先升工人西序廉鳴四牡皇華非堂上之升歌乎南陔白華華黍非堂下之笙吹乎魚麗嘉魚南山歌于前由庚崇丘由儀笙於後非彼此相間之偶乎關雎葛覃卷耳歌於前鵲巢采蘋采蘩笙于後非彼此相合之趨乎歌樂三終工告備矣司正洗觶賓斯去矣先生亦喜聞乎先生曰子知鄉飲之所以興賢能抑知賢能之所以興鄉飲乎禮非人不行人非禮不立故禮實為人文而設而非徒從事于飲食之末也故知王道之易行微孔氏則不識也迨乎漢明崇祀在饗宇而渙頒晉武幸臨就辟雍而萃習貞觀開元僅相繼而維新淳化紹興徒粗用於秋牀是皆習虛儀於一時而無實行於平日求其遺意於關雎麟趾之後見又可得乎方今嘉賓燕饗大比舉行制復周官詩歌庭鳴杏園講同年之會瓊林被錫燕之榮方將隆俎豆備笙絃俾子大夫篳弁走于就長謀賓之役曾不知目之過而信耳之僻乎客聞而喜喜而歌曰三物賓賢飲于鄉兮千載墜典舉於庠兮方于成周其有光兮光

生起而賡歌曰嘉賓既醉歌太平兮匪徒養老實賓興兮嗟爾嘉賓拔稟征兮脩之于鄉用之天子之庭兮劉公是先生集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為國厚於養賢故鄉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在上肆三官始拚風什以居先考縟儀於古經得嘉言於逵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逆下燕雖示惠豐合樂於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於胥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工於堂庶令在位之人徧聞其奏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闊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也吾猶以為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為光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丕變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為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北仰寢容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師工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聆其音者信國風之為陋瞰其位者究

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蕭斯文集鄉飲賦　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罇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賓旅此六體者禮之大序至於高館初啓長筵初肆衆賓便僻而入門主人稽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後獻束具設酒醴畢備擊皷遷奏工歌咸革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拜迎拜送則人知其絜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寔曰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今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之禮歌鹿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主賓既立或陛或堂列豆舉爵皷瑟吹黃動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蔔習於禮樂則可招貢於旌弓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譊而湛樂之是崇建昌府盱江前志鄉飲酒詩并序　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洎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久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諸士子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為執觶以獻蓋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節使盱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意頑諸生毋忽　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釆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

髮居賓右青衿隘坐隅遠倖曾泮飲下陋漢庭酺席正群心肅蓋行美化敦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　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侑　盱江文物盛江西有底醇風久轉移端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厖眉華髮四朝老方領圜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　廿山翁教授　鑒書雙羽出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劍鋒成未報吏陶元去作尊彝雅南歌裹聲千古乾巽維達位兩儀細數盱江知郡事有如此事幾人知　石潭張學正爾　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欃修俗頻移樂合鶯星下庭宇辭揚虎蜼伏樽彝頭顱如許堪殊席筋力無多柰縟儀耿昧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違負先知　曾檢正穎茂　異席賓階愧上西喜觀敝俗頻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屨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紹興賢守司教明直講太平儀遼遼曠典令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　童夫監順　兩輪來自啟東西要使盱民習俗移可但官條扶世教更從鄉飲叙倫彝一堂禮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隨賓席後蹒跚非據只心知　嚴右司繫　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師孔聖人澆難化笑封彝來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幾曾知群書足用事對　奏陵在泮　尊賢養老命齒敘禮　知王道明尊

長賦偶聚會盛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

揖遜酬酢而隆殺辨等　拜起坐立而尊卑異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瞻武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十有

傁 洪武正韻蘇偶切。左傳傁音大叟。顧野王玉篇傁息口切。老也。與叟同。
說文作傁。揚雄方言傁老也。東齊魯衛閒凡尊老謂之傁。張參五經文字
傁亲口反。與叟同。見春秋傳。司馬光類篇傁蘇后切。又側救切。嫁也。釋行
均龍龕手鑑傁傁舊藏作叟。蘇走切。又俗音。義不相應。楊桓六書統心
母傁老儒並教者也。从又从儒省。又以指畫教令也。嚳亦从古儒字省。已
上並古文。屬或从寸。與又同義。趙謙聲音文字通傁心者切。亦从人。左傳
趙傁在
傁用此。
篆書 史籀並見楊鈎鐘鼎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傻 無極山碑

瞍 洪武正韻蘇偶切。目無眸子。許慎說文瞍無目也。从目叜聲。蘇后切。劉熙
釋名瞍縮壞也。顧野王玉篇瞍蘇走切。瞍同。長陸法言廣韻瞽瞍。舜父。丁
度集韻瞍或作𥆧。司馬光類篇瞍又先彫切。吳棫韻補叶青蘇戶切。毛晃
禮部韻略古作𥆧。戴侗六書故瞍瞽也。詩云矇瞍奏公。毛氏曰無眸子也。
鄭司農曰有眹無見謂之矇。無眹謂之瞽。無眸子謂之瞍。郭守正紫雲韻
瞍字林云目有眹無珠子。韓道昭五音類聚瞍音藪。盲人也。楊桓六書統

心母瞍 㕛脊 瞍 隸 瞍 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叜。今文作瞍。詩
注疏云目珠黑白分明而無眸子。陰時夫韻府群玉無目珠子。韻會定正
瞍心者切。本作傻字
切心者心新鮮叟。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瞍 六書統
草書 瞍 拜于摳見草書集韻

矇瞍 詩大雅靈臺篇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瞽瞍 孟子萬章篇　瞽瞍亦允若。瞽瞍舜父名也。

藪 洪武正韻蘇偶切。大澤。亦作棷。漢武帝紀麟鳳在郊藪。又十六斗曰藪。亦
作籔。篡文婕韻。許慎說文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楊州具區。荊州
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雝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
昭餘祁是也。蘇后切。徐鍇通釋九州之藪。楊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
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徐
鍇按周禮注大澤曰藪。具區五湖也。雲夢夢澤也。其地跨江。圃田在中牟。

今鄭州。孟諸在睢陽東北。大野在鉅鹿東北。弦蒲在汧。奚養在長廣。昭餘祁在太原鄔。楊紆爾雅注在扶風汧縣西。蘇走反。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楊雄方言。鋪頒索也。東齊曰鋪頒。猶秦晉言抖擻。謂斗藪舉索物。顏野王玉篇。桑後切。張參五經文字。素口反。丁度集韻藪或作擻。亦从叟。吳棫韻補。叶音蘇戶切。藪澤。蔡邕胡黃二公贊。白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要機廣千祿字。藪擻。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大澤叢薄深廣之地謂之藪。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澤藪。別作蔢藪。空中衆輻所湊也。因謂之藪。又所主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藪。淵藪。仁義林藪。山藪。藏疾同。郭守正紫雲韻。聚草亦倉府。周禮注。澤無水曰藪。釋行均龍龕手鑑。藪。俗藪。今蘇口反。澤無水有草曰藪。藪。香嚴隨函同藪。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倉奏切。草籔中空。又所矩切。窶藪。四足几也。又刀主切。窶藪帶器也。楊桓六書統。心母藪。藪。糊同。蕄同上。餘見尤韻審母慈忘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周禮太宰四曰藪。注。無水曰藪。前嚴助傳。八藪爲圃。師古注。魯晉秦宋楚吳齊鄭。或作擻。禮記麟鳳在郊擻淺聚草也。與藪同。集韻亦作蔌。增韻注。十六斗謨。說鐘六書類釋。又窶藪漢東方朔曰。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藪。楊惲曰。鼠不容穴。銜窶藪。又所主切。毬丞克正字韻綱。又與主切。戴器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苟切。有草木魚鼈以厚養人者。从艸。舉其略也。或用擻。記。麒麟皆在郊擻。注。聚艸也。與藪同。徐音最非。作籔非。又藪中空也。周禮輪人。捎其藪。本作擻。蓋方言音異。借語助聲作擻。非。韻會定正藪。或作擻。亦作籔。

篆書　藪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藪　徐鉉篆韻

藪　藪　藪　並六書統

隸書　藪　楚相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藪　孔宙碑見漢隸字源　藪　六書統

草書　藪　藪　藪　藪　並張錦漢　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風俗通。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亭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說爲逌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

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詩大叔于田。叔在藪。注。藪者。聚禽之府也。疏。藪。曠野之地。漢書食貨志。山林藪澤。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司馬相如諭巴蜀父老云。鷦鵬已翔於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於藪澤。

八藪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圃。江漢爲池。注。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陽。鄭有圃田。

九藪

小學紺珠。具區。越。雲夢。楚。陽華。秦。淮南子陽紆。大陸。晉。圃田。梁。說文有田。孟諸。宋。海陽。齊。鉅鹿。趙。大昭。燕。淮南子昭余。高似孫緯畧。伯禹疏川導滯。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周禮曰。揚州之澤藪曰具區。荊州之澤藪曰雲夢。豫州之澤藪曰圃田。青州之澤藪曰望諸。兗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貕養。冀州之澤藪曰陽紆。并州之澤藪曰昭餘祈。

十藪

爾雅畧義。魯有大野。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郡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晉有大陸。郭氏曰。今鉅鹿北廣河澤。今按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秦有楊陓。陓音迂。郭氏曰。今在扶風汧縣西。疏曰。周官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即此楊陓也。高似孫緯畧。秦有楊紆。音迂。宋有孟諸。郭氏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疏曰。周官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禹貢云。被孟豬。左傳亦作孟諸。文不同者。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楚有雲夢。郭氏曰。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巳丘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氏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齊有海隅。疏曰。海畔迴闊。地皆作鹵。燕有昭餘祁。郭氏曰。今太原鄔陵縣九澤是也。鄭有圃田。郭氏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穫。郭氏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高氏緯畧。穫音互。周禮國語皆曰九藪。耳而爾雅之言乃曰十藪。名之同者五。呂氏春秋曰。昭餘祈。一名大昭。又名漚澤。周穫。并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祈縣連延西接至此。晉太康地志曰。汧澤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羅泌路史餘論。國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雝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而并有昭餘祈。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祈。鄭州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陓乃爲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陓皆在扶風

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縣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屬之齊耶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周豐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田鉶養為具養則字異爾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昭餘祈在介休連延祈縣界氏所云大陸一名泒澤俗曰鄔城洎者是也鉶養在長廣徐州睢焦穫在涇陽北即瓠口瓠田萬頃

弦蒲藪 元一統志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晉太康地志云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蒲也按漢書地理志雍州有弦蒲藪

孟諸藪 元一統志孟諸藪在虞城縣西北十里爾雅云宋有孟諸郭璞曰藪澤名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夢河神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

激瀲藪 太平寰宇記激瀲藪在西戎焉耆國

焦穫藪 太平寰宇記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史記河渠書韓水工鄭國說秦孝公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水經云注水東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爾雅十藪謂周有焦穫是也溉田萬頃皆見溝洫志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穫音護

昭餘祈藪 元一統志昭餘祈藪在太原府祁縣東七里舊已涸國至元二十一年浚鑿為九池得細水溉民田頃畝間及浸隍下樹木今其側立成湯祠歲旱土人爆沙聚祠中置瓶其上以禱雨得水累獲其應今池廟俱各不存

山藪藏疾 左傳宣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含垢天之道也注高山大藪凡物之毒害者無不居藏匿疵瑕

不崇藪 國語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麟鳳在郊藪 漢書公孫弘傳麟鳳在郊藪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

竄迹幽藪 李翰蒙求東漢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所居城市王府連辟舉賢良不就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逋逃幽藪 太平御覽十三州志黑山險為逋逃幽藪

韋續墨藪 小說蒙求韋續論行草書法及作字之病集古今聖賢事迹述之謂之墨藪

營壁越藪 宋曾鞏元豐類藁過客論營壁越藪建牙荊區列卒彌野狙獠避陽

仁義之藪 東漢書班固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注言深邃也程雪樓集顛瞑乎詩書之圃沉酣乎仁義之藪尚友乎千載其過人不亦遠乎

仁義淵藪 東漢書蔡邕傳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天台別傳慧思禪師誡天台智者曰既奉嚴訓不得色從衛岳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辜付屬乃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陳都

量包淵藪 宋錢塘韋驤集上兩省開候狀某官器等珪璋量包淵藪秉赤心而內固屢華貫以荐更

盜之淵藪 范忠宣公集朝請陳公墓誌公攝長水令邑有群盜吏不加禁公詰責吏曰所盜皆他邑而來常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為盜之淵藪也皆擒置于法

逋逃淵藪 蘇東坡集上皇帝書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功利淵藪 朱子語類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財用之藪 蘇東坡集乞降韓縝狀太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其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飽數州

言談之藪 馬明叟實賓錄晉裴頠樂廣嘗與之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言頠為言談之林藪

中官區藪 唐書吐突承璀傳憲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閹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前漢注云閩本蛇種故以其字從虫音許凡反

文藪 唐皮日休集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開撰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祈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曹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邪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眾作之藪也又疑為若

魯晉秦宋楚吴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數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數亦若魯秦宋楚吴越齊燕鄭周之數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數也疑而愛之顯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數之爲意也霍山爲賊之數首陽爲碑之數隋鼎爲銘之數易商君傳爲讚之數周昌相趙爲論之數陵母爲頌之數心爲箴之數移成均博士爲書之數三蓋爲詩之數數之于文不文不可盡舉若九謌十原決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賊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文之數也孰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籔

洪武正韻蘇偶切十六斗又炊箕漉米器又姥韻許慎說文籔炊箕也从竹數聲蘇后切徐鍇通釋木耳圖主以盤類此揚惲云鼠不容穴銜窶籔也蘇走反揚雄方言炊箕謂之縮漉米箕也或謂之籅顏野王玉篇籔先后切筲籔並同上丁度集韻籔籔或从窔亦作筲籔侗六書故籔桊口色縷二切聘禮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鄭氏曰今文籔或爲逾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伯氏曰按聘禮注國語引聘禮十六斗爲庾然則籔即庾鄭氏謂今文作逾庾本倉庾之庾逾與庾皆假借也當作籔說文曰炊箕也箕漉米籔也於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籔桊口切禮器祭音籔義同楊桓六書統心母籔統聲籔隸篸同上餘見尤韻審母籔與籔同或从竹宿聲籓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魏柔克正字韻綱籔又與主切又窶籔四足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肴切作箱非借十六斗也俗混用籔萋

篆書 籔 籔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籔 徐鉉篆韻 籔 籔 並六書統 隸書 籔 六書統 草書 籔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籔以竹爲之

聘禮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疏云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

棷

洪武正韻蘇偶切禮記麟鳳在郊棷注藪草也與藪同不得重押如押斗藪者非俗作棷又隊韻陸法言廣韻新也柴也又側溝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又七廔切丁度集韻此苟切廣雅棷棷也又楚九切又士九切博雅校棷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垢側尤二切木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又穿母棷余見尤韻照母字滌博義 篆書 棷 六書統 倉苟切又則構仕垢二切

郰 棷

詳前

嗾

洪武正韻蘇偶切使犬聲又宥韻顧野王玉篇蘇走先奏二切陸法言廣韻嗾上同張參五經文字先后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嗾蘇后切又作𠻞嗾晏機廣干祿字音叟又先奏切皆使犬也鄭之秀精明韻嗾嫢釋行均龍龕手鑑嗾或作嗖俗嗾正蘇走反使犬聲下一又倉奏蘇奏二反義同嗖蘇口反正作嗾韓道昭五音類聚嗾方言云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也楊桓六書統心母㗂說見尤韻嗾嗾同上餘見尤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左傳公嗾夫獒焉注嗾本作𠻞集韻亦作𠻞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肴切見去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心肴心新鮮嗾

篆書 嗾 嗾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嗾 嗾 嗾 並六書統 草書 嗾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蔌

洪武正韻蘇偶切萊謂之蔌又屋韻丁度集韻爾雅萊謂之蔌司馬光類篇蘇后切又蘇谷切晏機廣干祿字音叟又音速皆萊也楊桓六書統心母蔌从艸軟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遜心肴切見蔌韻此方音作蔌非

篆書 蔌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蔌 六書統 草書 蔌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瞍

蘇偶切顧野王玉篇先口切聰總名瞍同上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字林聰也或作瞜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瞜音瞍義同楊桓六書統心母瞍亦作瞍瞍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肴切無目也目無眸子从目叜亦聲詩矇瞍奏公俗音平聲

篆書[瞍]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瞍]六書統　隸書[瞍]六書統

廋 蘇偶切。孫愐唐韻隱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廋或从叟。隱也。司馬光類篇所九切。或从㝸。韓道昭五音類聚所柳切。老人也。楊桓六書統心毋廋踈有切。从厂叜聲。叜乚也。余見尤韻審母廋隸。廋誤。

篆書[廋]六書統　隸書廋六書統

駷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馬搖銜走。又思隴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或从㝸。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又須隴反。搖銜馬也。楊桓六書統心毋駷。餘見董韻。䮴同上。餘見尤韻審母。

篆書[駷]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駷]並六書統

樕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車轂中空。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曰樕通作藪。楊桓六書統心毋樕从木叜聲。樕隸。

篆書[樕]六書統　隸書[樕]六書統

擻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抖擻舉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抖擻舉索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抖擻。上當口切。下蘇口反。抖擻舉振之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思口切。抖擻起物。擻音藪。楊桓六書統心毋擻原聲。擻隸。

篆書[擻]六書統　隸書擻六書統

抖擻 詳前

謏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謏誅誘辭。宋重修廣韻蘇后切。戴侗六書故謏息有先了二切。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未足以動衆。鄭氏曰謏之言小也。悅按慮憲求善良。忠不止於小聞。韓道昭五音類聚蘇口切。又思了切。謏星酉切。楊桓六書統心毋謏詳見筱韻謏。按字滲悖義謏同上。又先了切。又所六切。

篆書[謏]六書統　隸書[謏]六書統

陖 蘇偶切。丁度集韻阬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楊桓六書統心毋陖从𨸏叜聲。陖隸

篆書[陖]六書統　隸書陖六書統

𥗊 蘇偶切。丁度集韻石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楊桓六書統心毋𥗊从石數聲。𥗊隸

篆書[𥗊]六書統　隸書[𥗊]六書統

膄 蘇偶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蘇口反

嗽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數義同

數 敷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二山朽切。攬敷也

袴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叟

誜 蘇偶切。字滲悖義初九切。高聲也。出類聚。

○趣 洪武正韻此苟切。促也。趣馬官名。主駕。又魚遇屋三韻。俗作趍。陸法言廣韻書傳趣馬掌馬之官。孫愐唐韻倉苟切。又七慮切。宋重修廣韻又七屢切。丁度集韻趣周禮有趣馬官。或作趍。晏殊廣干祿字又音聚。疾也。戴侗六書故鄭趣湊也。書曰綴衣趣馬。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馬。掌贊正良馬掌駕說之頒所趨向焉趣。七慮切。又七六切。見趣下。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趣馬注七口反。楊桓六書統清母鄒。餘同上。餘見魚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周禮注養馬者。或作趍。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逡遇切。疾也。趣玉切。迫也。字滲悖義趣通作趍。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趣青苟切。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清清母趨。

篆書[趣]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趣]並六書統

草書[趣]張芝[趣]王羲之[趣]張旭[趣]懷素[趣]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趣馬 詳前

取 洪武正韻此苟切。獲也。取予之對。又魚語御三韻。陸法言廣韻又此庾切。孫愐唐韻又上庾切。戴侗六書故此苟此主二切。說文曰。捕取也。从又从

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後取之義甚詳。乃獨以取耳爲義。未詳於忍者。于取爲曰取。去聲。易曰勿用取女。別作娶。楊桓六書統清母䎗餘見魚語二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詳見此。主切注。舊韻許上去二聲通押。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略倉茍切。又七庾切。趣謀聲音文字通聚。青茍切。見語韻。此

古音 篆書 並古孝經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並王羲之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革取

此茍切。顧野王玉篇初九切。⿰革取束也。䩲同上。丁度集韻楚九切。或从芻。楊桓六書統穿母⿰革取从革取聲。⿰革取（隸）。䩲同上。餘見尤韻照母。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坴凡

此茍切。顧野王玉篇毋口切。⿰坴凡也。楊桓六書統透母⿰坴凡它口切。从凡考聲。（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十

⿺辶取

此茍切。顧野王玉篇丁后切。走也。又七庾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去也。字滲博義倉茍切

采

此茍切。丁度集韻將取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采說見海韻 篆書 六書統

娵

此茍切。丁度集韻美女。楊桓六書統清母娵餘見虞韻。字滲博義倉茍切 篆書 六書統

⿰取刂

此茍切。丁度集韻析薪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取刂餘見庚韻精从二母。字滲博義倉茍切 篆書 六書統

⿰音芻

此茍切。丁度集韻初口切。樂音美也。又楚九切。⿰音芻韻聚聲。韓道昭五音類聚初卯切。弄入言也。楊桓六書統穿母⿰音芻从音芻聲。⿰音芻（隸）字滲博義倉茍切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言足

此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手切。等也

嗖

此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初九切。惡口也

○走

洪武正韻子口切。趨走也。指趨走之體而言之也。又宥韻。許慎說文走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徐鍇曰。走則足屈。故从夭。子茍切。爾雅中庭謂之走。郭璞注。此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劉熙釋名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顧野王玉篇子后切。去也。奔也。僕也。又音奏。顏元孫干祿字走走𧺆上中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走。祖茍反。說文從夭從止。今依經典相承作走。徐鍇通釋春秋左傳曰。君親舉玉趾走則足屈。故從夭止。會意。則口反。司馬光類篇又則候切。疾趨也。今變隸作走。張有復古編𧺆隸作走。鄭樵六書略從夭從止。止足也。夭象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吳棫韻補叶音子與切。趨也。韓子䀌天於股。雖以趨走。正考甫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戴侗六書故則茍切。義不待釋。𧺆其所曰𧺆。去聲。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無注。孟子獸之走壙。注音奏。又漢書閭道走軍俱音奏。此非去聲者。注疾趨也。乾道壬辰省試從諫轉圜賦。場中有用杜牧注孫子序。猶盤中走圜之走。盤之句。押走字。在此有字韻內者。其出處無明音。試院申明。凡經傳無音釋者。並只如字。合從上聲。如字押。周孟公特看詳云。今見行禮謁。如防探字之類。平反異音。被視之類。上去異音。在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押者。有獨音者。方從本音。今走字出處無獨音。自合依今禮韻隨韻通押。此出孟公集云。王柏正始音藏茍切。趍也。又藏候切。趍向。鄭之秀精明韻兵兵而走。詩音奏。釋行均龍龕手鑑。𧺆俗。𧺆通。𧺆古文。走字。𧺆俗。音走。𧺆音走。𧺆走子候反。疾趨曰走。又祖茍反。今作走。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子豆切。走音走。楊桓六書統精母𧺆。統注。𧺆隸。走譌。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本作𧺆。會意。隸省作走。後蘇亮傳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注謂馳走之人。謙稱也。司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周伯琦六書正譌𧺆俗作走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則候切。義同。字滲博義走通作𧺆。命𧺆𧺆趙謙聲音文字通。𧺆。晶者切。從止夭聲。隸作走。借謙稱也。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者切。駿奔也。又謙稱。謂馳走之人。見馬遷傳。字切精者精精癸孝

篆書 内史彝 周穆公鼎並楊鈞鐘鼎集韻 石鼓文 師旦彝 孝經

並寶和鐘 古老子 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走 淮源廟碑 祝睦後碑並漢隸字源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十一

真書走顏真卿　走蘇軾　行書走趙子昂　草書走皇象　隸書走蘇軾

走走並張　錦溪走趙子昂

蜚廉善之史記秦本紀　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之。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傳

世善走倦游雜錄徐博世為皮匠。能為一鍵鍵。號為道士。能導引挫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見曰臣能走。乃脫履於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跳走如飛錦繡萬花谷元魏將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尚書李沖典選。大眼往求署。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因驚嘆。遂用為軍主。

走及奔馬吳越春秋慶忌僚子也。勇為人所聞。走及奔馬。北史魏伊馥傳　馥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卻行。隋書麥鐵杖傳　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新唐書高開道傳　開道滄州陽信人。世業煮鹽為生。少驍勇。走及奔馬。五代史敬翔列傳　敬翔為朔方軍牙將。入虜以功賞封五十戶。敬翔進陋類不勝衣。其走及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考矢在手。前無強敵。陸游南唐書李元清傳　元清捷善走。能及奔馬。五代史弘肇傳　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璠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晉陝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走及奔馬。趙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廝役於縣。走及奔馬。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時至彰德節度使。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太平御覽俗說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一過坐布上。遂得之。抱朴子曰。𧿍丁呂切又音楮。術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書。走及馬。

走及奔鹿太平御覽唐書　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麞。強力絕人。

走及麞鹿魯女生別傳　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赤腳走五代史補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為長。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等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釋

車下走韓子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晏嬰疾甚。且死。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輿節而走左傳　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請立之。陳乞欲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

棄國而走類說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為太子。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猶秋蓬惡於根本而愛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竊寶而走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捉髮走出左傳僖　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掩耳而走左傳昭公七年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荀躒掩耳而走。

踰墻而走史記甘茂傳　甘茂對秦武王曰。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織尚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奏事還走史記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捨船步走太平御覽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引兵退走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　龐勛作亂。其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

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潰勛乃追仗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守徐州者敬文聶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并首殺之。

棄城而走 唐李文公集楊烈婦傳 厥自兵興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若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引兵南走 續蒙求四契附錄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出帝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過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去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

黥面縱走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遼伐晉斷晉糧道及歸路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遼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

奔走無射 禮記祭統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注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也正義曰言孔遂隨難于漢陽及即宮於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三節以走 禮記玉藻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注節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庶人走 書胤征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曳兵而走 孟子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三戰三走 史記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

閔王步走 劉向新序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故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主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

韓王亡走 史記韓王信傳 信故韓襄王孽孫漢二年立爲韓王三年信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爲韓王卒以信材武詔從王太原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上自擊破信軍信亡走匈奴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北走南走 資治通鑑季布匿朱家朱家曰此不北走胡南走越爾。

高飛遠走 東漢書卓茂爲密令時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其故人具道所以茂因訓之曰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華鎮雲溪居士集高飛遠走可人情上蔡東青舊有名誰在華堂饗鼎俎自甘平野掠柴荊心憂狐兎紛難盡眼看豺狼恣不乏莫倚綵繩金旋義弓藏鳥盡汝須驚。

聞薦跣走 孔平仲雜說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事非所敢當乃跣而走。

民有百走 東漢書劉陶上疏民有百走退死之心無一前鬭生之計。

大杖則走 續後漢書崔寔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賣官爵寔從兄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嘗問其子鈞曰議者何如鈞曰論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遙擲而走 太平御覽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見一置懷中既詣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戶遙擲而使走。

符堅遁走 太平御覽 晉書載記前秦錄曰符堅大敗爲流矢所中遁走甚飢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

符融辨走 晉書載記秦符融傳 融爲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刼盜行人爲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即盜也其發姦擿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爲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測之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急裝欲走 常談脞錄齊王敬則及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後爲尤興盛軍容衰文曠斬之。

作還作走 隋書列傳 党項羌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作還作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遇伏敗走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四月丁丑龐勛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雕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塞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

徒步出走 遼史天祚皇帝紀　保大五年春正月戊子趙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

謟佞趨走 金史章宗承安二年十二月朔勅御史臺糾察謟佞趨走有實迹者

附麗奔走 金史楊伯雄傳　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在閒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起居注

走生仲達 三國志蜀諸葛亮率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走入秦氏 太平御覽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與太祖善共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走爲上策 通鑑紀事本末傳宗三年冬十月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皆不利城中無食米餓死者太半彥師鐸憂悶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愀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

走不以手 荀子飛不以尾桂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躄者不忘走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傳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孫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

後出同走 國語晉語獻公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

負山而走 莊子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與驥俱走 呂氏春秋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不與馬爭走 太平御覽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見虎不走 荀子譬者見虎不走非勇也

可以出走 劉向說苑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追飛捉走 孔氏六帖北齊河間守崔謀恃勢從李繪乞麋角鵠羽答曰鵠有六羽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捉走以事佞人

日月並走 文苑英華唐獨孤及夢遠遊賦　百骸與日月並走五臟與哀樂交戰

將命四走 唐杜牧樊川集天下平一綦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

奔走道塗 韻語陽秋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

多米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者邊走那邊**

邊走類說蜀後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以蓮花冠因施臙脂夾臉號醉粧作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蒼遽西走宋蘇老泉集與吳殿院書 京師會遇怵未及從容屬家有變蒼遽西走。

教諸生學走朱子語錄福州張觜宇柔直蔡京賓致為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口恙如此京聞之矍句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宋詠史詩觜福州人為蔡京館師席教其子遂日令弟子學走京怪問之曰天下被汝父壞了快學走京再問之曰急召楊時中出用。 蔡京愛子致賢師爭柰君憂國吉危張觜識時真俊傑祇將走字教京兒。

驚而脈走晁說之客李師旦言張南軒病時診之無脈南軒云其自來如此因言人有脈在臂之背者某嘗遭人持刃欲見剌故驚而脈走云。

百蠻犇走宋王珪小兒致語百蠻犇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

照鏡狂走宗鏡錄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

聞香賊走高僧傳圖澄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處為賊所劫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棄之而走。

捨父逃走類說北宗神秀神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泰山走通鑑外紀桀在位以來伊洛竭泰山走。

擊之為狗走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

徒跣而走金樓子箴戒篇漢哀帝即位寵任董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漢氏衰矣。

民相驚走東漢書五行志安帝永初時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老虎逐麃走東南記聞鎮江有讖云老虎逐麃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間三邑舉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應此讖時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讖丞相當走蓋丁鎮江人也陰囑省闈官吏默識三邑試卷皆不取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遣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為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押發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禾中走太平廣記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氏為妻其父與夫同客江湖俱為盜所殺投小娥於水中經宿而活一夕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求智者辨之時有李公佐聞之曰我得之矣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中字一日夫者非春字而何然則殺汝夫者申春也。詳俾字

趨走事類合璧趨走給召呼。宰夫

下走西漢書蕭望之為前將軍受遺詔輔元帝會稽鄭朋待詔金馬門奏記望之曰將軍規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庂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興周召之遺業覩日庂之無聽則下走其庶幾顧竭區區砥礪鋒鍔奉萬分之一。注下走者自謙言趍走之役也。

牛馬走事類蒙求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太史談遷父也遷自謂太史公牛馬之僕也。

飛走翻譯名義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大論云如迦羅頻伽鳥在鷇中未出發聲微妙勝於餘鳥正法念經云山名曠野其中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 迦蘭陀 此云好聲鳥形如鵲羣棲竹林或言鼠名具如下出。 拘耆羅 或拘翅羅此云好聲鳥聲好而形醜又云鶬鶊。 嘶那夜 此云鷹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音揮注曰鼓翅翬翬然疾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於是竦翮下革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許穢邊有黃衆莫能知時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又言隼者易曰王用射是亦隼于高墉之上孔穎達云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玉篇云祝鳩也顏師古云隼鷙鳥即今之鶻胡骨也劉向以為隼近黑祥

貪泰類也。　膝朱芳陀　或叔迦婆嗜此云鸚鵡。說文云。能言鳥也。山海經曰。黃山及數歷山有鳥焉。其狀如鴞。五各　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曲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雜寶藏經云。過去雪山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華果。先奉父母。時有田主初種穀時。願與衆生而共啖食。鸚鵡於田。常采其穀。田主案行。見撫子戢　穀穗。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鳥告主言。先有施心。故敢來采。如何今日而見網捕。田主問鳥。取穀與誰。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報曰。今後常取。勿復疑難。云云　佛言。尒時鸚鵡我身是也。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究居求　究羅　此是鷄聲。鳩鳩吒。此云鷄。易林曰。巽為鷄。鷄鳴節時。家樂無憂。西京雜記云。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鷄。以刺漏驗之。與晷度無差。饒夫曰。犬鷄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鬭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鷄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楞嚴云。如鷄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長水釋曰。鷄第二鳴。天將曉也。孤山釋云。三德涅槃名曰義天前受想盡。似證尚遙。如鷄先鳴。天色猶昧。今行陰盡。唯識陰在。明悟非久。如鷄後鳴。天有精色。稱顏之推云。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雛之聲。　斫迦邏

婆　此云鴛鴦。匹鳥也。止則相偶。飛則相雙。鳥喻品云。二者迦隣提。二者鴛鴦。游止共俱。不相捨離。今師釋曰。以雌喻常。雄喻無常。生死有性善故無常即常。如二鳥在下。涅槃有性惡故。常即無常。如二鳥高飛。是則在高在下。雌雄共俱。雙游並息。其義皆成。　耆婆耆婆迦　此翻生勝天王云生生。或翻命命。法華云。命命。雜寶藏經云。雪山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共報命。故曰命命。佛本行經。佛言。往昔雪山有二頭鳥。二頭名迦嘍茶。一頭名憂波迦嘍茶。其憂波迦嘍茶頭。一時睡眠。近彼寤頭。有摩頭迦樹。風吹花落。至彼寤頭。其頭自念。雖獨食花。若入腹時。俱得色力。不令彼寤。遂默食花。其睡頭寤。覺腹飽滿。欬噦氣出。問言何處得此美食。寤頭具答。睡頭懷恨。後時游行。遇毒樹花。念食此花。令二頭死。時憂波迦嘍茶頭語迦嘍茶頭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彼頭纔睡。即食毒花。其迦嘍茶寤覺毒氣。問何惡食。今我不安。憂波頭言。食此毒花。願俱取死。於是彼頭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美味。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嗔恚。凡是癡人莫願見。亦莫願與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佛言。迦嘍茶鳥即我身是。憂波鳥者提婆達是。　舍利　此云春鶯。黃鸝也。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翻鶖鷺。七由切　玉篇云。水鳥

也。詩云。有鶖在梁。鶖禾故　爾雅注云。白鶖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詩云。振振鷺　于飛。　舍羅　此云百舌鳥。　摩由邏　此云孔雀。又孔雀綷羽而翱翔。俱舍云。於一孔雀倫。一切種因相非餘智境界。唯一切智知。證真釋云。有情無始熏造一切界趣種子。在本識中。唯佛能了。且舉孔雀一類。尚已難知。　阿梨耶　此云鴟。亦作鵄。充尸切　尒雅云。狂茅鴟。舍人曰。狂一名茅鴟。喜食鼠。大目也。郭璞云。今鵍胡官鴟也。似鷹而白。　姞栗陀　此云鷲。或揭羅闍。此云鵰鷲。山海經曰。景山多鷲。說文。鷲鳥黑色。多子。師曠云。南山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咽。五色皆備。西域多此鳥。蒼黃目赤。食死屍。臂畢履也。　此云蟻子。晉書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鬭。賢愚經云。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合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云云　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耶。對曰已見。舍利弗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

尒雅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蟲魚鳥獸種類何窮。山水空陸境界無際。循環荏如枕苒音染展轉也逐物狂愚。一念如明。萬類俱息。宜照本性。勿起異意也。禪林類聚。飛走門云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云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馬鳴大士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食其桑柘。自成繭縠。國中馬人取繭為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百丈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羣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扭。師負痛失聲叫。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於一缾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破缾。亦不得損却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師召云。大夫。陸應諾。師云。出也。　紫湖縱禪師因勝光钁地次。钁斷一條蚯蚓。問云。某甲今日钁斷一條蚯蚓。兩頭俱動。未審性命在那頭。師提起钁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打一下。中心空處打一下。擲却钁頭便歸。　趙州諗禪師在簷前立。見鶯子語。師云。這鶯子喃喃地招人言語。僧問。未審他還甘也無。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長沙岑禪師僧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又一大德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云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 仰山寂禪師一日侍溈山次忽聞鳥鳴溈云伊說事卻得師云不可向別人道溈云何故恁麼道師云為伊說太直溈云多少法門寂子一時推下師云推下事作麼生溈山敲禪林三下 仰山因溈山餵鵶生飯次迴頭見師乃云今日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某甲隨例得聞溈云聞底事作麼生師云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溈云你爭柰聲色何師云和尚適來道甚麼溈云我只道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為甚麼喚作聲色溈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云大事因緣作麼生驗溈山豎起拳師云終是指東劃西溈云子適來問甚麼師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溈云為甚麼喚作指東劃西師云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云並未曉了此事師云如何得曉了此事溈云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云應須與麼始得師云如金

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云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鉼盤釵釧券盂盆溈云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黃蘗運禪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師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師云羚羊無跡到汝尋云尋羚羊蹤來師云羚羊無蹤到汝尋云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只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 洞山价禪師因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甚麼地師云只為闍黎 投子同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無這箇音響云鳴後如何師云各自知時 大隋真禪師僧問金雞未啼時如何師云失卻威音王云正當啼時如何師乃笑又僧問金鴈附書為甚麼不露翼師云不通虛信 睦州蹤禪師僧問如何是鷂子師云這死雀兒云如何是鷂子之機師云昨日有師僧趂出去你今日又來這裏云適在甚麼處師云勑貶朝官 雪峰問靈雲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雲云水中魚山上鳥師云意作麼生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雲居膺禪師剗草次偶剗殺蚯蚓洞山指問這箇聻師云他不死洞云

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住後僧問和尚在洞山剗蚯蚓洞山問師豈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聽 洛浦安禪師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怪 洛浦僧問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是不師云惜取眉毛好云如何免得斯咎師云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云任是孫臏也遭貶剝師云無鼻孔牛有甚欒處僧以手托地作牛吼師云這畜生僧便喝師云掩尾露身終非好手 洛浦僧問二王當筵龍蛇未辯救難之心誰人最切師云踏破鴻門者僧云誰知今古不覺已虛隨師云只貪香餌身滯網羅僧云饒師古鏡當軒猶被野狐精魅師云山僧今日大戰無功僧作虎聲師打一棒僧隨棒便倒師云棒下死漢有甚麼限僧拂袖便出師云獵狗不向牀下死 卧龍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胡猻喫毛蟲 虎溪庵主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延慶端禪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玄沙備禪師因參次聞鷰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後有僧請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長慶稜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

漢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保福展禪師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韶山普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相師云鳥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云恁麼則一切相去也師云情知你亂會 南院顒禪師僧問大用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鵶鵲舞道引入千峰又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師云待我上山斫棒 阾珏禪師僧問學人不覓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云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云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云雖脫毛衣猶披鱗甲云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云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瑞巖彥禪師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云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忽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 歸宗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失卻威音王云鳴後如何師云三界平沉 雲門偃禪師云南來北往飛禽走獸為甚麼卻有異自代云辯卻多少人又一日因蚊子咬問僧蚊子吞卻祖師也僧云非蚊子吞祖師祖師亦吞蚊子師不肯乃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何怪香林云為渠有分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觜鳥說禪麼僧云不聞師拈拄杖云禪 鏡清怤禪師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為甚麼卻遭違貶師云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

忙。　金峰志禪師有僧到來師以手指僧後自指云揚廣失駱駝僧便出去僧云今古亦然僧回禮拜師云適來事作麽生僧云終不錯舉師云不錯舉底事作麽生僧以手指師後自指師云曾見光師來麽僧云向甚麽處見師云喫粥喫飯處見僧遶禪牀一匝師開却方丈門。　明招謙禪師問僧側飛鶴子眼落在甚處僧展手云還解變得麽師云放子三十棒僧云話在和尚師乃集衆勘辯僧無語師乃打。　同安察禪師云善鶴鳴寒檜心印是渠傳時有僧云何別師云衆中有人在僧云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云休休師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羅漢琛禪師問僧甚處來云秦州來師云將得甚麽物來云不將得物來師云汝爲甚麽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云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云鸚鵡出在隴西師云也不較多　汾潭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溪門下客師云南來鶯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　投子温禪師與僧遊山次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甚麽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鳴聲其僧有省或作同禪師　洞山初禪師僧問如何是籠中鳥師云在籠中多少時僧云只爲籠中鳥師云却飛去。　玄覺導師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麽聲云鵓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投子青禪師云若輪此事如鶯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石門聰禪師僧問雲隱鳳凰時如何師云山深無覓處鴉鳥每相過　石門徹禪師僧問金鳳透白雲時如何師云海州圓月現赫赤满天涯　德山密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獵犬狗云掛角後如何師云獵犬狗　谷山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你向甚麽處覓云掛角後如何師云走。　神鼎諲禪師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師云神鼎打退鼓云畢竟如何師云想你不是這手脚。　神鼎垂語云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時有僧問如何是單鎗甲馬師云不是金牙作争能射尉遲云如何是甲馬單鎗師云金鐵馬前落宴撰喪膽魂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師云陣雲横海上拔聖明君云如何是衣錦還鄉師云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　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云蛇㘅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云驚皷釣魚竿云恁麽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云堂前一枕夜明燈簾外數莖清瘦竹　雲居舜禪師僧問承師有言不該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嫩蓁

趕鵓子云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猢猻　天衣懷禪師示衆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攀擧拳用之則敢與君王鬪寵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　九峰韶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雄鳴雌鳴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一文兩箇云此莫是和尚見處也無師云不用禮拜　西余端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云山僧不曾見恁麽差異畜生　道吾真禪師在慈明會中一日提螺螄一藍遶院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卧師放籃子便行。　正堂辯禪師室中問僧蚯蚓爲甚麽化爲百合乃自頌云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年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正堂云小麥爲甚麽化爲蝴蝶乃自頌云春水满幽澗江風吹斷云年年那時節憤着别離人

施食飛走　稽古畧元和八年法師智首悟解絶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聞瞽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煩佛意今寡徒衆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衆瞽如其教煩米散郊外感烏大集搏飯瞽祝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瞽住鄴城開講坐下有衆千餘人皆年少比丘。

百獸皆走　春秋後語楚昭王曰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何如江乙對曰虎得狐狐曰無噉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己反以爲畏狐也北方非畏昭奚恤實畏王之甲兵。

異雞反走　莊子達生篇　紀渻子爲宣王養鬭雞十日問可鬭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蹠實而走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　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注蹠足也實地也

獸不及走　文選枚叔七發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

飛上走下　席上腐談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棲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

天飛陸走　宋曾鞏論涌夫翼而然有出入之類者龜鱉鶴鳧之類是也

天飛。足而陸走。緊而鳴。其其形類多矣。

山麃駭走 唐陸龜蒙笠澤叢書甫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賷一冊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郴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麃駭走之不若也。

山象奔走 高僧傳宋曇無竭賷觀音受記經梵文至舍衛國。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獅子從林中出。象俱各驚惶奔走。

能走者奪翼 顏氏家訓能走者奪其翼。

蛟蛇走 宋蘇東坡集石鼓歌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欝律蛟蛇走。

蛟蟠虵走 王惲秋澗集未央瓦硯賦　按我天硯形圓色黝。文章欝律。蛟蟠虵走。

東走千里 抱朴子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水。

無足而走 錢神論錢無足而走。

哫 子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走。

[illegible]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illegible]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illegible]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丑切。

[illegible] 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行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湝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一送

宋 文帝四

元嘉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甯臨温泉復狄人翻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豎兗翻騎寄寄翻宏將即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義欣道憐之子也道憐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使疏吏翻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地中為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胡寅曰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傅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察彼己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算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竟之言可復量獨此戰哉他日還至廣馬飲江而河南之地遂為戎有則南北之勢判然矣其憾哉為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為實土屬雍州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將即亮翻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於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圖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圖其卷翻又其撰翻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註河水自朔方屈南過五原縣西安原屯悦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任翻魏南邊諸將將即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

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鄉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屯以鼓翻守式又翻下戍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後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為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為死喪為亂翼軫楚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宿音秀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遍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息亮翻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乙伏什寅母弟前將

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慕王暮末皆殺之暮末治刑以進眾叛親離不卜得志夏四月甲子魏王如雲中勃勒萬餘落復叛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冠古玩翻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吐谷渾王慕璝將其眾萬八千襲秦定連璝古回翻將即亮翻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為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為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少詩沼翻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諳烏含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復扶又翻胡寅曰管見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而知其不可則宜適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如難而不退非忠臣也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叔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頡戶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即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

其子受居思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以啟閉者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使疏吏翻胡寅曰管見太子承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雞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修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器之所觀也况病者禍之所伺也當疾而備制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夫與一夫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須而已不能備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弒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縣鄜與敷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將即亮翻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恒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恒山以東即河北之地也魏主以問崔浩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臥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

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佛狸情見佛扶弗翻
日也狸陵之翻見賢遍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
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
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
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
主拄取中原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冬十月以竟陵
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蓋帶
刺史而猶戍石頭也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
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
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
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
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
禦之將即亮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取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
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
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
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

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
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按北
史陸俟當作陸俟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降戶江翻　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按整死被獲魏書模仕魏爲武
城男宋書誤也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
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　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爲赫連定所
逼遣烏訥等求迎宋氏胡傳云茂曼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
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未及至上
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恆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恆戶登翻
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
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
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
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
喩翻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

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屬安定有鶉
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鶉殊倫翻觚音孤爲方陳以自固
陳讀曰陣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
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
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
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
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
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
喪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
遂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
著功名於邊垂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
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
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即馬耳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
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
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
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也烏貢濟東北會于

汶本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
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
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即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
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喩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
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將即亮翻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
攻濟南濟南郡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
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奔牛青
城萬歲諸鎮皆其地也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
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
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蕭道成之父
也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
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
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奇寄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
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
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
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

郡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邑。己亥，魏主如安定。庚
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艷翻。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
七年。雍，於用翻。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夏隴西守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戶
江翻。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
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
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
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畧之耳。魏尚
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傉官氏後改為
庫氏。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
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
太守焦遺為主。魏收地形志：廣寧郡治隴西郭縣。寗當作寧。郭縣，後漢所
置，唐為渭州隴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五代志：平
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
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
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
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畧陽郡。降

戶江翻。下同。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
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
藩。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陂防，治，直之翻。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
災。淠，匹詣翻。淠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
出降魏。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
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
陘侯。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按
賁豆代田自關中侯進爵為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君有實土也。陘，音刑。
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然之法也。魏幢
將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亮翻。下
同。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
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
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時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
從，才用翻。王斤驕矜不濟，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弔翻。民不堪命，南奔
漢川者數十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右將軍到彥之、安北
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

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
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
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為，于偽翻。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
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畧之外為荒外。降，戶江翻。坐，徂臥翻。上問尚書庫部
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
部其一也，掌戎器鹵簿儀仗。琛，丑林翻。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
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
書，義康意猶怏怏，怏，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
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
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
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史炤釋文：燥，先到切，乾也。
教勑。教勑之先，本匈奴苗裔，即鐵勒國也，其聲訛轉也。圈，渠篆切，防閑也。
水滏。普晧切，雨水大兒。癘，力制切，疾疫也。漳水。漳，諸良切，出晉郡鄴
縣，即後魏相州。滏，烏宏切。涸，下各切，水竭也。艛，蘇刀切，船之總名。水滏
淶瀌。泝，河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惰，徒果切，落也。山狡。古巧切，狡獪也。
并丸。畢吹切，兼也，丑也。屬，哈妄也。閽，寺呼昆切，守門人也。鄜城。芳無切。

本秦文公夢黃蛇止於鄜衍，作畤以祠白帝之處。隗歸，五罪切。唱和，上
人亮切，導也；下，應也。仆，芳遇切，僵也，頓也。沿河，余專切，緣水而下也。鐘
虡。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掛鐘磬也。說文曰：虡飾為猛獸，縚之欺也。詛
也。沮敗。林汝切，止壞也。逼，筆力切，爾雅：迫也。愔，音亥切，馬訥閒，為姓也。
訥閒其名，訥，內骨切。嬰城。伊盈切，繞城以自固也。鶉觚，縣名，屬安定。本
後秦姚泓之地。姚泓既滅，其地每入赫連勃勃。穰，人羊切，豐也。重創，再
傷也。搢，措也。符契。苦計切。符合，契約也。芍陂。芍，音酌，又音鵲，在安豐郡
屬。北史：後魏音楚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淠，匹備切，水名，出弋陽。溉
功代切。井陘，常山邑。井陘山在南系後魏。幢將。宅江切。軍幢之將帥也。
幢幢，傳云：千人為軍，軍置將；百人為幢，幢置帥。徇，徐閏切，行示也。府藏
才浪切，物所蓄也。詭，過委切，詐也。怏怏，於兩切，志不滿也。趙完璧。源委
潰，音公回反。竺，音竹，姓也。沖，音蟲。未解，音下懈反。區處，音昌呂反。相挽
去聲。撲，音判臥反。癘，音厲，疫癘。城守，音狩。漳，音章。泓，姚興子也，為劉裕
所虜。廣見，音胡甸反。定相，去聲。晉魏曰鄴，後魏改曰相州。王如，如往也。
毗，音琵。碣磝，音敲，翻成名，今濟州是也。朧，音閒。譖，音屆。邁，音莫拜反。頡
音胡結反。稗，音稗，副也。治坂，上音野，下音反。瘳，音抽。閽寺，閽寺皆奄人

也射音食亦反大行崩背大行不反之辭背音佩棄也介弟介大也遂
攝大位秉二年二月云燕有女子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此其驗也叩
音口擊也隗音烏悔反席卷上聲言無餘也郭音主高車亦狄種緐音
悉陳音陣壝音袁姓也濟音子禮反水名武進縣名景唐地理志常州
上云武進晉分曲阿縣置武進梁改爲蘭陵水之齊太祖蕭道成之父
賜復音方目反不佳賊也燋遺蔡王父熾磐之太師也穎音杜回反苟
陂盧江郡異斤五年三月末爲夏主所獲以從音方用反調音徒肖反
計發也快快音於亮反情不足也壘音拔神州揚州幽之根本故以神
州呼之詎音巨豈也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至滑臺
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魏收官
氏志獻帝分叔父之裔爲乙旃氏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
宏奮擊大破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
刺史悉頰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濟子禮翻夏主
擊秦將姚獻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
萬攻南安去年秦不保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

後半頁缺

前半頁缺

去聲緊才翰翻思話坐徵繫尚方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庚戌
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修之守節妻以宗女爲修之自北還張本妻
子細翻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
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
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計見上卷元年常
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歸終謂事勢究極處乃不能及司馬楚
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
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魏雖置滎陽太守實以
虎牢爲重鎮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部護軍各爲太守且
是時惟以滎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慧龍
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
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楚之時屯潁
川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中竹
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胡寅管見杜驥守金墉日帝使
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鐘驥以聳夫來使驥使同守聳夫從之
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

（夫至而還走。人情沮敗，不可復集。上大怒，誅贊夫於壽陽。贊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又帝信騏一言，而捉曹將於十里之外，不復料其情實，而魏主欲縣反間，蓋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破，固不能規取河南，一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周，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復，扶又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降，戶江翻。）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屏，必郢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為，于偽翻。）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史因慧龍守滎陽終言之。）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六月乙丑，大赦。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所得乞伏氏之民也。）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沒利延拾虎，今從宋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邏，郎佐翻。敕，昳丈翻。）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求昏，帝依違答之。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宋制，諸王臨州，率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遂有隙。長，知兩翻。）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卒，子恤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永嘉五年，邵刺雍州。雍，於用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武帝討桓玄，邵白父敞，本獻忠款，又不附劉毅，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璝，古回翻。）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類篇：馬鄣泥曰韂。韂，昌艷翻。扇泥。）（士避排沈浮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使，疏吏翻。王武，于況翻。敦，徒門翻。）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昆嶺，東至河曲。（經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庸，魏興上庸之地。岷，岷山也。昆嶺謂崑崙。河曲，朔方之河曲也。嶓與岷同。被，皮義翻。）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周邦。（周，當作州。）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易中孚九二爻辭。）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

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晉永嘉之後，盧諶展轉於石氏、冉閔之間，冉閔之敗，遂死於兵。諶，氏壬翻。）靈，順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盧玄，字子真。）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樂，音洛。三，息暫翻。）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什翼犍諡昭成帝。）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陪償也。今人多云陪備。）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易，以豉翻。）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被，皮義翻。）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羖，果五翻。說文：夏羊牡曰羖。一說：羖攊羊也。沈，持林翻。）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漢官以石秩為差，魏晉始定品秩之次。）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為今有獄訟者搥鼓，周禮左嘉石以

乎寵氏。皆所以逞幽枉也。登聞鼓令百冤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
魏主如漢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高車酋長謂之莫弗
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邵淵傳皆作高車。按高車即敕勒別
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
主大獵以賜從官。從才用翻。十二月丁丑還宮。是歲涼王改元義和。
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却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隋唐為驩州
史炤釋文曰。斿眷乙斿代北複姓。眷其名。跋跋蒲撥切。蹙子六切。迫也
輿櫬。櫬初覲切。棺也。賜復除其租賦也。怵惕許容切。擾恐也。春秋左傳曹人兇懼
潰胡對切。散也。乘輿上繩證切。下羊諸切。車輿也。下邳符悲切。漢
武帝置臨淮郡永平中更為國王寵因之。驚怖恇懼也。反間間諜也。下
閒巳閒音。中害傷害也。採其湯耕切。亦作撐。邇者近也。湛直深切。人直
減切。贓則郎切。納賄曰贓。優賚以代切。寬也。綜子宋切。鄞泥諸良切。通
作障。又音之亮切。遷掩泥淖也。廣暱式中切。本作岷。江水所出。秦隴西
之臨洮縣。後魏置岷州因山以為名。崑崙古渾切。崑崙山嶺也。警蹕上
居影切。下平吉切。一作趩。漢書出稱警入稱蹕。顏師古曰。警者戒肅
也。趩者止行人也。邢穎其經切。姓也。本周之裔。邢侯為衛所滅。其後因

以氏焉。賢雋子峻切。智過千人曰雋。詛有其據切。字林求知詞也。三思米
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巫蠱公戶切。巫師為蠱。攷曰巫蠱。春秋左傳注
曰蠱惑也。趙宪壁源妥沮渠興國家遜世子。六年五月末為秦所擒。楷
音苦駭反。荷上聲。龍靈謂思龍威靈也。殄音殄典反。滅也。熏音勳。絜音
結。方難音乃旦反。潰逃散也。唱籌量沙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
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揣其虛。孫臏之滅竈
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
也。下邳音皮。積聚上音子智反。下音才諭反。尚方署名。顛音胡結反。妻
去聲。屏音餅。摽平聲。叩音口。擊也。捍音翰。衛也。主契如桂也。潰音公回
反。汗音寒。依違不決也。詰讓詰音去吉反。問也。讓責也。雲音誤。敦煌音
豚皇。窮髮莊子曰。窮髮之北。疏云。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沍草木不
生。故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廣暱尚書狀。警曰及廣蜀注云。廣在江漢
之南。山名。吾與爾靡之。靡音靡。為几反。周易中孚卦九二之辭也。王注
云。靡散也。孔疏云。我有好爵。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差次差音叉。
魏昭成帝。北跋珪之祖什翼犍也。訊音信。問也。逮音代。及也。太祖諱珪
即道武帝也。三公郎官名。太宗諱嗣。珪之子。即明元帝也。曳平聲。沈去

聲。黎音以證反。懷朔涼王。沮渠蒙遜也。
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尊保母為母非禮也。
胡寅曰。昔者祟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為太后。又加皇稱。是以
居媍排漁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主此則
於母宜無差等。曹是以為禮乎。雖自名稽古考國有大夫。乃無一言。知
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
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他日必生於追贈
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子晃為皇太子。大
赦改元延和。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三月庚戌衛將軍王
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道
濟自歷城還師至建康。復伐之還鎮尋陽。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
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
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下戶嫁翻。公卿以為慕
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厭於鹽翻。
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枹音膚。朕即與之。乃是裂
土。何須復廓。復扶又翻。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

也。使疏吏翻。下同。疏與疏同。數所角翻。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魏
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代尹為萬年尹。以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
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
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謂之亳殷。故兼稱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
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壬
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
人以此少之。思相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雖貴顯
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魏主治兵於南
郊謀伐燕。治直之翻。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
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王弘卒義康始領揚州。詔分青州置冀
州。米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
於河濟閒。治歷城。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告擒
赫連定之捷也。璝古回翻。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
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辛卯魏主遣散
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吉

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真之敗沒於夏者又加北秦州刺史楊
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宕昌隨唐爲宕州
之地宕徒浪翻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
囚之　壬寅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南兖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
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
翻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衛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
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
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規諡烈武王故特用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水經濡水自塞外來過遼西令支肥如海陽
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
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密雲縣治提擕城本漢厗奚
縣地孟康曰厗音題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
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
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
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歛興利費扶沸翻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
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歛力贍翻賈音古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

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
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
不註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
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逐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
永初間又分爲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併南陰平入雄縣宋白曰
文州古陰平也戰國氐羌所據漢爲陰平道魏晉爲陰平郡陰平縣永嘉
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
此郡不復領受正朔故南史諸志並無所録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
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令劍州陰平縣
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
參軍督護孫愐曰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
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縣
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隋復併入綿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
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將即
亮翻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
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爲遂州守手又翻下

太守同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
石城郡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爲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
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
四年塹七艷翻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
下當有堆字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
己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
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
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
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
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以來分置
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爲郡爲縣皆不可攷如玄菟郡亦當置於遼
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
歎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
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陳與
陣同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
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即亮翻冠古玩

翻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脩之南歸求
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
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
詣陽泉寺以羽爲儀仗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
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
諾怖普布翻廣乃推道養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
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氐奴梁顯及
其黨張尋嚴遐皆爲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
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
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音壬　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
以少府中山甄灋崇爲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甄之人翻　初燕王嫡妃
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爲最長樂音洛最長知兩翻及即位立慕容氏
爲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燕以幽州刺史鎮肥如遼西之地
也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
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
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給事郎北史作給事中說輸芮

詔降戶江翻下同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
封羽圍崇於遼西將即亮翻下同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
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申重也重直龍翻守式又翻任其
進退毋得逼遣初帝以少子紹為廬陵孝獻王嗣義真謚曰孝獻少詩
照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為廬陵王朗為南豐縣
王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衆復並復順復同焚
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諭翻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清
併入陽州陸山縣參軍梁儁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
濟道濟板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
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為漢原
郡晉穆帝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為蜀州晉原縣宋白曰晉原縣本漢
江原縣地李雄立江原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晉原以縣界晉原山為名
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
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先悉
薦翻說翰芮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
城求食為賊所敗賊補邁翻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

偽翻上時掌翻道濟為設食為于偽翻下敢為同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
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
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
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
死莫有應者梁儁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梁儁之蓋即梁
儁之譬字誤也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
應募者日有千餘人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混
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
事委混從子弘微從才用翻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
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為于偽翻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
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混仕晉為尚書左僕
射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鄉君薨為于偽翻薨于恤翻公私咸謂貲
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
女夫殷叡好樗蒲好呼到翻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
之分以還戲責分扶問翻責如字又讀曰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

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
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
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胡寅曾見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
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塞無以葬如是為可
也彼周裕如者而反貲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
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為可也禿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奔涼見一
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為張掖公魏李順復奉使至涼
復扶又翻使疏吏翻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
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比必寐翻及也順曰王之
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
隱几無動起之狀師古曰謂伸兩腳而坐其形如箕隱於靳翻順正色大
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
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惟素也傳聞
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
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公合諸侯於葵丘

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
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
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
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粗坐五翻綏集荒裔群下畏
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
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復扶又翻言其死在朝夕魏主曰易世
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
器性粗立敦比門翻犍居言翻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
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奉冊拜沮渠蒙遜為
涼州牧即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而又願冊拜蒙遜還拜都督
四州長安鎮都大將徵為四部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
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魏主
曰朕方有事東方謂方圖燕也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
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北史曰曇無讖自

士郎伏鬼療病，令婦人多子。劉宋許雲使令翻。讖，楚譖翻。治，直之翻。凉王

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爲魏滅涼張本

史炤釋文無厭，春秋左傳貪婪無厭。泄，先列切。漏也。密雲，本漢厗奚縣地。元魏立密雲郡，及密雲縣。烏鴣師，苦報切。餉軍也。涪城，符涪邑。下涪陂同音。僑舊，渠嬌切。僑，旅寄也。驃騎，毗召切。馬行疾兒。帶方，郡名。蓋從漢末公孫度所置。入南北系後魏。樂浪，古朝鮮之地。系後魏。玄菟，古真番之地。屬後魏。附庸，餘封切。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也。負釁，許覲切。甄瀍，崇姓也。虞舜陶甄於河濱，後因以爲氏。糴倉，他吊切。市穀也。種偫，陳如切。儲也。夜縋，春秋左傳夜縋而出。儁之，祖峻切。壁闕，上音張，切。耕也。下房益切。間也。樗蒲，抽居切。待塞也。戲責，側責切。遺財也。腰髀，上伊消切。身中也。下普禮切。股也。箕坐，居之切。隱几，渴几也。瑰瑋，上胡罪切。陽氣也。下巨陌切。陰神也。賜胙，非誤切。祭福肉也。劉賓，高城鳳趙充，壁源妻保太后。兒，音胡廣反。搏音。虜蹤數，音朔。下數代同。思致思去聲。倚，音平。細反。漢，音其淨。上曰漢宕昌宕音徒浪反。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烈武王，武帝次弟臨川王道規也。濤，音奴官反。在遼西費，音翁姓也。饮，去聲。冶，音野。賓，音古。倫，音居。燮，平聲。米脩之。八年二月爲魏所虜。道人僧。也。悔，音首欲反。鏡，音真姓也。風俗傳云：舜陶甄河濱，其後爲氏。肥如，縣名。屬遼西郡。無日，言無日數。篤，音役。板，以板授官也。縋，音馳偽反。索縋也。炬，音巨。束葦燒。慕，音慕。廣招也。混尚，尚肥也。田疇，後漢安帝元年注云：田並畔曰疇。啟，音銳之。分去聲。尭，髮保周，南涼王傉檀之子也。咾，音丞。至反。差，音楚懈反。太常，官名。偃蹇，驕放也。蒗蕩音光遼也。敦煌，音豚皇。蜀賓，兼前漢西域志：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沙門曇無讖。沙門，僧也。曇音談。讖，音楚譖反。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以馮崇故國也。　己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都大將，在鎮大將之上。雍，於用翻。將，即亮翻。下同。魏主以範年少，少，詩照翻。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鴈門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見卷百七。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徭薄賦，關中遂安。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

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自征虜以下，雜號將軍皆得假授。騎，奇寄翻。　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句斷。屠，直於翻。羌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城。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即胡空堡之地。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懷荒鎮，魏降高車所置六鎮之一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復，扶又翻。下無復將復同。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期，讀曰朞。帝怒，切責之，使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諸莫弗惡臣所爲，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收曰：陸俟代郡而鳥桓叛，事亦如此。懟，直類翻。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求聘，且爲太子晃求婚。爲，于僞翻。魏帝依違答之。　劉道濟卒，梁、僞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教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郫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將，即亮翻。下同。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庚午，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降，戶江翻。會，工外翻。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　壬子，魏主還宮。　趙廣等自廣漢至郪，郪縣，自漢以來屬蜀郡。師古曰：郪音妻。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郪，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　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斷之入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漢中，乃用思話。按本紀及氐胡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年。法護，法崇之兄也。　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菩，薄乎翻。犍，居言翻。　考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虔。後魏書紀傳作牧犍，今從之。　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和雅有度量，故
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先，悉薦翻。會卒，牧犍稱
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李延壽曰：魏主
增置左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
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乘，乘，水繩證翻。進號安西
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李順以言中見寵待，而亦以為
涼隱受誅，而且之不當也如此。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
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騎，奇寄翻。以宋繇為
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若安西將軍若
平西將軍之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昞，兵永翻。親拜之，
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周山之北也。林
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使，疏吏翻。詔答以道遠不許。裴方明
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六月
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敦別將五千騎圍凡城。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樓氏改為樓氏。將，即亮翻。下同。燕守將封羽以
凡城降。降，戶江翻。下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

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說，輸芮
翻。魏主不聽。九月，益州刺史甄濟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
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師古曰：郪音妻，又音
千私翻。餘黨各擁眾藏竄山谷，時出為寇不絕。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
崔頤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
秦王。頤，逞之子也。崔逞自燕歸魏，以侮慢為魏主珪所殺。頤，士革翻。楊
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濟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
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晉桓溫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上庸
之西。敗濟護參軍魯安期等，敗，補邁翻。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
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立晉壽郡，古葭萌之地也。葭，
音家。冬十一月丁未，濟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
之西鄉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難當遂有漢
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甲寅，魏主還宮。十二月己
巳，魏大赦。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前秘書
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五年靈運免官，故曰前。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
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

運有隙，會，工外翻。顗，魚豈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
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疏吏翻。望生蓋為江州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自以世為晉臣，故賦是詩。子房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考異。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眾
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
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
不果。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灕水出陽海山，
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牛屯
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
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
雍為刺史。雍，於容翻。
史炤釋文：休屠，上許糾切，下直閭切。武威已屬北涼。涇州，堅靈切，本漢
安定郡，涇水出开頭山。至魏太武置涇州。慰，說文曰：怨也。廄，居右切，馬
舍也。昞，兵永切，亦作昺。郪山，莊州山名。葭萌，下古行切，縣名，三國蜀改
為漢壽，晉泰始中又改為晉壽，屬梓潼。洋川，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

漢中西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
洋，以表誕生之休祥也。胡三省釋文辯誤：十年，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
金崖。史炤釋文曰：休屠，武威已屬北涼，費本同。余謂金崖者本匈奴休
屠種，居於平涼，魏以為征西將軍。通鑑文意甚明，首因地志武威郡有
休屠縣，引以為証，則通鑑本文休屠之上有平涼二字，便說不行。史炤
謬矣。楊難當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海陵本釋文曰：葭萌縣名，屬
梓潼。今按葭萌縣，漢屬梓潼郡，劉蜀改為漢壽縣，晉改為晉壽縣。孝武
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治古葭萌之
地。趙完璧源委：承制，承天子制度之書也。金崖兒。金日磾之後。藏蹤。藏
音七。康反，解見下。世祖大明二年，郪縣名，徙中。八年二月，思話壽青州
坐徵繫尚方，故曰乃自徙中。乞安平一號，安西將軍、平西將軍也。案
通典云，後漢晉魏有四安將軍、四平將軍。安東、安南、安西、安北、平東、平
南、平西、平北將軍也。涪音浮，縣名。教，音叔。費謙，劉道濟用謀言聚斂以
致亂。臚，音閭，自著書如故也。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不許。楊難當
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雍，於用翻。蕭思話至襄

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思話將以橫野將軍鎮梁州以承之為司
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礙頭水經註漢水逕黃金南東流歷礙頭
魏興安康縣治礙故同音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
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
金山註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註鐵城與黃金戍相對
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 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
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註西水作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驍思將翻將即亮翻拔黃金戍而據之溫
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
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漢縱城梁州刺史
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褒中
縣蓋因語近而字遂訛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
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
連可汗妻七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又納其妹為夫人遣穎州王提往
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
以其妹為左昭儀提雕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

扶又翻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
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
龍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衣於既翻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十尺為
之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斷丁管翻稍色角翻長
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
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
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以初桓
希既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
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
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
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 甲戌赫連昌叛
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此河西五原河西也侯將斥侯將也將即
亮翻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己卯魏主還宮 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
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
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下同什門在
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考異

日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
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
太延二年馮氏亡矣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
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
縣漢晉屬安定郡魏收志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
屠直於翻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
西壬戌獲當川斬之 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甄之人翻楊難當遣使
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
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
六月甲辰魏主還宮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質音致散騎常侍劉滋諫曰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劉
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皓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太康元
年重直龍翻何則強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不從其欲
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
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
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

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
隋為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蓋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
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
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
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
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騎奇寄翻白龍伏壯士
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
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魏書
官氏志次南諸姓伏其陳氏後為陳氏行戶剛翻長知兩翻大呼奮擊殺
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被皮義翻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
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
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史炤釋文禿鹿傀禿吐谷切傀口猥切柔然敕連可汗之兄也斷稍或
作槊椎直追切擊也或作棰索邈姓也格殺格陌切擊也其字從手臂
魏結作也趙完璧源委礙頭地名礙音進妻去聲汗音寒傀音口悔反
復如如往也犀甲犀堅也斷稍上音段截也下才長丈八者謂之稍赫

建昌成夏主也五年二月木為魏所擒格殺相拒而擊曰格顯音憲客
及于付門付門使燕禪大祭吳禋縣名甄為甄音近也內入行長行
音胡郎反棠建傳云以善騎射擢為下大夫內行長又唐山叔傳云置
十長百長行長什長抒音輸衛也呼去聲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大赦辛未上祀南郊燕王
數為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
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關以和龍為黃龍府甲申魏大赦改元
太延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燉徒門翻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
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
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
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晉滅虢嚚居言翻虢古百翻
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
有大變牧犍不悅史言涼之將亡二月丁未魏主還宮三月癸亥燕
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將即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領
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既

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
內任謂為間己被皮義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下同湛嘗為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
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
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
憤怨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
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上時掌翻帝不許使停家養病胡寅曰觀劉
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
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受帝深眷盍是以去之即當疏
湛罪狀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為義康之
翼則所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者得之矣顧乃稱疾避位至于再三內
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
驅飭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韌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
之必為而無算也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
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近
其靳翻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

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
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
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史言劉湛怙權時輩趨事之處昌呂翻唯後將
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
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為後廢義康誅湛張本炳之登之
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三年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
師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
宜城公奚斤為恒農王奚斤先封宜城王以罪降為公魏諱其祖諱於乃改
弘農為恒農史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恒戶登翻廣陵公樓伏連為
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
者由渠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勳未錄而臣
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穆
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
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龜茲音丘慈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悅
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為竇憲所
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住龜茲北地為悅般國涼

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蔥嶺東朱駒波西粟特當從魏書隋書
作粟特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居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國
也龜茲音丘慈蔡釋典音鉢槃薄官翻陁徒河翻鄯上扇翻考異曰後
魏書皆作烏耆云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耆今從之魏主以漢世雖通
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
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有司固請
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
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從刊
入聲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
能達西域甲戌魏主如雲中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
詔大酺五日酺音蒲徧祭百神用答天貺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
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
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
孫也高句麗王釗為燕所敗見八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戊申魏主命
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鎮東大將軍徒河屈
垣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尸突氏為屈氏揚州諸郡

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兖穀以賑之。賑，津忍翻。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自晉以來，公府分東西曹，各有掾屬主簿。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沈林子隨武帝征伐有功。胡寅管見：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不可不禁酤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林，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罵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周本之善政哉。秋七月，魏主畋于稒陽。稒陽北出師，光祿塞漢五原之北，逆也。師古曰：稒音固。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犒，苦到翻。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爲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嶓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嶓，音岷。復，扶又翻。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嶓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三百六十九 二七

書陽伊請迎於高麗。爲燕王爲高麗所殺張本。糜，力知翻。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四代，漢、魏、晉、宋也。被，皮義翻。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累，力瑞翻。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從，才用翻。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斬之。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因保宗事見上九年。使鎮童亭。水經注：谷水出上邽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董亭下。楊難當使元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董童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董亭，宋書作童。今從之。

史炤釋文虢：吉伯切，國名，周文王之母弟封於虢。悖耄，上蒲沒切，下莫到切，耄而心志惑亂也。闐門，胡臘切，闔也。龜茲，西城胡國。悅般，西域胡名，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也。股，情千切。渴槃陁，西域胡名，其國在葱嶺，東有高山，夏多積霜雪。粟特，西域胡名，古奄蔡也，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脊聯，上徒合切，重也，合也，下例忱切，至也，及也。大酺，說文：王德布，大飲酒也。高麗王璉，衆力之切。璉，力

辰切。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既而有孕，生一卵，置之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夫壇獸甚多，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逃走至紇骨城，乃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釗，上逆切，高麗璉之曾祖也。稒陽，古暮切，或作稒。漢屬五原，重音者之入南北京後魏。慕之，音楨。趙完璧源委數，音朔。下數伐同。敦煌，音豚，郡名。神降于莘，音所臻反。閔已，閔夫，鮮麗著也。沛，音貝。敕鐵，景仁小子鐵。闍，音暗。闍子，闍音其，閑也。廢，音呂，反。弈世，弈音亦。壹也。龜茲，音丘慈。服度曰：西域國名。鄯善，即樓蘭國也。鄯音上扇反。焉耆，音嗜。先見前漢西域傳。既，音況，賜也。高句麗，句音鉤。麗音离。徒河屈垣，徒河，西夷種號。屈垣，其姓名。療，音力照反，治也。畋，音田，獵也。稒陽，稒音古。前漢志：五原郡有稒陽縣。犒，音苦到反，餉也。蹙，音子六反，迫也。嶓，音旻。累，音力。贊保宗，難當元子也。六年七月，嘗嗣爲王，難當奪其位。九年六月，保宗欲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朝，直遙翻。下同。甲寅，魏主還宮。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使，疏吏翻。下同。請送侍子。魏主不許。燕王集請送侍子而不至，魏主知其詐，故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三百六十九 二八

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諭以燕王之罪，使不得與通，或有奔迸，使不得容受之也。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漢靈帝中平中，立永脩縣，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併入建昌縣。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朝，直遙翻。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復同。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姓譜：向姓之後，爲向國，向，式亮翻。又如字。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閒，閒，如字。將遣還。船已下渚，道濟將還江州，船已下秦淮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誘，音酉。剽，匹妙翻。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宥諸孫之在童孺者。胡寅管見：有才熱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肅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赦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恭構陷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爲家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纍自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忌，其如道濟之族也，以爲去之

則莫予毒已不知敖景仁阻羸卧疾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穎一後修於裡公其愚豈不甚矣哉經史百家制度劉氏自滅秦之後不才朕眛誅戮殆盡命所餘獨攫道濟耳尊崇任使以壯士卒之心消敵人之氣用為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急救之乎既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兵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李勣蓋地無常勢強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壞音怪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謂後魏人入寇常思道濟張本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為重鎮置并州魏後併入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去年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古弼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鈔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帥讀曰率見賢遍翻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被皮義翻殿丁甸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令送燕王丁卯魏主如河西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郪江源出金潼川府銅山縣盧遂寧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郪音妻帛氐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賾士革翻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姓譜鄭公子偃字子游復以為氏姚為廣平郡姑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謚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八月魏主畋于河西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縣隋廢靈丘為縣併莎泉入焉莎素何翻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又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辯雍於用翻辯步見翻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絜力結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新附之民也復方目翻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棡陽棡音岡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八十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更工衡翻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見上卷八年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史炤釋文稍閒居莧切瘳也剽猾符霄切輕猾也如炬其呂切火炬也脫幘窄革切髮有巾曰幘中流矢矢傷也飛矢曰流矢敝褐寸割切短衣殿後軍後曰殿檻車戶黯切載囚車或作轞莎泉道地名仇池渠尤切山名在武都下辨氐羌之地其上方百頃四面壁立峭絕險固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高七里苑委遠切養獸之所緩木滑切趙完璧源委向音式亮反姓也稍閒閒愈也攜音而遇反彤音徒冬反譙音樵拓拔複姓中流矢飛矢曰流褐音曷謂織毛布之衣見音胡甸反方軌音鬼兩車並行也如河如往也郪音妻赫連定八年六月定西遷被執邽

音主。絜音結。牘音士革反。零陵王。晉恭帝禪位於劉裕，封恭帝為零陵王。優復。音方目反。除其租賦也。濟音泼。駿音俊。世祖也。吏平聲。晉明中星。尚書堯典孔疏云：昏明遞中之星。瓚音公回反。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長知兩翻。　辛卯，大赦。　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會帝女亡而止。魏請婚，始上卷十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眾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九年趙等反，今乃平。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主以民官多貪，郡守縣令，親民之官。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灋者。如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橫，戶孟翻。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長，知兩翻。胡寅管見：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恭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為民之父母，又曰師帥。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盍亦反己選任之道有未至耳。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訐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為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丙申，魏主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復，扶又翻。下不復為、復同。九國入貢見上卷十二年。胡寅管見：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疏勒等九國入貢，魏燾按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善矣。而感於有司之請，遽勉遣使，竟為李然所遲而不待。通光已慮之中，而有司夫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賚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為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廣兆經有柔遠人之遺，求則非怪則送謂禮文之施，非謂金帛之斬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國，破落那，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漢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朝直

遙翻。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妻，七細翻。犍，居言翻。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請平城謝，且問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見百一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為氈裘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於伊吾。史言尹氏義烈。紿，蕩亥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卒，子恤翻。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王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使，疏吏翻。獻雜書及敦煌趙歐所撰甲寅元曆。撰，從門翻。歐讀為吳，撰書作歐，撰，士免翻。并求雜書數十種，種，章勇翻。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見上卷十年。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史炤釋文：龜，追業切。追，責。橫，於孟切。橫也。琬，於阮切。破洛那，西域胡名。即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者舌，西域胡名，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導譯，羊益切，傳譯四夷之言也。牧犍，北涼沮渠蒙遜之子也，自稱西河王。紿之，徒在切，欺也。賧，其字未詳。趙完璧源委：納幣，禮記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納幣即納徵也。謂納幣以為婚姻之證也。十年二月，宋魏皆為太子晃求婚故也。守令，太守縣令。琬，音宛。宜李涼武昭王李暠也。暠音杲，子歆為蒙遜所滅，遜妻其女為牧犍婦。歆，音朕。遑音皇，暇也。疇昔所言，疇音儔，前日也。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強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蕪者知翻。璉，力展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處，昌呂翻。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質，

音致。弘怨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果如楊嶒之言。將即亮翻。下同。諡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邑。天山在漢北，即唐鐵勒思結多濫葛所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邑，疑即雪山。復，扶又翻。邪，讀曰耶。不見柔然而還。時漢北大旱，無水草，人馬皆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山。廬山在尋陽，今在南康城北十五里。尋陽之南，正西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率更令

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史，工御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褠，古侯翻。江南人士交際以為盛服。蓋次於朝服也，猶之不肯以巾褠到敘景仁之門是也。易註曰：巾褠，巾幘褠謂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易大畜彖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濟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斷，丁亂翻。蕃，音煩。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歲賦，常賦也。言不額外取民。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適己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史炤釋文漱，蘇奏切，音瘦。浚稽，上音俊，下音雞，山名，在武威北。率更令官名，猶秦中吏也。弛，尸是切，懈也。胡三省釋文辯誤：十五年太子率更何承天立史學，史炤釋文曰：率更令，官名也，猶秦中吏也。海陵本同。余按漢書百官表，即有太子率更令。續漢志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晉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中吏，秦爵級，非官也。趙完璧源委：沙門，僧也。燕王弘殺其兄子百餘人，篡位而立。璉，音輦。發，殘也。讓，責也。贊，音鑽。原，免也。駒，音俱。涿邪，音卓耶。如字。漢，音其。沙上曰漢。玄學，老莊之教。率更令，案前漢百官表，詹事屬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數，音朔。弛，廢也。自事，言民自事其事也。不為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武
儒士臣蔣洲
圈點監生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一送

宋 文帝五

資治通鑑 元嘉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自漢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丞相職也。義康既進位。猶領司徒職。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魏主如定州。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爲之選代。爲。于偽翻。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見太康以遊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樂。音洛。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改爲葛氏。雍。於用翻。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林翻。辛未。魏主還宮。以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保宗鎮童亭。見上卷十二年。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遞也。以便辟得幸曰嬖。嬖。卑義翻。陸德明必計翻。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公主。魏主妹也。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傳。知戀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下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復。扶又翻。下能復同。兩屬曰貳。西域既貢奉魏。又信柔然之言。是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

萬匹（贏倫爲翻）而遠方來處還謂衰耗不能復振令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大極殿有東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令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鹹地曰鹵瘠地曰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伐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爲魏主所寵待浩惡之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使疏吏翻）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沮渠蒙遜謚武宣王數所角翻）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爲于僞翻）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據北史溫圍水當作溫圍）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彼人謂涼人也）環城百里之內（環音宦）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詰去吉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敢復同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畜許救翻又許六翻蕃音煩）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欺誑也誣詐也）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爲于僞翻說輸芮翻隱聽者隱身而聽也）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蒲撥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監工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稽敬北史作嵇敬當從之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紇奚氏改爲嵇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將即亮翻）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數所具翻帥讀曰率古者執贄以見拜稽首則委之於地然則取而進之此之謂委贄）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

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櫬初覲翻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漢置屬國於邊郡以處降胡此屬國城漢舊城也班書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屬國都尉治）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重直用翻分扶問翻）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鄉讀曰嚮）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傉檀據姑臧既而爲沮渠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願處軍前（處昌呂翻）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帥讀曰率）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未（將即亮翻）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爲魏誅劉絜張本）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復扶又翻下不復同）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自是魏主決意誅李順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胡寅管見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猶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而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欽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讒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怨忌之心豈尚其異錄之是非哉崔公其非君子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

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教，以釋汝疑。庚子，立皇太子鍱為南平王。(鍱，書葉翻。)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宋書氏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為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保周奔魏，封張掖公，今進為王。保周，源賀之兄也。勝，音升。)龍驤將軍穆羆、(羆，彼宜翻。)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即刪丹嶺。)安周為樂都太守，(乞伏既滅，樂都亦為沮渠所有。樂，音洛。考異曰：宋書宜得作儀德，安周作從子豐周，今從後魏書。)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從，才用翻。敦，徒門翻。)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即亮翻。)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復，扶又翻。)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魏主而至河。)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為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質，軌之弟也。(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鎮，(北鎮，即魏主破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即懷朔鎮。)自帥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塞，悉則翻。)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即保太后。)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

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後魏書。)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帥讀曰率。)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好，呼到翻。喜，許記翻。下凡喜其意同。)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為劭以東宮兵叛張本。胡寅管見：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為意，則漢武為戾園置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問安視膳，守則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為意，則楚成為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獻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書荊州刺史義恭曰：汝恣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常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語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為沮渠蒙遜置守冢。)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敦，徒門翻。闞，苦濫翻。駰，音因。)張湛為兵部尚書，(晉魏置五兵尚書，據此則兵部之號起於河西。)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索，昔各翻。洗，悉薦翻。)趙柔為金部郎。(晉魏置二十三郎，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輸。)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從，才用翻。)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為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按地名無始復，漢書地理志，馮翊有始復縣，或者始字其姑字之訛也。)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魏主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遙翻。)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師古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誘，音酉。)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

牧守者數十人。守，手又翻。魏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註：桑乾城西十里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遣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非文翁之教也。允柔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按延昌三年，江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書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煩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

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

法，以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

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詔如所請。中書自曹魏置監令以來，未嘗置博士，蓋拓拔氏初置是官也。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曹魏明帝景初初，中書改置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散騎。騎，奇寄翻。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暉事已伏誅，誓暴來父子。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考異。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

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五冬七月
日在尾。言在尾箕者。竟一月言之也。傳直戀翻。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
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背蒲妹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也。復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
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傅。即太子
少傅。少詩照翻。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
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
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為于偽翻。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
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
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
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也賤。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
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吐
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眾西遁。踰沙漠。帥讀曰率。魏主以其
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
乃還故地。 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將即亮翻。下同。秦州人多
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眾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眾

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說輸
芮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
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
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為南豐太妃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廣尋降至建康。復謀反。復扶又翻。下
復欲復郡。不復無復同。
史炤釋文。被苫。草覆屋。韓長生。姓也。長。主其名。犇古奔字。嬰之。將計切。
受也。眾傳。傳去聲。以卜為之。大人五書符其上。以為信也。鹵廣。上郎古切
下音普。切南海西魯塞也。詰難。詰。相問難也。遊說。說也。委贄。脂利切猶曰
委質也。面縛。將護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鮮卑。相然切。山名。東胡別
種。因保此山遂以為號。涌泉。余隴切。騰涌之水。 吳提。嬀烯闔主名也
號。執。複可汗。關騑。關姓也。春秋左傳齊有大夫關止。𤎤。呂兩切。翹。足渠
遙切。余也。眾也。行度。徒故切。度數。饑饉。上居依切。下渠遴切。穀不熟為
饑。菜不熟為饉。披靡。披。累而倒靡也。胡三省釋文辨誤。十六年老父被
苫而耕。史炤釋文曰。苫。草覆屋。余按被苫而耕蓋被苫於身以蔽雨非
覆屋也。趙完璧源委。王。如。如住也。蘸音樵。畋。音田。獵也。被。苫被。音皮義

反。苫。茅苫也。斥。音尺。逐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嬃。去聲。姊。音子
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嬬嬬。音軟。汗音寒。疫。音役。民皆疾也。乖
悖。音佩。心亂也。涼武宣王。沮渠蒙遜也。數。音朔。漑。音槩。環。音患。繞也。畫
音旦。又反。人許救反。六畫也。下同。唯唯。音以水反。恭應之辭。晃。音胡廣
反。穡。音嗇。讓。責也。數。音色角反。委贄。委。隨也。贄。音至。周禮曰。以禽作六
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悛。音詮。改也。部。分。去聲。絜。音結。跛。古且字。驊。音頻妙反。源賀。禿髮傉檀
之子也。晉安帝義熙十一年。禿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奔魏。魏元明
帝謂賀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冀。望也。涌。音勇。騰涌。禿髮保周
亦傉檀子。揄。音踰。咲反。喻也。沓。音徒合反。晏宴。顏師古曰。在我為宴於
獻為害也。善無。縣名。屬雁門郡。顏。音杜回反。級。音急。張氏。張軌也。關驪
上音勘。姓也。左傳有齊大夫闞止。下音罔。名也。晌。音內。𤎤。音呂兩反。洗
馬。官名。騬。音俊。寓。音遇。寄也。文翁。柔勝。案前漢循吏傳。文翁少好學。通
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有蠻夷風。文翁誘進之。遣
文業。其俊。官有主。郡守材史者。闡。允。音洪。範曰。沈潛剛克。綜。音子宋反。
傳。音 星傳。傳音知戀反。背。音佩。并也。雅。步。後漢馮緄傳注云。推步謂究

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推數。音朔。慕璝。音公回反。當陳。音陣。披
靡。披。音普彼反。營陽王。帝兄。趙廣。廣。尋。反。蜀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
執絜以圍酒泉。 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秦官也。晉魏
未增置。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
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頗假以出使。非正官也。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
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丙戌。魏主
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將。即亮翻。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
上羸疾積年。羸。倫為翻。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
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下好
於同。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
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為錄
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朝。直遙翻。乘。
繩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
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懈。古隘翻。復。扶又翻。

（下同。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王球，簡貴虛靜，皆以門望位八坐。不以文按關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為天臺。忤，五故翻。）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甘，似橘而大，其皮黃於橘，其味甘於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事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敘，徐吕翻；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敘其極致，又銓次其文理也。治，直吏翻；諳，烏含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馬方走而疾其鞭策曰驅，火方熾而鼓其氣使曰煽。）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為班。比，毗至翻，近也。）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王謐識武帝於微時，晉宋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答。（考異曰：南史以為義康有此言，湛、景仁竝不答。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自為此言？湛常欲推崇義康，豈有聞而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南史作儀曹，當從之。曹魏置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卷。索，山客翻。）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伺，相吏翻。）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亮翻。）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斌，音彬。）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恤翻。）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史言帝已疏忌義康，而義康曾莫悟也。）

（憖於所親者，不能引退。復，扶又翻。下同。）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毋子相訣，則人理窮而罹荼毒也。）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弔，謀人泄，竟弗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泄，當即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當是沮渠氏所置，移宇文周廢入張掖。掖，音亦。復，扶又翻。下同。）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太子劭請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竝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番，音盤。尉，紆勿翻。）丙申，魏太后竇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太子劭弒逆之心萌於此矣。）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景仁臥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朝，直遙翻。）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臥翻。處，昌呂翻。胡寅曰：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狀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殷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煽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文帝、景仁豈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專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盍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

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群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沐或黜
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國已并及相王是時疾五
年與帝割誅徐忠義禱以個幾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
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叛臯比其中身擒可彭城
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光後豈不有慨於是是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
厚文帝景仁之責也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
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比叱麻
翻謂當為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後狀人翻下同累力瑞翻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
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長所為隊主
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稱軍主者主一軍之稱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
識略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
壻死於司馬楚之之難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義康尤親厚上
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嫡丁歷
翻會工外翻長知兩翻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
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納與衲同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

曰後世有驕奢不節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
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號戶高翻盛時征翻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
母為汝父所作為于偽翻下右為言為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
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
言履務進而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
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語牛倨
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叔父
仙父為何父為伯父叔父者以自呼阿烏虧翻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
家據南史帝初為宜都王以球為友簡淡見重蓋素知之也義康方用事
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
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
染於二公之難難乃旦翻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江夷見用於元嘉之
初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
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
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
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鎮江陵述為驃騎長史南郡太守義

康入相又為司徒左長史數所角翻義康將南將自建康南徙豫章歎曰
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
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
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承之之子也蕭承之見上卷十二年使龍驤將軍
蕭承之將兵防守驤思將翻之將即亮翻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從
才用翻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
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
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
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高祖葬初寧陵在蔣山即
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
義康得無恙恙余亮翻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
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
已厭於鹽翻詩云貪人敗類芮良夫桑柔之詩旼情邁翻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
兗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
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彭城義康也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

物稱此相息亮翻稱尺證翻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
萬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羸倫為翻
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為于偽翻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
謂之西州宋白曰秣陵縣秦鄣郡郡丹揚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
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揚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
治城之間是其理處劉繇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據此為西州癸
丑辛子恤翻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
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
林子之子也范泰為高祖所賞愛林子從高祖為將有功曄尋遷左衛將
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
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沈勁守死於洛陽以雪父充為逆之恥曄有雋才
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行下孟翻數所角翻性躁競自謂才
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為後范曄謀亂張本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
范曄志趣異常趣與趨同七喻翻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
加鈇鉞鈇鉞亟行釁許覲翻亟區記翻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
遷范曄復扶又翻下復稱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

如此無能為害也。胡寅曰：實見人君於其臣，忠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意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儳於難進之義；知邪惡而不亟去，則小人狃於難退之患。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縱惡也。他日武帳問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傷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熟墮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蜀若止之於微之為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悉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遊跳說之徽，是患由其徒斬之勞，而欲焦頭爛額為貴耶？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不殺玄伯，見上卷八年。魏主欲以伊馛為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馛，蒲撥翻。少，詩照翻。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中秘，謂中書省、秘書省也。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為中護軍將軍、秘書監。　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史炤釋文：剛丹，所姦切，張掖郡之邑，後魏曰山丹。斛剔，上吉酉切，下他力切，斛衆而剔解之。悖，逆也。僮，徒紅切，僮僕。饋，求位切，餉也，或作餽。嘅，徒敢切，或作啖。窴也。瘵，疾瘵。伺察，布闔也。番禾，禾或作和，武威邑系。南涼。黠，馬誠切。窟函，胡讒切，擅也。拂拭，上敷勿切，下賞職切。狄，亭歷切，草名，華也。號哭，大呼也，亦哭也。饕，千安切，吞也，俗作食。稱此，昌甚切，等也。睥睨，鄉切。演之，音衍。志趣，逡遇切，志所嚮。鈇鉞，上方矩切，或作斧，下王伐切，大斧也。趙完璧、源妥。剛丹，縣名，漢屬張掖郡。斛剔，斛謂衆斜剔。與攄同，音造，猶發也。錄命斷之，錄命衆。六年春，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又七年太元，義康與弘並錄尚書。球，音求。解，音蟹，曉也。斥，音尺，遷也。曹斃，曹音漕，則也，乃也。斃，音漢。讀，音庵。嬬，音俞。劉班，棄湛傳小字班獸，故云班也。自西漢前為荊州長史，殷景仁引之入朝，共參朝政。此入北，音臭，進也，下北當同。議，音忠。祭酒，官名。詎，音巨，豈也。康帝，成帝弟。伺，音四，候也。構，音其遇恩也。推，音他回反。濬，音峻，即魏高宗也。誕，音但。從，音才用反，下隨從同。番禾，縣名，漢屬張掖郡。纂，音儀容也。儼，音魚儼反。函，音咸，匱也。栻，音式。岐，音其進也。累，去聲。達，音渠進反。衛，音咸也，合在心。鄉，音直支反，役也。日語，音御吉也。悼，音昔故反。之難，音乃旦反。沙

門，倚也。琳，音林。數有，數音朔，下數犯同。叩，音口，擊也。卑于，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婢，音于。友，親也。厭，音一鹽反。稱此，稱音尺證反。如，往也。儁，音俊。行，音下更反。快快，音於亮反，情不足也。覺，音許慎反。鈇鉞，音斧越。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斧越，斬刑也。亟，音器，數也。呂玄伯，宋文帝嘗使呂玄伯爲刺客刺慧龍，事敗，慧龍捨之，故然也。餞，音漸撥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解江州刺史也。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將翻。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胡曰：先朝，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數，所具翻。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為，于偽翻，下痛為同。廬陵往事，足為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則翻。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施，式智翻。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勝，音升。疹，丑刃翻。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鄭玄曰：由，用也。易，以豉翻。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　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為尚書僕射。顗，魚豈翻。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

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之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扇翻降戶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禦梁州兵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于棣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後屬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裴方明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之亂屢有戰功故用之為明年平仇池張本張忠將翻帥讀曰率雍於用翻江德輔通鑑考異氐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為益州郡至懷帝更名晉寧郡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漢中沈約曰漢中郡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屬天門郡漢郎侯翻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十六

史炤釋文㮕一浪切黔首其言切說文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鞞䩚音集爾雅曰集和也鉗其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彊母媿切止也疹章刃切疾疹骨鯁古杏切骨鯁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骾同甇烏莖切瓶仆也鼎鑊胡郭切大無足曰鑊以食讀曰飲養也鄯善鄯時戰切西域胡名爨松子爨七亂切姓也華陽國志云昌寧大姓有爨習天門蠻天門郡之蠻夷也漢中力主切天門郡之邑趙完璧源委扶令育扶姑也說文曰漢有廷尉扶嘉可數音色主反盧陵市次兄盧陵王義真也埊音意如字甸音殿近王城五百里曰甸服轄音集施去聲攘音攘除也弭音母婢反疹病也誰易由言詩小雅小弁章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蔑古猶用也骨鯁音古杏反張約約當牀隆盧陵王為徐羨之所害覺音叫兄也郁久閭柔然三字姓也沮渠沮音子余反顛音魚豈反以食音嗣涪音浮梓潼音童漢中漢書表永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送

宋　文帝六

資治通鑑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籙龍玉翻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注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漯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胡寅管見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悖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槩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衛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

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形無聲無臭皆寂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異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墜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本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卷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試自賦予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欺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化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哉故號呼蹐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蓋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昔皇天后土名山大

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廢禮亦渾淆而存之不敢刪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事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臆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已去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衛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罔方士黃冠誇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書妄論以謂予而不知又不足以為予帝王雖天而為之予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尚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覺先王正道之故哉戕堯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又崇臺焉仍為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雖謀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懸信而敢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沮子余翻將即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餘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手又翻趨七俞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力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刀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皐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皐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皐戍去仇池二百里符恐當作苻楊氏苻氏皆氐種也使

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辯縣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氐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丙辰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愛弼氐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公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俞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為于偽翻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氐胡傳作闞爽今從後魏書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將即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無興奴作衛余今從後魏書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氾音凡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本紀封尚在六月傳在九月今從傳　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卒　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　李寶遣其弟懷達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為都督西垂諸軍事邊遠曰垂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艷翻卒子恤翻樂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道產卒未幾而群蠻作亂後之人不能安養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

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虔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胡寅曾見士之淺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為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聞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謾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圖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滅者又以差次群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無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史炤釋文幟式志切又昌志切旌旗之屬功賞方未切用也且末西域胡國在鄯善西都且末城因以為號鄯時戰切治也高昌並如字高昌本西域車師前王之故地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晉時以為郡治至後魏為闞爽所據及闞伯周遂稱高昌王武興按夷貊傳武興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討之奔後魏王其兄子文德又聚

眾據盧以其弟文洪為白水太守也武興其後遂為武興國虎賁博昆切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祁山喬移切山名在武都郡西夷地氾傿上符咸切姓下于岐切名樂歌山巒其地在雍州襄陽緣沔水名出武都沮縣東狼谷胡三省釋文辯誤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巒不可制者皆出沿沔為村落文炤釋文曰樂歌山巒其地在雍州襄陽海陵本同今稍襄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之歌凡昔日山巒之不可制者養王民之豐樂故皆出山緣沔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樂歌句斷炤乃以樂歌山巒為句是不求其義也趙完璧源委晁音鼂廣反分去聲仞音刃七尺曰仞差易差音叉易去聲敦煌音豚皇郡名且末前漢西域傳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李寶敦涼王李暠之孫也闞音勘姓也解見十六年高昌前唐西戎傳云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地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唐契李寶男也趨讀曰趣觸也下同伊洛其名也武興武興下辨白水皆縣名虎賁音奔刁音貂姓也比至比音必成反灑掃上音所懈反下音蘇報反村落落居也差次差音叉賄音悔財也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伏疏夫翻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度高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雒谷即駱谷北史作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符達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符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萌地也 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追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啖龍等帥眾

助文德斬亮之武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為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岍城意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祝穆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郎父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葭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臧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捨功錄過自此良將宜其為魏人所算下遐稼翻 九月辛巳魏主如漢南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為四道樂安

王乾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
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將即亮翻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即鹿
渾海之谷也本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敕
連可汗可伏列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
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
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
驚怖擾亂故也擾音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
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頻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
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
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為魏誅劉絜中山王辰等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
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已降柔然說柔然令
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
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伺相吏翻
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
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
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主還

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　考異曰宋索虜傳晃與大
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
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
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
然後上聞事節小異今從後魏書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
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剸職朝直遙翻復扶又
翻史舉賢佐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史炤釋文曰之大貫切峭城昔堅切按後魏秋風沂縣有為貫峭山峭
水所出王唐築臨沂城　葭蘆城上古牙切下落胡切渡赤河經岐山二
百四十里即其地覘伺窺視也一曰候也　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年魏
皮豹子鎮仇池楊文德來求援詔以為武都王屯葭蘆城史炤釋文曰
葭蘆城度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海陵本同余按今階州福
津縣東南七十里有葭蘆城世傳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後
魏置葭蘆縣後周併入盤堤縣仇池山在成州之西百里階成二州皆
古武都郡地岐山在鳳翔府東去葭蘆道里甚遠史炤之言未可信也
趙充壁源婁鎮音其兩反姓也烏落侯北狄國名去平城四千餘里雄

洛同任朏音斐誕音但邽音圭漢音莫沙主曰漢可汗音寒絜音結封
沓音徒合反百揆音求癸反歸第弟宅也朝請音淨劇音竭戟反難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籍秦昔翻　考異曰宋略辛酉籍
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　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
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
臣儀與表同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
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稷北史古弼傳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
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距代都甚遠魏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
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
六年帝南平城規度灅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
灅南宮闕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史為正
見賢遇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
徂卧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
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帝失容捨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
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
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男注

曰跛蹇而頻蹙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
可以利社稷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
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為于偽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
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
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
曰巫女曰覡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
人門誅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
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戶教翻違者師
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
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卧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
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求高
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
至是二十餘年矣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
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
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
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

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
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
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
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
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
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
宋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
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
帝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
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登其上
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
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
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
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
易乾上九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

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廬自南北國分治
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乙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
戶雅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
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
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
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衛陽公莫孤帥五千
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漢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
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繭羅穀者甚
眾於是雜營戶率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
屬郡縣孤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
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
為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
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沮子余翻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
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
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重直龍翻魏主
從之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

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
弼留守守手又翻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
敢裁量朕騎奇寄翻量音良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
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怖普布翻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盤
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
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為于偽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
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今
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
北復扶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觀下載弼表蓋
發民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
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
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獲
不可以不速載麋鹿猶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
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
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

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咨
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
之中詔今之手詔是也敕戒也 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
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己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
恐群下聲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
護年時一輩為于偽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
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為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
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處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
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胡寅管見帝以荊州上流重鎮
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欲義恭義季皆有令譽義宣人
才凡鄙當此要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自勉遂免曠缺夫帝之
所以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進委諸弟思其厚焉又能戒勅不使
驕恣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
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庚辰會稽長公主卒
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
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

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魏主如漢南將襲柔然柔然敕
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魏言
唯也可從州入擊汗青寔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
吐谷渾間古見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
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
於魏慕利延背阿紫行前之誠使之招引外寇至於叛親離因其宜也
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兗州
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從兗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
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
昌也冀州鎮歷下歷下即歷城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
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手氏書鐵張本朝直
進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
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以日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檢
之知先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先與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度
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
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

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
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贏或作盈曆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
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
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
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
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
蓋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
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
可
史炤釋文捽說文捽頭髮也摰下扰也捋伯各切手打也毆捶打也徒
跣見典切徒謂步行跣謂足親地也蹇蹶上九輦切下居月切芸田于
分切除苗間穢也春秋左傳芸人之田慣之辰半切還也棶平遶切棘
也識也又必小切巫覡胡狄切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圖讖楚譖切
符命之書讖驗也為虎子見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叱廷上昌逸切吐
谷渾之種頭銳弋税切尖也一襲席入切一種為一襲猶言一副衣服
也蔽弋竹切說文豆也或作赤菽亦豆生之類間道居見切小道趙充

壁源奏摰音尺制反擊也捋音傳擊也毆亦擊也公車門名端冕齋服
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端玄衣也孔疏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
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故稱端也標識也墾音康狠反耕
也沙門僧也蠕蠕音軟即柔然也解見晉烈宗十年索音山客反搜也
弃市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故曰弃市虎音苦浪反子見傳云虎極
也魏主幸盧盧音閭演音衍瞱音筠輒反吒音呂秉反複重平聲盤于
遊畋音田師護義季小字比頻也績音積功業西夏荊州也棐音五行
志上云極玄始擅西夏間道微道也級音急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
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中讀曰仲更工衡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為三百
六十律復扶又翻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
蓋古人簡易之法易以豉翻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
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曆志黃鍾律九寸三分
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蔟三分太蔟損一下生南
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
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
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
未至寅得八上生太蔟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偶也八八為偶然月
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
上生黃鍾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
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
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
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
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
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
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
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又是律娶妻也
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蔟林鍾是初位太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為
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
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蔟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于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塞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疑當作下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太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 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酈道元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褘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褘吁韋翻 昶丑兩翻　三月庚申。魏主還宮。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 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所斷。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疏吏翻。下同。斷

丁管翻 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 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南豫州。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鑠式灼翻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顗魚豈翻 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沔彌兗翻 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 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涢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涢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涢水所導。亦曰涢山。涢音云 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 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敦徒門翻 重直用翻 騎奇寄翻 降戶江翻 考異曰。今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 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 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 帥讀曰率 度三危。至雪山。酈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 又徒見翻 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餞義季往鎮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戀翻 又雛皖翻 旰古案翻 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易以豉翻 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

賊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宣義康義恭義
室皆迭居方面繼居內翰補千條及季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余社
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咽音
煙國之存亡既不是繫平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
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
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種胡爭應之種
章勇翻有眾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
拓跋紇帥眾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吳眾愈盛民皆
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
攝幷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
浮橋於碻磝津　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
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巴當作已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水死
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
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眾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
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
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

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
人裴駿帥屬鄉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
鄉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
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
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魏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
支左民為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南部北部五尚書殿中
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
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為乙氏
處呂呂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
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為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
還宮自陰山還也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并幽平驍堅堯翻
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
北　癸未魏主西巡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
縱子容翻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為于偽翻及義康遷豫章
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讖楚譖翻帝必

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
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咸寧
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
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
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凡博奕以計數勝人謂之行拙行者
偽為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
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
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垂謂遷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
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
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
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
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
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
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
張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忝翻丈
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

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眾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
也朝直遙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
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
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
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
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
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曄曾祖汪祖寧父泰皆有名行
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
為于偽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
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
引引見也曄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
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
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
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
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
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為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

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宮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欲以弒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宮蓋欲併殺太子劭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令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為天極故以帝位為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扣刀微出削為扣刀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曄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詰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撓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少詩沼翻塞悉則翻釁許覲翻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曄為太子詹事故稱之瞋七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慙也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注下既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婦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

倨翻不勝音升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盛時征翻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沖與翀同上飛也古詩云一飛沖天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息淺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蔚紆勿翻皆忸志而貪權忸女九翻驕也玩也狎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胡寅曰觀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反復深思語伐君之不可為當熙先進其逆計豈特覺變邪志為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濟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惡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素之子也臧熹臧燾之弟質在戚里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亮翻邵璞之兄也胡寅曰觀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泯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偪為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庸愚出暴相為群眾惟一雄長耳微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吏能精贍為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為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覆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欲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群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恤也嗚呼宋之為宋弒兩主而得之二子再為股肱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殺一孫又為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弒之禍為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章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后弟倫之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

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荅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扶又翻觀化南國閑館飾郵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饋餼餉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既翻

史熠釋文愔一乔切湞山鑾于分切在南陽築陽湞水之地以餌仍吏切食也于闐西域胡國餞恙演切又疾箭切說文送去也餞忘戀切具食也或作餞肝日夕也樕樕上畢两切下補化切覆兒衣衾社上去坌切被也下如其切文字音義云牀席誂上禾切僞也亦作謆詩曰民之訛言盧水胡落渚切北地胡也碻磝津上苦勞切下五勞切後魏城名解見上以贓莊郎切納賄也從容猶休燕也攸屬附也姘呂宛切手訣也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胳也在肘後亦作掖珓狀也擻文胡狄切符也犯蹕平吉切辭止行人也儲陳如切儲副也探取指取之也詰問誚責也抵蹋敢盍切謂抵諱也不撓女巧切謂不屈也又女教切疊責

罪責也攘袂上人羊切下弥蔽切謂捲袖出臂也瞋目昌真切張目也流漣力延切或作漣易曰泣涕漣如樵薪樵薪謂小木散材析而爲爨者熙音忌焦奴切愒也又女六切羨虛其切屬籍上珠玉切附也下秦昔切簿書也謂所附宗籍璞戶角切郎丁狸切蒼頡篇曰舍也氓弥鄰切職也又弥盡切饋求位切餉也餼上曰餼熟曰饔春秋左傳曰餼人來餼諸侯趙充璧源委新率音律駿音俊情音除穆音掉翹音昌兩反艳罡縣名艳音胥鑠音書藥反顓音專岂反馮音彌宛反捜音秩病也募音恭廣招也湞音云積音公回反磬音盤于闐音田又音甸西域國名盱眙也倸音進樂也汝賣曹章也隱約後漢趙典傳云典少爲行隱約章懷曰隱猶靜也約儉也高祖武帝泰始明帝年號升明順帝年號館音鳥板反綄音下沃反碻磝津城名今濟州是也河東蜀索下大姦明帝三年魏文帝定族姓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擘畫也駃音流駃也瞱音筠輒反綍音于宋反數音

犢從容閑諳也大將軍謂義康也十七年十月發從江州攸屬注也愕音五各反驚也毛玠音介行玷音店玉病未厭音於鹽反滿大也弃業弃音棄重也業猶世也曹音曹對也乃也道人僧也儲宮儲貳宮輔扣音口擊也探平聲指取之也詰問也抵蹋抵排也不撓音同撓也曲也鞞無嵇生琴嵇音兮音嵇康將刑於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庾同夏侯色夏侯姓也名亶字恭初又枕東市顏色不變嗜音猶前日也顥音居耶反頃也悼音昨愍也流漣音連易曰泣涕漣如譆音御音也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玩音翫勝音升任也臧音咸冲音蟲飛也常均均衡均也劉弘仁劉湛字弘仁恒音女九反串習也徇音辭俊反隨行也焉音燃安献相相去聲官名淮南王漢文帝之弟穆皇后武帝母二舞文武二舞也具區案漢地理志吳郡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注云爾雅十藪具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有大湖則有司存自有有司在呼韓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饋餼之秩餼說文曰饋米也秩音姪次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鹿
圈點監生臣秦承華
臣歐陽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一送

宋 文帝七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戊戌魏主
軍至東雍州(雍於用翻)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
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
皆赴汾水死(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于河東汾陰世爲彊族)其族人安
都先據弘農棄城來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
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
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
其首首破則尾不能復(復扶又翻)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趣之(騎奇
寄翻趣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
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
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地字衍)軍無所獲
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厔音舟窒)陳倉還如雍城

(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
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推)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
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
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
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呼到翻)常言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
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
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
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梧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
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
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
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陽邁遣其
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
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
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

室於綺翻說式芮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寄居義翻又為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為留臺下遐稼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眩熒絹翻無當主不辨白黑謂之從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鞠居六翻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太子晃素好佛法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復扶又翻胡寅曰佛法盛為世費害非浩之言似矣然浩本

書生讀佛書也彼其戶牖未易知其奧未易窮其辭未易折而所極之地未易到也至老莊所持微哉又況讖緯之圖籙其粗乃崖瓶之見者正嬰所折耳而浩欲取死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廚會月飯數十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人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修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至帝有罷誅之之私哉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脩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諭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驟而效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致伐而行之是以不旋踵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已日乃孚言不可速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為太原郡境屬青州為

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為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也殺掠甚眾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本紀三月索虜寇兗青冀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據奏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又云魏破太原得四千餘口蓋魏人今據其數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儲備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肯苦等翻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曹操孫權也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安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亭年翻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羸倫為翻陴音皮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作管翻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兩力讓翻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精若仗或自壞損使精新考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簳古旱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三吳近在京城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易以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屠直於翻皆起兵應冏會敕文擊冏斬之餘眾推會

為主。與敕文相攻。　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　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
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
先殺洪。會誘洪斬之，送首於文德。誘音酉。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
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弃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
塹七豔翻。嚴兵守之，格關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
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降戶江翻。
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
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
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假勢復振。復扶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
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諸軍，謂從兵分屯長安以北者。檀和之等拔區粟，
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即盧容浦。盧容縣，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
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馬甲謂之具裝。
被皮義翻。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
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為物最猛，雖虎
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空數尺，然數實鼻端，又師子直搏而殺之。乃
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

都治典沖，在壽泠縣阿貢浦，而去海百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
在五月，當是六月賞檀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
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櫛阻瑟翻。胡三省曰：櫛，梳枇總
名。　胡寅管見：宗慤其以馬文淵為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薏苡車馬
人所譖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貪而不取，乃其所以無行素矣。嘗宗
於者非刑而無殺，刑室而不求，皆可以為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汚，
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為可尚矣。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申，魏發
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　丙戌，魏
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郡，求白
田唐實州實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　帝
築北隄，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
北十里。杜佑曰：湖今為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
騎常侍杜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
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
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庚翻。南人謂北
人為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

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
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
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
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即亮翻。忮之豉翻，很也。平時猶不可
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
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
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
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
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
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為于偽
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
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
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會今及吳

自攻之，為流矢所中死。異哉舍生事宋，入木南山，寺實欲敢，今從魏書。永
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為內都大官。　安定盧
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
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遣、復還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
主于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
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
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
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
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誘音酉。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超使人逆謂
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
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
還。還音旋，又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
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超首，士
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為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
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奔。
史炤釋文：壘音水切，軍壁。縱弛，施是切，解也。迅，息晉切，疾也，又私閏切。

汾水扶云切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南後魏停扶了切撮也張也又使
千切戲水在京兆新豐東或作戲南後魏鹽壓山西回鹽水曲回屈固
山水之曲以為縣名在石扶風東後漢經女九切結也赤也林邑海南
夷國也其地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飲於禁切釀具女晃切臘
躍也駭馬驚絹切違徒米切滌除也子遺居列切遺曰屆有子遺請無
遺餘也登陴頻彌切城上女牆也鼓譟蘇到切群呼也纂倘作管切纂
集而北倘也羈手五口切耕牛百兩車數信宿並如字春秋左傳曰凡
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簃古早切蕃並休官屬各履陳如切
印休屠胡也搖具月切穿也猜也撕阻兒切揃北之德名傖荒儋細拼
切亦作僵其八馬焚入回傍貨征傳曰國制福懷晉灼云孔䊵金日磾
漢時匈奴休屠王之子賜姓金氏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三年魏主軍
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興家人皆赴汾水死史炤釋文
曰汾水出汾陽北山系撥史炤止能言汾水發源之地不知薛永宗壘
家赴汾水而死其地不在太原汾陽界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
南過晉陽狄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遇水要揚千陽等縣又南
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經絳縣故城北左傳所謂晉都新田有

汾澮以流其惡者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東雍州治所也太和中置州
立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宗舉家赴水處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
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于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
或源或委當隨地註釋而後能有別趙完壁源委射音亦顏音魚望反
雍去聲禪音扶了反信也組音女九反絆也束也林邑王范音莫拜反
其名宗懿音確甍音誕音任妥也沙門僧也飲從五去聲闔守闍音
丘釀爭去聲憤駭音州縣之縣鞠為丘墟鞠音菊窮也去聲又詩小雅
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墟大丘也漢去音丘呂反除也浮圖佛也晃
音胡廣反李潤縣名我外家也世祖母姓杜氏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
帝時征北大將也淮泗謂當廣耕於淮泗之地贏儲贏音盈餘也儲
音除積也巨大也曹孫曹操孫權繕音膳治也大覡音胡典反山名在
某陽佃音殿營佃纂倘二字為倘簃音許蕭賢清濟音子禮反二水名
戒能文曰防患曰戒優復音方目反不徭賦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
西郡格相敵也以具裝被象被音皮義反下文二十七年十一月云薛
安都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又齊高祖紀云編皮為馬具裝樹既
文抵也欽張也道王城各五百里曰畿畿音祈直也仕張氏涼州牧張

軌父子也傖荒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荒荒服也又北齊神武紀云鮮
卑呂中山胡劉蠡升稱天子於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害謂之胡荒犢音
于敢反沒也圖音諸養弓者嘿然用悛音且緣反也任之任平聲當也何
音回猶也民數音朔呼音火故反叫也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
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敦
煌音徒門反故城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子
今翻從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
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
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請
學婁無識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
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事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
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從
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
即亮翻扶風公處真等八人處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
並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一百二

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
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
治古古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少詩沼翻下同數多則物重多
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卒子
恤翻下同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
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
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
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
禾翻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陰王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
異曰宋索虜傳曰燕所住屠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
泣晉王獨不悲燕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　楊文德據葭蘆城
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
東逕葭蘆城西據訪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附之魏收仇池置武都天水
漢陽武階仇池五郡據音處

史炤釋文敦煌音屯郡名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沮渠牧犍犍渠焉切沮
渠姓也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之官因以為氏索求也守藏才浪切守庫
藏者左道禮記曰執左道以亂眾殺無赦鄭康成注云左道若巫蠱也
泉貝傳蓋切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誚責說文姚姚也通
作想趙完璧源妻如中如往也敦煌音豚皇斫音的昭儀牧犍妹也第
宅也當去聲泉貝泉錢名前漢食貨志注云流行如泉也估貨估音古
直也酣音胡甘反樂也楊文德武都氐王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
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
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
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
州罷塞圍役者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
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閏月己酉帝大蒐
于宣武場建康倣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初劉湛既誅湛誅見
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
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
詬古候翻好呼報翻惡烏路翻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
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
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
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
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縱不加罪故宜
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愆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復扶又翻引詩赫赫師尹以喻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師尹氏
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
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臣昔啓范曄事見一百二
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目
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眾過藉藉藉秦昔翻受貨數百萬
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陽尹彭城
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
取瓜步皆涉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
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鎮

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氏後改為韓氏鄯上扇翻鎮鄯善賦役其民比
之郡縣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己卯罷之六月丙寅荊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
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名曰廣德宮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為淮陽
王彧於六翻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般北末翻悅當作悅般般
音鉢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
書丙戌魏主如陰山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
卑那奔龜茲龜茲音丘慈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
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讀曰率和說
降柳驢等六城說輸芮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冬十月辛丑魏弘農
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
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朝直遙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
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為公癸亥魏大赦十二月魏萬度歸自
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
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伐同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
之行宮也朝直遙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受降城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
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史炤釋文潞音路上黨已有潞縣子國也赤狄隗氏大蒐所求切索也古者
以蒐狩習武事詬詈上呼遘切下力智切怒罵也匄古大切乞也或作
丐交阯音止或作趾郡名往往云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
立其指交故名交阯焉耆於乾切西域胡國龜茲西域胡國乙直伽乙
姓直伽其名趙完璧源妻蒐音搜狩也春秋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炳音丙賂音路財也曄音筠輒反賊猾亂愚懷懷猶誠也九死不
悔按離騷云九死其猶未悔藉藉猶紛紛也駿音俊觀去聲乙直伽乙
姓也說文曰韵無有乙姓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群臣於漢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
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謁翻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曰耶
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二
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
京口樂音洛庚寅魏主還平城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庚寅魏主
如陰山帝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

好進言。（言，音彥。又翻。好，呼到翻。）帝指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昔司馬相如上封禪書。上，時掌翻。）上悅。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　胡寅曰：凡人有不封禪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不封禪者也。曰：淑非能忠也，其不能忠，以須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失也。王諫進諫史帝前嚴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也義此以天元之也。）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乃至於用兵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沈約曰：晉孝武世於襄陽立僑雍州，並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重，直龍翻。挑，徒了翻。塹，七豔翻。數，所角翻。敗，補邁翻。以那眾少而堅，大抒補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遁去。那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

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蠻居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通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先，悉薦翻。）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欲首救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我，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

史炤釋文：涿邪山，上音卑，下以奢切。一作涿山，名在後魏。淑，殊六切。岱宗，徒耐切。風俗通：岱，泰山也。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封禪，時戰切。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塹，七豔切，壍也。挑戰，挑，徒了切，挑敵以求戰也。輜重，上莊持切，下直用切。輜，載衣車也。大稔，如甚切，熟也。穀稔，扶無切也。趙完璧源委：漢書，漠，沙土曰漠。羯，音居謁切。汗，音寒。上，如字。北也。幕，音莫，廣也。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前漢霍去病傳云：去病北伐匈奴，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如淳曰：大功故增山。顏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又曰：封者，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席卷，言無餘也。檢玉岱宗，（封泰山也。）數挑戰，（數，音朔。挑，音徒了反。）民畜，（音許又反，又丑六反，六畜也。）屏，（音餅。）沔，（音緬。）潰，（音胡對反。）逃散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降，下江翻。）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史言沈慶之之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戶江翻。）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鑠退說西平，辛巳，索虜寇汝南，拔長葛。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己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

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蔡州，又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協翻。）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薄，伯各翻。）憲督厲將士苦戰，（將，即亮翻。）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　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宋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諸曹參軍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

文（晉制王府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將，即亮翻）直趨汝陽。（趨，七喻翻）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喻作上方也）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驍忠將翻）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天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illegible]也）是曾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

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供音恭。帳，竹亮翻）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蠕，人兗翻。沮，子余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塹，七豔翻）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翻）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魏凡魏人備有俾南兵之心，且為拒之給戰，而遂無措待備為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騎，奇寄翻。離，力智翻）吳人正有斫營

使。（使，疏吏翻）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謝晦、檀道濟等）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咒術）當使鬼縛以來耳。　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監，工銜翻）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撰，雛免翻，譔述也）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郗，丑之翻）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令習浩所註經以為家業）并求勅浩註禮傳，（傳，直戀翻）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

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翻）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壇，水經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壇）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恚，於避翻）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胡寅曰：史以類書事，易有貴矣。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著國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訐訕者。此乃情性之弊也。使閔湛、郗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為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大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書公之惡，皆婉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臣子之心，謹君前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燾年四旬，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illegible]寡恩乃如此哉）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使，疏吏翻）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首，式救翻）庶或見原，（原，赦也）不可重為欺罔也。（重，直用翻）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

也。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誘，音酉。見，賢遍翻。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被，皮義翻。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朝，直遙翻。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為何等事也？」為，于偽翻。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謂總其大綱，裁其可否也。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匄，古大翻。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帝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釁，許覲翻。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為，于偽翻。下欲為同。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涉附屬請之罪，以浩故，并赤其族。擇婚可不擇哉。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縶，陟立翻。衛士數十人溲其上，溲，所鳩翻，小便也。呼聲嗷嗷，嗷，五刀翻。聞於行路。聞，音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絜，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言浩允非其罪。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胡寅曰：允高允不欺之名于已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己無此事，為人所指者，謗也。譬如浩為允所，高允副之，浩敗於罪，允無失，而不欲自以為能，則曰臣既副浩，曾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據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何特不欺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四分之云乎？夫情偽交於前，或辨明也，是非定於古，乃多見也。於事見者或不能見，則於邪辨者宜十其倍然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別，分也，依宋析間讀稱，音彼列翻。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崔逞歸魏，為太祖所殺。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魏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亦為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事在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焉耆鎮。魏破焉耆，以為鎮。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疏吏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唐時吐蕃與雲南寇蜀，即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元明之後，種人遂通此路耳。嶲，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彊虜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勢不敵。騎，奇寄翻。檀道濟再行無功，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至濟上，皆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將，即亮翻。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謂彥之目疾大動也。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館穀，就食敵人所積之穀。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

初北少引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
之江湛難之難乃忍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治直
之翻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
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
好日久而彼志無厭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豔翻誘我邊民誘音酉
令春南巡聊省我民省悉井翻驅之使還令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
桑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
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
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魏主與帝二書詆有悍江南之心
大明以後北不復得南矣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
匹并氊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
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
雍華戎表疏比毗至翻疏所故翻道也雍於用翻歸訴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丘
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腳跟不著地也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
間使芮芮即蠕蠕而銳翻蠕耳閒古莧翻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犄居綺翻
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

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斌音彬
翻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率所律翻驍堅堯翻騎
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勤所
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汧苦堅翻太尉江夏
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夏戶雅翻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
卷晉成帝咸和九年胡寅曾見有天下者論一柄二柄之職無所不統其
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者兵權不去己斯善為君矣宋
有能擇任軍柄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選非其才故而總制攻者義恭耳
名且負將不祿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責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
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民用力而師
出於外攜興於內故先定厥心以正己考慎其柄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是將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
用朝直遙翻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
三五民丁倩使暫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符到十
日裝束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為裝束過此期即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
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

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北兗謂南兗州富民家
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胡寅曾見凡用兵者
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
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蹤發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
元帥乃銳於貪侵之士也發近遠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兵卒
也借取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
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雪焉之不遇江其亦幸而已矣建武司馬申
元吉引兵趨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置濟州於碻磝城碻七各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本紀云虜濟州刺史王
准敗走虜書又云王淮傳云列戍今從宋書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
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縣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
郡也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考異曰宋書九月庚
中玄謨前軍次白馬與當完州刺史耿待詭戰破之玄謨進攻滑臺今從
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雍於用翻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

奮武將軍曹方平南大作曹方平參考水經作曾為是建武將軍薛安都
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皮江翻將即亮翻後軍外兵參軍龐季
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夏戶雅翻誕許之乃自
貲谷入盧氏盧氏趙難納之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弘農郡
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季明遂誘說士民誘音酉說輸芮翻應之者甚
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
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
曰鑠傳作劉坦之今從宋書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
也軌晉宗室之子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宋有幢主隊主
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為
僕氏按據江翻僕蘭犇虎牢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
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
袴何用綿帛國人謂同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陟略翻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宋文帝八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七年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瓠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瓠敗油散因燒矢內簇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處昌呂翻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即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爲部隊而以其人分配於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玄謨之不知馬車營可恃而戰故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即此處先悉薦翻舸古我翻守手又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雖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艦戶黯翻重直龍翻斷音短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將即亮翻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佛音㣲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即亮翻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虜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使疏吏翻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引漢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更經也歷也音工衡翻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清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下同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溫谷南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為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即亮翻趨七喻翻下同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書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宋魯郡時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賣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己氏又千乘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苞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考異曰宋書作張是連提今從宋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函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

日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牟唯著絳納兩當衫者作具甜前當心後當
背謂之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
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土光三翻嗔七人翻陳後曰陣射而亦翻
下竹仲翻勝音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
遣兵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
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
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
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
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
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
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是連力翻將以是翻姓七紀翻降
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
也為于偽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
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
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
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

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為聚落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
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
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
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
於尉武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紀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
康祖傳云去壽陽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
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秦郡治宣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
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溫公以考異所據尉氏後此又拓跋燾傳尉武亭名
劉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時諸軍皆有主副欲依
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
所見幸其自送柰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
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
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
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
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
傳云大戰一日一夜人云虜死者大半今從宋紀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

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草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
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三郎將主內三郎魏謂
衛士曰三郎將郎亮翻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斷丁管翻抱鎖亡奔盱眙盱
眙音吁怡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自
此以上魏兵向壽陽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
少詩沼翻下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
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
歷城陳讀曰陣趨七喻翻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
勗欲席卷奔鬱洲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有鬱洲今東海軍是其地泰始
三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為青冀二州刺史治所卷讀曰捲鬱音鬱自海
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決也惟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
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退耳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
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
北長史帶沛郡太守高贊助也言能以助決其議也今城中乏食
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凡言
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出也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
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汙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
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時鎮彭城為諸軍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
入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駿諸父也駿
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
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
中戲馬臺在彭城城南累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馬文恭之敗也隊
主蒯應沒於魏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
甘蔗甘蔗說文所謂諸蔗也主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夜翻武陵王駿與
之仍就求橐駝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故負物須押古句言能負橐而
馱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背有肉封如鞍其足三節亦能
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又能知水泉所在及風之所來蠱重終不起
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明日魏主使尚
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騾盧戈翻
健走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暫共目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
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遣

且利翻猜也但以人且無境外之交恨不覺悉悉詳盡也言恨不覺時得
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悲耳易兌則彖辭曰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
鼓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
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
並非食鹽豉是義翻戴又曰肥鹽燕赤也胡豉胡人所進求與同主也
復扶又翻揖章貴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剛翻不齎樂
具孝伯問暢何為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
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
戲左傳晉楚將戰于城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請晉曰請與君之士戲寇息
後翻治直之翻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晉大夫郤父語薛侯之言
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
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為人若
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佐史之僮幹則給使令者耳魏主兒
言猜知求為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
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孝伯又曰
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
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
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峰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故孝伯
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
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
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
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武陵王駿時號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
用相語論斗絡號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瓜步山
在秦郡討氏縣不討氏須伐為六合縣南北對境■曰入姚萇上即瓜步
縣之地冲讀曰準造之利翻南事若辦彭城不得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
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
得飲江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志為翻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佛肯則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
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米足而行曰步足迹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
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天言
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暉威靈且迹翻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

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群氐拒之
帥讀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縣漢屬廣漢屬國晉屬北
中置陰平郡劉蜀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
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
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葭蘆見翻天
使治翻從十月翻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
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
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考異曰魏
本紀云丁卯至淮按本暴己未宋淮南木本紀乙丑明宋之等敗今從
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將即亮翻至盱眙魏主已過淮盱
眙音吁眙音怡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冗而隴翻從
才用翻考異曰序傳作臧澄之今從帝紀質傳作澄之建威將軍毛熙
祚據前浦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
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
城城臨淮明河又東過楊茅湖口又東過盲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
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宋略云質營盱眙
城北今從宋書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
之熹之孫熹高祖敬皇后之兄熙祚脩之之兄子也毛脩之從高祖為
將晉沒之敗沒于拓跋後入于魏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
百人赴城重直用翻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
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為招信軍王
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
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夫音扶復扶又翻若內薄
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薄伯各翻柰何去之諸軍嘗見
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莽王
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月矢之計收城最
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
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見賢遍翻地狹人多
鮮不為患鮮息淺翻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
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正
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

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有者不
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
者也。上則曰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
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
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
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初交翻。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
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
也。盱，吁；眙，丑吏翻。下同。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為明年魏主還
攻盱眙不克張本。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壞，音怪。及伐葦
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言急則逃走。荷，戶可
翻。又如字。擔，丁濫翻。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戶丁，無
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
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今
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暨陽今江陰軍。邏，郎
佐翻。艦，戶黯翻。亘，古鄧翻。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
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

翻。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出江徐議北伐
之計，羣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
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幕府山在
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度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本名
曰元帝度江，休使荒落，以唐第石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
山在臨沂縣。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
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魏主鑿瓜步山
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
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
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奉朝請者，奉朝
會請召而已，無正員。餉，式亮翻。魏主得黃甘，即啖之，甘，即今之柑。啖，徒濫翻，又徒
覽翻。并大進酃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
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縣地。酃，音零。左右有附耳語
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
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
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又翻。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

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
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詎宜苟執異議。
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坐，徂臥翻。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
持劍為班列在車前。幾，居希翻。僵，居良翻。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
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
耳。言不持異議也。史言劭於此時已有弑逆之心。
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中書監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
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
野報之。詔皇孫為書致聘問。此皆魏史夸辭，今從宋書。

文炤釋文 汰大烏酷切，濯也。鎮候謂覘候敵之也。奄至衣檢切，忽
也，遽也。琨古渾切。鑠書約切。俸居用切。秩祿也。或作奉。大鈞古依切。細
角。樓堞無接與女垣也。木柵測革切。編立木為之。當百丁求恨切，或也。間
使從間道而遣使也。垣諜上兩元切，牆也。諜之其名。環釧環玉環，金
釧也。謫謫許歎也。供帳上居用切，下知亮切。供具帳設也。蠕蠕狄號，說解
見本卷上。障之亮切。說文：隔也。諜徒協切。反間也。伎巨綺切。倆。羈縛
伐約切。說文：束也。事處也。因事事止也。韻曰：撩。郁標上細遠切。始也。

標焦，音平遙切。嘸類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嘸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
遺為無嘸類。忿夫粉切。又夫問切，怒也。恚怨恨也。稚累于胃亨立切。姪
也。累，子也。僮徒洪切。僮僕。餘豐遍也。罪也。繫之利切。繫維也。檻內戶黯
切。檻車之內也。溲其溲謂之溲。嗷嗷衆口愁也。悖布內切。亂也。賑章刃切。贈
也。和好謂相和同而愛好也。無厭無厭謂不足也。桑乾川乾，音干。在代郡
鮮卑相然切。山名。東胡別種，因保此山，遂以為號。療力照切。療病。說文：
穴治也。挫叉臥切。致望累足而望也。捼挼柔韻云：揉捼，無切。拾音蒸之
上脣引馬折馬肚事挨陸德明釋云：捼挼之。挼，馬馱云：來也。伏更容云：
濟也。王肅云：從也。子夏作折，折取也。芮芮如稅切。國名。誠款苦管切。意
有所欽也。犄角執其足也。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掎之。言叶力
共處也。沂隴沂水、隴山，在後魏之地。倩使假也。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
切。臨淮也。趣遣須切。驚也。幢主宅江切。當既旌幢主並九品下。器械
頒今切。內盛曰器，外盛曰械。擐伏也。徹直列切。去也。通作撤。枋頭分房
切。地名，在汲郡。係復鈕。鞞鼓步迷切。上鼓也。騎名鼙，鞞也。鞞助鼓節也。舸大
船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鐵鎖蘇果切。或作鎖。長柯斧柯，居何切。斧
柄也。佛狸里之切。控弦苦貢切。引也。仆音付。又蒲北切。頓也。僵也。

兇鍪上音伏切下莫侯切音兜鍪也鍪或作鍪鏤可求切中之怪名突陽
上佗沒切下直追切能中音乙函谷關亞明燿切關名在弘農郡山嶺
山形如愚叹偽函關淮武中還於析要劔獻僮也春秋傳劫獻之入日
異礼邑切掟文曰在西方時側乙膳弁撰切曰加中時創傷之刪應壯
也扈其名橐駝上音托下徒何切章帑曰背肉似橐故云橐駝隍胡光
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隳許規切毀也剝北角切剝削之華肖
鬼切大貌也遺作蒙艟艟力惡切罕角或作艨艟艨之艦戰船四方施板
以禦矢石如朝請才性切鄭酒相東郡縣之酒猜桑落河多美酒出
猜奈濟酒也鐵至日依切近也僮俄又償也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七
年魏主圖懸瓠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又恨搖文曰鉤飾貫
木因合獲如古者其鉤之鉤可以言飾叠也所謂大鉤者乃持以貫鉤後
之鉤言鍵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則非飾明矣芮芮亦蓬伏連輪
誠歎文邪悍文曰芮芮國名今柔芮芮即蠕蠕也柔然為蠕蠕兩人
鈐轉為芮芮也苟東首奏壽南史曾以蠕蠕為芮芮從南人稱者也
趙究壁源委緘音為洑音烏暗反渾也射音食亦反俟候捐吧獲賊劉
也奄音豫思也環音允鎌音答乘反衝車衝城車樓堞音牒無悵上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九

吠也搆音冓鏞立木為之肉薄猾相皆負石上城也垣音袁牆也擎[?]
北趙走也周顯王十六年云豆走魏都南方著名豕為作後也遺去聲
與也下同莒吳按二十二年冬魏盧水胡蓋吳反上長朱捉將以兵為
鄭督關隴諸軍事遣使歸共卯一百二十一紐是曹天北當拿盟捎兵
也誦誑上音決下音居況反詐欺也賂音路留財僕除投音智音反不
相賊也孰與與如也橋椅也洪孩去聲嬉嬉音默赫連夏王勃勃也
溫渠沮王沮渠蒙遜也溫音于余反馮弘北燕王也弘為拓跋所吳提吳
提音吐賀真之又音嗎嗎可汗之名垣牆也堞音牒今謂之細作裝方
明方明殿名在十九年五月二十年八月求方明坐殿池池浅隆金
寶及善為下獸死研譬使研音聊使音戶將反復倆彼公指民事也婁
羅門潤價也宋元年本云罽賓沙門雲無讖自云能使鬼又唐大宗十
二年本云婆羅門僧自西域來言咒能令人立死復咒之復蘇云云
娑羅門關見後見音胡貞翻郄標標音平逯反姓名也禮傳音直忠反
意音於避反怨恨也恭音僕實音得自狀其過原見也重去聲再也祭
何如何也入見音胡甸反下同割音蓋乞也[?]音異也諸音去古反問
也皆奠五枝夫千也繫音渉立反[?]也漫音樸[?]文曰小使也嗷嗷閒

帥古日泉口[?]發讓責也荷上聲再遣遣[?]武也請使或入
崔浩著魏史[?]氏忠具書錄而呈其狀其後魏收懲此窴北朝[?]詳左
時人疾之號為穢史兩人者歷矣無天誅焉然為史者如之何而後可
春秋當會之秋名曰君爰而不是謂狀為[?]者[?]爲也獨不言[?]則其
狀可知而不隱矣夫如是故外足以傳信而內足不思誠萬世之法非
聖人孰能修之　[?]簡曰夫作史以實直不知諱避以狀禍浩固有罪
也曹不止其身而且遣怨以及無辜太武誅戮暴殄忍矣膺音士革反
焉耆音鍾脂西域國名閒道微道也越萬音[?]沮音才呂反止也重辟
重去聲辟也碻磝音敲敖戍名今濟州是也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日晉師三日館穀杜注云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音[?]二反城
守音狩難之難音乃旦反劭音邵無厭音一鹽反乾音干療音力照反
治也狸音利外反[?]得河朔北音奔逐也折音束告也棘與急同玖音
係與企同聚足而冰之也芮芮即蠕蠕也贅[?]耳徑造音七到反至也
鐮音書藥反寰瀆洞龍[?]音蕩涌音堂反寰位劫漬洗泼洞瀧洞水瀧
山也出次自注三五三丁發一五丁發三倩音七政反假也雙音同
貯騎音呼偕辭名肩貼淮郡暴音恭肩俘也兎夏上聲嬞主釋文曰嬞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十

音毛江反宣號指嬞生五九品下階參著音除畧反漢音英沙上曰漢
愎音弼力反狠也處音昌呂反居也孫卞發長帥古不挑司其長帥也
鞞音部迷反騎上鼓釋名曰鞞裨也助鼓節也山積音子智反委積
音古裁反楚以大船曰舸囊音乃郎反言也艦音檻戰船迅音信疾也
佛狸音鑒魏主小字控音苦貢反引也朱脩之脩之自守滑臺為魏所
虜闕音普本反門中橛也節下范增漢高帝五年曰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下邳音皮縣名太宰千羊反曰太宰嚭音芳
姑也陝音閃張是連提又是後姓連提名也突騎衝突之騎鐙音可更反
甲之總名著音除畧反兩當衫晝處儀衛志上云左右廂有主帥千中
積縣禍襠大口袴又車服志褕襠之制一當胷一當背柽衷處騎膜音
昌真反突陳音陣下同射音食亦反中去聲恬音大韌音擘維也捷身
從音縱門也異音又日久紬音意讓降讓責也力屈音其勿反盡也饕
音于六反邇也先去聲矚音遍曰加中時也躁音戶兒反足逐劍音金
顛音香耶反項也三郎官名函籍車陳揚邪傳西見注云函包容也墻
與合同扁音符玉反廩卷上伴音無除也倘音古瑩反閉也莫從古奚
知所從耳蓋不知從何所得此窘蹙上音渠殞反逼也下音蹙蹙也湧

音烏路反駿音俊道民駿之小字也駿帝第三子即世祖也紀云小字道人馬文恭上云駿遣參軍馬文恭向蕭城為魏所敗蒯音快姓也甘蔗音柘安北二十四年四月云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雙皆同常遲面寫遲音治待也面寫謂對面輸寫所懷也橘音居吉反博具博戲之具餉音式亮反饋也致音是義反陸致爾雅曰苦李作致戍行音明郎反忽忽音息逐也僮幹撿造樂奉五不注云若今驅使門僕之類相語音御音也直造瓜步造音七到反至也瓜步縣名在廣陵六合縣東又見下文飲音於鴆反下同黎音力然反治也佛狸魏主小字步武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爾雅曰武迹也又禮記曲禮注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一寸冀望也楊文德武都氐王也纂纂集成散壺音導璞音朴繕音膳治也守音狩夫音扶譜薛閒薄謂相背負而上城也昆陽合肥上蔡國昆陽為光武所破秦苻堅伐晉至合肥為謝玄所破是皆數十萬也見力見在之力鮮上聲筏音伐大曰筏小曰桴來之淺水荷上聲亘音古鄧反賂音格道也撞道濟狂殺撞道濟贖音積以財投贖曰贖募音慕募招也蟠音盤朝請音朝淨妾去聲阮音元詎音巨豈也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此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弘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見上卷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見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放之裔不得逞志於時者也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使疏吏翻語牛倨翻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復扶又翻屢力住翻又如字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恟許拱翻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武陵王駿時在彭城蓋馳表以言之也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佛教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願隨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使者以被揜殺之胡寅曰見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之文帝若引咎歸己則當如諸葛武侯宜布所失貶身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悔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彭之謀不聞致事之人不治沈慶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致債於彭城慮其生變義恭所也而

來之於內駿謂子也而來之於外長康竟死不亦悖乎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敗蒲邁翻去千萬試使王玄謨戍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盡帥其民渡江帥讀曰率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吁怡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須待也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溲疏鳩翻便毗連翻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山圖經云臧質守盱眙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塹七艷翻魏主遺質書曰遺于季翻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國人謂與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孫也凡九十九姓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真敗散居常山趙郡泰阻山谷故云然胡死減并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并州界其地率皆雜虜胡漢兩河雜石以西則皆稽胡雜種之為寇氐羌死減關中賊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省示省來書所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四足謂自恃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上文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戍退之所謂清口在奇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指彩坦出上蔡之師至此卒潰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謂冥冥之中天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容復同寡人受命相滅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而遇魏兵要當馘之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此媠言也兩陳相向志聲生云及之并膺以此為據也乾音干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細切曰虀碎末謂之粉虀臧西翻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朝直遙翻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語

今俗翻下亦語同當出糜相貽待所送劍月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使士衫翻又士咸翻刺也鑱也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以魏主書示其兵關扎正我國中賊也因而携之術其近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主不偹前所與質書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中原之民本素漬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户侯賜布絹各萬匹臺格本臺所立賞格也佛狸如淵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絚居恆翻竹索也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偽翻桶他董翻注本為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旬絕頹斷車主者城身也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月則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檝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寇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

之上露板露板者言覆護之狀露板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掌翻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胡寅管見曰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意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明含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責不歸己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哉夫以利說人人鮮能以義拒之使璞皆之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卻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從也始終完粹璞與廣遠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夏戶雅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天祚為魏所擒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破六州之土聚另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

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趑七私翻趄七余翻趑趄不進也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史言為將之禍　胡寅管見曰古之為帥也推將軍之毂曰奏以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北於古訓甚明或敗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抻擬妙算耗從於九重之中幸而克捷舉臣奉觴上萬歲壽以稱美誅堅破陣出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僅然當之曰誠是已於是躬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中者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閒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長安身長安懸付所度則皆敗敗此文帝之前監也況文帝將不皆長又用昔八所經犯兵家之戒則雖事中亦不可冀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賦涅息翻蠲古玄翻調徒釣翻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戊寅魏主濟河自丙辰肝眙退是二十三日始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魏仲康四年徵盧玄坐崔

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吏因羆子拷治之拷音考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晉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大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魏書不同今從魏書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為于偽翻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以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左傳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初魏主過

彭城道人據城中曰指千佛翻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芟所銜翻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至今錄事參軍余按晉琅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頵為錄事參軍當時自別有州主簿皆之史亦備存古而錄事之職掌正違失涖符印虜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必知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徂臥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尋繹理也用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日尋干戈杜預注皆云尋用也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斂手板條佐於府公之前所執板白事宗敬也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錄事參軍掌糾彈故云然彈徒丹翻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州別駕居群僚之右故曰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慚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

徐湛之父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逵之義熙十一年為晉魏所殺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幹古案翻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屢中使酒多違失秀以擅殺部人誅及事爲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翻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氐羌穆永和大元王化楚及反太和陰安還復淪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貴上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治汝南是後遷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秀為潁川太守考異曰宋書云滎陽太守今從宋書余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潁川太守授秀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欲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屏必郢翻胡寅曰見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悅夫消人讎而存天理也讎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忘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感異端者惟於宿命而不思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弒父弒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肩事主但已乃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吁又還使湛之居內魯爽守藩於是復讎之念滅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喪矣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為平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菅縣東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唐齊州臨濟縣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僕射護軍將軍晉志曰自魏晉逾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也尚之以湛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

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遙翻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監工銜翻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明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前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藏徂浪翻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

師。周公旦為傅。召公為保。公羊公之說。左右王。師一代求石天下大定。王子見翻。殷鑒變樂康感來所以長其國。衆康多力。為來喜走。父子誅以才力事紂。為夫喜既聽蒲扶以九益頭。長息沃翻。令東宮僚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大。詩。泯翻。則。直逆翻。顧殿下所去佞邪。親近忠良。去。羌呂翻。遠。其貢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賦與之物。以時收散。收。謂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者。言收斂之時。民力可以償之。逍賃則收之。仵淨居物。並民所欲得之時。則散之。如此。則休聲日至。誹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故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侍郎。卽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夷河。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都街。卽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書索虜傳云。虜主汝南入寇。見私道故諸營自護甚衆。嘉歸。聞知。太子晃復檢晃僚屬。乃折兒使其道皆見迎長於道執之。人聞。其以識舊奇狀之。兼子疆舞害亦無。見譟校傳擾。見收不泉曰要既。南陵。見漢于內。誅狀攸素知之。歸而許見。君見迎長見王執之軍以識。龍。稱之三百。虜于囊竦以殺之。人常嘗傳言。見由泰王鳥是射與見對掌。國事晃夜之。誅其舍毒痛欲之二百。遣鎮北平。元。字江南傳聞之謨。今從後魏書。壬申。葬金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為後宋受狀中。依今。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退奔不懼罪。將。卽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復。扶又翻。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脩好。好。呼到翻。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　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止。觀此則魏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翰等皆魏主子。八國王使封邦王。當考。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輔政於元嘉之初。曇。徒含翻。切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謂言思致也。練悉朝典。朝直遙翻。下同。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有局則能量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當作何偃。尚之。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唐和鎮焉耆。有捍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史炤釋文。右衛率。宇名適作律。稊力約切。參駁也。威從及。歎有尾也。惱懼。音許容切。又許拱切。愛恐也。紉侍然切。齋朕西切。待遣也。掺衣搶切。覆也。灌。古玩切。洗也。塹。阮也。其期。循資切。缶也。蠢之祖稽切。本作整。鄰集韻曰。凡瞻賭所知。細切。鳥驚。看之。同郡切。對也。謂教之如看。亦畜。然鐵鏡。細斷切。既。文。既也。一曰章職。正朔之。罡切。正月朔旦也。麋臧作度切。分武也。繈絕。下居登切。謂以大索為絕。如弓弩繈之繈。稱以繈有所去也。方斛切。謂之觳。觳。亦結切。既。文。斫也。或作觳。肉薄。倚合切。肩相背音而上賊也。瘦。習夏切。疾也。璞。臣角切。種和之。使千切。姓也。太公為灌理。辛。後氏。或梨上。表才也。或作槁。通作文。曰。子丈八者。謂之稅調挽。賊翻。後也。驃騎。毗召切。疾也。或作票。解嚴。撤也。褻。如者切。燒也。飲至於策切。芟。所銜切。殺也。堡。博抱切。隄也。埤也。或書作保。奧。鑒七廉切。官名。彈斜也。執。名浦切。語責。問也。誚責也。渠鄧。劇鳴切。城名。見。戶廣切。覆蓋也。礼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偕感。陳如切。儲。副也。酤。古暮切。賣也。或作沽。販。方願切。說文。買賤賣貴也。市廛。堙延切。市物邸舍也。號之將亡。古伯切。地名。周文王母弟虢仲封於此。說文曰。虢。春秋左傳。有神降於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其後晉荀息滅號。下陽。私立府藏。府藏。庫藏也。漢靈帝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入錢各有差。侯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周郡將照切。忍來。表郡切。馬又。子峻切。智過千人曰俊。仇尼道盛。仇尼。複姓也。元和姓纂。俊燕錄亦有冷陽公仇尼倪。諱。徒含切。僧綽。昌約切。諡。說文。恐也。一曰記也。德也。瞱。筠輒切。演。音衍。瑀。王矩切。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八年。魏人乃肉薄登城。史炤釋文曰。謂相背負而上城也。余謂薄。迫也。不用梯衝。以身迫城牧。之而上謂之肉薄登城。趙完璧源委有差。音叉。次也。不還。音牧。耶

反。不進，不得志也。使語音御，音也。下見諸可語人語同。懾懼仙，音折，勇
反。恐懼發。左傳曰：曾人見懼早為之所。左傳隱公元年，曰不如早為之
所。杜注云：使得其所宜。碻磝音敲，磝戌反。今濟州是也。船來去發車乘
也。瀆使，瀆音瀆。謂也。使音所建反。大使也。遣去發四足，謂馬也。謡音遥
爾雅曰：徒歌謂之謡。冥音鉆，幽冥也。寡人，曾又素封於興縣侯，贊鬚齊
故稱寡人。期之白登之。在也。桑乾音干。力屈音其勿反。皇也。遭音其據
反。患也。疾也。貽音夷，遺也。佛狸，魏主小字也。見與書卻上云。狀之無所
不利也。衝車，輕戰車也。顙音杜回反。上露板，上音詩掌反。露狀，猶露布
也。程天祚逃歸。天祚上年三月，程引兵襲汝陰，兵敗為魏所擒。勝計，勝
音升。尤之。尤，過也。怨也。調音徒笑反。詐，發也。上如如往也。羅音研。掠音
亮。身，譽也。飲至告廟。告音古沃反。飲板，飲手板也。州端，封馬，治中州之
紀綱。故曰州綱。會音憎，則也。乃也。魯宗之，按晉本安帝，十一年，秦云雍
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軌起兵應荊州刺史司
馬休之，襲破江夏太守劉虔之。又與裕婿徐逵之戰，逵之敗死。又據宋
書列傳，亦同。虔棲度之子，宋文帝二十七年與魏戰，下流又死。白丸古
之。今通鑑云之。又者，蓋指二人之。又有文也。詰音去吉反。問也。鑠音書

藥反。屏音餅。沙門，僧也。備貳，儲副也。畜音許六反。養也。市廛，音直連反
中物邸舍也。周邵畢，周公、邵公、齊太公、畢公也。俊乂，下音刈，治也。所
去，上音人逆也。下音丘呂反，除也。近去，發。犹尼獲嫉，搆，令其過惡也。特
濬生四年，濬音浚，子按文帝十七年六月云，魏皇孫濬生，生今十二歲
矣。按北史亦同，後三年而已生子。此云濬生四年，其誤明甚。忠去聲。皆
與，猶曰預。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
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
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年四十
五。諡曰太武皇帝。　考異曰：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　胡寅曰：人之興
人，類也。聖人之興，人亦類也。聖賢為君，其職在司牧人。主之養之富之教
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昌。武者為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
自戕其類也。虎豹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可殺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
忍鷙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
拓跋珪以來，國勢日強，立氣而益大，然好大喜功，月攻不已。用刑慘急，殺
人已多。威武過暢，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殺氣，適足自戕而已。

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將其非，當即日火攻，乃遣回猶豫，未諭早
義之久。其咏於末宿之戒，其失，其反也。不亦宜乎。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
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疋以
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疋，五下翻。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祕室。祕室，祕密
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
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
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王勃勃之女也。延等以愛素賤，不以
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
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
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史言魏亂，庚午立
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葬雲中金陵。廟
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群
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
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㢙窮凶，著於
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㴬溺蕩鑣，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

夏王義恭，除驃騎將軍，鎮盱眙。南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匹妙
翻。騎，音計翻。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
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
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據宋書魯爽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為魏所獲，閑夫弟
秀南歸，是年遣與爽秀俱來。義欲並用之，將。郡是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
領趣潼關。帥讀曰率。　考異曰：索虜傳，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當
攻傳中，不曾行，並脫誤。據紀，載六月劉義陰將擅和之冠濟州，渠坦及魯
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屯桓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之數
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進渠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書
有臧質遣柳元景向潼關。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略。　今按考異所謂
索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
行。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
南阻飢，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
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帥所類翻。胡
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
例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謂因敵取資

於事爲易易弋疑綱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行郎走綱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濟河使騎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大行北塞軍都欲因山險置兵以遏衆相定并冀之地行尸則綱塞息則綱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本有官而能聚衆以息來即者充授之以官畀威敘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思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謂河南北肅清混壹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勑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散悉亶翻將奇寄翻胡寅管見曰古之爲師者不從矣以戰爲方遣大變所當於制吾之心有不忘焉若來其約責其備捐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夫則爲夷狄中國居而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夫○不旋踵復變其代宋之夫爲乎尓者反乎尓我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義焉又未復夷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况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兵之頓文帝宜申儆使生賜見毋生則養骨遐陽仁心達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敗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則增一智文帝以中復失地喪師不少改悔宜矣奈其鑒乎何尤詳之不反也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置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於山南由方山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復扶又翻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篠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一送

宋文帝九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九年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紀七月壬辰永師及碻磝下又有乙酉壬辰按長曆此月丁亥朔四日庚寅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疑永以庚辰至于碻磝非壬辰也壬辰徙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彧於六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又云凡王傳皆云濬實潘子而文亦云淑妃養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謚曰元后殂於十七年恚於避翻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故翻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女巫也其人爲劭生長入宮實○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笥相吏翻竹器也○巨也○圓曰單○方曰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數所角翻詰去吉翻聞音問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爲于偽翻上時掌翻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卒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恐巫蠱之語泄也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彼此○則欲逞逆之謀濬實啟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家書意則劭濬逆謀蓋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矣此言乃贊決其逆謀非啟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夏戶雅翻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咒職救翻詛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濬爲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先悉薦翻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紹帝

第五子出繼廬陵王義真後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
殊不樂乃求鎮江陵濬求代義宣鎮江陵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
至都則攸之之禍發矣後扶又翻下同樂音洛上許之濬入朝朝直遙翻
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恨也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
如此濬小字虎頭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言一日無帝
則淑妃及濬將為劭所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濬使疏吏翻劭濬惶懼無辭
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
胡寅曰見古之廢太子者皆以庶孽寵盛其心不小人欲結內援圖富
貴于所置者為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異於是矣帝待之厚
待之深潘妃及濬非愛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疑心形於筆
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聲其逆賊不
孝之罪劭濬自取不忍之誅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遷延猶豫至於八月之
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愚考宋魏行事而有大相
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為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
自隳其美殘民之禍以自戕于厥身與其相望致老于田懲兵者不祥之

蓋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可不戒哉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
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自申
經略河南到彥之之出師四鎮皆斂戍北去王玄謨之出師碻磝望風而
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碻磝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因習知宋人
之情態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翻濟子禮翻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
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
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即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
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
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
城走禿髮思當作是賢魯爽父子元景先居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既盛先
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臧質頓兵近郊胡頓兵襄陽之近郊也
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
柳元景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古玩翻下同帥後
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陽城之西
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
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曾讀曰參梁州刺

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
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
十年將即亮翻魏遣軍將軍封禮自溫津南渡赴弘農水經注門水自鴻
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故城即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
于河河水於此有溫津之名溫音豆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兒
當官氏息由入諸姓為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吐谷渾
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樹洛干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始居
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
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
州刺史西平王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杜
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八兄弟
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
里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
將至還趣仇池趣七喻翻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
更工衡翻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來利
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任也言及增

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使示永坦欲以激厲之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將
軍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言憤憤之辭也義恭尋奏免
思話官從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余以少子為宗愛所立非
次也諡法不顯尸國曰隱厚賜羣下欲以收眾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藏
徂浪翻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好呼到翻宗愛為宰相錄三省
魏蓋以尚書侍中中秘書為三省亦猶今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也總
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
祭東廟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
無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
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
等就弒余而祕之余立纔二百二十餘日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羽
林郎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郎秩比三百石郎中可以類推矣魏以劉尼
為羽林郎中與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蓋重於漢朝也尼勸愛
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
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即上年也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
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

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扶又翻。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史言陸俟父子皆有智略，忠於魏。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呼，火故翻。尼但以弒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勤。登永安殿。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書索虜傳：燾以晃為太子，時有威略，用以為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晃子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為燾所愛，燾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為主，號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群蠻反。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

謂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居此五水之間，世為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諸村，即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南史曰：蠻所在深阻，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彌兗翻。被，皮義翻。下同。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為沈慶之以討蠻之兵從武陵王駿起義張本。乘，繩證翻。雍，於用翻。魏以驃騎大將軍拓跋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壽樂，拓跋忠虎之後。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樂音洛。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　甲申，魏主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伏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宗愛弒逆，不能發其罪而誅之，南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容於死矣。蠱，公戶翻。　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屠，直於翻。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戰國時趙魏大界。

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捨俗為僧謂之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佛圖，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為，于偽翻。下髮，剃髮也。本謂之祝髮。以師賢為道人統。道人統，猶宋之都僧錄。北人謂之僧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丁巳，魏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忸，女九翻。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朝，直遙翻。下同。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偷天之功。偷，與偷同，貪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歲行北鎮，功著關中。今年逾桑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午，按上有

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復，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群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無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盡力於邊境。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言允不言功。其後任遇隆厚，允皇會其報也。　胡寅管見曰：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遁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為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為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為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為謂人所不能為者。人而不為，則誰為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勞取賞，或不滿意，快快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

皆不明人臣之義故耳主於制君即位其十四日僕莫不過有名望裴焉
欲事而息欺借於他人是以天下為姦置中物私得有之以相援榮何示
不廣之甚也漢文帝代來初在殘非三時之後競及宋昌一人若不教欽
然書無叛有德之事矣甲子周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
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江夏王義恭還朝自
盱眙還也夏口屬鄂州與直達朝辛未以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欲以
代焉代始興王濬也錄尚書如故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
代焉主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曆景初曆魏楊偉所造曹
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世祖克沮渠氏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余
緬得趙歐玄始曆編考年書無歐字以傳偕從匪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
讀如更字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史炤釋文張掖郡名愿切曰張國臂掖也系北涼和是古文扉
字矯舉夭切矯偽不正也永巷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一人
宦者為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馮翊與職切郡名決錄注曰馮馮也
翊明也癃癃上物盤切下以贍切皆傷也纖纖於詹切惡也趣逡須候儲
也遁帶力切肩推進也積倉才切疑也太行太行山名按晉地理志云在河

內野王西北裴東側羊切裴米也淑咻六切嗽亦之切笑也或作欬姤
當故切忘也或作忘慈始伏也辟穀辟益切不食穀也孟康曰服辟穀以
藥而靜居行氣書訓罷也漢元刊切漏也巫蠱公吐切巫者執左道以
亂政為蠱人蠱蟲也若行巫厭係之術埋蠱皆切瘞也鸚鵡上鳥莖切
下文角切能言之鳥因以為名呪詛上或作況亦作恢不稔如甚切不
豐熟也羌鬢幡羌他谷切羌鬢種姓解見上幡孚袁切冠軍古玩切官
名謂冠指軍故曰冠軍湟津水名在河東拓跋僕蘭上他各切下滿
擒切大蒲八切或作拔虜種姓一說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
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拓跋為氏大索索昔均音冊
顏師古曰音求索之索水名在滎陽為後絕漢高與項羽戰于京索間
即此處劫曰今有大索小索尾是知切大女長切癡女之切不慧也
苑中於阮切禁苑中也大呼呼也或如字江河冀戎切急劫曰汚水出
武都東南入江嘗各陳如切本休息之類日回嘗各胡繞萬繞遽劬劬
於黑水之南晉郡號為繞萬即指方郡也為後太武所滅陁施是切僻
施鄢許竟切鄢猶往也姪姪女六切惱他刀切說也慢也桑榆羊木切木
名日在桑榆晚也嗟私閭切除也咱也歟其字未詳胡三省釋文辨誤

魏宗愛殺秦王翰於永巷史炤釋文曰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
一人宦者為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史余按永巷者宮中之長巷史直
言宗愛殺翰於永巷耳宮中所直名五字既不可曉又不必引漢書永
巷令為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
元年皆有永巷事始釋愈謬趙完壁源妻沮渠複姓射音夜冲音名重
也矯詐訛也部分音分繫續音則歷反切業也阻鐵南書辨與曰繁民阻
鐵孔注云阻難也衆人之難在於鐵也應機應音應對之應必應如字
懲柔撫慰也柔安也書曰柔遠能邇軍都縣名屬上谷郡嗤音赤之反
笑也戲音於六反數音朔詰音去吉反問也以讓責也悅音脫驚歎虎頭
潘小字中使宦者也總音如甚反嬴頭日總髮複姓大索音求索之
索地名吏領吏平聲奴也府藏音才浪反醋音今以廿以日樂也歎音
田正平魏太武正平元年六月皇太子以憂卒大呼音火故
反嗜也瀉音係戕反妣音北不雅曰父死曰考母死曰妣屠各屠音除
施音收發也沙門僧也右者右尊也上也惱天惱天大餘桑榆桑榆後漢書
史五雪傳云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章懷曰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
暮也優其復音方目反除其徭賦也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刺史用義宣判揚
州至是始出命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
二千救之時讀曰串將即高翻將帥計翻道成等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
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為壬午以征北將軍始
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
遙翻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水經注江
水東逕江夏軟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
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之間立水中曰洲音沃師古曰軟又音
徒系翻嚴道育之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
使疏吏翻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
旰家旰古案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又翻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
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旰家者上遣掩捕
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
已所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丑鳩翻悵丑亮翻乃命京口
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二婢二婢至檢覆為其事乃罪二子
也治直之翻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于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臧枚翻。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令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蓋謂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則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偽翻。判，決也。欲文意為自己之事也。濬辭氣之悖如此。潘妃承帝寵久，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使愈激也。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史言魏卿未已。濟，子禮翻。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故，典之於事之舊也。故，舊事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與故與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駿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至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載，作亥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人言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徂臥翻。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於湛，故自稱為弟。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建平王宏之齒未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為謀莫密於此矣。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欲行此事，其識暴人在其孫晧之下。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齋帥主齋內伏衛，又掌湯沐燈燭，汎掃猶役。帥，所類翻。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為難也。難，乃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實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坐。二十九年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反唱

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慧也。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王僧綽又啓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將即急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畜，許六翻。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嘗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判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悉景翻。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是靖崇謂周景王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蓋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弒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或致有是言。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不，讀曰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也，疾也。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更，工衡翻。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攢之鸞輅，非法駕則乘畫輪車，而猶東飾以金。飾貴金。金，五采。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停留以坡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

皆落逆黨之年四十七胡寅管見晉之中主宋之座參之伏蘇洪之禍
晉之遺禍之素唐之埃弘質等之彼發殷皆以擁閣猜忌非有反逆之跡
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跡形于手書既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
擁閣猜忌之事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發之已不失爲慈父劭濬得盡天
年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致謀其號已久而不決宜
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害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禍是
劭因狄賊而文帝固使之獄也本文美質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終
恃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肘腋父子戮由是觀之人
君以務學爲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湛之驚起趣北
户未及開兵人殺之趣七斛翻劭進至合殿中閤閣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
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
啓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侍中省有上省下省在禁中湛時
爲侍中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
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卜天與傳作徐
罕將即亮翻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卜天與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
鎧將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

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當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
劭於東堂幾中之射而亦翻幾居希翻中竹仲翻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
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將即亮翻左衛將軍尹
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劭使人從東閤入
東閤東閣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
武帝即位改廟號曰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
濬自京口入朝楚居西州帥讀曰率府舍人朱法瑜府舍人者濬府之舍
人也自晉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
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
信不知事之濟不濟不濟否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
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旦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
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
千餘人從才用翻史言濬鑠之衆足以討除逆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
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郢翻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
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
頭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

令赦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
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梟食母破獍食父若濬者梟獍之心以爲心劭詐
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并召百官
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
無所及號惋崩咽號戶刀翻惋烏貫翻咽一六翻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
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
也在禁中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尚書僕
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
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
規嗣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
臧凝之等凝之臧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
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
常欲相危事見上卷二十八年我已爲卿除之矣爲于僞翻使秀與屯騎
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騎奇計翻校戶教翻軍隊軍主隊主所統之兵劭
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王僧綽於此時不受劭官蓋亦以
死則人臣之節盡矣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

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入南湖
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
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諸駿咨受軍略軍略謂用兵之策畧
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武陵王鎮彭城董元嗣已爲府典籤自建康至
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曰弒駿使元嗣以告僚佐宣劭弒逆之罪將舉
兵也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怯弱無能爲也其餘將帥皆易
與耳易以豉翻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謂張超之陳叔兒等此外屈逼所
脅秀龐秀之等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逆謂劭也不憂不濟
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爲皇太后尊保
太后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爲母非禮也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又
十魏主寵狄私昵之過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以會稽名州也會古
外翻省揚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爲會州又改揚州爲司
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倣魏晉都洛舊制以其妃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
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計翻
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雍於用翻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秋誕